

康頤俠義傳  
上



清·貪夢道人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 康熙侠义传

第一部

(清) 贪梦道人 著

## 目录

第一回	康熙爷览奏私访 胡忠孝异乡受困.....	001
第二回	病二郎镖店遇友 王河龙救驾拿贼.....	008
第三回	马成龙穷困投母舅 柳金铎大义赠多金.....	013
第四回	山东马大闹苏州街 活阎罗气走马家寨.....	019
第五回	郭广瑞店内施仁 马成龙途中受困.....	023
第六回	行恶反招恶报 欺人终被人欺.....	028
第七回	五英雄救驾兴顺店 四霸天大闹广庆园.....	036
第八回	马梦太帮助义弟 顾焕章气走天涯.....	042
第九回	义士订盟分南北 英雄访友走西东.....	048
第十回	顾焕章广庆园见驾 马成龙提督銜封官.....	054
第十一回	定兴县独角龙行刺	

---

	魏家楼山东马拿贼.....	060
第十二回	伊钦差私访独角龙 王玄真路遇山东马.....	066
第十三回	桃柳营钦差初遇险 乘义渡二次又逢凶.....	073
第十四回	顾焕章水内拒强贼 伊钦差途中遇旧婢.....	079
第十五回	姚直正泄机小耗神 马成龙路遇真报应.....	083
第十六回	金文学情急叫苍天 山东马慷慨施大义.....	088
第十七回	真报应戏耍山东马 赛报应暗偷老英雄.....	093
第十八回	李家寨贼人拷成龙 滑县令缉捕二雹头.....	097
第十九回	卢文龙夜入金家店 金眼雕捉拿李虎臣.....	103
第二十回	伊钦差攻打剪子峪 马成龙独战小耗神.....	108
第二十一回	山东马空手夺叉 伊钦差山口受困.....	114
第二十二回	马梦太误走连三庄 胡中孝大战剪子峪.....	119
第二十三回	小耗神被捉东山口 赛报应引见畅春园.....	123
第二十四回	顾焕章升任真定府 王有义杀贼密树林.....	129

- 第二十五回 红胡子戏耍顾焕章  
神力王调兵剿邪教.....133
- 第二十六回 马杰泄机天地会  
焕章私访芦沟桥.....138
- 第二十七回 叛国贼奉旨交部讯  
白将军兵定孽龙沟.....142
- 第二十八回 侯起龙连败七将  
山东马醉破飞刀.....147
- 第二十九回 张广太醉入勾栏院  
韩红玉俊目识英雄.....151
- 第三十回 狠心贼绝断手足情  
贤良妇放走张广太.....156
- 第三十一回 张广太天津受困  
回教正河边救人.....161
- 第三十二回 哈大人升任上海道  
张广太杀贼沧州城.....166
- 第三十三回 小豪杰卖身葬母  
大英雄访弟卖刀.....171
- 第三十四回 粉哪吒俊目识侠义  
笑无常故意戏英雄.....176
- 第三十五回 故托病诱奸张广太  
感深恩杀死淫春姨.....180
- 第三十六回 张广太误入太保庄  
侯起龙雄聚画石岭.....185
- 第三十七回 画石岭白将军鏖兵  
畅春园张广太验记.....190
- 第三十八回 张广太归家祭祖

---

	胡忠孝送妹联姻.....	194
第三十九回	花烛夜失去黄马褂 庆团圆大上白犬坟.....	198
第四十回	小姜玉怒打墨龙 白氏女寻夫遇害.....	203
第四十一回	四庄主见色起意 大英雄入都逢凶.....	208
第四十二回	张广太奉旨交部问 顾焕章私访于家围.....	212
第四十三回	假道士巧得真消息 真邪教误信假神仙.....	216
第四十四回	顾焕章假充神仙 神力王调兵剿贼.....	221
第四十五回	张副将升任苏州协 顾焕章奉旨查黄河.....	225
第四十六回	钦差愿舍命尽忠 龙王梦指拿六寇.....	230
第四十七回	马成龙定计拿巡抚 王千层赴宴入牢笼.....	234
第四十八回	三杰暗访百花山 英雄被害隐仙观.....	239
第四十九回	赛纯阳甜言哄英雄 双刀将奋力杀贼人.....	245
第五十回	四杰入山擒邪教 一贼夜刺伊钦差.....	249
第五十一回	伊大人入都面圣 倭侯爷回籍探亲.....	254

第五十二回	圣主封功赐宝刀 二马访友逛苏州.....	259
第五十三回	虬首龙大闹邢台县 猛英雄宝刀吓群贼.....	264
第五十四回	佟起亮误遇山东马 祁文龙大闹高家洼.....	270
第五十五回	众贼人行凶抢玉姐 二豪杰夜探祁家庄.....	275
第五十六回	邢台县英雄自投首 蕙芳楼侠客戏成龙.....	281
第五十七回	二英雄江苏访故友 倭侯爷修府会亲朋.....	286
第五十八回	张忠虎丘山战众贼 姜玉福建馆斗群寇.....	292
第五十九回	张广太单人斗群贼 顾焕章三杰诛盗寇.....	298
第六十回	山东马夜入福建馆 活阎罗巧遇旧冤家.....	303
第六十一回	巡抚怒斩张广太 会匪闻惊反苏州.....	309
第六十二回	马成龙苏州挂帅 倭侯爷北京请兵.....	315
第六十三回	安天寿进兵苏州城 马成龙大战泥金岗.....	322
第六十四回	安会总兵退白龙滩 张协镇出探清风堡.....	328
第六十五回	张广太店中遇仇人	

	赛展雄山寨救豪杰.....	334
第六十六回	韩寨主闻信访胞妹 萧可龙会兵抢苏州.....	340
第六十七回	众英雄大战萧可龙 王天宠金镖定苏州.....	346
第六十八回	张广太酣战急先锋 萧可龙出遇王天宠.....	353
第六十九回	杨永太让位聚泉山 李天保结义王天宠.....	359
第七十回	王义士单人退敌兵 安天寿偷营泥金岗.....	365
第七十一回	马成龙炮打安天寿 张广太水淹火龙街.....	371
第七十二回	二龙哨探西海岸 王爷兵伐湘江口.....	377
第七十三回	山东马独龙口养病 赛铁盖藤萝营投军.....	384
第七十四回	猛高杰一枪定西海 许都闾乡勇退贼兵.....	390
第七十五回	神力王襄阳城鏖兵 众英雄八卦幡殒命.....	397
第七十六回	神力王怒斩山东马 双侠客智进襄阳城.....	403
第七十七回	假吴恩哄信王天宠 真宝刀仍归马成龙.....	409
第七十八回	巴永太大战神力王 马成龙一刀削三首.....	414

---

第七十九回	李庆龙智斩龙飞扬 山东马宝刀对宝剑.....	420
第八十回	赛诸葛退兵峨嵋山 神力王安营凤翅岭.....	426
第八十一回	倭侯爷三探峨嵋山 马成龙火烧八卦阵.....	433
第八十二回	王天宠误走三岔山 杨永太泄机八卦教.....	440
第八十三回	马成龙奉调汝宁府 老侠客泄机平安庄.....	446
第八十四回	假改扮访鬼脸太岁 定奇谋捉花面魔王.....	452
第八十五回	平安庄老豪杰拿贼 半截村小英雄遇侠.....	458
第八十六回	猛玉斗多言惹是非 巴德哩闻信访消息.....	463
第八十七回	巴侍卫莲子定亲 小太岁戏言耍笑.....	469
第八十八回	马成龙攻打汝宁府 巴德哩气走大清营.....	475
第八十九回	马成龙见景生巧计 巴德哩误走麻家庄.....	481
第九十回	献白牌计取汝宁府 为贪功途遇镇八方.....	487
第九十一回	病二郎遭擒被获 小陈平夜刺成龙.....	492
第九十二回	双雄独霸乐平山	

---

	吴恩智收赛存孝.....	499
第九十三回	二英雄受计破清兵 屯土山力擒李参将.....	505
第九十四回	英雄智激马梦太 豪杰巧遇张玉峰.....	510
第九十五回	玉峰误言惊飞贼 方昆授业喜神童.....	515
第九十六回	施英勇制伏南霸天 唬贼人巧遇欧阳善.....	521
第九十七回	书生独胜侯化和 仙猿戏耍张玉峰.....	527
第九十八回	广庆园三杰会仙猿 侯化泰再施惊人艺.....	534
第九十九回	张玉峰旅店结盟 马梦太探山被获.....	541
第一百回	马梦太夜逢三险 验兵刃绝处逢生.....	547
第一百一回	设奇谋计破剪子峪 穆总戎攻打五云山.....	555
第一百二回	妖道暗施阴谋计 王宏定计捉妖人.....	561
第一百三回	马成龙夜探王宏寨 白胜祖奉令捉妖人.....	566
第一百四回	吐真情共捉妖道 竹影山大战贼兵.....	571
第一百五回	穆将军兵发悬漠山 马成龙误中诓军计.....	576

- 
- 第一百六回 马成龙急难中问卜  
金文学七步桥报恩.....581
- 第一百七回 故人相逢喜谈别后  
仇寇见面幸捉回营.....586
- 第一百八回 拿马保回营赎罪  
四方镇聚会群雄.....592
- 第一百九回 马成龙旅店遇友  
陀头僧力大惊人.....598
- 第一百十回 独龙口侠义胜高杰  
总镇衙神吼戏仙猿.....604
- 第一百十一回 凭脚程戏耍侯化泰  
请侠义双探峨嵋山.....609
- 第一百十二回 二义士初入峨嵋山  
兴会庄巧遇瘟癘道.....615
- 第一百十三回 红胡子怀私刺双侠  
侯化泰露情定巧计.....621
- 第一百十四回 会仙台双侠见吴恩  
钻云吼施展惊人艺.....627
- 第一百十五回 二老智出峨嵋山  
群雄聚会四方镇.....633
- 第一百十六回 李万青目识豪杰  
马成龙旅店结亲.....639
- 第一百十七回 侯化泰又逢强中手  
顾焕章出世遇宾朋.....645
- 第一百十八回 仙师炼药清虚观  
焕章酒肆会群雄.....651
- 第一百十九回 罗如虎被打受辱

	张玉峰立功捉贼.....	656
第一百二十回	穆将军兵发峨嵋山 金刀将探山遇妖道.....	662
第一百二十一回	北山口英雄被获 青石洞义士逢凶.....	667
第一百二十二回	吴性海设谋定计 叶守清被获遭擒.....	673
第一百二十三回	朱瑞夜探兴会庄 金青计捉瘟癘道.....	678
第一百二十四回	马杰叛反峨嵋山 英雄受计捉妖道.....	683
第一百二十五回	北山口马杰泄机 兴隆镇吴恩遇险.....	689
第一百二十六回	赛诸葛误走绝恩岭 顾焕章巧得太阿剑.....	695
第一百二十七回	吴恩被擒清妙观 马杰计献峨嵋山.....	701
第一百二十八回	白练祖急中生巧计 吴代光绝处又逢生.....	708
第一百二十九回	穆将军夜袭接天岭 白练祖妖术烧清兵.....	714
第一百三十回	高杰奋勇劫贼寨 成龙献计淹贼军.....	720
第一百三十一回	顾焕章偷探湖耳山 追风猿他乡遇故友.....	726
第一百三十二回	众侠义夜宿铁善寺 白胜祖束手探贼巢.....	731

- 第一百三十三回 勇高杰单鞭破飞钵  
小霸王大战神力将.....737
- 第一百三十四回 李长龄庙中行刺  
侯化泰戏耍高杰.....743
- 第一百三十五回 马杰戏耍侯化泰  
英雄偷探龙峒山.....749
- 第一百三十六回 追风猿七宝镇遇险  
白胜祖扮道人探贼.....755
- 第一百三十七回 白胜祖假充神仙  
小霸王连胜三阵.....760
- 第一百三十八回 铁面僧横扫天地会  
神力将生擒小霸王.....766
- 第一百三十九回 张大虎探山逢凶  
罗会总以德报德.....771
- 第一百四十回 永善县群雄遇险  
墨金刚戏耍贼人.....777
- 第一百四十一回 高杰怒打铁太岁  
英雄奋勇斗贼人.....784
- 第一百四十二回 马成龙绝处逢生  
百花僧古庙被获.....788
- 第一百四十三回 群雄哨探水师营  
豪杰计烧龙峒山.....793
- 第一百四十四回 勇先锋抢船过江  
王天宠出探石平.....798
- 第一百四十五回 小白龙又逢强中手  
大英雄攻打石平州.....804
- 第一百四十六回 铁掌道妖术惑人

---

	马成龙阵前被获.....	808
第一百四十七回	巴德哩中途遇险 穆将军计破妖人.....	814
第一百四十八回	忠臣冒险入贼巢 义士束手探虎穴.....	820
第一百四十九回	白胜祖智哄贼人 吴代光计试神仙.....	826
第一百五十回	白将军难中呈祥 陈君荣仗义救人.....	832
第一百五十一回	玉昆假充南极子 忠良一剑定石平.....	838
第一百五十二回	群雄大战青凤山 吴恩观山遇猛虎.....	843
第一百五十三回	胡总兵攻山折兵 汪提调设谋困贼.....	848
第一百五十四回	义士涉险探贼巢 秦远捉拿侯化泰.....	854
第一百五十五回	姜鸿泄机祁河寺 王勇愤怒斗贼人.....	860
第一百五十六回	吴恩渡江逢知己 群雄无意遇贼人.....	866
第一百五十七回	众豪杰夜探邓家庄 六英雄遇险身被获.....	872
第一百五十八回	邓芸娘释放英雄 白胜祖智捉贼人.....	878
第一百五十九回	镇八方夜探邓家庄 赛诸葛狭路刺群雄.....	884

- 第一百六十回 回教正二擒吴恩  
隐善村群雄借宿.....0888
- 第一百六十一回 于占鳌宴会群雄  
白胜祖遇难呈祥.....0894
- 第一百六十二回 众英雄同宿隐善庄  
下江口豪杰中奸计.....0900
- 第一百六十三回 空空观群雄逢隐士  
双宝镇豪杰探贼人.....0906
- 第一百六十四回 双宝镇巧遇奸细  
下江口又逢巨寇.....0912
- 第一百六十五回 白胜祖大义骂贼  
曹文远忠言劝友.....0919
- 第一百六十六回 顾焕章误入于家务  
谭逢春巧得美多姣.....0924
- 第一百六十七回 倭侯爷深夜探贼巢  
飞天圣奉命救群雄.....0929
- 第一百六十八回 顾焕章巧救宾朋  
浪里钻聚兵战江口.....0934
- 第一百六十九回 豪杰回营定巧计  
义士奋勇盗宝刀.....0939
- 第一百七十回 飞天大圣复探山  
劝善会总施毒计.....0944
- 第一百七十一回 伊哩布回兵独龙口  
巴德哩避雨夏家庄.....0949
- 第一百七十二回 夏海龙识破机关  
巴德哩二人遇害.....0956
- 第一百七十三回 梅素英诱奸英雄

---

	巴德哩巧遇侠义.....	0961
第一百七十四回	玉面郎又逢美多姣 百花娘巧语哄夫主.....	0967
第一百七十五回	张玉峰夜探夏家庄 邓芸娘捉拿英雄汉.....	0973
第一百七十六回	伊钦差派兵剿邪教 夏海龙举戟战官兵.....	0979
第一百七十七回	张玉峰奋勇斗贼 韩智远妖术得胜.....	0985
第一百七十八回	张玉峰逢凶化吉 邓芸娘遇难呈祥.....	0991
第一百七十九回	李天保进兵独龙口 张广太退守藤萝营.....	0997
第一百八十回	伊钦差复夺独龙口 张广太奉旨发军台.....	1002
第一百八十一回	穆将军大战宝珠山 马成龙舍命捉妖道.....	1008
第一百八十二回	穆帅督兵战妖道 虎将舍死斗贼人.....	1014
第一百八十三回	谢禄奋勇刺妖道 韩虎涉险盗葫芦.....	1020
第一百八十四回	英雄冒险访隐士 玉昆半路抢囚车.....	1025
第一百八十五回	冷岩观隐士论天时 宝珠山真人捉妖道.....	1030
第一百八十六回	赵玄真连胜贼将 马成龙奋勇劫营.....	1035

---

第一百八十七回	李法通妖术惊人 巴德哩失机被获.....	1040
第一百八十八回	穆将军定计破敌 李法通失机败阵.....	1045
第一百八十九回	赵玄真二次出山 蔡文增偷营被获.....	1051
第一百九十回	破邪术惊走张宏雷 穆将军兵抢定源山.....	1056
第一百九十一回	李法通误入松荫观 张玉峰巧拿恶妖人.....	1061
第一百九十二回	穆将军进兵竹子山 白练祖截江战官兵.....	1066
第一百九十三回	迷魂旗妖术胜众 忠勇将失机被擒.....	1071
第一百九十四回	虬首龙舍命斗贼 白胜祖智胜贼人.....	1076
第一百九十五回	张二虎进兵竹子山 混水猿劝说张会总.....	1081
第一百九十六回	水师营群雄定计 绝恩洞捉拿吴恩.....	1086
第一百九十七回	捉妖人忠臣奏凯 灭邪教永庆升平.....	1091

## 第一回

### 康熙爷览奏私访 胡忠孝异乡受困

词曰：

终日忧愁何益，不消短叹长吁。  
箪食瓢饮乐三余，方是寒儒雅趣。  
不求名登雁塔，惟愿沽酒题诗。  
高歌对月诵新诗，即展胸中志气。

话说我朝大清定鼎，由吴三桂请清兵入关以来，顺治佛爷登基，真乃是风调雨顺，万民乐业。传至康熙圣主四十八年，这一日早朝，有署步军统领伊哩布奏言：“前三门外土教匪徒甚多，理应清净地面。”圣上览本并未降旨，传达摩肃王，午正在三桥接驾。

散朝用膳后，传四值库首领张成预备便服更换，传御马圈鞴一字墨骧驼骨兽，在东华门外等候。此驴乃山西亢百万所进，每日能行千里，周身黑色，并无杂毛，其性最灵，能知人意。圣上穿便衣来至东华门外，御马圈首领王坤慌忙将驴拉过，圣上骑驴接鞭在手，打驴出东安门，顺皇城根一直往南，至正阳门外，见桥头上有大鞍车紫缰。此车乃系达摩肃王乘坐，带领随事从人，俱穿官衣在此等候接驾。遥见圣上穿便衣骑驴前来，肃王爷将要更衣接驾，直见圣驾骑驴进西河沿往西去了，王爷

随在后追赶。再言圣上在驴上，心中暗想说：“我前次私访，获五虎庄的恶霸。今日览奏，不知前三门外主教匪徒在于何处？”正思想间，已至顺治门大街。忽听纷纷传言：“兴顺镖店亮镖！”圣上不知亮镖是何缘故，心中暗想：“必是人吃得胖，要亮亮膘头儿，朕不免前去一看。”随跟众人一直往南，见大街南头路东人烟稠密，举目一看，有一高大席棚，悬挂花红甚多。也有书写“陶朱事业”及“本固枝荣”等字，下款仅是士、农、工、商有名之人。大门上有泥金匾一块，双插金花，上写“兴顺镖店”四字，乃系名人之笔。圣上看罢下驴，将驴拴在隔壁粮店门口，手拿鞭子，分开众人往里行走，进了大门，坐在大板凳上观看。

只见以东为上，上房五间，前出廊，后出厦，满窗户玻璃，照耀眼目。南边雪白的院墙，当中有绿屏门四扇，上写“斋庄中正”。南边还有院落，北房五间，直通北后院，门里的影壁尚未修齐。有一个秃瓦匠，身穿白棉绸裤褂，漂白袜子，青缎子实纳帮皂鞋，年有四十来岁，细眉圆眼，手拿瓦刀，在那里抹灰。又有小工一个，身躯胖大，穿的是茧绸裤褂，山东皂鞋，身高八尺，面如紫玉，扫帚眉，大环眼，平脑瓜顶儿，手拿九斤十二两大瓦刀，在那里煮灰。裤腰带上头，带着荸荠扁的哑壶一个。又见天棚底下摆着刀枪架子两个，两边有十八般兵器，件件皆精。北房前有八仙桌儿三张，上铺猩猩红毡，摆定元宝无数。

圣上看毕，并不知里面是何等买卖，只听南院内划拳行令之声十分热闹。从东上房走出一人，年约二十有余，身穿白鸡皮绉小褂，青洋绉中衣，紫花布袜子，青缎子双脸鞋；腰系青洋绉搭包，上绣团鹤斗蜜蜂儿；黄尖尖的头发，小紧辮；甜浆粥的脸蛋，垂糖麻花的鼻子，两道杨眉，一双马眼，配着两个

糖耳朵；手拿小藤子鞭，横眉立目，来至圣上面前，说：“老头儿走开吧，别在这坐着！”圣上抬头一看，这小子就打了一个冷战，倒抽一口凉气。见圣上身穿宁绸古铜色齐袖大衫，篆底官靴；长眉阔目，准头丰满，一部银髯，天武神威，气相不俗，必非平常之人。看罢，忙带笑开言：“我当是谁，原来是老爷子。我叫小秦椒胡老大，你不知道我吧？里边坐着。”圣上并不答言。

那小子转身方才要走，忽听外面有人说：“老爷行好，有剩饭无有？赏给我兄妹两个一碗半碗。”圣上回头一看，见来了一男一女：那男子约有二十有余，面带病形，女子低头不语，五官倒也端正，钗荆裙布，窄小弓鞋，虽无倾国倾城之貌，亦有羞花闭月之容。圣上看罢，心中暗想：“各省大吏，年年进奏‘五谷丰收’，我犂犂之下，谁知也有乞讨之人！看这二人之貌，并非久作乞丐，其中必有缘故。我出来可惜未带银两，若带银两，必问明白周济周济他二人。”

正想之间，见看门的小秦椒胡大手举一藤鞭，照那乞丐劈头就打。那人还手，一拳将小秦椒打倒在地。小秦椒一阵奸笑，说：“你还会把势吗？你念一个喜歌儿，我给你一百钱。”那人说：“我不会念喜歌，休得胡说！”这小子望那人身背后一瞧，见一女子十分美貌，怎见得？有赞为证：

发似青丝面芙蓉，鼻如悬胆耳似弓。樱桃小口含碎玉，天庭饱满地阁丰。淡淡春山含秀气，玲珑秋水透聪明。身穿布衣多齐整，裙下金莲一拧拧。衫袖半吞描花腕，十指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水笔丹青画不成。

胡大说：“朋友，瞧你这样不像要饭的，你姓什么？哪里人？告诉我，我周济周济你。”那人长叹一声，说：“老爷若问，听我慢慢说来。我乃河南卫辉府新乡县连三庄人氏，姓胡，

名忠孝，自幼习武。父原任开州守备，已故，母亲教养兄妹二人。妹名赛花，针线女工，一概俱佳，又兼武艺精通。我有一姑父在京作守备，在京营菜市汛，历任有年。有个表弟郝玉春，十七岁中的武举人，有意将妹子赛花给他为妻，一同入京，前来投亲……”

原来兄妹坐了二套车一辆，随带行装衣包等物，辞别老母，兄妹起程，在路饥餐渴饮，路上无语。那天进彰仪门，日色已落，暂且入店吹歇，意欲明天再去寻见姑夫、姑母。至路南广成店下车，入上房。店中小伙计慌忙打净面水、泡茶、擦桌子、摆小菜碟，问：“吃什么饭食？”忠孝说：“叫车夫将衣包搬进来。”小二说：“赶车的已赶车走了。我问他，他说你坐的是代脚车，此时早走远了。”忠孝一闻此言，甚为惊异，说：“贼子，坑了我了！”这个车夫原是他朋友荐的，名叫王顺，在他家已然二年有余，诸事诚实，原籍三河县人。今日住店，他见忠孝兄妹二人入店，想道：“他车上行车足值五六百银，这两个骡子也值三百余两。莫若我将他拐了一走，可以发财回家。”随手执鞭子，将梢子一领，出广成店，往正东去了。忠孝听店小二一说，慌忙出店观看，四顾并无车辆，无奈转回上房，闷闷不乐。姑娘说：“哥哥不必发愁，明天到姑夫那里禀官再拿他，大概也不晚。”忠孝点头，要菜吃饭；吃饭已毕，撤去残桌，安歇睡觉，一夜无词。

次日天明，净面吃茶，用罢早饭，自己出店，叫赛花在店中等候，直奔菜市口汛守备衙门来了。见一当兵头目，素日认识忠孝是郝老爷的内侄，说：“少爷，你好，从哪里来？”忠孝说：“自家中来，三头儿你好。”那人说：“郝老爷随新放查办外洋钦差朱大人上东洋去了。”忠孝一听，说：“家眷可在这里？”那人说：“他一同出京。”忠孝长叹一声，无奈回

归店内，心中烦闷，叫小二备酒遣闷。正是：恨路难行钱作马，愁城易破酒为兵。遂与赛花说明姑夫出差外洋之事，兄妹叹息，无计可施。忠孝酒醉，蒙头便睡，醒来觉四肢发软，头痛眼黑，口干舌燥，不能起床；连急带气，被困异乡，有心要走，病又不能起床，幸亏妹妹头上有簪环首饰，拿去典当，但典当已空。一月有余，病体虽好，衣履早已罄尽；店内有不教住之意，手无分文，无奈买瓦罐，兄妹意欲讨饭归家；来至菜市口，见街东人烟稠密，上挂花红，知是铺户开张，意欲上前讨饭，正遇小秦椒胡大相问，遂说明来历。

圣上在旁听的明明白白，只见小秦椒说：“当家子，你等着，我见见我们东家，周济周济你回家。”说罢，走进东上房去了。片刻由屋内出来，站在台阶上，招手叫忠孝说：“你这里来，见见我家少东家，要行个礼儿，必周济你回家。”忠孝随同他进东上房北里间屋内。屋中陈设甚多，墙上挂着线枪五条，路东八仙桌一张，是花梨木的。

南边椅子上坐一少年人，约有二十上下，面黄，身穿蓝绸裤褂，漂白袜子，镶缎双脸鞋，散着裤脚，手内托着银水烟袋一支。忠孝慌忙躬身施礼，说：“大爷，你好。”他把脸一扬，嘴一歪，说：“不必行礼，你是哪里的人？”忠孝说：“河南卫辉府人氏。”说：“你回家可用多少银子？”忠孝说：“多少不拘。”少掌柜的说：“我给你五十两银子，行不行？”忠孝一听，心中暗想说：“还是北京城天子脚底下大邦之地，真有这样仗义疏财之人！”赶紧道谢。此人由那边箱子拿元宝一个，说：“给你吧。”忠孝按银在手，说：“大爷，我兄妹如回家之后，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必要前来登门叩谢！请问大爷贵姓？”小秦椒说：“我们大爷姓佟，别号人称佟百万。”说：“你去吧。”忠孝转身往外就走。

此时只听里面说：“胡大，你对他说明白了，也不用立个字儿，就把人留下么。”小秦椒说：“我去向他说明。”出来至外间屋，说：“你别走。”叫忠孝至南里间屋内坐下，说：“我们大爷为什么给你银子？”忠孝说：“周济我。”胡大说：“呸，别不要脸，你听我告诉你：我们大爷见你妹妹长的好看，给你这五十两银子，将你妹妹留下，作我大爷的侍妾。”忠孝一闻此言，正是：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将元宝向胡大扔去，站起身往外就走。只听北屋里说：“别放他走！叫打手拿家伙，抢他这个女子！”只见小秦椒站在台阶之上，说：“我们大爷周济了你，你还敢偷东西！”一声喊嚷，南院出来二十多名打手，全着紫花布裤褂，青缎子抓地虎靴子，俱是二十多岁，手拿把打棍，将胡忠孝围在院中要打。圣上在那里心中说道：“看此人不像作贼的模样，其中必有缘故。”

正说之间，听到门外喊嚷说：“别打，我来也！”只见蹿进一人。圣上睁眼看，见此人年有二十上下，身高七尺，细腰窄背；身穿蓝春绸长衫，足登三镶抓地虎靴子；面皮微黄，细眉大眼，精神百倍；手架平果青一个，来至众打手面前，说：“不准打！打外乡人，为什么？”忠孝言道：“我在此讨饭，他要买我妹妹，我不愿依从他，他叫打手要打我。”然后又把投亲之事说了一遍。此人大喊一声，说：“你们这些个东西胆大，楞敢抢人！来，来！”拉住忠孝就要走，自道名姓。

此人家住在安定门里国子监，姓马，双名梦太，自幼家中学练艺业。达摩肃王府中比过武，摔过大公牛，踢过二公牛，前门外头打过四霸天；后来在地坛跟老山海学过艺，练过弹腿、地躺拳、十八滚、十八翻，横推八匹马，倒拽九牛回，油锤贯顶，两太阳砸砖，有恨地无环之力。今天给义弟铁头孙兆英庆贺广庆茶园新张之喜，邀请四方九城人物字号，在广庆茶园等

候四霸天打架。今天是来至菜市口找朋友，偶遇此事，走进镖店，自道名姓。

康熙爷在那里听得明白，心中说道：“朕今日出宫，未带保驾之人，要带保驾之人，将一干贼人俱皆拿获！”口中说道：“胡忠孝、马梦太，你等自管打，打死俱有朕当与你等作主！”梦太带忠孝分开众人，方才要走，只听东上房少东人说：“小秦椒胡大，连这个拉马的一齐打！”外面打手一声喊嚷，手使棍棒，将二人围住，小秦椒带人来抢姑娘赛花。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 病二郎镖店遇友 王河龙救驾拿贼

词曰：

游手好闲有损，专心务本无亏。  
赌博场中抖雄威，金宝银钱俱费。  
多少英雄落魄，也教富贵成灰。  
劝君及早把头回，免受饥寒之累。

话说小秦椒来至姑娘面前，笑嘻嘻的。他欺侮姑娘是个女子，过去伸手就拉，打算带到上房见少东家，前去献功。谁知道姑娘全身武艺，正见群贼围住哥哥，有心过去帮着动手，自己又是个女子。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只见小秦椒来至面前，姑娘蛾眉直立，杏眼圆睁，举手一掌，正打在贼人脸上，遂夺贼人兵刃，过去帮助哥哥动手。忠孝说：“赛花留神！”圣上在那里听见，知道此女名叫胡赛花，站在板凳上，面向正东，观看贼人动手。

只听到上房屋内少东人说：“请教师爷带一百名打手，关上店门，给我打！”早有人往北院中去了。不大的时刻，有二位英雄，带打手一百名，俱是短衣裳，小打扮，手使杀威棒，从北院中出来。望天棚底下观看，瞧见天棚架上插着平果青鸟儿，有一少年帮着忠孝兄妹动手。二教师口中说道：“忠孝大

哥，为何来至此处，落得这般光景？贤妹亦在此处，不知所因何故？说明来历，弟等替你作主！”忠孝抬头一看，正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说话的这位教师，身高八尺，面黄肌瘦，微带病形；手拿三尖两刃刀，身穿蓝绸裤褂，薄底兜根窄腰快靴。此人姓李，名庆龙，别号人称病二郎。后跟一人，身高六尺，白面模儿，手持双铜，此人姓薛，名叫应龙，别号人称小丙灵。俱是卫辉府连三庄的人，一个住李家堡，一个住薛家庄，与忠孝自幼同师学艺，总角相交，一处长大成人，结义兄弟。忠孝居长，庆龙次之，应龙行三，情投意合。正是：异姓有情非异姓，同胞无义枉同胞。

这二人因在家中赌钱，被人用假宝暗算，现钱输净，欠下帐目。有心要还，家中财帛俱有老人家作主，不由二人经管。二人难见债主，遂带盘费来至北京，住西河沿天成店。盘费用尽，当卖已空，在店中发愁。小二见二人素日相待甚好，今见二人为难，说：“你们二位不是会把势吗？何不上天桥前去卖艺？”二人遂带自己单刀、花枪出店，顺大街到珠市口南边空宽之所，开了一块场子。当中一站，走了一趟弹腿，耍了一趟单刀，然后自己将拳脚拉开，正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行腿似钻。怎见得？有赞为证：

太祖神拳丢四平，协身绕步逞英雄。迎门使上刀入鞘，  
倒退一步不留情。上使高蹄马，下使底似平。低水势，扫  
地龙，十二连拳往上攻。拳打南山斑斓虎，脚踢北海混江  
龙。

练罢拳脚要钱。众人说：“好俊武艺！”大家称赞，望里扔钱。头一天挣铜制钱十吊有余。二人回店甚是喜悦，还了所欠的饭帐，用饭安歇。

次日天明，薛应龙说：“哥哥，咱们天天卖艺倒也不错，以济燃眉之急。”正是：君子身可大可小，丈夫志能屈能伸。二人出店，又去卖艺，一连半月有余。

这一日，正练之间，天约正午，从外面钻进一人，身高六尺有余，面黄，细眉圆眼，嘴唇发薄，两耳发削；身穿蓝绸中衣，白鸡皮绉短汗衫，足登青缎快靴，抱拳拱手，口中说道：“朋友，你练得不错！”李庆龙把眼一瞪，过去一腿将来人踢倒，骂道：“混帐东西，来在爷爷跟前讨打！”只听后面有人喊嚷说：“好两个卖艺的胆大，敢踢弟子老师！我今天务必将你等赶开！”此时众人上前解劝。只见一位黑花脸老人，拉着被踢的少年，说：“你两个姓什么？在哪里住？”李庆龙道：“我住在西河沿天成店，别号人称病二郎李庆龙的便是。他是吾的义弟，小丙灵薛应龙。”通罢名姓，那老人并不回答，竟自去了。旁边有看热闹之人说：“你两个快走吧，惹下祸了！方才那老人名叫鬼脸太岁佟起亮，被踢的少年是他儿子佟德英，在前门外开镖店为生。现今又在菜市口盖房，又要开镖局子。手下英雄最多，无人敢惹。这一回去必定带人前来找你，决不善罢甘休。”二人闻听，说：“你不必多管闲事，我二人在此等候于他。”那人默默不语。正是：无益言语休开口，不干己事少出头。

二人等至日色已落，并不见有人来找。二人无奈回店，忿忿不平，在店中晚饭饮酒，心中烦闷，天将二鼓，撤去残桌安歇。

次日天明，方才起来净面，只见小二进来报道：“外面有人来请你们二位。”庆龙心想：“异乡之地，并无亲故，何人来请？叫他进来，问明便知。”小二带此人来至屋内，只见手拿大红请帖一张，双手送将过来。笑吟吟说：“我们主人打发

奴才来请二位教师爷来了。”庆龙见帖上书写：“特请老师傅赐教。”下书：“佟起亮顿首拜。”原来昨日佟起亮回家想：“这两个卖艺的必是英雄，何不将他请在我家，传教吾儿？”想罢，自己写帖一封，次日遣人至店中聘请。二人看罢来帖，不知是何缘故，一想：“跟他前去，一见便知端底。”遂同来人至米市胡同路西大门，到门房等候。

这人进去通禀，只见那花面老人出来迎接，请二人至上房，摆酒款待。说明本意，每年修金各三百两。遂带他儿子佟德英拜见两位师傅，就是昨天被踢之人。带至西后院外，有打手一百名，也随学练拳脚、棍棒。二人遂在此处安住，着人到店内搬取行李，算还店帐。二人即在佟宅教练拳棒、各样武艺，三月有余。见东人处夜聚无数老少人等，听说俱是异样之事，暗问徒弟德英，方知是天地会八卦教之贼。二人不胜惊异，就有退缩之心，岂奈无由可退。

这日正教练徒弟，忽有人来说：“今天兴顺镖店开张，少东人与人打架，请教师爷带打手人等前往。”二人来至店的后门，进里面从北院出来，只见打手带伤，当中围着二男一女，内有义兄胡忠孝、义妹赛花，那少年之人并不认识。二人说：“你们这店内真好大胆，敢打我的朋友！我二人不与你善罢甘休！”李庆龙说罢，把三尖两刃刀抡起来，帮着胡忠孝打店内的打手。薛应龙也来动手，二人各通名姓。众打手齐声喊嚷说：“二位教师爷反向着外人！”少东人在上房连连跺脚，说：“吃着，喝着，还打我的人！叫人快去请老东人与五路达官来！”

正喊闹之间，只见众英雄各携枪刀兵刃，从南院出来，一齐动手。马梦太正打之间，心中想道：“我今天本来有事，在广庆茶园约请朋友，等候四霸天。今天在此我并不认识这个姓

胡的，何必多管闲事！我看这事越闹越大，我不如趁此走了吧。”想罢，自己拔下平果青，跳出圈外，竟自出大门去了。康熙圣上在板凳上站着，口中说道：“可惜！此人虎头蛇尾，终无大用！”圣上这一说，御口就把此人封坏了，直等后来二打剪子峪，方才转运。后话不提。

圣上见忠孝等四人被众人围住，甚是可怜，心中想：“我的保驾之人又未带来一个。”口中说道：“胡忠孝、李庆龙、薛应龙，你等自管打，打死自有我，朕与你等作主！”圣主虽然说话，人多口杂，声音一片，胡、李等并未听见。五路达官个个英雄，有南路镖头贪花浪子小蝴蝶侯瑞，飞行太保侯芳，神刀无敌李猛。众人将四个人困在当中，忠孝带伤，薛应龙吁吁带喘，李庆龙堪堪不行。

正在危急之间，忽听外面说：“哥哥，就是这里么？”从外面来了二人：一个身高，贯字身体，穿蓝绉绸长衫，白袜云履，面如紫玉，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后面一人身高七尺有余，身穿青绉绸长衫，足登青缎薄底兜根窄腰快靴，面如晚霞，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左手架鹞子一个。二人分开众人，进大门而来。圣主回头一看，原来是跟班的来了，口中传旨，吩咐二人：“进顺兴镖店，帮着忠孝等拿贼！”不知二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回

#### 马成龙穷困投母舅 柳金铎大义赠多金

词曰：

可叹中年运拙，世人把我颠夺。  
布衣焉能把体遮，时常见受饥饿。  
旧亲渐渐疏退，自己辗转思跎。  
一家骨肉两看着，世态炎凉不错。  
任他桃柳争春，俺这里独守松柏。  
蛟龙被困冰河，单等春雷一过。

话说前头穿蓝绸长衫的姓王，河间府献县人，乾清门花翎二等侍卫，名河龙；穿青绸衫的，姓龙，名恩，正红旗满洲头甲喇人，当大宫门头等侍卫。今天早起，从他家西四牌楼驴肉胡同起身，上平则门宫门口找王河龙。王河龙有豆腐坊一个，是他叔父、婶母开的，在宫门口多年，铺中伙计十数个人。他叔父、婶母已然回家，王河龙就在此豆腐铺居住。铺中之事，另有掌柜赵成管理。

龙恩来至豆腐坊门首，见众伙友俱将铺盖搬出要走，龙老爷说：“你等如此为何？”遂拉赵成至柜房，见王河龙怒气冲冲，不知所因何故。龙老爷是常往这里来，与王河龙是至好的朋友，今天不能不管，问：“赵成，所因何故？”王河龙说：

“大哥，不必管，让他等去吧！”只见赵成说：“龙老爷，我们东家后院子有单耳子技勇石一块，重有三百八十斤，他天天练拿这块石头，老没有拿起来。夜晚他在柜房床上安歇，我在床下搭铺，睡至三更以后，见我东家由床上跳将下来，一手将我脖颈掐住，一手将我大腿抓住，将我举将起来，双手一扔，摔在就地，他上床竟自睡了。幸亏没有拿我耍大刀，若要拿我耍大刀，我就摔坏了。早起我问他，他羞恼变成怒，说：‘你等不必找邪岔，全给我去！’就是为这个事。”龙老爷说：“兄弟，你别闹了。”赶紧将此事说合完毕，大家合好，赵成依旧照料豆腐坊的事务。龙恩说：“贤弟，明天一早，咱们哥儿两个在平则门外路南羊肉馆那里见。”说罢，龙老爷回家。

王河龙一天无事，只等到第三天早晨起来，换好衣服，出离豆腐坊，至城外羊肉馆，见龙老爷早在那里等候。二人落座，吃茶要饭，吃完算还饭帐，出离饭馆。龙老爷说：“贤弟，咱们逛逛青儿，顺城根往南，奔西便门。”四月天气，甚是炎热。即至便门，一直往东走。王河龙本吃的又多，天热一走就渴了，想要喝茶。龙老爷说：“兄弟，使不得！你吃好些个硬头东西，一喝水，就坏了。”王爷渴极了，见那边有一人挑着一挑水，他从后面也不言语，端起后边水桶，前头的就洒了。那人把眼一瞪，说：“喝就喝，你可把我的桶给摔坏了！”王河龙并不答言，端起就喝，喝完，将水桶扔在就地。龙爷说：“你吃一肚子荤东西，你又喝凉水，又把人家的桶也给摔了。”龙老爷拿小票儿两千，给这挑水之人，叫他收拾桶去。

二人来至顺治门，王河龙腹中直响，想要出恭。龙爷故意说道：“咱们作官的茅房，在菜市口挂红的地方。”王河龙是外乡人，初当侍卫，在京日子不多所说，信以为真，顺大街往南就走，来至镖店门首，见上挂花红，认作是茅房，往里就走，

见众人围着，不知是何缘故。自己说道：“此处人真不开眼，拉屎瞧个什么劲！”自己腹中大便甚急，分开众人往里就走。见天棚底下无数人围着一个男子、一个女子在那里打架；康熙爷在板凳上站着。二人一见，跪倒叩头。圣主吩咐二人帮助胡忠孝等拿贼，说：“不准放贼人逃走，将开店之人拿获！”二侍卫夺贼人木棍，与贼人打在一处。佟起亮在那里指挥保镖、达官动手，见有一老头儿在那里站在板凳上，手拿丝鞭，口中嚷打。自己想：“此人五官端正，大概并非俗等之人。常听人传言，康熙爷常常私访，不知这老头是谁？”自己到屋内墙上摘下线枪，转身来至南边，面向西，手拿火绳，照定圣上点火就放。只听“当”的一声，直扑圣上而来。正是：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圣上一回头，砂子从旁边过去，正在那秃瓦匠迎面头上打了一个穿堂儿，反身栽倒就地，立时身死。只见那小工把眼睛一瞪，说：“好一个狗日的，打死我白大哥了！”手拿九斤十二两大瓦刀，直扑群贼。

此人乃山东登州府文登县马家庄人，姓马，名成龙，字德海。自幼读书，文章全篇，下场一次并未取中，改学弓箭。父母双亡，轻财仗义，颇有孟尝君好友之名。家业一败如洗，只剩孤身一人，亲朋俱皆贱之。此人素有大志，无奈时运未通，当初有钱之时，呼兄唤弟，朋友不少；及至一穷，俱皆远离。君子之友，见面常常周济，无奈不能济事，只能应燃眉之急。小人见面则远避，背谈：“成龙当初有钱自大，如今该当现眼！”正是：立志不交无义友，存心当报有恩人。

这一年，时逢冬月，天气寒冷，大雪纷纷。成龙身穿单裤褂一身，在村背后人家场院房内居住。由早晨水米未进，身上无衣，不由长叹一声，想起有钱之时，何等快乐，朋友成群，高楼赏雪，暖阁吟诗；到如今，朋友又在哪里？正是：时来谁

不来，时不来谁来！自己思前想后，不由掉下几点英雄泪来，想：“自己父母早丧，又无兄弟，又无姐妹，孤苦零丁，并无一个知疼着热之人。只有母舅，远在宁夏贸易，音信阻隔，道路遥远，缺少盘费，不能投奔。”正是：英雄频洒穷途泪，命不如人可奈何？越想越惨，不由大放悲声。自己一想：“生不如死。”正悲惨之际，狂风甚大，冷气侵人。睁眼望外一看，好一阵大雪。怎见得？有赞为证；

遍地洒琼瑶，舞舞长空蝶翅飘。白茫茫占断了阳关道，玉床玻璃，银铺小桥。剪鹅毛，山童来报：压折了老梅梢。成龙看罢：“我今日莫若一死，我虽然没有儿子，倒是百草穿孝。”自己拿绳子一根，拴在上门槛上，将套儿拴好，伸脖子就要上吊。只见从外面来了一位老人，口中说：“成龙在这里吗？我昨天才回来，这一年有余，你我未见，我听说你穷困至此，我特冒雪而来，给你送几两银子，以济燃眉之急。”正是：雪中送炭人间少，锦上添花世上多。

成龙睁眼一看，原来是老师柳金铎先生，从他亲戚那里方才回来。他待成龙至厚，虽则师生，却是患难之交。成龙羞惭满面，将绳儿解下来，慌忙施礼。说：“老师，你好！从哪里来？”那先生一瞧成龙身穿单衣，面带泪容，不似当初的那等模样，长吁一声，由怀中掏出白银五十两，交与成龙，又将皮马褂儿脱下给成龙穿上。二人谈心，叙话多时，雪已住了，拉着成龙至村头酒馆之内吃酒，问成龙意欲何为。成龙将要投奔母舅的缘故细说一遍。柳先生说：“好，我有白银五十两送你作路费，你何时起身？”成龙说：“有了银子，明日就走。”二人说至天晚方散。

第二天，成龙置办衣服，辞别柳金铎，离马家庄，顺阳关大道，投奔宁夏去了。一路饥食渴饮，夜住晓行，非止一日。

腊尽春来，时逢新春，瞬息至四月十五日，至宁夏府城内苏州街路南太山泉黄酒糟访，进里面落座。酒保儿过来问：“吃什么酒？要什么菜？”成龙说：“我不喝酒，我跟你打听一个人。”跑堂的说：“你打听哪个？”成龙说：“有个苗掌柜的在这里吗？”伙计说：“不错，在这里。你姓什么？”成龙说明来历。跑堂的说：“我们掌柜的，是山东登州府文登县苗家集的人，并无当家，又无儿女，只有一个亲外甥在马家庄住，莫非你就是马家庄的吗？”成龙说：“不错。”伙计又道：“我们苗掌柜的病要至死，正望亲人，你来了甚好。”说着，倒过一碗茶来，说：“你喝茶，我到后边给你说一声。”笑嘻嘻的往后边去了。

成龙在那里吃茶，心里说：“我舅舅拿我们家一千两银子来作买卖，三四年并无信息，虽说是亲戚，我也是东家，见了我必不能错了。”正想之际，小跑堂的出来说：“马爷，你跟我到后边去，苗掌柜的这阵明白点，你们爷两个见面说两句话吧。”成龙随此人往后就走，一过后院，一直往西口拐，穿过八角月亮门，绕影壁进西院，北房三间，高台阶，东西各有厢房三间。随同进上房，在东里间靠北墙大床一张，他舅舅头西脚东，铺着厚褥子，盖着被窝，面如黄纸，两腮无肉，微有气息。见成龙进来，睁眼细看，想起旧日的模样，认得是外甥成龙。成龙跪倒磕头说：“舅舅，你好！你老人家什么病？”他舅舅刚要说话，心中一闹，自己摇头，先叫成龙外边吃饭，然后有话再讲。

成龙来至外边，跑堂的烫酒要菜，摆在桌上，让成龙喝酒。成龙说：“伙计，你贵姓？”他说：“我姓刘，排行在六，有个‘笑话刘六’就是我。”成龙说：“你喝一盅酒。”他说：“我不喝。”成龙直让，刘六无奈，端起酒盅喝了几口，说：

“马爷，不是我不喝，我有个贱毛病，喝了酒，肚子里有什么话，全要告诉人。你猜你舅舅这病是怎么得的？”成龙说：“我不知道，你说说我听听。”刘六说：“我们这宁夏府西门外，有一座马家寨，为首的有两个庄主：一名活阎罗马刚，一名铁面判官马强。二人手下有三百多人，明为团练，暗为贼盗，常来城内苏州街黄酒馆吃酒，写帐永不还钱。那天活阎罗又来吃酒，手持钢刀一把，望苗掌柜借白银五百两，当时就要。苗掌柜方说一个‘没有’，他一把抓住，就按在地下，将刀放在脖子颈上，说：‘你今天没有银子不行！当初你拿我的银子开的买卖。’我们大家无法，过去解劝，应十天交还银子。他本是讹诈，他说：‘定望你们这铺子里要银！’苗掌柜的是加气伤寒，有心要同他打官司，他又有势力，又有银钱；有心同他打架，自己又没有人。故此一病不起，服药无效，这就是你舅舅得病的根由。”

大英雄吃酒，一听概不由己，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说：“气死我也！伙计，酒我也不喝了，你把那通条给我拿过来，你带着我，咱上马家寨！”说罢，站起就走。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回

### 山东马大闹苏州街 活阎罗气走马家寨

词曰：

金乌玉兔西坠，江河绿水东流。  
人生哪有几千秋？万里山川依旧。  
寿夭穷通是命，富贵荣华自修。  
看看白了少年头，生死谁知先后。

话说成龙方才要走，跑堂的刘六一把手拉住，说：“马爷，不可这样粗鲁。你暂且落座，听我慢慢告诉你。你一个人能有多大膂力，焉是众人对手？再者说，老掌柜的病体沉重，等到后日，活阎罗必来讨要银子，你就见他再作道理。”成龙一想：“听他一面之言，未必是真。”正是：眼见之事犹然假，真听之言未必真。自己转身遂往上房，见舅舅便知端详，若果是真，绝不与贼人善罢甘休！至上房见舅舅躺在那里，微睁二目，成龙说：“你老人家是什么病？我给你品品脉就知道了。”他舅舅说：“你还会看病吗？”说着，伸过手去。成龙说：“我摸脖颈就知道了。”用手一摸，说：“你老人家的病我知道了。我先说说病源你听。这宁夏西门外有一座马家寨，内中有一个活阎罗马刚、铁面判官马强，常常到这里来吃饭，吃完了饭并不还钱。那一日，活阎罗又带人来吃饭，他手持钢刀，望你借白

银五百两，硬行讹诈。你说一个没有。他将你按倒在地，手持钢刀放在脖颈之上，说：‘你有银子便罢，若没有银子，就要结果你的性命！’众伙计前来解劝，应十日后给他银子。你是加气伤寒，病体沉重。我说的对不对？”他舅舅一闻此言，说：“这真是由脉里知道的吗？”成龙说：“不是，这是刘六告诉我的。”他舅舅说：“你不可惹事，初到此处，地理风俗不通。我也不久于人世，这买卖当初是拿你家钱立的，我死之后就归你自己经理。你又没有学过买卖，诸事留心，小心谨慎为是。”成龙说：“不成，我非得找这个东西，与他拼命！”他舅舅一听，胸中一急，一口浊痰堵住咽喉，立时身死。

成龙放声痛哭，置办棺槨、衣食等物，一概齐备，叫伙计刘六将幌子取下，暂且办理白事，择日再为开市。众伙友依言照言办理，着人抬了棺木入殓，借兴隆寺停灵，给方丈白银数两，以作停灵赁屋之费。诸事已毕，回转铺内。成龙吩咐伙计：“明天开商，等候活阎罗前来，好同他打架。”众伙计依言，一宿晚景无话。

次日清晨，早起开门，成龙吩咐伙计：“将面锅添满，开了之时，以使用着煮贼。将通条给我烧上，我到后边暂且坐坐，贼人来要银子，叫我出来见他。”吩咐已毕，自己入后院上房，闷坐等候。

天将正午，只见活阎罗带领二十多名余党，有一人扛着一口袋银子，约四五百两之数，放在桌上。活阎罗马刚大摇大摆带领众人至后堂落座，说：“你等众人快将老苗给我叫出来，拿出银子万事皆休；如若不然，将你这买卖尽皆拆毁，不准在此开设！”笑话刘六带笑过来说：“马大爷不可如此，我们换了东家了。这个东家甚是厉害，依我说你不必在太岁头上动土！”马刚一闻此言，气往上冲，眼睛一瞪，说：“你给我叫

他出来，我见他是何等人物！”刘六转身至后面屋内，见成龙伏几而卧，赶紧说：“小东家，活阎罗马刚来了。”成龙说：“我去见他。”

出上房至前边，见东边八仙桌子后边椅子上坐着一人：身高约有九尺，面如刃铁，两道扫帚眉，一双三角眼，高颧骨，额下无须，正在二十以外年岁；身穿青洋绉一件长衫，足登三镶抓地虎靴子，手拿海东青扇子一把，坐在那里洋洋得意。成龙说：“你就是活阎罗马刚？你把我舅舅气死了，我正要找你去，你还要什么银子？”马刚睁眼一看，见成龙仪表非俗，就吃一惊，刚要与他说话，见他那边炉内拉出火线相似通条一根，直扑自己而来。马刚方要动手，成龙已到眼前，通条打在腿上，翻身栽倒在地。成龙用脚踏在他身上。说：“你这个狗日的过来吓！”马刚说：“来人！”众余党方才要动手，铺中伙计各执器械，见东家将贼人打倒，听得成龙那里说：“将他银子留下，别放走了他们！”刘六将银子口袋扛起就往柜房里走，放下出来。成龙说：“你们给我滚吧，别在这里装着玩了！”一抬脚踢了马刚一溜滚，群贼唬得望外就走。成龙手执通条追至门外，说：“从此不准到这里来！”说罢，转身回在铺内，哈哈大笑。众伙计说：“你这个祸惹大了，明天必带领群贼至此打架。”成龙说：“不要紧，天塌了有地接着，脑袋掉下来碗大疤拉。”那众人一个个提心吊胆，一夜无词。

次日，大家准备防备贼人前来打架，等至正午，不见有人到来，一天无话。又至次日，早饭后，只见有一人探头望里观看，说：“昨天与会总爷打架，就是这个姓马的吗？”成龙以为是打架的前来，拉通条蹿出门外，要与群贼拼命。来至门首以外，见有百十多个人，各穿长大衣服，鼓乐喧天，后面有人抬着匾一块，上写“除暴安良”四字。上款是“成龙马老先

生”，下款是“苏州街众铺户公立”。成龙不知所因何故。内中过来一人，年有半百，品貌端方，衣冠齐整，说：“马兄台，弟赵焕章系开设缎店为生，你我对门街坊，路北德昌便是。前日阁下将活阎罗马刚打走，我等料想他第二日必来，我等合街有守望相助，公议练勇，怕的是贼人趁时打抢造反。我等大家防范前去哨探，见马家赛并不见有一人在内，大约活阎罗全家逃走。我等连夜赶办匾一块，公送兄台，以彰吾兄之德，传留万古，以表兄台英名。”成龙闻听，赶紧道谢，说道：“众位赏脸赐光！”大家吹打奏乐，将匾挂上，给成龙道喜，尽欢而散。

成龙就在此处作买卖，两月有余，常常到他舅舅灵前哭吊，说：“外甥发财，日后必将你老人家灵柩带回故里。”虽则在铺内无事，自己一想：“光阴似箭，人生几何？春花秋月，每伤虚度。男子汉大丈夫必要轰轰烈烈做一场事业，方不辜负此身，亦不辜负此生，上能光宗耀祖，下能显达门庭，封妻荫子，方算英雄。”成龙想罢，以上各事，方入我老马的心怀，不若将此糟坊卖去，再将舅舅灵柩送回原籍，与舅母合葬，以算完全一件大事。然后再到北京寻找门路，以求显姓扬名。想罢诸事，即叫管帐的景先生另觅财东管业，只要白银一千二百两。此铺论值二千余金，因老马急速要走，是以减价出售。此信一出，即有买主充契交银。随后成龙将舅舅之灵起回原籍，与其舅母合葬已毕，除去使费，还有白银六百余两，随带起身。

在道路之上行走，已非一日，一路济困扶危。来至保定府，方才入店，焉想惹来一场横祸！正是：好花偏逢三更雨，明月忽来万里云。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回

### 郭广瑞店内施仁 马成龙途中受困

词曰：

财乃世路牛马，愚人何必弄悬。  
东崩西骗顾眼前，那管十方血汗。  
口债焉能空想，钱债终究要还。  
无功受禄寝食安，何如安分自便！

话说马成龙来至保定府西关路北瑞升客店，进店占上房。一路除去盘费之外，尚有白银二百余两。小二打净面水、倒茶。成龙一想：“此去到北京城有三百余里地，盘费富足，可以不必发愁，尚可方便，到了京城再作道理。”想罢，买菜吃酒，吃罢晚饭，行路劳乏，打开行李安歇睡觉。屋中甚阴，天气又在新秋，夜晚是凉的。

第二日起来，觉着头疼，四肢发软，气闷不通，不能起身上路，叫小二请一个医家前来看病。小二出去，将本街住的一个不精通医道、全凭药性赋、不晓王叔和脉案的一位甘草先生请来看病。正是：送归地府凭三指，请到无常只一方。

这位先生来至上房，成龙本是停食感冒，他按着三阳在内的伤寒给他治了，发汗之药又用的是麻黄，这一治倒重了，第二日更不能起床。

成龙由这一日起，请来医家无数，约有二十余天，银子早为用尽，衣服典当已空。时光已过中秋节后，天气寒凉，身上只穿旧茧绸单裤褂一身，欠下房饭店帐十数余吊，小二就不像当初有钱之时那般殷勤小心伺候了，叫之不应，呼之不灵。倒是本店东家郭掌柜，名唤广瑞，为人忠厚和平，深明大义。见成龙在此店住了四十余天，病体方才见好，随来在上房，见成龙穷苦的这样，甚为可怜，说：“客人，你的病好了吗？”成龙说：“好了。”掌柜道：“天气将要凉了，明天我给你制钱二千，你起身走吧。你欠我的帐目，我不要了。”成龙说：“谢谢你老人家。我明日歇息一天，后日我就到北京城找朋友去了。”说罢，郭掌柜回到柜房，叫伙计给他送饭。

次日就起阴天，下起雨来了。一连三天未晴，又不能起身，只好在店内吃这一碗无意思闲饭。郭掌柜虽好，无奈小二终日闲言闲语，甚是难听。自己遇着秋雨连绵，不能起身，衣裳又单，夜晚甚冷。成龙长叹一声：一夜凉风吹夜雨，英雄受困无知己。平生运蹇有谁知？惟有一声长叹矣。

幸喜次日天晴，掌柜的送过盘费钱二吊，成龙叩谢起身，出保定府北门。秋风阵阵，败叶凋零，对此凄惨景况，思前想后，想起当初有钱之时何等豪爽；至今日无钱，在店内受小二的闲气，多亏店中东人周济我。正是：看破时事须睁眼，参透机关暗点头。

正想之间，已至漕河。病体方好，四肢发软，不能行走，雇了一头毛驴，头一天走了八十里，至顾城镇下店安歇，一宿晚景无语。

次日早起，雇荡子车到北河吃早饭，顺大道往北，行至高碑店，寻店住宿。是日，除去店饭钱，分文皆无。次日起身，并未吃早饭，日色平西已到涿州，没钱不敢进店，在街上歇息

片时，又往前连夜行走。直到次日早晨，来到芦沟桥，一日一夜，并未用过饭食，直饿得肚内咕噜咕噜响。见那边摆着一个切糕架子，热气腾腾。旁边有一人手拿切刀，切得一块一块的，口中高声说：“六个钱一块。”成龙饿急了，来至架子旁边，假装不认得，说：“这是什么东西？”那人说：“是切糕，黄米面同枣儿、豆儿蒸的。”成龙说：“你给我一块尝尝，我可没有钱。”那人说：“不成。”成龙又说道：“你不给我尝尝，你舍给我一块吧。”那人说：“我舍不起，你去找有钱的去要吧。”成龙饿急了，眼睁睁瞧着吃不到嘴里。正是：饥咽糟糠真如蜜，饱饫烹宰也不香。自己万般无奈：“我抢他的就得了。”想罢，说：“卖切糕的，那边有人来抢你的切糕来了！”那人一回头，成龙扛起切糕架子往东就跑。那人说：“不好了，抢了我了！与我截住他。”成龙跑着—想，说：“我成了什么人？君子固穷才是！人家是个小买卖人，我把人家的本钱抢去，人家岂不饿死吗？我自己受罪怨命，绝不连累别人。”想罢，将架子放下，笑着说：“我与你闹着玩呢！”那人又说：“你吓坏了我了。”

正说之际，从那边来了一少年，约二十多岁，手拿百灵笼子，说：“朋友，你是哪里的？”成龙说：“我是山东登州府文登县马家庄人氏。”那少年说：“没进过城吧？”成龙说：“没有。”那个人说：“我瞧你像没吃饭的样子，是不是？”成龙说：“可不是，一天一夜没吃饭呢。”那人说：“我们北京城内的规矩，饭铺开张，舍饭三天。今日彰仪门里，路北新开一个大货铺‘井泉馆’，头一天舍饭，年岁大的人到那里，给一个大份，吃完给钱四百。大份是两张大饼、两个大碗面、两碟包子、两碟黄窝窝。小孩照样给一半。你快点去吧，正赶上了。”成龙说：“多蒙指示，我就快去了。”

一直过大井小井，直到彰仪门进城，见路北有一个饭铺，遍插金花，字号是“井泉馆”，里边吃饭人无数，外边还有站着吃的，成龙在旁边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吃饭，是个卖菜的，先在柜上存钱五百六十文，吃了一百六十钱的饭帐，说：“剩下你给我拿过来吧。”跑堂的从柜上拿过四百钱，给了那个人，说：“清帐。”成龙瞧着，打算此人吃的是大份，心中说：“北京城真有这样的事。这一开张，得用多少钱赔？”那个卖菜的站起来，成龙随就坐下了，说：“给我来个大份。”跑堂说：“什么叫大份？”成龙说：“你瞧我是白帽盔，你当我不知道！我说给你听听：大份，每人是两张大饼、两个大碗面、两碟包子、两碟黄窝窝，并没别的了，这就是大份。”跑堂的一笑，说：“也不管你要大份、小份，给你拿来你吃就是了。”端在桌上，放在成龙面前，说：“你吃罢，吃完了再说。”

成龙正是饿急了的，一见拿过来，风卷残云，吃了一个干净。吃完了说：“你给我拿过大份钱来。”跑堂的说：“你吃了一百六十八个钱，你给钱吧，没有那么些说的！”成龙说：“你们这不是新开张么？”伙计说：“是。”成龙说：“既是新开张，城里规矩，不是舍饭三天吗？”伙计说：“走开吧！我们没有这些钱舍。”成龙说：“那么，我没有钱给你。”伙计说：“无钱就剥你的衣裳。”成龙说：“什么？你剥我？你过来，我给你钱！”伙计往前一上身，成龙站起来，用手一拎，底下一抬腿，将伙计踢倒在地；又一伏身，将伙计抓起来，说：“你姓什么？”伙计说：“我姓宋，名刚。”成龙说：“好！”将他抓住，往里面水缸就扔，“扑通”一声响亮，伙计早掉在缸里。成龙说：“你叫宋刚，我没把你送在坛子里，我就对得起你了！”别的伙计说：“吃完了饭不给钱，还要打架！”先将宋刚从缸里捞出来，说：“伙计们，拿家伙来，给我打！”

成龙说：“要打架？”环眉直立，二目圆睁，将板凳踢倒，将腿儿劈下。只见大货铺无数人等出来，将成龙围住就要打。正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离深山被犬欺。

大众方才要打，从里面出来一人说：“别打！”成龙一见，羞得面红耳赤，将板凳腿扔在旧地，赶紧上前行礼。正是：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

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回

### 行恶反招恶报 欺人终被人欺

词曰：

你会使乖，别人也不呆。你爱钱财，前生须带来。我命非你摆，自有天公在。时来运来，人来还你债。时衰运衰，你被他人卖。常言作善可消灾，怕无福难担待，一任桑田变沧海。

话说从饭铺出来这人，姓孙，名起广，乃山东文登县马家庄人，与成龙自幼同窗好友，知己之交，足称莫逆，少年结为金兰之契。成龙在有钱之时，孙起广要入都去作买卖，借成龙白银五百两，已在京都十数余年，并未回家，曾用成龙之银在崇文门外花儿市开设大货铺一个，生意兴隆，连年在东西南北城开了二荤铺十数个，今年又在此开设井泉馆。

开张之日，孙起广是以今日在此照料，闻听外面打人，出去一看，见是成龙，说：“别打！是我的朋友。”赶紧过去拉着成龙，进里边柜房落座，说：“贤弟，因何至此？”成龙将别后之事细说一番。孙起广说：“贤弟，我的事情倒也甚好。”亦将诸事细说，问：“吃了饭吗？”即叫伙计带成龙上澡堂子去洗澡，并将自己夹衣裳带去给成龙更换。晚半天成龙回来，二人在柜房吃酒谈心。孙起广说：“贤弟，这铺内帐上正在无

人之际，你就管理帐目是了。”成龙点头，从此就在这里作买卖。起广白天到各铺照料，晚间仍回此处与成龙谈话。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残冬已过，腊去春回，时逢正月。这一日，成龙从柜上拿了两吊钱，说：“孙大哥，我上街散闷走走。”孙起广说：“甚好。”成龙至前门大街，见街道宽阔，买卖繁华，人烟稠密，真是帝都之所，与别处风俗大不相同。天桥以北，无非是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之辈，大凡多是争名夺利之人。在碎葫芦都一处，吃了半天酒。

天晚回归铺内，见孙起广唉声叹气，不知所为何事。成龙赶紧问道：“大哥，为什么如此？”孙起广说：“我有一个表弟王三，去岁春天从家中来找我，未能见到，投在南横街瓦匠白德。此人是个秃子，专讹外省新来之人。王三去岁没找着我，就在白瓦匠那里去做小工活，一去时节没有活做，住了二十余天才上工，只做了一年多的活，也没使着几吊钱。白德说他是我的表弟，找着我这里了，他二人一算帐，他倒说我表弟还欠他五十吊钱，硬行讹诈，将王三送在我这里要钱。我认着是真欠他的呢，问表弟王三，他也说不清，道不明，我就给了他。他走之后，我才问明白，是他讹诈我。正气恼之际，你就回来了，你说可气不可气？”成龙闻听，说：“是了，既往不咎就是了。”天色已晚，大家安歇。

次日天明，成龙换好衣服，出了井泉馆，并未说给孙起广知道，直奔南横街，来找瓦匠白德。见是南北小胡同路东的门，清水脊的门楼门上，贴着对联，书写是：太平真富贵；春色大文章。成龙用手敲门，从里面出来一个人，甚是齐整身穿青洋绉棉袍，足下青缎皂鞋，漂白袜子；身高六尺，面如姜黄，头上少发，细眉圆眼；腰系蓝洋绉褡包，带着青缎子跟头褡裢，上扎着“白”字，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此人仿佛

刚起来的样子。成龙过去说：“借光！这里有个白师傅在哪里住？”那人说：“找他做什么？”成龙说：“我是山东人，上北京来找朋友，没找着。我来找小工活做，有没有？”那人说：“我就姓白，名德。你跟我到茶馆，有话再说。”

成龙同此人出北口，至大街路南泰兴轩茶馆。他二人进去，喝茶之人站起来不少，这个嚷说“白大爷”，那个也说“白大哥”，全站起说：“才来！方至后堂，见西边有八仙桌一张，一边有几凳一个，上边放有瓷茶壶一把，两个细白瓷茶盅儿。跑堂的有二十来岁，身穿半大蓝布褂，白布袜子，青布的双脸鞋，青布油裙，上镶着五福捧寿，手拿铜壶，先倒半碗漱口水。白德在北边几凳上坐下，跑堂说：“白大爷，你来了？”白秃子说：“来了。”掏出茶叶放在桌上，跑堂的赶紧拿起打开，放在壶里泡上，将壶盖儿盖上。

成龙在白德身后站立，如同跟班似的。白德说：“你坐下说话。”成龙故意装起傻来说：“有白大爷在此，我不敢坐。”白德说：“你坐下就是了。”成龙在南边板凳上坐下，跑堂拿了一个盖碗，又给成龙泡上一碗茶。白德说：“你喝完了茶，你就吃饭吧。”成龙说：“我没有钱。”白德说：“我给吧。”成龙喝了两碗茶，叫跑堂的说：“你给我要菜。”跑堂说：“你要什么？”成龙说：“白大爷，咱一同吃就是了。”白德说：“我早呢。”成龙说：“你给我来一溜丸子、炸丸子、氽丸子、四喜丸子、三仙丸子、焖丸子、葵花丸子、南煎丸子，你给我来碟光头饽饽。”白德一听，把眼一瞪，自己心中大大的不愿意。成龙说：“你给我来两壶白干。”跑堂的端菜送酒。成龙自己痛痛快快地一喝，吃喝完了，说：“给我算帐。”跑堂拿过一算，说：“两千八百八十文。”成龙说：“给三吊钱就是了。”说罢，对着白德说：“白头，我吃了三吊整，你给吧。”

白德说：“我不管！你吃了三吊钱，你给他三吊钱。”成龙说：“什么？我给三吊？你说你给，怎又说叫我给！”白德说：“你吃斤饼斤面，我给钱行了；你要余丸子、炸丸子的，你混闹排场，我不管！”成龙说：“你不管，好办！”说罢，站将起来，来至白德面前，伸开手将胳膊一抡，照定白德头顶之上就是一掌。白德从椅子上就是一出溜，躺在就地，昏迷不醒。大众说：“打死人了！别叫凶手跑了！”成龙说：“我不跑，死了我给他抵偿！”

呆了半天，白德还醒过来，自己爬起坐在板凳上发愣。成龙说：“白头儿，我吃了三吊钱，你是给不给吧？”伸着手又要打。白德害怕，赶紧打里头褡裢里掏出票子来，一查并没有三吊的，拿了一张四吊票，递给跑堂的，拿到柜上找回一吊现钱来，往桌上一放。成龙伸手拿过来，揣在怀里，说：“白头，你有活没有？有活，我跟你做活去；没活，我走了，明日早晨在这里见。我在彰仪门里头井泉馆那里住。你要打官司，你就告我去；你要打架，晚上我在家里等你。”说罢，大摇大摆竟自走了。

在大街逛了一天，天晚回在铺内。起广说：“你往哪里去了？你也没在馆中吃饭，你在哪里吃的？”成龙说：“我吃了朋友了。”起广说：“你哪个朋友？谁请你吃的？”成龙说：“南横街白德瓦匠请我吃的。”将自己吃白德缘故说了一遍。孙起广说：“了不得了！他不是好惹的，今日你应早回来才是。今日晚上，他必前来找你打架，咱们这里快些预备人。”成龙说：“不要紧，都有我呢！他晚半天来，也不过三二十个人，我一个人足把他们打跑了。”自己将通条放在手底下，专候打架之人。

天至定更，只听那边喊嚷怪叫，口中说道：“姓马的，你

走出来吧，别在我们北京城里叫字号。不行，你急速出来，我等特意前来找你！”原来是白德约会盟兄盟弟前来打架，各拿木棍铁尺前来，至井泉馆叫骂。成龙赶紧拿着通条往外就迎，并不答言，自己想道：“来者不过狐群狗党，自负己能，一阵可以将他等赶跑。”想罢，举通条就打。只听“乒乒”声响，群贼纷纷倒退。白德身倒在地，还有他两个朋友亦带重伤，俱叫伙计拉在屋内。

成龙说：“白德，你也是时常讹人家的，外乡人来这里，投亲不通，给你做了小工活，你不给钱，还说人家短欠你的。今日你也得给我写一张借字。”白德大骂说：“你将大太爷打死就是了，我也不含糊，绝不与你写字！你讹我不行！”成龙从那边将通条拿将过来，往白德的耳朵上一烙，白德不由得疼痛难忍，说：“我给你写字就是，你不要这样非刑。我可不会写，你叫别人写，我画押就是了。”成龙说：“孙大哥，你给代笔。”铺纸一张，起广遂代写道：

立字人白德，因手乏，借到马成龙名下纹银一百两整。言明每月照三分利息，一年之期归还，按月交利。空口无凭，立此借券为证。康熙 年 月 日。

立借字人白德 押

代笔人孙起广 押

写完了字，叫白德画押，将绳扣松开。成龙说：“你要打官司，营城司坊、大宛两县、顺天府都察院、南北衙门，随便去告，候你就是。明天我还去找你要银子去。”说罢，又说：“你三个滚蛋！”三个人抱头鼠窜，出了井泉馆。白德说：“我非得报仇不可！你哥俩回去，我到家自有道理。”那两个人默默无言，尽自去了。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从举意神先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白德来到家中，对自己之妻要刀，说：“我买的那把夹把子刀给我。”洪氏说：“做什么？”白德就将白天之事细说一遍。洪氏说：“你常讹山东人，伤天害理，那必是山东的皇上来了。”白德说：“胡说！山东那有皇上？满嘴内胡说！”拿刀在手，磨了半天，放在旁边，单等成龙前来要银子。

次日天明，吃茶、净面之际，听得外面要银子的来了，高叫：“白德，出来还帐！马成龙在此等候多时。”白德一闻此言，手执钢刀出了上房，开街门举刀就剁。成龙自铺内一早起来净面之后，出离井泉馆，来至南横街小胡同路东白德门首，说：“白德，我来了，要银子来了。”正叫之际，直见白瓦匠手举钢刀，从里面出来就剁。成龙往南边一避，刀落空了，趁势一腿，踢倒在地，口中骂道：“狗崽子，不要脸！”说罢，拾起刀来，将贼人按在地下，说：“你跟着我走吧，上昨天那个饭铺就是了。”拉了白德就往前走。

至大兴轩茶馆，听见里面无数人谈论白德昨天打架之事。正谈论时，成龙同白德进去，至后边落座，说：“给我们拿茶来！”白德也不言语，自己心内想：“打群架也不行，拼命也不行，我实在没了主意了。”正想之际，只听成龙要酒要菜，又是溜丸子、炸丸子、氽丸子、四喜丸子、三仙丸子、南煎丸子、焖丸子，照昨天一样，要了一桌子，就自己吃起来了。吃完说：“白德儿，你给他三吊钱就是了。”偏巧白德还是昨天一样的票子，没有三吊一张的票儿，又给了四吊一张。跑堂的拿到柜上，找了一吊钱，放在桌上。白德方才要拿，只见成龙伸手拿起来，说：“白德，明天再见！我走了。”说罢，大摇大摆的走了。大众吃茶之人，一个个纷纷议论，说：“白德今日可遇了霸王了，吃了一个饱，还拿着钱走了。”正是：草怕

严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白德无奈，自己回家去了。次日，成龙又来，一连一个月有余，还常找往白德要钱。

这一天，成龙到白德门首叫门，那白德在里面战战兢兢说：“有心出去见他，手中又无有钱；有心不见他，又不行。”无奈望自己妻子洪氏说道：“这都是我惹的祸！打官司也打不过他，打架也打不过。他常常来找我要钱，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办理？有心要搬家，不几天将要开工做活，所有主顾家人都知道我在此处住了多年。今天手内又一文钱都无，他又在外叫门，前来找寻，如何是好？”洪氏娘子说：“你先出去将他请进来，我自的道理。”白德无奈，出上房开街门，要将成龙让进来，说：“马大爷，你请进里边，我有话说。”成龙说：“你里边安藏着人要打我，我也不怕，我就进去！”说着，往里就走。

进院至上房，见院内并无一人，四壁皆空，见白德之妻跪倒在地叩头，说道：“马大爷，我家现在要什么没有什么，望求开恩，将我们饶了吧！”成龙说：“敢情你家穷到如此光景！”说：“白大哥，皆因你前者爱做恶事，欺负外乡人，我才出来找你。我今天看来，你也是个穷苦人，从此你要改过自新。我前者所要你的钱，我亦都换成票子，带在身上，我今俱皆如数给你。我现今也在朋友铺中住着，我要从你学学瓦匠活。我每日所得之钱俱归你使用，只要有我吃饭喝酒的钱就得了。”白德说：“明天我在菜市中口包了一所房子工程，开工方能领价，现在正愁没钱。今天有你给我这笔钱，明天开工足以行了。”说罢，出去买菜打酒，留成龙吃便饭。二人谈来谈去，甚是投机，遂口盟结为异姓兄弟，又请洪氏嫂嫂出来拜见。

从此，成龙回井泉馆，与孙起广说明，要去学做瓦匠活，以好时常散闷；又在铁铺定打瓦刀一把，重九斤十二两。白天同白头做活，晚上仍回井泉馆睡觉。孙起广随其自便，也不管

他。

光阴似箭，眼看工程已完，还剩影壁一个。白德同成龙是日二人在此赶做，在天棚底下甚是凉爽。见镖店开张，又瞧些个热闹，成龙见众人打架，心中早已十分有气，要上前帮着，打个抱不平。只见那边一响枪，将白德打死。成龙跳将出去，扑奔鬼脸太岁佟起亮前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回

### 五英雄救驾兴顺店 四霸天大闹广庆园

词曰：

万事皆由天定，人生自有安排。

善恶到头有兴衰，参透须当等耐。

草木虽枯有本，遇春自有时来。

一朝运转赴瑶台，也得清闲自在。

话说成龙手拿瓦刀至佟起亮面前，兜头就打，起亮用线枪相迎。成龙骂道：“好个混帐东西，将我白大哥打死！我今日非把你打死，给我白大哥偿命不可！”康熙圣主起先见起亮的枪响，冲自己放来，正在冲冲大怒，幸亏一枪未打着。见胡忠孝、李庆龙、薛应龙、龙恩、王河龙与胡赛花，被群贼围在当中；只听马成龙自通名姓，甚是奋勇；无奈店中贼多，忠孝等人少。见成龙将佟起亮打跑，竟奔群贼当中，将群贼打得纷纷倒退，死的甚多，地下东倒西横。圣主见成龙这等威猛，心中甚是喜悦，说：“真乃临敌无惧、勇冠三军，真虎将也！”正赞美之际，直听外面一阵喧嚷，有无数官兵来至兴顺镖店门首，九门嘎尔叻伊哩布伊提督来到。

提督不知圣上因何来至此处。因早晨递折子并未降旨，下朝回家至交民巷宅内下轿，吃茶用饭已毕，方要看书，外面家

人进来禀报说：“御马圈王老爷有紧要机密事，前来见大人。”伊大人说：“请。”从外面进来王坤说：“大人，你还在这里看书呢，圣上用早膳后更换便衣，传咱家鞦韆一字墨蹇驼骨兽至东安门外，出前门去了。你还不快去保驾吗？”伊大人一闻此言，慌忙站身吩咐鞦韆，说道：“多亏兄台来此，你我知己好友，我不能奉陪，我要前去追赶圣驾！”说罢，出外面上马，带从人。一出门就有地面堆儿兵喝道，箭手相随，出正阳门外。传河阳汛的千总，带官兵跟随寻找圣驾。各处派人前去打探，并不见圣上的下落。至顺治门大街，有人瞧见圣驾的黑驴，赶紧禀明大人，带官兵至兴顺店。

提督下马进店，见圣驾磕头，称：“奴才来迟。”圣驾见提督至此，口传旨意说：“伊哩布，将兴顺镖店一伙贼人交你衙门，申明回奏。胡忠孝、马成龙等，俱皆交衙门讯问。将此女子带回私宅，听旨发落。”说完，吩咐：“带我的驼骨兽！”大人过去拉驴，请圣驾上驴。圣主接丝鞭在手，说：“闲人不准跟随我。”望南顺菜市口大街，往东至前门大街。见各路墙上贴大黄报子，上写：“广庆茶园今日准演，特请豫亲王弟子班，准演《夺锦标》。”圣主心中暗怒：“朕哪知亲王竟自登台演戏！我不知此戏园在哪里？”

正怒之际，听得头前有人说道：“咱们哥俩去听广庆茶园子弟班去。”圣主随跟此二人，来至广庆茶园门首，见里面摆着彩场。方要下驴，见从里面出来一个秃子，身穿蓝绸裤褂，白袜，青缎子皂鞋，手拿芝麻雕的扇子。见圣驾一表非俗，甚是端严，说：“老爷子，你听戏吗？”圣主点点头，下驴说：“将驴交给你吧。”那秃子说：“行了。”赶紧叫：“来人！将驴拉着遛遛去。”从里面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说：“四大爷，我去。”接过驴，望东遛去了。

那秃子说：“老爷子，跟我走。你是楼上听？楼下听？”圣主说：“楼上。”此人带路，至正面楼。圣上落座，秃子拿了一个茶壶与茶碗放在桌上，说：“老爷子，你这里坐着吧。”圣上说：“秃子，今日豫亲王唱什么戏？”秃子说：“你老人家说话可笑，王爷不唱戏，是他府里排的弟子班，我朋友给我请的，唱得好着哪！昆弋乱弹，有一个好武生，才十五岁，今天《夺锦标》，是他唱。这弟子班数着他红，王爷最喜欢他。”圣上说：“秃子，豫亲王来不来？”秃子说：“老爷子，你怎么管我叫秃子？人都有个名儿，树都有个影儿。我叫铁头孙兆英，又叫孙四。”圣上说：“你是土匪，你有绰号了？”孙四说：“老爷子说的好哇，我可不是土匪，这前三门外头有四个著名的土匪，是我替人家打架来的。这个广庆茶园的东家是孤儿寡母，被这四个恶霸霸着，不给人家东家钱，我是气忿不平，替东家来找四霸天。我这身上练过油锤贯顶，两太阳砸砖。这四霸天与我打赌：开水浇头，披刀贯顶。四霸天吓走，我给东家照料这个买卖。今天有我拜兄给我请的子弟班开贺。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九城官私两面、五城十五坊、南北衙门、大宛两县、顺天府都察院，常管闲事。此人住家在安定门里国子监，姓马，排行在末，名叫梦太。”

圣上说：“这些话倒不提，我且问你，这四霸天姓甚名谁？怎么叫作四霸天呢？”孙四说：“南霸天姓宋，排行在四，前门外头大小堂名、男女下处，很有几叉杆，手下余党不少。营城司坊也有几个朋友，吃过宝局，很真说得去。北霸天虽在前门外常住，乃是德胜门外的人，姓桂，名翔，号叫凤甫，专在南北衙门走动官事，包揽词讼。东霸天姓李，名荣，别号人称花斑豹，在东九仓上，很算站得起来的人物。西霸天姓石，名俊德，别号人称小诸葛，在户部三库的库兵身后治事。这四个

人，手下俱有余党，无所不为，无事不作。正是：闲将冷跟观螃蟹，看他横行到几时？我听说这四个人，约聚余党，今天要来找我打架。我这里回头也有朋友前来相助，巧遇你老人家，还许瞧得见热闹哪！”圣主口中说道：“难道地面巡城御史还不办他们吗？”孙四说：“嗨！你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不通世路吗？有官就有私，有水就有鱼。他等俱有几个朋友护庇。”

正说之间，只听楼梯响，上来九门提督伊哩布，将兴顺镖店一千人犯，俱交手下当差人等送归衙门，交司员严刑审问。自己换便衣，随后追赶圣驾。有报事的人说：“圣上已在广庆茶园听戏。”遂来至楼上，见圣上已在那里坐定，与一个秃子说话儿呢，赶紧磕头，在旁边一站，不敢落座。孙四一瞧，见伊大人一表非俗，说：“你来了，为什么给这个老爷子磕头？”大人摆手，说：“你不必多问！”此时楼下已有二百余人，楼上尚未上座，只有圣上及伊大人二人在此。孙四又说：“你坐下呀，为何尽站着，也不怕腿疼？”大人说：“少管闲事！”

正说之间，见达摩肃王来到，身穿便衣。自见圣驾骑驴过去，赶紧脱去官服，换好便衣，派人前去寻找圣驾，自己也望各处寻找。眼看天将正午，见有从人来报说：“奴才碰见一个遛驴的，是圣驾骑的那头驴，奴才问他，是广庆茶园听戏的叫他遛的，大概圣驾许在那里。也何妨上那里找找，万一在那里，也未可定。”王爷一想有理，遂说：“手下人，你们都回去吧，回头我若找不着圣驾，我自雇一辆车也就回去了。”说罢，自己遂顺大街来至广庆茶园门首，迈步就往里走。楼下找遍并不见有圣上，赶紧上楼，见伊哩布同圣驾在那里，旁边还站着一个秃子，在那里说话。随过去请安，也在旁边一站。

方要说话，直听下边一阵大乱，口中直嚷道：“铁头孙四，你出来！我见见你有多大本事！”孙四慌忙下楼，见楼下池子

内站着两个人：一个人有二十多岁，身高在六尺上下，青苍苍的脸膛，两道八字眉，一双蛇眼，薄片嘴，微有几个麻子；身穿土灰色布裤褂，足登青布抓地虎靴子，盘着辫子，挑眉立目，此人别号人称耗子皮贾虎。身背后站着又一个人，身穿紫花布汗褂，青绉绸底衣，足登三厢窄腰快靴；面皮微黑，亦在二十有余年岁，说：“孙四，你前者夺广庆茶园，你也很算是英雄！我叫一块土黄七。今天我们哥俩特来会会你，瞧你有多大能耐！”说着，转身一抬腿，脚踏板凳，坐在桌上。

这二人一样大嚷大叫。铁头孙四叫：“来人，把他们两人看上！”孙四说：“姓黄的，姓贾的，你这两个小辈，胆子不小，今天四太爷让你们瞧瞧我的能耐，回头再说。”说罢，自己到柜房穿上象皮浑吞，自己上得戏楼，站在台口说：“众位亲友，今天来着了，唱戏的子弟爷台未到，今有四霸天余党前来找我，我当场练练功夫，给诸位瞧瞧。回头也叫那两个小辈照着我这样练，练得上来，我拜他为师。”即叫伙计将刀拿上来。

有一个小伙计拿着三把钢刀，送在孙四面前。这刀都有一尺七八长，把上钉钉，背厚刃薄，光闪闪，冷森森，甚是锋利。孙四拿刀在手，说：“众位，我这脑袋是肉的，将这刀剁在我这头上，你们瞧瞧。”说罢，拿刀照自己一剁，剁了一溜勾，少时又复旧如初。一连剁了三刀，又换一把，照旧把三把刀用完。叫伙计拿开水壶一把，照脑袋浇。浇完了，楼下这人齐声叫好。楼上圣驾与达摩肃王、伊哩布俱皆看见。

孙四练完，下楼来至柜房，换好了衣裳，来在后面一瞧，耗子皮并一块土尽皆不见，赶紧问看他的人说：“这两个小子哪里去了？”看他两个的人用手一指，说：“桌底下蹲着呢！”这两小子见孙四爷真有功夫，吓得钻在桌儿底下。黄七说：

“耗子皮，我说别来，你偏不服。今天你瞧这个厉害不厉害？”贾虎说：“那不能怨我。咱们两人已经到此，回头必叫孙四把咱们打一顿。我有一个主意，你依着我说，我管保平安无事。”正说之际，见孙四站在面前，耗子皮由桌子底下钻出来，跪倒在地，笑吟吟说：“四太爷，你老人家别生气。我们两个天胆也不敢来骂你老人家，这里有个缘故：是安定门里头国子监瘦马老太爷叫我们来的，试试你老人家有胆子没有。”孙四说：“我不信，我的朋友万不能支使你这两个王八蛋前来扰我。我的朋友少时就来，问明白再放你们。要真是他叫你们来的，我就找他去算帐。”

正说之际，马梦太同着一干朋友自外进来，说：“老哥，子弟们来了没有？”孙四说：“没有。”这两个小子一瞧，说：“不好！”孙四一见，说：“老哥，你叫他们来找我？”马梦太一瞧，说：“老四，你认识他们吗？这两个是南霸天宋四的余党，大概是四霸天叫他们来的。像这两个小辈，打他还怕脏了手呢！你这两个小辈回去，见四霸天就说，老太爷在此等候他，官私两面由他挑！”说罢，照着贼人就是一脚，将贼人踢了一溜滚。这两个贼人抱头鼠窜，出了门首，竟自跑了。马梦太说：“老四，你这就是胡闹，我能够与贼人合伙吗？你我兄弟暂且听戏，等候贼人前来，再作道理。”

一干众人方才落座，只听外面有人喊嚷，直奔广庆茶园而来。铁头孙四与瘦马老太爷无名火起，说：“大概必是四霸天前来，你我弟兄到门首一看，便知分晓。”二人转身往外就走。从外面进来一人，一把手将孙四抓住。正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英雄背后出英雄。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回

### 马梦太帮助义弟 顾焕章气走天涯

诗曰：

细推今古事堪愁，贵贱同归土一丘。  
汉武玉堂人岂在？石冢金穴水空流。  
光阴自初还将暮，草木从春又至秋。  
闲时忙时俱不了，且将身作醉乡游。

话说抓住孙四的这个人，身高四尺，五短身材；头带青缎子道冠，身穿灰色贵州绸道袍，高腰袜子，青缎子云履；白生生的脸面，目如朗星，双眉带秀，鼻如梁柱，四方口，微有沿口髭须。孙四一瞧，认得此人，赶紧说道：“爷里边请坐。”

这个人原籍江苏省城东门外双旗竿巷丁家堡的人，姓顾，名焕章。他家先辈开绣花作，及至生养他年长九岁，父母双亡，跟着舅舅丁家居住。七岁入学，九岁在舅舅家仍请先生读书。其人天生聪敏，诸子百家、各种诗文无一不好。至十四岁，心好练武，自己在后院预备沙板砖五十块，立在地下，从上面每日跑几趟，腿上带着沙子，半载之后，每只腿上足可以带一斤沙子。又练上房的能耐，平地挖坑一个，深二尺，长两丈，每日带着沙子从里面往上跳。每月多往深里挖五寸坑，长来长去，此坑深有一丈，要从平地上房并不费事。这一天正练之际，他

舅舅丁沛然看见，心中大大不乐，说：“你这孩子真没出息，放着书不念，练这作贼的能耐作什么？从此改过，若要不然，我将你赶出门去！”焕章一闻此言，口中虽则不语，心中甚不愿意。至十八岁，自己在后边还是时常的去练，上墙上房甚是容易。

这一天正练，又被他舅舅看见，说：“你这孩子还是不改，这是饱暖生闲事，饿两天就好了。你要是再练，就不必在我家住了！”焕章听他舅舅说，默默不语，自己心中怒道：“我父母早丧，又无至亲骨肉，甚是孤苦。虽说舅舅、舅母待我不错，要比起自己父母就大不相同了。我在这里读书，虽则年幼，这下边的使唤人等，我并不敢得罪一个。他二位老人家跟前，连一句话也不能说，虽有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也无处诉委屈，只可自己肚内伤感。正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今天所说之话，分明是要叫我走。男子汉大丈夫，立志于四方，何必受制于人家！”想罢，自己落下几点凄凉眼泪。自己出门信步前行，也不知哪里是安身立命之地。

自己出离苏州省城，走了四五十里路，天色已晚，有心住店，手内无钱。前面有小小一山庄，村东路北有破庙一座，焕章从东往西走来，至破庙门首，望里一看，钟楼裂坏，殿宇歪斜，荒草盈阶。焕章自己信步来至殿内，弹了弹尘土，自己落座，见上面供的是三官圣帝，神像败朽，焕章长叹一声，说：“神圣也有时来时不来，何况人乎？我观看此庙，工程浩大，当初必是兴旺庙宇；如今这凄凉的景况与我一样，不知何年时来运转，方遂英雄之志？”自己愁思之际，靠着那供桌儿，昏昏沉沉竟自睡去。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事不遂心困睡多。

睡至三鼓以后，觉得身上一冷，睁眼一看，破壁透出月光辉。遂站起身来，来至外面，仰面一看，皓月当空，清光似

水，好一派的光华。怎见得？有赞为证：

疏影落银河，显清光，映碧波，一钩斜挂水轮柁。到黄昏望着，到中秋赏他，江湖常伴渔翁卧。问嫦娥，分明似镜，谁下苦工磨。

顾焕章看罢，说：“我久后倘要得第，必要重修三官庙。”自己看罢多时，出庙一直往西。

少时天色大亮，腹中饥饿，前面有一座集镇甚是热闹，无奈脱下一件小汗褂，去当钱四百文，暂吃早饭。找了一个小饭铺坐下，要了一壶酒，要了一个菜，自己喝完，吃了点饭，自己在镇店上观看热闹。钱也花完了，时至天晚，不能住店，围着当铺绕了一个弯。

天至二鼓，翻身上房，望四下一看，并无一人，正是：饱暖生淫欲，饥寒起盗心。跳在人家院里，用手将锁拧开，慢慢推门进去，寻找东西。只听得上房房上有人大嚷说：“当铺伙计听真：号房有贼，急速快将他拿住！”只听外面一声嚷，就将他堵在屋内，焕章甚是着急。当铺中众更夫大家堵住门口，不敢进去。焕章手中无刀，将号房内衣裳卷了一捆，照定门口外一扔，说：“我去！”众人往两旁一闪，只打算是贼人出来。焕章趁势往外一蹿，翻身上房。

只见北边站定一人，说：“你跟我来！”焕章追赶此人，出了这个镇店，来至村口以外，见那人站住，焕章临近一看：身高八尺，面皮微黄，环眉阔目，年约半百；身穿青绉绸夹裤夹袄，足下薄底快靴，手持金背刀，在那里站定，口中说道：“朋友，你贵姓？”焕章说：“我姓顾，名焕章，苏州人。今天是头一天作贼，被穷所迫。”此人说：“我瞧兄弟你是个‘力奔’，还是很难为你。我姓卢，名文龙，绰号人称黄面太岁，住家就在大名府内黄县卢家庄。我是来到此处寻找朋友。你家

中还有什么人？为什么干这个呢？”焕章长叹一声，把家中之事细说一遍，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卢文龙说：“你跟我走吧，到我家中，我把武艺传授给你。你我一见如故，甚是投缘。”二人撮土为香，结为兄弟；然后焕章随着奔到他家中。

非止一日，那一日到了卢家庄，家中甚是富丽，使唤人等不少，至家中拜见嫂嫂和四岁童子侄儿卢杰。焕章在这里一住，跟卢文龙学艺，五载的光景，练好了一身武艺，就比当初的能耐大多了。自己一想：“在此住着，虽说是丰衣足食，究竟打扰朋友，莫若告辞。有武艺在身，海角天涯，一则开开眼，二则见见世面。”遂说：“大哥，我要走。”卢文龙说：“哪里去？”焕章说：“闻听西部长安甚是有名，乃古帝王建都之所，弟要前去游玩游玩。”黄面太岁说：“既然贤弟要去，这有盘费银二十两，带着也好作为路费之用。”焕章接银在手，并不推辞，说：“大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遂拱手作别。卢文龙送至村庄以外，说：“贤弟，如外边事不得意，即早回来。家里八顷田地，够你我弟兄度晚年之乐。”焕章说：“弟亲兄台厚恩，教会武艺，在此居住五载。我此一去，但能得一步地位，必有信前来，叫吾兄得知。”卢文龙说：“一路平安。贤弟，你我就此分手吧。”

焕章遂顺一路往前行走，也有济困扶危的时候，也剪恶安良、杀死恶贼人。夜晚所偷之财，白昼全都济贫，他在陕西地面三载，绿林贼人闻名丧胆，江湖盗寇望影皆惊。故此人送外号，称为赛报应。

那一日来至一所山庄，树木森森，山青水秀，道路平坦，碧水长流，甚是清雅。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青山四五层，茅屋两三家。依水柴门小，临溪石径斜。  
老松蟠作壁，新竹织成芭。鸡犬鸣深巷，牛羊卧浅沙。

一村多水石，十亩足烟霞。门垂陶令柳，畦种邵平瓜。  
东渚鱼可钓，西邻酒可赊。山翁与溪友，相对话桑麻。

焕章看罢，甚是赞赏。村东头有野茶馆一个，坐北朝南，房屋三间，天棚一座，周围有花障儿，甚是幽雅。

时逢夏令光景，见里面坐定一老道人，身穿破袖棉袄，头戴旧道冠，面如古月，神清气爽，在那里舍钱。无数的穷人围绕，也有给二百的，也有给一百的。只听那道人开口说道：“明天早来，我在此加倍施舍。”大众一哄而散。那老道站起身就走，自己口中说道：“我家中的银子都没地方存了，早早施舍完了，就结了。”赛报应一听，心中暗想：“此人甚是古怪。我跟着他，看他在那位。若果有银子，我偷他的，替他施舍施舍。”遂暗跟老道往前行走。

行有五六里路，见山坡上有一座古庙，山门上横写“遇仙观”三个大字。老道推门而入。焕章探得了道，等候天晚，进庙偷银子。少时，太阳已下西山，至黄昏时候，翻身入墙，跳在庙的院内，望北一看，东厢房黑暗，西厢房点着灯，正殿无人。焕章来至西房帘子以外，见里面那老道人坐在椅子上，面向着东，八仙桌上放着无数元宝。老道自言自语地说：“今夜晚上要有贼来偷，送给他两个。”焕章在外听着，也不言语，只等老道睡着，好进去偷他。

等至二鼓以后，见老道精神倍长，并不睡觉。焕章心里想：“这事真怪，怎么天到这般时候，他还不睡觉呢？真是好叫我为着急！”等来等去，已至三更时候。那道人在里面鼓掌大笑，说：“贼，你好无道理，真当我睡着了，你进来偷就是了。”焕章进得屋内，说：“你老人家必是侠客，若要不然，如何知道我来？”老道说：“你也不必问我是谁。你有什么能耐，也敢来在我庙里作贼？我在这里坐着，你用刀刖我，我也不站起

来，只要你刹着我，我这银子你就拿了去。”焕章听那道人之言，说：“我也是个英雄，这老道明明是说大话欺我，我就刹他，看他如何躲避？”想罢，举刀照老道就是一刀。方离道人头顶不远，觉得脉门疼痛，将刀扔在就地，暗暗点头，说：“老侠客真是英雄！你收我作个徒弟，我虽会些武艺，也是不得真传，难以赢得行家。正是妙言不过三两句，不授真传枉劳心。今天得遇师傅，此乃三生有幸！你收我作个徒弟就是了。”说着，跪在地下不起来。

那老道说：“也罢！你且起来，有话问你。你是哪里的人？你叫什么？”赛报应说：“姓顾，名焕章，苏州东门外人。父母双亡，孤身一人，跟着拜兄学了点武艺，在绿林中不敢说是行侠作义，所作之事并无奸盗邪淫，不过偷不义之财，济贫寒之家。飘荡四海，到处为家。今朝得遇高人，望求收弟子就是了。”道人说：“我收你就是了。你要学什么哪？”焕章说：“你老人家教弟子什么，弟子就学什么。”说着叩头，问那道人姓名。那道人说：“你要问我，听我漫漫说来。”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回

### 义士订盟分南北 英雄访友走西东

《结交行》：

古人结交为结心，此心好比石与金。金石易销心不易，百年会好共于今。今人结交为结口，往来欢娱等酌酒。只因小事失相酬，从此相嗔便分手。嗟呼，大丈夫！贪财忘义非吾徒，陈雷、管鲍莫再得，结交轻薄不如无。水底鱼，天边雁，高可射，低可钓，万丈深潭终有底，惟有人心不可量。虎熟不可骑，人心隔肚皮，休将心腹事，说与小人知，翻面无情日，反成大是非。

这段诗说的是五伦之内朋友。这五伦乃人之常情，凡人生在世，没有不交朋友的。大概取之于心，以忠信为本，长远之交，君子淡淡如水，日久足成莫逆。小人蜜里调油，转眼成仇。惟取之友直、友谅、友多闻，便是君子之友。正是：古友尊三益，今人重万金。乾坤无管鲍，何处是知心？

闲言少叙。话说顾焕章问那道人姓名，老道复姓欧阳，双名山真，别号人称聋哑子，住在四明山清妙观。“此处是我居住的小庙场，你既要跟我练，也好，我明天自有道理。”说罢，叫焕章安歇。从此就在此庙中学艺，练鹰爪力重手法、一力混元气、达摩老祖易筋经、分筋挫骨法、点穴的功夫，练会赶棒

一条、短刀一把。过一年之后，又收了一个师弟，姓王，名天宠，别号人称小白龙，也在此处一同学艺。此人乃涿州人氏，在此处学艺二年有余。

这一日，道人说：“你二人今天该走了。焕章，你改变道装，此一去以卖卜为生，某年某月某日，在五虎庄前去救驾，救驾之后，不准作官。这里有锦囊一个，是日打开，照柬帖而行。”说罢，二人不忍分手，见师傅谆谆嘱咐，无奈，叩头说道：“老师，我师弟王天宠，日久以后能作官不能作官？”老道说：“不必多问，你二人去吧。”二人遂站起身，出离庙门，竟自去了。

这二人老在一处，并不分手，在黄河湾教顾焕章练水，一载之后，焕章水性颇通。王天宠得病，多亏焕章日夜地服侍，病好之后，王天宠十分恩感。焕章说：“贤弟，我也该上北边去了，你我兄弟分手。如日久以后谁要得势，必要送信，荣禄共之，有福同事。”说罢，二人洒泪而别。

顾焕章至北方顺天府城西五虎庄，正赶康熙老佛爷私访，叫贼人困住。顾焕章将皇上背出来，正遇官兵前来，将圣驾交与官兵，竟自去了。圣驾回宫，找这顾焕章，各处寻访，并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一日，正在三桥隐名埋姓卖卜，见达摩肃王在正阳门外下车更衣，天有正午，见达摩肃王扑奔广庆茶园，自己随后追赶。方进广庆茶园门首，见铁头孙四与马梦太叙话，他“唔呀唔呀”的乱嚷怪叫的，将孙四抓住说：“掌柜的，吾来听戏来了。”孙四一瞧，认得是相面的从善先生，说：“是先生来了，好说。我正要你们哥俩引见引见，这是我老哥马梦太。”焕章抬头一瞧，见梦太一表非俗，赶紧过来说：“久仰大名！”梦太说：“闻听道爷，人称神相，烦劳给我相相。”焕章说：“五

官端正，二眉带彩，眼有守睛，鼻如梁柱，三山得配。你这相貌所好者，就是准头丰隆。神相书上有四句：准头端正要丰隆，鼻如梁柱作三公。上歪下尖中坍塌，一生贫贱受孤穷。你是木行格局，应该瘦中带神。木瘦金方水主肥，土行格局背如圭，上尖下阔名曰火，五行格局仔细推。”梦太说：“你看我后来可是正印好？偏印好？”焕章说：“大概可奔正途，定非池中之物，必要显达云程。”梦太心中甚是喜悦，说：“劳驾先生！”

孙四旁边听了半天，说：“人称先生神相，今朝果如前言。我今天早半天有一件事：方要上座之时，来了一个老头儿，我看此人相貌不俗；后来又来两个，还给他磕头。据我一瞧，必是公伯王侯前来私访。老哥与先生跟我上楼瞧瞧去，看这三个相干什么的。”遂带二人上楼。马梦太先自吃惊说：“老四，了不得了！你瞧：东边站着那个，是达摩肃王；西边站着那个，是九门提督伊大人；当中那个老头儿，大概是皇上。如果说是皇上，你我今天那个乱可就大了，必有惊驾之罪，此事该当如何？”

正说之间，只听下面乱嚷怪叫。四霸天带许多无数的英雄，来找马梦太与孙四。三人转身下楼，梦太迎住众人说：“你真要打架？咱们是文打，是武打？”南霸天宋四说：“是文打怎么样？是武打怎么样？”此时唱戏的方要开台演戏，见下面一阵大乱，正是四霸天跟马梦太那里说话。瞧热闹之人甚多，胆小之人俱皆走了，胆大之人还在这里瞧热闹。四霸天南霸天宋四说：“当初夺广庆茶园之事，是铁头孙四开水浇头，披刀贯顶，练的甚为出奇，无人敢与他对手，故此我等俱皆去了。今天我同了一个朋友来，家住东海，郎口人氏，姓邓，名芳，人称别号八臂膀、飞行太保、九杰邓芳，也在此处练一样能耐；咱们这也不是打群架。”说：“贤弟过来，见见他等众人。”

见人丛中出来一人，一表非俗，身高八尺，面如白玉，环眉阔目，鼻直口方；身穿蓝绸裤褂，薄底快靴；年有三十以外，站当中说：“我是助拳的，你等可不必骂我，可谓了事。哪位姓马？哪位姓孙？”马梦太二人回言说：“我等就是。你练什么？你说吧！”邓芳说：“我姓邓，名芳。我练这样能耐是天下第一，如你二人或你的朋友能照我这样练，我等就走，永不上广庆茶园来扰闹；如若练不上来，你等就此出去，那叫我的朋友在此。”马梦太说：“你练吧，我瞧瞧是什么出乎其类的本事！”邓芳说：“把我的东西拿过来。”

只见有一人拿过五根竹竿，高有六尺，其粗与大核桃相似，就在地下埋有五寸深，离三步远埋一根，一连五根，俱皆如此。埋好了，见邓芳说：“我先别练，我先说说，你们听听，如有能练的，前来只管练。我从平地蹰上这一根竹竿，在那上头站着，一点不动，这竹竿一倒，就算我输了；歪了也不行，偏了也不行，站不住也不行。”说罢，众观众一怔，连马梦太也是不信，心里说：“我倒看他练练，看他行不行，简直的他是竟吹，拿大话吓唬我。我看他练得了练不了。”说罢，见邓芳就一撤步，“唿”的一声，蹰上了竹竿，端端正正站在那里，一点也不动。马梦太甚是称奇。又见他从头一根竹竿上往第二根竹竿上一纵，站在那根上，仍然不动。马梦太心中说：“不但练之难，看之就不容易，劲儿大了也不行，劲儿小了也不行，真是第一绝妙的功夫！看起来，天下英雄甚多，从此我不可自满。古语说的不错，正是：泰山高矣，泰山之上还有天；沧海深矣，沧海之下还有地。”正想之间，见邓芳一纵一纵，一连五根，俱是照样。大家齐声喝彩。跳将下来，气不涌出，面不改色，一阵狂笑，说：“瘦马马梦太与铁头孙四，你二人可以前来当场练练！”这两个人默默无言，有心要去练，又不行；

有心不练，又当着好些个人。俗语说的不错：当场不让故，举手不留情。

这两句话是我们说评书说的，要到了鼓儿词大鼓书，他还混批呢！他说：“当堂不让父。”这么要说将起来，连他父亲，他都不让，于礼不通，情理更不通。要是他父亲将他送下来，他还要走动人情，将他父亲押起来，所以鼓儿词、野史，乃齐东野人之语也。若要评书这么着说，就不行了。当场不让故，是故旧之交，遇同人在场面之上，有事说话，谁也不让谁。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马梦太正在游移之际，见邓芳洋洋得意，大声说道：“漫说是你等，就是天底下地上头，有照我这样练的，他就算是我的师傅了。大概除了姓邓的，没有第二个，他连我练的这个名目都叫不上来。”说着，摇头晃脑的笑嘻嘻在那里洋洋得意。

正在口出狂言大话，见从北边楼上下来了一个老头儿：身穿青洋绉大褂，漂白袜子，青缎子双脸鞋；手里揉着一对核桃，年约七旬以外，面似锅铁，重眉大眼，一部银髯，说：“邓芳，你说这话也大了，你这功夫没有练到头，方会半截，就敢这样口吐狂言。你练的这个叫‘草上飞’，乃是踏雪无陷的功夫。你只会正着练，不会倒着练。我要上去练，不能照着你那样练法。”邓芳说：“你还有什么出奇的本事？你练练我瞧瞧，你再夸口。你别说了回头不会练！”那位老英雄说：“你这竹竿是东西一溜儿摆着，我从西边上去，照你那样练完，我再背着身子往回跳，如要照样跳回，那才算功夫。倘或倒背身望回一跳，竹竿若是倒了，或者将我摔倒在地，那是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当着大众给你磕头，就算是我输了。还有一节，我要练完了，你也照着我这样练一练，我就给你磕头，也算你赢了。”说罢，这位老英雄将长衫一脱，连核桃放在桌上，翻身

上竹竿，照他所说俱皆练完，下来将衣服穿好，把四霸天一众贼人俱皆吓怔。马梦太说：“这位老英雄高姓大名？”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回

## 顾焕章广庆园见驾 马成龙提督衙封官

诗曰：

云驱风急马蹄忙，吐气扬眉志激昂。  
不怕青云高万丈，只要黄卷两三行。  
棘阁门户无关锁，茅屋人家有栋梁。  
明日广寒宫里去，桂花折得几枝香。

话说马梦太问那一位老英雄的姓名，顾焕章在楼上暗中观瞧，甚是称奇。回头一瞧圣主，圣主说：“那边莫非是顾焕章？自五虎庄分手，朕时常想念于你，今朝可巧在此相遇。”焕章正在听下面那位老英雄道姓名，见圣主一说话，慌忙跳下楼来，竟出广庆茶园去了。下面那位老英雄未留名姓，亦就扬长而去。圣主早就瞧见四霸天带一伙人来，尽是不法之人，甚是有气，竟自把戏给扰了。适才瞧见顾焕章，不觉失声，露出本来的面目。圣上忙传旨意，叫伊哩布传本地面官：“将四霸天等拿交提督衙门，不准放一人漏网。将马梦太、孙四也交提督衙门，只带四霸天。”下边群贼一见圣驾在此，俱皆逃窜。伊哩布下楼望孙四要驴，赶紧鞴好，请圣驾回宫。达摩肃王遂保驾出广庆茶园，竟自去了。伊大人叫地面官人，要拿获四霸天等余党，见一个也没有了，无奈暂将马梦太、孙四送交提督衙门，自己

也回家去了。

地面官人雇车一辆，将马梦太、孙四送在提督衙门。门外一下车，过来好些个人等，有认识马梦太的，说：“老哥，这是为什么？”马梦太将适才之事细说一遍，跟孙四至班房门首。只听里面有一个山东人说：“我的秃子白大哥，你死的屈，来显魂来了？”孙四进班房说：“你这小子玩笑，谁是你的秃子？”

原来马成龙同胡忠孝、李庆龙、薛应龙四个人，头半晌就送到衙门来了。还有兴顺店贼人四十七名，在别的班房收下。这屋里头，问明四个人的底案，一瞧胡忠孝不像有钱的，说：“姓马的，你有朋友没有？”成龙说：“我不认得人。”看铺说：“我姓王，排行在五，你这个差使属我看管，说点好的，我自有照应。照着这么着，伙计把他拉到外头，锁在尿桶上去。”成龙一闻此言，说：“王头儿，你这里来，我看你也是个好心人，我跟你有心腹话说，你给我找个人来说吧。”王头来至成龙面前，认着成龙是好意，方才往那里一站，成龙抡圆了就是一掌，打倒在地。成龙说：“已就也已就了，我打死人也无数，这连你也打死了吧。”王头说：“你饶了我吧，我不敢了！”成龙说：“你请我喝三斤酒赎罪，我饶了你；若不然，我打死你！”王头说：“我请你喝酒。伙计，快给我拿酒去。”有一个小伙计拿钱拿瓶子竟自去了。少时回来，将酒交与马成龙。成龙这才把王头放了，坐在旁边喝酒。

三斤酒喝完，喝了一个醉眼朦胧，见孙四同马梦太进来，他一睁眼认错了人了。孙四本是个秃子，他猛一瞧，以为是白德哪。马梦太说：“你们两人谁也不认识谁，俱是难友儿，何必打架！”马梦太方才落座，孙四也就不言语。从外面进来无数人说：“老哥，你这是奏案官司，来到我们这衙门里啦。你

要有什么事，我给你回家送信，外头我给你叫来一桌席压惊。站堂的李头送来了一桌果席，要叫我给带过来了。他为老哥的事很着急，因为他们家里有病人，有一个把他叫走了。户房的杜先生、刑房的马先生，俱有礼物。”马梦太说：“众位老哥们，不必分心。一来天气热，菜蔬一过夜就坏了。众位哥哥兄弟，我心领了。”说着，自外边抬进一桌菜来，放在地下，一碗一碗的摆在桌上。众人都是这衙门里当差的，与马梦太是相好，大家出去照应外面衙门之事。马梦太说：“呦！胡爷，你们也在这里。那么来吧，一同喝酒。”李爷、薛爷也就过去坐下。

马成龙在那里说：“马梦太，你不认得我了？”梦太说：“实在眼拙的很！咱们在哪里见过？”成龙把方才在兴顺镖店之事说了一遍，梦太才知道是在那里见的，说：“大哥来吧，一块儿喝盅酒吧！”成龙笑嘻嘻的过来，同众人坐在一处，说：“大家喝吧！”本来成龙就醉了，今天见大家在一处说话，他就说：“我熟读大清律例，来，来，你们说说都是什么案，我一料就知道谁是什么罪过。”

胡忠孝说：“我是投亲不遇讨饭，店内贼人瞧见我妹妹，硬行要抢，我跟他们打起来了。你断我应该是什么罪过？”成龙把头一摇，说：“你要是遇见了恩官，望轻里办，你是罪之魁，惹祸之头，办你个秋后处决；要是望重里办，总得斩立决。”胡忠孝一听，把头一低，一阵的心酸，长叹一声，说：“死了倒不要紧，我妹妹是个女子，家中还有六七十岁的母亲，可叹！可叹！”病二郎李庆龙一听，说：“我与我拜弟薛应龙，我二人是在先卖艺，后来佟起亮请我们去教他的儿子，我们才知道他是天地会八卦教匪。我们本应辞他，谁知道他这一天打架，是我哥儿两个一瞧，跟我们胡大哥，我们就动手打他店中人，

帮助大哥动手。此话是实，你算我们两人该当何罪之说？”成龙说：“你们俩是贼人的教习，论王法得刷了。”这二人一听，也就不言语了，信以为真。马梦太说：“朋友，我与孙四二人应该何罪？”成龙说：“你二人有惊驾之罪，奉旨交这衙门，也该按恶棍匪徒那样办，是斩立决，枭首示众！”马梦太说：“我们大家杀的杀，刷的刷，你应该问个什么罪？”成龙一笑，说：“我杀了四十多个人也不要紧，他按重办，是递解还家，省我自己的盘费；要按轻办，是皇上喜欢，就赏给一个守备。”大众齐声说：“你走开吧，别扯着玩了！我们都是有罪的，你倒赏个守备，这是何道理？”

正说话之际，听着外面升座，先问的是店内四十多名贼人，一上刑就全招了，连佟起亮是八卦教的情节，俱皆说明。此时把众贼人当堂定罪，暂且入狱。随后提马成龙、胡忠孝等四名审问，四人俱按实情招认。又提马梦太与孙四，这两个也俱皆招认在广庆茶园之事。问官吩咐：“将六个人看押，将所问明的口供底儿，呈与伊大人观看。”

次日，大人又亲提审讯一番，一则是奉旨交派的，案情重大，俱皆问明，专折次日上达天听。圣上览奏降旨，派伊哩布至提督衙门宣读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步军统领伊哩布奏前三门外邪教匪徒甚多，朕访于兴顺镖店确实。马成龙遵旨拿贼，义勇可嘉，钦赐守备，留京听用。胡忠孝、马梦太，艺业绝伦，钦赐千总，回籍归镖。薛应龙、李庆龙，奋勇捕贼，钦赐把总。孙兆英钦赐把总。胡赛花女中丈夫，贞烈可嘉，听旨议婚。白德之尸，该哭主领回。各赏银二百两，由户部领。奉旨回籍之人，毋庸在此逗留。兴顺镖店被获贼人等，送交刑部严刑审讯。

在案脱逃之贼人佟起亮与佟起亮之子佟德英、四霸天著名匪棍，交顺天府都察院一体严拿。钦此。

马成龙等六人磕头谢恩。胡忠孝由户部领了银子，同拜弟薛、李二人，带胡赛花竟回原籍去了。一路之上，感念马成龙与马梦太之恩。孙兆英仍照料广庆茶园的买卖。马成龙将白德之尸买棺木成殓，帮洪氏娘子办理白事，将圣上所赐的银子，俱给洪氏嫂嫂度日。

这一日，回井泉馆，大家给他道喜，孙起广甚是喜悦。大家吃酒之际，外边伙计进来说：“千总瘦马老爷来拜。”成龙慌忙迎接进来，落座。马梦太说：“大哥，明天你我到伊大人那里拜谢拜谢，你想如何？”成龙说：“好说。你家中还有什么人？”马梦太说：“我父母早丧，孤身一人。”成龙也把自己之事细说一遍，留马梦太吃晚饭。天色已晚，成龙说：“你也不能进城，明日咱俩去拜伊大人。”梦太也就在此住宿。

次日天明，净面更衣，用完早饭，雇车一辆，进城至交民巷伊大人宅门首，通禀进去，伊大人请见。二人随进内至客厅，抬头一看，见大人穿便衣在正面椅子上坐定，这两个人过去行礼。大人说：“你两个人起来，明天我把你们安在步营当差，好不好？”二人谢过大人。又把他二人家中之事细问一遍，二人一一说明。大人说：“我这外边书房有的是房屋，你两个人搬在我这里来，晚半天给我看看家，白天上衙门当差。”二人说：“甚好。”从此二人就搬在大人宅西院外书房居住。

白天二人无事，这一天至前门外，见顾焕章在那里相面，马梦太说：“这个人好大能耐，等他完了，请他吃个饭，盘桓盘桓。”天至太阳平西，焕章收住，方才要走，梦太拉住，说：“义士，我给你见个朋友，这是我们同处当差的马成龙。”焕章仔细一瞧，说：“唔呀！此人的相貌甚是端正，必要显达云

程，并非池中之物。”说着，三人一同至酒馆吃酒谈心，越说越近，就在酒馆之中结为金兰之好。焕章居长，成龙次之，梦太行三。此日大醉。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三人相论语偏长。二人请焕章进城一同居住，焕章说：“我明天还要访友去。”酒饭已毕，三人分手。

成龙、梦太住在广庆茶园，次日又前去找顾焕章，竟是不见了。二人进城，方至大人宅门首，从里面跑出一人，把他二人拉住，说：“二位，你们还回来啦？大人今天早晨派四个人各处找你二人，你二人跟我走，快去见大人。”梦太、成龙二人心中疑惑。不知所为何故，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 定兴县独角龙行刺 魏家楼山东马拿贼

词曰：

暮鼓晨钟，听得耳聋。春燕秋鸿，看得眼朦。犹记作  
孩童，倏然成老翁。休称姿容，尽归清净中。休称英雄，  
尽被黄土蒙。跳出面涂盆，打碎醢鸡瓮，谁是惺惺谁懵懂？

话说马成龙与马梦太二人方至大人宅内，听见有家人说：“大人寻找，不知何事。”二人至里边，大人说：“成龙，我今早晨奉圣上旨意，查办黄河堤工口子，随带司员，我把你二人带同前往，如回来必有好处。”二人给大人道谢，问：“大人多时起身？”大人说：“明天我就起身。你二人收拾行李等物，我是驰驿前往，带十个家人，和喜跟着我，连书童有二三十人。你二人下去办理去吧。”二人甚是欢谢，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大人起身，坐的八人轿子，后头带着有十数辆车。成龙、梦太骑马，方出彰仪门，管家和喜回禀说：“有户部郎中桂大人同内阁学士厉大人在长辛店等候，给大人送行。”大人说：“如此，前面打公馆。”正说之际，离长辛店不远，有厉大人的管家说：“我们大人早就来啦，不必打公馆，借的是海提督的花园子。我们大人同桂大人请大人前去。”大人说：“头前带路。”至花园子，见二位好友下轿，至花庭落座吃茶。

桂大人说：“闻吾兄放下查黄河的钦差，弟甚是忧心。你我知己好友，先年家严去查黄河不善，被议回来。眼下办黄河有河道总督卢丁和、淮阳道任永杰、山西巡抚办河工巡抚王大人，俱是久办河工之人，尚且俱皆交部严加议处。吾兄此去多要留神。”厉大人亦是这样说。伊钦差说：“二位大人，我岂不知黄河不善办理？无奈有君命在身，此去只好见机而作。”直吃到三鼓以后，方安歇。

次日，大人告辞，至半路，有房山县、良乡县前来迎接大人，大人俱皆免见，并站走住涿州。第二站至定兴县十字街路北公馆，知县接进公馆，递手本拜见大人。大人请进问话，问：“贵县是何等出身？”知县王大寿说：“卑职吏员。”大人说：“此地无娼没赌？”知县说：“此处倒是清静地面，并无此等之人。”大人说：“好。明天早备车辆，本部院起身。”知县回衙。大人说：“成龙、梦太，你两个人也下去歇息歇息。”

二人遂转身出离上房，至南厅屋内，有伺候小钦差的过来说：“二位老爷净面吧。”成龙将蓝布大褂、茧绸汗褂脱去，在那里洗脸，洗完了脸，拿着桑皮纸的扇子在那里“呼答呼答”的扇。听差之人过来说：“老爷，你是喝绿豆汤？酸梅汤？”山东马说：“绿豆汤，我在我们那个厂常喝。这个暑汤我没喝过，你拿来我喝点尝尝。”听差之人将暑汤送过一茶盅来，成龙一喝，说：“好家伙，你拿药水子灌我！你把酸梅汤拿来，给我喝点。”听差之人也不敢笑他，少时将酸梅汤端上一瓷缸儿来，方要拿茶盅给他倒，成龙说：“你给我吧！”成龙从听差手中夺过来，喝了一个干净。马梦太洗完了脸，要酸梅汤喝。听差的说：“没有了。”梦太心中就是不愿意，摆上酒，二人喝酒。

梦太说：“马大哥，你这个人太粗鲁了，不懂得当差的规

矩。端上洗脸水你也不让，端上酸梅汤你也不让，这幸亏是我，要是别人就挑了你的眼了。”山东马把眼一瞪：“什么叫挑眼？俺不懂！”梦太说：“你有什么能耐，作这个守备？”山东马一想：“他是瞧不起我，知道我不会把势，待我蒙他一蒙。”说：“提起我那个师傅来，你不知道。”梦太说：“是谁？是哪个门的？”成龙说：“我师傅是黎山圣母。”梦太说：“黎山圣母就教你一个人吗？”成龙说：“我有一个大师兄，是刘金定。”成龙问梦太说：“你是谁的徒弟？”瘦马马梦太说：“我师傅是王祥老祖，我师兄是高君保。我师傅对付你师傅，我师兄对付你师兄，我就对付你就是了。”山东马说：“这个狗日的，真是竟玩笑。”

二人正说之际，听到窗棂外面“噗哧”一笑，梦太说：“是谁？”成龙说：“不过是外面伺候之人，听见你我玩笑，他在外边一笑。”梦太说：“不然，我去瞧瞧。”拉短把刀，来到院内，上房站立，四顾一望，不见一人。梦太跳下来，说：“大哥，咱们别喝酒了。”吩咐撤去残桌。二人放下卧具，先到上房见大人，说：“大人，吃过饭了？”大人说：“你二人下去歇歇，明天好赶路。”二人回房，成龙脱衣服去睡了，梦太也就和衣而卧。

大人在上房吃完了饭，在灯下看书。天至二更时候，正看之际，听见南边嚷：“杀人了！救命哪！杀人了！救命哪！”嚷了两声，就听不见嚷了。少时，外面房上说：“钦差伊哩布听真，吾神乃独角龙是也。只因当铺胡大成作恶多端，吾神将他首级抓来。”只听外面“叭哒”一声响亮，扔在地下。大人叫：“来人！”书童六吉儿，小孩十六岁，胆子小不敢出去，无奈说：“我去门外叫二位马老爷去。”来至门外说：“大人叫二位马老爷。”又嚷着说：“马老爷，大人叫！”梦太为人

精细，睡着觉，有人叫，听了听，是上房屋内大人的书童儿喊，忙站起身来答应。他是永远夜晚睡觉穿着衣服，下地叫马成龙说：“大哥，快起来吧！大人那里叫。”那成龙脱去衣服大睡，正迷朦之际，听见人叫，站起来说：“作什么？”梦太说：“大人叫。”成龙迷迷糊糊的下地，穿上了皂鞋，还没睁开眼呢，上下无一件衣服。梦太也不言语，说：“大哥跟我快走，去见大人去。”成龙随在背后，往前行走，来至上房屋门外。

马梦太先进去，给伊钦差请安，说：“大人，还未睡觉哪？”随后成龙也进来了，说：“大人，叫我作什么事？”大人一瞧，不由大怒，说：“你这无礼的匹夫，大胆！竟敢这样前来见本部院，我定要参你！”成龙这一阵才明白过来，自己一瞧，上下没一条线，赤身露体，甚是好笑。连忙回自己下面屋内，换好衣服，穿齐整，又至上房见大人磕头，说：“守备是睡迷糊了，我实不知道，来给大人赔罪！”说着，只是行礼。大人怒犹未息，说：“你起来，往后再要如此，我必要参办你，绝不饶恕于你！”说罢，向梦太说：“方才外面房上有人，口称独角龙，扔下一件物件，不知是何物件，你们去拿进来瞧瞧。”

二人掌灯，望院内各处一照，见有人头一个，鲜血淋漓，甚是可怕，拿至大人面前，说：“乃是一个人头。”大人说：“你们二人可知道独角龙是什么人哪？”马梦太说：“我不知道。”山东马说：“别的我不知道，要说独角龙我知道。我知道先前有一泗洲城，城外有一座三教寺，寺内大殿前台阶石上，那一日放出五色莲花，上面站着一个人着衣仙子，口称白衣大士，有人跟他上天成仙去，有人上去就不见了。这一天，来了一个济小塘，乃是一位地仙，此人上去一掌心雷，将那青衣仙子劈死，原来是这个狐狸精。他有一个儿子小妖儿，号叫青莲子，

聘请独角龙带虾兵蟹将，水淹泗洲城，捉拿济小塘。”伊钦差说道：“你说的这是什么？”成龙说：“是《升仙传》。”大人说：“出去！”成龙说：“怎么了？”大人说：“我问的是在房上的独角龙，与《升仙传》什么相干？这一个人头分明是人杀的，哪有龙抓来之理！其中必有缘故，以待明天定兴县知县到来，便知分晓。”

天至三更时候，大人尚未睡觉，直到天明，定兴县王大寿到此，请大人起身。大人传见，言道：“贵县，昨天本部院到此，也曾问过，贵县言本处并无娼赌盗贼；昨夜三更时候，在房上有人自称独角龙，扔下人头一个，贵县可曾知晓？”只见王大寿回言说：“禀大人，凡事出于偶然，卑职亦未知晓。今有当铺东人胡礼，清早喊报，言说他父胡大成被杀，并无人头，也不知凶手下落；卑职至公馆，见大人台阶以下放着人头一个，大概必是胡大成之首。容卑职将首级领回，传胡礼到案便知。”说罢，知县领首级回衙去了。

成龙过来与大人请安，说：“大人，我今天到当铺去瞧瞧验尸的，好不好？”大人说：“你就去。”成龙遂换便衣：蓝布大褂，高腰袜子，山东皂鞋，换好起身，出公馆，至南街当铺门首，往里就走。有看门的地方、保正手拿藤鞭拦挡闲人，见成龙至此，说：“老爷，你来了？我们县太爷尚还未到。”成龙说：“不必告诉他，我是自己前来瞧热闹。”说着，往里就走，见里面院子宽敞，人数不多，有一死尸放在当院里，甚是可惨。

少时，知县已到，将胡大成首级带来，吩咐仵作相验。刑房写罢尸格，呈与老爷观看。上写：“皮吞肉卷，生前致命一刀之伤，并无二处。”老爷传当铺伙计讯问，说：“你们哪个与你们老东人有仇？”大家说：“我等俱都在此佣工，何敢与

东人有仇！”知县正问之际，有从人禀报说：“有钦差伊大人的委员马大老爷在此观看。”知县说：“请马大老爷到此，有话说。”成龙说：“不用请，我在这里闲游，你请办公事吧。”王大寿说：“公事已完，请老兄到敝署一叙。”成龙说：“可以。”知县吩咐：“鞴马，先送马大老爷至衙门花厅吃茶。”成龙告辞。

知县见成龙去后，吩咐胡礼：“将你父成殓起来，候本县拿贼。”说罢，吩咐打轿回衙。下轿至花厅，见成龙在那里坐着，知县说：“老兄候等多时，弟有要事相求，望吾兄慨允。弟地面之上偶遭不幸，出此逆案，望吾兄在钦差大人跟前多说两句好话，请大人起身，不知兄台大人如何？”成龙说：“别的事不成，此事易办，我在钦差跟前要说走准行；无奈我山东人好穿这山东皂鞋，我自己家中就带来了一双，我回公馆在夫人跟前说明白了，还得来你这里送信。要不送信，又不是办事了。送信我还得回去，往返好几趟，跑坏了鞋，谁给我买呀？”知县一听，说：“兄台此问，弟知道。”吩咐：“来人！从帐房中取白银二百两整，送给马老爷买鞋穿就是了。”山东马一听此言，说：“你原来是个赃官哪！为这点小事，你就给我二百两银子。好，好，好！我跟大人说，准你这一个人情还好，倘然不准人情，那还了得么？我是将银子给你送来，我是留下呢？你说吧！”知县说：“此是我送给你老兄的，你知道了，大人不准人情，我也送给你了，你我算交朋友就结了。”成龙说：“就是。我走了，你听信吧。”拿着银子往外走。方一出衙门，就往前走。从背后有一人手拿鬼头刀，照着成龙就是一刀。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 伊钦差私访独角龙 王玄真路遇山东马

词曰：

酒以合欢成礼，贪杯必定多伤。  
东歪西倒特荒唐，依醉出言无状。  
小则威仪失节，大则行止非常。  
杀人放火一时强，难免身家坑丧。

话说马成龙要回公馆，背后一人一抡刀，就照着成龙脖子上就是一刀。成龙由东往西走，日影儿一照，见一人拿刀要杀他，一翻身，一低头，刀就落空了，照着贼人一脚。那边好些定兴县的公差一瞧，齐声说：“拿贼！”那贼人并不答言，往西跑了。

成龙至公馆门首，见马梦太在那里站着，说：“大哥，你回来了吗，手内拿着什么？”成龙说：“没什么，没什么。”梦太不信，一定要瞧。山东马将实话一说，遂将银子拿在自己房内搁下，至上房，见钦差大人，说：“成龙给大人请安。适才间我瞧了验尸的了，莫若咱们起程走吧！”大人说：“这杀人的凶手可曾拿住了？”山东马说：“未曾拿住。”马梦太说：“你说了实话就是了，何必朦胧大人。”成龙一听，颜色更变，慌忙跪下，说：“你老人家不必生气，我说实话。定兴县知县

给了我二百两银子，他还说叫我在大人台前求大人起身，他慢慢办理就是了。”钦差一听，大怒说：“初次跟我当差就贪赃受贿，要不参办你，你也是不怕！我有道理，下去吧！”成龙连连叩头，说：“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大人怒犹未息，说：“起来！”

大人一想“我何不在这里今天出去访访，此处知县要是清官便罢，要是贪官，我就写信一封，叫直隶总督参他就是了。”想罢，换便衣，叫二马更衣。马梦太穿青洋绉大褂，青缎子三镶抓地虎靴子，暗带短把刀、避血刷；成龙是蓝布大褂，高腰袜子，山东皂靴，暗带九斤十二两大瓦刀，手拿桑皮纸扇子；大人穿贵州绸大衫，漂白袜子，齐头缎鞋，手拿长杆烟袋，遂出离了公馆，溜溜达达，一直出离南门，望前行走。

少时，出离关厢，望西南一看，青山绿水，遍地禾稼，林中鸟鸣声喧，河内鱼儿正跃；牧童放牛于山坡，渔翁垂钓于河岸；农夫口唱野歌，绿树荫浓，仿佛人在画图之中。正信步游行，远望有一座茶酒楼，大人带二马望前行走，来至酒楼门首，见是座西朝东的门面，外面搭着天棚，挂着酒幌儿、茶牌子，上书对联：名驰冀北三千里，味压江南第一家。见四面俱是小溪，河里面栽种荷花，红日碧波。有一小桥儿，东西走人，栏杆是红的。

钦差大人带二马来至门首，往里就走，见天棚底下坐着好些吃茶之人，都是二十多岁，赤着背，盘着辫子，脚踏着板凳，在那里说话，大嚷大叫。有二百多人说话：“合字吊瓢儿，招路儿把哈，海会里，赤字月丁马风字万，人牙淋窑儿，闹儿塞占青字，摘赤字瓢儿，急浮流儿撒活。”列位，这是什么话，这是江湖豪杰、绿林英雄的黑话。“合字”，是自己；“并肩字”，是兄弟；“吊瓢儿”，是回头；“招路把哈”，是用眼

瞧瞧；“海会里”，是京都城里；“赤字”，是大人；“月丁马风字万”，是两个姓马的。“闹儿塞占青字”，是告诉他们那个头儿，拿刀来杀大人。钦差也不懂得，山东马也不懂得；惟有马梦太精明谮练，跟他们师傅老山海学过，一听此言，就知是贼人，说：“大人哪，不可进去，咱们走吧！”大人一则是渴，二则瞧见这个野景儿甚是有趣儿，也不听梦太之言，往里就走，进去上楼落座。

见跑堂的有二十多岁，身穿蓝布褂，青布双脸鞋，见大人等上楼来，也不言语，在那里坐着，说：“三位不必在此喝茶，我们今天不卖座，有人定下，楼上请客哪。”马梦太说：“我们是外方过路之人，走得甚渴，等着人家定座之人来了，那时我三个就走。”跑堂的见三个人说话通情理，也就拿过茶壶来给他们开茶一壶。马成龙说：“伙计，我与你说一句话就是了。”来到北边跑堂的跟前，说：“给我拿一个大酒瓶儿，盛三斤酒才好哪。我们那二位要问你，就说二两酒，我的酒量大，他们不叫我喝。”跑堂说：“好。既然如此，我给你拿去。”少时将酒取来，交与成龙。成龙坐在那边说：“大人，我直恶心反胃，要喝酒压压就好了。”梦太说：“你那是多少酒？使这么大一个酒瓶儿盛着？”山东马说：“那是二两整。”梦太问：“跑堂的，多少价钱一两？”过卖说：“六文钱一两。”马梦太说：“照这个样，与我打二千斤就是了。”山东马说：“装什么大家子，你走开吧！”

梦太过去吃茶，成龙遂就喝酒，问堂倌说：“今天这个在楼上请客的是谁呀？姓什么？叫什么呢？”跑堂的说：“我姓金，排行在六，人皆叫我金六，我是这铺内徒弟。我们老掌柜在的时候，这铺内甚是丰余，及至我们少掌柜的自己管理，就不像先前了。观如今，我们定兴县里来了一个人，此人别号人

称独角龙，姓马，名凯，乃是一位会总，常常到我们这里来喝茶、吃饭的。今日是独角龙在我们这里请客吃饭，故此不敢让你三位在此。他们乃是天地会八卦教之人，甚不说理。”成龙听见“独角龙”三个字，心中早知是公馆之中扔人头的那个，故又问道：“此人在哪里住？”堂倌说：“此人住在城西一里之遥，在三清观庙生野骡子王玄真那里住。”正说之间，成龙喝完了，趴在桌上睡着了。

梦太与大人听到楼梯声响，上来了一人：身高七尺，黑面团睛，长眉毛，头上有一个疙瘩；身穿青洋绉裤褂，薄底窄腰快靴；手执钢刀，宽有二寸，长有三尺二寸。来在大人跟前，见梦太说：“赃官！你这个狗男女，今天敢无礼！”拉出刀来，照着头上就是一刀。此人乃独角龙马凯是也。马梦太一见贼人拿手中之刀剁来，还手相迎。此时动手之际，成龙在那里睡着不知，正睡熟之际，听得一片声喧。此时梦太不行，被贼人一脚，把梦太踩在桌儿底下。成龙手执瓦刀，大嚷一声，只听得声音洪亮，连马凯都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见是一山东人在那里，把眼一瞪，瞧着独角龙。马凯说：“你是谁？姓什么？”山东马说：“我乃山东登州府文登县马家庄人氏，姓马，名成龙。你这个东西，叫什么？”马凯自通名姓。成龙说：“你这个贼人，就是独角龙马凯？来！你拿刀照着我脑袋来，我要一躲，便不是朋友了。”梦太站在一旁瞧着，见马凯抡刀照着马成龙就是一刀，此时成龙闪开，梦太一见，无可如何，保着大人先回公馆去了，不管二人动手胜负怎样。大概没有半个时辰，山东马瓦刀翻飞，马凯不是对手，跳下楼去就跑，马成龙就下楼追。正追之际，只见前面有道小河儿阻住去路，由北往南追，至河边并未追上，马凯跳河浮水，往那边逃了。

在北岸站着一人，那人身材矮小，穿贵州绸道袍，高腰袜

子，青缎子云履鞋，面向南站着。成龙一见，认得是拜兄顾焕章，说：“大哥，你老人家往哪里去？”只见顾爷并不答言。成龙又言说：“你不必装不认识我，我说马凯上哪里去了？”见那位英雄回头就走，也不言语。成龙扭身就追，如何追得上他？

成龙无奈要回去，正走之际，见从北边铜锣开道，一片声喧。头前四杆飞虎旗、四对金锁提炉，四人抬着轿子，里面坐着一个老道：头戴青缎道冠，蓝缎道袍，甚是整齐；背插宝剑，紫面长髯，甚是威风。又见两旁瞧热闹之人甚多。成龙当道而立，见一干人等说：“你闪开，我们祖师爷来了；若不闪开，将你送县治罪！”山东马说：“我来问问仙长，我们来找野骡子王玄真来了。”老道一听，甚是有气，说：“我真人在此多年，并无人敢在这里叫我的名字。”吩咐住轿。轿子落平，老道下轿出来，口中大骂成龙，抡剑照成龙就是一剑。山东马举瓦刀相迎，只听“咣当”一声，剑也飞了，成龙一脚将王玄真踢倒，用脚蹬着骂道，说：“我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抡瓦刀照着贼人就剁，“吧吧”一连几下，将贼人打得直嚷，口内说：“好一个胆大的妖精！出家人今天未带来法宝，我要有法宝，我必要将你拿住。好个胆大的妖邪！”山东马说：“我是个妖精？你别装着玩了。”老道猛一反身，站起来就跑，成龙就追。直见妖人扑奔魏家茶楼，在头前嚷“无量佛”，马成龙也嚷说“好家伙”。王玄真方一进茶楼门首，见有一道人翻身踢倒贼人在地，捆上了。山东马瞧着，心中甚喜悦，赶紧跑至近前，见是顾大哥，说：“多亏了大哥。来吧，跟我去奔大人公馆，钦差大人必奏明天子，大概必要封官了。连皇上都时常问你，因为你在五虎庄有救驾之事。”

顾焕章本是暗保大人，在路上跟随，今日还未到出世的日

子呢，扭头就走，也不回言，成龙也不敢追。此时无奈，叫茶楼铺内之人给雇四个人，抬着贼人上公馆，去见钦差。少时，雇来四个人至此，拿杠子抬起来，成龙在后面跟随，手拿瓦刀，告诉茶楼之人：“回头叫他们给你来送茶钱就是了。”说罢，随跟就走在那四个人背后，一直往定兴县南门而来。

正走之际，只见马梦太带四个人来在面前，说：“大哥，你来了么？”成龙说：“来了。我拿住这个贼，名王玄真。带至公馆一问，便知是独角龙的余党。”说着，进了南门，至公馆门首。见好些人儿在那里说闲话，见二马带人拿贼人到了。梦太进里给人家拿出钱，给送人的拿了去。他与成龙将差事交与下面当差之人，二人进了公馆，至上房，见大人坐在那里喝茶，就将拿贼之事细说一遍。大人甚喜，吩咐：“叫县三班传伺候审问王玄真。”正说着，又吩咐：“叫众人带差事。”

少时，将王玄真带到。钦差问：“你是哪里的人？姓什么？叫什么？”王玄真说：“我姓王，名玄真，在这城西三清观住。我乃自幼出家，人都知我会看病，故此远近都常请我看病。我也不知为什么，被大人将我拿来，所因何故？此话是实，求大人恩典就是了。”钦差说：“人都知你是天地会八卦教，你不实招不成。左右，动刑！再问口供，说明实供招出，饿你不死。如若不然，想活是比登天费事！”王玄真并不答言，夹棍套在腿上，只听“呵吱吱”一片声响，见贼人睡着并不言语。五刑俱用了，贼人还是没有口供。钦差见天色已晚，叫左右将贼人带下去，暂歇歇，少时再问。听差之人答言带下去。此时钦差用完饭，叫山东马成龙细问拿贼的情节。马成龙又回说了一遍。大人说：“功过相抵。你不可贪功，逐良为盗，赖人图自己的功；诬人为贼，罪加一等。此话是实，并无一句虚言。”山东马说：“大人分心细问，大概他决不是好人。”

天至初鼓之后，大人甚是着急。成龙此时已下去吃饭，书童在旁边也睡着了，靠着墙站着。大人伏几而卧，曲肱而枕之。正在似睡不睡之际，外面来了一个贼人，手执钢刀，翻身闯进上房，举刀照着大人就是一刀。不知钦差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 桃柳营钦差初遇险 乘义渡二次又逢凶

诗曰：

堪叹人生无百秋，为何日月苦忧愁。  
酒色财气缠身体，担心不舍怎回头。  
百年世事如幻梦，大数到来不自由。  
有朝一日阎君唤，一旦无常万事休。

话说有贼来刺杀钦差，贼方至上房，只听背后一声，“吧哒”一声响，正中贼人腰上。贼人乃是独角龙马凯，因白天自魏家茶楼跑了，夜晚回来一问，才知是朋友王玄真被擒之事，夜晚入公馆行刺来了。方要杀大人，只听后面一声，正中腰上。马凯翻身蹿在院中，上房逃走。

大人大吃一惊，心中一想：“既有刺客，可以派二马前去，必能拿获。”方要传话，忽听外面一响，扔进一个字包儿来，外面说道：“大人若审王玄真口供，照字帖行事，贼人必能招认。”书童从地下捡起递于大人，拆开一看，上有小膏药两贴，上写：“三皇甲子膏。”后面有一行字，上写：“三皇甲子膏，专破金钟罩，贴在脚心中，口供定然招。江苏民子顾焕章奉献。”大人一瞧，早已明白，吩咐：“叫二马进来。传听差之人，带贼盗王玄真，听本部院严讯。”左右答应，两旁侍立。

少时，将妖道带至上房台阶以上跪下。大人说：“你这东西，分明是邪教匪贼，竟敢不招！”叫马成龙过来，俯耳如此如此。山东马叫左右将老道鞋袜去了，将膏药贴上，吩咐：“动刑！”见老道浑身是汗，骨软筋酥，疼痛难言，说：“大人松刑，我承招就是！”钦差说：“松刑，招上来！”妖道王玄真苏醒多时，心中少定，才说：“我们是天地会，是供奉天地为主；八卦教，是立教之主，号称八卦真人，不过烧香念经，求天地风调雨顺。我们这个会总，是办会的头目，他是承办香供之事。至于大家全把钱给他，叫他留一本清帐。”钦差说：“我问你，在当铺中杀人的独角龙，他也是你们会内之人，你说他是怎么杀的，我就饶了你啦。”王玄真说：“独角龙不错，我知道他也是会中之人，可不跟我在一处，他杀人之事，我实在不知道哪。”大人吩咐：“将贼人送县按律严办，行文拿获独角龙马凯。”传知县，说：“贵县，本部院理应参办，我念你吏员出身，为官不易。明天备办车辆马匹，本部院起身。”知县打躬施礼，谢过钦差大人，遂下去了。大人将此事办完，叫二马下去歇歇，明日起身。钦差也就安歇睡觉。次日，知县备办车马，在此公馆门首伺候起身。大人上轿，吩咐免送，顺大路一站一站的往前行走。

这一日，至监津县桃柳营，本汛的守备张海澄同知县李和春，来接大人入桃柳营公馆。此时早有办差之人接了上站卡子，照上站样如数办理。伊大人传进知县、守备，问了问地面上之事。此时天色已晚，众人都出去，惟有二马还在旁边站着。大人说：“今日白天自北往南，临近有一段村庄，都是门前影壁上挂八卦，还有画白圈的，还有黑墙画白八卦的，不知是何缘故？我要请问本处文武官，又怕他们不说实话，我就也没问他。明天你二人去访访，如要有什么邪教匪贼妖言惑众之事，你二

人访明白稟我知道，我自的道理。”二人下去用饭安歇。

次日天明，二人起来换便衣，用完早饭，吩咐外面不必伺候。大人并不起身，外面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此时二人进上房，一见大人，说明去私访之事。大人说：“你们去吧。”

二位英雄出了公馆，一直往北走了有一里之遥，见前面是昨天来的那个村子，一瞧，见家家关门闭户，并不见有一人来往。墙上画着白八卦，家家皆是如此。二人至路北清水脊门楼，双扇紧闭，不见有一人在此村庄街上。连忙打门，只听里面有人答话说：“哪位？”山东马说：“我们借光，问问你路。”“哗啦”一声，门儿开放，出来一人，黑面微有胡须，月白裤褂，高腰袜子，青布鞋，说：“你叫门作什么？”山东马说：“我们问问，你们这个村庄为什么都画这个八卦？是什么缘故，你可知道？”那人说：“你问这个呀？”“呼噜”将门儿关上了，也不言语。山东马再叫，人家也不出来了。二人无奈，也就不叫了。只听背后脚步声音，头前走的顾焕章，后方跟着一人，身躯高大，年约六十，黄面长须，一直往前追赶下去了。此时二位英雄一看，不知所因何事，也就不往前面村庄访问去了。

说书的一张嘴，难说两下里话。成龙、梦太二人私访事也就不提。单言钦差伊哩布在公馆想：“为人臣，忠则尽命。如今我国自定鼎以来，不知有多少邪教匪贼索隐行怪，诳哄愚人。本部院受皇恩，理应到处与国分忧，办理清楚才是。今天二马一去私访，本部在此无味，何不也去带着书童外面访访？”遂吩咐书童六吉儿：“来，你给我更衣，跟我密访天地会的情形。”小书童也就换了衣服，大人带他出离了公馆，直望西走。见天气晴和，风轻气朗，入夏以来，绿树荫浓。方一出村口，望西一看，好一派初夏景致！怎见得？有诗为证：四月清和雨

乍晴，南山当牖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钦差送信步游行，见人烟稀少，惟有农夫在野外耘田。大人走约四五里之遥，迎面有南北一道干河，两边有堤，并无有一点水。大人带书童过了一道干河，一直往西走，赤日炎炎，甚是炎热。大人口内也觉得有点干渴，也想要凉爽凉爽才好，无奈不成，没有一株树。望西一瞧，一片野麦，有心要回去，又太走得远了。无奈往前走，方走了一望之地，见前面当道有一土台，上面有柳树一株，棚盖甚大。土台高有一丈七八，有台阶。大人遂上去，见上面高处又凉快，又干净，书童六吉儿将手巾铺在就地，也就请大人落座，书童也坐在树底下。大人说：“六吉儿，你不带着钱吗？你将钱放在五步开外，你站在那边打着了他，回公馆我赏你五两银子。”六吉儿说：“奴才不敢打。打着了，大人赏奴才五两银子；要打不着，大人必要责打奴才。”大人说：“你打着，赏你；打不着，也没你的事。”说着，六吉儿照着那地下放了几个钱，立着站在五步以外，说：“你老人家瞧着。”只听“吧”的一声。大人见那钱打着，大人甚喜。你道大人这是哄孩子玩耍呢，此乃大人心中暗祷告过往神灵，说：“我这一出来公馆，来访这附近村庄怪异之事，如要小书童儿今天能打着，大概访贼必访得着；如要打不着，我也就回公馆去了。”大人是这个意思，见书童打着了，甚喜。

天有晌午，只听西南一片声响，大人不知道。少时，有好些个逃难之人直嚷“救命”！后面汪洋大水，遍地皆是水，水花滚滚，波浪滔天，甚是可怕。见有一老儿，奔这个土台上爬来。大人瞧着不忍，叫书童：“快拉他上来，我要救这个人。”六吉儿不敢不去，方一下台阶，只听“呼隆”一声，说：“这是怎么说？这孩子跟我多年，他父母托付我照应他，今天一旦

死在这里，也是他的命运该着。这小孩子作了什么损事？可惜！可惜！”叹够多时，见这水离大人这土台还有一尺来的还长哪！遍地是水，此时钦差甚是惊怕。原来这里离黄河近了，开了口子，水下来了，大人并不知道，心中说：“我哪里也不能去，四面是水，活活的把我急死了！”

天约晌午，正在危急，只听得正东有撑船之声，来了一只小舟，由东向西，直奔这个土台而来。见那个艄公年约三十以外，头带草纶巾，赤背，蓝布中衣，袜子未穿，青布鞋，面皮微紫，口中信口说：此处有个赵乡宦，打了一只救生船。每遇水灾常救护，尽渡来人不要钱。

大人说：“好来，好来！你将我渡过去，我上桃柳营去，多多给你几两银子就是了。”那艄公说：“要是雇船趁早雇，往别处去雇。我们这是一只义船，行善的。”大人说：“来吧，更好，我给你们主人传名！”那船贴在台边之上，叫大人上船。钦差上了船，一直往东，就到了原来那干河。应该往东奔岸，他往南进了一带芦苇塘，他问：“大人贵姓？哪里的人？干什么生理？”大人说：“我姓尹，名一人，北京城里的人，贩卖绸缎为生。今天自桃柳营出来逛逛。”艄公说：“你老人家几时生日？”伊大人说：“二月二十五日。你问这干什么？”艄公说：“我们这里的财主有话，今天这一场大水，先问问救了多少人，是姓什么，哪里的人，为是落帐；腊月三十在诸神圣前一焚，这也算是一点功德。朋友，你吃什么？我们还有一顿饭，愿意吃馄饨有馄饨，愿意吃面有面。”大人说：“倒不吃什么，渴了要喝一点水。”艄公说：“喝水现成。”

正说之间，到了苇塘当中，船也停住了。那个艄公说：“朋友，你错睁了眼啦，到了你姥姥家了！”顺手抽出一口刀来，说：“你好好的脱衣服，将腰中带的银子拿出来！”大人一见，

就知是贼船，趁水打抢，说：“且慢！我看朋友你也是被事所累，才矢志为贼。依我之见，你理应改邪归正，跟我上桃柳营店中去，我给你二百两银子，你作个买卖好不好？”水贼说：“我姓何，名丁。我弟兄三个，有两个兄弟：一名何党，一名何横。好汉爷，我们自十七八岁在此作这水旱两路绿林的买卖，我实告诉你说吧，人也害过几百了。你不必怨我，你听我开导开导你：想你也有五十多岁，生长富贵人家，一呼百诺，吃喝穿乐，你也够了。还有一说：老爷生长在江边，不怕王法不怕天，就是天子从此过，也得留下买路钱。”说着，只听船舱内说：“哥哥，哪里来那些个话说，结果他就是了！”钻出一个贼来，照着大人就是一刀。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 顾焕章水内拒强贼 伊钦差途中遇旧婢

歌曰：

终日忧愁，用尽心机不肯休。贫贱天生就，富贵天缘凑。算计到五更头，明朝依旧。略放宽心怀，乐得安闲受，因此上把妄想贪心一笔勾。

话说自船中出来的那个贼，抡刀方才要剁，大人睁睛一看，说：“且慢！我问你叫什么？”那贼人说：“我叫何党，别号人称双头鱼。来吧，待我结果了你！”正要举刀，听得东边岸上有人嚷说：“唔呀！坑了吾，害了吾，要了吾的命了！唔呀！这么大水往哪里走呀？也没有船只，吾带着八百多两银子，是不能走呀！”里面两个水贼一听：“有这样大财，为何不发呢？有心杀了大人，又怕溅一船血，叫别人瞧出来也不便。先把他捆上就是了。”想罢，将大人捆好，放在船舱之内。

两人将船撑开，出了苇塘。那边岸上站着一人，身体矮小，穿着道袍，拿着小包裹一个，甚是沉重。何丁一瞧，叫他上船来。那道入蹿上船来，坐在船头之上，端端正正的。何丁又问说：“你姓什么？哪里的人？你说说。”那老道并不言语。

书中交待，来的此人正是顾焕章，暗保钦差大人前来。早饭后遇见大人带小童往西来，他遇朋友在那里说话，少时追下

来，就不见大人了。水又发了来，遍地是水，把这一道干河灌满了。东边岸上没有水，此时他想：“大概钦差必被水淹死了。”正想之际，见一只船进了芦苇当中去了，他甚是着急，知内中必有大人，想主意，将包袱包了好些石头子，他才叫船出来。船上的水贼问他姓什么，他说：“你不必多问，我实告诉你，我姓顾，名从善。”两个水贼并不知顾爷的厉害，他还说呢：“我们这救生船有扳刀面、馄饨。”焕章说：“好呀，我正没有吃饭，馄饨甚好，大大的馅儿，薄薄的皮儿，给个高高的汤儿，用点海粉、紫菜，我喝一碗就够了。快去做，我尝尝！”此时两个水贼还当他是好话，说：“朋友，包袱里包的是什么物件？”顾焕章说：“是银子。”两个贼人说：“快，快！都给我拿过来，我饶你的性命！”说罢，船已至苇塘当中。贼人举刀照着顾焕章就刹，焕章一脚将贼人踢下河去。那个何丁也举刀过来，也被踢下去了。两个贼人在水内出头望上观看，焕章在上面用包袱之内的石头子往下打。两个贼人精通水性，在水里能睁眼睛识物，钻在船底下要翻这只小船。焕章见水底下一动，拉出短把刀，脱去道服，跳入水内，口中骂道：“好贼子，你哪里走呀！”说着，直扑贼人就是一刀。二贼何丁在前，何党在后，二人与焕章交手，水花儿来回乱滚，犹如搅海翻江。焕章一刀刺入何丁腿上，贼人带伤顺下流逃走了。何党亦不敢恋战，亦就浮水走了。

焕章上得船来，到舱中将大人放开。大人说：“你是谁？”焕章自通名姓。大人说：“你将我救回桃柳营公馆，我专折保奏。圣上也时常想念于你，因你在五虎庄有救驾之功。”焕章说：“多谢大人！”连忙撑出小船，直奔东岸，将大人扶下船去，说：“我看大人气色甚是不好，脸上有三道煞纹，现在去了一道煞纹，往后还有两道劫煞，应在今天，甚是凶恶。大人

如闯过这三道煞纹，方保无事。我有故友相候，不能跟大人一同前往，大人快回去，走三四里地，就是桃柳营，吾要去也。”说罢，往东北竟自去了。大人方要拉他，已去远了。大人无奈，往东行走，就不是才来的道路了。

大人正往东走之际，见道旁有土房数间，随墙板门一个，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房西有枣树数株，又有十数棵野花，开得十分艳丽。左右并无邻居，独此一家。大人正看之间，板门轻开，出来一个年轻少妇，约在二十以内的年岁，面如白玉，唇若涂脂，眉如春山，目似秋水；身穿蓝布半大女褂，葱绿中衣，漂白袜子，雪青摹本挖镶花盆底云鞋；头发漆黑，梳着两把头，上面首饰，俱是时兴样式；手端一盆洗衣裳水，往街上来倒。大人一瞧，甚是眼熟，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又自想道：“人家是一年轻少妇，我何必多想，不如走吧。”心中虽是如此想。不由得回头又看。见那少妇将水倒去，注目直看大人，口中说道：“尊驾，莫非是伊公吗？”大人说：“你如何认得我？”那少妇说：“老爷，怎么会不认得了？你老人家这儿来吧。”大人一瞧，细想说，“哦！原来是福喜呀！”这少妇由九岁到大人宅内，充当使女，其性最灵，大人甚为爱惜。当年大人作御史，正巡南城，福喜父母俱皆老迈，时常至宅中找他女儿。这一日大人回宅，遇在门首，说：“你两个人是作什么的？”门上回道：“此乃是福喜家中父母，前来找他女儿。”大人见这夫妇甚是寒苦，进里面一问福喜，说：“你父母平素作何生理？”福喜回道：“一无所能。”大人说：“既如此，叫他在宅内吃碗闲饭就是。”福喜叩头谢过，只见他父母进来也叩头谢恩。大人说：“你们住在花园那里。”就是后来他父母身死，也是大人葬埋。福喜年至十七岁，在本宅有一书童，名叫德升儿，姓张，大人将福喜配他为妻。到去年，被

姑奶奶那里借去他夫妇帮忙，因姑爷放了归德府知府，就将他二人带着上任去了。今在此处相遇，不知所因何故，连忙向道：“福喜，你不是从姑爷、姑奶奶上任去了么，为何还在此处，莫非有什么事吗？”福喜说：“老爷，请里面坐着，回头再说。”

大人到院内，福喜把街门插上。大人见上房门外西边有大皮缸三个，一个盛着水，两个盖着酱篷。大人遂进上房落座，福喜过来请安，说：“适才间大人在外面相问，我不好明言，恐走漏风声。奴才等随大人到任之后，命我夫妇二人入都，按少大爷与姑娘一同上任去。自归德起身之时，正遇黄河开口子，我二人上了贼船，船家姓何，兄弟三人。名叫何丁、何党、何横，将我男人杀死。那时我求死全节不能。贼人将我载到此处，是他的住家，他有一个母亲，双目失明，现在西屋睡觉。我至贼家已有七天，幸喜将我留在家内，又有贼党将他三人约出去了，将我交与他母亲看管。我有心要逃走，又不晓路径，他母亲说要将我留与他长子何丁为妻。昨日方要逃走，找衙门告状，又叫贼人遇见，将我拉回，他忙忙的拿刀出门去了，至刻下尚未回来。他母亲叫给他洗衣裳，我方才倒水，得遇老爷。老爷因何至此？”大人把方才之事细说一遍，说：“方才我遇见贼船，也是姓何，大概就是他。等我回去，到桃柳营公馆，派二马前来接你，并派官兵前来拿贼。”福喜说：“我惟候老爷救我！”大人说：“我要走了。”福喜说：“我给老爷前去开门。”方出上房，只听叩门之声，大人一听，是方才贼人何丁的声音。大人有心要走，又不能出去；有心要回来，又无处隐藏。福喜心中十分惧怕。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 姚直正泄机小耗神 马成龙路遇真报应

歌曰：

看破了浮生过半，半只寿，永无边。半中岁月苦悠闲，半里乾坤舒展。半城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衣服半俗半新鲜，肴撰半丰半俭。仆童半巧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性儿半佛半神仙，性字儿半藏半现。一半还知天地，一半让与人间。半思后代与桑田，半想阎罗怎见？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吐便艳。船桅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让滋味，半多反厌愁烦。百年苦乐细思参，学会了吃亏一半。

话说贼人何丁叫门，福喜急中生智，把院中缸盖取下，说：“老爷，你快这里藏着！”老爷无法，望缸内就藏。福喜将盖盖上，方出去开门。只见何丁腿带重伤，一瘸一点往里就走，至西屋内，问他母亲要刀伤药，上罢随问：“我兄弟回来了没有？”他母亲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先瞧瞧船去，回头再作道理。”贼人去后，福喜将老爷放出，天色已晚。福喜谆谆嘱咐：“老爷回归公馆，千万着人前来救我。”

大人回至公馆，路遇成龙、梦太前来寻找。他二人访了一天墙上画白八卦的、画白圈的这事，也没有访着。回归公馆又

不见了大人，二人又出来相找。至半路方遇，随同大人回归公馆。二马问：“书童六吉儿哪里去了？”大人“唉”了一声，说：“他淹死了。”又把自己方才之事说了一遍，遂吩咐二马：“带领本汛官兵四十名，并地面官人赵路通，一同前往。”

约有二鼓以后，来至何家洼，成龙说：“别嚷，听我吩咐：东边十个人，两个人举着灯笼，八个人拿贼。如从你们这边走了贼人，即办你们纵贼脱逃之罪。南、北、西，俱照如此预备。”梦太方要往里蹿，成龙说道：“且慢！你蹲在墙根底下，我蹬着你肩头上墙，我先进院子拿贼，你在房上看着。”说罢，成龙趴上墙去，望下一溜，正在上不来下不去之时，又不敢嚷。此时梦太早已走了，成龙甚是着急，无奈往后一仰，只听“扑通”一声，摔在院内。里面就是大恶贼何丁在家，尚未睡觉，找他兄弟又没找着，方才回来歇息，只听“扑通”一声，问：“是谁？”成龙答言说：“没有人。”何丁说：“你是谁？”成龙说：“我来拿你来了！”贼人拿刀蹿在院内，四外齐声嚷拿。贼人投刀，照着成龙就刹，成龙用瓦刀相迎。上面梦太照着贼人一避血刃，将贼人打倒在地。众官兵赶在院内，将贼人捆上，放在车上，将福喜也唤出了，一同前往，至公馆来见大人。

大人说道：“将贼人带上来！”大人说：“你还认得本院吗？”贼人抬头一看，就是方才的伊大人，吓得贼人战兢兢的害怕。大人说：“我也不必多问你，把贼人交本县问明寄狱，候本院回京之时再为办理。”下面一千人等答应。天色已晚，大家安歇。

次日天明，大人叫成龙、梦太，说：“我叫你二人访的事情如何？”山东马说：“墙上画白圈，是怕狼；画白八卦，为的是好看。”大人说：“不对！你等今天非访明白此事不可。

你二人先下去吃饭吧。”成龙、梦太二人来至自己屋内，早有听差之人将酒饭摆好。二人喝酒，又提起方才大人说的这回事来了，真是无处去访。旁边有一听差之人答言说：“二位老爷访十天也访不着，此事关系重大，无人敢说。”成龙说：“你知道吗？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自管说来，有什么祸事都有我哪，你自管放心。”听差之人说道：“我姓姚，名直正。我在这驿站里当差多年，常常伺候过往大人的差使。提起画白八卦、画白圈的事情，我们这里有一家财主，姓余，名四敬，别号人称小耗神，此人家产百万。那一年，我们这里闹蝗虫、水灾，在我们桃柳营西南有一座山，他明着是开山修路，每人日给工钱二百，暗中聚众招贤。此山名为剪子峪，进去有五千余人，俱不让出来。将山口堵死，上插两杆大旗，上写‘重整天地会，再立八卦教’，每日夜里边操兵演将，传出信来，要将桃柳营六十一村俱皆扫平，如归降他教中，免死。人人惧怕，大家纷纷望里递花名册子，因此这些庄村俱是他们八卦教之人。门前画白八卦、画白圈为记。依我说，二位老爷回大人，就不必管这闲事：一则又未带官兵；二则又奉旨查黄河，也管不着地面上什么事。”

成龙一闻此言，吃完了饭，至上房见钦差大人，将姚直正之言细回了一遍。大人说：“我递折子，请大兵来剿灭。”成龙说：“大人所说有理，无奈要递折子请兵来，要是剪子峪之贼闻听逃窜，大人岂不闹了一个蒙君妄奏不实之罪？”钦差伊大人一听成龙说得有理，连忙问道：“依你之见，该当如何？”成龙说：“大人临近有近亲朋友带兵之人，可修书一封，调五百精兵，前来拿贼，半公半私。如里面贼势大，钦差再请兵来不迟。不知我说的是不是？”大人一听，心中说：“此人外面粗鲁，心内很秀，我也喜欢他。这一条计策甚好！”吩咐请幕

府师爷办理文书，上卫辉府去调兵，给常明常大人写信，也倒甚好。就遣成龙前往，也倒不错。吩咐成龙预备行李起程，上卫辉府常大人那里去就是了。

成龙领了盘费银，收拾物件要马。桃柳营驿站号头派人来，拉了一匹又小又瘦的马来，被成龙山东马一瞧，说：“朋友，你拉着回去吧，我还要去找你们号头，那里拣一匹瘦的才好，如他走不动，我还要扛着他轻身，你想对不对？”送马的说：“你老人家自己去挑也好。”遂把马拉走了。

山东马收拾已毕，这才换好了衣服，扛着褥套，带了他那二百银子，同梦太至马号。号头说：“上差老爷来了么？”山东马说：“来了。你这号东西，愣敢给我一匹瘦马！好好的把号簿拿过来，我瞧瞧！”号头遂将马花名册递与马成龙。马成龙睁睛细看，上写：“头一匹镇槽龙乌雅大黑马，二匹玉顶黄膘驹，三匹五名马，四匹赤炭火龙驹。”山东马说：“有这么些好马，你都不给我备一匹，快去把镇槽龙乌雅大黑马给我鞣上了就是。”号头刘元见马成龙又爱玩笑，他就说：“老爷骑不得，这是匹劣马，性情最大。它要是愿意叫人骑，鞣了它顺顺当当能行二百多里地；它要是不叫人骑，你老人家可不知道龙性大着呢！鞣好了你老人家骑上吧，走个十里二十里的，它后腿一抬，就把你扔下来，那还是小可；它用前蹄一抱，将你抱在怀内，它就要对付活人。你老人家是上差老爷，我不敢担承这个罪，再挑别的就是了。”山东马一听，说：“你别装着玩了，快去给马老爷鞣上就是了。叫一名马夫跟着我。”说罢，将那乌雅黑鞣上，也就有人将他的褥套搭上了马。马夫骑了一匹黄马在头前走。成龙说：“马梦太兄弟，你好好在公馆伺候大人，回头再见，我走了。”说着，顺大街带领马夫，二人一荡马，就是十数里地。

少时，成龙说：“咱们前边卫辉府见！”照着马就是一鞭子。那马永不叫打，今天一着鞭子，他就犯了龙性，一直往下跑了。成龙双腿也夹不住他，只是颠颠。山东马直嚷：“救人哪！”早将马夫落远了。

正跑之间，前面南北一条大路，两旁是山夹沟子，长有三四里，当中不能开车。马成龙收不住缰了，一直往里就走。从对面来了一辆草车，赶车直嚷说：“那边开！别来！外头开！”这马那里由得成龙，他就一直往前跑了，一见草车，他就眼一瞪，两个耳朵一摆，把后腿一抬，就将成龙扔下来了。成龙说：“不好，真要对付活人！”那马从草车一旁直望南跑了。马成龙起来说：“赶车的，你别走过去。”把赶车的抓住，说：“你就给我找马去，我还饶了你；如要不给我找马去，我就与你是一场官司！”赶车的说：“你就不说理！我们在这一条山沟里走了有一二里地，你方进山沟，你要是将马勒住，如何有此一段事情？我说的是不是？”山东马一想，说：“没你的事，我自去找去。”走了不远，将自己褥套拣起来，扛着往前去找马。走出了山口，望南一瞧，遍地麦苗，并不见自己之马，也没一个行路之人，心中甚是急躁，心中说：“我要是没有马，如何能走到卫辉府去？”正在发愁，只听对面有一人大嚷一声，直扑奔成龙而来。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 金文学情急叫苍天 山东马慷慨施大义

诗曰：

有有无无且耐烦，劳劳碌碌几时闲？  
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世重重叠叠山。  
古古今今多变故，善善恶恶有循环。  
将将就就随时过，苦苦甜甜过眼完。

这一首野词，说的是人生在世，为名利为儿女，苦苦用心机，虽然良田千顷，尚嫌不够；盖下大厦千间，犹然不足。岂不知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知时务的，随缘度日，过此一生也就是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话说方才自正东来了一个年迈的老头儿，在那里说：“借光，朋友，你瞧见我的驴来没有？”山东马说：“我在这里还要问你瞧见了我的马来没有，你怎么就会丢了驴哪？”那个老头儿说：“你不知道，听我说吧。我们街坊有一个大黑驴，永远不叫人骑，我今天去跟他们借驴去了，他们家里人说：‘这个驴要是叫人骑上，顺天顺理快着呢；要不叫人骑，他又是个叫驴，你硬骑上他，他就闹。’我也不信，叫人家给我鞣上了，我说：‘我偏要骑定了，你们瞧着吧。’方骑上出了村儿，前面一个山沟，我又给了他一鞭子，他就跑下来了。里面来了一

辆草车，这驴一见，把头一摇，后腿一抬，将我扔下来了。我把人家赶草车的抓住了，不饶人家，叫人家给我找驴。人家说我不说理，山沟是窄，人家是车，我理应让人家才是。因此我来访问访问你，见着了没有？”山东马说：“没有瞧见。对了！与我是一个样，我的马也是照你一个样，是黑的，你瞧见了没有？”那老翁说：“我方才在那边见了一匹马，我怕有人找，我就拴在南边那个树林的树上了。”山东马说：“劳驾，那就是我的。罢了，我去先拉马去，你去找你的驴去。”那个老翁说：“好，回头再见。”

成龙听他说的话儿奇巧，仔细上下一看，他身高七尺，黑面白须子，白剪子股小辫；白棉绸裤褂，青洋绸单套裤，白袜子，青缎子皂靴，手内拿着青绸大衫；长眉大眼，相貌不俗。二人拱手作别来。到南边约一里远林子内，果然拴着那匹黑马。山东马一瞧，心中甚喜，将褥套搭在马上，也不敢打它了，也不敢骑了，慢慢的随着走。

天也有日色将落之时，前面黑暗暗、雾潮潮，仿佛一座镇店。即至临近，果然是一座镇店。南北大街，路东路西皆有客店。此时成龙总要找清静店才好。只见路西有一座大门，半掩半开，里面有一人说话，都没有劲儿了，说：“住店哪？里边坐着。”成龙说：“你这店里有多少房屋？有多少住客？住一天多少钱？”小伙计回说：“有二三十间房子，也没有一个人住。你老要住，瞧着给钱就是了。”山东马进店一瞧，路南里是马棚，北上房五间，两上房五间，大概西边还有后院。见这个小二年约三十来岁，面黄带病的样式，身穿旧破小爽袄、旧单裤，两只旧鞋袜，将马接过去拴上，把褥套给成龙送给北上房屋里去，说：“老爷，你来吧，这屋内住吧。”马爷一进北上房，是一明两暗，在东里屋是两间明着。北边有一张八仙桌

儿，南边靠窗户是条炕，炕上有一个六仙桌儿。北墙上挂着一幅八大山人山水人物画，一边一条对子，上写：书中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款落的是王渔洋写的。地下桌上点着一盏不亮的油灯。小二将褥套放在炕上，说：“老爷吃什么饭？”成龙说：“你们这里卖什么吃的？”小二说：“外边现有饭馆，随便皆可。”山东马说：“你们这样大个店，怎么会没有厨房？”小二说：“我们此时买卖已为关闭，不做了，因为实在没钱吃饭，方才留住宿客人。”成龙说：“你会做饭不会？”小二说：“我姓韩，行三，当初这店开着之时，我就在灶上。要说是做点菜蔬，不敢说会，整桌酒席、应时小卖，俱都能做。”成龙从腰中取出白银一锭，约有四两有余，交与韩三说：“此银你拿去办理菜饭，连你们店中诸人都够了。”韩三出了上房，叫：“刘四兄弟，别睡觉了，快些起来买菜去吧，前头就是咱们两个人了。”只听得西屋里有人答应，拿着菜筐儿买菜去了。少时，只见买了一斤蜡来，先给成龙把上房的油灯换上，随后将店门也关上了。在上房的东边，有两间东厢房，是厨房。将灯点上，炭火笼着，只听刀勺齐响。

成龙在上房等候多时，老不见菜来，又想酒喝，自己站起身来，出了上房，听见东厨房有人唉声叹气。成龙站在窗户以外，将窗纸舔破，望里一瞧：炉中火甚旺，放着一个大铜锅，旁边桌上有一个托盘，里面放着四碟两碗，上面俱用碟碗盖好。又见韩三与一个穿蓝布裤褂三十来岁的吃酒，大概此人必是刘四了。

正看之际，不觉失声说：“我花钱的还没有喝酒，那不花钱的倒先喝上了。”里边说：“老爷，你先不要生气！我们怕你嘴急，将菜做好，还没有往上端，面锅开了再一同端上去。”成龙说：“我等不得了，先给我温酒吧！”小二说：“老爷先

请回去，随后就到。”成龙回转上房，少时酒菜俱来。成龙自己独坐吃酒，十分无聊，面对孤灯一盏，思想旧日之事，正是：寒灯思旧事，断雁惊愁眠。”想我马成龙，自幼家业凋零，被困保府之时，已不想有今日。虽得有功名，尚未能遂俺英雄之志。”正在喝酒思想之际，忽听外边有叩门之声，听韩三答话说：“兄弟，你回来了？我给你开门去。”

少时，听见院中有脚步之声。成龙隔窗一望，见外面月色甚亮，有一少年男子，年约二十多岁，身穿两截罗汗衫，白袜云履；白面目，眼似春星，两眉斜飞入鬓，唉声叹气，愁眉不展，步步必摇，若似乎胸藏二酉言言者也，恐未能学富五车。成龙也不在意，回头还是吃酒，喝了几盅闷酒，叫小二端面。少时，小二将面、卤俱皆端在桌上。

成龙将面拌好，方才要吃，只听得西后院说道：“苍天啊，苍天！不睁眼的神佛，无耳目的天地！再想不到我夫妇二人落到这般光景。”山东马把筷子往桌上一放，面也不吃了，喊叫韩三。小二过来说：“老爷，你叫我作什么？”成龙说：“我方要吃饭，外面嚷的是什？”小二说：“我说他一声，不叫他嚷苍天就是了。”说罢出去，站在台阶之上，望西院说：“大兄弟，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别嚷苍天了，人家住店的嫌烦。”回身说：“我把面再给你罩罩吧？”成龙说：“不用，我吃这个行了。”

少时，只听西院又嚷：“天苍啊，天苍！”山东马一听，连忙叫伙计说：“他不嚷苍天了，这又嚷天苍了！不知所因何故？”韩三说：“要提这一件事，话可就长了。在先我们这个金家镇，数的着我们这一座店。我们老掌柜的，是个创事业的人。到了少掌柜的手，就知道念书，不知道作买卖。这里是我们少掌柜的岳丈何先生代为照管。他是河南人，现在也回了家

了。我们少掌柜的自己经手，他名字叫金文学，就把买卖作坏了，一年不如一年。自去岁七月间，这买卖就关闭了，买卖倒不亏空，全是他的朋友借帐之事。金文学也算好的，他与他的妻何氏俱会画画。先前叫我与刘四拿出去卖，到了后来，离我们这有二里地，有个李家寨，那里住着一个李虎臣，别号人称李二雷头，很有点势力，结交官长，走跳衙门，包揽词讼。这一日上我们店中来，叫我们少掌柜的给他画避火图，先给了五两银子，他就去了。过了三四天，我们在这屋里坐着，他竟自到后院上房，瞧见金文学夫妻二人在那里画画，一见我们少内东家，他就没话找话的坐着不动，要借给我们少掌柜银子做买卖，叫我们二人当保人。少掌柜的当时说他是好人，自己跟他取二百两银子，立了一张借字，按月三分行息，这是去岁冬月之话。择日开张，他旧日那些个朋友又都来了，十七个人送一副福禄寿，就来吃个前三后二五，不留神还要偷点东西走。明是送人情，暗是来白吃。我们时常背地劝他：‘的过买卖，现在是借人家钱开的，不可似从前那样乱交朋友了。’无奈忠言逆耳，直到今年三月间，钱也完了，买卖也关了。人家李虎臣来要银子，这里没有，就将少东家在滑县告下来了，到了衙门打了一个多月的官司。我们托出人来说合，讨了个十天的限。李虎臣早说了，若没有银子，要将少内东家接了去，作为押帐。明天就到十天的限了，钱也没有，官司也不打了。两口想要上搭裤吊，所以连声感叹，惊动了老爷。你吃面吧，不必多管闲事。”

马成龙一闻此言，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山东马在此金家镇，要闯出一场大祸。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 真报应戏耍山东马 赛报应暗偷老英雄

词曰：

书中有花有酒，个中滋味不一。  
醉后衔杯奉菩提，觉后禅机有趣。  
陶潜篱畔菊密，浩然策蹇奔驰。  
造物由来各有时，得失总归天地。

话说马成龙一听韩三之言，说：“你将少东人给我叫过来，我有话问他，此事是真是假，快去叫来。若果是真，我自有道理。”韩三一听甚喜，去不多时，带进金文学来，就是方才所见之人，见成龙躬身施礼。成龙就将韩三所说之事细问一遍，遂将褥套内所装定兴县给的那二百银子拿出来，给金文学以还李虎臣。还嘱咐他：“明日堂上再交，恐他再来讹你。”金文学接银子在手，躬身施礼道谢。成龙说：“你去吧，我要吃饭了。”金文学同韩三出去，成龙饮酒甚喜。韩三又端进两碗热面来，叫成龙吃。成龙又要吃面，只听得韩三说道：“我们少东家夫妇二人前来，与老爷道谢！”成龙说：“我不与妇人说话，快叫他们回去。”金文学自己又进来叩头相谢，他妻子何氏回后边去了。金文学与韩三一同出去。

成龙这才又要吃面，忽听后面金文学夫妇又对嚷：“苍天

哪！”成龙一听，甚是不乐。只见韩三进来说：“老爷，这事真就怪了！”正是：阎王造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说：“老爷，你方才周济他那二百两银子，他夫妇前来道谢，还能将银子带在身上吗？放在屋内，回去一看，不知被哪一个狠心的贼将银子偷去。他夫妇心中十分急苦，想是他二人命该如此，故此又呼天长叹。”成龙把眼一翻，说：“是了，这是吃事的，我自有道理。伙计，我后边车上还载着有两万多两银子，你放心，都有我哩。”山东马说的是气话，韩三转身出去了。

成龙面也不吃了，慢慢的出了上房，见西边有屏门四扇虚掩，进了屏门，见路北上房三间，与这边成龙住的上房一通连的，窗上微露灯光。成龙来至窗下，听得里面夫妻悲泣之声，甚不忍闻。又听文学说道：“可惜！那位恩公白费一番好心，你我夫妻死在地府阴曹，也是感念他的好处。可恨这一个狠心之贼，将我银子偷去，害我们这两条性命。”又听见妇人之声说：“官人不必如此，你我夫妻死了吧。”

成龙正听在这里，背后有人摸了他屁股一下。山东马回头一看，不见有人，心中说：“必是韩三、刘四这两个东西，见我在此偷看，故意玩耍我，我且不必管他。”说道：“金文学，你出来，不可寻此短见，我有主意救你。”里边他二人方才要上吊，听得外面那在上房住的恩公叫，慌忙出去。成龙拉着他到东院上房落座，说：“金文学，你的事，我也都知道。你认得我不认得？”金文学说：“我被事所迷，也忘了问恩公尊姓大名，哪里人氏，作何生理。”成龙说：“我姓马，名成龙，山东人氏。跟钦差伊大人当差，奉命至卫辉府搬兵，从此路过。你看那边不是我的褥套吗？”方才说到此处，回头一看，褥套与搬兵的文书俱都不见了。马成龙吓得身不摇自战，体不热汗流，半晌无语。金文学说：“恩公怎么了？”成龙长叹一声，

说：“你就不必问了，我这条命也完了。”又说道：“嗨！不要紧，反正我失落了文书也回不去了，你两个人也不必寻死，这场官司我替你们打了。明天有公差来，我把他打跑了。李虎臣若到，我与他决不甘休，就说他抢了我的搬兵文书。”金文学说：“那不连累了恩公吗？”成龙说：“你不连累我，我也要管这件闲事。叫韩三拿酒来，你我喝酒解闷。”正是：日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天醉已休。二人闷酒残菜，直吃到斗转星移，鸡声三唱，东方发晓，天色已明。成龙说：“韩三，打净面水。”洗洗脸，喝了两碗茶，望韩三要了一根通条，在大门以内安放一个座位，等候那李虎臣。

天至早饭以后，只见从门口过去有二十多个人，俱是短衣襟，小打扮，抓地虎靴子，年岁都约在二十左右。后边扛着一捆扒打棍，还跟着两个骑马的。头前一匹青马，马上骑着一个年少之人，黑紫面皮，一只眼睛；青绉绸的裤褂，窄腰快靴。随后一匹白马，上边骑定一个美貌之人，身穿蓝绸裤褂，薄底快靴。头前那个叫独眼龙谢聪，后边这个叫白花蛇杜明。后面还有一辆车，嫩黄油漆本地胶儿，雪青洋绉的围罩，十三太保的玻璃窗，洋绉绷弓，银灰摹本缎的卧厢，真金饰件，俱是时样洋鏊的花纹。套着头号墨里藏针的骡子，里面坐着李虎臣，年有三十多岁。面似青粉，两道箭眉，一双圆眼，三山得配，二目带神；身穿蛋青大衫，雪青洋绉套裤，漂白袜子，酱紫摹本缎镶鞋；戴着墨晶眼镜，二纽上还有十八子的香串，翡翠扳指；手拿全棕满金折扇，斜坐车沿，进金家店斜对过路东太昌店内去了。韩三说：“马老爷你瞧，这就是李虎臣。前头那些都是他的余党，少时就来，须要留神。”成龙说：“不要紧！”自己将蓝布大褂脱去，小辫子一挽，手拿通条，等着李虎臣前来。

只听外面一片声喧，独眼龙谢聪带领打手赶到。谢聪手拿铁尺走进大门，说道：“姓金的，今天有银子便罢，没银子把人交给我们带去，就算完事。”成龙一听，用通条照着他那只好眼睛就是一下。独眼龙也不曾防备他动手，成龙一下就将他眼珠子扎出来了。后次可以不必叫“独眼龙”，就叫他“双失明”吧。外面众贼党见独眼龙被伤，一齐前来动手，在大门前将成龙团团围住。李虎臣带着杜明在门外站着，见众人不是成龙的对头，他二人暗自着急，说：“这个胖子也不知从哪里来的，竟敢帮助金文学向我等动手。杜明，你有什么计策把他拿住？”杜明说：“我师弟已带重伤，我先去叫两个人抬回家去。”回身到路东店内叫人，带了四个人来，先将独眼龙用筐箩抬回李家寨去。

杜明拉刀直奔大门以内，说：“你等不必动手，待我前来拿他！”众人往两旁一闪，白花蛇杜明言道：“你姓什么？为何在此助拳？是金文学请你来的，还是你自己来找事？”山东马说：“我是从此路过，听见李虎臣是个恶霸，要以帐目折算人口，因此特意见见李虎臣是个什么东西！”杜明说：“那是我的师傅，在外边站的就是。你能赢得了我手中这一口刀，我银子也不要了，钱也不要了，带着众人就走，还算你是个英雄！”说罢，抡刀就砍。成龙用通条望上一迎，杜明刀往回一撤，分心就扎。成龙往旁边一闪，抡通条就打，杜明急架相迎。

二人斗有顿饭之时，成龙是精神百倍，勇力倍加。杜明看看不能取胜，往外一跳，说：“你们跟着我走，回头再见！”方出大门要走，成龙随后追出门外，说：“李虎臣，你别走，我瞧瞧你这个东西！”刚往前一跑，只听“扑咚”一声，成龙被人用绊腿绳绊倒，撒手扔通条栽倒在地，杜明举刀就剁。不知成龙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 李家寨贼人拷成龙 滑县令缉捕二鬣头

词曰：

损友敬而远，益友近而亲。  
结交择德义，不论富与贫。  
君子淡如水，岁久积于真。  
小人甜如蜜，转眼成仇人。

话说马成龙被李虎臣余党用绊腿绳绊倒，杜明用刀就剁。旁边众人说：“且慢！等着把他带到咱们家再说。”此时众人就把成龙拥上，拉着他那一匹黑马，抬着成龙，一直往南，连金文学也抓住，拉着一同上李家寨。

韩三、刘四害怕，上西院说：“贤妹，我们金大兄弟被人抓了去啦，他们来抢你来了，你还不快想主意哪！我们也要跳墙走了。”何氏娘子一闻此言，心中害怕，独在屋内悲悲惨惨，将门关上，要上吊死。方要拴绳，只听外面有人叫：“女儿，你不必寻死，我自有道理。”何氏一听，隔窗一望，见一白发老头儿在那里堵着门站着。何氏并不认识他是谁，说：“你老人家不可错认了人呀。”老翁说：“我实告诉你，我不是恶人。由你自幼儿五六岁之时，你父亲在这里教书之时，我认你作的干女儿，你忘记了不成？”何氏一听此言：“说的有理，也许

是真。他今天来瞧瞧我，不然，他如何知道我父亲在此教书？无奈他这大年岁，怕是不成，难与贼人动手。”正想之间，听得那老翁说：“你不必心中狐疑，我在这外边坐着，等着贼来之时，我如把贼挡走了，我再见你，细说我的来历，你也先不必死。”何氏半信半疑。

只听东院中李虎臣大嚷大叫说：“白使我的银子，我是不答应！我与他有个地方说话，我先把人接了走。众人跟我来！”方一进西院子，见路北里门首有一个老翁坐在那边台阶上，有一块石头在那边放着。那个老头儿身穿白棉绸裤褂，青洋绸单套裤，白袜青缎皂靴，旁边放着一个青绉绸大衫；黑面目，白胡须；用手将石头一拍，石头就碎了，说：“李虎臣，你好好的过来！你如要搁得住我这一巴掌，我就把你饶了；要没有石头结实，你就不必前来讨死！”李虎臣一瞧，心中害怕，说：“我也不必与他动手，咱们先回去吧。”李虎臣叫众人快走。此时那老头儿把眼一瞪，说：“你等往哪里走？老爷子非得把你们结果了不可！我也绝不能与你们善罢甘休！”说着站起来，直奔众人而来。大众与李虎臣心中害怕，一直的就往外跑，一个个连命也不顾了。少时出了大门，李虎臣上车，大家逃走。

回到李家寨，见里边人出来迎接，李二鬲头下车进里面外客厅。上房五间，东西各有三间配房。天棚底下捆着金文学、马成龙，二人在那里大骂不绝声。李虎臣到上房廊子底下落座，说：“你等将独眼龙谢聪送回他家去了？”众人说：“是送回他家去了。”又吩咐：“将山东马给我带过来，我问他是作什么的。他好好说实话便罢，若要不然，你们把那石头槽儿扛子预备好了就是。”左右有人答应说：“既然把他这个姓马的拿了来，也要问问他在咱们这个地方有案没有案，叫他打一个托案。”李虎臣说：“有理。把他给我带上来，我问问他。”

众人把马成龙带上了上房台阶以下，众人说：“跪下！跪下！”山东马说：“跪什么？别装着玩了！”后面一个小子用杠子把成龙腿一打，成龙不能支持，竟翻身栽倒就地。李虎臣说：“我们滑县近来出了一案，大概是你作的，在路打劫过往官长，你们有多少人？趁此实说，免得庄主动刑！瞧你就不是好人，你又帮金文学动手，打坏了我的徒弟。你说便罢，要不实说，我必要动刑勘问！”山东马破口大骂，说：“小子，你自管来，我偏不怕你打我！咱们两个有地方去说去！”李虎臣吩咐：“动刑！”只见众贼党齐来将山东马用石槽一掂，那杠子一轧，“嘎游嘎游”的，山东马的骨头都酥了，疼痛难忍，说：“李虎臣，你放下我来，我招了就是。”看来是什么样的英雄也是怕打，又怕非刑。此时成龙心想着说：“这个东西，大概必将我送入县衙，那时我见了知县再说也不为晚。”想罢，说：“打劫过往的官长是我们。你不必动刑了，到县里再说。”李虎臣吩咐：“把他带下去。带上金文学来，我瞧瞧他！”

少时，成龙由人带下台阶，就在天棚底下捆着。又把金文学带了上去了。大家齐嚷：“跪下！”金文学吓得战战兢兢，正待要跪下，只见外边门上来报说：“有滑县公差王雄王头儿、李豹李头儿，带领二十多名伙计、四辆车，在门首要见庄主，不知所因何故？”李虎臣一听，一愣，心中说：“没有事，他们来作什么？”遂吩咐：“请暂把金文学捆在下面去。”

少时，家人带进两个头儿，一见李虎臣，都说：“庄主，你别走，我们老爷叫我们来请你来了，你快些跟我们走吧！”李虎臣说：“二位既来到我这里，是谁把我告下来了？你们说说，我就知道了。”二人说：“你要问原告之人，跟来现在门外，你跟我们到外面，你一瞧就知道了。”李虎臣说：“原告在哪里？”两个头儿说：“在大门以外等着你哪！”李虎臣气

往上一冲，说：“我去瞧瞧他是怎么个人物？吃了熊心，喝了豹胆！”站起来往外就走。方至大门，只有二十多名公差在那里站着，一见虎臣出来，大家说：“来了，来了！老头儿，你见见他吧！”又见从人背后过来了一人，把李虎臣吓了一跳。

原来那个老头儿，就是方才在金文学家家中那个。因他们大众抢人，被他追跑了。他就说：“女儿，你不必害怕，你在这里等候，我去告他去！”何氏说：“你老人家姓什么？我还不知道哪。”老头儿说：“我叫报应。”正说之时，韩三、刘四回来了，报应说：“你两个把门关上，我上滑县去告李虎臣去。”说罢，扬长而去。

至滑县才五里地，到衙门一喊冤，里面门上二爷出来一问他，他说：“我是大同府的人，姓鲍，名英，先在外面保镖为业。这李虎臣是我干儿子，他自幼就不务本分，近来我在他家中住着，他又约人打劫过往官长，窝赃隐贼。我劝他他不听，他反说我是坏他的事，我不应该管他的闲事。因为地面上出了这样逆案，我怕叫老爷的贵差访着，我有知情不举、纵贼脱逃之罪。”门上人叫值日班头，带他回明老爷。当堂派王、李二位，带二十名散役，去拿李虎臣。众人方要走，鲍英说：“老爷别叫他，怕拿不了来，那时我倒闹了一个妄告不实之罪，我跟了他们去吧。”老爷说：“既然如此，也好，王雄，你带他前往拿获李虎臣。”众人这才出了衙门。在路上，鲍英说：“二位班头，你们知道李虎臣是个龙阳生不知？”众人说：“实在不知，这话是真的吗？”鲍英说：“焉能是假的哪！他跟我睡过觉，他是我的龙阳生，你们如果不信，到了他那里，他一见我就跑。你们可别告诉他，是我告了他；要是告诉他，那时他就不敢出来了。我说是不是？”众人半信半疑，也不知真假。

少时，到了李家寨，他们二位班头进去，不大的工夫，将

李虎臣领出来。鲍英说：“小子，你还认得我吗？”吓得李虎臣往里就跑，背后面两个头儿把他锁上，说：“姓李的，你先别走，跟我们过堂去吧！”二位头儿去到里边，把天棚底下捆着的马老爷与金文学解下来，带着到衙门去。王雄、李豹说：“马大老爷，你为什么叫他捆上？”成龙说：“到了衙门就知道了。”

原来这两个头儿，那一天奉县主之命，在桃柳营去探听钦差从那条路走，正遇成龙，说了半天话，今天不知为什么叫李虎臣捆在这里，故此认得。先解下成龙，说了好些个好话；然后把金文学放下来，一同至县衙。

正值老爷升堂问事，王雄上去禀明说：“奉旨查办黄河堤工的钦差伊大人的委员马老爷，不知为什么在李虎臣家捆着，现在外面，要见老爷。”知县王仁吩咐：“请进来！”成龙进内，至大堂，知县叫“看座”。成龙落座。知县问：“兄台来此何干？为何与李虎臣打架，不知所因何故？请道其详。”成龙先通其名，就将奉大人之命，上卫辉调兵，从此路过，住金家店，早晨起身要走，正遇李虎臣至金家店抢人，瞧见我这匹马好，他一定要买，我再三不卖，他遂叫人将我马匹、公文、褥套一同抢去，又用绊腿绳将我绊倒，拿到他家，私立公堂，严刑审问。他还说我是打劫过往官长之贼。正在审问之际，被老兄贵役一并传来。我也不打官司，把我的公文、马匹给我找来，我就走路，也不管别的闲事。

知县吩咐：“把鲍英、李虎臣带上堂来。”先问鲍英道：“你告李虎臣窝赃隐贼，若是真情，本县定然有赏；倘然是虚词妄告，必然重处于你。”鲍英说：“老爷如其不信，老爷带着人一同去起赃，我为的是老爷地面上的公事，又不是我两个人的私仇。”知县又问李虎臣道：“你这个东西，胆子太大，

目无王法，打劫官长，抢夺委员老爷的公文、马匹，大概并非好人！”吩咐王雄、李豹：“带着鲍英、李虎臣前去起赃，务要将委员老爷的公文、马匹急速带来。”众人下去。

李豹带着李虎臣，王雄带着鲍英，到李家寨将赃起出来，惟不见褥套、公文。众人无法，出李家寨带领二人回衙，再作道理。行至半路，李虎臣一想：“这场官司我可打不了，我得想主意逃走。”想罢，说：“李头，咱们哥俩有交情，你把锁子松一松，我解一解手儿。”李豹把锁一松，只见李虎臣双手一夺，带锁而逃。李豹将要去追赶，王雄说：“你别追他，他的案情重大，我知你们两个人是甚么事？他要是用钱买通了你，他跑了你也跑了，莫非叫我一个人打这官司吗？不行，你别去追了！跟我的伙计们，把李头给我锁上。”李豹说：“王头，咱们一个衙门当差，可用不着这个样子。”正说之际，见鲍英说：“我给你们追去。”说着，反身就跑。王雄也要去追，李豹说：“等等！方才我要追去，你不叫去，叫人把我锁起来，这回也别走。跟我的伙计们，把他锁起来，不用原被告儿了，这场官司咱们两个人打了吧。”说着，来到衙门。

老爷正在堂上办事，成龙在一旁坐等。只见一千人来到公堂跪倒，老爷说：“带李虎臣。”李豹说：“跑了。”又说：“带鲍英。”王雄说：“也跑了。”老爷一听，冲冲大怒，说：“分明是你等贪赃卖放！拉下去，给我打！”方要动刑，从外面来了一人，口中大嚷一声，跑上公堂。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 卢文龙夜入金家店 金眼雕捉拿李虎臣

诗曰：

也无烦恼也无愁，本分随缘莫强求。  
天益言语休开口，不干己事少出头。  
人间富贵花间露，纸上功名水上沤。  
识破世情天理处，人生何用苦营谋。

话说知县在公堂上正要打王雄、李豹，自外面来了鲍英，上得堂来一瞧，连忙跪倒，说：“老爷不必责打他们，适才我追赶李虎臣，他进了村庄人家去了，我恐老爷着急，急速回来。”老爷说：“李虎臣走了倒是小事，把马老爷的公文、褥套给找回来就算得了。”鲍英说：“老爷不必着急，我替老爷将此事办好了就是。”说完，叫道：“老马，你这里来。”

山东马下得堂来，说：“鲍英，你作什么？”鲍英来至仪门，说：“老马，你的公文、褥套是叫人抢了去吗？你说良心话。昨夜晚上在店里金文学窗户以外站着之时，有人摸了你屁股一把，你知道不知道？”成龙说：“我知道。大概就是你这个东西吧！”鲍英说：“褥套等物，连你周济金文学那二百银子，都是我拿了去了，你别告诉知县。你就说公文失落也回不去了，向他要五百银子，你就说要去海角天涯访公文下落。他

不能不给你，若叫钦差知道，在他这地面丢了公文，连他也担不起。”成龙说：“我去向他要去，你可不许不给我褥套、公文。”说罢，来到堂上，与知县言道：“我的公文不要了，你给我五百银子，我从这里海角天涯自己找去，没有你的事就是。”知县说：“金文学大概是被李虎臣讹诈，当堂具结完案。”说：“老兄，你先回金家店，回头着人给你送银五百两就是。叫外面将马老爷的马给鞣上。”成龙说：“不用，我走着去，回头连银子带马一同给我送到金家店就是了。我可把鲍英带了走。”知县甚是愿意，遂说道：“鲍英，你就跟着马老爷去，案后捉拿李虎臣与你无干。马老兄台请去，随后马匹等件，一同送到。”成龙带鲍英来至衙门以外，说：“你把我的褥套、公文放在哪里？趁此快说！”鲍英说：“我没有拿你的褥套、公文，你要走就走吧，我不管了。”说罢就走。成龙追也追不上，叫也叫不应。成龙说：“是我的报应，你报应了我！”说着，出了滑县南门。

只见护城河水流得汹涌，山东马自己越走越难受，说：“我本是奉命调兵来到金家寨，因为多管闲事，正应了俗话：是非皆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手扶着吊桥，望河内一看，思前想后，并无活路，想：“我马成龙好容易得这个守备。因为失去公文，有心回去，身担重罪；若不回去，哪里是我安身之处？”越想越惨，“不如投河一死！”想罢，翻身往河里一跳。此水深有一丈，跳将下去，正落在分水石上，坐在那里，水刚到他的脖颈。他本急得浑身是汗，这凉水一冲，甚是爽快。一个猛劲，他疑惑自己死了，坐在分水石上，说道：“阎王爷在哪里？还是我自己去找他，还是他来叫我？”惹得桥头之上众人观看，有说“是半疯的”，有说“是痰迷心窍的”，也有说“是伤寒病没好汗憋的”，大家直议论。成龙抬头一瞧，只

见鲍英老头在上边，只是乐，说：“你今天也跳了河了，我冤着你玩哪！你上来，我给你公文吧。”成龙这才知道自己没死，慌忙站起身来，蹿上南岸。鲍英说：“你同我走吧，咱们两个到没人的地方再说吧。”

二人来至南关以外，鲍英说：“兄弟，你认得我不认得我！”山东马说：“不认得。”鲍英说：“我住在大同府宣豹山，姓邱，名成，别号人称金眼雕，绿林中人称报应，到处专杀贪官污吏，惟有剪除势棍土豪。当年保着彭中堂西巡，过宁夏府，到过贺兰山，破过牧羊阵，金殿封过义士。我是闲游三山，闷踏五岳，专打世间不平，一生自己无事，尽为他人所忙。”成龙说：“原来是老英雄了。此处并非说话之所，请到店中再讲。”

二人遂来至店中，韩三、刘四连忙迎接倒茶，金文学也前来相见。少时，知县遣人送来马匹、银两，交与成龙收下。邱成说：“我去给你取褥套去，在这西院养鸭子的窝里放着哩。”少时将褥套取来，交与成龙。成龙换上干衣，连那二百两银子都在褥套之内，惟有公文踪迹不见。成龙说：“邱大哥，你不可玩笑，快把公文给我拿出来吧。”邱成说：“不晓得什么公文。”山东马说：“我调兵的文书在里面，怎么会不见了？你快快给我找去吧！”金眼雕一听，心中大怒，说：“兄弟，丢不了这个东西，这是有人同我玩笑，大约也没有人敢做我。咱们今天晚上等着，他大概必定前来。”山东马说：“不要紧，叫金文学去叫两桌菜来，打两坛酒，给伙计们一桌。咱们三个人一桌，且吃酒，消愁遣闷。晚上各屋预备着灯，俱用大盆扣上，听我一嚷有贼，就把灯献出，不可有误，以好拿贼！”大家依言，同金文学及邱成等三人吃酒，直吃到黄昏时候。成龙将那七百两银子，俱给与金文学了，说：“酒钱，你就拿这个

银子给他，所余的都周济你了，爱作什么随你的便吧。你上后边去你的，我们还要喝酒。”那金眼雕邱成一看，甚是佩服马成龙，无奈心中有事甚烦恼，吃酒无兴，焉能多饮。天有二更时候，不见有贼来。山东马心中焦躁，站在炕上，把脑袋伸出去打呼声，等着贼来。

少时，只见从东边房上下来一人，背着单刀一把，直扑奔上房而来。成龙方才要嚷，自己出了神，把嚷都忘了，干张着嘴着急。金眼雕早看见，蹿在院内，贼人一见，蹿上北房去了。邱成随后追去，贼人由北房又奔至西房上。山东马站在院内直嚷：“有贼！有贼！”韩三、刘四方一拿灯，双手一歪，把盆也掉了，灯也灭了，吓得二人不敢出去。只见贼人方至西房，只听“嗷哟”一声，贼人栽倒在地。成龙过去拿住，只见金眼雕下来，将贼人拿过上房，用灯一照，正是李虎臣。邱成说：“小辈！偷公文的并不是他。”

原来李虎臣自白天逃走，不敢归家，候至夜晚到家中一看，亲信之人俱皆逃走，自己家口并不知去向。无奈找刀一口，至金家店，打算要来采花，采花之后杀了何氏，以报今日之仇。不想方一进店，就被成龙等拿住。成龙也不问他，叫伙计交与地方官人，送县严究审讯。邱成说：“盗公文之人不是他。马贤弟，贼人是你拿位的吗？”成龙说：“不是，我在下边瞧见，好像有个人把他踢下来的，我到外边问问房上是谁？”

成龙来到院内，面向西房上一看，并无一人，口中说：“房上那个朋友，你下来吧，不用在那里探头，我都瞧见你了。”只见从房上“唳”的一声，跳下一人。成龙说：“朋友，进里边屋内坐着。”见那人点点头，同他进了上房。邱成睁眼一看，见此人身高八尺，面似姜黄；一身青夜行衣，靠背背金背刀；海下一部黄髯，环眉阔目。成龙说道：“你坐下。”那人点点

头，并没有语。成龙说：“你喝碗茶。”那人接茶在手，竟自喝了，并没让人。成龙说：“你喝酒。”那人接杯在手。正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成龙说：“你吃点菜。”那人各样菜俱都吃点。成龙说：“茶也唱了，酒也用了，菜也吃了，你倒是贵姓呢？我的调兵文书是你拿去不是？”那人说：“你也不必问我姓什么，要问你的调兵文书，可不是我偷了去。我可知道，昨夜晚我住在南隔壁店内上房，天有二更鼓以后，有我一个朋友，他说从你们店里得了一个黄包袱，打开与我一看，我说：‘这是调兵的文书，你偷他也无用，这要叫人知道，惹这个乱儿不小。’我那个朋友说：‘也不必留他，就在灯上烧了，以免后患。’山东马听到这里，“嗷哟”一声，栽倒在地。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 伊钦差攻打剪子峪 马成龙独战小耗神

歌曰：

恩重山丘，五鼎三牲未足酬。亲时临辰后，子到方能救。这都是出世大原由，凡情怎够。孝子贤孙真空究，因此把五色封赠一笔勾。

话说成龙栽倒就地，半晌不语。邱爷忙把他扶起来，说：“你这个朋友就不是了，怎么把我的兄弟气倒，是怎么回事？”那人说：“他倒是爱问我，我是交朋友的心肠，为的是告诉他知道。他没听我说完，他就气倒了。”成龙方才睁眼，说：“我的公文是被他烧了？”那人说：“你听我说完了。他方要烧，被我一把抓住，将公文夺下。他说：‘你夺我的作什么？你说说我听。’我说：‘你要把它烧了，恐怕害了好人，你给我吧。’他说不给我。他日行一千里路程，夜走八百不亮，他由昨夜三更时候，就往云南去了。你说这事，我一想不对，倘要有人来找我要此物件，要是我的朋友，我该如何问？我故此又把他追回来。现在我们哥儿两个夜晚前来探探，丢公文的是谁。走了没有？多蒙尊驾抬爱，又把我让进来，我故此说都是实话。我叫我这个朋友进来。”

说完，遂大喊着说：“兄弟，你还不进来吗？”只听外面

有人答言，进来了一人，身矮小，短打扮。山东马一瞧，认得是拜兄顾焕章，赶紧过去一见，说：“大哥，你还好？我不知是你拿了公文去。”焕章说：“你奉大人之命，你不去调兵，你在这里作什么？这是公文包一个，给你就是。若不是我们哥儿两个暗中跟随你，岂不叫人家笑话！”成龙接公文在手，说：“来吧，我给你们哥儿三个见见。”

这位老兄姓什么？原来顾焕章自从河岸遇大人分手，说他还有朋友等他，就是先来的那个人，姓卢，名文龙，别号人称黄面太岁。当初与焕章患难之交，这就是他。二人方知小耗神在剪子峪聚众起立邪教，正算计该如何办理，见成龙从面前过去，在马圈挑马，他二人才知是上卫辉府去调兵。二人暗中跟着，又见一个老头儿在马后，跟着那马一样快，二人甚是惊疑，慌忙也就追下去，见他遇成龙说话，二人暗中知是一位英雄。晚间到了金家店，见他戏耍成龙，偷了褥套，他暗中把公文拿出来。今夜晚同来在这里瞧瞧怎么回事，将公文给了成龙。

听他说要给见见，只见那老英雄说：“不必见。我姓邱，名成，别号人称金眼雕，住大同府宣豹山，江湖绿林都叫我报应。你认得我了，你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边拔毛！”焕章道了名姓。邱爷说：“好，咱们俩去上外边无人之处，我看你有多大本领！”说罢出去，翻身上房，说：“我在村南双松林内等你，去是英雄，不去鼠辈！”焕章说：“老匹夫，休要无礼！待我去瞧瞧，你如何赢得了我！”也跟着出去上房，追下去了。山东马说：“你们别走！卢文龙，你也不去劝劝他们吗？”卢爷说：“不要紧，我去。告诉你说吧，天明了你去调你的兵，你自管放心，我去了一说，他们就不动手了。”说罢，也出去上房，飞身走了。成龙有心要追，又不会上房，又不放心。有了公文，无奈候至天明，叫韩三把马鞴上，

去上卫辉府，料想他们三个绝不能打起来，遂上马出店。金文学说：“恩公，我也不送你了，你到了卫辉府，可别耽误了。尊驾前程万里，你我后会有期。”说罢，分手上路。

这天到了卫辉府，方到常明总镇大人驻扎之所，只见那边跟他来的马夫过来说：“老爷，你老人家方才到？我等了一天了。”马爷说：“把你落在后边了，我住店耽误工夫，你先来到此处甚好。也罢，咱们先投了文书，然后再说。”遂至号房，投文书与书信进去。少时，有一个家丁出来说：“马老爷，先在号里吃饭吧，明天起身。”

次日天明，马爷听见外面人声喧嚷，进来一位头戴青泥得胜盔，高提梁，双岔尾，银灰贵州绸子单袍儿，穿着官靴；面如紫玉，双眉重大，二目带神，一表非俗，带笑说：“马老兄台，弟王庆奉大人之命，同兄台到钦差伊大人处拿贼，外面大队点齐，弟带领前去。”山东马说：“好，咱们就走。”到了外面一瞧，旗幡招展，五百步队精兵甚是整齐。还有三个人站在那里：千总谢守仁、守备刘明、记名千总谢守义。大家齐与成龙见面，问好说话。此时大家起马，在路上还是成龙爱玩笑，说说笑笑，这一天到了桃柳营，进公馆见大人，回明了调兵之事。

天色方至巳正，大人吩咐：“兵伐剪子峪！”一杆大旗，是这里地面上官预备的，上写“钦差伊”三个大字。马成龙与马梦太跟随着大人马后，王都司带兵，离桃柳营，到剪子峪东山口外。只见上面也没有一个人把守眺望，不知所因何故，吩咐：“列队！”大众呐喊，也不见一个贼人出来瞧瞧。天至日落之时，方才收兵，安营下寨。大人一夜并未敢睡，又不知里面有贼没有贼，甚是狐疑。

次日天明，大人又列队，吩咐派人探去。这座山是三个山

口：一个在正南；大人列队的这里是正东；西边还有一个山口，不知是在何处。派的人去了半天，只见他回来说：“里面进山有五六里之遥，往南有一个山湾，里边有些个杀气，怕的是贼在那里。”

正说之间，只听得里边号炮之声，一片声喧，从里边出来有三千多贼，俱是头裹白绫巾，短打扮，手执长枪大刀，双龙出水势，分为左右；当中两杆大旗，上写“重整天地会”，下写“再立八卦教”。当中一匹马，马上有一人，身高九尺，头戴三角白绫巾，身穿蓝绸箭袖袍，腰系青丝带，面如乌金纸，勒马横枪，怒目横眉。南边站着一个，头戴三角白绫巾，银抹额，二龙斗宝，迎门茨菇叶乱抖，宝蓝缎子箭袖袍儿，青绉绸中衣，薄底快靴，手拿一杆虎头鍔金枪。北边站着一个，也是三角白绫巾，双插白鹅翎儿，金抹额，粉缎子箭袖袍儿，甚是威风凛凛。头前站着是定兴县逃走的独角龙马凯，倒是随常的打扮，甚是威风，手拿鬼头刀一口，在那里说：“我去瞧瞧这个姓伊的，他带领多少英雄前来，我必要拿他就是了。”此时马凯在当场一站，说：“哪个不怕死的过来！咱们动动手儿。”

只见把总李德胜说：“众位看我去拿他去！”说罢，一直的跑到独角龙面前，说：“小辈，认得李老爷吗？”抡起豹尾钢鞭就往下打，马凯用刀相迎。二人杀在一处，两三个照面，马凯的刀劈面一刹，李德胜钢鞭望上一迎，贼人撤回刀来，分心一刺，只听“哎哟”一声，李德胜躺在杀场，当时身死，也算为国尽忠。独角龙马凯洋洋得意：“还有谁敢前来动手？”千总谢守仁拧手中长枪，直刺马凯。马凯一见，望后一闪，说：“小子，你别讨死！”刀往里一进，三五个回合，谢千总败回去了。怒恼了都司带兵官王庆，说：“来吧，我去拿这小贼种！”跳下马来，抡刀直奔马凯剝来。一来贼人战败了两个人，

也有点力尽精衰，因此王大人过来，他已不是对手，几个回合，败回本队。

小耗神余四敬下马摇叉，通名大骂至阵前，怒气填胸，说：“小辈，是什么人？”王大人说：“本司乃怀庆镇鏢中营都司王庆是也。因为你等私立邪教，引诱愚人，我等奉钦差之命，前来剿灭乱贼。你不必发威！依我说，你早早归降，求钦差饶你性命，你还算是一个知罪改过之人。如若不然，那时想活，比登天还难了。”小耗神说：“你等不过是乌合之众，也敢口出狂言！天下人人有份，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你趁早归降会总爷，也不失封侯之位。”王大人心中大怒，说：“贼子大胆！我定要结果了你！”二人大战多时，小耗神力大叉沉，他又久练。王大人先年出兵在外得的功名，自得了实任，他就不练了，今天如何是余四敬的对手？他刀往下一剁，小耗神一闪身，刀就落空了。余四敬用叉分心就刺，王大人想要闪就来不及了，左肋之上着了一下，王庆败回本队中。谢守义出去也败了回来，刘明出去也败了回来。

马梦太抡短把刀出去，站在贼人对面，将刀往肋下一夹，从跟头褡裢内取出鼻烟壶儿来闻烟，摇头晃脑，在那里说：“余四敬，你这个小辈先别逞能，老太爷来拿你！你认得老太爷不认得？”余四敬说：“你是何人？”瘦马说：“我在安定门里国子监住家，姓马，名梦太，别号人称瘦马老爷。你打听打听，里九外七、皇城四门、前三门、外九门、八条大街、五城十五坊、南北衙门、大宛两县、顺天府都察院，没有不认得老太爷的。就是你这么一个刀切的、二五眼手做的、面钢炉儿小子，你攒馅包子晚出屉，别装着玩，老太爷今天与你各分上下！”说着，先将烟壶儿装在褡裢内，拉手中刀，说：“来，来！咱们爷俩动动手！”抡短把刀一刺。小耗神听了半天，也

不知这些个外话，见刀刺来，用叉相迎。二人一照面，梦太刀往回一拉，分心就刺。贼人用叉一崩，梦大的刀撤回来，拦腰就刺。贼人的叉双手往外一推，将刀推出，趁势抡叉就往头上盖来。马梦太忙往后闪，见贼人勇猛，败回本队。

山东马跳下坐骑的黑马，把蓝布大褂脱去，把小辫一挽，就是山东绸子裤褂，高腰袜子，山东皂鞋，大瓦刀在后边裤腰带上掖着，手拿桑皮纸的折扇，出离了本队，说：“小耗神，你这号东西，往哪里走？我来了！”说罢，往前直走，看可到了贼眼前，只听小耗神说：“会总爷是英雄，不能暗中伤你，通上名来！”山东马面向西一站，冲着贼人说明自己的名姓，用手中扇子一指，说：“小辈，你就是小耗神吗？”贼人见成龙赤手空拳，又听见独角龙马凯说过他的厉害，用手中叉照着山东马就是一叉。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 山东马空手夺叉 伊钦差山口受困

诗曰：

英风锐气世无双，逆贼无知枉逞强。

攻乎异端迷本姓，终叫名败与身亡。

话说小耗神余四敬的叉，照着马成龙前胸一刺，山东马手中又无兵器，这时候要回手拉瓦刀也晚了，把眼一瞪，说：“来吧！你往我这里刺吧！”把胸一拍，见叉将要到胸前。他往后一撤，将叉头让过去了，用手把叉杆一抓，二人在战场之上就夺起叉杆来了，也分不出谁的力气大。这两个人夺这一杆叉，是半碗饭，谁也不能让谁。老马急了，把手一扬，说：“小子，着宝贝！”只见一片白光，把小耗神给蒙住了，往后一闪，那叉被成龙夺在手内。余四敬往回就跑，伊大人传令进兵。五百大队一直往西一冲。八卦教众匪贼一回头，齐往山里败，大人的队往前就追。

方进山口，走了不远，只听得背后一声炮响，贼人将进来的那山口堵住，上边滚木檣石往下砸打，正截官兵之归路。伊大人一听此报，唬得一阵阵发愁，出于无奈，大家齐来聚在一处。见北边是山，南边是山，山上都有贼人在那上头把守。众官兵前进无门，后退无路，正不知该当如何。四面山上都是贼

人，齐声说：“好伊哩布！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

此时众官兵目瞪口呆。大人说：“往回撤兵，咱们倒瞧瞧应该如何？”众人答言说：“是！”往东一闯，上面滚木擂石往下砸打。官兵不敢向前，暂且退回，待等候黄昏时候再说。大人在马上长叹一声，说：“我这是多管闲事！奉旨查办黄河，在此处地面上之事，落得这一般光景，连累这五百官兵、四员武将、二马都跟我死在这里，这也是命该如是，我先死了倒好。”说罢，叫梦太要刀。马梦太十分着急，说：“大人不可心焦！我有一个主意，此去到卫辉府也不算远，我等着晚半天，若是上天不该这五百人死，我爬上山去，找一个清静地方滚下山去也可。”大人说：“既然如此，也好。”山东马在那里拿出酒壶，在那里喝酒，也不言不语。王庆大众也不言语。此时日色已落，众英雄大家也无法了。

马梦太辞别了大人，扑奔东山口，爬着山坡，一直的往上直爬。上面有好些个灯笼火把，众人来来往往巡察。马梦太离上面还有三四尺就上去了，早被一个贼人瞧见了，用手中枪照着梦太面门就刺。马梦太一瞧，心中害怕，直上直下，也没有地躲去，自己用右手把枪一按，贼人往回一撤，就这个劲儿，梦太上去了。自己心中甚喜，抽出短刀，照着那个贼就是一刀，将贼人刺倒，飞身下山至底营，向看守之人要了一匹马，骑上飞也似的顺大路，二次上卫辉府常大人那里去调兵。

走至天色一亮日初之时，恨不能飞了去才好。天有已正，前面有一夹龙沟，南北有三里地，梦太从北往南要进这一道沟，只听见有行车之声，里面地方又窄，梦太心中着急搬兵，来救大人。他那马就进了这窄沟口，里面就可一辆车行走，再有单行人也过不去。那辆二套车又堵住去路，急得他直嚷说：“使

不得！你们得让我过去就是了。我有要紧的事，不能耽误了。你们快躲开！”只见那个赶车的说：“朋友，使不得！你快快回去，我过去。不然这样窄沟，我如何能躲得开？你不回去，你是自找无趣味了。”马梦太一听此言，说：“小子，你先别吹，咱们两个就在这等着，看谁回去？要不等一天，便是小辈！”赶车的把眼一瞪，说：“小子，你不必胡说，惹我们老爷生气！你趁早回去，让我过去；要不然，瞧我把你这小子结果了性命！”只听见坐车的里头说：“不可欺负人家外来之人，咱们爷们是本地的，你好好的把骡子卸下来，拴在后面车上，倒着拉回去就是。”起车的答应，方要卸骡子，马梦太说：“不可！你们倒着拉，那得多大工夫。我瞧着你们坐车的面上，放你过去，我回去就是。”把马一拨头，出离夹龙沟以外，那辆二套车随后也出来了。梦太这才进夹龙沟，一直往南，将出南口，只见二套车复又追赶前来。梦太见有三条道路，不知哪条路通卫辉府。正想之间，见那辆二套车往东南那条道路去了。梦太问道：“借光，上卫辉府是从这条道去吗？”赶车言道：“是。”梦太催马，一直跟随在后。大约走了五六里地，并不见那辆车了，只见前面有一庄门，座东朝西。梦太进去一瞧，原来是座极大庄村，四面都是土围子，以为防贼之用，东西大街。

梦太由西往东而走，只见路南有一座小店，门首有大槐树一棵，树底下放着不少的桌子、板凳。梦太也有点渴了，也有点饿了，下马进店，把马交与小二，吩咐用细草料给喂上。自己坐在店门首树底下板凳上，说：“你先给我来一桶凉水，给我要三碗炸酱面、一壶酒、一个拌鸡丝凉粉皮，给我冲上一壶茶，我吃了饭再喝。先给我拿过水来。”小伙计将凉水桶放在梦太面前，马梦太端起水桶，“咕嘟咕嘟”直喝了一气，站起

身来，在树底下走了有四五十步，把嘴一张，从口内吐出一口水来。自己又端起水桶来，又喝了一气，照样又吐出一口水来。伙计小二瞧着直嚷说：“你们瞧这个西洋水法！”大家闻听，俱都出来观看。梦太照样吐水三次，落座吃酒，用饭已毕，叫伙计算帐，帐算完毕，共吃钱二千整。忽然一想：“身上并未带钱，叫伙计暂且先给我记上一笔帐。”小二姓贾，外号叫高眼，说：“朋友，你是哪里的？”梦太一想：“我要说远方的，他必不写帐，我有主意。”想罢，说：“我是卫辉府衙门头，快班上有个神弹子马老，就是我。与我写上吧，改日给你送来。”伙计说：“不成，柜上一概没有帐，你好好给钱！我瞧你就不是个好人。众位伙计们，快拿出锣来，鸣锣齐会众人，拿这个奸细！”见伙计拿出锣来，打得直响。

少时，各门首俱有人手拿刀枪，齐声呐喊说：“贾高眼，有什么事？”小二说：“有一个奸细来至咱们这里，把他拿着活埋了就结了。”众人往上一围，将梦太围在当中，大家动手捉拿。梦太在里面蹿纵跳跃，闪展腾挪，无奈人多势众，一人不能取胜。工夫许久，直累得马梦太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堪可支架不住。过来一帮飞抓将，照马梦太抓来。无论你能闪能挡，飞抓不离左右。又有人用绷腿绳将马梦太绊倒，大家过去捆上，问贾高眼说：“还是回禀庄主，还是把他活埋了？”贾高眼说：“埋了就结了，哪里还有这么些事情！”众人说：“抬着埋去！”

众人抬起马梦太，方才要走，只见从正东来了三个人，大家说：“三位庄主都来了，暂且把他放下吧。”马梦太心如刀割，泼口大骂贼人，自知一死，断无生理。想钦差在剪子峪被困，还有五百名官兵，大约这两天都要在鬼门关上挂号，拨魂帐上勾名。见众人将他抬着要走，齐声嚷庄主来了，又把他放

下了。

梦太睁眼望正东一看，见头前走着一人。年约二十以外，身穿着蓝绉绸大褂，白袜云履；身高八尺，面如紫蟹，手拿团扇，摇摇摆摆。第二个人，身高六尺以外，面似姜黄，微带瘦形，两道细眉，二目带神；身穿灰色贵州绸大褂，足登薄底快靴，手拿全棕百将黑折扇。第三个人，身高六尺以外，五短身材，白面目，长眉大眼，鼻直口方，年在二十上下；身穿宝蓝洋绸大褂，足登青缎云履，钮带十八子香串，手拿芝麻雕翎扇一把。三个人来至梦太面前，问道：“这是什么事？”贾高眼说：“我瞧他是一个奸细，到咱们庄村来哨探来了。我叫众街坊拿住他，把他埋了就完啦。回禀庄主，怕庄主生气。”头前那个庄主照着贾高眼就是一个嘴巴，赶紧过去把梦太绳绑松开，说：“老兄合，多有受屈了，弟等来迟！”梦太细一瞧，原来是故友来临。不知三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 马梦太误走连三庄 胡忠孝大战剪子峪

诗曰：

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话说马梦太一瞧，这三个人俱是相熟之人：头一个是胡忠孝，第二个是李庆龙，第三个是小丙灵薛应龙。此庄名叫连三庄。因在北京提督衙门一处打过官司，后来又是一同奉旨封官。这三个人是回籍归镖，家中本是财主，不愿在镖当差，在这庄中务农为业，闲时饮酒，闷来栽花。正是：静爱养花闲养鸟，清宜玩月雅玩花。

庄中以他三个人为主，一则是首户财主，二来又有功名。这三个人正在一处吃酒，商量着一同入都去谢伊大人。只见李庆龙的兄弟李庆春出门走至半路，又回庄来找他三个人喝酒，提起走到半路遇见一个北京城骑马的与赶车的打架，一想出门不利，故此就回来了，一起喝酒消遣。正在吃酒之际，只听传锣之声，叫人前去探问何事。少时回来禀报：“拿着一个奸细，是北京口音。”故此三人出来一看，不想是故友马梦太，连忙扶起，到路西店内落座，说：“老哥，你怎么来到这里？”马梦太就把钦差受困、自己滚山调兵之事细说一回。胡忠孝说：

“你走错了路了，理应往正南，你往东南来了。幸亏来到我们这个庄村，我们这里有六百多名团练乡勇，守望相助。我跟我们这村庄人商议商议，带了这六百人同你到剪子峪，前去相救大人如何？”梦太说：“你就快去，我也不到府上给老太太请安了，救兵如救火，越快越好。”三个人站起身来，说：“我们去商议去。”叫店中人给他倒茶相等，并将前帐会过。

梦太吃茶，等候多时，只见他三个人戎装前来。后面跟着六百团练，各穿红号衣，上写“团练乡勇，守望相助”八个大字。后面有旗一杆，正面写“连三庄”三个大字，背面写的是“团练”二字。后面有大车三四十辆，载着是锣鼓帐房、旗纛号令、刀矛器械、粮草军装，物件俱全。马梦太将马拉出来，一同出连三庄，扑奔剪子峪而来。在路之上，胡忠孝吩咐：“派李庆龙带二百人打西山口，薛应龙带二百人打东山口，自带二百人打南山口，马梦太为三路救应。兵贵神速，今夜晚初鼓齐到剪子峪，以信炮为号，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阵可破山口，救出钦差与一千官兵人等出山。”大家一齐答言，兵分三路。

胡忠孝与梦太同行，至黄昏时候，已到剪子峪南山口。见山上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山上贼人不少，山口已用木板闸死，不能放人出入。上面众贼人弓上弦，刀出鞘，见有二百来人在南山口外，他们也不在意。把守山口的是金枪太保侯尚英，是小耗神余四敬的拜弟。此人足智多谋，精明谮练，正在山头调拨人防守，困住伊钦差。

只听外面山下有信炮之声，少时，东西山口各有炮响。空谷传声，听得甚远。人声呐喊，不知有多少官兵前来攻山。胡忠孝立飞虎云梯、行军踏板，往上攻山。无奈上面灰瓶炮子、滚木礮石，往下掷打。东山口也是如此。西山口李庆龙吩咐：“挑精锐之兵一百八十名，藏在树林之内，听我嚷拿贼，方可

出来。这是暗号，不可有误！”他带着二十人，都是面黄肌瘦之人，拿着四个灯笼、四个火把。李庆龙骑的这匹马是耗子皮的，短腿小耳朵，大肚子，圆尾巴，一名大肚子蝮蝮虎。骑上若是不叫它走，两腿一夹，它就不走；要叫它走，将腿一磕，能蹿一丈宽的濠沟。今天骑上此马，到了西山口，他也不叫它走。

把守西山口的是独角龙马凯，一见山下来了二十多个人，还放了一声号炮，他吩咐：“你等将闸板提起，待会总爷出去拿他，问个虚实，是从哪里来的。”大众贼人依言。马凯至山口以外，用手中鬼头刀一指，说道：“你等哪里来的？快些通名！我看你这人像有病的样子，何必前来讨死！”李庆龙故意小声说话，说：“会总爷，你有所不知，只因钦差伊大人在此山被困，本地知县往各村庄要人。我们是哥儿两个，我兄弟在家中务农，我是发了疟子没好，转了伤寒病了，出汗之后，又坐下一个病根，头迷眼昏，心胸胀满，气闷不通，浑身骨软筋酥。有心上吊，又没有个地方去上吊；要抹脖子，手上又没有劲儿；叫人家杀我，人家又怕抵偿。今天赶上知县挑乡勇救钦差，我遇见这么个机会，骑了匹病马。我来到此处，非为别故，求会总爷快快把我杀了就完啦。一则省得活受罪，二则又给家里挣下点功劳。”马凯闻言，哈哈大笑，说：“你会总爷岂与你这病鬼一般见识！你回去吧，换那有能为的、有本事的前来讨死！”李庆龙说：“我得与你见个高下，我才能回去。若不然，叫别人说我私通你等。”马凯说：“你撒过马来！”李庆龙把腿一夹，那马慢慢的往前行走，走了三步一歇，两步一站，马凯甚不介意。忽然见李庆龙的马往前一蹿，已到面前，抡三尖两刃刀就刺，马凯急架相还。无奈李庆龙精神大长，勇力倍加，照着马凯劈面一刀，马凯一闪，正中肩头，身带重伤，

竟自逃走。李庆龙大嚷一声：“拿贼！”只听树林之内齐声喊嚷，一拥闯进西山口，一直往东杀去。两旁俱是峻岭高山，山上的余贼尽皆逃窜。

李庆龙带队正走之时，只见对面伊钦差与都司王庆、守备刘明、山东马成龙，带五百官兵迎面而来，问道：“你等哪里来的乡勇？”李庆龙跳下征驹，说：“恩官大人，把总李庆龙带本村连庄会，前来接大人驾回归。”众庄兵与官兵会在一处，此时马成龙心中甚喜，一同官兵、李庆龙大众，翻身杀入山口之内。

正值小耗神下山，带领有七八百贼人。因他在山寨饮酒，他想：“钦差等如笼中之鸟，釜中之鱼，困他三两天可以拿活的，饿也把他们饿坏了。”这天晚晌，正吃得几杯得意的酒，听有人来报说：“三山口有兵来打山口。”少时，又有人报：“西山口失守，马会总不知去于何处。”小耗神气望上一冲，吩咐点兵聚众：“大家同我下山，去拿这些个饿不死的贼！”带七八百贼众由山上下来，望北山下一瞧，见连三庄的号灯无数，遂带大众会匪，杀入大人的大队而来。此时众官兵又急又气，竭力向前攻南山口。东山口已破，侯尚英、侯尚杰带余贼逃走。胡忠孝等亦杀入山口，合兵一处。正是：

众将交锋，战鼓齐鸣。三军擂碎花腔鼓，征驹摇响紫金铃。贼想得胜，将要立功，征尘冉冉迷宇中。直杀得高坡之上人头滚，低凹之处血水红。

众八卦教匪四散逃走，小耗神余四敬拿着手中枪，往正东败走。方一出山口，听见后面追兵甚远，心中想要投奔四川峨嵋山。正往前走，只见对面来了一人，一把手把小耗神抓住，说：“往哪里走？”余四敬方出龙潭，又入虎口。不知抓住小耗神的这个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 小耗神被捉东山口 赛报应引见畅春园

诗曰：

野草鲜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  
抬头吴越秦汉楚，尽观梁唐晋汉周。

话说抓住余四敬的那个人，正是马梦太。他在山坡上瞧着山口内打仗，只见小耗神独自逃走，至面前，便过去把他抓住。小耗神用手一挡，抡叉就打。马梦太难以敌他，无奈望旁边一闪，只见贼人往下一跑。此时梦太有心不追，心中不舍；有心要追，又不是他的对手。无奈只得在后边跟着他，看贼人往哪里走。追之不远，前面有一个树林儿，见小耗神过去，“噗咚”的一声，少时把那叉就扔出来了。

说书的，不是昨天山东马空手夺过叉来，怎么今日余四敬又有了叉啦？众位，这座剪子峪慢说是一杆叉，要十杆叉、八杆叉都有的。闲言少叙。梦太一见他把叉扔出来了，他就心中疑惑，不知是什么缘故。正在狐疑之际。只听得林内说：“哎哟！罢了！结了！该当我死！”仿佛像小耗神的声音。马梦太正在犯想，只听那边山东马与胡忠孝说：“贼人是往这边来了，怎么就会不见了？真是怪事！”正说着，一瞧马梦太在这里站着呢，胡忠孝说：“老哥，你瞧见小耗神来没有？”梦太说：

“二位来吧，你们跟我进树林内一瞧，就知道了。余四敬被我拿了。”二人信以为真，说：“既然被你拿住，咱们去瞧瞧去，看是如何。”

三人一同进去一瞧，只见树上捆着小耗神余四敬。山东马说：“罢了，老兄弟，有你的！你会把小耗神给拿住了。”马梦太说：“哥哥，不是我吹，你不知道，我不爱在人前叫人家瞧着好像我多大的本事似的。我要是拿贼不叫人看见，你们知道我的本领？这也不是望你们吹，你知道不知道？”胡忠孝说：“老哥的本领，弟真信服你！”

正说着，只见从林子里面过来了一个人，说：“梦太，不可吹着玩。这个贼人是我拿的，我也是在旁边瞧着呢！”马梦太面上带赤，不言语了。山东马倒还怕马梦太挂不住，说：“使不得，我们都是自己哥们，不可玩笑。”梦太一瞧，认得是顾焕章，说：“大哥，小弟就误赖兄长你的功劳，也不要紧，何必这样着急？”焕章说：“贤弟，劣兄的不是了。你不可在这树林之内多说，咱们拿这个小耗神去见伊钦差就是了。”胡忠孝把他解下来，扛着一直扑奔大营，三人在后面跟随。

此时大人带兵早把山寨得了，余四敬又没有家眷。在东山口以外老营之内，发放军粮。惟不见山东马与胡忠孝、马梦太，不知哪里去了。此时天色大明，老马等三个人俱皆回来，禀见大人，回明了拿小耗神之事。钦差此时心中甚喜。大家先用饭，用饭之后升中军帐，吩咐把贼人带上来。众差官把余四敬拉上大帐，一见大人，两旁人齐说：“跪下！”余四敬说：“你们是你皇上家的忠臣，我是我们会总爷的义士，不可如此无礼！”大人一听此言，说：“余四敬，你既知道忠臣、义士，你何必如此无礼作乱？你说说我听。”余四敬说：“胜者王侯败者寇。要是我们会总爷得了江山，拿住你等也是一样。不必多说，好

好的把你总人杀了，凌迟了，处死了，我绝不归降于你！”大人说：“自我太祖入关以来，省刑罚、薄税敛，你等也应该早早的知时达务才是。为何甘做叛逆之人，所因何故？”余四敬说：“你要问，人人都有贪心。汉高祖起身于草莽之中，后来兴汉世江山四百年。你大清国之主，在关东满洲城发祥，因吴三桂请清兵入关，替明朝打闯王李自成，后来你等就在北京登基。你也不必说先前的事，要杀要剐，任你自便，我也没有别的话说。”

大人吩咐带顾义士前来，焕章过去给大人行礼，然后大人也就问了几句拿贼的话。顾爷就把自己在金家镇与报应金眼雕比武，卢文龙给说合，才知是师兄了。”无奈三个人在一处多谈几天，到了这里，就知道大人在山内受困。正在无可如何之际，不想胡忠孝连三庄之人来此救大人，我心中甚喜。夜晚小耗神要逃走，我想他是罪之魁、恶之首，把他拿住，比别人还好。放在东山口树林之内，把他拿住，来见大人。”

钦差甚喜，问明了功劳，然后请幕府师爷专折本入都，奏明康熙圣主老佛爷。圣主旨意下：

伊哩布赏加一级，赏戴双眼花翎，钦赐团龙黄马褂。

马成龙着以都司候补，随同伊哩布查办黄河。马梦太升补用守备之职。各赏加一级。胡忠孝、李庆龙、薛应龙、顾焕章来京陛见。随营兵丁，各赏给三个月钱粮。小耗神在本地处死，在案逃走之贼人，各处严拿就是。

一千众人俱皆谢恩。钦差吩咐顾焕章等四人入都陛见，办文书，就把小耗神就地处死，号令人头。然后大人起身奔黄河岸，派王庆等回卫辉府去，诸事已毕。

顾焕章等得了文书，带着三人，至都中部里投文。是日，带领畅春园引见：胡忠孝赏赐都司，暂升通州守备；李庆龙、

薛应龙赏赐守备，在家营当差；顾焕章赏赐二等待卫，在京当差。旁边有达摩肃王说：“圣主龙恩，顾焕章功劳浩大，不知他有什么本领？请主恩典，我要向他比武在畅春园；若是真正有武艺还可，若是平常之人，不可在此充当二等待卫。”圣主甚喜，说：“明日派彭朋、御亲王看你二人比武。”

次日早在畅春园，达摩肃王说：“顾焕章，你早来了好，来，来，来！咱们比比看，是你我哪个有本事。我听人说你在五虎庄救驾那一段本事，如要你能够赢得了我，我必要保你高升的。”顾爷说：“你老人家不可与我一般见识。”说罢，二人在当场交手，一来一往，不分高低上下，胜败输赢。老王爷他本来有力气，焕章是有本领；二人战够多时，焕章立在东北犄角上，老王爷伸手要抓，焕章往上一蹿，跳在王爷背后，说：“老王爷不要与子民一般见识。”王爷说：“好本事！不愧人称赛报应。我看年岁尚小，我要认你作为义子，不知你意下如何？”焕章说：“甚好！”随即上前磕头。众随事的俱给王爷叩头道喜。

第二日，奏明比武之事，遂带领引见。圣上见焕章先前功劳甚大，又兼能为出众，真定镇总兵出缺，命顾焕章去领凭上任。焕章谢恩，请训起程的日期，住在达摩肃王府内。老王爷问：“你带多少人上任？我这里好给你预备。”焕章说：“用一两个人就够了。”遂把王府中执事人都叫将过来，挑了一个醉鬼李玉，要了两匹马，随带上任执照、行李、物件，先叫李玉头前起身，他自己身穿便衣，改扮相士模样，后边暗暗的跟随。

这一天，李玉拉着两匹马，给王爷磕头就先走了。出离彰仪门，过去芦沟桥、长辛店，来至窑洼。见路北有一座大店，里面上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院中有天棚甚大。李玉拉马

进店，小二接过马去，拴在马棚之内。李玉进在上房落座，先叫小二要酒要菜，自己吃酒等候老爷。喝了十数壶酒，尚然未见老爷前来，心中甚是焦躁。只见小二进来，笑嘻嘻说：“大爷，你把上房给腾出来吧，不是你吃完饭就走吧？我们东家来了。”李玉说：“你们东家是谁？告诉我。”小二说：“是现在保定营守备张忠大老爷，带同本汛千总王有益总爷，在此接差等候上司。方才来的信，叫将上房打扫干净，预备东家坐落之处。”李玉说：“你叫我挪在哪里去？”小二说：“你挪在东厢房。”李玉说：“我还等我们老爷哪，不能往东厢房挪。无论是谁，我一概不挪！”

正说之际，听得外面乱嚷怪叫说：“你们把屋子给腾出来没有？”小二说：“有一位大爷喝醉了，他不给腾。”外面进来两个少年人，向李玉说：“朋友，你请出去吧，我们老爷来了。”李玉说：“小子，我还是老爷哪！”过去一脚，将那一个少年长随踢倒了。那个就吓得跑出走了。李玉拿绳子把这个捆上，把上身的衣服给脱下来，把他放在外面太阳地下晒着。

只见从外面进来两个老爷：头一个头戴新纬帽，五品顶戴，翡翠翎冠花翎，身穿酱色宁绸的单袍，但没有穿褂子，身上带着飘带、荷包、手巾，各样活计俱全，足登篆底缎靴；面黄微须，细眉大眼。后边那个人身高八尺，面如重枣，两道重眉，一双虎目；身穿蓝宁绸袍子，天青褂子，六品蓝翎。后边跟着五六个官兵，拉着坐骑。

方一进店，前头那位张老爷说道：“谁把我的跟人给捆上了？”只见小二同那个先跑的从西屋里出来，说：“老爷，可了不得了！上房有个醉鬼，把张禄捆上，还放在院子里晒着。老爷请看那个醉鬼，不是在上房台阶板凳上坐着吗？”张守备抬头一看，只见那李玉要站起来，身高九尺，面似黑漆，环眉

大眼；身穿灰色细布单袍，足登青布薄底快靴，光着脑袋，手拿酒壶，在那里喝酒。又见自己跟班的在那边太阳地捆着，身子在那里晒着直嚷。守备一见，忽然大怒，说：“来人！把这个混帐东西，给我拿下！”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 顾焕章升任真定府 王有义杀贼密树林

诗曰：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化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英雄。

话说守备张忠要将李玉拿下，只见从外边来了一人，身躯矮小，头戴草帽，身穿贵州绸大衫，高袜云履，手拿小黄布包袱；年在三旬以外，双眉带秀，二目带神。进得店内，一见要拿李玉，说：“唔呀，不可如此！”张守备一回头，把眼一瞪，说：“你是作什么的？放着道路不走，在此多管闲事，赶紧给我滚出去！”从外进来的此人，正是新任总兵顾焕章，身穿便衣，暗自私行到此，见守备问他是作什么的，他才说道：“我是个相面的。从此路过，见你们打架，我来劝解，不能不管。”千总王有义一听焕章之言，说道：“你进来，你给我们二人相面吧。把那跟班的放下来，咱们到上房屋里坐着。”李玉见主人来了，也不敢言语了。见三人进了上房，他本来就醉了，在天棚底下椅子上就睡着了。

到上房三人落座，焕章问：“二位在哪里当差？”王有义

说：“我们是保定营的守备与千总，接上司上任，乃是真定镇总兵顾大人。望先生你给我们二人看看相如何？”顾焕章说：“唔呀！尊驾的相可喜。印堂发亮，正走中年大运；三山得配，为武将，往后必要掌权；鼻有梁柱，将来必能官居极品。看尊驾目下气色，百日之内定要高升。”王千总听罢，说：“多蒙先生抬爱。我们这营伍中升迁，俱有一定的规矩，此时又没有出缺，我何能升迁哩！来吧，你再给我们这位张老爷看看。”焕章一瞧张忠，大吃一惊，说：“唔呀！弗好哉！你这个相貌双眉带煞，地阁发萧，眼无守睛。尊驾此时虽则为官，脸上带一股煞气。我可是直言，三天之内，必有大祸临身，恐有掉头之祸。”张守备一闻此言，勃然大怒，说：“你这个无礼的匹夫，竟敢以恶语伤人！”王有义说：“大哥，君子问祸不问福，何必生气！”焕章微微一笑，说：“二位不可不信方才所言。”接着又说：“我再给你细瞧瞧。噯呀！张老爷我瞧错了，我看你今夜三更准死！”张守备气往上冲，作威说：“这还了得！拉下去给我快打！”焕章说：“要凭打，你们也不是我的对手。我实告诉你们说吧，我就是剪子峪捉拿小耗神、畅春园与神力王比武的赛报应，顾焕章就是我。”二人一听，慌忙跪倒，说：“原来是总镇大人，卑职等未曾远迎，惟求大人恕罪！”焕章说：“你们起来！这也不要紧，你们起来！”二人在旁边站着，垂手侍立。大人说：“你们坐下！”让至再三，方敢落座。张忠吩咐看酒，少时店中人将酒席摆列齐备。张忠亲自到外面烫酒，进得屋来，满满给顾焕章斟上一杯，说：“大人神相，卑职素已久仰，料想我断无生理。我这一杯酒，奉求大人一件事：家有八旬老母，卑职家中又无兄弟，倘若我死之后，求大人多多照应。”焕章一听，说：“倒是个孝子。我喝了你这杯酒，就是你死之后，都有我一人承管。”说罢，一饮而尽。张忠复

又斟了一杯，说：“家还有十四岁儿子，读书未成，学武未就，求大人带到任上，不时教训，给他一个微末差使，久后他能够养身糊口，卑职就死在九泉之下，亦感念大人的厚恩！”说着，跪将下去。大人用手扶起，说：“起来，我再饮了你这杯酒，诸事都在我顾某身上，老兄不必多虑。”张忠又将酒壶拿起斟上，言道：“卑职家眷现在保定府，倘若今夜身遭不测，求大人将卑职尸首着人送回府下，恩同再造！”大人接杯在手，一气而干：“老兄但请放心，不必多嘱咐。”焕章说罢此话，觉得头晕眼黑，天地乱转，头重脚轻，坐立不住，栽倒在地，气闭过去，不省人事。

张忠一见，哈哈大笑，吩咐伙计将店门关上。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叫王有义趁着李玉他睡觉，将他捆上。王有义捆好了李玉，口内塞上些个毡棉，然后又来到屋内，叫道：“大哥，咱们将那两个人都已捆上，我到此时不明白，你是怎么用酒把他两个拿住了？”张忠说：“贤弟，你有所不知，我当年作过庞各庄的把总，因剿贼店，得了一包麻药，我留在身边。今天你我在此相遇仇敌，故用麻药将他麻倒。”

原来张忠是永平府抚宁县人氏，行伍出身，出任南路厅把总被撤，他又投在保定府协镖当差，那时他就归了八卦教了。教中人给他用银子走动门路，他方升本汛的守备了。与王有义是把兄弟，哥俩常在一处谈心说话，情投意合，言语对劲。他劝王有义归顺八卦教，王有义也不知八卦教是如何的好处，就跟他入了八卦教了。后来入了教一年有余，方知道他们乃是邪教，不是正道，有心要退出来，无奈又在他手下当差，不好脱身。今天他二人是奉他都会总的白牌，前来捉拿顾焕章，与小耗神报仇。今天用麻药将顾焕章拿住，用被窝将他二人包好，

候至夜晚起身。一则恐走漏消息，二来白日眼目众多。二人落座吃酒，吩咐将李玉所拉之马套上一辆车，连顾焕章主仆二人物件等俱都装在车上。一千众人心中甚喜。

候至日落，大家起身，出离了何家洼。行至三更时分，正是皓月当空，前面有一树林，甚是幽静，大家齐说：“咱们这里歇息歇息再走。”张忠等俱皆下马，众人口渴，想要喝水，见东南上有一菜园子，众人前去寻井喝水，就剩下张、王二人在此看守。听得前面村庄正交三鼓，张忠一想：“他给我相面，说我今夜必死，现在天至三更，我不如把他杀了，以解我胸中之恨。”说罢，走至车前，由被内将顾焕章拉了出来，举起手中刀，照着顾焕章脖颈，只听“咯嚓”一声，红光崩溅，鲜血直流，“咕噜叭哒”，人头落地，死尸栽倒于车下。不知顾焕章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 红胡子戏耍顾焕章 神力王调兵剿邪教

诗曰：

人生名誉最为先，过眼浮云似箭穿。  
苦绪岂皆因自惹，愁怀惟望故人怜。  
关心花酒将十载，留意诗书只六年。  
堪愧芸窗荒怠久，耻将俚句写鸾笺。

话说贼人照定顾焕章一刀，顾焕章并未曾死，这是为何？列位有所不知，说书的一个嘴，写书的一支笔，难表两件事。何为两件事？一个被杀的未曾死，杀人的倒死了，岂不是两件事？因张忠举刀要杀顾焕章，王有义在身后一瞧，说：“原来他们八卦教的人，皆非正道，皆是叛逆的贼人，又要作逆礼无君之事，我要跟他们，终必受贼人之连累。想我当初不知八卦教是如何的好处，原来都是邪教。会匪隐恶扬善，诤哄愚人，我何不把这叛国贼人杀了，改邪归正。”想罢，抡刀就往下剁，“克嚓”一声，张忠人头落地，死尸栽倒。王有义又把被窝拉下来，把顾爷主仆二人放开，拿刀等候着众余党。只听跟班的张禄直嚷说：“慢慢的，不用忙，我去问老爷喝凉水不喝？”方才走到王有义面前，王有义一抡刀，“克嚓”一刀，也就把贼人砍倒。后面那些个贼众不知为何，大家齐说：“老爷，为

什么把张禄杀了？他并未犯法。”王老爷说：“我本是大清国职官，无故跟着张忠在邪教瞎混了一年，实是可恨！我今天改邪归正，杀死张忠主仆，你等也就趁此去吧，不必前来讨死！”众人一哄而散。

王有义用凉水把顾爷解过来，然后又把李玉也叫醒过来，把马拉过去，说：“大人上马！”连大人的东西都给搁在马上，然后说明了这一段事。顾焕章如梦方醒，才问王有义：“天地会是何人所兴？供奉什么人为主？你说说教中的规矩我听听。”王有义说：“我入教年浅，在先诸事不知道。后来我听张忠他说，当初有一个毕道成，他在江西太极观，得受异人传授的天书三卷：一卷名《宝录天章》，上面是吞丹练气；二卷名《总通万法》，上面俱是符咒，点石成金，驱妖逐邪；三卷名《王府奇览》，上面是长生不老、延年益寿的妙法，各种的起死回生的妙药。常常以看病为名，因此把这会中人越聚越多。连年以来，在天下各省，苏松、常镇、芦凤、淮杨、福建、三江、四川、两广、湖南、湖北、云贵、直隶、山东、山西、关东口外、陕、甘、凉州、宁夏等处，俱有他们天地会的公所之地。各种庄镇店以及州城府县，此会中人太多，不可胜计。我所说的无非是大概，我也不知确实。为首当时立教之人，在四川峨嵋山通天宝灵观里面招军买马，聚草屯粮。山下有六十四座围子的营盘，三、六、九日看操演阵，不许咱们大清国之人进他那里去。如要他们会中之人私通大清国的官长，知道犯了他们的规矩，就是粉身碎骨，创坟灭祖。我是反教归正，求大人多多的护庇。”顾焕章说：“恩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必不负你之心！”顾爷又说：“李玉，咱们这个任也不去了，功名是小，国家安危是大。我自去访访，若果是真，那时我必要替国家灭此叛贼。”说罢，吩咐李玉：“先把那两个死尸埋了，然

后带王有义去，暂回神力王府，我去私访此事。”

顾爷方要走，听得树上一响，飞身跳下一人，说：“好一个王有义！天地会大事机关丧在你的手内，你往哪里走，我来也！”焕章一瞧，见此人身躯高大，气势雄伟，青绸子手绢包头，身穿青绸子裤褂，薄底靴子；面如晚霞，手拿金背刀，说：“顾焕章等往哪里逃走？来，来！会总爷结果你的性命！”举金背刀就是一刀。焕章说：“小辈不可无礼，待我来！”抡短把刀相迎，二人动手。王有义要过来帮助，焕章说：“你们两个去吧，我拿住他就走。”二人战够多时，不分胜败输赢，只见那个人就向南跑，焕章后边就追。那人一直往正南去了，王有义也就不敢追了，一同回归王府去了。

单表顾焕章追赶下去，追了有二十多里地，他道路生，也未追上。方见道旁东边有一座庙，座北朝南，三个山门，上写“三清观”三字。月色西斜，有点口渴，来至庙门首，他想要叫门，一想黑夜多有不便，翻身上墙。只见里面大殿里头搁着一张八仙桌，北边放着一把椅子，两边有两条板凳，板凳上坐着两个小道童，俱皆年在十六七岁，坐在那里说话。

顾爷一见，跳下墙到了院内，说：“二位道友，还未睡觉么？”两个童儿说：“为什么跳墙过来，所因何故？你是作什么的？”焕章说：“我是过路之人，夜晚赶路，口渴舌干，求二位道友赏一杯茶吃。”说着，坐在那椅子上。那两个道童说：“朋友，你这就不是了。黑夜之间求水火，是为穿窬之盗也。你是作什么的？”焕章说：“我也是一个火居道士，在家修真养性。”那个道童进内，去不多时，只见从西房内出来一个人，拿着茶壶茶碗，搁在桌上。焕章说：“道兄，庙中几位？”那个黄面目的道童说：“我们庙内师徒爷们七个。我弟兄六个，我叫越挺，那个叫越硬，三个越来，四个越了，五个越就，六

个越弄。我们这六个字是：‘挺硬来了就弄。’顾爷用眼一瞧他，说：“你这出家人可好，一说话就出此匪言逆语。你说说我听听，这出家人讲究修真养性的，不准出此不知世务之言。”那个道童说：“道友不可生气，出家人养性，有人相犯，都不准同人家一般见识，你知道了？”顾爷一想，说：“好！”喝了一碗茶，把碗往地下一扔，说：“可不必生气，出家人修真养性。”说罢，又将那个茶壶往地下一摔，摔得粉碎。焕章说：“你别生气，出家人养性为本。”那个童儿说：“你别装着玩啦！摔了我们的茶壶，你还说别生气，你有多大本领？咱们过过手儿，今天你能赢了我，我便信服你！”说着，劈面一举手，照着他面门打来。焕章用拳相迎，二人在一处打够多时。焕章心中想道：“此人必受了高明的传授，若不然，拳脚这样精通！”正想之际，旁边那个童儿说：“师兄，你歇歇，我来与他较量较量。”那个过来动手多时，艺业也甚可以。旁边一个童儿说：“小辈，你不可无礼，我来也！”又过来一个童儿。

方要动手，只听得西屋里大声说：“顾焕章，不可与我徒弟动手，我来与你较量高低上下、胜败输赢！”帘子一响，蹿出一个人来。焕章睁眼一看，就是他方才追赶的那个人，手使金背刀，照焕章砍来，焕章急架相迎。两口刀上下分飞，战有三刻之久，那人闪在一旁，说：“顾焕章，无愧人称赛报应！我久闻大名，未能会面。白天你我由芦沟桥一处行走，至窑洼，你进那座店内去了。我知是天地会八卦教的人在那里等候于你，我料想他白昼不敢杀你，我在一旁哨探，至天黑夜晚，见一众贼人出店，我在暗中跟随。三更时分，到了密松林，我在树上观看。我本有心要救你，不想王有义将贼人杀死。你二人在那里谈心，我故以言语相戏，将你引到此处，我故叫徒弟试试你的本领如何。刚才你我一交手，就知尊驾能耐出众，武艺超群，

我有极大一场功名富贵送给与你。”说罢，叫徒弟把西屋的灯给点着了，说：“请到屋内落座，喝酒再叙。”

焕章随同那人进西厢房屋内，西墙放八仙桌儿一张，一边搁着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条山画，画的是岭上孤松，配着对联一副，写的是：斗室堪留知己，杯茶尽可谈心。桌上点着一盏蜡灯。焕章说：“咱们两个人说了半天的话，我还没有问你贵姓。”那人说：“你先坐下，咱们俩喝着酒，我再告诉你。”只见徒弟将酒菜摆上，二人落座吃酒。焕章复又开言问道：“吾兄高姓大名，此时可以见教，告诉我吧。”那人手举酒杯，要说姓名。不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 马杰泄机天地会 焕章私访芦沟桥

诗曰：

满城风雨蓟门秋，五百年来感旧游。

偶与蓬莱仙子遇，相携便上酒家楼。

话说那位英雄言道：“我乃是天津卫沧州人氏，姓马，名杰，别号人称红胡子。我有一个拜兄，名叫大刀韩成公，在北五省，人皆称我们为沧州双侠。因我的朋友被案死去，那时我正在四川，闻此凶信，五内皆崩，回到沧州，到拜兄坟上祭扫，痛哭一场。有人在本处居住，又怕北五省绿林弟兄有事常来寻找，故此隐居在庙内。八卦教屡有书信前来，请我入会，封我为一字并肩王。我早晚打算入川，探望贼人大势如何。若果势大，我身在天地会，心在大清国，明顺贼人，暗替国家出力，等待大兵征剿之时，我那时自有道理。今天相见，真是三生有幸！意欲结为金兰，不知尊意如何？”焕章一闻此言，心中甚喜，言道：“既蒙兄台见爱，小弟无不乐从。”说罢，马杰叫童儿把香案摆齐备，二人叩头已毕，马杰为兄，焕章为弟，重复入座饮酒，说：“贤弟，芦沟桥有一座天赐店，店内前后有五层大房，那是直隶巡抚吴联所开的，那里就为了铸地雷。”列位，直隶从先定鼎之时，乃是巡抚缺，至嘉庆年间，方改总

督。此处可不是说书的说错了。闲言少叙。再说：“他那里店中所有的人，俱是会匪，连吴联也是八卦教，他是会中的忠勇王，教中都称呼他为忠勇都会总。他从做知县之时，就是八卦教了。他是叛逆总头目八路督会总吴恩的兄弟，才智过人，专好收揽英雄。你要将这地雷之事访明白了，回都奏明圣上，一则为国出力，先断贼人的余党；二则功劳浩大，圣上必要重加封赐。你这样可不成，改扮一个买卖客商，方好前去。别的买卖怕你说漏了，你就扮做一个卖人参的就是。我这南屋子里，有两箱子人参：也有扒山的货，也有老山的货。用只小箱子盛上，你就说你由祁州庙上回来，要上都中参局去卖，那时必然相信，你就在那店中装病，就说后边还有车辆。夜晚出去，再暗中察访。如将此事访明，再走不迟。”焕章一听，心中甚喜，说：“若果如是，我真感念兄台的好处。”二人吃酒，天已大亮，焕章收拾齐备，背上参箱，辞别马杰，起身往芦沟桥前去。

天至巳正，来至芦沟桥天赐店门首，见里面房屋甚多，头层院内，马棚槽道俱全。焕章进店就嚷说：“唔呀，我要住店！”从里面出来一个小二，年有二十多岁，身穿半截蓝布衫，白袜青鞋；淡黄脸面，笑嘻嘻的说：“客人，我们这店不住孤行客，里边没有闲房。”焕章说道：“我不是孤行客，我是卖人参的客人。你赶紧给我找房，随后车辆就到。”小二说：“同我到上房去住。”焕章随到上房，屋中甚是干净。落座要净面水，洗罢吃茶。小二摆上四碟点心，焕章说：“我不吃点心，快给我烫酒摆饭吧，我在路上还没有吃早饭呢。”小二去不多时，擦抹桌案，暖酒摆菜，冷荤热炒，干鲜果品，应时菜蔬，摆列满桌，又送过两壶莲花白酒。焕章吃得十分高兴，问：“小二，你姓什么？”小二言道：“我姓侯，排行在六，在这里店内跑堂，我家就在这里。我的母亲老病复发，买你点人参治温

补病，行不行？”焕章说：“不要紧，我送你一支老山参就是，我谅你也买不起。我再告诉你吃参的方法：用一个小瓷缸儿，放在开水之内煮着，等待两刻工夫，蒸透倒出再喝。”说罢，遂在箱内取出一支极好的老山参，交与小二。小二道谢已毕。

焕章吃罢饭，天色已晚，又因昨夜不曾睡觉，遂合衣而卧。睡至初鼓方醒，喝了两碗茶，又要了点心吃下。至二更时分，大家俱已安歇，收拾妥当，换了夜行衣靠，出房各处巡访地雷消息。直找到五鼓，并无头绪，无奈回归上房睡觉。天亮托言有病，仍然不走，一连五天。

这一日晚上，小二侯六进来说：“客人，今天晚上须要早早睡觉，不可出门。今晚我们店中有事，不可出去，你就睡觉就是了。”焕章依言说：“是了。”天色已晚，自己把灯吹了，说：“我睡啦！”小二甚是放心。焕章在窗孔偷看。

天有二更时分，只听外面马蹄声喧，有人扣门之声。有几个人出去开门，说：“哪位来叫门？”外面说：“散值会总与分巡会总、逍遥会总、太平会总，前来察看地雷之工程。”众人把门开放。少时，有两个灯笼在先，后面有两个年迈之人：头一个戴三角白绫巾，银抹额，二龙斗宝，蓝绸箭袖袍，毡底尖靴，腰系凉带，面皮微白，沿口胡须。后面还有一个人，也是头戴三角白绫巾，金抹额，银灰宁绸单袍儿，薄底靴子，并插白鹅翎儿。后面还有两个少年：一个穿青洋绸大衫，年约二十多岁，薄底快靴。一个年约三十上下，身穿蓝春绸大衫，薄底抓地虎快靴；面如白玉，唇若涂朱，五短身材。共是四个会总：老龙神散值会总马风山，分巡会总任山，逍遥会总张宝任，太平会总任凤蛟，带着十六个会中之人，来查验地雷工程。众贼人见里面店门已关，任山说：“侯六，你去把三层上房屋内地板开开，少时我等去观看。”只见侯六入第三层院中而去。

顾爷看够多时，暗中就把后窗户开开，拉刀上房，从窗户中蹿出去，翻身蹿在上房一瞧，又望院中一看。见侯六手提灯笼，扑奔后面，至三层院中，又见他把锁开开进去。焕章在暗中一瞧，只见他把灯笼放在地下，用手把地下的方砖起下来，一连起五十三块方砖；又把地板一翻，只听“咯嘣”一声，将板提起来。又打灯笼出来，至前院中去。焕章从屋上下来，进得上房屋中，来在地板临近，顺着梯儿一级一级地下去了，约有三四丈深。至底下，自己把火一晃，照了照，一直往东，都是平川之地，还有好些个竹竿儿。

正在观看之际，只听得外面梯子声响，灯光闪闪，焕章忙往楼梯背后一蹲，也不言语。只见那四位会总，一齐带领着众人，往里面来了，各处去瞧瞧，也有火药，也有铁炮，也有房屋。只听得那个说：“老会总，你看看成不成？”那个说：“好，你等大家同我上去吧，我必有保举就是。”众人齐说“好”，遂往上去。焕章从楼梯后面也要上去，只听板子一响，早已盖上了。焕章想要出来，是比登天费事。不知顾爷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 叛国贼奉旨交部讯 白将军兵定孽龙沟

诗曰：

一生爱说是为偏，不读诗书不种田。  
山水优游身外事，烟霞啸傲性中天。  
浮生作梦空成梦，举世无缘亦是缘。  
口谈今古为业事，光阴虚度十余年。

话说顾大人被他等用地板盖上，也不能出去，无可如何，自己想道：“说是生有处，死有地，今天活该我死于此地，大概是不能活的了。”正在发愁无可如何之际，只听得板子一响，焕章望上一蹿。上面马杰说：“贤弟，我日夜惦念于你，怕你在此受困，故此天天夜间我前来。今日甚巧，你我弟兄先走到外面无人之处再说吧。”

二人来至店外，红胡子马杰等二人蹲在地下，说：“贤弟，你不可在此久待，今天你急速入都见驾，奏明圣主，请旨拿直隶巡抚入都，审问天地会之事；请旨派兵前来芦沟桥天赐店，拿获贼人，刨挖地雷。你这是一件大功劳，劣兄就要入川去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再作道理。”说罢，二人分手。

焕章入都，先见神力老王爷，回明直隶巡抚吴联在芦沟桥

设造地雷、安心谋反、自己私访在路拿贼之事。李玉、王有义过来给顾焕章请了安，回明了分手之后，把张忠、张禄两个贼人的尸身埋在道旁沟内。焕章说：“也不必管他就是。”神力王带顾焕章见驾，老王爷奏明了圣上，康熙爷降旨：

派神力王调京营的官兵，去拿获天赐店一干贼人，连察访地雷。

王爷带兵去到芦沟桥天赐店，并不见有一人，派兵把店围上，刨地雷，刨出好些火药、竹竿子；将房拆毁，回京奏明圣上。康熙爷传旨：

拿直隶巡抚入都，交刑部革职，严刑审讯；派顾焕章在刑部衙门质对吴联。

那日奉旨剿拿吴联，到刑部细细审讯。派的问官是：文学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总裁彭中堂，吏部尚书、都察院总宪田文忠，满汉四名御史与大理寺卿明安、刑部尚书杜光耀，共是八堂，严刑讯问。吴联并不承认，他说：“身受国恩，官居头品，为封疆之臣，我岂能身入邪教？我与顾焕章素日有仇，求众位大人明鉴，不可听他一面之言。”又问顾焕章说：“你既出首告吴大人，你怎么知道他是天地会？你说说。”顾焕章说：“大人要问，神力王爷在芦沟桥剿了贼店，里面又剿出火药等物件，乃是职员在他那店内目睹真实，才能出首。众位大人用刑拷我们俩就是。”吴联说：“众位大人，他是武夫可以受得住刑，犯官实不能与他比，求众位大人圣明！”问了一天，也没有口供，散堂，把二人收科。如是问了十数余天。圣主下了一道上谕催问，无奈二人俱无口供。

这一日，奉旨出征叛贼的白大将军，跑红旗的折子入都奏明圣上：兵破了孽龙沟，拿获流贼杜双印，伤重身死；得了贼人宝刀一口，进献圣上；余贼窜入福建画石岭，随后进兵追赶。

圣主大加封赏，宝刀入库，传旨：派白国毡务要将贼人扑灭，又派查黄河钦差伊哩布提调参赞军务。伊大人自剪子峪诸事办完，都司王庆等谢恩，辞别了钦差走了。

伊大人先将何丁交县入狱看管，自己把诸事完了，方要起程，这日接到圣主的旨意，派下来打画石岭提调官，遂带二马先起身。至画石岭，早见将军的先锋官金刀统领邓忠邓大人的队在此安营。伊大人先见了邓总镇，然后白大将军也就到了。伊哩布递手本参见大将军。将军甚喜，说：“兄台，你我都是朝廷的命官，又是街坊，何必如此多礼。本帅听人传言，说大人处有两个能人，俱都姓马，一名山东马成龙，一名瘦马梦太。不知此二人哪个是武艺出众之人？”大人说：“老师，要说眼里灵变、平常的拳脚，马梦太来的熟练；若要讲临敌无惧、勇冠三军之人，胆大力勇，还是马成龙。”

大将军吩咐：“来人，把马成龙叫进来。”只听得外面有人答言说：“是！”进来一人：头上未戴着官帽，身穿蓝布大褂，高腰袜子，青布山东皂鞋；身高八尺，面如紫玉，粗眉大眼，平顶短项，在下面给将军请安，说：“卑职马成龙给将军请安！”老师一瞧，口中说：“你这个山东人，是干什么的！”马成龙说：“都司马成龙参见将军。”白大帅说：“你既然是都司，为何不穿官衣？”马成龙说：“我没有官衣，求将军见容。”老将军说：“你会使什么兵刃？”成龙说：“使大脑袋刀一口。”说罢，出去取来，请将军过目。老将军一瞧，原来是一口瓦刀。又叫马梦太进来，外面答言说：“是！”至大帐，给老师磕头请安。将军一瞧，见他身高七尺，面皮透黄，寿眉金睛；头戴新纬帽，高提梁翡翠翎管儿，身穿新宁绸单袍，外罩红青马褂，薄底靴子。将军说：“你是马梦太，使什么兵刃？”瘦马说：“我使的是短把刀、避血刃。”将军吩咐：“马成龙

与马梦太，你二人在外面演平生所练的武艺。”山东马本不会什么拳脚，只听马梦太说：“我先打一趟拳。”下去在帐外当中一站，怎见得，有赞为证：

罗汉拳，站当场，移身绕步逞刚强。伏虎势，暗里藏；反背拳，把人伤；鸳鸯脚，最难防；连珠炮，神鬼忙；丹凤眼耳，顺手牵羊。

练完了，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在当中一站。又练了一趟，在旁边一站。将军叫成龙练，山东马一瞧，不练不成，还得费话，瞎练一回，把身在当中一站，说：“我要练了。”把腿一抬，打了一个飞脚；望前走了四五步，又打了一个旋风脚；望前走了几步，又打了一个飞脚，完了。来至将军面前，说：“都司马成龙练完了。”老将军气得面目改色，问：“此拳何名？”成龙说：“嘎嘎拳。”又问：“还会练什么？”山东马又把瓦刀瞎练了一回，又至将军面前，说：“我练了一回六花刀。”老将军说：“你这个刀法、拳脚，俱是胡闹，我这营内用你不着，把他给我赶出去吧！”又赏了马梦太一个四喜的扳指，又赏了一个跟头褡裢、一把小刀子、火镰，赏了一桌酒席。

马梦太也下去，来到伊大人住的大帐房，一旁有东西两个小帐房，见山东马把行李收拾好了，望大家说话呢。有几个跟伊钦差的下人说：“马大老爷，你是怎么了？”山东马在那里喝着酒，说：“我被白大将军把我给轰出来了，我怎么有脸在此处了？等着伊大人来了之时，他要是念起旧日的好处，给我几两银子，我回到北京城去，卖硬面饽饽就完了。”正说之际，听得那边有好几个跟老将军的差官，与马梦太在那里说闲话。又只见梦太笑嘻嘻的手内托着将军赏的那几样玩物，望那位哈大老爷说：“哈大哥，你瞧瞧，将军赏我的这几样东西。”哈大老爷说：“好！”又给那位一瞧，说：“英大哥，你瞧瞧，将

军赏我的东西。”又给那位瞧瞧，如是者，在那边站着都给瞧瞧。来在山东马的面前，说：“马大哥，你瞧瞧。”马成龙说：“早就知道。你这个贫就没完了，又是将军赏你的东西、酒席，对不对？”正说之际，见那边有两个兵抬着一桌席给送了来，摆在帐房之内，说：“大人在大帐与将军那里吃酒，议论军机大事，你们众位用饭吧。”马梦太说：“大哥来吧，咱们喝酒吧，别生气啦！大人下来定有道理。”二人入座吃酒，山东马惟有拿酒遣闷。

方吃完了，只见钦差过来了，先把成龙叫进大帐，说：“你不可任性，暂且跟着我。等着明天要出兵之时，与贼人打仗，有功劳先叫人家众人立。如要是贼人真勇，将军帐下众将不能赢贼了，连马梦太都算着；那时我在将军跟前一说，要是你出去成功，把贼人若是拿住，或是打死，我也就可以在将军台前说话了。除此，并无第二个主意。”山东马说：“谢过大人！”伊大人说：“你们下去歇歇去吧。”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听得大帐之内发动点炮。将军的大营有四五十座，十万精兵，今日调了有二成队，请伊钦差一同兵伐画石岭。只见旗幡招展，号带飘扬。少时，二马跟大人马后，随同大队往西，奔画石岭。只见那座山口，座西向东，南边山坡上有九节毒龙炮两个，北山坡上也有毒龙炮两个，两杆白八卦旗，上面有无数的贼兵，各执枪刀，山口有木板闸住。将军在正东方传令驻队。只听得画石岭山口内三声炮响，水闸一开，自里边出来了无数的贼兵。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 侯起龙连败七将 山东马醉破飞刀

词曰：

欲避饥寒二字，当思勤俭为先。

勤能创业俭能传，勤俭传家久远。

勤乃修身之本，俭为治富之源。

克勤克俭有余钱，免受他人轻贱。

话说白大将军在画石岭东山口外列队，众带兵官将人等俱在两旁侍立。少时，贼队自山里面出来，大旗在当中，是由绫子做成，上写“飞刀正印会总侯”。前面是先锋黄面太岁蒋方，左边是神机会总张，右边是副印会总马；侯尚英、侯尚杰俱在两旁站立。为首的骑着一匹青色马，头戴三角白绫巾，身穿粉缎子征衣，薄底靴子；鬓边上双插白鹅翎，金抹额，二龙斗宝；背后带着十二口柳叶飞刀，又名叫镖刀，俱是三尖两刃，把上接着红绸子条儿；又有截把鬼头刀在那手中拿着，甚是威风；把坐下马一催，来至两军阵前，说：“清国兵将，不必如此作威！不服我，哪个有能耐的过来，分个高低！”又见里面出来一个白面貌的说：“神机会总在此，你们哪个前来？”飞刀会总侯起龙说：“你先在后面去，有劣兄在此，可以敌了贼人。”

正说之际，老将军派前营副将李德英，前去与飞刀侯会总

动手。李大人是当初跟着神力王爷征过大金川、小金川，征过云南，智勇双全，由站兵出去的，自己得了个副将，在直隶山海协任上，奉调带本部兵，随老将军剿贼。今天一瞧，就讨令说：“末将愿往！”一拍坐下马，拧枪出了本队，大声喊嚷说：“叛逆贼人，认得我神力将李德英的厉害吗？”催马至阵前，大嚷一声，拧枪直取侯起龙。旁边过来的蒋方说：“小辈不可无礼，我来也！”拉着手中棍至阵前，举棍就打。李大人用枪相迎，二人战上四五个回合，蒋方一棍落空，被李德英一枪刺于马下。恼怒了飞刀会总侯起龙，手使截把刀，前来助阵，一见李德英刺死蒋方，拉背后飞刀，冷不防，照着李大人就是一飞刀。只听一声响，李大人坠马身亡，为国尽忠，死在沙场之上。白大帅又派后营守备周振出去，也被飞刀砍死。如是者一连六阵，阵亡了六员战将。惟有马梦太在那里说：“列位老哥哥们，不是我姓马的说句大话，我今天把你们这几位先哄高高的，就凭这么一个贼，会赢不了他？真也是怪事！来，来！我先去讨令去。”

正说之际，听得大将军传“马梦太出去拿贼”。本来马爷是望这一众武将军官吹着玩，听见将军真叫他出去，自己先就怕了，无奈过去给将军请了安，说：“守备马梦太伺候大帅。”老将军说：“也罢。你就出去拿贼，如得胜拿获侯起龙，本帅定有重赏！”瘦马不敢违令，拉刀出阵。只见那边侯起龙洋洋得意，说：“那边过来的马梦太，休要讨死，我飞刀会总在此！”梦太离贼人不远，还是把烟壶儿掏出来，把刀一夹，摇头晃脑，甚是得意，说：“小子，你记得我吗？老太爷前来拿你，自通名姓！”飞刀会总拍刀过来动手，几个照面，被侯起龙一飞刀，把他头上皮削去一块，梦太败回阵来。

白大将军甚是着急，十分焦躁。伊钦差在一旁说：“好一

个胆大贼人！马成龙，你出去拿他就是。”山东马一听，从马后出来，见老将军施礼说：“卑职前去拿这个贼人就是。”老将军说：“有本帅能征惯战之人，尚不能胜贼，何况是你！”成龙说：“如不胜贼，甘当军法！”将军说：“好！你就前去。”山东马拉瓦刀出离了本队，直扑贼人而来。侯起龙一瞧，正要问他姓甚名谁，只听本队中鸣金之声，连忙归队，查问说：“哪个鸣金？”神机会总张说：“小弟方才见兄长连胜清营几阵，又见出来了一个山东马，此人艺业绝伦，弟恐兄长力尽，受他人之算，弟要替兄前去拿这个姓马的去。”飞刀会总说：“贤弟，与劣兄掠阵，我正杀的得意之间，等我拿了这个山东马，再作道理。”说罢，回身直扑两军阵前而来。早见马成龙在那里手拿着瓦刀，面向正西，在那里等候。

飞刀会总一见，甚是有气，用截把刀一指，说：“小子，你不可这样无礼。你就是那临敌无惧、勇冠三军的马成龙吗？”大英雄答应说：“我正是马成龙。你就是飞刀会总吗？我来拿你！”说罢，二人交手。侯起龙本来武艺超群，抡刀就砍，马成龙急架相还。二人在战场之上正杀得高兴，只听白老将军在队内连声说：“好！你等快给擂鼓助阵！”鼓吏擂动花腔鼓，在那里助威。山东马正在得意之时，又见贼人把手一扬，一飞刀直奔成龙咽喉而来。山东马大嚷一声，说：“好家伙！”那飞刀落在就地；又是第二口刀，照着前胸刺来，山东马又一嚷，那刀又坠落于地；三口刀飞来，照着腿剁来，成龙也就闪开了。

书中先说飞刀会总侯起龙的飞刀，百发百中，为什么被马成龙闪开？能征惯战的英雄尚不能赢贼，马成龙又不会蹿高跳远，就是力气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中有个缘故，要是山东马他头一个出来动手，他也得死在侯起龙之手。今天他在钦差大人的马后那里看了半天，他见飞刀会总那飞刀出来，一把

在上路的头上、面门、咽喉；再不然，就是前胸、肚腹下；三路就是在腿上。他自己早想过：“我使的是一把瓦刀，长有三尺二寸，刀头宽有六寸，长九寸，他的飞刀一来，照着我之面门一来，我用瓦刀一迎，那时我就挡过去了；他的飞刀照着肚腹一来，我把瓦刀望下一沉，那时就把他飞刀挡开了；往下腿上来，我一蹿就闪开了。”因此他出来在这里动起手来，头一飞刀，用瓦刀在面门上一迎，就闪开了；第二刀也照样闪开；第三飞刀也就把腿往上一蹿，闪开了。

此时飞刀会总侯起龙心中甚是着急，无奈又与山东马动手。二人大战多时，不分高低上下、胜败输赢。飞刀会总甚是着急，又用飞刀望着山东马腰中一扔，只听“咯嚓”一声，正中腰上，山东马成龙就翻身栽倒在地。侯起龙心中甚喜，在那边站着，洋洋得意，说：“小辈，你今天往哪里去，我来杀你这无礼的匹夫！”说罢，往前一蹿，方要抡刀砍马成龙，只听身背后有人说：“飞刀会总侯大哥，你别杀他，让我结果他的性命就是了。”飞也似来了一位神机会总，要救成龙的性命。不知来的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 张广太醉入勾栏院 韩红玉俊目识英雄

诗曰：

体自风流态自娇，桃花如面柳如腰。  
看来何处曾相识？家住扬州廿四桥。  
花气芬芳月色胧，销魂时见醉颜红。  
平生多少伤心事，都付琵琶一曲中。

话说从贼队中出来一人，内有一段隐情。顺天府东路厅武清县河西务，有一人姓张，名德玉，作粮行生理，熟读外科，乐善治病。先娶妻赵氏，生下一子，名叫张广聚。赵氏故去，继娶姚氏，为人贤惠，知三从，晓四德，明七贞，懂九烈，多读圣贤书，广览《列女传》。自进门以来，操持中馈，家业日兴。继至连生二子，次名广财，三名广太。

这一日，张德玉从外面带了一个相面的来到家中，给他三个孩儿相面。相士姓刘，外号人称刘铁嘴，善观气色，能晓吉凶。进得门来，先给张广聚看相，刘先生说道：“你可别恼，我看相是直言无隐。”德玉说道：“先生有话，请讲无妨。”刘铁嘴说：“观此人二目犯相，骨肉无情，多存厚道才好。二令即广财平常，相貌无奇。所可敬者三世兄广太，五官出众，品貌超群，久以后必要官居极品，位列三台，显达云程，定非

池中之物。”德玉说：“先生过奖，幼子痴愚，多蒙先生台爱！”送上相金，刘先生辞别而去。这一年，广太十三，正在学中读书。家人来报：“老东人病体沉重，请三爷急速归家！”广太一闻此言，心中甚惊，赶紧来至家中，到床前一看，只见众人俱在此处环立。他父亲言道：“我平生在西务开了广聚粮店一个，是你兄广聚照料；家有良田数顷，是你二哥广才照应；他二人俱已成家，你两个嫂嫂俱皆贤淑。惟有你年幼，尚未授室。我死之后，好好读书，以图上进，纵在九泉之下，我也瞑目。”说罢，气绝身亡。众人放声大哭，广太悲痛过甚，哀哀欲绝。大家开吊，办理丧事，诸事已毕。

广太自他父亲死后，不好读书，惟好琵琶丝弦，专习外务，不学上进。孝服已满，在外面时常走局，呼朋引类，把兄弟拜了哥儿三个：大爷李贵，是本街上一个斗行的经纪；二爷邹忠，是武清县的壮头。二人家中俱皆小康，与广太三人结为异姓弟兄。广太年至十六，有一个嫖友，姓康，名成，排行在九，乃是风月场中第一能手。这一日，同广太在一处走局，散后相约吃饭，二人意气相投，喝得十分高兴，谈来谈去。康成说：“贤弟，愚兄要请杯茶，你可肯去？”广太说：“到哪里去？”康成说：“离此不远，有一个下处四美堂，新来了下车的，名叫赛雅仙，又叫白牡丹，闻听生得十分美貌。你我不免前去打个茶围，前去看看，不知尊意如何？”张三爷本来喝了几盅酒，有点醉了，随跟康爷，二人一同至北后街路北，见有一清水脊门楼，挂着一个大灯笼，上有三个大字“四美堂”，门上有对子一联，写的是：堂前栽种相思树，池内常开并蒂莲。

二人进门，门房嚷：“瞧客！”三爷不知何事，进二门一看，屏门四扇齐开，院内开放各种时样鲜花，天棚高大，阵阵生凉。上房五间，前出廊，后出厦，窗户上糊着粉红色的芙蓉

罗，配着绿纱格子，十分好看。东西厢房，甚是洁净。只见出来一个大的说：“二位老爷这里坐。”广太闻声一看，见那人年有三十以内，头梳马尾纂，焦黄首饰，头发漆黑透亮，身穿半大浅蓝夏布褂，金莲约在四寸，手打帘栊，带笑往里让座。

二人进屋落座，一看屋内摆设甚是幽雅：东墙摆着花梨云片，案上有盆景二个、座钟一架，窗下八仙桌一张，摆着文房四宝俱全，配着两把太师椅，铺着竹垫。北墙有藤床一张，垂着芙蓉纱的帐子，竹席凉枕，并有香牛皮夹被。墙上挂着名人字画，唐伯虎的横披是“汉宫春晓”，两边配着泥金对联：“艳质芳心宜自警，云容月貌为谁妍”，乃是郭尚先所书。瓶内插着夜来香数枝，帐檐垂着两个鲜花花篮。二人观看已毕，老妈端进茶来，说：“康九爷少见呵！这位老爷贵姓？”广太把脸一红，说：“姓张。”康九爷说：“叫他们前来见见。”老妈闻听，高嚷：“见客！”只听外面笑语之声，掀帘进来粉白黛绿数人。怎见得？有赞为证：

只闻香风阵阵，行动百媚千娇。巧笔丹青难画描，周身上下堆俏。身穿蓝衫可体，金钗轻拢鬓梢。垂金小扇手中摇，粉面香腮带笑。

众美人进来说：“九爷来了！这位大爷贵姓？”广太把脸微红，说：“姓张。”众美齐说：“大爷照应点！”见罢，俱皆出去。

随后内老板进来，与康成说话，说：“九爷来了！有茶啦！”广太一瞧，这个内老板年有三十以外，甚是齐整。怎见得？有诗为证：云鬓半偏飞凤翅，耳环双坠宝珠排。明粉末施犹自美，风流还带少年才。说：“九爷，这位贵姓？”广太说：“姓张。”康成又言：“这就是广聚粮店的三少东张三爷。”内老板说：“哪阵风把你刮来了？老没有我们这里来过呀。”康九爷说：

“我们听人说，你新近接了一个人来，叫赛雅仙白牡丹，叫出来我们看看。”内老板说：“哟！九爷，你再别提啦，要提起接的这个人来，话可就长了。我这几年存了点银子，到了一趟天津，打算要买几个人。我由沧州官媒人手里买的这个赛雅仙到家，一共用了三百多两银子。此人年方一十八岁，头脑脚梢足够十分人才。自到我家，琵琶弦子、时兴小曲，他不但不学，他还有气。我要打他，他一纵身出去，就上了房子。我还得与他说好话，他才下来。天天头也不梳，脚也不裹，终日间悲悲惨惨，把两只眼都哭肿了。在后面他穿着两件旧衣裳。他还会写字呢，写了好些对子。你们二位不必见他，瞧见就够了。”九爷说：“无妨，带着我们三爷去到后边瞧瞧去。”内老板说：“三爷走。”广太倒不好意思去，让之再三，方才前去。

内老板头前带路，三爷在后相随。出离上房，往东一拐，往北有一朱门，门上有幅对联，上写的是：

秀于外慧于内，惟见英雄能本色。

竹曰青菊曰淡，逼真名士自风流。

入门只见后院北房三间，东西各有两间厢房。内老板把上房帘子打起来，说：“三爷请！”广太迈步进得屋来，一明两暗，外间屋里有挑山一个《海棠春睡图》。两边挂着一幅对联，上写的是：

室贮金钗十二，门迎朱履三千。

北墙有八仙桌一张，上面有文房四宝，一边一把椅子。内老板说：“三爷请坐。”他把西屋里的帘子一打，说：“姑娘出来，三爷来了。”连叫三声，并不答言。原来韩红玉是午梦方浓，睡着未醒。

且说这个女子，原来是沧州北关人氏，其父名叫大刀韩成公。他有两个哥哥，一名金睛太岁韩龙，一名蓝面天王韩虎。

他父亲在家中结交了一个朋友，是渤海东沽人氏，此人姓杨，名大雄，在南皮县劫过黄杠，在韩成公家中避难，被在官人役拿住，连累韩成公。他儿子没在家，家中被抄，韩成公身受国法，姑娘归官卖。姑娘自幼从父学习一身本领，自己要走也就走了，无奈又无投奔，又是一个女子，暂在勾栏院栖身避难，等候哥哥。自己又有能耐护身，也不怕鸨儿相逼。这一日早饭后，心中烦闷，一想自己红颜薄命，不知终身如何，自己闷闷不乐，因睡已熟，梦见一只白虎扑自己而来。正在无处藏躲，只听鸨儿呼唤，战战兢兢的，香汗直流。下得床来，至外间堂屋，一见广太。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 狠心贼绝断手足情 贤良妇放走张广太

词曰：

昨朝鹊噪报芳辰，喜与多情结比邻。  
岂料三生石早定，无缘今作有缘人。  
兰汤浴罢试新妆，粉黛施来体自香。  
最是销魂独立际，梧桐花下纳微凉。

话说韩红玉出来，内老板说：“姑娘，今天为何这么高兴？向日叫你见客，永远不肯出来，这是张三爷，你过来见见。”红玉一见广太：年在十六七岁，面色微白，双眉带秀，二目有神，准头丰满，齿白唇红；身穿一件白芙蓉纱衫，雪青官纱裤子，漂白袜子，银灰福履；手拿冬青翎扇，手戴翡翠扳指；纽扣上挂着十八子香串，时放奇香。韩红玉一见此人，面带秀气，五官端正，必非俗等之辈，心中早已爱慕。广太一见红玉：年在十八九岁，窈窕身材，眉似青山，目似秋水，杏脸桃腮，品如金玉，气若芝兰，懒梳妆精神少减；身穿一件半旧品月纱女衫，藕色洋绉中衣，金莲二寸有余，端端正正，齐齐整整，犹似曹子建《洛神赋》所云：肩若削成，腰若约束。绫袜生辉，丹波微步。广太一见，早已魂销，二人四目注定相看。正是：瘦影正当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鸩儿一见，心中甚喜，看

他二人彼此都有爱慕之心，回头说：“李妈倒茶来。”内老板向广太说：“三爷，你这里坐着，我到外边看看康九爷去。”李妈说：“三爷，里间屋内吃茶。”

广太到里屋落座，向韩红玉说：“你就是赛雅仙吗？”那女子把脸一红，口吐碎玉，慢启朱唇，说：“君子不可如此相称，此乃院中之人误我，非叫赛雅仙也。尊驾贵姓张吗？”广太说：“正是。”“尊驾家中都有什么人？青春几何？”广太说：“今年十六岁，家中老母兄嫂。”韩红玉说：“有几位令郎？”广太说：“尚未有妻室。”红玉“唉”了一声，说：“我本遇难之人，看足下并非久在烟花游逛之人。足下作何生理？”广太说：“读书。”红玉说：“我看尊驾不满二十，要望此处常来，耽误正事，理应该进步功名，以图上进之道。”又把自己所遭之事细说一遍：“君能救我出此火坑，我感恩不尽。看你也是至诚君子，别人我也不能说此肺腑。看足下今天前来，也有爱慕之心。君既有心怜香惜玉，妾岂无意铺被叠床。尊驾用三四百金将我赎身出去，你我作为地久天长之夫妇。并非我不顾廉耻，也是被事所逼，不得不如是耳。”广太说：“据你所说之事，我都愿意，无奈我不能专主，我今天回去到家，打算一个主意，明天你听我的信。”

二人说够多时，广太遂拿出三四个钱给李妈，说：“我前头院里去瞧瞧我九哥。”李妈说：“康九爷自三爷进来，有他们家中人找了去，留下话说，如要是三爷问，叫你老人家在此等候。”张广太也不愿意走，无可奈何说：“也罢，我今暂坐。”又与韩红玉说了一些闲话，天色已晚，无奈要回归。内老板说：“三爷还赏钱作什么？今天住在这里吧。”三爷说：“我回去，明天再来。”

这天回到家中，先到老太太那屋里坐，坐在那里发愁，也

说不出什么话来。他母亲可就说：“你这孩子，我瞧见你，我就又是疼你，又是恨你。自你父亲一死之后，你也不读书了，任性在外边，终日习学这些玩艺儿，那琵琶丝弦还能养得了家？也不过是耗财卖脸，游手好闲。你大哥他在铺内管理，也能养得了家；你二哥他也照料家务，也能过日月。就是你也该成家了，以后我百年之后，你大哥那个人绝不能与你等在一处同居。你把这祖传的遗业花完了，你有什么能为养家？”广太听到这里，说：“母亲，孩儿有一事，与你老人家商议。孩儿听说烟花院近来有一美女，乃是沧州人氏，遇难在勾栏院中，无人将他救出来。母亲要将那人给我买出来，孩儿也就能务本分读书。”老太太说：“我与你哥哥说说，再作道理。”广太也就不言语了。

少时，他哥哥进得房来，三爷就出去了，在窗外偷听他母亲说些什么。只听他母亲先就说：“广聚，你三兄弟你也不管他，新近大概他在那烟花柳巷常去走走。今天他说有一个妓女，要叫老身给他买出来，我问问你，这一件事该当如何？”大爷广聚一听，说：“你老人家不可听他这孩子一面之言，他小小的年岁就要逛烟花柳巷。这就依着他，给他往家中买人？我是他的长兄，我得管管他才是。等到晚晌，我责打他一顿，也叫他知道别这样无礼胡为！”

三爷在外面一听，说：“好！先跑到外边天德泰银钱店，去借银子去。”自己出门到钱铺内，说：“借给我四五百银子。”王掌柜的从那边过来说：“三爷，有什么事？”广太说：“没事。”王掌柜常与粮店交买卖，今天一瞧三爷，就知道有事，又不好不借，又不好都借给他，说：“三爷，你先拿这一百银子去，少时我去粮食局子里去取来，给你送了家去。”三爷说：“不用送了，少时我来取就是。”拿着那一百两银子，在朋友家中住了一夜。

次日，出门在饭馆中吃了早饭，又至勾栏院而来。方一进门，李妈说：“三爷来了？里边坐吧。我们赛雅仙姑奶奶，今天早晨起来，就念叨你老人家。来吧，后边屋内坐着吧。”大家也过来让：“三爷来啦，里边坐着吧。我们赛雅仙姑奶奶正在方才要叫人去请你老人家去哪。”

广太不久在烟花认识韩红玉，真有这话？此乃是行院中之人常说的拢人之语，他如何懂的。连忙至后院中一瞧，韩红玉还未上妆。三爷进得屋内，说：“你吃过饭了没有？”红玉正在那里思想昨日所遇之事，想了一夜，今天心中正盼想之际，见三爷进来说话，心内甚喜，说：“你来了？我不吃什么饭，心中急闷。”三爷说：“你别着急，我实与你说了吧，家中不由我作主，该当如何？此时我来瞧瞧你。”韩红玉说：“好多时你才能作主！”三爷说：“大概也得五六年，我就可与他们分家之时。”红玉说：“我等你十年，成不成？”三爷说：“不必十年，怕你不能口随心愿。”红玉说：“你我对天发誓：“谁要负心，天神共怒，不得好死！”二人对天发誓。广太在这里住了一天，给了李妈十两银子，给红玉留下二十两银子，叫他零花。韩红玉说：“你不可在这里住，早早回去，你常来瞧瞧我就是了。”

自此，三爷常来，也不敢回家，在外边朋友家住着。所借的银子也花完了，再去借，王掌柜的说：“三爷，你大哥有话，别人借银子不许给他。”广太也不敢言语了，自己出离了钱铺，还时常上红玉那里去。在外两个月有余，眼前就是八月节，钱也没了，也不能在朋友家中住着，也不能回家去。再看，外边所有的饭铺儿也都止了帐，一概不赊。自己无奈，在外边一座三官庙里暂住一两天。

这一日，正是中秋节，家家庆赏中秋，桂月明灯。自己从

早晨也没有吃饭，这两天也没去瞧瞧韩红玉，心中十分不好过，心如刀剜肺腑、剑刺心肝。自己一想：“人家都是团圆月，想我张广太也不能归家，也不能与红玉相见，孤孤单单，冷冷清清，不知终身该当如何！”越想越烦，真是事不遂心怨恨多，不由得落下几点英雄泪来。只见皓月当空，碧天如洗。又听见家家吃酒欢喜之声，不由自己一声长叹。正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低头一看，自己的衣服还是纱的，夜晚又凉，自己暗自伤心，无奈出离了这座三官庙。庙中道人说：“三爷别走，咱们喝两盅吧。”广太说：“我有事。”遂出离了庙门，慢慢的往前行，不知不觉的来到自己门首。

只听那边说：“三弟，你往哪里去了？我这两个多月各处找你，并不知下落。节前你除了有七八百吊钱的帐，大哥找着你，要送你。我还各处找你，给你送这个信儿，帐也都还了。今天早晨，老太太连饭也没吃，大家劝着，方才用了几盅酒，你快来吧。你瞧你，还穿着这个纱衣裳哪。”连忙把自己的夹马褂儿脱下来给他穿上。到了里院，他大哥没在家，在铺内照料。先见过老太太，他母亲说了他几句，也不敢多说，又怕他饿。瞧他那个样子，连忙把衣服给他拿出来，叫他换上，又叫他吃饭。他与他二哥喝了几盅闷酒，就醉了，晃晃悠悠，在他大嫂子屋内坐着，伏在桌上，坐在那里就睡着了。

只见他大哥喝了一个半醉，自外边回来，进屋说：“原来广太回来了。”连说三声，见三爷不言语，知道是睡着了。又闻酒气熏人，问自己之妻，大奶奶说：“三兄弟今晚半天回来的，跟二爷喝酒来，大概是醉了。他进屋里来也没言语，就坐在那椅子上，伏着桌子，睡着了。”大恶贼张广聚一听，心中说：“好！待我结果他的性命，以除后患。”正是：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

不知张广太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 张广太天津受困 回教正河边救人

词曰：

人生只为名利忙，事业百年梦一场。

大数到来难消让，何必劳碌逞刚强。

话说张广聚说：“小三喝醉了甚好。你把口袋拿出一条来，我把他装在里头，趁着醉了，将他埋了就完啦，也不必叫别人知道，以除后患。”他妻周氏说：“那如何办得？要叫老太太知道，怕不好。”张广聚说：“老太太问时，你我就说他偷了咱们的东西，他跑了。”说着，自己开了柜，拿了一条口袋，先把广太装在里头，在床上一放，说：“我去找人刨一个深坑，贤妻你瞧着他。”说罢，匆匆而去。

周氏娘子是一个善良之人，又不肯真依着男人把他害了；自己胆子又小，也不敢去告诉老太太知道，自己进退两难。正在无可如何之际，听见院中二弟妇梁氏说：“嫂嫂还没睡觉哪？我哥哥没有回来吗？”周氏说：“没有回来，你进来吧。”梁氏进得房来，见床上有一条口袋，装着一个人，问：“嫂嫂，这是谁呀？为什么装在那里？”周氏就把自己男人要害广太之话都实说了。梁氏说：“那可不好！依我之见，咱们也不可告诉母亲，也不可不救他。先把三弟倒出来，唤醒了他再说。”

遂将广太拉出来，一摇晃他脑袋，张广太就吐出酒来，明白过来了。这时自外面进来一条白犬，吃三爷吐的那地下东西。

广太说：“二位嫂嫂还未睡觉？”他大嫂子一听，说：“三弟，你醒醒，我告诉你。”遂把他大哥所办之事细说一回。三爷勃然大怒，说：“嫂嫂，你不必管，我去问问他，是为何这样狠心？”周氏说：“你是瞎闹！你要问你哥哥，他焉能饶得了我？”梁氏说：“三弟，你不可如此。我有一个主意：我给你十数两银子，你远走一趟，在外面要好，你就多住一年半载再回来；如要不好，去个一两个月，还须回来呢。”周氏说：“这话倒好。我也给你十数两银子，给你几件衣裳，都是你哥哥的。”说罢，梁氏贤人取了银子十二两、镢子一对；大嫂子周氏也给拿出来衣服银两。三爷磕下头去说：“二位嫂嫂，我张广太但得一步地，再报二位嫂嫂的恩情！”

收拾好了，方才要走，忽然心中一动，说：“且慢！我要是走了，我哥哥要问嫂嫂，你何言答对？”梁氏在一旁说：“我早想到这，你瞧那只白狗吃了你吐的东西，他卧在那里也不动，我可以把它装在口袋里。”周氏说：“甚好！如此，你我二人就照样办就是。”遂把白狗装好，他也不动，又把口袋嘴一捆，然后还搁在原放的那边。广太这才动身，出门去了。二奶奶梁氏也回自己房中去了。

少时，张广聚自外面进来，周氏娘子甚是害怕，也不敢言语，自己在那里坐着，心中直跳。又见他男人一进房来，说：“你先出去，我带铺中两个力奔来，叫他二人把他抬出去就是了。”周氏出了北里屋，到南屋里。少时，只听有人抬出去了，周氏才过来，放了心。张广聚带着人出了后门，在村外一里之遥，是他自己家中之地，早已把坑刨好了，就把口袋一扔，叫两个力奔埋好了，说：“你二人回去，明天每人给你一两银子

酒钱，不准往外说。”那两个人去了。

张广聚方才要走，只听树林里一声嚷说：“张广聚，你敢私埋人口！我在这瞧了半天，你往哪里走？咱们是一场官司！”大恶贼一听，细瞧，认得他是地面上官人，名叫张三，连忙说：“三弟，咱是这样街坊，我也不瞒你，这是我的三兄弟。他不受管束，在外面无所不为，我奉母命，把他灌醉了埋了。你别嚷，我明日给你十两银子，你买双鞋穿，等着明天上铺中去取。”张三说：“既然如此，咱们明天见就是。”二人分手。第二天，地面官人到铺中要了十两银子，大家还不知为何故。

老太太清早起来，找张广太，不知哪里去了。问张广聚，说：“他偷了我好些个东西，你等快去派人找他！”大家闹了好几天，也没下落。老太太好几天没有吃饭，他两个儿媳周氏、梁氏也不敢说。

且说张广太那一日从家中出来，心如刀绞，站在村东，自己想主意。有心要入都，一想到那里举目无亲，不如上天津去游游，到那里想个道路。遂望家磕了一个头，说：“生身的老母，儿这一去，你老人家不必惦念我。此去不居官不回来，不发财不回来！”自己贪心过重，往下行走，到了蔡村，换了二两银，吃了点饭，雇了一头驴，也就往下行走。

头一天住在半路店中，第二日是八月十七日。秋气阵阵生凉，万物结实，好一派景致！大路之上，来往行路之人甚多。天有午初之时，到了天津，住在锅店街大客店内，占了一间独间，要净水、吃茶，要了几样菜，喝了两壶酒，自己甚烦，头一天也没有出去。

到了次日，到了三岔河口看一看，往各处热闹之所去瞧瞧，一连游了个数天。到了九月天气，所带的银子已用完了，无奈典当两件衣服，又用了两天，钱也完啦。自己也不敢在大店内

住了，又把几张当票也卖了，在西门外小店里一住，也不敢回家。

次日一起身，天又下了一场霜，身上穿着一身单绸子衣服，冷气透骨，自己无奈进了西城门，一直往东，出了东门，走到了娘娘宫。那里有好几个生意场，也有好些个相面卖药的。广太在家中练着玩，练过一路大红拳，心想：“不如我今天在这里卖艺，也是一个主意。”在当中一站，瞧了半天，他又不会说生意话，就练起来啦。众人围了不少，也不知是个作什么的。无奈自己练完了，在那里一站，也不言语，众人全都散去。

只有旁边一个老头儿说：“小小年岁，还练得不错。”广太一瞧，那个老头儿身穿青洋绉大夹袄，虾米青色摹本马褂，青缎子皂鞋，白袜子；年有六十多岁，赤红脸，花白的胡子，手中拿着有四串钱，笑嘻嘻的说：“练得好！我看你也不像久惯卖艺之人。”三爷说：“我本不会卖艺，不过是被穷所逼，无可如何。”只见那个老翁把手中之钱散给众贫人。张三爷才知是舍钱的，有心过去，见人家已然把钱放完了。自己跟着那个老头儿望北走了有一里之遥，张广太脸上一红，说：“老爷子，你赏给我几百钱，我吃一顿饭吧。”那个老头说：“你姓什么？”广太说：“我姓张，名广太，乃武清县河西务人氏。因来此访友不遇，故困在此处啦。”那老翁说：“你这个样子，定非是来此处找人，大概必是逃学。小小的年岁，就这样不务本份，我有钱也不给你，我还图济那年迈之人哪！”羞得那广太不敢言语了。

广太白天也没有吃饭，直到夜晚，皓月当空，来到三岔河口，只见一湾绿水望东流，自己身上无衣，肚内无食，越想越难受，无奈如何。自己一想：“死了，死了，一死就了。莫若一死，也就完了！”正思想之际，一阵金风透骨凉，自己说：

“苍天！苍天！我今一死，大概不能与老母相见了。”自己嚷道：“苍天哪，苍天！我张广太今天一死，不知我这一点灵魂归于何处？”说罢，方要往河内跳。只听后面有人说：“且慢跳河！我来也！”

三爷回头一看，只见来了一人，年约二十多岁，黄麻脸；身穿青布小夹袄，青夹裤，外罩着青泥夹坎肩，腰中青洋绉荷包，紫花布袜子，青布皂鞋；剑眉圆眼，一脸的横肉，望着张广太说：“你是哪里的？为何寻此短见？你说说我听。”三爷又把自己之事细说一遍。那人说：“你真想不开。我给你找一个事吧，不知你尊意如何？”三爷说：“什么事？”那人说：“扛小口袋，你成不成？”三爷说：“扛口袋我虽然力气小，还须少要钱哪。”那人说：“小口袋，用不了什么力气。来吧，你跟我走吧。”三爷随在背后，望前行走，大约有二三里地，来到一所院落。三爷用眼一看，焉想倒惹出一场是非。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 哈大人升任上海道 张广太杀贼沧州城

诗曰：

平生无大志，愿得一窖金。

周围三十里，浅处半人深。

话说那个人带着张广太来到西头路北，有一院落，周围是篱笆，里面搁着好些个板子，不知作什么用的。上房三间，窗户上微露灯光，不知有何等之人。只听那个人说：“你来，跟我走。”方一进院子，他叫：“四哥，还没睡哪？我今天给你抓了一个‘盘儿尖’来了。”里面有人答话说：“你别玩笑来，我还有心弄那些个事。”那人把三爷领到屋内，见里边是西边两间明着，西墙上有一个大木床，旁边放着被褥。北墙有张八仙桌儿，上放着文房四宝，有几本帐，搁着好些个船上用的家具。床上坐着一个人，年有四十多岁，身穿玉色绸子夹裤夹袄，黄面脸，微有点黄胡子，白袜子皂鞋，说：“七兄弟，就是一个吗？”

“盘儿尖”，列位，我要是不说明白了，也不是话。什么叫作“盘儿尖”哪？这是江湖的黑话。“盘儿尖”，就那是模样儿长得好。闲话休提。那个人说：“张广太，你过来见见，这是我们四爷。”张广太过来施礼，那个一瞧，说：“把他留

下吧。那里有一千钱，七弟，你拿了去吧。”带广太来的那个人说：“是了。”从那边床上拿了一串钱就走了。

只听那人问了广太一回，又说：“你吃了饭没有？”三爷说：“吃了。”那个人说：“我姓李，行四。明天我这里有几个伙计，你可不许同他们玩笑。上床放下被窝，咱们爷两个睡觉吧。”说着，笑嘻嘻的用手来拉广太。张三爷一瞧，就知道他不是好人，说：“你这不要脸的匹夫，休要无礼！我张广太乃是奇男子大丈夫！”说着，拿起那边船板儿来，照着那李四就是一木板，回头望外就跑。李四说：“这个东西，敢打我！我要不结果你的命，你也不认得我是谁！”说罢，望外就追。

三爷在前头跑，又跑至河边，自己说：“莫若跳河一死，也就完了。”越想越难受，说：“我就在此处跳了河吧！”说着，自己想：“我张广太好命苦也，不想今朝死于此地！”方要望下跳，后边有一个人说：“你这个想不开之人，死了就活不成了！”过来抓住，把广太夹在肋下，望前就走；用手堵住张三爷的口，也不叫他说话。来到一个店的门首，进去到屋内，把他放下，说：“你不必害怕，我是救你。”

三爷这才一瞧，是白天施舍钱的那个老翁，坐在那里说：“你小小的年岁，能有这一段志气，我收你作个徒弟。你别想不开，你大概是没有吃饭，现在叫跑堂的要菜。”三爷说：“吃了。你老人家贵姓大名？”那老翁说：“我是卫辉府回回峪的人，清真教中，我姓回，名教正。收你作个徒弟，传你点艺业。你知道了？”三爷连忙叩头认师傅，起来用了些饭。自此，在这后院跟着师傅练艺。冬天有棉衣服，夏天有单衣裳。一连三载有余，练会了几种拳、十八滚、十八翻、短把刀、避血刃，一身的武艺。

这一日，算还店饭钱，他师傅说：“广太，我给你短把刀

一口、避血刷一只，你们师兄弟都是使这个兵器。我先收了十一个徒弟，是我们清真教的。那十个是：刘、李、洪、高、马、黑、白、张、赵、沙，第十一个是北京人马梦太，都是你师兄，见面以兵刃为记。此时已到四月天气，我将单衣服给你治齐，跟我走吧。”

广太带着夜行衣、小包裹，同他师傅出离客店，顺着河北大街，一直往南。人多一乱，再找他师傅，就不见了。自己来至浮桥，手中又无一文钱，自己思前想后：“虽然同师傅学艺三年之久，衣履虽齐，手中有百数钱，如何得能回家？师傅就是要分手，又不说明白了，此时倒叫我进退两难。”自己想罢，顺着河沿望西走，路北有个福来轩茶园，里面甚是热闹。自己口干舌燥，进得茶园，落座喝茶。

同桌有一瞽目之人，放着一个弦子，也在那里吃茶。少时来了一人，说：“先生，大人传你上去啦，你要好好的伺候！听见说天津卫的子弟书，就是你的好，你上去要唱的时候，须要留神。这位大人是京城里的旗官，新放下上海道，最喜欢八角鼓儿。你要是唱好了，大人一爱听，就把你带到任上去了。”广太一听，他素日所好的是八角鼓儿、琵琶丝弦、马头调，会完了茶钱，跟着瞽目先生身后，出离茶园。

站在门首望下河一看，见河内有几只大太平船，上插黄旗，写的是“钦命上海道哈”。见那个瞽者上得船去，弹起丝弦，唱的是《得钞傲妻》，错唱了一韵，广太不觉失声叫了一个倒好儿。少时，过来两个公差说：“朋友，方才可是你叫倒好儿？”广太说：“不错，是我。”那个公差就拿出锁链把他给锁上了，说：“方才大人问下来了，你快跟我走吧。”说着，拉着就上船去。

一见道台，双膝跪倒，望上叩头。旁有监院那大人与天津

道托大人在座。哈爷言道：“叫你们把叫倒好的给我带来，谁叫你们锁了来？快把锁链撤去！”广太叩头起来，站在一旁一瞧，哈大人头戴雨缨纬帽，二品顶戴花翎，身穿古铜色二则龙缺襟单袍，天青缎子马褂，足登粉底缎靴，露着满身活计。哈大人乃是行装打扮。

哈爷一瞧广太：身高八尺，年有十八九岁，穿着蓝洋绉大褂，白袜云履，五官甚是不俗。哈公问道：“你姓什么？方才叫倒好的可是你么？”广太回言说道：“我姓张，名叫广太，是河西务的人。在家中读书，来此访友。适才在岸上听见船上弹唱，不知大人在此，不觉失声叫倒好儿，惊动大人，实是小民冒犯虎威，求大人宽恕。”哈爷说：“不要紧，大概你必是懂得这子弟书，要不然你不能叫倒好儿？”广太说：“是小民习学过几天，不敢说会，略知一二。”哈爷说：“你不必太谦，你消遣一段。”又叫道：“阿喜，把咱们城里头带来的茶叶，给先生泡点茶。”广太在旁边落座，拿起那弦子，定准丝弦，唱了一段《黛玉悲秋》子弟书。哈公连声说好。

只见那边有一个管家哈喜说：“张爷，你跟我来。广太同他到别的船上落座，又向三爷说：“方才我们大人听见阁下清音高唱，甚是爱惜，有心要把你带同上任，不知尊意如何？大人闷来之时，也不能拿你当生意待，你消遣几句，不知尊驾怎样？”三爷说：“甚好。无奈我自家来此找人，也不知在这里遇见大人。我家倒没人管，也不用带信，就是我也得有铺盖才好。”哈喜说：“那是小事，我先回明了大人去。”少时，又拿出一百两银子，叫哈喜带着三爷去买办行囊物件。三爷一概俱皆买好，到了船上。众位拜会大人，都回衙去了。三爷上去，谢了哈大人。哈爷说：“你下去歇歇去吧。”三爷上那边船去了。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开船起身，用完了早饭，大人叫张三爷上去唱了几个岔曲儿，方归自己船上。这一日天晚，到沧州河口，方一住船，三爷就在船头之上，只听南边岸上有两个人，口中说：“合字钓瓢儿招路，把啊龙宫道，漂遥儿赤字，居米子咳，瞳脑儿塞拈青字，浑天汪攒架漂遥儿，摘赤字的瓢儿肘，居米急付流儿撒活。”三爷一闻此言，说声“不好”。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 小豪杰卖身葬母 大英雄访弟卖刀

诗曰：

三尺清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既何如。  
不能定国安天下，愧死男儿大丈夫。

话说三爷一听那边两个人说这个江湖黑话，别人不懂，三爷一听，就知道了。他说的“合字”，是他们自己人；“并肩字”，是自己哥们；“招路”，是眼；“把啊”，是瞧瞧；“龙宫道”，是河；“赤字的漂遥儿”，是官船；“浑天汪攒”，是夜里三更天；“瞳脑儿塞拈青字”，是他们的头儿前来明抢；“急付流儿撒活”，是跑了。张三爷想：“了不得了！大概必是贼人看见我们大人的官船载的甚重，也有此一说，前来必是要生财。我何不趁此施展施展我的本领，如要是能胜贼人，我必要大显名头；要是不能赢贼，我也自有主意，自此永不说会把势。”想罢，回到船内，管船之人预备晚酒饭，三爷甚是烦闷，无奈喝了几盅酒，大家安歇。三爷换好了衣服，自己在船上闷坐，等候贼人前来。唬得船上的伙计也不敢言语，也不敢睡觉，无可如何，在那里坐着，暗中观瞧。

天有三鼓时分，只见西边来了一只小船儿，头里挂着一个红灯笼，里面坐着有二十多个人。为首的当中那个，蓝面透青，

年有三十多岁，手抱金背刀，甚是威风。旁边那些个小毛贼，就不足论了。只见有一个贼人说：“我先去那边探探路，然后再说。”蹿出一个人来，直扑大人那只船去了。广太也就先从船后出来，望大人的船上，照着贼人就是一避血鬪。只听“噗咚”一声，贼人翻身栽倒于船板之上。广太过去就是一刀，也就把他杀了。众贼齐声呐喊，又过来一个，也被广太擒住杀了。为首的出来，手执金背刀，说：“好个小辈，敢这样无礼，我来拿你！”一个箭步蹿出来，直奔大人的这个船上而来。三爷抡刀就刹，二人杀在一处。战了有一个多时辰，广太一避血鬪，把贼人打倒，说：“小子，你是自来送死了！”抡刀把为首之贼杀死了。那边的那些个贼一见，齐说：“不好！遇见了英雄了。”问广太姓什么。三爷说：“弓长万，汪点。”那边的贼人就知是姓张，行三了，说：“你把死人的尸身给我们吧，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必有人去找你去！今天算我们输了。”三爷把他们的死尸也就给他扔过去了。此时无奈，众贼人撤回船，散去了。

三爷回到自己船内，一见那边本船上伙计站在那里，还未睡觉，见三爷进来，说：“好的！我的老爷子，真有你的！把他们那些个贼人都赶跑了。”三爷说：“明天如有人问，不准与人说。如要走漏消息，我要了你们的命！”大家都说：“不敢给你老人家走漏消息。”说罢，大家安歇睡觉。

次日天明起来，大人因昨夜听见响动，起来把众人唤到面前，问昨夜之事。大家齐说：“不知。”按花名册一点名，惟不见了广太，叫人把三爷叫来，说：“昨夜晚上是你把贼人杀退的？”三爷说：“不知。”哈公一细看他那里的情形，把哈喜叫过来，附耳说如此如此。

哈喜去不多时，拿了一口刀来，避血鬪一把，夜行衣包，

放在大人跟前。广太一瞧，都是自己的物件，说：“不好了，他们把我的东西物件给偷了来啦。”大人说：“方才我暗中去叫人把你的物件拿来，你就不必狐疑。你是怎么回事？”张三爷无奈，把自己家中之事又细说了一遍，把在天津学艺与昨夜杀贼之事都说明了。大人说：“你何不早说？我一家人都算是你救的，何必不露你本来面目。”连忙把少爷那丹珠叫过来，说：“你过去谢谢你三哥！”只见少大爷年约二十以内年岁，白脸膛，长眉大眼，儒儒雅雅，过来给广太请安，说：“三哥，小弟给你请安了。”三爷连忙答礼相还。二人亲热了一会，甚是投缘，三爷与那大爷结为昆仲弟兄了。带着三爷，到那边船上，见见太太，望姨奶奶叩头行礼。老太太赏了四样活计、四样玉器；还有姨奶奶给了几样物件，甚是亲热。

三爷感恩不尽，回到船上，众管家齐以三爷称之。大人甚是爱喜，向广太说：“你跟我去到任上，等我任满之后，我给你大小捐一员武职的功名，好叫你荣耀归家，也对得起你等众村邻。”广太心中甚喜，说：“若能那样，我虽死在九泉之下，也感念大人的好处！”

次日开船，非止一日，到了上海，接了任，派哈喜总管税务，张广太帮办。到任有半年，大人时常唤广太进里面去，谈谈唱唱。太太、姨奶奶俱皆喜欢他。大人待他甚好，叫那大爷与他练练拳脚、刀枪。广太倒愿意教那丹珠，无奈他不甚爱习练。二人也时常出去，在外边逛逛，如遇见穷苦之人，自己也不露名，常常周济。广太在上海一年有余，人人都知衙门有一个张三爷。

这一日，他二人在十字街，见有一伙人围绕着，不知里边有何缘故。二人分开众人，进去一瞧，见是一个小孩子在那里拍石头要钱。有一个人拿了一块石头，说：“狗儿，你把这一

块石头如能拍碎，我给你一百钱。”那个小孩年在十四五岁，身躯不高，细眉大眼，黄脸膛，蛤蟆嘴，油绿脖颈；身穿一身破烂衣服，用手一拍，那石块碎了。三爷甚是感佩，说：“我拿一块石头，如你能拍碎，我必要多给你钱。”那个小孩子翻二目瞧三爷。众人说：“狗儿，该你发财了。你瞧瞧这是上海道衙的张三爷。”那个小孩子用手照着那块小石头上一拍，只听得一声响，石头已碎了。那大爷说：“这个小孩，你别瞧他长得丑陋，甚有力气。来吧，我先叫他跟咱们走吧！”三爷说：“你跟我们走吧。”

带着他到了衙门东小院书房之内，说：“你姓什么？你是哪里的人？”那个小孩儿说：“我姓姜，就是这里的人，名玉，小名儿叫狗儿。家中有老母，我别无一业，就在街上拍这个石头为生。得了钱，养活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实话。”三爷说：“你会什么武艺？”姜玉说：“我会吃、会喝、会拉、会撒、会睡，这五样大能耐。”那大爷说：“给他五千钱，叫他去吧，何必问他。”旁边有一个家人给了他五千钱，那个小孩子也就去了。二人说了会话，吃完了晚饭。

过了十数余天，这一日，门上人来禀说：“那天的那个小孩子来了，在门上说：‘有大事要见三爷。’”广太说：“叫他进来。有什么话，叫他来说。”少时，外面那个小孩子进来，给三爷叩头，说：“我母亲死了，我来求你老人家周济我。我这里有一个字儿。”说着，一伸手在腰内拿出来，递给三爷，一瞧，上写的是自卖自身的字儿：

立字人姜玉，年十五岁，因生母病故，一贫如洗，不能安葬，情愿卖身葬母，永远为奴。空口无凭，立字存证。

康熙 年 月 日

姜玉亲笔

张广太看罢，说：“你也不必如此。我给你二十两银子，你暂拿了这字儿去，我也不留它，你拿了去就是了。”姜玉磕了一个头，说：“我走啦。”拿着银子，竟自去了。过了几天，姜玉来找三爷，说：“我也没有别的，我在这里伺候你老人家几天，就算是我报答恩公了。”三爷说：“别叫我三爷，你叫我三叔就是了。”自此，姜玉就伺候三爷。

过了有一个月之久，这一天，那大爷与广太在一处练拳脚，姜玉在一旁瞧着只笑。三爷说：“你这孩子笑什么？你说说我听。”姜玉说：“三叔与那大爷所练的，都是平常的玩艺，赢得了力奔，赢不了行家。”三爷说：“你会练吗？”姜玉说：“会练。”练了一趟，拳脚精通。三爷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会把势？你跟何人所学？”姜玉说：“我跟的是我舅舅钻云神猴朱天飞所练。”广太说：“明天我给你买一口刀。”自此，天天寻访好刀。

这一天清早起来，三爷带着姜玉出离了衙门，来到十字街，见围着不少的人。三爷带姜玉过去一瞧，见里面有一个人：身高九尺，面如白纸，丧门眉，吊客眼，耷拉嘴唇；身穿白棉绸汗褂，青洋绉中衣，薄底快靴；手中拿着一把金背刀，在那里说：“卖刀，什么人要买，自管说话。”三爷过去要买这把刀，惹出一场是非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 粉哪吒俊目识侠义 笑无常故意戏英雄

诗曰：

敢将诗酒傲王侯，玉盏金瓯醉不休。

虽为蓬莱三万里，青云转瞬到瀛洲。

话说广太带着姜玉来到十字街一瞧，这个卖刀之人年约三十多岁，站在那里说：“哪位买这把刀？”三爷说：“朋友，你把那个刀拿来，我瞧瞧。”只听众人齐说：“来了财神爷，卖刀的，你说价钱吧。”那个人一瞧三爷这个打扮，说：“我这一把刀，有三不卖：不是朋友，我不卖；不是武士英雄，我不卖；再者，在官应役之人，我不卖。我这一把刀，乃是英雄所使，非俗等之辈可比。”张广太说：“你不卖就是了，何必多说！你姓什么？”那个人说：“弓长万，汪点。”张三爷说：“是了，这弓长万，是姓张；汪点，是行三。”张广太也没言语，自己带姜玉回归了衙门。

用完了晚饭，在东院住，是正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两间。他住的是上房，与姜玉谈起心来了。张三爷说：“我的来历，你也不知道，提起来，铁石人也动心。我是家门不幸，手足不合。因为我在外面胡闹，我长兄理应管我才是，他竟生起狠毒之心，才断手足之情。中秋节晚上，我吃醉了，我兄长要将我

活埋了，多蒙嫂嫂把我放走，惠助几两银子。到了天津被困，相遇恩师传授我艺业，跟大人到此，收你就算是我的亲人一样。这几年我在外边，也不知老母生死如何，事到如今，我倒是一个进退两难之人。”姜玉说：“三叔，你老人家谈起心来，勾起我的烦事。想我是自幼丧父，老母居孀守，我自己又无至亲，又无有骨肉，谁是我的知疼着热的人？老母一死，我孤苦伶仃一个人，甚是可怜。”三爷广太说：“贤侄，你真是天下第一苦人。我也是不甜，离家四载，异乡作客，冷暖年来只自知。要是有了病，哪一个到我床前问问我是轻是重，谁能日夜精心伺候我呢？”大英雄张广太越想越烦，不由得落了几点伤心泪来。

正伤心之际，只听得外边房上有人说：“罢了！”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我好惨也！”张广太问：“是什么人说话？”外边房上回答说：“我在这里等着你就是。”张三爷说：“好！”拉刀在手，蹿出房来，在院中一看，只见上面一条黑影。姜玉也跟出来，上房一瞧，也不知那个说话的哪里去了。二人各处寻找多时，复又进得房来落座，并不见动作。天有三更时分，姜玉说：“三叔睡觉吧。”三爷说：“先别睡，恐怕脑袋睡丢了。”候至四更时分，不见动作，二人方才安歇睡觉。

次日天明，起来得又晚，衙门内的饭早已开过去了，对着姜玉说：“你我今天出门把刀带上。”出离衙门到了大街路东会芳楼酒饭馆，上海第一个买卖，甚是热闹。二人进去，柜上的说：“张三爷来了？楼上喝茶。”张三爷上得楼去落座。上面甚是干净，也没有多少个座儿。

方一落座要酒，听得楼梯一响，蹿上一个人，就是昨天卖刀之人，坐在广太的对过，用脚一蹬板凳，把刀望桌上一拍，

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今天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才能完事！”张广太也不答言，说：“来！给我要菜吧。”跑堂的说：“要什么菜？”三爷说：“你给我要一个炸八块鸡、碎溜鲤鱼、烧鱼头、清蒸鸭子、红烧翅子就是了。”只听那个人也说：“跑堂的，照样儿给我要就是了。”三爷说：“给我要两壶白干、两壶玫瑰酒。”少时，跑堂的说：“三爷，喝点莲花白酒好不好？”三爷说：“好，也给我来两壶。”那边那个卖刀的，对跑堂的大嚷着说：“也给我要一个炸八块鸡、碎溜鲤鱼、烧鱼头、清蒸鸭子、红烧翅子，两壶白干，两壶玫瑰，两壶莲花白酒。”快来，如慢了，要了你的命！”

少时，过卖给三爷来送菜，被那个人用手一拉，说：“先给爷爷摆上，然后再说！”跑堂的也不敢惹他，就给他摆在那里，直害怕，过来见三爷，说：“三太爷，你老人家等等，这就来。给你老人家菜，被那位夺去先吃，想是饿了。”三爷说：“不要紧。我问问你，那新出河的活鲤鱼有没有？我可不要在盆里放了一两天活的。那个鱼虽然是活的，把腹内的油都没有了，肉就有点不鲜啦。新出河的肉又肥又鲜。他那个腮是胭脂似的，你拿一尾，我瞧瞧。”跑堂的下去，少时拿着有一尺多长的欢蹦乱跳的一尾活鲤鱼来，说：“三爷，你瞧好不好？”广太说：“好。一半醋溜鱼，一半吃酸炒鱼，越嫩越好。”跑堂的下去，少时酒菜俱来，摆在桌上，三爷喝酒。那边那个人也说：“来呀！给我拿一尾新出河的活鲤鱼来，我瞧瞧。”也照着张三爷的话，说了一遍。跑堂的说：“是了，我去拿去就是。”少时，也给他拿来看看。

三人吃够多时，三爷说：“你把残桌撤去，我要走，你给我写帐就是。”说罢，自己漱漱口，带着姜玉下楼去了。那个人也说：“来人！给我记上帐，我也去了。”堂官说：“我们

不认得你，记帐不成！”只见他把眼一瞪，把那把刀手中一拿，说：“柜上去写去！”“腾腾”的下楼去了。方要走，跑堂的直喊说：“八吊九百整，到柜！”三爷还站在那里与众人说话哪。

只见那个人手中拿着刀，冲着柜上人说：“记上帐吧！”大家一瞧，他长得像个吊死鬼一样，心中有几分害怕。张广太是有心事，昨天在街上遇见他，夜晚衙门里又去在房上，必也是他说话。心中说：“一多半是我那年跟着大人上任之时，在沧州杀了的水寇为首之贼，他的余党说过，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必有人来找我报仇。我想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今天以恩待他。”想罢，只听柜上人们不让他去，三爷说：“写我的帐吧。”那个人还不说一句情理话。柜上的人说道：“张三爷给了钱，你知道不知？”那个人也不言语，望张广太说：“朋友，我在街西口外一里之遥大树之下等你，你要敢去，定是英雄；不敢去，是无名小辈！我走了。”三爷一听，甚是有气，说：“哪个怕你不成！”

说罢，跟在他背后，到西边无人之处，方说：“你有多大能耐，也敢这样无礼，待我结果你的性命就是。”拉刀动手。姜玉在旁一瞧，那个人本领比三爷强，刀法又纯熟。姜玉瞧了半天，见广太委实不成，再不过去，怕三爷受伤，连忙说：“三叔，有弟子在此，杀鸡焉用宰牛刀！待我拿他就是。”说罢，抡刀替三爷动手。三爷往一旁歇着，见姜玉也是不成。自己无可奈何，方要过去相助，只见那个人说：“张广太，不必过来动手。我是要瞧瞧你二人的本领，并非真心与你等作对。”三爷说：“你贵姓？是哪的人？”那个人手执金背刀，大展名姓。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 故托病诱奸张广太 感深恩杀死淫春姨

词曰：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  
花底离愁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万钟缕。天  
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话说那位英雄说：“我是陕西咸阳的人，姓张，名忠，表字大虎，别号人称笑面无常的便是。”三爷说：“你我是五百年前一家人。兄长来，跟我到衙门，有什么事再说。”二人言语投机，携手入道衙，去见那大爷，说起方才外面之事。众人重新摆酒，叙旧谈心，甚是和美，留张忠住在衙门。

三爷问：“你是为什么来此处？”张忠说：“我父母双亡，就是我胞弟张义张二虎。只因去岁间，我二人由家中分手，到如今一年之久，并未会面，我为找我兄弟来此。听说上海道衙有一张广太，为人仗义，结交英雄，我故托卖刀相访，今得遇尊驾，也是三生有幸！”张广太说：“兄台如不嫌弃，小弟愿结为昆仲弟兄，不知兄台意下如何？”张忠说：“你我今朝相会，也是三生有幸！”遂设香案，结为金兰之好。张忠居长，广太次之，二人情投意合，留张忠在前院住了几天。这日张忠要走，三爷拿出五十两银子，给张大虎作为路费。二人分手，

广太送至二三里之遥才分手，洒泪而别。

自此广太在衙中过了二三年之久，哈大人甚是恩待三爷。这一日，上谕下：放下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哈红阿急速前往，勿庸来京请训。哈公接了圣上的旨意，把旧任的事交代完毕，然后起程。

在路上非止一日，那一天到山西太谷县公馆之内住宿，第二天要起程，姨奶奶说：“大人，妾身得重病，不知何时才能好，大人先走吧。这两天我被车一咕咚，浑身骨头都酥了，心内也不痛快，不知是怎么了。来吧，快叫人给瞧瞧吧，我是不能走的了。”众人早把行囊收拾完了。大人说：“叫张广太在这里，等着你好了，押着行李再走吧。我先上任，等你们就是了。”说罢，大人就起身去了。剩下姨奶奶同两个老妈、丫头在里边上房。外边东厢房两间，住的是张广太。自大人吩咐他在这等候，他就在房中瞧书。

天有巳正，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老妈，是姨奶奶那里的赵妈，前来说：“三爷，你快来吧，姨奶奶在里边叫你去哪。”只见里边又出来一个丫环说：“张三爷，姨奶奶叫你过去哪。”广太穿好了衣服，连忙到上房帘子以外，听得里边姨奶奶说：“赵妈，你去煎药去，春芳给我捶捶腿。广太，你进来吧，我在这里与你说话。”

三爷一进上房西里间屋，见北边是张床，挂着帟帐，此床上放着被头两个。姨奶奶头向北，面向东倒着，身穿衣服甚是齐整。一见三爷进来，他面带笑容，连忙站起身来。广太一瞧，但则见：

头上乌云，巧挽蟠龙纂，篆心横别白玉簪。簪押云鬓飞彩凤，凤凰袄衬百花衫。衫袖半露描花腕，腕戴钏镯是法蓝。蓝缎宫裙捏百褶，褶下微露小金莲。莲花裤腿鸳鸯

袋，袋佩香珠颜色鲜。仙人长就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弯。弯弯柳眉衬杏眼，眼含秋水鼻悬胆。丹朱一点樱桃口，口内银牙糯米含。

姨奶奶笑着向广太说：“我自在沧州船上见你一面，时常想念在心。在上海衙署之内，耳目众多，也不能说话。今天我托言有病，特意的与你说话。我那边箱子里有三四千银子，还有一千两金子、十六只箱子衣服。这两个丫头、老妈，都是我的心腹人哪。广太，你想好不好？大人年岁已过半百，我今年二十二岁，如何与他相配！你我年貌相当，正当如是。古来红拂女与李药师，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皆是一见如故，遂行百年之好。才子应配佳人，方称心怀。我故把你叫进来，你我商议，如何走法，咱们两人共乐于飞，也是天作之合。”说着话，笑嘻嘻地走到广太的跟前，伸出那十指纤纤的手来，要拉广太的手。三爷往后一退，说：“好姨奶奶，不可这样啊！幸亏无人听见，这要是有人听见，传到别人的耳中，那时节你我都不好看。你老人家好好的养着病，不可这样无礼胡行。大人待我天高地厚，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无奈这大礼是下不去，我张广太断不敢作这逆礼相从之事！”说着话，连忙望后退，躬身施礼，把姨奶奶给说愣了。这春姨一见，是十分的怒气，说：“你真是无义又无情，又是金银，又是美妇人，这样的便宜你都不应允。也罢，我也知道了，你要不依我，到了衙门，我告诉大人，就说你在半路公馆与我调情。那时节大人必然要怒，我看你该当怎样儿行？就是伶牙俐齿，他也不能信。你仔细想想，是哪样好？还是依了我，也有金银，也得一个少妇，何必你又学君子，落个人财两空！”

三爷一听，也不言语，自己抽身回到房中，越想越烦，要了一壶酒，自己闷闷不乐，想这一回事：“大人待我恩典最大，

我乃是堂堂正正奇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我岂能做这样亏心的事？为人不可这样儿行，我何不自己不辞而别，望他乡走吧。啊呀，不好！要那么一动，那淫妇在夫人跟前，她说我调戏她，红粉之言能入英雄之耳，弄假成真，我虽跳在黄河水，也洗不清。若要是我不走，还跟她一同去见了夫人，她何等的话儿都许说。”千思万想，无有主意，把一个张广太为难在公馆之中。

正自烦闷，又听见有一个老妈儿来请，说：“三爷，你快快的跟着我进里去吧！姨奶奶生了半天气，还掉下几点眼泪来，方才叫我们拿了点菜，暖了酒，等着三爷进去喝酒哪。叫我来请你老人家去。”张广太说：“不必多说，我不进去！在我这面前，不要这个样子。你回去告诉她，就说我张广太乃是奇男子大丈夫，断不能做那淫乱、不遵王法之事！”说罢，向老妈说：“你快回去，别帮着她不要脸！”老妈说：“你爱进去不进去，别望我这样大气！”说着，嘴内嘟嘟囔囔的望里边去了。三爷喝了几盅闷酒，天色已晚，约有掌灯之时，晚饭摆上，也没有吃，自己闷坐无聊，对着一盏孤灯。

正在思前想后之际，只听得外边脚步之声，进来了姨奶奶。春姨浓妆艳抹，打扮得甚是齐整。怎见得？有赞为证：

一阵阵香风扑面，一声声燕语莺啼。娇滴滴柳眉杏眼，嫩生生粉面桃腮。樱桃口内把玉排，粉面桃腮可爱。身穿蓝衫可体，金莲香裙遮盖。好似嫦娥降瑶台，犹如神仙下界。

来至三爷面前，说：“张广太，你别想不开，我今来特意劝劝你，你如回心转意就好了。春花秋月，怎能虚度；日月如梭，人生几何？过隙光阴，老将至矣，再想要乐，都不能够了。古来多少佳人才子，算来都是妇女情长，男子负心。你我自当初在沧州船上一见，我处处留心，在夫人跟前给你说了多少好

话。因为耳目众多，我用尽了苦心，想着这一条计，我还喜欢得了不得哪。好容易盼着与你说几句知心的话，你白天好些个不愿意，我今日晚上来到你这屋里，也没有人瞧见，也没有人知道，你听见没有，那些个丫环、老妈，都是我的心腹人。”她说，来到三爷跟前，广太正不知该当如何办理这一段事哪，一听她这话，自己心中一想：“她既来在我的屋内，我先用好话劝她，如要她听我的话便罢；不听我的话，我先把她结果性命，那时我再作主意。”自己想罢，说：“你先少说这话！你岂不知明有王法，暗有鬼神？大人待你也是甚好，你这样薄情无廉耻，真是可恨！你要早早的知非改过，回到你那上房，万事皆休；如若不然……”说到这里，三爷那句话也就说不出来了。春姨一听，又是气，又是恨，自己心中说：“好！真是痴心婆娘负心汉，罢了！”说：“张广太，你等着我吧！”转身要往外走。三爷一想：“这淫妇要走了，必有好些个风波，那时我跳在黄河水，也洗不清楚。一不做，二不休，莫若我把她结果性命，给她抵命就是了！”想罢，把手中的刀一擎，说：“且慢走！我不必等着你，先结果你就是了。”举手中的刀，照着春姨就是一刀，只听“克哧”一声响，把春姨结果性命，死尸倒在就地，鲜血直流。三爷杀完了，只听外面哈哈大笑，说：“杀得好！杀得好！”广太出去一看，不知外面那个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 张广太误入大保庄 侯起龙雄聚画石岭

词曰：

怀抱凌云志，万丈英豪气。  
田野埋麒麟，良禽困羽翼。  
蛟龙逢浅水，反被鱼虾戏。  
平生运未通，未遇真明帝。

话说张广太杀了春姨，外边有人叫好，自己出去一瞧，并不见有人。自己等至天明，到了外边。这座公馆乃是一个店，先叫听差之人，说：“带我去上衙门有事。”那个听差的人知道是按察使大人的亲信人，也不敢不带他去，遂带着到了县衙，先禀明老爷，自来投案。

知县升堂问三爷。广太一想：“把哈大人择清楚了就是。”想罢，说：“我名张广太，跟哈大人作门客，在上海三载。今有大人那里侍妾春姨指婚马昆，马昆已死，春姨守孀。昨天在公馆她托病不走，我奉大人之命，护送行李车辆。昨夜二鼓，她到我那屋中诱奸，我不从，她口出恶言，反说要去见大人，说我调戏她，故此我把她杀了。”知县一听这话，心中想：“这事我先去验验，禀明哈大人再作道理。”主意已定，吩咐人传稳婆、三班人等，先到那里验尸，讯问了两个老妈、丫环，问

明了，把尸身成殓起来，行文到省城。哈大人得了信，也就回文，叫把广太送到省城，自己发落就是。知县这日派人，连行囊、车辆与张广太一同送到太原府按察司衙门，交明白了，领了回文。大人派人给了来人十两银子，叫他把死尸埋了就完啦。又派那大爷出来，请进张广太。到了书房，给大人请安。大人说：“广太，我方才都问明白丫头、老妈了，此事与你无干，你不必疑心，就是还在我这里，别疑心。”吩咐摆酒，给三爷压惊。直吃到尽欢而散，又到后边给太太请安。自此就在衙门中住着，常同那大爷出去逛逛，外面之人人都知道是大人的两个少爷。

这一天，三爷同那大爷正在街闲游，只听背后有人叫：“张广太！”三爷心中一愣，说：“此处除去大人，没人敢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老师回教正，连忙过去行礼。他师傅说：“同着人你先去吧，我在这西边羊肉馆雅座内等你就是。”三爷说：“咱爷们两个自天津分手之后，我时时想念。今天我先叫他回去，我跟你老人家去上羊肉馆。”说着，来到那大爷的面前，说：“大爷，先回去吧。我有要紧的事，遇见了熟人啦。”那大爷说：“让在衙门去就是。”广太说：“他是清真教的人。兄弟，你先回去吧，我去了就回去。”说着，来至老师回教正的面前，说：“老师跟我来。”

二人到了羊肉馆雅座之内，说：“广太，我看你做事还好，在太谷县杀人之事，我知道。外边叫好之人，就是我。我看你此时气色甚好，五官端正，久以后必要走大运。我这里有书信一纸，你带在身旁，遇见你师兄瘦马马梦太交与他，自有照应之处。你还不可在此久居。此一去，你往西南走就是了，自有机缘相遇，千万要听我的话才是！”说着，要菜用饭，谈了会心。三爷说：“师傅从哪里来？”回教正说：“我闲游各处，

无准定向，今天自阳曲县来。我早知道你在这里，我还有要紧事要走，特意来看你，指你一条明路，三两天之内，不可叫人知道，千万你走，不可在这里久耽误！我要去了。”三爷会完饭帐，出门分手，送了他师几步，才回了衙门来。

里边大人叫他进去，三爷到了里边，见了大人请安。那大爷也在一旁站着，说：“三哥，遇见那位是做什么的？你也没同他回来。”三爷说：“走了。他是我师傅，清真教的人。”说着，哈四太太说：“广太，你把那岔曲唱一个，我听听。”那大爷连忙递过弦子去，三爷唱了一个《长亭分别》，又唱了一回子弟书《月下赶贤》。唱完了，四太太与大人齐说好，叫老妈、丫环把那新近淮阳道送来的好茶叶，拿出来泡茶；又拿出来金丝散子、西洋蛋糕、各样的应时的点心，叫张三爷吃，广太也就用了几样。天已到三更多天，四太太说：“广太，你歇歇去吧，天不早了。”三爷说：“我要走了。”

说着，站起身来，到外面把姜玉叫过来，说：“贤侄，我有句话与你说。我是明天要走，把所有的箱子都交给你了。我这一去，一年半载不定，我是有紧急大事，不能在此久待。要回明了大人，又怕不叫我走，那时倒费了话了。我是不辞而别，如要是大人问我的时节，你就说我出去有事，不知往哪里去了。”说罢，收拾物件，带小包袱一个，天有五更时候，换上了衣服，将所有应用物件，带在身旁。天色已亮，自己出离了按察司衙署，也就去了。姜玉自己安歇。

次日，张三爷顺大路往前行走，无非晓行夜住，饥餐渴饮。这一日，走到一个镇店，见有一个挂货铺内挂着一个弦子，是楠木的，里边带胆，甚是时样。三爷甚是爱惜那个东西，遂问：“要卖多少钱？”铺中人说：“一两银子。”三爷给了一两银子，带着那一个弦子，心中想：“我到了无人之处，先弹弹好

不好，然后我到店内，若遇高兴之时，我可以弹弹，就是拿它解闷就是了。”自己想着，甚是高兴。自己无人之处弹了会子，晚半天住店。自己喝着酒高兴，弹着弦子，唱了几句岔曲。次日，又往下走。

这一天，到了福建省地面一个小山庄儿。村西头儿有一个野茶馆，座北向南，大天棚里边甚是凉爽。三爷也就进了茶馆，落座吃茶。方才喝了两碗茶，只见从外边来了一个人，年约三十多岁，五短身材，黑面，环眉，阔目；身穿青洋绸大衫，青缎快靴，手中举着一把凉伞。方一进茶馆，见众喝茶之人一齐让道，说：“侯大爷，你来了么，这里喝吧。”那个人说：“众位别让。”坐在张广太的对过的桌上。跑堂的连忙拿过茶来，只见那边众人齐让侯爷茶钱。那人说：“众位别让。”遂将跑堂的叫过来，说：“那边搁着弦子的那个先生的茶钱，我会了。”遂拿出钱来给跑堂的。跑堂的说：“先生，侯大爷会了你的茶钱。”

三爷广太方才要让，那姓侯的过来说：“先生，你是哪里的人？”广太说：“顺天府的。”那人又问：“贵姓？”广太说：“姓张。”三爷遂回问道：“尊驾姓侯么？”那人说：“姓侯，名福。我与先生荐个事，你可愿意？”三爷说：“什么事？”侯福说：“我家庄主是本处一个大财主，从前几日就派人在各处找弹唱曲词的先生，我看尊驾拿着弦子，必是会唱的吧？”广太信口答言说：“是。”自己心中一想，说：“我自离太原府，来在此处，尚无有哪投奔，又不知道路在哪里，何不跟他前去，见机而作。”想罢，遂说：“侯大爷，此事甚好。我也是来此处访友不遇，何妨尊驾代我一谋。”

二人用完了茶，出离茶馆，来至正西八里之遥，有一座大庄院，座北向南的大门，周围群墙，外面有护庄濠沟，里面房屋甚多。大门以外，一带垂杨柳树，映着雪白的群墙。门外上

马石两个，大门以内放着板凳两条，里边坐着十数个人，俱是衣帽齐整，彪形大汉。一见侯福同广太进来，俱皆站起来说：“管家来了？”侯福并不答言，带着广太进了二门。里边是五间大厅，东西各有厢房，院中搭着天棚，摆着鱼缸、山子石及各种奇花，灿烂可观。带着广太至厅落座，见摆着陈设俱全。

侯福叫手下人来倒茶，只见来了一个书童，年纪十五六岁，身穿毛蓝细布大褂，白袜子，青缎双脸鞋，面如白玉，一个伶牙俐齿的童子，挽着漂白袖口，手拿海棠花的铜茶盘，内放着青花白的细瓷茶碗，与广太倒过一碗茶来。侯福说：“你在此稍坐，我去回禀庄主。”说罢，转身出去。广太喝了两碗茶，问这个书童说：“这庄子叫什么名儿？你家庄主姓什么？”书童说：“我是伺候我们管事的侯二爷的。这庄子名叫太保庄，我家庄主姓侯，名叫起龙。”正说到这里，只听外面有人说：“张先生这里来，里边庄主叫你。”张广太将包袱放在厅房，站起身来到屋门外。这一入后院，要惹出一场是非。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 画石岭白将军鏖兵 畅春园张广太验记

诗曰：

小窗无计避炎气，人手新编广异闻。  
笑对痴人曾说梦，思携樽酒共论文。  
挥毫墨洒千峰雨，嘘气空腾五岳云。  
色即是空空是色，槐南消息与平分。

话说三爷广太到了厅外，见东边站着一个人，年约三十多岁，头戴官纬帽，蓝绸国士衫，青布快靴，腰系凉带，黄白脸膛儿，说：“张先生来吧，见了我家庄主，须要小心才是。”三爷在后面跟着侯福，进了东边四扇屏门，有个院子，穿过厅房五间，又走了两三层院子，到了一所宽阔院子，搭着天棚，放遍时样鲜花。院内鱼盆无数，养着极品龙头凤尾金鱼。北边上房台阶下，放着琴桌一张，后面摆着藤椅一把，上面坐着一人，年在四十一二，短发满留，上挽盘蛇纂，别着如意金簪，从耳旁垂下两缕长发，漆黑透亮；身穿暑凉绸罗汉领短汗衫，青洋绉绸中衣，脚着青缎皂鞋，项短脖粗，身体胖大，面如羊肝色。后面站着两个小童，年在十五六岁，面红齿白，十分伶俐，给那人打扇。桌上放着官窑盖碗、赤金茶盘，摆着碧绿翡翠烟壶、漂白羊脂玉烟碟。旁边有两个水桶，内有南北鲜果。

侯福在旁边侍立，一见广太进来，说：“这是我家主人，过来行礼。”广太施礼：“庄主爷在上，张广太这厢有礼。”那庄主说：“你唱个曲儿我听听。”广太说：“赏个座位给我。”庄主说：“侯福，那边与先生看座。”广太落座。有人将弦子给拿过来，广太定准弦子，唱了个《梦中梦》，又唱了个《于金全德》。唱完了，庄主说：“好！福儿把他带下去，每天给他二两银子，叫他住在外边厅房，我哪时高兴，再叫他进来唱。告诉厨房，给他预备饭。”广太同侯福出去，仍在先前坐着那个屋里住着，每天进去唱曲，帐房里就把银子给他送过来，故此三爷也不想走了。

这一天，吃完早饭，里边也没传进去，自己还在外闲走，瞧这一座庄院甚是齐整。听得里边人声响亮，从里面走出五六十个庄丁，手拿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鞭钢锤抓。大家说：“将张广太围在当中！”齐声嚷：“拿！别放走了张广太，拿着把他活埋了！”张广太不知何事，问道：“你等不可动手！有话说明白了，再动手不迟。”只见侯福在前说道：“姓张的，你的事犯了！”广太说：“我的什么事犯了？”侯福说：“不必多说，你跟我见庄主去就是。”广太说：“走呵！”众人围绕广太，直奔大厅前来。见侯庄主怒气冲冲，桌上放着他的单刀、包袱等物。原来是前头伺候的小童偷看他的包袱里面有避血刷、单刀，心中一想：“他大概不是好人，我先禀明庄主，也算一件奇功。”说着，将包袱等物送与庄主观看。庄主一见，十分大怒，吩咐众人：“将他拿来见我！”

众人带到张广太来，庄主说：“张广太，你是做什么的？”张广太说：“是弹唱曲词的。”说：“你要这刀与避血刷何用？”广太说：“我久在外面，以作防身之用。”庄主说：“你会练不会？莫非你是绿林中的朋友？”广太说：“练却会练，我可

不是绿林中的人。我练一练，庄主看看就是。”说罢，练一回短刀。庄主甚喜，说：“罢了，练得真好，你真可算得英雄。你我结为异姓弟兄，不知你意下如何？”张广太说：“甚好，求之不得。”二人遂设香案，侯庄主居长，广太为弟。

磕罢头，吩咐摆酒，对座谈心，说：“贤弟，你猜猜，劣兄我是作什么的？”广太说：“我猜你是个财主。”侯庄主说：“不对，你望犯法的事猜猜。”广太说：“兄长，你莫非是绿林中的英雄？”庄主说：“还得比那个厉害点。老弟，我告诉你吧。愚兄的姓，你是知道了，我名叫起龙，别号人称飞刀太保。劣兄会打十二口镖刀，能七步斩黄龙，八步定乾坤，百战百胜，百不失一。因此，我雄聚一方。要论起大清国，我这个罪名，对老弟你说句外话吧，杀了发魂腔子扛枷大腿充军。”广太笑着说：“兄台太取笑了。”侯起龙说：“贤弟，实告诉你吧，四川峨嵋山通天宝灵观有一位八路督会总赛诸葛，姓吴名恩，字代光。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呼风唤雨，拘神遣将，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乃是一位天地会八卦教教中为首的头目。手下有五王、八侯、十二公、四十八家大会总、四十八家巡风的会总，天下各省州城府县村庄镇店，俱有我们会中人。贤弟，你要作官，入我们这个教中，久以后也可以凌烟阁上标名。”张广太说：“蒙兄台爱，弟当奉命。”二人尽欢而散。

广太喝得十分大醉，不省人事。侯起龙早给他打上火锻子顶记，打完用白蜡油一搽，从此头顶上就有钱大的一个疤疔。第二日醒来知道，后悔已晚。自己虽有万分不得意，亦不敢说走，走又走不了。正是：对人欢喜背人愁，众人欢喜我独愁。

夜晚坐在书房，自己灯下听见四壁虫声，窗棂上透进一钩新月，见景伤情，想起家中老母年迈花甲，离家七载有余，不

知老母身体可曾安康？家中兄嫂可能孝顺？我那长兄乃是忌妒之人，焉能孝顺他老人家？想我在外时常思念，他老人家亦必倚门而望。想我今天困在这太保庄，今生今世料想不能回去相见生母之面。再说我今年已二十二岁，他乡作客，不知四美堂韩红玉如今怎样？自己思前想后，已至三更，上床安寝，翻来覆去，恨不能一时就亮。正是：白昼怕黑嫌天短，夜晚盼亮恨偏长。张三爷想罢，长叹一声，不由自己落下几点英雄泪来。

少时，鸡鸣三唱，天色大亮，红日东升。天又下起雨来，自己前思后想。外面进来侯福，说：“我家庄主有请吃早饭，有大事商议。”广太说：“我去。”走到里面上房屋内，早已摆上酒饭来。侯起龙说：“贤弟，我在此处住不了啦，不久有清兵前来剿灭。此去山西三十五里，有一座画石岭，山里边愚兄有五千精兵，三员大将：我两个侄儿一名金枪太保侯尚英，一名金刀太保侯尚杰，还有一名叫独角龙马凯。管军教习蒋芳，人称黄面太岁。你我今夜晚换好了衣，你带着合庄之兵，前去逛逛山地，瞧瞧里边的人马，顺便在里面住几天。”二人用完了饭，天晚派人去套车，把合庄人等俱带着，往前行走。

约有四鼓时分，到了画石岭，只听里边炮声阵阵，号灯齐明，杀声一片，摆开了大队，齐声说：“接会总爷。”往两边一闪，面见贼兵过来请安。又说：“请会总爷进山歇马。”侯起龙带广太入东山口，往里走之不远，又往北拐，一座教军场，甚是平阔。北边山上又一座大寨，上插旌旗，枪刀密布，人声呐喊，号灯齐明。只见独角龙马凯、黄面太岁蒋芳前来接见，又有侯起龙之侄尚英、尚杰前来，大家到了山寨。这一日，有孽龙沟的败兵杜兴、桂茂，带着三四千人马前来，见寨主说：“孽龙沟失守，督会总杜双印阵亡，请寨主会总爷早做准备。”正说之际，又报：“白大将军带人马前来征画石岭。”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 张广太归家祭祖 胡忠孝送妹联姻

诗曰：

一枕游仙梦渺茫，人生万类寄甜乡。  
每嫌白面涂花面，转恨柔肠变铁肠。  
丁令归魂终化鹤，方平叱石早成羊。  
凭将冷眼窥人世，天女维摩演道场。

话说侯起龙在画石岭雄踞一方，听说有清兵剿山，派侯尚英与侯尚杰预备九节毒龙炮三尊，放在东山上，安放滚石榴木、灰瓶炮子，派二千人轮流看守；又将南山口堵死，东山口用闸板闸住，上有精兵把守。

这一日，将军调队攻山，侯起龙愤怒，调五千飞虎兵，带一众战将，出离东山口，与白大将军对垒。侯起龙连胜清营七阵，马成龙出队被侯起龙一飞刀打在腰中，栽倒在地。侯起龙哈哈大笑，说道：“人说你临敌无惧、勇冠三军，原来是这样无能之辈！”他方要过去动手杀马成龙，张广太在后面一瞧，说：“兄长不可杀他，小弟来也！”广太要救成龙，先在太保庄就无心归顺侯起龙，今天阵上又见师兄马梦太在清营队内，心想：“何不改邪归正，一则相救成龙，以为进见之礼；二则杀贼立功，报效国家。”想罢，刚要举步往前行走，只见马成

龙站起身来，广太就站住不动。见侯起龙一阵发愣，大声嚷道：“怪道呵，怪道！某家这飞刀百发百中，今天为何四刀未伤此人？”心中十分不解，不但侯起龙害怕，连贼队众人俱皆着惊。

列位，这是如何？山东马既被飞刀打倒在地，为何又会起来？只因他那飞刀砍在老马腰中掖着荸荠扁的烟壶儿上。山东马一害怕，栽倒就地，并未伤着身体。自己翻身起来，站在当场，手拿瓦刀，破口大骂侯起龙。贼人举刀相迎。二人正在战斗之际，老将军调马步军队冲将过去，与贼人战在一处。只杀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怎见得？有赞为证：

杀气腾腾万里长，枪刀密密透寒光。雄师手仗泥鬣剑，  
虎将安横丈八枪。军浩浩，日茫茫，锣鸣鼓响猛如狼。杀  
大将连人带马，追小卒弃甲丢枪。直杀得滔滔流血沟渠满，  
层层尸骨积路旁。从古也见英雄斗，不似今朝这一场。

两军混战，是日风雨交加，方才罢兵。将军回归大寨，吩咐军政司：与马成龙记大功一次，并赏全席一桌；随营兵丁俱有赏赐，阵亡诸将俱皆表奏朝廷。国朝的皇恩浩荡，所有阵亡的功臣后辈，俱有世袭。

闲话少叙。成龙回归大帐，自己将衣服脱去，摆上酒席，说：“老兄弟，你喝一盅便宜酒吧。”梦太说：“大哥，真有自己的，兄弟真信服你！你会把这小子给打败了。”说着，笑嘻嘻的坐下喝酒。哥俩说了会子话，越说越高兴，直吃到三更时分。听得外面进来一个人，说：“二位老爷去瞧热闹去吧，把守南营门参将博克敦布拿住一个奸细，解送军务处邓大人那里。那人说：‘要去见将军，有紧要机密事禀报。’大概将军此时升了帐了。”

正说之际，听见发樁点炮，二人出离帐房，直奔中军大帐而来。只见里面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里边支着两个气死

风，将军在当中落座。左边有图海侯爷，右边有提调参赞大臣伊哩布，两旁有中军、旗牌官、武军官、各营统领、刀斧手、亲兵队。也有花翎飘摆，也有岔尾儿摇，真是令下山摇动，升帐鬼神惊。二马在旁边从暗中观看，只见外面带上一人，年约二十多岁，天地会八卦教的打扮，跪在大帐，说：“民子在教中，人称神机会总张广太，参见老将军。”绳捆二臂，跪在那里说话。

原来张广太白昼在两军阵前，瞧见师兄马梦太通名，自己早有心改邪归正，投归大清营。收兵进山之时，只听侯起龙吩咐：“山口留人把守。”到了山寨之上，用完了晚饭，广太说：“大哥，小弟今天观这清营之兵甚勇，小弟去刺杀清营白大帅，不知兄意如何？”侯起龙说：“甚好。我在寨中等候你就是了。”说罢，三爷转身到了自己房中，换好了夜行衣，带着师傅给他的那封书信、单刀与避血刚，出离山寨，直扑东山口而来。

方一出山口，只见东北有一片连营，灯光闪闪，又见北边杀声阵阵。三爷自想道：“我这一入清营，不知我师兄待我如何？”正想之际，已到清营南门外，只听得人声呐喊说：“作什么的？快说！要不然，要放箭啦！”三爷说：“烦众位驾察看营门的大人，我要见老将军，有机密事回禀。”众官兵出来，把广太捆上，带到营务处邓大人那里。邓大人听他是北方口音，念是同乡之人，问了他一遍，然后回禀将军。此时有三更时分，将军尚未安眠，只见内差官回禀，自己十分喜悦，心想：“必是一个投降之人。”吩咐升帐，众军官伺候。诸战将、各统领齐都来到。吩咐人把贼人带上来。张三爷一见大清营的威武，吓得战战兢兢，跪在大帐，说：“将军大人在上，民子张广太情愿献画石岭，拿侯起龙，报效国家，将功折罪。”说罢，只是叩头。老将军一听，冲冲大怒，说：“画石岭弹丸之地，侯

起龙乌合之众！”吩咐把张广太绑上，推出辕门外枭首号令。两旁的刀斧手一声答言，把广太推出大帐。

方才要走，张三爷说：“冤枉哪！将军，我有下情告禀。”老将军说：“把他带回来，有什么事自管说说，如若有理，我就放你。”三爷一听，说：“是投奔我师兄马梦太，有我师傅的书信。将军不信，打开一看。”邓大人把他的物件呈上，将军过目，里边有单刀一把、避血刚一支，书信一纸，上写说：“面呈马梦太拆看。”说：“来人，把马梦太传来。”瘦马在旁一听，连忙答言，进大帐参见将军。张广太一瞧，说：“师兄，小弟被绑，不能行礼。”马梦太说：“你是何人的徒弟？”广太说：“我是老师回教正的门徒。”梦太说：“在哪里收的你？”三爷说：“在天津卫河北大街收的我。有师傅的书信一纸，你看。”马梦太说：“是。”接书信在手，打开封皮，里边有两张八行书，纸上的字迹写的分明，上写：

字示梦太知悉：自地坛一别，至天津卫，收汝十二师弟张广太。此人才智过人，棍棒纯熟，定非池中之物，必要显达云程。如见面之日，千万保举，则去人幸甚，为师幸甚。师命勿违！回教正书。

梦太看罢多时，给老将军请安，说：“这一封书信，可像是我师傅的笔迹。用兵之际，须要小心贼人之诈。”将军听说，吩咐营外将张广太枭首示众，不必多问了。两旁人把张广太绑上。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 花烛夜失去黄马褂 庆团圆大上白犬坟

词曰：

石崇夜梦坠马，醒来告诉乡人。担酒牵羊贺满门，给他压惊解闷。范丹时被虎咬，人言自不小心。看来敬富不敬贫，世态炎凉可恨。

话说老将军要杀张广太，旁边闪出马成龙说：“刀下留人！祈禀将军大人，将这个人交与我马成龙，自有道理。他若是真心归顺，将军破画石岭易如反掌。”将军说：“将张广太就交给马成龙办理。”将军退帐。

成龙带他到了自己帐房，叫梦太把他解开，自己把座儿放在一旁，说：“老弟，你坐下吧，我有话问你。你是哪里人？在贼营里有多少年？你今天是作什么来？你说说我听。”张广太说：“我是武清县河西务的人，因家中弟兄不和，出离在外。学练拳脚是在天津，我师傅名回教正。我是流落福建，在太保庄遇侯起龙，与我结拜。吃醉酒后，他给我头上打了一个戳子，后来我知道他是八卦教，我也走不了了。后来到了他的山寨，他走了一套白牌的文书，保举我是一个神机会总，我在这画石岭日子不久。白天瞧见清兵大队有我师兄马梦太，我故此夜晚在侯起龙跟前讨令，说来清营探听军情，被众位看营门的看见，

我情愿叫他们捆上见将军。方才要杀，多蒙尊驾抬爱相救。这就是我的真情实话。”山东马说：“你献画石岭、拿侯起龙，应该如何办理？你多时献山擒贼？”张广太说：“背主投降，不能预定。倘若定了明天，这边去了接应，我在那边不得出来办事，机关一泄，反为所害，须慢慢图之。”山东马说：“我知道了，你不必说。我叫马成龙。老兄弟你过来，咱们哥俩保他这条性命。”梦太说：“甚好，我去营务处立军令状。”马成龙说：“好，我也去。”二人带着张广太到了邓忠帐房内邓大人那里禀明，立了军令状。邓大人回禀将军不提。二马又带广太到了自己帐房，还有将军赐的酒席，又让广太喝了两杯压惊酒。广太告辞，二人送出大营而去。

广太在路上想着马成龙的恩重如山。回到山寨，见里面众人齐声说：“接神机会总。”张三爷说：“你等用心把守就是。”遂进了内寨，侯起龙正派侯尚英、侯尚杰，入四川峨嵋山通天宝灵观八路督会总吴恩那里去调兵去。二人改扮走后，与马凯商议这守山打仗之事。又见广太进来，说：“贤弟，昨夜到清营可曾把白大将军刺死？”三爷说：“不能下手。我看出一条道路，今夜晚你我二人先把大队调齐，然后叫他们扎在山口以外。兄与弟各带兵刃，先从暗中刺了清营的大帅，然后放起火来，合山的大队以号火为令，见号火齐杀入清营，一扫而平，不费吹灰之力。不知兄长尊意怎样？”侯起龙说：“甚好！我同你就这样办理就是了。”二人白天也未出兵，候至夜晚，吩咐：“马凯带合山大队，在东山口扎住。我二人去也，见清营火起为令。”说罢，带着广太出离了大寨。

二人方一出东山口，三爷在后面心中想道：“凭我一个人，不能是他的对手，须得暗中伤他才是道理。”想罢，举手中刀照着侯起龙就是一刀，正砍在腿上，贼人“哎哟”一声，栽倒

就地。广太过去把他捆上，把刀扔开，然后扛起来，直扑大营而来。到了营门以外，守营门之官将问：“是何人？”张广太说：“我是神机会总张广太，投降清营，拿获为首贼人侯起龙，前来献功。”众人回禀了将军与马成龙，又知会了营务处邓大人。

将军升帐，吩咐武军官把张广太带来。二马出去，到了南营门外，见广太扛着贼人，自己在那里站着，连忙说：“张三兄弟好快！把贼人交给官兵带着，你跟我去见将军去。”三爷说：“甚好。”跟着二马到了大帐，给将军磕下头去，说：“民子拿获为首的贼人侯起龙前来，请将军大帅审问。”左右官将把侯起龙带上来，跪倒在那里，把他口中堵的那物件拿出来。大帅一瞧，是飞刀会总侯起龙，遂问道：“侯起龙，你那威风哪里去了？你那叛逆之心大概也不高兴啦？我今天拿住你，你把天地会八卦教的细情说明，我奏明了圣上，还定要加功封赏于你。”侯起龙苏醒多时，“哎哟”一声，说：“气死我也！好一个张广太，忘恩负义，气死我也！我必不能饶你，我死后作厉鬼，必要结果你的性命！”张广太在一旁说：“大帅不必问他，急速调大兵前去剿山。此时众贼人齐在东山口外驻队扎定，这边以号火为令。”大师吩咐：“调右营火器精锐兵五千，派金刀将邓忠出去，二马、张广太一同前往。把侯起龙带下去，派人看守。”又派英桂带接应队一万前去接应。

梦太、二马带领火器军至大营以外，只见西门外人声鼎沸，举起号火来，只听得人声一片。这边早把炮车、火枪放了一阵连环。少时间，接应队已到，攻打得贼人东倒西歪，大家逃散。天明人报：“红旗兵胜画石岭，得了刀矛器械、旗纛号令、粮草车仗，投降之人三千之众。”大帅发放军情，奏明朝廷。康熙老佛爷旨意下：

命张广太来京陛见。马成龙赏赐参将，记名提督。马梦太赏游击，尽先补用。随营兵将校俱有升赏，兵丁赏三个月钱粮。白将军赏赐斐陵阿巴图鲁，赏戴三眼花翎。伊哩布赏加头品顶戴，带二马查办黄河事务。

合营大家谢恩，并将侯起龙在本地处死示众。伊大人带二马直奔黄河水岸。

老将军带着张广太与那十万官兵，一个个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声。在路非止一日，到了北京，兵部投文，礼部演礼。是日，带领张广太在畅春园引见，是天地会八卦教的衣服。一班文武官在两旁一站，甚是整齐。圣主问道：“天地会八卦教是何人所兴？”张广太把误入太保庄先前的事细说一遍，又奏明了邪教之事：“里面有一为首之贼，名叫吴恩，他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妖言惑众，祸乱人心，天下各省俱有他们教中人。”圣主看了他的履历，甚是喜悦，加封三品衔，以副将留用，赏穿黄马褂，赏戴大花翎，钦赐博奇巴图鲁，赏假半年，赏银二千两。指婚胡赛花，是通州守备胡忠孝之妹。因前私访兴顺镖店，圣主所遇，故此指婚。又派张广太到刑部质对。吴联叫张广太将发分开，一看当中有一个顶记。又下旨：

顺天府都察院、五城御史、各省督抚，无论官民人等，  
顶上有顶记者，俱皆先斩后奏。

又下旨四川总督兵伐峨嵋山，拿为首之贼人吴恩。

张三爷谢恩，方到朝房，只见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包袱，笑嘻嘻说：“三爷，我奉大人之命，给你送衣服来了。”广太心中甚喜，细瞧，认得是哈府管家哈喜。三爷说：“哈兄大人在京中吗？”哈喜说：“大人由按察司新近奉旨调京，赏的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那大爷在刑部奉天司行走主事，住家在东四牌楼南边史家胡同路北。昨日大爷在部中的一个朋友提起三爷

你的名头来了，连大人都说：‘自太原府一分手，不知他的去向，不知是三爷不是？’今早晨派人到白大将军那边打听打听，方知道三爷你今天畅春园召见，说是天地会的打扮。大人新告的假，派我请三爷到宅内住去。带着衣服，叫你老人家换好了。”

广太拿过衣服换好，到了刑部。问官正在堂上，提出来吴联与顾焕章二人对质，来到大堂。彭大人说：“吴联，你招认就是。”吩咐把张广太带上来。广太说：“众位大人，把他头上的发际分开，要是有顶记，必是天地会。我也知道他是八路督会总的兄弟吴联。”吴联说：“这是顾焕章用钱买的。我的头上有顶记，我认罪；我的头上没有顶记，求众位大人治他诬陷好人，必须治罪！”广太方要说话，众问官说：“把他头发分开！”不知吴联头上果有顶记无有，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 小姜玉怒打墨龙 白氏女寻夫遇害

词曰：

古友尊三益，今人重万金。

乾坤无管鲍，何处是知心？

话说众问官吩咐把吴联头发分开，顶心果有一个顶记，吴联也没有话说了，自己闭口无言。

张三爷回了哈大人的住宅，那大爷先到了外书房，见了三爷请安，说：“哥哥，小弟自分手之后，时常想念，不知兄长何处去了。小弟时常派人各处寻找，并不知你在哪里。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正说之际，姜玉自里边出来，说：“三叔，你老人家还好啊？我在这里给你老人家请安啦！大人与太太俱在里边坐着，叫我出来请你老人家，我今天才知道三叔作了官啦。”那大爷说：“三哥，咱们走吧。”广太说：“姜玉，我今天瞧见你，我甚喜悦。来吧，先到里边去就是了。”说着，到内院，一进上房，大人与太太甚是喜欢。哈公说：“广太，你的心胸甚好。”四太太说：“广太，你得有今日，我也喜欢。”说着，吩咐来人摆酒。三爷与那丹珠、大人与太太在一个桌上吃酒，说别后之事。三爷又叫姜玉说与报喜之人：“来这宅内报喜，不必去到河西务家内去。”大人又问广太说：“你在上

海跟我三年，你的余资还有多少？”三爷说：“多蒙大人各处挂名，所有的进项俱皆未用。”哈公说：“我再给你五千银子。”四太太说：“我给你一千银子就是。”广太叩谢。直吃到月上花梢，方才停杯罢盏，撤去残桌，大家回归自己屋内安歇。

次日，大人带广太递请训折子，方才与他找车雇跟人。天至平夕，外边门上来报：“有侯爷来拜张大人。”三爷出去一瞧，是顾焕章，说：“里边坐吧。”只因刑部堂官与派审之人俱皆奏明了圣上，康熙佛爷降旨：

把吴联在菜市口凌迟示众。顾焕章与国分忧，钦赐倭克金布请远侯爵。

倭侯爷谢恩，回到了达摩肃王府，一见王爷请安，提起张广太在刑部之事：“我去拜拜，他是在哪里住？”派下人去打听在哪里住。少时，回来禀报说：“住在史家胡同哈宅。”吩咐外边人把车套上，要去拜张广太。

到了哈宅门首，张广太迎接出来，让到里边书房落座。倭侯爷说：“我这一场官司，若非贤弟，含冤泉下矣！今朝我虽蒙圣恩，升为侯爵，也是老弟之功。”张三爷说：“我在外边常听说有一赛报应顾焕章，并不知为人何如；今天得遇兄台，此乃三生有幸！”顾焕章说：“我蒙圣恩赏赐我靖远侯，赐姓倭克金布，我总感念弟台之恩。吾还有两个拜弟，不知你知道不知？一名山东马成龙，一名瘦马马梦太，俱在大将军处随营听差。”三爷说：“这两个我都认得。瘦马是我师兄，山东马是我的恩人，在大营内救过我，是我的口盟拜兄。”倭侯爷说：“论起来，是自己弟兄了。张三兄弟，你不必外道，劣兄知道你是个英雄。你回家办喜事，我还到你家中去哪。”说着，喝了几碗茶，也就告辞。张广太留吃晚饭，请那大爷作陪。三人喝得高兴，焕章倭侯爷与三爷广太二人口盟金兰之好，情投意

合，天晚侯爷回王府去了。

次日，广太由部内库上领了二千两银子，在都中拜了两天客，起身到通州潞河驿站。有本汛守备胡忠孝早预备好了分馆，留广太住宿，一来是奉旨指婚的娇客新亲，二则胡爷要会会这位三爷。广太留在公馆，连二十多辆车，并带姜玉等下人三十余名，俱在通州住宿。

次日天明，胡爷陪着用了早饭，问：“三大人是坐车走？是坐船走？旱路八十里，水路二百路程。”广太说：“我走旱路吧，一则一天就到；二则省得卸车装船，往返奔驰。”遂吩咐外边人预备起程。胡爷送出南门，就不送了。张三爷在路上想起离家当年之事，叫姜玉离河西务五六里打店。姜小爷头前先下去打店去了，众人随后行走。至日色西斜，离河西务六里之遥，大路上村庄有一个大店，请三大人入店歇息歇息。广太用完了晚饭，吩咐姜玉找一身破衣服，自己明天访兄长张广聚，看他有手足情义无有。一夜无话。

次日，三爷改扮，叫姜玉附耳，如此如此，自己穿一身破烂衣服，带着二百铜钱，直奔河西务去。方一进西村口，只见村中就不似先前样式了，也有倒塌的房屋，也有新盖起来的。正是：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人俱不认识了，真是：

狐眠败冢，兔走荒郊，尽是当年歌舞之地；露冷黄花，烟迷碧草，无非旧日征战之场。荣辱何常，强弱安在？令人所思，好不灰心！迷则苦海如乐境，如水凝冰；悟则乐境如苦海，如冰涣水。世事如潭中之云影，月下之箫声，风中之柳态，草际之烟光，半真半幻。是君子，对青天而惧，闻雷闪而不惊；遇平地而恐，涉风波而不畏。

闲言少叙。单表三爷顺着大街往东而走，方到十字街，只

见路东有一个茶馆，南边路东大门，北边有天棚。自北边来了一个挑青草之人，广太细瞧，是他二哥张广财。三爷心中一愣，暗想：“我自离家八九年的光景，家内也不知是如何的景况。”

原来，自广太走后，他母亲也是常问广聚，大恶贼在老太太的跟前说：“我托人上北京城去找。”又说：“托人去天津去找。”一天天的支日子，花费了些银钱。逢年过节，老太太时常想念，不过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后来过了有一年之久，张广聚就起了谋夺家产之心，年节算帐，他在家中说：“赔了无数成本。”又过了一年，他说：“老太太，这事真不好办，我给你老人家与二兄弟五百两银子，别跟着我受罪啦，死活我一个人抵帐。此时把家产尽绝，也不够还人家的。”

老太太与二爷搬家，在村北后买了草房三间，甚是整齐。无奈，二爷带着自己之妻搬在背后街，度这寒苦光阴。一年之后，所有的家中余资，俱皆用完，一贫如洗。虽有二奶奶娘家，也是平常，父母死去，兄嫂虽说周济，也不济于事。到了腊月天，瑞雪纷纷，天寒地冷，屋内四壁皆空，一无所有。老太太说：“广财，你去到你大哥那里，向他要几十吊钱、几十斤面、几斗米来，就说是老身我说的。”二爷一听，也就出了门首，直奔广聚粮店。见张广聚在那里坐着，身穿青布皮袄，蓝绸皮马褂，缎棉鞋，口内叼着长杆烟袋，一见广财进来，心中甚是不愿意，说：“你作什么来了？”二爷说：“我来是奉老太太之命，来叫你送几十两银子、几十斤面、几十斤米。”说着，眼泪汪汪，冷的浑身颤抖。张广聚说：“你把老太太的钱都花了，你今天又来找我来了？这买卖是别人家的，我是给人家雇工，我家里还有人口哪！一月间我能挣多少钱？你还时常找我作什么？今天你来了，我也不能空使你去，我给你二百钱吧，从此不许找我！”说着，叫徒弟拿二百钱，递给广财。广财将

钱抛于就地。张广聚说：“好，你从此不许上门！自己要秉心胸，立志气，发财致富，就对得起哥哥。”

张广财气冲冲回家，一见老太太放声痛哭，与老太太细说此事，母子二人甚是悲惨。此时老太太已知广太那年八月节由家中走的事，想：“到如今，信息不通，不知生死存亡。”想到广太这里，不由放声痛哭。正悲惨之际，只听院中嚷道说：“老太太不要着急，我来也！”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 四庄主见色起意 大英雄入都逢凶

诗曰：

春郊一望碧迢迢，几日前头女伴邀。  
山似浓妆花欲笑，叫人焉得不魂销。

话说外面说话的是张广太的大拜兄李贵、二拜兄邹忠。哥俩今天在酒馆中吃酒，吃得高兴，外边下起一场大雪，弟兄会完酒帐，出离酒馆。但见彤云密布，寒风阵阵，瑞雪霏霏，天地一色。二人走至北后街，见柴扉半掩，鸡犬无声，只听得里面哭声震耳。李贵说：“老弟，这是谁家的人？为什么大雪天哭，是何缘故？”邹忠说：“兄长，你不知道啊？这是咱们拜弟张广太的二哥搬在这里住。”又把张广聚谋夺家产用意、分出张广财之事说了一遍，说：“咱们哥俩进去瞧瞧，就势再问问三弟的事情。”

二人进了上房，给老太太行礼问好，又问了几句张广太走后的事，然后说：“二弟，你不会告他去？”广财说：“我怕见官。家也分了，买卖是赔了，告他也无名。我打算作个小买卖，又没有本钱。”李贵、邹忠说：“我们哥俩给你本钱三百吊，足够你作小买卖用的了。”说罢，拿出钱票子来，交给广财，二人告辞去了。二爷买了几件棉衣服，再一过年，想作小

本经营，自己把钱也用完了。过了新年，李贵、邹忠二人来拜年，还时常周济，送钱、送米、送衣服。

今年时逢秋景，日月实在难过，朋友亲戚虽则周济，自己也不能去找了。今天清晨起来，先去打一挑青草，在街上去卖了钱好用饭，家内老太太与二奶奶还等他哪。天有巳正，方到十字街，正遇广太。此时广太可认识他二哥，他兄长不认得广太。这是为何？广太离家之时，年才十六岁，还是学生哪，身材未长成，面皮也白；此时年岁也大了，身材也高了，模样也改了，就不似先前的样子了，故此不认识。

广太在那里站着瞧，也不言语。见他二哥挑着一挑青草，在那饭铺门首放下，说：“掌柜的，你要青草不要？要青草，我给你们挑进去。”从里边出来了一人，年约二十多岁，身穿一件蓝布半大褂，白袜青布双脸鞋，出来说：“张老二，我们昨天买了你一挑草，马吃了拉稀，驴吃了干渴，你挑了别处去卖吧。”说了好些个不在行的话。这时自里边出来一人，年约三十有余，身穿青洋绉大衫，青绉绸中衣，薄底青缎快靴，手拿平金一百单八将扇子。三爷一瞧，认得是二爷邹忠，站在那里说：“二弟，你把那青草搁在那里，咱们哥俩去到里边坐着说话。”二爷把草挑儿放下，跟着进里边去了。三爷也跟着进去了，到里边找了一个座，把一个破草帽儿望旁边一放。又一瞧，大哥李贵在那边与他二人坐在一处，要酒要菜。又要了几样菜，与家中老太太送去。

李大爷又问起广太的下落，广财说：“自那年八月十五日晚上离走，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们家里的说，是他与我大嫂子二人把他放走了，直到如今八年有余，并不知下落。”邹二爷说：“你不会告你大哥去吗？何必受这个穷困！衙门内都有我哪，你二哥在县署当差，还给你托不了一个人情？再者说，广

太三兄弟也不知是死是活。”

三爷听到这里，慌忙过去说：“三位哥哥，小弟张广太有礼！”大爷李贵一瞧，广太身穿白布破汗褂，旧蓝布中衣，破袜子、旧鞋，一脸灰尘，穷穷气气的样子。邹二爷说：“三弟，你这几年往哪里去了？我与大哥时常想念于你。”三爷说：“小弟自由家中走后，到了天津，受了困，拉了几年船纤。今年我由通州前来，想要回家，又没衣服。方才在这里喝茶，听见你们哥儿几个说话，我方过来。一则我问问我母亲生死，二则我打听家中事情如何。”李贵说：“贤弟，你早就该回来，我这里斗秤两行的管帐之人，俱是外请的，要有贤弟，何必另用别人？”又把张广聚谋夺家产之事细说一通，然后说：“三弟，你喝酒吧，喝完了先去到我家里，叫剃头的剃剃头，洗洗澡，换好了几件新衣服，然后我邀些个人，与你二哥跟着你找他分家去，如要好好的说理便罢，他如要是不说理，咱们就拆他，拆完了咱们就先告他去。到了那时节，我们自有道理。”广太说：“二位兄长，小弟也不用换衣裳，也不必剃头，我就是这样去找他去，看他跟我如何。如要是念弟兄的情义，我有主意。”又对他二哥说：“哥哥，老太太当时跟着你，在背后街住哪？你先回去禀明老太太，我随后先去找大哥，问问他为什么没有手足弟兄之心，不奉养老太太？然后我再问他祖父的遗业，也得平分，不能你说赔了就完了。我今天与他算算帐就是。”说罢，站起身来，往外就走。李大爷说：“我二人去邀人去，广聚粮店再见。”他二哥广财还拦着三爷，不叫他去。

广太出门，直扑粮店而来。方一到粮店门首，里边是六间内面，三爷一上台阶，里边有一个伙计说：“我们这里不给钱，有闸铺的！”广太说：“我不是要小钱的，我找你们掌柜的。”说着，望里边走。里边有一个老伙计姓韩的说：“三东家来了？”

里边坐着。众位，这是咱们大东家的亲兄弟张三爷。我方才仔细一瞧，方认出来是你。”即让三爷里边房内落座，徒弟倒过茶来。广太问说：“我哥哥哪？”韩掌柜的说：“有人请吃饭，少时就来。”

正说之间，张广聚自外面进来。三爷过去行礼，然后在旁边一站。张广聚一瞧，这一惊不小，连声说：“打鬼！打鬼！”三爷说：“大哥，小弟广太并非是鬼。”张广聚说：“众位，你们瞧得见他吗？”大家笑啦，说：“大掌柜的喝醉啦，明明白白的一个人，哪里有鬼哪！”三爷也说：“当年八月中秋之事，那是咱们家中的白犬。”张广聚愣了半天，方说：“三弟，你也不必说啦，自己穿着这样的衣服，还有脸家来哪？河里死不了，那井里跳不下去？你还有脸活着！趁此出去，别招我生气！”三爷一听，心中说：“见面并无弟兄情义，也不问我是外面作何事业。”想着，不由得把脸一沉，说：“好哇！祖父的遗业，不能叫你一人作主，这买卖也得分开才成哪！”大恶贼一听，怒气冲冲，说：“好你这不要脸的东西，愣敢望我分家来啦！我把你打出去就是了，永不准你进我这粮店门儿！”说着，照着广太脸上就是一掌打去，三爷用手一挡。只听他哥哥说：“好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来人！给我打他，把他捆上，我送他就是！”后边过来好几个徒弟，就要捆三爷广太，被三爷一掌一个，打得纷纷倒退，东倒西歪，把茶壶也摔了，碗也摔啦。张广聚直嚷说：“好大胆的奴才！”正嚷之际，外面一阵大乱，来了无数人，闯进粮店。不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 张广太奉旨交部问 顾焕章私访于家围

诗曰：

蓬岛瀛州漫较量，郭郎鲍老最排场。

十年说破虚无理，月有清影花有香。

话说张广太正与众人打在一处，外边有李贵、邹忠带着二三十个人，方要帮着动手。张广聚一瞧这事不好，连忙就说：“三弟不可这样无礼！哥哥我是管你，叫你好。我说完了，我吃饭还叫你瞧着不成吗？你自己想不开。别人的话，你不可听。走吧，我的车在外边哪，上车吧，咱们到家里去，有话自管说。”拉着三爷出来上车。外边邹、李二人就不敢去拦他了，派人跟着，后面打听，二人回到局子等信不表。

且说广太跟大哥到了家，下车进里边，三爷明知故问说：“老太太在哪里哪？我给他老人家磕头去。”说着，到了上房。大奶奶一见，先说：“三兄弟来了，好哇！你自哪里来呀？”三爷正要问话，只见大奶奶说：“屋里来吧。”使唤人大家俱来给三爷行礼、倒茶。广太不见他大哥广聚进来，三爷心中甚是疑惑。

正思量之际，听得外边门上人进来说：“三爷，外边有人在门外等着你老人家说话哪。”三爷方才到了外边一瞧，见是

四个公差，手拿着铁链，说：“你就是张广太？你哥哥把你给告下来啦，我们老爷派我们来传你过堂去。”说着，把锁子一扔，把三爷锁上了，拉着往前走。

到了巡检司，衙门里头早坐了堂了，见他大哥广聚自己把头也拍破了。这位老爷是吏员出身，姓牛，名必，字受川，是爱财如命的极恶的小人，原与广聚有旧交。今天张广聚自己打算要把他兄弟给治死，故此自己先把头拍破了，到巡检司署喊控，老爷派人传到广太。牛必坐在堂上等着，见四个公差前来，带着张三爷到了公堂之上，他坐在那里发威说：“你这个无礼的奴才，见了本司，因何不跪？不但你目无长兄，而且你胆敢目无本司，咆哮公堂！”吩咐左右：“拉下去，给我重责四十板子再问！”张三爷一听，说：“你且慢着！我身犯何罪？你不可这样无故作威害人！”正问之际，只见门外有李贵、邹忠在那衙门门首大骂说：“张广聚，你真是骨肉无情！来吧，咱们爷俩算算帐！”巡检司一瞧，吩咐：“给我拿人！先给我打这张广太！”

只听得人声一片，自外边进来五骑马，头前有一个人，年约二十以外，身穿一件蓝绸长衫，青缎薄底快靴，手托着个大包袱，上边有帽盒一个，到了广太跟前请安，说：“请大人上马。”那边巡检司一愣，说：“这是何人！”姜玉说：“是奉旨回家张三大人！”这唬得巡检司浑身直战，说：“我不知道是大人。”连忙跪倒，过来行礼，说：“卑职不知是大人。”吩咐左右撤去铁链，殷勤奉劝三爷少生嗔怪。旁边吓坏了张广聚，蹑手蹑脚溜了。衙门巡检吩咐：“看净面水来！内书房请大人更换衣襟。”三爷说：“我打扰贵司了。休要见怪。你我都是有缘之人。”张三大人换好衣服，净面吃茶，吩咐外面伺候。巡检说了好些个好话。张三爷告辞，出了巡检司衙门，牛

大老爷送到外边。

张三大人骑上马，带着四五个跟人，出了衙门，要上背后街给老母请安，然后再找大哥张广聚算帐。方才走着，瞧看之人不少。先前在粮店见与他大哥广聚打架，一个个说：“这样不要强的东西，由自幼儿我就瞧他不成器，到如今还是不成器！”这又瞧见三爷戴花翎三品顶戴，身穿官服，四五个跟人，一个个甚是威风，便又换过嘴来说：“我当初瞧着他是一个好人，必要作官，由自幼儿就不俗。如今作了官了，我知道必要成名的！”这就是人嘴两片皮，由着他说，大汉非奸则傻，矮人心内三把刀，怎么说怎么有理。

闲言少叙。广太到了背后街自家门首，下马进里边，见老太太磕头行礼，然后给二嫂子施礼。老太太哭了会子，说了半天别后的事情。外边他大嫂子周氏进来，说：“三弟，你过来，今日个当着老太太，你哥哥所做的事，我从中劝他不听。就是老太太这里，我也时常来送些钱来，无奈我能有多少钱呢！你哥哥我就不能说他了，他在外边也不敢进来，叫我来说人情。我料想贤弟不能不赏给我一个脸儿。”说着，给老太太行礼。

老太太张母是一个好人，心地慈善，连忙说：“儿媳起来，把广聚叫来，我瞧瞧他。”只听外边大恶贼张广聚说：“母亲，孩儿原有心把你老人家早就接回去，不想如今我三弟来得巧，什么话也不必说，总是我的不好。贤弟，大哥错了！”说着行礼，请老太太上车回家去。老太太不去，夫妻跪着求了多时，连广太瞧着大贤人当初救命之恩，早过意不去啦，叫二哥请老太太先到外边上车，叫下人回来搬家。又派姜玉把自己车辆、箱子俱皆搬取到家，然后又忙了一天。

次日拜街坊，是河西务大小人家、买卖铺户全拜。拜到李贵门首，里边这李大爷正同邹爷在书房吃茶，告诉那使唤老妈

说：“如有张广太来拜，就说我没在家。”正说哪，外边有叫门之声。老妈忙出去开门，见张三爷衣冠齐整，带着跟班的。三爷说：“我来给我大哥请安来了。你进去就说张广太来拜！”老妈是乡下人，不会说话，说：“张三大人，我们大爷说啦，‘没在家’。”三爷一听，也笑咧。那个老妈自知说错了，也就不言语了。广太一想：“必是那天我没告诉他实话，他恼了吧。我与大哥孩童在一处，知己之交，我硬进去也无妨。”想罢，迈步往里走，带着跟班之人，来到了内宅书房。老妈说：“大爷，张三大人他一定要进来了。”李贵说：“他已然作了官，还认得哥哥作什么哪？”广太过去请了安，说：“大哥别记恨我。”又给二哥邹忠行礼，三人落座，谈别后得功名之事。

广太请二位帮办喜事，回家择日，行茶过礼，搬娶过门。洞房花烛之期，来了那丹珠、倭侯爷、哈四太太、都中众亲友。焉想到美中不足，洞房花烛闹出一场是非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三回

## 假道士巧得真消息 真邪教误信假神仙

诗曰：

休将世态苦研求，大界悲欢静里收。  
泪尽谢道心意冷，愁添潘岳梦魂休。  
孟尝势败谁鸡狗，庄子才高亦马牛。  
追思令危鹤化羽，每逢荒冢陪神游。

话说张广太在家中娶亲过门，拜罢天地入洞房，喝交杯酒，吃子孙饽饽、长寿面。张三爷夜晚与焕章、那大爷、众家亲友，在一处划拳行令，斗宝夺标，直吃到三更时分，方才罢盏。三爷回归洞房，将官帽搁在帽架上，花翎放在翎筒里，黄马褂脱下交给侍奉婆，搭在衣架上。新人在床上坐着，众人出去。三爷坐在椅子上，今天洞房花烛之期，想起当初之事，在天津受困之时，不想有今日；又想一生所遇悲欢离别之事，不由扶几而卧，越想越烦，昏沉沉睡去。

不知不觉，天色大亮，外边都起来了。广太忙要穿上官衣服，自己出去酬客，一瞧不见了翎筒与黄马褂儿，开开门，叫人进来找，又叫侍婆在各处寻找，并皆不见。只见砚台底下押着一个红单帖上写有四句话。写的是：

寒风一阵逞英雄，红人是我把刀钉。

玉美无瑕谁能见，盗去马褂大花翎。

看罢，正想之际，猛抬头又见那边门上边门斗上寄柬留刀。三爷过去一瞧，知道是一个飞贼从这里进来的，连那把刀并字柬取下来一瞧。那字柬上写：

韩信英名四野扬，红袍挡雁姓字香。

玉笛吹散三千将，苦死乌江楚霸王。

张广太不解其中缘故，反复看了半天。

正在心中愁烦之际，外边姜玉进来说：“三叔，我给你老人家道喜！外边那大爷套车要走，那倭侯爷也要走。”广太出去，先把远客送走，然后与侯爷、那大爷说失盗之事。侯爷说：“三弟，你的气色很暗，有百天牢狱之灾，须要谨慎。此时印堂露出一道喜煞，必有顺事。你暂时不可着急，我把话说了，你不可不信。”那至近的亲友大家纷纷猜疑，也有猜说是与广太有仇的，也有说与他戏耍的，等等不一。李贵、邹忠带着姜玉出去寻找，各分东西南北。李贵一直往东，按处访问踪迹，并不知下落。自己又往南走，正遇邹忠，方要问他，邹爷说：“大哥，我没有找着。你可曾找着下落来没有？”李贵说：“没有。”二人往回走到三爷家中，不见姜玉回来，心中甚着急。

天约正午，只听外边姜小爷跳跳蹦蹦进来，说：“三叔不必着急，我方才出去访着下落了。”姜玉自出离了门首，到了十字街，墙上边贴着一个红帖儿，写的是：“村北桃柳林，寄卖黄马褂、大花翎。”顺着道儿，一直的到了村北一里之遥，但则见有十数棵树，栽种几样野花、一棵柳树、一株桃树，名为“桃柳争春”。树林子东边又有一个花墙子门楼，黑油漆门，一带白墙。里边上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门旁边墙上贴着一个帖儿，上写：“本宅寄卖黄马褂、大花翎”。姜玉叩门，从里边出来了一个年青的使女，品貌丑陋。怎见得？有赞为证：

但则见前顶秃把头皮儿露；元宝纂，中间叩；雁尾歪，天然旧。耳挖长，拴石榴；脑袋小，黑又瘦。斗鸡眉，眼瓠抠；塌鼻梁儿，鼻定流。大麻子似绉绉，多亏她把粉搽得厚。被风儿吹，吹裂了口，水芸梅的脸蛋好不风流。蓝布衫，花挽袖；印花边，黄铜钮。红中衣，裆儿瘦。小金莲，钩九六；里高底，实难受，一步一歪一嘎游。

姜玉看罢，方要问话，只听那个丑丫头说：“干什么的？你打门来吗？”姜玉说：“你这门首贴着帖，‘寄卖黄马褂、大花翎’，我来买那个。”丑丫头说：“张三大人那里有人来买，才卖哪。”姜玉说：“我就是张三大人那里的，你进去说与你家主人，我名姜玉，是张三大人的亲信之人。”丑丫头过去不多时，笑嘻嘻说：“这有一封书子，你拿去交给张三大人，叫他自己来取。”姜玉接书子在手，也不敢造次，转身回到家中，将前项事说了一遍，又把书子呈上。

张广太接过来一看，上写：“内函祈呈张三大人文启，名内详。”广太拆开一看，里边两张八行书：

身违芝颜，时经八载，遐想起居住善，为慰为念。忆昔青楼得晤足下，实乃三生深幸！辱承厚爱，结绶同心，不啻海誓山盟。岂料好事多磨，喜反为忧。临歧一别，实深忧想。临风自泣，对月长叹。红颜薄命，妾复何言？近闻荣归府第，妾心不胜雀跃。谁知足下又卜鸾交，新婚燕尔，乐也何如！回忆当年，心盟在迩，能不神伤？一缕柔肠，几乎寸断。今不避耻辱，特将花翎、马褂暂取妾处收存。君其智者，虽不念昔日恩情，亦必看物之重，谅必惠然肯来，则妾与君相逢有日，谈心有时矣。书至于此，泪随笔下。欲言不尽，余望心照。胡笳动处玉关秋，惊醒痴人梦里愁。不敢笑他年少妇，从今我亦悔封侯。

看罢书字，不由落下几点英雄泪来，想起当年之故耳。

原来是韩红玉自与广太二人在烟花院中山盟海誓，张广太走后，鸨儿说：“姑娘，自你到我家之后，吃穿日用不少，我们行院中指着买个人接客吃饭，养活我。你自到我家，我也不敢强叫你接客。你打算着是什么主意哪？”韩红玉说：“大概我家中两个哥哥，不久必来救我，你不可这样，我自有报答你之时。”

这一日，有红胡子马杰由沧州来到烟花院中，用三百银子把红玉赎身出去，要带回沧州家中，给他找一个婆家。红玉哭诉一回，把遇张广太之事说了一番。马杰在河西务村北，给赁了一所房子，雇了两个女下人、一名使唤丫头，留下几百两银子，时常前来送银子，每逢节年必要前来。韩红玉这里暗暗在外边打听广太的下落。今年韩红玉听说传言，张广太奉旨回家祭祖，心中甚喜，自己也不能叫人前去。这日听得说，张广太娶妻是通州守备胡忠孝的妹妹，他是心中真有气啦，夜晚带着钢刀，前去刺杀他二人。天有三更以后，由房上下来，把门斗儿摘下来，到屋内举刀要杀广太，一想：“他也许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何不拿他点东西！”伸手把花翎、黄马褂两件，包在一处，一旁有文房四宝，题诗两首，寄柬留刀。

他回到家中，写了几个字帖儿，派人贴在十字街，自家门首也贴一张。姜玉至此，才给他一封书字。张广太一瞧，把这封书字搁在一旁，又把自己先前的事说了一遍。倭侯爷顾焕章说：“三弟，劣兄跟你前去。”吩咐外边鞦韆，叫姜玉带路。

三个人出门上马，至背后街村北韩红玉的门首，下马叫门。自里边出来了一个老英雄，身穿青绉绸大衫，白袜青缎子皂鞋；年约六十有余，赤红脸，红胡子。顾焕章一瞧，认得是拜兄马杰，慌忙行礼说：“唔呀！原来是马大哥。小弟顾焕章有礼！”

又叫广太说：“三弟，这是马杰马大哥。”三大人过来行礼，说：“久仰大名，今幸得会，也是三生有幸！”马杰说：“山野村夫，多蒙大人台爱，请里边坐着。”姜小爷拉着马，在门外站着，等候广太进去。到了书房之内，是东厢房三间，里边倒也干净。落了座，马杰说：“顾贤弟，你的事情我也知道。今天这一段事，你我二人为媒就是了。”说着进里边，去把三爷的黄马褂、大花翎拿出来，交与三爷。广太拿回去，定吉日搬娶过门。

那日亲友还不少，那大爷也去了，倭侯爷也去了。李贵请人修坟地，与白狗栽松树，立石碑，然后写了两台戏，对台唱戏。请三爷大上白狗坟，在四外村庄亲友前来听戏。是日，众人齐集，戏早开台，焉想到惹出一场是非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四回

## 顾焕章假充神仙 神力王调兵剿贼

诗曰：

莲花池畔倚回廊，一见莲花一恨郎。

郎意拟同荷上露，藕丝不断是奴肠。

话说三爷祭奠白狗，手举香，口中说：“白狗，白狗！你先前替我一死，但愿你早早托生人世，与我作为兄弟，常常相守。”行完了礼，然后他母亲过来，拈了炷香，叩头说：“白狗，你当初替我儿一死，救主虽不为奇，替死甚是不易。但愿你早早托生人世。”李贵、邹忠也磕下头去，说：“白狗，你要有灵有应，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张广聚在一旁站着，甚是不乐，自己过去也烧了香，然后同着众人说：“我当初本是管教我兄弟，弄假成真。我要真有害我三弟之心，当时就有个报应！”

话说未了，只见从外边跑进了一个血淋淋的妇人来，把张广聚吓了一个筋斗，不能起去。早有众人把他扶起来，听那妇人说：“三大人救命呀！”跪在大人的面前，哭说：“众位大人救命！”后边有一彪形大汉，手执木棍说：“这妇人，我家庄主花费了好些个银钱买的，你今逃走，我奉庄主之命来追你，叫我把你打死！”说着，举棍就打。吓得那妇人躲在张广太背

后。姜玉过去说：“你们是怎么回事？说说我听听再打。”那个妇人眼泪汪汪地说：“众位要问，听我慢慢的说。”

原来这个妇人住在河西务西头，娘家姓白，嫁与刘四为妻，夫妻二人甚是和美，可称天作良缘。刘四他赶车为业，在于家围于珍四庄主那里。刘四时常家来嘱咐他妻，怕的是年轻的小媳妇惹是非。这一日，白氏女子正在门前站，瞧见一伙子打围的人儿直扑正南。为首骑着一匹花斑豹的马，相貌形容实是威风。到了白氏跟前，把马勒住。那人年约四十来岁，面皮儿微黑，长眉大眼，身穿二蓝洋绉大衫，薄底靴子，带着二十多人，扛着枪，架着鹰，拉着狗，一瞧白氏娘子长得十分美貌。那个为首之人，就是于家围的四庄主于珍。其人最好色，一见美妇人，他就动心，两只眼睛不住的望着白氏身上瞧。本来这白氏女长的面如傅粉，柳眉杏眼，准头端正，樱桃小口；身穿一件白夏布女汗衫，镶沿着各样缎边，品蓝绸子中衣；足下一对莲钩不盈三寸，穿着南红缎子花鞋，上扎挑梁四季花，手拿一把捶金小扇，杏眼含情，香腮带笑。四庄主一瞧，心中一动：“这个妇人是谁家的女花容？”旁边家人卢欠堂答了话，说：“庄主爷，你不用说，这是咱们那里的赶车的刘四他媳妇。”于珍一听，不由心中甚喜，连忙下马，说：“你等跟我来！”直奔白氏四姐而来，说：“美人，我是于家围的四庄主于珍。你不必害怕，我有话说。你家当家人在我那里赶车，我到你家中坐坐。”吓得白氏四姐回身进了大门，把门插上，连声嚷叫：“街坊救人！有人来抢我来了！”登着柴火垛，跳过墙去。众人把门踢开，进屋内寻找，并不见有人，无奈大家回去。众邻里街坊齐来观看，把白氏送回家去。过了三两天，不见自己丈夫回来，心中直跳，坐不安神。

这一天，雇了一头驴骑上，托亲戚看家，自己奔于家围。

月色平西，到了于珍住宅门首下驴，坐在石头上。自里边出来一人，白氏说：“劳驾，里边有一个赶车的刘四，把他叫出来，就说家中有人来找他来了。”那个人说：“我进去叫他出来就是。”见那个人进去了多时，不见出来。有两个老妈自里边出来，要买绒线，问白氏是作什么的。白氏说：“我来找我当家人刘四，烦二位姐姐进去带个信儿。”那两个老妈说：“你跟我进去，到里边坐着吧。”白氏一想：“既然我到这里，何不进去到里边坐坐！”站起身来，跟那两个老妈进去。

走了四五层院落，里边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中天棚、鱼缸、石榴树，还有那各样花草。北边放着一张桌子，上边放着茶壶、茶碗，后边放着一把椅子，上边坐着一人，正是四庄主于珍。一见白氏，心中甚喜，说：“美人，我自那一天见了你一面，回家来与你丈夫刘四说，我给他二百两银子，叫他再娶一个，把你送给我，省得跟着他受罪。到了我家，使奴唤婢，成箱子穿衣裳，整匣子戴首饰，好不好？他不依从我，叫我把他打死了，埋在后院井内。你来甚好。来吧，咱们喝会酒，然后再入洞房。”说着，笑嘻嘻的过来，要拉白氏的手。这妇人乃是一个烈性之人，一听贼人这话，就知自己男人受害；又见他过来要拉自己，直气得蛾眉直竖，杏眼圆睁，照着于珍脸上就是一掌，又抓了他两把。于珍吩咐：“来人！给我打！”过来了十数个贼人，把白氏踢倒在地，被于珍踢了两脚。大家一打，直打得白氏登时身死。吩咐左右：“拉到了马号里去，黑夜再埋了他吧。”众人拉着死尸，到了外边马号，扔在一旁。

天有二鼓时分，白氏苏醒过来，睁眼一瞧，慌忙站起来，浑身疼痛，自己把门开放出去，想着要先回家，然后再替丈夫报仇，鸣冤告状。恰巧有一个由京都沙锅门来的一匹驴，白氏雇了它，骑上望下走。天有日初之时，到了河西务家中，给了

驴钱，进门放声痛哭。给她看家的亲戚正劝解她，外边有于家围的家人墨龙，奉四庄主于珍之命，先在马号一找死尸，不见下落，号门已开，慌忙禀明了庄主。于珍吩咐大都管墨龙：“带二十人追至河西务她家中，把她打死。”众恶奴也各带兵刃，追到了白氏门前叫门。里边白氏一听，吓得跳墙从街坊院中跑出去了。众贼随后追赶，正跑到白狗坟上，见那边唱戏，有张三大人戴着官帽，他过来求三大人救命。管家墨龙举棍要打，只见姜小爷过来，把贼人的棍挡开，上头用手一挡，他底下一腿踢倒在地，又连着几脚，当时身死。唬得众余党一个个望后倒退，不敢上前，俱都跑回于家围，禀四庄主知道。

张三爷一见，愣够多时，叫把戏止住，然后叫地面官人先去禀知本县知道。姜玉说：“三叔，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我去打官司去！”张三大人说：“胡说！不是你，是我该打官司去。”你先把这白氏交给巡检司，送武清县打质对。”李贵说：“贤弟，你不必着急，这一场官司，我替你打了就是。不必害怕着急，我也给他抵不了偿，你在外边再托个人情。”广太说：“有这个妇人在，这场官司就好打。”派两个人看着她的死尸，众人回家商议。胡忠孝说：“我正回通州任上，明天一早，我与妹夫入都去托人情。那四庄主于珍也不是好惹的，就先叫李大爷到案，他那里也相熟。”先叫李贵去武清县打这场官司。次日，二人上马，离了河西务，日色平西，到了齐化门，从桥底下跳上一人，手持钢刀，照着广太就剁，口中说：“张广太，往哪里走！”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 张副将升任苏州协 顾焕章奉旨查黄河

诗曰：

大江东去日西流，百感茫茫不可收。  
万里一身长作客，五年三渡此登楼。  
凌空便去谁如鹤，小立玄飞我似鸥。  
碌碌恐防仙子笑，题诗焉敢姓名留。

话说张广太方要骑马上大桥，只见对面来了一人，把马抓住，说：“张广太，你可来了？我今天与你算算帐，你好好的把我银子还我，万事皆休！”张广太一瞧，并不认识他是何人，只见那个人年约三十有余，紫面目，身穿紫花布裤褂，紫花布袜子，青布皂鞋；一脸横肉，二目圆睁，举刀就剁。旁边过来一个人，也有二十多岁，穿着一身蓝布裤褂，白袜青鞋，青苍苍脸膛儿，先把那人的膀臂抓住，说：“刘六，你别讹人哪，我来与你说理！”夺过那个姓刘的刀来，照着刘六就是一刀，砍倒在地。刘六直嚷说：“好哇！张广太，你砍了我啦！”张三夫人与胡忠孝齐说道：“我们都没有下马，又怎么拿刀砍人？”那个砍人的说：“张广太，你就不必走啦，你把人砍了，你还走吗？我姓朱，排行在五，我给你们劝架，你等不知自爱！”说着，把那把刀扔在就地。过来了本地面官人，把四个人围住，

说：“你们打官司吧！”带着四个人，到了官厅。

胡忠孝常出入齐化门，认得本处该班陈老爷，说：“把这两个人交送提督衙门，都有我们哪。奉托兄台偏劳！”陈老爷说：“胡老爷，那位是谁？”胡爷说：“我的妹夫，兵走画石岭、畅春园引见、副将张三大人。我们一行人都有事，再未想遇见这两个讹诈之人，自行砍伤，拦路行凶。烦兄长把他交提督衙门。我二人先进城，到史家胡同哈宅，明天我们到衙门去就是。”说罢，二人告辞进城了。

到了哈四大人住宅，门上通禀进去。大人命那大爷出来请进去，到了书房，广太先道了谢，请了安，又给胡爷引见，然后与大人把家中上白狗坟与方才的齐化门外之事细说一遍。哈大人说：“我给你一封信，派人送去，交九门提督陶明陶大人那里，明天你去投案，到那里自有照应。”先吩咐摆上酒，大家喝了些酒，安歇睡觉。

次日天明，大人上了衙门，那大爷陪着用完了早饭。广太问那大爷，说：“昨天信给送了去没有？”那大爷说：“送去了啦。”三爷说：“我要去到衙门去。”就是胡忠孝跟着，出门雇了一辆车，到了衙门里边，正遇见昨天河阳汛的差人，说：“二位老爷来了，里边众位老爷正坐堂，请二位到里边去。”张三爷与胡爷齐到了堂上，给问官请了安，往旁边一站。把两个贼人朱五、刘六带上来一问，刘六说：“众位老爷，你们不必细问。我张广太欠债不归，反用刀把我剁了。朱五在那边劝架为凭。”又问张广太：“是所因何故？”胡忠孝与张广太二人，又把昨天在齐化门外所遇的实话说了一遍。众位问官把两个贼人拉下去，动刑勘问。叫广太与胡爷二人先回去，问明知道在哈四大人那里住，众问官回明了提督陶大人。陶明接了哈公的书信，又见众问官回禀，两个贼人并无承招讹诈作伤之事。

陶大人递了一个折子，奏交刑部，大概是土匪恶棍拦路讹诈，自行作伤。

康熙圣主览奏，龙颜大怒，说：“真有这等样事！”传旨意：把张广太与胡忠孝交刑部，严刑审问私通天地会之事。旨意一下，众文武不知所因何故，与张广太有交情的，俱皆担惊害怕：把张、胡二人传交刑部，这是为什么哪？

只因昨夜晚上，圣驾由长寿宫回寝宫，行至半路，辇前一片火光，圣主传旨住辇，一瞧地下落了纸灰，皆成字样：大清国王，仁明皇帝，可以为君，不亏群黎。天地大乱，盗贼蜂起，广太归降，诈降之计。后边有一行小字，上写：“张广太昨天入都，聚会贼人，要起叛逆之心。”圣主看罢回宫，用笔记上此事，半信半疑，想：“张广太已回家，大概此事多有奇怪。”圣主次日一见这折子，上有张广太与胡忠孝入都之事，龙心大怒，下旨意，将他二人交刑部审问私通天地会贼之事。

这旨意一下，唬得哈四大人不知所因何故，连忙给河西务广太家中捎去一封信。姜玉上来先给哈大人请安，问了一回张三爷的事。大人不知细情，然后去见倭侯爷，把这一段事细说一番。侯爷说：“姜玉，我给你三叔托了人情，到了刑部，大概不要紧。我要改扮行装，穿道服，带百宝囊。”即叫张荣、李昌二人过来，吩咐如此如此。二人点头去了。又叫姜玉在这府中等候，叫人给他预备饭。

次日，倭侯爷改扮出离了侯府，一直奔广渠门外，顺大路到了于家围西村头，路北有一个小店儿，倭侯爷进去，是北房三间，上房里边有一个大土炕，柴锅内煮着小鸡儿，香气喷鼻。有一个老头儿，年约五十多岁，身穿月白布汗褂，蓝布中衣，白布袜子，青鞋；黄淡淡的脸膛儿，黄眉毛，圆眼，微有几根黄胡子，一见侯爷顾焕章进来，说道：“爷，你来了吗？天早

哪，住店吗？”侯爷说：“我来歇歇。今天在这村庄内化缘，晚半天住在你这里就是。”说着，坐在炕上，问：“掌柜的贵姓？”那个人说：“我姓刘，行五。你歇歇，不必在村庄化缘，怕没有人施舍。”侯爷说：“那是小事，我歇歇就是。”自己躺在炕上，说：“吾先睡一觉就是了。”

方才要合眼，不多时，只听得外边进来一个人，说：“刘五哥，鸡肉熟了没有？”小店掌柜的说：“熟了，快来喝酒吧。”那个人说：“我才听见人说，六哥的伤倒好了些，这场官司倒打好了，咱们四庄主大概也有个人情。”刘五说：“你少说话就结啦，何必你多嘴多舌的，多管闲事！”说着，二人喝了几盅酒。倭侯爷起来说：“唔呀！好困哉，好困哉！掌柜的，我要走了，晚上见吧。”刘五说：“道爷走哇？”

倭侯爷出了店门，一直的往东走，到了街当中一瞧，路北里有一个大门，外边左右有两块上马石，里边有两条大板凳，上边坐着六七个彪形大汉，在那里说闲话儿。倭侯爷一听，必是于庄主的住宅，他站在那里，口中说：“吾乃梅花山梅花岭梅花道人，正在洞中打坐，心血来潮，掐指一算，知道有紫微星君真龙天子降世，落在这里。要有真龙天子，我这宝剑不动，自己出匣。”只听“哗啷”一响，宝剑出匣有一寸。倭侯爷他又照样说了一遍，然后说：“吾善观气色，能知过去未来之事，能指迷人归正路。来，来，那个过来，我送给你们一相。”

自那边来了一个人，年约二十多岁，像个跟官的样式，说：“求先生给我瞧瞧吧。”倭侯爷一瞧，说：“你脸上气色不好，有人命牵连。你快去奔正东，不到三里之遥，有一座树林，必有机缘相遇。”那个人说：“我有一个朋友，姓李，名昌，我叫他上通州缎店里给我取银子去了，五天也不见回来。他家望我要人，说我把他们的人给害了。我到通州一天也没找着，我

今日回来，到这里遇见道爷。来吧，求你老人家给我瞧瞧就是。”

焕章说：“我告诉你，望东村林内去找去就是，越快越好！”

那个人去了多时，门里边的家人一瞧，都过来了，围着瞧热闹了。倭侯爷又给别人送了几句，只见先前那个人同着一个少年人回来了，说道：“你真是神仙！我这个朋友方才上吊来的，他在通州把我的钱输了，也不敢回来见我，他要寻死，多蒙道爷指引。来吧，我送给你几两银。”说罢，拿出五两银子，交给倭侯爷，二人扬长而去。侯爷故意说：“我不要银子，我不要银子！”正说之间，只听里边说：“好哇！哪里来的妖人，敢在我这里妖言惑众！”声音洪亮，过来一把抓住侯爷，拉着就走。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 钦差愿舍命尽忠 龙王梦指拿六寇

诗曰：

广平赋里说梅花，陶令闲情句最华。

别有风流微韵事，珠仍无玷玉无暇。

话说倭侯爷正在给众人相面之间，早有门上人进里边禀报四庄主于珍知道。于珍听此话，半信半疑，心中想：“必是私访之人前来，替张广太访事。也罢，我出去见机而作就是。”自己离了内边房，到了大门以内，众家人都站起来了，说：“庄主出来了。”倭侯爷故意吃惊：“唔呀，好哉！吾正访察着真龙天子，不想今天在此处相遇。”说罢，跪倒磕头行礼，说：“吾皇万岁！万万岁！吾涉水登山，各处访察，不想今天在此相遇。”

于珍他本是个八卦教主，天地会他有三个哥哥，俱是天地会的会总，他也是个邪教匪贼的小会总儿。这于家围并无一个好人，都是天地会的余党。他本来就是个妄想之人，今天听了倭侯爷言语，半信半疑，拉着倭侯爷，说：“你跟我走吧，不可这样信口妖言！”拉着方一进二门，那里拴着一条达子狗，浑身漆黑毛儿，项短脖粗，雄壮可怕，用手把顾焕章望前一推，料想他必叫狗咬着。他这个狗永远不叫生人进门，试试他是个

神仙不是？那只狗一见倭侯爷，心中恼了，“唿”的一声奔过来。倭侯爷一见，用蝇甩一指，那只狗“汪”的声，就望那边跑。于珍一瞧，认着侯爷是真正神仙哪，一只狗被他一指，它就怕了。于珍不知其中详细。原来倭侯爷那把蝇甩儿，里边有消息袖箭，安着十个梅花针，他一捏簧，“咯嘣”一声，那个梅花针望外一蹿，正在那个黑狗的嘴里，他“汪”的一声，跑在那边卧着，连用爪往外挠，在叫唤。

于珍认着是道人的法术，带他到了外书房，是北上房万间，东西各有厢房。倭侯爷落座，一瞧那于珍，身高九尺，膀阔腰圆，黑紫面目；身穿青洋绉夹袄，项短脖粗，脑袋大，雄如瘟神，猛似太岁。于珍说：“道友，你暂且落座。你说哪个是紫微星君降了世？真龙天子又临凡？”倭侯爷说：“你就是紫微降世，必有天分。久后必要开基创业，得江山社稷。吾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善晓过去未来之事。”于珍说：“也罢，我去到里边叫出来，你瞧瞧哪个是我的原配之妻？你要是瞧的出来，我便信服你是真神仙，你要瞧不出来，休想出我这宅院！”说罢，吩咐：“来人！看着他。我进里边去，少时就来。”顾爷心中甚是为难。

少时间，自里边出来了一群妇人，俱是一样的打扮，都在二十多岁。有十数个人，浓妆艳抹，品貌美丽，齐站在南边。于珍说：“神仙，你瞧瞧这十数个，哪一个是我的原配？”顾爷一听，心中一想，说：“这可把我给难住了。”愣够多时，说：“唔呀！你等来看，那正宫娘娘头上有一道红线！”那些个使妾齐望那四庄主的原配之妻头上看。焕章这是生意话——

诈唬；用手望那妇人头上一指，说：“好哇！我一看这就是正宫国母。”连忙行礼。于珍一瞧，心中甚喜，说：“神仙，你真是一个活神仙！我要得了地，必封你为护国仙师！”倭侯爷

说：“谢龙主恩！”起来了，于珍先叫那些个妇人进后边去，让焕章说：“仙长爷，书房内有话说。”

二人进了书房落座，于珍说：“我本是一个八卦教的小会总，就是得了天下，也不应该是我的。”倭侯爷说：“那不能！当初汉高祖乃是一亭长，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久受霸王之困，后来得了汉室江山四百年。主公用心求贤，久后必成大事。我山人会呼风唤雨，书符念咒，撒豆成兵。”于珍一听，说：“国师，你可用荤用素？”倭侯爷说：“荤素都可。”吩咐：“外边备酒。”少时，杯盘齐集，菜也丰满，二人开怀畅饮，直吃到天晚。于珍趁着酒兴，说：“仙长爷，你今天在后边花园内高搭法合，你请个神仙来我瞧瞧。还求仙长把我的仇人张广太给我害了，就除了我胸中一块大病了。我此时可把他治了，交了刑部啦，不知后来该当如何问罪。他的朋友甚多，求仙长占算占算，他死得了死不了？”倭侯爷说：“我到花园中请下神仙来，再作道理。”

天有二更时分，花园中法台搭好了，众人齐不信倭侯爷是神仙，都要瞧瞧是怎么样请。于珍带着四十多个人，暗中吩咐说：“如是他真请下来神仙便罢；如要是造妖言，那时你等各举号火，把那座法台烧了，就势连他烧死。”众人点头会意，同着顾焕章到了后边花园之内。四外也有厅房、暖阁、凉亭、月牙河、小芙蓉架，各样的鲜花。

焕章来到法台前说：“于庄主，我要上去，你等大家都要跪下磕头。请下神仙来，不必害怕，你等用白面一块，捏成三个小人，上写你仇人的名字。用油锅放在一旁，我念咒，就势搁在油锅一炸，不消三天，他必死。”于珍说：“头一名是张广太，第二名是伊哩布，第三名是白将军，俱是我们教中之人的对头冤家。”下边大家预备好了，倭侯爷说：“我先念咒，

然后在台上请神仙就是了。”有人把油锅扇着，倭侯爷把面人放在锅内，口中说一句“无量寿佛”，扔在锅里一个，又念了一句，扔在锅里一个，一连扔了三个，然后蹿上法台，坐在当中，叫人把那油锅内的物件拿出来。众人用钢笊篱捞出来，只剩下两个面人了。大家一愣，齐声说道：“神仙爷，剩下了两个啦！”倭侯爷说：“唔呀，不好！张广太大概跑了。”吩咐众人：“地下掘坑，就连油一并都灌在地下，就势埋上，不准开坑偷看。过了百日，定有奇验。”

原来倭侯爷他早先预备下一个白蜡做成的人儿，放在锅里，换出那个面人掖在囊中，叫人埋在地下，怕凉了冻上，瞧出来是蜡的。众人埋好了，齐跪下说：“仙长，你请神仙吧。”只见倭侯爷拉出宝剑，口中说：“我要请二郎神杨戩前来，下降来临。”说着，烧了一道符，口中说：“二郎杨戩不到，等待何时！”并无动作，心中说：“只要刮一阵风，可有一个旋风，我就好造妖言了，说你等都是俗子凡夫肉眼，看不见就成了。”自己想罢，又将二道符一扔，口中咕哝了半天，说：“二郎杨戩不到，等待何时！”并无一点动静。四庄主于珍也不跪着啦，心中说：“好哇！这老道分明是来假充神仙，访察事情，大概必是一个私访的。”心内说：“我看他这三道符，如不灵，我派人连台带人一并烧了就是。”

正想之际，只听他台上又画了三道灵符，口内说：“二郎杨戩不到，等待何时！”倭侯爷是真急了，见台下边群贼都起来了，心中就知不好。方把那符扔下去，只听上边半天空中说：“吾神来也！”跳下来一个人，站在台上，身躯矮小，花面红须，唬得倭侯爷战战兢兢，自己无法，说：“来者莫非是二郎杨戩吗？”那个人说：“正是吾神！不知差我哪边使用？”焕章一听他说话，仔细一瞧，戴着一个假红胡子，心中才明白。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七回

## 马成龙定计拿巡抚 王千层赴宴入牢笼

诗曰：

胡笳动处玉关秋，惊醒痴人梦里愁。  
不敢笑他年少妇，如今我亦悔封侯。

话说倭侯爷细瞧他脸上戴着牛皮鬼脸、假红胡子，听他的声音是姜玉，故意地说：“原来是二郎杨戩。无事不敢劳动尊神，我这里有书信一纸，烦你转达上帝天王那里，去请得天兵天将，时常保护。”说罢，用笔写了几句。上写：

义子倭克金布谨禀父王台前：我私访于家围，有邪教于珍，原系叛逆之贼，访得确实。父王奏请大兵剿灭邪教，一则可以解张广太之危，二则可以与国除害。书不尽言，惟望鉴察。

## 义男倭克金布书

写完，交与姜玉拿去。姜小爷说：“尊法旨！”拿了那封书字去了。倭侯爷下了法台，站在花园当中，说：“于庄主，你可瞧见了？”吓得众人一阵发愣，然后请倭侯爷到了内书房，预备卧具，请仙长安歇睡觉。倭侯爷也不敢睡着。

次日天明，起来净面吃酒。于珍说：“仙师，我这于家围住户，都是我们教中人，在此住居，并无一个外人。明天夜晚，

聚会合村之人，请仙师度脱，传授几个徒弟，好不好？”倭侯爷说：“很好。”喝完了酒，天有正午，只见外边有人来报，说：“神力王带大队将于家围围住，请庄主定夺！”于珍说：“仙师，这是为何缘故？算一算！”倭侯爷一听，就知是姜玉把书信送到，王爷奏明了圣上，必是奉旨前来拿贼。倭侯爷想了，说：“唔呀庄主，不好！必是钦天监奏明了皇上，调兵前来剿灭来了。快把眼闭上，跟我驾云躲避吧。”于珍说：“我的家眷应该如何？”倭侯爷说：“有我安排就是。你快把眼闭上，先救你逃走！”

只听外边杀声一片，不知有多少官兵前来。于珍把眼闭上，侯爷把他拉起来，到了外边，望地上一摔。早过来几个官兵把他捆上。于珍睁眼一瞧，说：“好一个神仙，原来你是私访的，前来拿我。我也不想有今日，受你这样的巧计。好个小辈妖道，好大胆量，愣敢把我送给官兵！”侯爷说：“吾姓顾，名焕章，圣上恩赐倭克金布，赏赐靖远倭侯。我特意前来拿你！”神力王吩咐：“把贼人拿获！派官兵放火烧这于家围，不准放一人漏网逃走！一声令下，烈焰腾空。怎见得？有赞为证：

几点星星之火，勾出离部无情。

随风使浪显威能，烈焰腾空势猛。

只听呼呼声响，重窗密户烟生，

漫天通地赤通红，画图雕梁无影。

这一阵大火把于家围人等俱皆烧死，连一个人也没有逃走。后来住居之人，都是新搬了去的。

闲言少叙。王爷带着官兵，押着那个于珍，派人交了刑部，然后递折子奏明了天子。圣主派了刑部正堂田文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海澄、大理寺卿刘元太，严刑勘问，审明白了于珍。原因墨龙死后，他买出朱五、刘六二人，在齐化门等候，派人

探听，知道广太他那一天入都。他有一个娘舅姓曹，在御前当内监的差事，他会使水火符儿，用盐碱写了字，拿火烧了，有盐碱拿着他不能散，故作几句话，在圣主的眼前告状。今天在部里都招认了明白，然后奏明圣上。康熙老佛爷传旨意：

把于珍凌迟处死，曹太监发往黑龙江，胡忠孝入都置办军器，同张广太入都谢亲，无故受人诬害。江苏水师营副将员缺，着张广太去补授；张家湾都司员缺，着胡忠孝去补授；墨龙的尸身，交本地面官掩埋；白氏听其自便。

旨意一下，张广太回家，李贵也从武清县衙门出来了，部文到了，带着家眷两个夫人与二位拜见邹忠、李贵，上任去了。倭侯爷，圣上赏赐押马大臣、阅兵大臣、前引大臣、专操大臣。

腊尽春归，又到了四月间。又接到伊大人的折子，参淮阳道任永杰、河道总督卢定河，纵使家丁偷工减料等情。圣上旨意：钦派倭克金布查办黄河事务，任永杰革职留任，摘去顶戴；河道总督卢定河降三级留任。倭侯爷仍在王府，带了二十多个人，坐着紫缰大鞍车，请训起程，在路非止一日。

那一日，离高家堰不远，早有人报与伊大人知道。总办黄河堤工的司员众人，齐接侯爷。伊大人派二马出去迎接倭侯爷。有人传报侯爷住伊大人的公馆。马梦太一想：“我们当初是拜兄弟，不知如今他作了侯爷，还认得我们不认得？也罢，我过去给他请个安，见机而作就是。”只听那边炮响，侯爷带着好些个人，换了骑马啦。梦太过去请了一个安。侯爷下了马，说：“老兄弟，你的差事好哇？”马梦太说：“托哥哥的福！”二人携手正望前走，山东马说：“顾大哥在上，小弟马成龙有礼！”倭侯爷故作听不见，一直望里边去了。山东马一想，说：“没瞧见？不能没瞧见，为何不与我说话，是怎么回事？我再过去，偏要见见他，看他还念故人之交不念？他如要是不念故人之交，

那时我永远不与他说话！”说着，到了里边上房。

伊大人正与倭侯爷说话，二人谦恭多时，还是伊大人上座。侯爷总算跟着大人打剪子峪得的功名，就算是大人的门生了。方才说着话，成龙又进来了。侯爷早瞧见他了，知道他的脾气是最爱玩笑，当着好些个下人，他要说出玩笑话来，急不得、恼不得，故此在外边故作没瞧见他。又见他气昂昂的说：“顾大哥，你得了第，就不认得我了？”侯爷一瞧，说：“唔呀！我的贤弟，我正要问你哪，你好哇？我真想你，你坐下吧。”成龙说：“我方才听见哥哥你来，心中甚喜。”大家落座吃茶。

侯爷说：“我奉旨前来，是帮着大人办理黄河堤工事务，不知此时工程怎样？水势如何？”大人说：“耗费帑银六十万，也没打上黄河的堤工。不知怎样，是派人当时打了七天，无奈打上了开啦。子午相冲，卯酉必破，连办好了的都被水冲了。如今大概这就打上了。”说着话，人报合龙门就在明天，侯爷放赏点名。

大家至次日天明，齐集黄河岸验看。伊大人心中不乐，就要跳下河去，与国家尽忠。自己也是没脸，跪在就地磕了一个头，方要望下跳，早该侯爷一把抓住，说：“大人不可如此！我自有主意。工程跟前告竣，何不等把龙门合上，然后在土坝之上搭一座席棚，你我二人在那里坐等。要是天上垂佑，那时口子不会开了；如要是不垂佑，你我死在此处，也算报答君王俸饷之德。不知大人意下如何？”伊大人点头，回归公馆之内。

天有正午，人报：“龙门合上了！请大人上香祭奠。”倭侯爷说：“搭两个席棚儿，我与大人俱在那里等候，口子一开，就算完了。”山东马说：“我与马梦太两个人也去。”瘦马马梦太真不愿意，无奈勉强答应。外边众跟人一听说这个信儿，

齐放声痛哭，说：“再未想到咱们今天死在此处，实在可惨！”那一个跟倭侯爷的说：“好哇！我家中父母、兄嫂、妻子，实指望我出来跟官发财，再未想到今天跟着侯爷死在此处。”那边伊大人的跟班的说：“罢了，我是真知道这一开口干，咱们大家俱被水冲击了。可怜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大庙里不收，小庙里不留，也没有一个伴儿。”那边一个说：“我有一个主意，管保成功。咱们大家把辫子拴在一处，你想好不好？”那边给侯爷赶车的说：“结了，我是一个秃子，不能拴在一处。”正说着，成龙进屋内说：“列位，不必着急，我有主意，把辫子给他系在耳朵上就成啦。”内中一个家人说：“咱们大家求他个人情吧，他与侯爷是拜兄弟，你等大家还不磕头吗？”众人齐求成龙说个人情，别带了他们去才好。山东马说：“这可是你们愿意的，大人侯爷要问，你等可就说实是你们自己愿意托的我就是。”说着，成龙入内见大人，说：“侯爷与大人要在口子上守着，等候口子开，都是为国尽忠，不知这些跟人还是带了去，还是不带了去？”大人说：“不能带了去。”成龙说：“那就不是了，他们大家都是愿意与大人同去。大人不信，叫他们进来一问便知。”伊大人与侯爷说：“叫他们进来吧，我问问他们。”只见从外边进来了一伙人，齐站在大人跟前。侯爷问说：“你们托马成龙来的吗？”大家自打算成龙给说了人情，不带了他们去哪，齐说：“不错！我们托他来的。”大人说：“你等果然是愿意托他来的？”大家说：“我等是都愿意托他来的。”大人说：“既然如此，我全把你们带了去就是。”大家也不敢言语，自己暗中怨恨成龙不表。

大人带着众人，齐来至新堤岸上席棚内，只听水声响如牛吼。不知众位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八回

### 三杰暗访百花山 英雄被害隐仙观

歌曰：

独占鳌头，本是男儿得意秋。金印悬如斗，声势非长久。锦绣满胸头，何须夸口。生死临头，半字难相救，因此上盖世文章一笔勾。

话说伊钦差带着跟人在河岸席棚之内，有倭侯爷与那二马，一连三个席棚。大人在头一个，侯爷在第二个席棚，成龙、梦太在第三座席棚，众跟人在第四座席棚。山东马喝了一个大醉，辫子挽着一个髻儿，喝了个酩酊大醉，手拿瓦刀，来至大人跟前，说：“钦差大人，这黄河口子今天不开了。”大人说：“你怎么知道？”老马说：“我问了王八了。”大人说：“胡说！出去！”山东马迷迷糊糊到了外面，来到自己席棚之内，趴在地下，大肚子在湿沙土上一贴，竟自睡着。

大人心中烦闷，也就伏几而卧，曲肱而枕之，昏昏沉沉，渺渺茫茫。方一合眼，仿佛身在河岸之上，站立一瞧，水都凝冰，心中想道：“这水都冻成冰了，难道说还会开口子吗？”正思想之际，只见水声大震，从里边出来十二对灯笼，上写“水府”二字。随后出来金瓜钺斧朝天戟，全副金执事。头前有一个文官，头戴展翅乌纱，身穿大红官服，腰系玉带，方底

皂靴，手车牙笏；白面，五绺长髯。后面有一人，脚登分水轮，头戴五龙盘珠冠，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花贯鱼肠；身穿杏黄袍，上绣龙翻身、蟒深爪、蹙五云把海水闹、富贵高升一件杏黄袍；足下登摸泥蛟，时样好，细篆薄底把毡包，寿山永固，一双方头皂。身背后跟着一人，怀抱一杆大旗，卷着并未舒开。头前那个戴乌纱帽的，朝着伊大人说话，说：“星君请了！我等是奉佛祖的牒文、玉皇敕旨，黎民该遭涂炭之苦，百姓受轮回之灾。星君即速回去，不可逆天而行。”伊大人说：“我也是奉圣上的旨意，难道说这黄河就不能打上来了？”那边龙王答说：“星君要打黄河，你望身后那杆旗子上看。”只见那杆旗子“唰啦啦”一展，伊大人仔细一看，上写：

人可丁党一横夺，恶兽头上生一角。

大人回京朝圣主，千层芦叶挡黄河。

三三寇在乾坤聚，斩首流血龙门合。

忖摸不出细参悟，一骥腾空便明白。

看罢，只听那龙王说：“星君急速回高家堰，再多一个时辰，口子就开了。”说完，水花一开，俱皆不见。大人正迟疑之际，只见从里边出来一个巡江夜叉，手拿九耳八环刀，说：“何人窥探水府？”举刀照着大人就剁，伊大人唬得一身冷汗。

睁眼一看，桌上残灯犹明，只听高家堰正交三鼓，连忙叫：“来人！”有众人与倭侯爷、马梦太等齐到。大人说：“我适才偶得一梦，梦见水府龙王指示。”大人细将梦中之事对众人说了一遍，问说：“何人能圆此梦？我必有重赏。”众人猜了半天，俱不合情理。马梦太心中一动，说：“我何不去叫醒了马成龙，他最精明，善能圆梦。我唤醒了他，就说我做了一个梦，叫他给我圆圆；他如要说对了，我去对大人说，就说是我想起来的，也算是一件奇功。”出离帐房，来到自己席棚之内。

见马成龙赤着上身，躺在就地，肚腹朝下。马梦太方要叫他，只见山东马一翻身爬起来，口中说：“好家伙，这还了得！”原来马成龙喝得大醉，正躺在就地湿沙土上，有两个由于钻入他肚脐眼内争窝，把老马给咬醒了。用手把虫儿捏死，说：“好家伙！”梦太说：“大哥，你先别嚷，我做了一个梦，你给我圆圆。”山东马说：“你做的什么梦？告诉我，我给你圆圆。”梦太说：“我梦见方才在河沿上站定，有水府龙王现身说话。”他把大人做的那个梦，照样又细说了一遍。山东马一听，只是摇头，说：“你做这个梦，你怎么配哪？这明明是钦差大人所做之梦，问你来的，你不知道，你故意把我叫醒，说是你做的梦，叫我给你圆梦。如圆对了之时，你在大人台前献功，就不提起我山东马来了。我说的对不对？”问得马梦太切口无言。山东马又说：“你跟我去见大人去吧，这个梦我能圆。”马梦太说：“你真是精明强干之人，果然是大人做的梦。你跟我去见大人，细圆此梦就是。”

二人到了大人帐房之内，马梦太先说：“马成龙能圆此梦。”大人说：“好。我正与侯爷这里胡猜，析解不开。成龙，你说说我听，如要对时，必要记你奇功一件。”山东马说：“法不传六耳。”大人叫从人出去，就剩了倭侯爷、马梦太站在一旁。大人说：“你说吧，这也没有别人了。”山东马说：“大人，我说‘法不传六耳’。四个人，不是八个耳朵么？”侯爷说：“你这个人混帐！我同马梦太出去，你跟大人说就是了。”二人出去。大人又问说：“成龙，你说吧。”山东马说：“大人，我说的‘法不传六耳’。”大人说：“这帐房内就是你我，我出去你告诉谁？”山东马说：“侯爷大哥、马老兄弟，你们进来，我跟你们闹着玩呢。”侯爷同梦太复反到帐房落座。

山东马说：“大人把那首诗写出来，我瞧瞧。”大人提笔，

将诗底写出来。山东马一瞧，说：“头一句，我就知道了。‘人可丁党一横夺’，‘人可’，是一个‘何’字，‘丁党一横夺’，是三个人，是何丁、何挡、何横。‘恶兽头上生一角’，大概是独角龙马凯。‘大人回京朝圣主’，那是一句吉祥话儿。‘千层芦叶挡黄河’，这一句有干系大事。山西巡抚是王千层，河道总督是姓卢，大概他这两个许是天地会八卦教的贼人。‘三三寇在乾坤聚’，‘乾’者为天，‘坤’者为地，‘聚’者会也。‘三三’是六，说的是这河丁、何挡、何模、马凯、王千层、卢定河，他六个人必是获罪于河神，作恶甚大。到如今龙王指示，这也是一段好事；大人拿住那六个贼人斩了，也就合上龙门啦。你要信我的话，那时间自有应验。此是我的愚见，不知大人、侯爷怎样？”

大人说：“那四个贼人我都知道，可以访拿。三千层乃是一个封疆大臣，卢定河是一个总督。慢说这梦中之事不足为凭，追问他也不敢问。就算他真是天地会八卦教，也不成呀。”成龙说：“我有一计，明天请卢、王二位大人在公馆之内喝酒，摆上了酒席，我与马梦太那里站着就是了。还有一件事，大人先说话，看他的动作是怎么样；他如要是脸上一带形迹，那时间大人说：‘如今天地会八卦教匪徒甚多，天下各处连作官的人都有。’他那时间要不言语，我就说：‘大人说这话，我先明明心。’我把帽子一摘，把头发一分，让他等瞧瞧有顶记没有。瞧完了，然后说：‘众位大人，我是当小差事的，咱们大家都要瞧瞧。’侯爷与大人头上必然是没有顶记，看他叫瞧不叫瞧？”侯爷说：“他如要是不叫瞧，该当怎样？”山东马说：“我在他身背后一站，说：‘小辈，你这不要脸的东西！’骂完了，一把掌把他官帽打去，把他脑袋望胁下一夹，瞧瞧他怎么样。他头上如有顶记，当时把他拿位；他如没有顶记，……”

伊大人说：“你一个小小的武职，殴辱大臣，你担得起吗？”山东马说：“那时间，你就说我疯了。”侯爷说：“你要有这个胆子，我这个侯爵不要了，万不能叫他把你杀了。你听见了没有？”马成龙说：“好！”只听外边水声鼎沸，巨浪直冲，翻花水势高可过岸，激得直响，可不开口子。侯爷说：“大人不可如此，咱们回去吧，那时再作道理。”遂吩咐众人回高家堰公馆之内。大家到公馆，方才落座，只听山崩地裂之声，口子又开了。那些个家人唬得战战兢兢。

次日天明，请卢定河、三千层。去不多时，外边喝道之六，王巡抚进了公馆，大人迎入上房，问：“卢大人为何不来？”王千层说：“二十里铺本汛之官来报又开了口子，他去查验去了。”说着话，吃茶摆酒，三人落座。二马在一旁站立，众跟人齐伺候。

三人吃酒，王巡抚问：“大人唤我有何吩咐？”钦差伊大人叹了一口气，说：“这如今天下的事，新出来些攻乎异端、怪力乱神之事，作官之人竟归天地会八卦教，这事真乃怪道！不知他是所因何故？”王巡抚说：“这也是迷人不醒其端。”山东马说：“大人说话也奇了，我这脑袋上可没有顶记，不信你瞧瞧，大家都明明心。”王千层把脸一沉，说：“我与侯爷大人议论军机大事，你一个微末的前程，何必多讲？还不给我下去！”成龙退在背后，站在他那身后，心中说：“我给他一巴掌，要是有顶记，算是奇功一件；要是没有顶记，我这个乱儿也就惹大了。”又一想：“胆小焉得将军作！我就给他一巴掌，把他脑袋夹在腋下，我倒瞧瞧是有顶记没有？”想罢，把眼一瞪，抡起巴掌，照着王巡抚就是一掌，把他脑袋里肋下一夹，分开他的头发。不知果有顶记没有，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九回

## 赛纯阳甜言哄英雄 双刀将奋力杀贼人

诗曰：

人生名誉最为先，过眼浮云似箭穿。  
苦叙皆因奇见惹，多艰为望故人还。  
关心花酒将十载，留意诗书只数年。  
堪愧芸窗荒怠久，故将佳句写鸾笺。

话说马成龙一瞧王千层的头顶之上，并不见有顶记；仔细分开发髻，见当中有钱大的一个疤，说：“来人！把他给我捆上。”众人齐过来捆上了。

伊大人来到里间屋内，说：“把他给我带上来！”说：“王大人，你乃是封疆大臣，为何归顺天地会八卦教？你要实说才是。”王千层说：“伊大人，我到如今也不得不说了，你也不必细问。我当年作知府之时，与卢定河二人是同乡的朋友。他原来由幼小入了天地会八卦教，劝我入教。我问他有什么好处，他说能修炼长生不老，益寿延年，我故此也就与他等入了天地会。到如今我才知道是叛逆，我也无法了。封我二人为镇北侯之爵，如得了大清江山社稷之时，我等都凌烟阁上标名，开疆展土的功臣，裂土封侯的大将。今天卢定河他知道侯爷又来了，故意假报二十里铺黄河开了口子啦，他带人去扒开，叫在人与

侯爷首尾不能相顾，他好下手办理，把所有的帑银给八卦教中送了三十万两。今天他叫我来探听大人这里与侯爷是怎么样情节，这是实话。求大人不必多问，已然我头上有了顶记了。”侯爷说：“先把他捆在空房之内，吾出去叫人把他的跟人给送走了。”吩咐李玉：“去到外边说与王千层的跟人，就说他们大人与侯爷、伊大人有紧急大事，先叫你们回去了，明天早晨来接大人。”遂把王巡抚捆在空房之内。

侯爷说：“马老兄弟，你跟我去到二十里铺去拿卢定河去。”马成龙说：“我也跟着你去？”侯爷说：“咱们是改扮私行，到那里见机而作才是。”众家人伺候三个人换了衣服，然后三位英雄辞别大人，暗带着兵刃，出离公馆。

走了有二里之遥，山东马走得慢，马梦太性急，听见那边倭侯爷说：“你们哥两个头前走，我告便。”梦太说：“我也告告便，马大哥，你先走吧。”山东马说：“我走得慢，要先走了就是。”倭侯爷解完了手，只见梦太在一旁站着，说：“侯爷大哥，咱们两个人带着山东马去作什么？要走他多咱才到了呢？我有一个主意：少时咱们追上成龙之时，你问我一天能走多少里路程，我说一天能走一千里路程，你就不信，我偏说能走。咱们两个一赛腿就是了。我一跑，你就追，少时就把他落下了。”倭侯爷也想：“要同他走，什么时候才到？”二人正想，到了前边，与成龙说了两句闲话。

侯爷问梦太说：“你两头见太阳，能走多远？”马梦太说：“能走一千里路程。”侯爷说：“我就不信。你走走，看我追得上追不上就是了。”山东马说：“马梦太，你就不必与大哥争论，我就不信你走得了一千里路程。”梦太说：“你不必管，咱们倒走走看，成不成？”说罢，一伏身望前就跑。倭侯爷随后就追，几步就赶上马梦太。山东马一想，说：“是

了，这明明是马梦太出的主意，他二人一赛腿就把我落下了，我追不上他们，我会嚷。”想罢，说：“列位，头前跑的是倭侯爷顾焕章，后边那个是瘦马马梦太。”这二人一听，也不敢跑了，站在那里等着。只见山东马来到，梦太说：“你嚷的是什么？”成龙说：“你跑的是什么？”马梦太说：“我们不愿与你在一处走。你瞧瞧，你穿着那一件蓝布大褂，高袜子，山东皂鞋，戴着你这个草帽儿，你像干什么的？你瞧瞧，你手里拿着桑皮纸的折扇，谁一瞧，你就像一个老米碓房的掌柜的，怯勺！你要跟我们去，所到之处，你装哑巴别说话，我自然有主意。该吃给你吃，该喝给你喝，该拿贼的时节，你过去动手就是了。”马成龙答应说：“就是那么办就结了，你可不须要笑我。”说着，三个人到了二十里铺东村头。

这里是一个乡镇，也没有人在那里讲开口子的事。三人一问，并无此事，也不知道总督卢大人的下落。见路北有一个大天棚，四外花帐儿，里面有正北房一通连五间，座北朝南门儿，外边天棚上挂着“雨前、毛尖、雀舌、六安”的幌子。又有“家常便饭、应时小卖”各样的幌子。里面靠西边，有六张八仙桌儿，两边都是板凳。东边照样大张八仙桌，当中三张，四个过卖，倒也清雅。

倭侯爷过去，到里边一看，倒也干净。西边第四张桌儿见着没人，用手一冲，拍着山东马说：“你在这里坐着。”马成龙点了点头儿。然后又说：“梦太，咱们两个在北边头一个座儿落座。”马梦太说：“给他拿两包茶叶，给我们那位沏上茶，给我们也来两包茶叶。”倒上茶，三人喝了多时。天有已正，三个人还没有用早饭哪，拿茶一冲就饿了。马梦太故意说：“给我们那一位再续一包茶叶。”跑堂的又给成龙续了一包。梦太暗中说：“给我们两壶酒，要一个拌肚丝、一个卤牲口、一个

醋溜鱼片、一个拌鸡丝。”说完了，又叫人给马成龙去拿了一包茶叶，放在壶内。他与侯爷在一处，喝一个不亦乐乎。

马成龙先前认着是好哪，后来一瞧梦太与侯爷喝上了，他就急啦，招手儿叫跑堂的，用手指伸了两个，然后往嘴里一比；又用两只手比了一个圈儿，仿佛像碟子似的；又伸了两个指头比比，好像要两个碟子菜样儿似的。跑堂的故作不知道，说：“你还要两包茶叶呀？”旁边有一个老头儿说：“你与他作什么假装不知道！他比着是要酒两壶、菜两个。”跑堂的说：“好哇，你老人家不知道，他不是要菜，明明的是要茶叶。”山东马比划了多时，拿茶也冲得饿了，逗得大家只乐，都说跑堂的不是。

马成龙急啦，说：“我要喝酒！”大家说：“你把哑口急得说出话来了。”跑堂的也乐了，说：“众位有所不知，他一进来我就知道他不是哑巴。我与他说话，他点头儿，故此我与他戏耍。”说着，摆上了酒菜。山东马自斟自饮，喝得甚是高兴，也不去让马梦太与侯爷。他越喝越高兴，又要了几壶酒，直吃得大醉。马梦太知道马成龙出门永远不带钱，故意说：“马大哥，今天这饭钱谁给呀？”山东马说：“我给他钱就是。拿过去，该着多少钱，我给啦。”跑堂的说：“共合钱五吊二百八十文。”山东马说：“我去到柜上叫他给我写笔帐。”跑堂的说：“我看大爷也像一个做买卖的，到柜上去就是。”山东马说完，站起身来，到柜上说：“众位掌柜的，给我记一笔帐吧。”柜上说：“贵姓啊？”成龙说：“我姓马，在卫辉府城里住，开冷酒铺儿，字号是‘福海居造化馆’。”柜上有一个刘掌柜的，是卫辉府人，问说：“在府衙的哪边？”山东马本是瞎说，他信口说：“在南边。”刘掌柜的一想，想不起来，说：“油盐店的哪边？”山东马说：“南边。”刘掌柜的说：

“粮店西边？”山东马说：“北边。”刘掌柜的说：“北边是水一片，并无一个人哪。再往北，是一个大坑。”马梦太直乐，说：“众位掌柜的，不必忧心，这乃是小事。我这个哥哥是半疯儿，我给钱就是了。”拿出来二两银子，说：“剩下给小菜钱就是了。”

三个人坐在一处谈闲话。只听那边大喊一声，口中说：“山东马，你原来是一个忘八，在水内住着。”三个人一听，回头一看，只见那花帐儿以内靠着东边有一人：年纪约有十七八岁，身穿着蓝洋绉短汗衫，雪青官纱中衣，漂白袜子，厚底蓝宁绸镶四框的鞋，桌上搁着一件银灰洋绉的大衫；面如傅粉，五短身材，五官俊秀，品貌不俗，身材凛凛，齿白唇红，笑嘻嘻的在那里说：“山东马，你是一个忘八呀？”马成龙一瞧，说：“好！”走到那少年跟前，用手一摸人家的脸儿，说：“小如意儿，你怎么与我玩笑？我瞧你就是一个‘龙阳生’！”那个少年男子说：“顺心吗？别玩笑啦，我瞧你也是一个‘龙阳生’。”

二人正在玩笑之际，又听得马梦太一瞧，说：“山东马，还认识这些人哪！好，我瞧他像个唱花旦戏的，必是一个私房。我用话一诈他，就知道了。”遂说：“好哇！你真有的，见了老太爷在这里，也不过来请安？大模大样的，连一句话也不说吗？过来陪着咱们喝两盅酒吧！”那个少年之人说：“你这个马寿儿，好大胆子，口出不逊。来，来，来！咱们去到外边去，分个高低上下、胜败输赢！”说罢，用手一扶桌子，蹿在花帐儿以外。马梦太跟随出去，二人站在那里动手。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回

### 四杰入山擒邪教 一贼夜刺伊钦差

诗曰：

生平豪气未能伸，运蹇多逢势力人。

英雄空有凌云志，犹如韩信未入秦。

话说那个年少男子站在茶馆门外，叫马梦太出去，二人交手打在一处，走了有几个照面，分不出高低上下胜败。马梦太一脚照着那男子踢去，被那个人用手接着，望回一带，梦太几乎趴下。那个人把手一松，鼓掌大笑，说：“好哇，这个不要脸的拳脚！你去吧，换个人来与我动手。”对着山东马说：“什么叫临敌无惧、勇冠三军？你出来，我瞧瞧有多大能耐！”

倭侯爷说：“你这个东西好大胆量！来吧，我与你较量较量！”说罢，蹿出去，站在那个人的面前，说：“你来！咱们两个人分个上下。”挥拳就打。两个人在当场，真是棋逢对手，分不出强弱来。顾焕章心中暗想：“吾自下山以来，所遇的英雄不少，俱是平常之能耐。今天遇这少年人，果然武艺超群，必受过高人的传授，我不可伤他。少时，我问他哪里人氏，姓什么，叫什么，我可以回禀大人，也算收一个英雄。”想罢，两个人斗有片刻工夫，那少年跳在旁边站定，气不涌出，面不改色，笑嘻嘻的说：“不愧人称赛报应，果然英雄也！”焕章

说：“朋友，贵姓？”那人说：“你不必问我，我先与这山东马较量较量。我也知道你是临敌无惧、勇冠三军人物。”

山东马一听此言，心中说道：“这个人拳脚精通，我须得用智取他。”想罢，来至那少年跟前不远，说：“咱们两个人是文战，是武战？是比拳脚，是论能耐？”那少年说：“你说吧，文战怎么样？武战怎么样？”山东马说：“要是文战，我练一趟拳，你给我报个名儿，报得上来算赢，报不上来算输，这就是文战。要是武战，我拿刀剁你三刀，不准你还手；你剁我三刀，我也不还手。”那少年说：“你我也无冤无仇，何必用刀？咱们就是文战。你先练？我先练？”山东马说：“你先练吧。”

那少年拉开拳脚架子，练将起来。山东马并不认识，回头暗问顾焕章说：“侯爷大哥，那叫什么拳脚名儿？”侯爷说：“燕青拳。”山东马回头说：“你别练了，三尺童子俱都会练。练那个生的，叫人家不认得，那才成哪。”那少年说：“我再练，你先别夸口。”一变拳脚势，又练将起来。山东马又问侯爷说：“顾大哥，这是什么拳脚名儿？你说说，我听听。”侯爷说：“这叫太祖拳。”山东马回头说：“练的这叫太祖拳。你一练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那么大工夫望你说。”那少年说：“罢了，你真是英雄！我再练一趟，你叫上名儿来，我就算输了。”说罢，拳脚势一变，又练起来了。成龙又问侯爷说：“那叫什么拳脚？”侯爷说：“唔呀！那个拳厉害的很哪！我方才与他动手，就知道他是个英雄。今天他一练这拳脚，吾就知道他是那门中的人。那拳叫五祖点穴拳，能隔山打牛，百步打空。”山东马一听此言，回头说：“你别练了，这叫五祖拳，专能点穴。”那少年说：“你全猜着了。你练练，我瞧瞧吧。果然你练的拳，我叫不上名儿来，就算我输了。”

山东马打了一个飞脚，望前走了三步，又打了一个旋风脚；又走了三步，又打了一个飞脚，说：“我练完了，你说我那拳脚什么名儿？”那少年男子说：“我不知道陆。这是造谣言，没有这样拳脚路子。”山东马说：“你不知道我也练了，怕你学了去。我这拳叫‘嘎嘎拳’，两头尖，有三十六着，一着分十手，共三百六十六手。这是神传的能耐！”那少年说：“你说那不算，你得赢的了我才行哪，赢不了我不成。”山东马一听，说：“什么？我赢不了你？”说罢，望前就凑到了那少年跟前，上边说着话，底下就是一脚，把那少年男子踢出两三步远，几乎栽倒。山东马说：“你尝尝这个‘嘎嘎拳’厉害不厉害？”那少年男子也笑了。

侯爷过去问道说：“朋友，你是哪里的人？姓什么？叫什么？”那少年说：“我姓张，名义，表字二虎，别号人称笑面阎罗。适才我正要到高家堰寻访侯爷，不意在半路之上听见山东马喊嚷，我才知道你们三位的名姓，暗地跟随，来到此处。适才我与马成龙诙谐来，众位多要宽量！我这里有你师弟一封书信，特意叫我专呈台前。”说罢，从兜囊之内掏出书信，交与侯爷，说：“这是你拜弟专差我奉上。”侯爷接过来一看，“内函专呈恩兄顾大人文启”，书内“福建台湾聚泉出发”。下边是“名内洋”。侯爷拆开一看：

青阳入律，淑气通春。恭维恩兄大人台前，福履厘平，曷胜心颂。昔蒙青盼，铭感五中。金兰之谊，不叙套言。前在黄河湾一别，倏经八载，天南地北，人各一方。弟现得福建台湾聚泉山之主，带管二十四座海岛，手下有雄兵三万，头目二百余名。弟暂借道栖身，以待时来。近弟接一谎言，说兄长官高爵显，不知所因何故？见如念金兰之好，赐弟一实信可也。今遣人去拜弟张义，近呈台前，如

见面之时，赐回音于来人可也，则无可钦，并请客安，惟望鉴查。合府清吉，请安不一。

弟王天宠顿拜

侯爷看罢书信，复反又送茶馆里边落座。侯爷叫人买了一分人行书，借了笔砚，写了一封书信，交与张二虎说：“张二兄弟，我的事情你也知道了。信我也写明白了，见了吾拜弟王天宠再细说一番。”说着话，把张义的酒饭钱侯爷给了。张二虎说：“你们几位改扮来此，有什么事？”山东马说：“没事，没事。”张二虎说：“既然如此，我就告辞了。”二虎扬长竟自去了。

三个人方才要走，只见从南边过来一个人：穿着紫花布汗褂，青洋绉中衣，青缎薄底窄腰快靴；紫微微的脸膛儿，年约二十有余，喝得醉醺醺的，口中说道：“不知我这里立着场子吗？跑到我门口儿来练拳脚来啦，真是江边卖水！哪个过来与我较量较量？”马梦太正憋着一肚子气没处施展，心里说：“我瞧这小子是前来讨打！我何不借他前来寻我，我打他一顿出出气。”一个箭步蹿到外面，说：“小子，休得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边拔毛！”上头用手一挡，底下一脚将贼人踢倒在地，挥拳就打。

正打之间，从那边来了一个人，身高七尺有余，身穿蓝绸裤褂，薄底快靴；面似姜黄，细眉大眼；到了马梦太眼前，躬身施礼，说：“这位朋友，不必同他一般见识。这是我兄弟，无所不为，喝醉了他就骂街。人家都看着他是一个老街坊，不好与他作对。今天得罪了尊驾，该打，该打。”马梦太是个外场的朋友，一听这话，自己站起来，笑嘻嘻的说：“我多有猛撞，是因为我们与一个路遇的朋友在这里比武，你兄弟口出不逊。你贵姓？”那人说：“我叫阴栋。不知尊驾贵姓大名？”

瘦马说：“我家住北京城安定门里国子监，你听见说过有一个里九外七、皇城四门、营城司坊、南北衙门著名的人物，家号姓马，号称梦太的？那瘦马老太爷就是我。”说到这里，他愣了一愣，觉得说错了：“这是私访啊！”想罢，接着说：“那就是我们的近街坊。我也姓马。那边两个是我的拜兄：一个姓顾，一个姓马。”阴栋说：“三位到南边敝处，我有话说。就是前边那座莲花观。”三个人正访不着卢定河的下落，心中犹疑，听他所说，大概是好人，何不前去看是如何？想罢，梦太说：“二位哥哥跟着我，去到那边坐坐。”

三人跟着，一直往前走，约有一里之遥，见是南北的大道。道西边路北有一座庙，座北向南，正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院当中有小柏树四棵。五个人进了庙，到了西配房里边落座。自屋内出来了一个老道，年约半百以外，九梁道巾，蓝缎道袍，白袜云履；面似淡金，细眉大眼，说：“两个徒弟，这是何人？”阴栋说：“是方才在外边茶园里遇见的。那二位姓马，这位姓顾。”老道吩咐摆酒，少时杯盘堆积，大家喝酒。老道可不喝，就是两个徒弟斟酒。顾爷与二马喝了有两三杯，觉着头眩眼花，翻身栽倒就地。不知三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一回

### 伊大人入都面圣 倭侯爷回籍探亲

诗曰：

十年赢得锦衣归，风景如昔事半非。

惟有多情门外柳，见人犹自舞依依。

话说倭侯爷三个人在莲花观吃酒，被老道灌醉，酒里放着有蒙汗药，把三个人迷倒在地，不醒人事。老道鼓掌大笑，说：“好三个匹夫！”吩咐两个徒弟：“把他们三个人捆上，用解药解过来，我说明白了，然后再杀不迟。”阴栋、阴梁二人把他们三个人用解药解过来，搁在院内。

三位英雄醒过来，破口大骂，说：“你这泼道，真大胆！愣敢把我三人捆上。”倭侯爷说：“吾姓顾，双名焕章，别号人称赛报应。那是吾拜弟，山东马成龙、瘦马梦太。”那老道一听此言，哈哈大笑，说：“我山人早知道，故遣我徒弟去把你三个人引入莲花观前来，中了我的妙计。我姓吕，名良，别号人称赛纯阳。吾是那天地会八卦教的正会总，奉令在黄河接饷。今天奉镇北侯的令，在此看守。今天拿住你三个人也好。”叫阴栋、阴梁二人，把他三个人结果性命。

那贼人阴栋手持钢刀一把，照着那山东马前胸，只听“克嚓”一声，红光崩冒，鲜血直流，阴栋死于非命，马成龙并未

伤着。这是一为何？只因那贼人方举刀，照着山东马前胸一刺，自东边房上飞下了一镖，正中阴栋的哽嗓咽喉，登时身死。那位英雄跳下来，手抡双刀，照着阴梁脖颈就是一刀，砍倒在地。外面一声喊，把山门踹开，进来了无数官兵。妖道赛纯阳一见两个徒弟死于非命，心中着急。又见跳下一个人来，身高八尺，面似姜黄，长眉阔目，威风凛凛，手抡双刀，照着自己砍来。又见众官兵进来，齐举兵刃来动手，人多势众，登时把老道杀死于院内，把侯爷与二马解开，说：“三位多多受惊。”侯爷一瞧，认得是王有义，过来给三个人请安。原来王有义自救了顾焕章，在神力王府中住着，老王爷保做移省升了水师营的守备，接篆不久，常常自己单身出去私访。今天调本队官兵上百花山桃花岭剿贼去，正从此处路过。内有一个官兵说：“老爷，这庙里就是八卦教。那老道劝过我表兄，叫他归降八卦教中，我表兄死不愿意，我都知道的。”王守备下马，派官兵围了这个庙，他翻身上房，到了里边救了三个人，杀了妖道。马成龙与马梦太、侯爷，俱皆谢了王有义，问他怎么知道，前来相救？王守备说：“我是调兵去百花山桃花岭前去剿贼去，从此路过，听见手下兵丁说，这庙里有一个老道是八卦教，我故此把他们调齐，围上了庙，进来了杀死叛贼，救了三位。”此时天有日色将落之时，王有义吩咐手下兵丁：“把三个死尸搭到庙外掩埋。”又派人去叫本地面官照管此庙。

诸事办理完毕，说：“侯爷与二位大人来此何干？”马梦太就把拿获巡抚王千层，审问出卢定河在此处挖河堤开口子之事，三个人到这里来拿河道总督卢定河，没找着他，故遇此事。王有义说：“这西北离此八里之遥，有一座百花山桃花岭，里面啸聚贼人，我已访明，大概是卢定河的余党。咱们带官兵前去访拿，大概可以成功。”说罢，侯爷等出离了莲花观，带着

四百官兵，一直扑奔西北。

黄昏以后，到了山口，众人一瞧，黑洞洞的。在西北上一个山口，两旁都是峻岭高峰，众人不敢进去，怕里边有埋伏。山东马说：“且慢！我有一条计，你们暂且在此扎住，我进去哨探哨探，万一拿住一个贼人，问里边的道路并贼人多少。”马梦太说：“我也跟你去。”说罢，二人进了山口。走了有一里之遥，借着星斗的光辉，只见前面有一树林，穿过树林子有一条小路，直奔西北，二人方至树林跟前，只见从那边蹿出一人，举杠子搂头就打，被马梦太一避血刃打倒在地。

成龙过去用脚蹬住，说：“你这号东西，是干什么的？说明白了，饶恕你！”那人说：“二位英雄饶命！我姓杜，别号人称杜大汉。今天是我们山寨寨主寿诞之日，我偷着下山，打算要打劫客商，得了银钱，是我自己的，不想遇见二位。”梦太说：“你们山寨有几位寨主？”杜大汉说：“有两个会总：一名河挡，一名河横。山寨之上有八百喽兵，俱是天地会八卦教中的人。今天一早，又来了一位卢大人，是大清国的河道总督，是我们教中镇北侯爷。规定今夜四更时候，要将此处黄河北岸刨开，拆散倭侯爷与伊大人，叫他二人首尾不能相顾。”

马梦太说：“这山里边有几条道路通着外边？”杜大汉说：“此山别名葫芦峪，就是那一条道出入。东北、正北、正西、正南俱是高山。就是上北边山寨，有一条道路，分为前后山峡。你跟我走。”头前带路上山，后边又有官兵前来哨探，怕二马被擒。马梦太一见官兵，说：“回去！请侯爷与王大老爷带兵剿山。”

兵丁去不多时。侯爷带大队赶到，杜大汉头前带路，来至山下，派二百官兵在此扎住，等拿漏网之贼，连带这二百人上山。马成龙在前头走，拉着杜大汉，被石头一绊，栽倒就地。

后边的官兵人多势众，黑夜的光景也瞧不见。山东马脊背朝上，趴在那里。众人认着是一块石头哪，齐蹬着他脊背，大家过去；杜大汉也跑了，不知去向。山东马起来直嚷：“好家伙！这还了得，几乎要了我的命！我也不走啦，坐在这等贼就是了。”站起来瞧，东边有一个山窟窿。山东马往里一瞧，不深，心里说：“我坐这里等贼。”方才往里边一坐，“嗖”的一声，蹿出一个狐狸来，吓了山东马一跳。自己拿手往里摸了一摸，自己才坐下，仰面观瞧天上的星斗。听得山上杀声一片，是倭侯爷、王有义、马梦太带着官兵，将山寨围上。马梦太跃上墙，侯爷后面跟随，直至大赛南房坡偷看。

只见里边明灯蜡烛，两旁站立有三百多喽兵。里面正当中有一张八仙桌儿，后面有一把太师椅子，上面坐着河道总督卢定河；东边有张桌儿，后边坐着一人，身高七尺向外，面似黑炭，眉如八字，眼似銮铃，蒜头鼻子，嘴唇发薄，两耳发削，头小项短，身穿青洋绉大衫；西边也有一张八仙桌儿，后边坐着一人，年在二十以外，面如白纸，短眉圆眼，耳小唇薄，身穿蓝绉绸大衫。侯爷在房上细瞧，大概两旁边是何横、何挡，遂叫：“跟我来，拿这三个混帐王八羔子！”拉短把刀，跳下房去，直奔大厅。侯爷说：“好一个卢定河！你乃是国家封疆大臣，这样不法，与贼通气，吾先拿你！”蹿进屋中，抡刀照卢定河搂头就剁。两旁贼人用兵刃架往。卢定河拉宝剑，吩咐：“拿奸细！”众喽兵大喊一声，就将二人围在当中。何挡、河横摆折铁刀，二人动手。

只听外面官兵一声呐喊，双刀将王有义带官兵杀进大寨，吓得众喽兵东奔西逃，不知杀来有多少官兵。侯爷一脚将何挡踢倒就地，随过来几个官兵将他捆上。马梦太一避血刃将何横打倒，也被官兵捆上。余贼尽皆逃散。顾焕章说：“惟独不见

卢定河。王有义，你与梦太带官兵押解贼人，我去寻找卢定河去。”说罢，出离大寨。

且表卢定河见官兵进来，自己抽身出离大寨，望前逃走。自己口中祷告上苍：“我卢定河今天若要逃脱此难，焚香答谢天地。”正说之际，走至山东马坐着那个山窟窿跟前。他并不知道马成龙在那里坐着，正嘴里絮絮叨叨，被成龙一瓦刀，正打在迎面骨上，卢定河翻身栽倒就地，被马成龙拿住。侯爷从山上头正往下追赶，只听成龙那里嚷道：“拿住了！拿住了！”随后马梦太带官兵亦到，把卢定河交与官兵，大家下山。那里王有义焚烧山寨，随后追到百花山口以外。天色大亮，给侯爷与二马备了三匹马，派十个官兵押解贼人至高家堰。王有义回守备衙门。

侯爷与马成龙带着三个贼人，到高家堰公馆门首。只见里面管家何喜说：“你们三位还回来了？昨夜有三更时候，公馆闹刺客。”侯爷等一听此言一愣。原来昨夜晚大人在灯下看书，有三更时分，旁边有一个书童伺候，从外面进来一个贼人，手举鬼头刀，照定大人就刎。不知大人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二回

## 圣主封功赐宝刀 二马访友逛苏州

词曰：

独对青天举一觞，醒时歌舞醉时狂。  
黄金不是千年乐，红日难消两鬓霜。  
身后碑铭空自好，眼前傀儡为谁忙。  
得些生计随时过，光景无多易散场。

话说伊钦差正在看书之际，从外面进来一个贼人：身高约有八尺，黑紫面目，环眉大眼，迎面头上有一个大疙瘩，年约二十以外；身穿蓝绸汗褂，青洋绉中衣，青缎薄底快靴，手拿鬼头刀，说：“伊哩布，你可认得我？”大人一瞧，是上水工的头儿、单角兽马夺。大人说：“你来此何干？”马夺说：“脏官，你不认得我，我乃是天地会八卦教的小会总。今天奉镇北侯卢会总之命，特意前来杀你。”说罢，举刀就剁。大人一闭眼，只听“扑咚”一响，贼人栽倒就地。大人一瞧，从桌底下钻出一人，将贼人捆上，说：“大人不必害怕。我名张义，乃陕西咸阳人氏。知道二马与倭侯爷上百花山办案，我怕有贼人前来害大人，所以暗中保护。吾要去也。”说罢，出离上房，竟自去了。大人说：“壮士慢走！”连叫两三声，张二虎并未回来。大人这才叫：“来人哪！”东西配房众人起来，看守贼

人。

候至天色方亮，倭侯爷等回来，何喜正在门首站着，见三个人回来，将昨夜晚上之事细说一遍。三个人到里边，给大人道惊，把拿获贼人之事禀明。大人一一讯问口供，果然皆是天地会八卦教，与侯爷共同递折子，奏明圣上。康熙老佛爷钦派吏部尚书田文忠至黄河岸审问卢定河与王千层，果然确实。

这一天，有人禀报：“龙门合上！”天在正午，把六个贼人绑到河岸，枭首祭神。众位大火焚香祷告，将贼之首级扔在河内，候了三天，并无动静，口子也没开，从此清平。大人递折子，请匾额一块。康熙老佛爷钦派南书房书写“神灵感应”四字，发往黄河岸，交伊哩布办理。

众人诸事已毕，回京请安。倭克金布面圣请假回籍，康熙佛爷是有道明君，赏了一年假，赏白银二千两。侯爷谢恩请训，拜别王爷、至近的亲友，回江苏去了。伊哩布升授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事务。马成龙召见，圣主龙心大悦，想起当初兴顺镖店之事，此时马成龙也发了福啦，又穿着官服，圣主一问他这几年所立的劳绩，马成龙福至心灵，一一奏明圣主。天子钦赐博奇巴图鲁，赏穿黄马褂，赏戴花翎，升任京营协镇，衙门在京西海甸；又赏赐大环金丝宝刀。圣主开恩，知道他们在外多年，赏了半年假，赏银二千两。马梦太升任京营南城抽分厂的参将，也赏假半年，赏银一千两。

二人谢恩，回大人住宅，在东交民巷路北。二人住大人外书房。大人把两个人叫进去，问他二人是回家，还是在京当差？二人齐说：“圣上赏半年假，我等家中俱皆没人，暂在都住半年就是了。”马梦太说：“我到安定门外头上上坟。我家的房子，是我一个亲戚在那里住居，我也用不着，我和马大哥在此居住就是了。”大人说：“也很好。你两个人明日递谢恩的折

子，部银库把银子领来，该当作几件当差使的衣服。”马梦太二人回到书房，过了几天，诸事办理完毕。他把所领的银子买了绸缎，叫裁缝在本宅就做起衣服来了。马成龙拿了四百两银子，给彰仪门里井泉馆孙大哥送了二百两去；又给白德之妻洪氏嫂嫂送去二百两银子，叫他度日。除此这二处故旧之交，并无别处。马成龙回到宅内，与梦太居住，毫无一事。

这一天，马梦太邀他出前门听戏，马成龙说：“没个听头。假打假闹，假杀假砍，没有看头。”梦太说：“菜市口瞧杀人的，那是真的，若不然，咱们哥俩到京西游游三山五园，西直门外头瞧瞧高亮桥、万寿山，游游昆明湖，游游绣寿桥，到香山游游碧云寺、卧佛寺、天台山、宝珠洲。”马成龙说：“我不去，除却了山水、房屋、树木，并没有别的可瞧的。”马梦太说：“那么你就在家坐着么？”马成龙说：“我有一个地方可去，怕你不去。”梦太说：“是哪里？”成龙说：“苏州。一则到那里开了眼，二则还尽其朋友之情。大哥顾焕章他家本在苏州住，咱们到那里，他必带着咱们游姑苏虎丘山。还有三弟张广太，他现任江苏水师的统领，你我在他衙门里住几天，大概无有不可。”梦太说：“你得做两件衣裳，咱们好去游去。”成龙说：“我交给管家何喜，叫他到绸缎店里给我拣时样的缎匹买来，叫裁缝给我做上几件衣服。”梦太说：“也好，你拿银子来，我给你买去就是了。”成龙遂把银子交给梦太，置办衣服。又叫大人宅内家人前去写车，雇到五家营。

家人去不多时，就带了一个赶车的来，给成龙、梦太请安。成龙说：“你姓什么？”赶车的说：“我姓曹，行六，久走五家营。”成龙说：“送到五家营，要多少钱？”赶车的说：“你是管牲口吃？是管人吃？”成龙说：“我们全不管。”赶车的说：“你给三十两银子。”山东马说：“就是。我先给你

五两银子，本月十五日把车放来，一早起身。”赶车的点头答应，拿了银子竟自去了。

这一日晚半天，同马梦太进去见大人，禀明要游苏州之事。大人说：“你二人道路之上，须要小心。我给你二人二百两银子，作为路费。不知你们多早起身？”梦太与成龙说：“本月十五日。我二人扮作保镖的模样就是了，如要是到了苏州，再露本来的面目。我二人在路上就说是保镖的。”大人说：“很好。你二人要早早回来。”

两个英雄到了十五日那一天，拜辞了大人。外面来给梦太送行之人不少。也有给山东马来送礼的，是彰仪门里路北井泉馆来的，送来了茶叶、腊大八件饽饽。又有赶车的到了，也就大家收拾行囊物件，二人告辞。只见里边省家何喜笑嘻嘻的说：“马大人，我来送你几件衣服，你来瞧瞧好不好？”说罢，拉着成龙到他那屋里去，然后拿出来一个包袱说：“大哥，你瞧瞧这几件时样的衣服，都是送给你的。”山东马一瞧，是玫瑰紫摹本缎汗褂，紫摹本缎中衣，五色绸子袜子，大红缎子山东皂鞍上绣三蓝套皮球，油绿洋绉大衫，共合这几件衣服。山东马一瞧，说：“好，穿上叫他们去看看。”原来是管家何喜与山东马玩笑，故意的把他戏耍一番。今天马成龙把衣服穿好了，在穿衣镜一照，说：“好家伙，我出去到外边叫他们瞧瞧就是了。”说罢，走到外边一看，大家都笑了。马梦太一瞧，说：“好哇，真像一个海里鳞。”山东马说：“你别玩笑啦，我要上车了，一到苏州也叫他们瞧瞧我是个外场的朋友。”跳上车去，瘦马说：“好哇，我亦换好了衣服。”穿上蓝绸裤褂，漂白袜子，蓝宁绸四镶双脸儿鞋，跨着外辕。赶车的一摇鞭，直出前门，顺大路出了南西门。

头一站住在半路招商店，方才下车进上房，店中柜房里说：

“伙计，你瞧瞧，许是拐带吧？”跑堂的到了屋内，送过净面水，然后一瞧，原来是个男子，问：“要什么菜！”山东马说：“要四样冷荤、四样热炒、两壶酒。”跑堂的去到外边要着菜，告诉众位掌柜说：“是一个男子，穿着衣服像个女子似的。我先去给他们拿菜去，然后再说话吧。”山东马与梦太二人喝了一个酩酊大醉。次日起身，梦太给了店饭钱。晚半天住店也是如此。一连三天，都是梦太给的钱。到了第四天住店，马成龙说：“我今天请客。老弟，你要可吃的菜买。”梦太要了好些个菜，喝了好些个酒。次日天明，山东马也就望褥套的里边一摸，说：“坏了，我忘了带着银子了，兄弟你给他吧。”梦太说：“好，都是小弟我的事，你不必挂念，那算什么。”

二人自此在路上非止一日，到了邢台县北关，天色尚早，赶车的曹六说：“二位，今天咱们住在此处？还是住在下站，多赶三十里路？”马梦太说：“我们又无要紧的事，何必如此？咱们就住在西关外。”见前边大街路东有一座客店，门首站着一个掌柜的说：“曹六爷来了么？里边来吧！”赶车的一摇鞭子，那骡子刚要入店，马成龙说：“我下车去。”手拿大环金丝宝刀，方一入店，只听得“克嚓”的宝刀在鞘内一响。焉想到二马今天来到此处，要惹下一场大祸。山东马知道这宝刀有喜报喜，有凶报凶。马成龙听鞘内一响，马成龙说：“了不得了！”打了一个冷战。不知二马到此该当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三回

## 虬首龙大闹邢台县 猛英雄宝刀吓群贼

诗曰：

堪叹人为岁月荒，何时得能出尘江？  
从容作事撇烦恼，忍耐长调远怨防。  
人因贪财身家丧，鸟为得食命早亡。  
诸公携手回头望，缘怨三教礼何常。

话说二马到了邢台县东升店门首，二人下了事，赶车的一摇鞭进店，二马在后面跟随。山东马方一进店，旁边那些个人都瞧山东马的这个穿着打扮：玫瑰紫的汗褂，紫摹本缎的中衣，玉色绸子袜子，大红缎子山东皂鞋，夹着油绿洋绉大褂与大环金丝宝刀，大家看着他好像一个半疯。成龙一入店，那宝刀在鞘内蹿出了有三寸多长，只听“咯啦啦”直响，吓得山东马小辫一发楞，说：“好家伙！马兄弟，咱们不住这个店，走吧。”店中伙计过来说：“二位客人，既来到此处，都不是外人，愿意住北上房，就住北上房，东厢房、西厢房，任凭二位随便。”

原来这座店座东向西，一进大门往北一拐，北上房五间，东西厢房九十间。二马在院中站着发愣，听见店中伙计直嚷。梦太说：“你把上房给我腾出来吧。”伙计说：“上房可不成。当时屋中可没人住，由从头几天来了一个老头儿，带着一个姑

娘，他白日就走，晚上必来。临走之时留话，不准租赁别人。二位住东配房吧。”山东马说：“不成，我非位上房不可！”伙计说：“既然如此，我把上房门给你开开，你们住在那里就是。”伙计开了上房门，二马过去落座，要酒要菜，二马喝酒。

天正黄昏以后，只听外面进来一辆二套车。伙计在院内说：“老爷子，你来了吗？我打算你今天不回来了。只因有一个赶车的曹爷常住我们这个店，由都中拉了两个客人，到了我们这店里，叫他住别的屋他不住，一定要住上房。我言上房有了客人住了，他说：‘任凭他是谁，总得让我住上房。’你老人家住东配房吧。”那个老头儿一闻此言，勃然大怒，说：“那里来的小辈，好大胆量！莫非项长三头，脊生六背！”山东马在上房一听，拉大环金丝宝刀出来，站在台阶之上，说：“我就是个脑袋、两只胳膊，我就要住上房！”

只见柜房里出来一个掌柜的，站在院中间，对着那后来的老头儿说话，说：“老客人，不可听我们那伙计的话，我们是人缘饭缘尽了，他说这话全不是买卖话。只因为上房住的这二位客人，到了咱们这店，人家问有上房才住哪，没有上房就住别的店去。赶车的与咱们有交情，我知道你老人家常不回来，要知道今天你老人家回来，我等天胆也不敢把上房给人住。”那个老头儿说：“好哇，我要是一个人也不拘，住在哪里都行啦。我带着我的女儿，我不能住一间房。既然如此，把东配房给我腾出来，我们住东配房就是。”山东马在那边上房台阶上站着，一听这话也没有气啦。细瞧那个老头儿：年约六十以外，蓝哇哇的面貌，黄焦焦的透红一部虬髯，身高九尺；穿二蓝洋绉大衫，薄底快靴。自车内又下来一个年青的女子，约有十八九岁，同着那个老头儿进了东配房中去了。山东马一瞧这个老

头儿，口内不觉失声说“龙”。他心中想着像个龙王的样子，故此他才说“龙”。

那老头儿到了东配房，说：“女儿，把我的刀给我吧，今天遇见怕是对头冤家。伙计，你倒说与那二位客人知，就说是我来拜他。”那个小伙计到了上房，只见二马用完了酒饭，在那里漱口哪。他说：“二位老爷，先前在这屋里住的那个老头儿前来拜访二位。”二马说：“好，请进来吧。”

外边那个老头儿随来到屋内，一瞧二马都是便服的打扮，身材、面貌俱皆端方。二马一见他进来，二马在北边床上坐着，南边有个八仙桌，一边有一个板凳儿。二马说：“尊驾请坐。”那个老头在西边板凳上坐下，问：“二位贵姓？”马成龙本是喝醉了，说：“家住山东登州府文登县马家庄，你倒知道有一个临敌无惧、勇冠三军的山东马成龙啊？那就是我。”方才说到“我”字，这里梦太用眼一瞧马成龙，山东马改口说道：“那是我们的街坊。”老头儿点头，然后又听梦太说：“我家住北京城安定门里国子监，你可知道有一个瘦马马梦太？他也是我们街坊。”那老头儿鼓掌大笑，说：“好，好，好！我倒听传言，人说有一个胖马，名叫成龙；有个瘦马，名叫梦太。说他们两个人是拜兄弟，原来他两个人明着是拜兄弟，暗中是夫妻。”马成龙说：“他两个人是夫妻？谁是公儿？谁是母儿？”老头说：“马梦太是第一的好朋友。”山东马说：“胖马呢？”那老头儿说：“是个母。”山东马把眼一瞪，说：“什么？”老头站起来，往外就走。山东马急了，说：“你先等一等走！”老头儿出离上房，直奔东配房。山东马追到东配房门儿以外，说：“你那个老鸡子进的！竟望我玩笑。”老头说：“不可！我屋中可有女客。”

山东马无奈转回上房屋中，坐在那里越怒越气。梦太在旁

边直乐，说：“这个老头儿是高眼，瞧你就像个母。”山东马说：“你别装呆傻啦！”天色已晚，二人安歇睡觉。

次日天明，起来开开门，叫小伙计说：“昨天来拜望我那老头儿，他姓什么？”小伙计说：“我们不知道。”成龙说：“你别让他走，我跟他有话说。”小伙计说：“早就走了。我们还未起来的时候，有五更多天，交给我们打更的一个字儿，叫他给我交给你。”成龙说：“你拿来我看。”小伙计从怀里掏出一个字儿来，递给成龙。上写：

马成龙、马梦太知悉：昨晚在店中初遇，我不肯与你二人动手，闻你二人英名素著。要若是英雄，我今日正午，在高家洼等候。去者是英雄，不去者是鼠辈也！

山东马说：“好一个小辈！我今天要不去找他，把我的马字儿倒过来！”梦太说：“大哥，别胡闹啦，何必与他惹这闲气，他也是逗你玩呢。”山东马说：“我今天非去不可！”又问小伙计说：“高家洼在哪里？”小伙计说：“在邢台县西门外头，离城有八里之遥，旷野荒郊，四野无人，惟有一个雹神庙，座南向北。如今此时可有了人啦。每年我们这里六月间有雹神会，唱四天戏。今年四天戏完了。还有祁家庄的一个皇粮庄头，别号人称小淫人祁文龙，他又续了四天戏，今日是第二天。二位要游庙，今天去吧。”山东马与马梦太说：“老兄弟，我今天去游庙，你跟着我去。”二人告诉赶车的曹六：“今天不走啦，明日早晨起身。”

二马吃完了早饭，出离店，一直出西门，顺大路望前行走。约有七八里路，只见前面人山人海，正北有一座戏台，尚未开戏。上边有两条对子，是：天下事无非是戏，世间人何必认真。南边有无数的席棚子，都是各样的买卖。西南上有一个座西向东的饭馆，是用席搭的棚子，四外都是花障，里边放着有七八

个座儿，都是金漆八仙桌椅、条凳。里头挂着有两大块猪肉，作出来的各样菜，都在案子上搁着。二马瞧了瞧，梦太说：“大哥，回头咱们找不着他之时，咱们在这个小饭铺，喝两盅酒倒不错。”山东马说：“很好。”

二人又望南走，方一进庙门，则见里边烧香之人不少。二人又出了山门，望前走。只见那边有一个卖艺的，身高九尺，穿着一件旧小夹袄，蓝布中衣，旧抓地虎靴子，手拿着一根房椽子；面如乌金纸，两道环眉，一双大眼，约有二十多岁，站在那里说：“列位，我可不是卖艺的，我是没有钱啦，练两趟。”说罢，耍了半天房椽子，招了好些个人。

二马回到西南上那个小饭铺喝酒，方一进去，那里边有人，一瞧山东马身穿紫绸子汗褂，玫瑰紫摹本的中衣，夹着绸绿洋绉的大褂，五色绸子袜子，大红缎子山东皂鞋，上绣三蓝皮球儿；身高八尺，面如紫玉，顶心卧鱼。一瞧马梦太：身穿青洋绉大衫，薄底抓地虎快靴。二人落座，要两壶酒，要一个拌肚丝、一个拌鸡丝、一个炒肉片、一个溜丸子。那跑堂的有二十多岁，脸洗得又白又亮，身穿半截蓝布褂，漂白袜子，青布双脸靴，说：“二位还要什么？”山东马说：“不要什么啦。”少时摆上菜来，拌鸡丝、拌肚丝俱都少，只有几根肚丝、几根鸡丝，丸子如同核桃大，炒肉片微有几片肉。山东马说：“这菜卖多少钱一个？”跑堂的说：“你们吃吧，别问价钱。昨天有一个人在我们这里吃饭，他一问价钱，把我们掌柜的问烦了，叫人来打了一个腿伤胳膊烂，托出了好些个朋友来了事，给了三百吊钱才算完了，然后又给我们掌柜磕了一个头。”

山东马一听，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说：“好哇，我非得问个价钱多少才吃哪！”马梦太一听，说：“不必如此。堂馆，你去把那边的那两块肉，你拿到灶上，叫他给我们煮上，

把那边的菜都给我们拿来，吃完了我给钱。”少时，把所做出来的菜，又摆了几张桌儿上，说：“你们二位吃完了再说吧。”二马又说：“吃完了算帐。”跑堂的又叫小伙计：“去叫打手来，等着吃完了不给钱，好打他们二人。”说着，少时只见外面来了好些个人，都在二十多岁，好武的打扮，抱着一捆把打棍，在里边一站。不知二位英雄应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四回

## 佟起亮误遇山东马 祁文龙大闹高家洼

诗曰：

才见英雄定家邦，回头半途在郊荒。  
任君盖下千间舍，一身难卧两张床。  
一世功名千世孽，半生荣贵半生障。  
那如早隐高山上，红尘白浪两茫茫。

话说马成龙与梦太在那高家洼赌气吃酒，要了好些个菜，把饭馆里所有的菜都给要完了。跑堂的叫了一群打手，在旁边站着，一个个成风凛凛，相貌堂堂，约有二十几个人。山东马瞧见那边有一盆鲤鱼，约有四五尾，山东马叫他给拿到灶上，做得了拿过来，放在桌上。自己吃了一口，就把那一尾整鱼扔在外头去，又一连照样扔了两尾。

只见外面有一个黑大汉，就是方才卖艺的那个，把那三尾鱼都拣起来。方要拿着走，只听得山东马说：“且慢走，我来也！”成龙出去到了外边，截着那大汉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是哪的人？”那大汉说：“尊驾要问，我乃涿州人氏，姓高，名杰，别号人称赛铁盖。我家中父母双亡，自幼儿无人照管，我习学枪棒。我家中有些产业，都被我家中手下人骗去，剩我一人，家中无依靠，流落江湖，卖艺为生。今天是从早晨

并未吃饭，我方才练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人给钱。我无奈来此处，正遇尊驾在这里吃饭，我拣了几尾鱼，打算着拿到那边去用水洗洗，我好吃，不想被尊驾看见动问。”山东马说：“我请你今天吃一顿饭。来，你跟我进里边去。”高杰跟随在后，来到里边一瞧，菜蔬摆满桌上。高杰落座吃酒。

山东马说：“你有胆子没有？”高杰说：“胆子倒有，干什么吧？”山东马说：“你把咱们桌上边家伙，你都打摔了，把他炉灶也给拆了，把他桌子也给毁了。咱们吃完了饭，点着火，把他的天棚花障都给烧了。办完事，我给钱，没你的事。”高杰多吃了几杯酒，说：“不要紧，都交给我了。”先端起酒坛望地下就是一摔，只摔得粉碎；然后拿起房椽子，往桌上一拍，砸碎了好些个盘碗。山东马把大环金丝宝刀望桌上一插，明晃晃的甚是惊人。马梦太脚蹬着板凳，拉出短把刀来，望桌上一拍，说：“马大哥，咱们老弟兄们从北京城来到此处，不能栽跟头。无塌了有地接着哪，脑袋掉下来碗大的疤拉。今天咱们杀一个够本，杀俩嫌一个！”跑堂的一听，与众人暗暗的说道：“今天了不得了，快禀报庄主得知。叫我一瞧，咱们这二十多人也不是他们三个的对手。”

原来这座饭馆，是祁家庄的小淫人祁文龙开的。他本来是一个酒色之徒，倚仗着他是一个五府的皇粮庄头，此地无人敢惹。结交官长，走跳衙门，包揽词讼；常抢人家的少妇长女，其性最淫，一夜无妇人陪他睡觉，他如度一年。他家中有逍遥自在床，无论什么样的贞节烈女，要叫他抢了去，他搁在逍遥自在床上，任凭他自己追欢取乐。今年他续这四天戏，这里开了一个饭馆，所为自己作乐。他预备些个打手，所为抢人，都是些个无知匪徒。今天一见马成龙等三人在此吃饭，俱是外乡人，打算要敲山震虎，要把三个人给唬住，借着主人的势力，

讹几百银子，大家分肥。今天遇见钉子了，把几个打手吓得俱都溜之乎也。

三个人吃完了饭，叫跑堂的前来算帐，吓得跑堂的战战兢兢，不敢向前。高杰说：“小子过来！给咱们算算帐。”跑堂的战战兢兢来至面前，说：“二位老爷别生气，我慢慢的算就是了。”把家伙拣起来，说：“三百六、二百四、六百、八百……。”方说到八百这里，高杰说：“小子，到底是多少钱了？你说明白了。如若不然，把脑袋给你旋下来！”跑堂的说：“共……共……共合二百四十钱。”马梦太说：“给三百钱吧，连小菜俱都在内。”三个人站起身来，说：“开了台了，咱们一同听戏去吧。”梦太、成龙把刀带好，高杰扛着房椽子，出离饭铺。

只见正东有三间看台，上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只见又从西面来了一乘凉轿，是一把太师椅子，穿着两根桥杠，上头过风凉帐。头前有引马，后有跟骡，前呼后拥，约有十数名跟人。椅子上坐着那个人，年在二十以外，面如白纸，细眉圆眼，光着头，戴着墨；身穿雪青官纱大衫，芙蓉纱中衣，漂白袜子，青缎子镶银灰摹本缎心双脸鞋，当中是长圆金寿字，二纽上带着十八子香串；手拿团扇一柄，上画杏林春燕。二马看罢，只听旁边有人说：“祁任主来了！”只见那一乘凉轿，到了正东那三间看台的底下，有两个小童搀扶。那祁文龙上看台落座，口中说道：“你们到庙里把祖师爷请出来，就说我到了，请他点戏。”少时，见有两个家人直奔雷神庙去了。

不多一时，只听南边一声“无量寿佛”。成龙回头一看，见那道人好生面善：头戴缎子如意道巾，身穿玉色绸子道袍，青缎子护领，白袜，厚底云履；背后背着一口宝剑，绿鲨鱼皮鞘，黄绒穗头，真金饰链；长眉大眼，半边脸发紫，半边脸发

黄。成龙一细瞧，认得是由兴顺镖店漏网的贼人鬼脸太岁佟起亮，心中甚喜，说：“梦太，咱们哥俩运气来了。今天误遇奉旨严拿的要犯佟起亮，咱们哥俩去到那边，把他拿住，交本地面官解进京去，必是一件奇功。”马梦太说：“大哥，你好想不开！咱们俩人是奉旨回家去祭祖，来到邢台县，却是为何？一则你我有违旨之罪，二则劳而无功。有两句俗语：‘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你我听戏去吧。”拉着成龙、高杰，说：“咱们听戏去就是了。”

三人站在台口，大众听戏的都瞧他们三个人：一个胖的真胖，一个瘦的真瘦，一个黑大个挺高。大家正瞧之际，只听那边有家人喊嚷说：“祖师爷点了戏啦！头一出是《荡花船》，二出是《卖胭脂》。”说罢，只听家伙一响，开场演戏。那花旦方一出来，山东马说：“好家伙！”声音洪亮。从那边来了几个弹压庙场之人，说：“是哪位叫好？哪位叫好？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规矩么？把他锁上带了走！”成龙说：“你不必诈，叫好的就是我，你知道不知道？”这几个官人一瞧马成龙那个打扮，说：“把他带着走，见庄主去。”梦太赶紧拦住，说：“且慢！众位老哥们，不必如此。我姓马，在北京顺天府当内大班，我也是出来办案。那是我一个伙计，说话粗鲁，不知这里的规矩。众位看我的面上，遮盖遮盖吧！”那几个官人说：“我们是那庄主叫来弹压庙场，有我们老爷交派：如有不法之人在此扰闹，我们必要过来将他拿住。今天你也是咱们六扇门里的人，我们回去，庄主不问便罢，庄主如问时，我替你们遮盖遮盖就是了。”

正说之间，只见从那边过来一个家人，说：“众位，是谁叫好？庄主叫你们几位过去哪。”这几个官人来到东边看台之上，佟起亮与祁文龙二人问道：“适才什么人嚷‘好家伙’？”

不知道这几天是我续的戏吗？成心扰我，把他锁来！拿我的片子，把他送县。”官人说：“没人叫好儿，是有一个摆酒摊的，他自家中抱着一个酒坛子，正赶《落花船》上来，他一瞧台上的戏，地下有个砖头把他绊了一个跟头，坛子也砸了，酒也洒了，他心疼他的坛子，他一哭说：‘好家伙呀，好家伙！’”佟起亮说：“你们下去吧！”

众官人方才下了看台，只听台口那边又有人嚷说：“儿他妈妈，实在好！实在好家伙啦！”这几位官人说：“又是那个山东儿。”众人到了马成龙面前，说：“又是你嚷‘好家伙’？”山东马说：“不错，是我说的。”“方才在庄主跟前，替你说半天话。”山东马说：“我去见他去！我也不是杀人的凶犯、滚马强盗。你头前带路！”说着话，把高杰叫过来，附耳说：“你如此如此。你二人跟我来！”成龙等同官人来到看台以下，成龙跟他等上去。

此时祁庄主已回家去了，就剩了鬼脸太岁佟起亮，他在那里坐着。官人说：“祖师爷，我把这个叫‘好家伙’的带了来啦。”佟起亮说：“把他带上来！”话言未了，只听成龙骂道：“好一个鬼脸太岁佟起亮！你这号东西，往哪个厂蹦！”佟起亮一听，吓得真魂出外，说“无量寿佛”，用手一扶桌子，跳下了看台。高杰与马梦太二人过去拦住。原来山东马未曾来到此处，早已吩咐明白，说：“如若看台上下来一个老道，务必把他拿住，不准放他逃走！”高杰举着房椽子，瞪着眼睛，竟等老道。马梦太拉短把刀在旁边站起。佟起亮一蹿，正蹿在高杰的面前。高杰抡起房椽子，照老道头顶之上就是一下。老道望旁边一闪，抽出宝剑，要与高杰动手。马梦太拉短把刀，说：“佟起亮，你是奉旨严拿的要犯，你今天往哪里逃走！”成龙从看台上下来，三个人把他围住。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五回

## 众贼人行凶抢玉姐 二豪杰夜探祁家庄

词曰：

舍死当年笑五侯，合花撮锦逞风流。如今声势归何处？  
孤冢斜阳漫对愁。觉我辈，且休休，世事如同水上沤。应  
虚迷歌归原路，打破了机关一笔勾。

话说马成龙等三个人把佟起亮围在当中，要拿他。佟起亮跳出圈外一瞧，不是他三个人的对手，奔入人群之中，竟自逃走去了。

方才三个人要追，只听西边喊嚷说：“救人哪！救人！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真没有王法！众位乡亲，你们都不管，就瞧着他把我的女儿抢了走吗？”成龙等三个人来到那边一看，只见众人当中围着一辆大车，搭着席棚儿，上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拍手打掌的直哭。车下站着有六十来岁一个老头儿，口中说：“众位，你们也不管管，就瞧着他把我的女儿抢了走啦？”成龙挤进去问道：“老头儿，你姓什么？所因何故这么直嚷？”那个老头儿说：“大爷要问，我就在那西边王新庄住。我姓李，名成，在我们村中开了一个小小的豆腐坊。我今年五十八岁，也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今年十九岁，小名叫玉姐儿，许配人家，尚未过门。今天我们夫妻带他进庙，

买些个零碎东西。方才到此，过来十数个人，愣说我车碰了他啦，两个人过来与我打架，那几个人把我的女儿抢了走啦，望西北边去了。”成龙说：“内中这些个人，你认得不认得？”李成说：“我不认得。瞧着抢人的里头，有一个像是祁家庄的人。”山东马说：“你把这里弹压地面的官人找来，跟着他去到县衙门去禀官，给你找人。我姓马，我去给你找去，三更至五更，我必要给你找一个下落。明天一早，咱们在县衙门那里见。你自管放心吧！”成龙正与李成说话，忽听背后有人一阵冷笑，说：“好一个三更至五更，怕不能做脸吧，别说大话！”山东马回头一瞧，人多，瞧不出是谁说话来。自己告诉明白李成，带着梦太望回走。

在路上，马成龙说：“老兄弟，咱们到了店里，换好了衣服，去奔祁家庄，连拿佟起亮，带找李成的女儿李玉姐。”梦太也是好打路见不平。这二人把高杰搁在店内，为是怕他粗鲁惹事，打算着把这一件事办好了，带着高杰上苏州，给他在张副将营内找一个事。梦太等到了东升店，又买些个酒菜，说：“高杰，你在我们这屋内住着吧，我们哥俩去找一个人去。”高杰说：“带着我去到祁家庄，非得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两个，不必你二人动手。”成龙说：“你先在店内等着，我们访真了，那时再来叫你。”山东马把大衫放在店内。

天有黄昏之时，二马出离了店，问明了祁家庄，离此处还有八里之遥，在西北上。二马望前走，梦太是真快，成龙如何跟得上他。山东马说：“老兄弟别走，等等我吧，我是跟不上你。你两头见太阳，能走七八百里路；我要两头见太阳，还不走七八里路吗？人家飞檐走壁，一蹿就是好几丈高；我要望上一蹿，二尺来高。我是不能跟着你跑，慢慢的走吧。”梦太说：“你又不能走，还要多管闲事。”正说着，眼前到了祁家庄。

路北的大庄门，东西一带白墙，墙外有护庄河，宽有一丈，深约八尺，里面水声淙淙。二人到了墙根以下，成龙说：“兄弟你蹲下，我蹬着你肩头上墙，到了那里边，你再接我进去。咱们到院内各处暗中探访，大概他们是与佟起亮一党，白天在一处听戏么。我今天是一举两得。”

梦太蹲在墙根底下，他蹬着上去。墙约有七八尺高，上得上面去，又自己往下趴，到了就地。只见梦太早就往前走了，成龙自己走过去。二门也没关着，听得里面有人说话，说：“今天祖师爷面带惊慌之色，不知所因何故？”内中又有别人说：“连咱们庄主都不喜欢，今天在上房喝酒哪。抢的那个美人，在东院折桂轩，派人先劝解她，她如要不成，先把她放在逍遥自在床上。”旁边又有一人说：“别多管闲事啦，咱们喝了酒，咱们斗牌吧。”大家嘻嘻哈哈的划起拳来了。又有几个人唱小曲儿。

山东马又往后走，只见上房内明灯蜡烛，东边有四扇绿屏门。山东马蹑足潜院进了东院，只见有北房三间，东里间自内灯烛辉煌。外间屋内也有灯光，似亮不亮。山东马登台阶一瞧，上面挂着一块匾，借屋内灯光瞧见“折桂轩”三字，听见屋中有几个妇人说话。山东马来至东窗棂以外，用舌尖舔破了窗棂纸，睁开一只眼望里细瞧，北边是一张大床，两边挂着幔帐，上面坐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妇女，两边有两个老妇儿：一个年约四十多岁，一个年约三十有余，俱是身穿蓝布衫，青布中衣，面皮俊俏，伶牙俐齿。那三十多岁的老妈儿笑着说：“姑娘，你在王新庄住哇？你家开豆腐访为生，你家给你找个人家，无非是庄稼人家。你跟着我们庄主，在这里可以成箱子穿衣裳，使奴唤哪，一呼百诺，有何不可？”那女子并不答言，只是啼哭。那四十多岁的王妈说：“张嫂，你不必劝她啦。庄主叫咱

们来劝她，是为好。”又说：“即便你不从，那时把你搁在逍遥自在床上，那都是我们瞧得都不爱瞧了。”张妈又说：“王嫂，你真是一张利嘴。他年岁小不知道，咱们把他劝解过来，他也知咱们的好处。”

山东马听明白了，故学妇人之声说：“张妈、王妈，你两个人这个厂儿来。”里头王妈一听，说：“是。张嫂，这口音是谁呀？”张妈说：“这许是大奶奶那屋里新上工山东老妈。”张妈到了外头，说：“谁呀？”山东马一论大环金丝宝刀，“克嚓”一声，将那妇人结果性命。里边王妈说：“哟，怎么啦？我瞧瞧去。摔了一个筋斗吗？”方出来一瞧，山东马成龙抡刀就是一刀，“克嚓”一声，登时身死。

山东马进了外间屋，说：“李玉姐，不必害怕，我是救你来啦。你父亲名叫李成，我来瞧你在这里没在这里。”方要进里去，只听“噗”的一声，把那东房里蜡灯吹灭了。成龙拿疗外边一个蜡灯，进了里间屋内一瞧，并不见有一个人，心中说：“怪道！哪里去了？真是怪道！”正在各处寻找，并不知下落。只听外边来了一个人，说：“王妈，庄主爷问劝好了没有？如没劝好，把她搁在逍遥自在床上去。庄主爷吃醉酒，少时还要与她追欢取乐。”那山东马出来，抡手中宝刀就剁。那个人回头就跑，直嚷了半天说：“有了贼啦！把张妈与王妈都给杀啦，快鸣锣聚众吧！”

少时，只听得人声呐喊，来了有二百多名打手，一个个手中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大家齐嚷，杀声一片，少时把马成龙给围上。山东马一瞧，是真急啦，手抡宝刀，只听一片声喧，碰着就死，挨着就亡，着招一下，筋断骨头碎。直杀得高坡之处人头滚滚，底洼之地血水直流。小淫人祁文龙来到，用手中那把单刀一指，说：“好一个小辈，庄主爷来拿你！”只

见那边过来了一个佟起亮，说：“山东马，你这个混帐东西，认得我鬼脸太岁来也！”说罢，抡剑就砍。山东马用宝刀相迎，二人在院中动手。马梦太从房上跳下来，抡手中刀就剁，与群贼杀在一处。佟起亮不知来了多少英雄，自己上房逃走去了。余贼俱皆藏起来。成龙一伸手将那祁文龙抓住，说：“小辈，你带我去瞧瞧那逍遥自在床去！今天也是没人，咱们逍遥逍遥自在自在就是了。我也把你搁在床上，叫你也知道那个滋味。你告诉我，在哪里？如要不然，我就把你结果性命！”祁文龙说：“在东院中，你走，我带你去吧。”他手下余党也没一个来管他，都跑了。

往东又走了两个小院子，见有北房三间，里边也点着灯光。成龙挟着祁文龙，到了东里间屋内一瞧，靠着北边墙有一张八仙桌儿，上面放着一个蜡灯，桌上摆着酒壶、酒盅、一双筷子、两碟菜，可没有一个人。靠着南窗户那里，有一张大床，东西放着，西边有一个枕头。山东马就把小淫人祁文龙搁在床上面，朝下方一落平，只听“咯嘣”一声，从两边横着搭上三根皮条，早把他绊住，不能动转。东边那床望南北一分，把贼人的腿分为左右；西边把那小淫人祁文龙的两只胳膊，有两个消息一拿；又自床上出来一个铁蛤蟆，在祁文龙的里连那里，只望上拱，“咯吱咯吱”的直响。要是妇人，面朝上躺着，自房上垂下来有两个套儿，男子上去不用费力气，就可以行那云雨之事。山东马一瞧，说：“好家伙！好家伙！”

原来那边桌儿底下藏着一个人，是祁文龙的内兄，也是绿林中的英雄，姓杜，名芳，别号人称“通背金刚”，很有些能耐，正在屋中饮酒。听见前面喊声大震，大声呐喊，自己懒得出去。忽听得外边有一个山东人说话，到了屋内，他在那暗中藏躲桌儿底下。只见成龙他把那小淫人祁文龙搁在逍遥自在床

之上，杜芳心中不悦，心中说：“马成龙，你要是真正英雄，何必凌辱于他？”越想越气，拉出手中刀，钻出桌子来。山东马是在南边站着，背向北。杜芳自北边桌底下出来，举手中刀照定马成龙脖颈就刹。只听“克嚓”一响，红光崩富，鲜血直流，人头落于就地。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六回

## 邢台县英雄自投首 惠芳楼侠客戏成龙

歌曰：

人生百岁古来少，先出少年后出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闲愁与烦恼。月过中秋月不明，花到三春花不好。花前月下能见时？不如且把金樽倒。世上财多用不尽，朝内官多作不了。官大财多能见时，惹得自己白头早。荒郊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度埋青草。

话说马成龙正在那边站定，瞧着祁文龙，用手中的宝刀方要刎他，只见那边灯光一照，仿佛一个人影儿，自己头一低，一转身就是一宝刀。杜芳的刀方举起来，未防备成龙的宝刀到了自己的脖颈，要躲也来不及了，刀到处人头直滚。一回手又刎了祁文龙几刀，登时把贼人结果性命。

只见马梦太进来，说：“大哥，你不可在此久停，咱们走吧，杀死有一百多人哪。”山东马说：“什么？好哇！走，向哪里走？老兄弟，你走你的吧，不必管我。我自己打官司去就是了。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不必贤弟你跟我去饶上了，我自己到县内去投案就是。”梦太说：“你胡闹！咱们两个人一同来的，活着在一处为人，死了一处作鬼。”

正说之际，听得外边人声一片。二马出去一瞧，只见十数

个灯笼火把，约有百十多名官兵。当中一骑马，马上有一位大人，戴着纬帽，说：“把两个人拿住！”原来本宅的家人去到了邢台县武营之内，报说：“有大盗夜晚抢夺祁家庄，请众位老爷们去急速拿贼！”王大人调了有二百名官兵，来到了祁家庄外，正遇二马出来。山东马把手中的刀望地下一扔，说：“众位不必动手，我跟了你们去，到了衙门再说吧。”众官兵把那两口刀拣起来，到了大人马前禀明。原来这位大人是本城的都司，派了两个千总、两个把总，带四十个官兵在祁家庄察验，然后派人带着二马到邢台县。天已大亮，进城到县衙，都司自己先进里边去了，把二马交给县衙头役。

少时，只听得人声一片，老爷升了大堂，把二人带上大堂。众衙役齐声作威说：“跪下！跪下！”二马站在那里，也不言语。知县问说：“你两个人为何见了本县不跪，所因何故？你叫什么名字？”山东马说：“我姓马，是山东人，作小本经营。那是我的兄弟马二。杀人都是我一个人，没有他的事。”马梦太说：“在祁家庄杀人是我，并没有他的事。”知县说：“你二人为什么去祁家庄杀人？细说明白。”马成龙说：“祁文龙纠聚匪棍，白天抢良家妇女，我等是路见不平。”知县说：“抢的是何人之女？有何为凭？”成龙说：“是王新庄开豆腐访的李成的女儿李玉姐。”知县说：“可有这一案，昨天在我这里喊冤，不知李玉姐果是祁文龙抢去吗？”成龙说：“一点不错，吾昨夜晚上亲眼瞧见的，一点不假。”又把昨夜晚上之事说了一遍。知县早派四老爷到祁家庄前去验明，回来暗中禀明了知县。李大老爷说：“马大，我今天派你出去寻找李玉姐，若要找着，带至公堂，那时我就饶你杀人的事情，与你无干。留下马二，作为押帐。你自己出去。”山东马说：“我就是找不着李玉姐，也会回来的。你派人跟我去吧，我倒要明明我的心。”

知县派了八个人，都是本衙门中的头役：赵大、王二、张三、李四、孙五、刘六、耿七、马八，跟着成龙出离了邢台县西门，到了店里。赶车的说：“马爷，你昨夜晚上往哪里去了？”成龙说：“我有事。高杰还睡觉哪？”成龙到了屋内，自梦太褥套内取出了五十两银子，带着八个官人，到了西街路北，有一座慧芳楼，是邢台县第一个酒饭馆。山东马说：“咱们过去，到里边先吃完了饭，然后再去找人吧。”公差说：“很好。”一同进了饭馆，是一个拐棒楼，座北向南，里边有好些个客座。众人一同落座，问堂倌说：“你们有什么新鲜菜蔬！”跑堂的说：“应时的小卖，南北的碗菜，整桌酒席。”山东马说：“给我们来应时可吃的菜，先给我们配几样来。”跑堂的擦抹桌案，少时摆上各样的酒菜。

大家正在喝酒之际，只听得北边望西一拐那间屋内，有一人在那里“咳”了一声，又长叹了一口气，说：“罢了，今天我是真烦哪！唱两盅酒吧，一醉解千愁。这找李玉姐的，我也瞧不见一个了；如要遇见，我告诉他，省得着急。”山东马一听，站起来走到后边，往西拐弯有四张八仙桌，上边摆着些菜，并没有一个人。山东马回来说：“好哇，闹鬼呀！我听见有人说话，我一瞧没有一个人，真乃怪道！”那几个公差说：“我们也是听见了，像有人说话似的。管他呢，咱们喝酒吧。”众人又喝了几杯，又听见那边有人说：“好哇，再未想到今天我算定在此等候找李玉姐的，不想今天在此等候多时，还不见来，真乃是怪道！这李玉姐在我那里，应该怎样哪？”山东马一听，到了里边又一瞧，还是没人，一连三次。

只见自里边出来了一个老头儿，说：“姓马的，你是找李玉姐吗？跟我去，准有下落。”成龙从得是前日晚上在店内见的那个老头儿，不由得着急说：“好一个匹夫！你这不要脸的

东西，你在我店内留下车儿，叫我去高家洼等你，那天我在那里因为你多管闲事，我杀了有一百多人。你这个老鸡子进的，往哪里走！”那老头一阵冷笑，说：“你自己惹出来的祸，哪是小可？这李玉姐我是知道的。你先别玩笑，跟我走，先替你把事情办完了，就结啦。”成龙说：“你贵姓啊？”那个人说：“你跟随到了对过店内，我细与你说说吧。”成龙带着公差，会完了饭钱，跟着那个老头儿，一直出离了饭馆。

一瞧对过有一座客店，字号是福升客栈。那位老英雄说：“众位公差兄，在店中柜房内等着我们哥两个就是了。”成龙跟着那位老英雄，一直的到了北上房外间房内落座。山东马又问：“老英雄贵姓？”那位老头儿说：“我原是江宁府人氏，后来在四川三岔山占山落草。我姓杨，名永安，别号人称虬首龙。当年在两淮、两浙水旱两路驰名，后来占三岔山。我膝下无儿，惟有一个女儿，针线女工倒平常，惟好习学武艺。我不愿意许配绿林，我情愿给她找一个英雄豪杰，我才把女孩给他。那一天，我住在东升店。我不知二人是何如人也，我故此到上房一问，才知足下是临敌无惧的马成龙。我故同你二人诙谐了两句，我给你留一个字儿，所为叫你知道这邢台县有一个小淫人恶少年祁文龙。我倒听传言，你爱管路见不平之事，我故瞧瞧你有胆子没有。你与梦太进祁家庄之时，劣兄在后边跟随，我还带着你侄女。就即便你瞧见李玉姐，你也救不了她。我带着你侄女，打暗中把她救回来了。我知道你这场官司不要紧，慢说杀一百多人，就杀一千多人，这场官司哥哥替你打啦！”说罢，向着屋内叫道：“女儿出来，见见你马大叔。”

只听里面莺声燕语，出来二个多姣，俱十八九岁，俱都是举止端方，温柔典雅。头前那个女子，头梳盘龙髻，雪青芙蓉纱女褂，上面俱是素镶蓝春绸的中衣，足下窄窄蓝缎子弓鞋；

面如梨花，朱唇皓齿，杏脸桃腮。后面有一女子，五官倒也俊秀，眉如柳叶，眼似秋水，品如金玉，气若芝兰，身穿品月夏布女褂，蓝串绸中衣，足上红缎弓鞋。虬首龙说：“马贤弟，头前那是我的女儿，后边就是玉姐姑娘，也算是我的义女。”说罢，叫两个女儿见过，说：“这是你马大叔。”两个姑娘遂道了个万福，随后转身进东屋中去了。杨永安说：“贤弟，把李玉姐用车送衙门，你这场官司就算完了。”马成龙说：“不能，我杀了一百多人，也得给人家偿命。”虬首龙说：“你不知道，这其中自有缘故，你到了衙门就知道啦。”吩咐外头伙计：“把车给套上，送到县衙门首再回来。”外面将车套好，玉姐上车。成龙辞别杨永安，同八个公差出离福升店，直扑县衙而来。

到了衙门首，只见李老头儿泪汪汪的说：“大爷，为小老儿的事情，连累尊驾，遭此人命官司，小老儿实是不忍。”成龙说：“不要紧，你女儿也没落在贼人之手，被我的朋友救出来了，我今天带他来结案，你跟你女儿在这外边等着过堂。”少时，李玉姐下车，与他父亲说话。成龙叫车回去，自己带着八名公差，方一进衙门，只见马梦太笑嘻嘻的同着知县与本地面都司说：“马成龙，我们故与你戏耍，你杀人倒杀有了理啦！”那位都司说：“马大人，还认识我不认识？”成龙仔细一瞧，认得是王庆，跟常大人带过威远队，与成龙头次打过剪子峪，是故旧的朋友。知县王文超过来，一见成龙，说道：“马大人，你杀这一百多人，不但无罪，而且还有功。”不知所因何故，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七回

### 二英雄江苏访故友 倭侯爷修府会亲朋

诗曰：

戈盾戈矛已有年，闲非闲是苦相缠。  
一家饱暖千家怨，毕世功名百世牵。  
相戟金鱼泽已矣，芒鞋竹杖与悠然。  
有人参透修行事，云在青空月在天。

话说成龙一见知县、都司迎接出来，马梦太在后面跟随，四人携手，同进后面书房落座。家人倒茶。山东马问知县说：“老兄，我杀这一百多人，你说我无罪，所因何故？”知县王文超说：“你杀的祁家庄小淫人恶少年祁文龙，共一百零三口，我已派人验过，头上俱有顶记，都是天地会八卦教中人。康熙老佛爷有旨意：无论军民人等，头上有顶记，杀死无罪。老兄喝酒吧！”吩咐摆酒。少时，杯盘连络，排满桌上，俱皆是时样菜蔬。与王庆说了会子先前之事，又问成龙来此何干。成龙就把从剪子峪分手、画石岭醉破飞刀、黄河岸捉拿六贼、引见升迁得宝刀说了一遍；又提向苏州访友，从此路过，遇见虬首龙杨永安，才引起祁家庄之事。“这件功劳，我也不要。求兄台把李玉姐放了，叫他具结完案。”知县点头说：“兄台去后，弟必奉命办理。”王庆留二马在邢台县盘桓几日，马梦太说：

“实不敢从命，我等还有要事。”少时席散，告辞归店。

只见高杰手拿一把铡草刀，磨了一个锃光瓦亮，在院中正耍得高兴，自己说：“你们谁要扰我，我先拿你们开刀。”正说着哪，只见二马回来说：“高杰，你干什么哪？”高杰说：“我正要到邢县去，把知县杀了。你们二位谁愿意做谁做。”二马也笑了，说：“你不要胡说，皇上家的命官，岂肯白叫人杀哪！”说罢，三人进上房落座。问高杰说：“没吃饭哪吧？没吃饭，要点饭吃吧。明天你跟我们上苏州去。”高杰说：“我不去。”梦太说：“往哪里去哪？”高杰说：“我先回家去看一看。”梦太拿出五十两银子，说：“这给你作为路费。”三个人喝了半天酒，天色已晚，三人安歇睡觉。次日天明，高杰告辞去了。二马算还店帐，坐车出店，竟自弃王家营去了。

那一日，到了王家营住店，叫赶车的曹六雇船。梦太说：“你把车、骡子暂存在店内，跟我们走吧。”曹六说：“也好，我正想要到苏州逛逛虎丘山，开开眼，见见世面。”说罢，到船行里写了一个江南划子船。第二日上船，正遇顺风，荡桨摇橹拽风篷。山东马晕船，不能吃东西，口中吐酸水。后来船上又给他买药调治。

那一日，到了苏州码头，下船给了船价，雇了一辆江南车儿，把所有的行李都放在江南车上。成龙换一件蓝布大褂，高腰袜子，山东皂鞋。梦太穿一件青洋绉大褂，薄底三镶抓地虎靴子，跟着江南车，带着曹六，奔双旗杆巷丁家堡。走至东门以外，见东西有一条大街，路南有一个饭馆，字号是“对河居”。成龙叫曹六去上饭馆打听打听双旗杆巷丁家堡在哪里。曹六进了饭馆，见有一个跑堂的，说：“借问，双旗杆巷丁家堡在哪里？”跑堂的说：“就是这条街。”曹六出来说：“二位马爷，这就是双旗杆巷。”山东马说：“你再问有一个陕西

人，人称赛报应，恩赐倭克金布靖远侯顾焕章在哪里住？”曹六进去照样说了一遍，跑堂的说：“你倒是问谁呀？是问赛报应啊，还是倭克金布啊？是靖远侯，还是顾焕章啊？”曹六说：“我问就是顾焕章，别的都是他的外号。”那跑堂的说：“就在正东路北，新盖的府就是。”曹六回来说与成龙，一同往正东，走不大甚远，见路北有一座新大门。门前有上马石，里边挂着官衔：“靖远倭侯”。

原来侯爷自奉旨回家，来到苏州，先给他舅舅、舅母请安，然后翻盖侯府，大会乡里。众人齐给焕章贺喜，酬客谢客，忙乱了好几天，这几日才得清闲。门首的家人二十余名。今天成龙来到此处，见大门以内，东边放着大板凳，西边放着一条大板凳，上面坐着一人，头戴纬帽，身穿蓝夏布大衫，青布簿底靴子，年有四十来岁。成龙过去说：“借问，有个倭侯爷在这里住吗？”那人站起来说：“你是干什么的？”成龙说：“我来找他要帐。我在北京城前门外开冷酒铺，字号是‘福海居造化馆’。侯爷送礼，除了我们些酒钱，我想要与他借几个钱。”那人说：“我家侯爷欠你多少钱哪？”山东马故意诙谐说：“欠我二百四十钱。”那个人复又坐在板凳上，把眼一翻，说：“二百四十钱，也值得自北京城来到苏州，前来讨要？”成龙说：“这是零儿，还有整儿呢，是一千八百八十八吊二百四十文。”那门上的人一伸手说：“拿来。”山东马说：“拿什么？”那人说：“门包十两。我们侯爷如要不还你钱，我给你说一句好话，还你一半。我们侯爷要是还你一半的，我说一句好话，就许都还你。”成龙说：“不劳驾，我自自有道理。不用你给我回话，我自己会嚷。”道罢，他自己嚷说：“回事啦！回事啦！”

只听见里边说话：“呀！我听见好像吾马大兄弟声音。”方到大门以内，见是成龙，说：“兄弟，你为何不叫门上人回

禀我知道？”二马过来行礼，齐说：“大哥，你好哇？”倭侯爷说：“为何不叫门上人回禀？”山东马说：“大哥我们倒见得起，就是你这个门上的好大脾气。我来到这里，我说劳驾，你给回禀一声，就是说马成龙与马梦太给侯爷请安。我还告诉他说，我们是侯爷的拜兄弟。他与我要门包，我说多少门包？他说：‘我们这里的规矩你不知道吗？要回事，先给十两银子，才给回哪。’我就给了他十两银子。他又说：‘两个人须要二十两，才给回哪。’我一赌气就嚷起来啦，大哥出来了。从此以后，大哥多嘱咐他点，别叫他见人就要门包。”

侯爷一听，对门上人说：“我把这该死的奴才，你在我这门房内不知作了多少的弊病，还不把银子给我拿出来吗？”那个门上人也不敢抗违，说：“奴才实没有要他的银子，求爷格外施恩吧！”焕章大怒，说：“你这奴才，我的拜弟能够讹你不成？你是满嘴里胡说，还不快拿出来吗？如要不然，我要送你的！”唬得那家人无可奈何，进了门房，把别人寄存的银子，给拿了十两来，自己双手递给成龙。马爷接过来，说：“梦太给你吧。”瘦马马梦太说：“我不要，你自己拿了去吧。我不那么没有道理讹人！”山东马一笑，说：“来吧，给你吧。我与你闹着玩呢，你没有要我的银子。”侯爷说：“成龙，你真是没帐！不管是什么人，你就玩笑。”叫家人先把车子上的行李搬下来，让二马先到里边，见了母舅丁佩然，请了安。三人到了外边书房里落座。曹六进来说：“行囊都搬下来了，车钱也给了。”二马说：“你去外边歇着去吧。”少时，摆上酒，三人入座，谈心畅饮，直吃到月上三竿方才安歇。

次日天明，顾爷的家人早起来给二马取净面水。侯爷也出来了，大家一同落座，然后用茶，又摆上酒来。侯爷喝了几盅，自己一拉梦太，出来说：“老兄弟，你不可今天与成龙出去。

我看他印堂之上发了暗透青，有一道赤线在印堂，把眉毛那穿过了。三天之内，主于杀人，过了才能解，这是一道杀气。你须要解劝解劝他，不准他出去，以免在外边惹事。我要到后边去了。”

梦太回到书房之中，见成龙自己抡手中刀，照着那古钢花瓶就是一下，只听“克嚓”一响，咕噜噜摔在就地。山东马说：“好哇，掉下来了，我非把它给接上不成。”梦太说：“你别闹了，我瞧见是你用刀砍下来的，焉能接得上啊？咱们哥俩喝酒吧。”成龙说：“不成，我要去逛逛虎丘山，你跟我去吧。”梦太说：“不成，我肚腹疼痛，不能行走，我要睡觉啦。”山东马说：“你不去，我自己去，何必费事。”自己又换上那玫瑰紫绸子汗褂，紫摹本缎中衣，玉色调子袜子，大红缎子山东皂鞋，上绣三蓝套皮球儿，夹着油绿洋绸大褂，裹着大环金丝宝刀，出离侯府，一直往正西。

方走到对河居门首，自己有心上虎丘山、姑苏台，又不认得，无奈自己进了对河居饭馆。院内有天棚，天棚底下有四张桌儿，俱都是八仙桌。成龙落座，要酒要菜。方要喝酒，只见自外边进来一个人，年约二十多岁，身高九尺，面如白纸，五长身材，丧门眉，吊客眼，身穿白棉绸短汗衫，青洋绉中衣，披着青洋绉大衫，青缎薄底抓地虎靴子，手中拿着一口金背刀，一个小小的包袱手中拿着进来。睁开那一双吊客眼，是白眼珠多，黑眼球少，双睛努于眶外，一瞧山东马，先把那眼睛一瞪，说：“跑堂，你在哪里？给爷爷找一个座儿！”跑堂的说：“大爷，这边有一个座儿。”就在成龙的对过。那个人把刀往桌上一插，脚蹬着板凳，心里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今天非得白刀子过去，红刀子出来，才算完事！万不能与他善罢甘休！”眼睛瞪着山东马，说：“你吃吧，临死叫你落个饱死鬼。我今

天遇见你，绝不能饶恕你！想逃走，是比登天费事！”

山东马成龙也不认得他，见他嘴里嘟嘟囔囔，不知所因何故。“真乃是一个半疯儿。我也不必管他，我自己要我的菜就是。”先要了一个拌肚丝，那个人也要了一个肚丝儿拌。山东马说：“来一个烩腰片。”那个人也要了一个烩腰片儿。山东马要了一个五柳鱼、四喜丸子、葵花丸子，共合要了十数个菜；他也照样要了十数样菜。成龙不要了，那个人也不要了。山东马也是有气，说：“吃饭还跟着人学哪？也不怕人家笑话！”只见那人说：“你不用瞧不起我，我少时就结果了你的性命！”山东马一听，不由气往上冲，要在对河居惹出一场大祸。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 张忠虎丘山战众贼 姜玉福建馆斗群寇

词曰：

堪叹人生天地中，使尽了心机为利名。富贵荣华花间露，好勇争强火化冰。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空。任君使尽了千条计，难免荒郊身被土蒙。

话说马成龙正在对河居吃酒之际，遇见了一个人，把手中刀望桌上一拍，说了好些个恶话，吓得众吃酒之人都不敢言语了。成龙把手中的刀，也照着桌上一插，说：“我也不是无名，白欺负我，你先等等！若不服，过来咱们比并比并，我可不怕这些个事！”那边那个人一听此言，说：“好哇！来，来，来！咱们去到了无人之处再说吧。”手拿金背刀，一直的望门外去了。成龙后面跟随。吓得跑堂的也不敢追，自己在铺内尽害怕。

成龙跟着那个人到了无人之处，成龙说：“我瞧你像一个‘合字儿’”。那人一听，说：“不错，你‘好俊招路’啊。我知道你像个‘线上的’。”成龙不懂，本来他头一句是与马梦太学的，一听人说“好俊招路儿”，他说：“你才是‘抄路儿’。别玩笑。”那个人也笑了，说：“原来你是一个外行，我也不必多问，你姓什么？哪里人氏？”马成龙自通名姓。那人说：“原来是马大哥。我久仰大名，轰雷贯耳。小弟是陕西咸阳人，

姓张，名忠，字大虎。我别号人称笑面无常。奉我义兄之命，前来这侯府下书。来到对河居，一瞧尊驾这个穿着打扮，我疑你是一个绿林中的英雄。今天一问，才知是一位大人。”成龙说：“张大哥不可这样称呼。你我自己兄弟，何必如是。”二人复又回来了，到对河居，二人在一个桌儿上落座，又把那边的菜都给移过来。

二人越说越高兴，成龙说：“贤弟，你今天跟我去把这虎丘山逛逛。”张忠说：“小弟与兄长可以前去。”又派人雇了两乘爬山虎。成龙要到柜上给钱，张大虎说：“大哥，你不必让，我早已留在柜上两锭纹银。若要不然，你我方才耍笑，他为何不与咱们要饭帐呢？我一进来之时，你正低着头儿在那里喝酒，我给他们柜上留下的。咱们逛完了庙，再回此处吃酒算帐。”

二人到了外边，方要上爬山虎，成龙一瞧大虎坐的那爬山虎，两个人倒雄壮；惟有这一乘爬山虎儿，是哥儿两个，都是瘦弱的身体，一场寒病方才好。山东马身躯又大，二人不能抬成龙。说：“老爷，我们哥儿两个是不能抬你老人家，再雇别人的吧！”成龙说：“你二人再找一个人，二人在头里横上一条杠子两个人抬着，一个人在后边抬着，也就成了。”二人点头，照样找了一个人来，抬起两个人，一直的奔虎丘山而来。

走了有五六里之遥，后边过来了两乘轿子，头前一匹引马。后边还有四五个跟人。头前那个引马直嚷说：“闲人退后，轿子来了！”成龙与张忠二人的爬山虎儿望旁边一闪，轿子由东边望西而去。方一过去，只听轿内有人说：“站住！”轿里边是一个妇人说话，说：“马大哥，你多咋来的？”山东马成龙说：“你是望谁说话哪？”轿内那少妇人说：“成龙马大哥，你不认识我吗？我哥哥是胡忠孝，难道忘了不成？”山东马一

听，说：“原来是贤妹。我是昨天晚晌才到，打算要去到副将衙门去瞧瞧张三兄弟，我还没去哪。”原来这两乘轿子，头前是张广太的大夫人胡氏赛花。后边是他二夫人韩氏红玉。二人因广太到任不服水土得病，许下愿上虎丘山烧香，广太好了，不叫他们去。今天是张三大人演操去，二位夫人私自带领几名跟人，去上虎丘山还愿去。方走到此处，遇见了他等两乘爬山虎儿，说了几句话。胡氏夫人说：“回头马大哥上我衙门里去吧。”吩咐起轿。

张大虎问马成龙说：“马大哥，这是谁的夫人？”成龙说：“这是本处水师营协镇大人张广太的夫人。”张忠一听，说：“真乃是怪事！我也认得一个张广太，在上海道台衙门。那个人可是个跟官的，与你方才说的这个张广太是同名。我认的那个，是武清县河西务的人。”马成龙一听，说：“你认的那一个武清县河西务的张广太，与这一个张广太，他是一个人。”张忠说：“他如何能作官？”成龙就把张三大人先前的那些个事说了一遍。张忠说：“罢了！人生在世上，真有这样奇遇！我张忠自幼年在江湖之上闯荡，也没有遇见一点好事。”

二人才要走，只听得那边一片声喧。抬头望正西一看，只见那北边山岔内出来了一伙人，约有三十余名，把两乘轿子围住。又见自那边跑过来了几匹跟马，马上之人直嚷说：“二位快去吧，来了四十多个贼人，把我们轿子给围上了。一个为首的贼人手执大棍，要抢我们夫人。二位快去吧，救人要紧！”张大虎拉金背刀，一直的望那边跑去，口中大骂说：“好小辈！你等不要无礼，我来也！”到了轿子那边。胡氏夫人、韩氏夫人二位虽然有能耐，无奈有一件事，都穿着一身衣服，又是厚底鞋，所以不成，不敢下轿子，心中着急。只见那边为首的一人说：“你等好好的回去，把轿子放下！”吓得抬轿的战战兢兢

兢放下轿子就跑，众跟人也跑了。贼党方要抬轿子走，只见张大虎一抡金背刀，大嚷一声，说：“好胆大的贼人！白昼拦路抢人，我来结果你的性命！”抡刀照着贼人就是一刀。

众贼人往两旁一闪，只见过来一个为首之贼人，身高九尺，面如生羊肝，两道剑眉，一双圆眼，身穿有洋绉裤褂，薄底快靴，两只眼睛滴溜溜的乱转，一条青绉绸手绢包着头，手使一条铁棍，迎着张忠而来，口中说：“你是何人？敢这样大胆！你可认得鸳鸯太岁曹太吗？”张忠一闻此言，说：“这小辈，我要说出名姓，把你唬死！来！来！咱们先比并较量，如你能赢了我，万事皆休；如你赢不了我，休想逃走！”那鸳鸯太岁曹太举棍就打。张忠望旁边一闪，抡刀就刹。二人动手多时。成龙自那边过来，怀中抱着大环金丝宝刀，赶到说：“你们是哪里来的贼人？”那些个贼人说：“我们是此处人，你问作什么？”

原来这些人都是福建会馆的看馆之人，为首的曹太是天地会八卦教的会总，这些个人也是他们教中之人。只因听说张广太的夫人今天去虎丘山降香，曹太要替侯起龙报仇雪恨，带众贼在山中半路等候，方要抢了走，不想成龙与张忠赶到。曹太一瞧马成龙穿的衣服个别另样，又见他那面貌好像有人常说的山东马成龙。此时天地会的贼人，自卢定河、王千层被马成龙拿获，他等闻名丧胆，俱拿成龙起誓。他们的人要遇有事，都这样说：“谁要屈心，叫他遇见了大清国的山东马！”有见过成龙的，有没见过成龙的，大家传说。曹太今天一见山东马这样的打扮，心就有几分疑惑他是马成龙。

曹太正与张大虎动手之际，山东马赶到说：“张大贤弟，我来也！”自通了名姓，唬得众贼人胆战心惊。曹太举棍就往下打，马成龙宝刀相迎。只听得“克嚓”一声，将曹太的铁棍削为两段，把贼唬了一跳，转身就要逃走。山东马一刀，照着

他脖颈上，只见红光一片，把贼人头皮削下来一块。曹太一俯身，带群贼竟自逃走去了。众轿夫复又回来，把这两乘轿子又抬回去了。众跟人都跑了。山东马与张大虎二人回来，坐着爬山虎儿歇着。

只见张广太带着姜玉，还有四小跟班的而来。原来是三大人办完了公事，自己要上虎丘山，走到半路上遇见自己家人，是跟二位夫人的，被贼追下来，一瞧见大人，回禀明白。张广太着急，带着众人，正遇见马成龙与张大虎，赶忙过去说：“二位大哥，小弟有礼。多咋来的？为什么不到我衙门里去？”张忠说：“我今天方才到。也不知贤弟在此居官，我遇见了马大哥，在对河居喝了半天酒，要逛虎丘山，正走在这里，遇见了尊眷的轿子被贼人围住，我与马大哥将贼人杀散，正遇见你到此处来。”成龙说：“我是昨天到的，天就晚了，今天早晨起来，同侯爷大哥喝了会子酒，我也醉了，梦太也就睡着了。我自己溜达出来，到对河居遇见张大兄弟，喝了会子酒，我们两个就来到此处，遇见你的家眷叫贼围上了，那一伙贼子俱都叫我们给打跑了，这才遇见三兄弟。走吧，咱们喝酒去吧。”广太说：“上我衙门去。”成龙说：“不去。咱们上对河居雅座儿谈会子心，明天我同老兄弟，我二人到你衙门去。”广太说：“走。”

三个人同姜玉，一直到了对河居雅座落座。跑堂的笑嘻嘻的说：“三位老爷来啦！”遂给泡过一壶茶来，端上两碟瓜子，问：“三位要什么菜？”广太说：“姜玉过来见见你马伯父。”姜玉过来行礼，说：“马伯父好啊！”过来又问：“张伯父好！”说：“适才二位伯父与我三叔说话，我不得亲近。”张忠与马成龙说：“你坐下再说话吧！”随便要了几样菜蔬，要了四壶莲花白，又要两壶福贞陈绍酒，大家开怀畅饮。喝至半酣，广

太说：“马大哥与张大哥，再也想不到今天异地相逢，真乃是人生乐事！无奈有一件，就短师兄马梦太。”

姜玉在一旁拉了成龙出去，到了外边，成龙说：“你叫我何事？”姜玉说：“今天你得劝解劝解我三叔父，别让我三叔回去与我两个婶母闹。今天我婶母上虎丘山烧香，瞒着我三叔父去的。恰巧在半路之上，又遇见贼人。我三叔回去必不能善罢甘休。你老人家要说个人情，准成！”成龙说：“你交给我啦，我必要劝解他。”说罢，二人复反入座，重新吃酒。

吃喝完毕，成龙说：“三兄弟，今天你回去，见了两个弟妹，应该怎样？”广太说：“我万饶不那两个贱辈！”成龙说：“三兄弟，不是那么样办法。论理，可是两位夫人的大不是。要真叫贼给抢去，那时你是死是活？这件事若是我，不这么办，须得把他们杀了！”成龙这诙谐的话，广太本就有气，再听他这么一说，不由怒从心上起，站起身来说：“二位兄台，我不让到我衙门里坐着啦，明天再见！”写了饭帐，方才要走，成龙说：“我与你玩笑哪，别认真杀了。”广太也不言语。姜玉说：“好哇！这是你给讲人情哪？”说着话，出离对河居，一直回衙门。

姜玉在头前，直跑到了衙门，先奔后面，说：“二位婶母，了不得了！我三叔父因为你们上虎丘山几乎被贼人抢去，我三叔甚是有气，拿刀来杀你们俩人来了！”吓得两位夫人颜色更变，说：“姜玉，你快请你李伯父、邹伯父来劝住你三叔！”姜玉出去，有片刻之工，张广太手持钢刀，闯进上房，要杀两个夫人。不知此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九回

## 张广太单人斗群贼 顾焕章三杰珠盗寇

诗曰：

堪叹人生不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  
追穷到底还无错，漏尽之时始现功。  
弄巧常如猫捕鼠，光阴恰似箭流弓。  
倘然使得情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

话说张广太举刀过得屋来，照定两个夫人就剁。后边李贵、邹忠把他拉住，将刀夺过去，拉广太至书房，说：“张三兄弟，不可这样粗鲁！咱们这是外住衙门里，比不得在家，传到上边耳中，就许参你家教不严。你把跟着去的家人叫过来问一问，白天在虎丘山这一伙贼人，像干什么的？”三爷叫姜玉把内跟班的叫来，说：“沈福，方才不是你跟了夫人去上虎丘山来？”沈福说：“奴才跟去了。”广太说：“你在半路之上瞧见截轿子的是什么人？哪里的口音？”沈福说：“他自通名曹太，是福建会馆看会馆之人。”三大人说：“你下去吧。”自己拿过纸笔，写了一封书子，交给李贵说：“大哥，这里有一封字儿，明天越早越好，我要是不回来，你就给倭侯爷送去。如要是侯爷收下此信，你即速回归衙门；等三两天没信，将我家眷保送到河西务去。”李贵说：“三弟，你这话从何而起呀？”广太

说：“你不必多问，拿信外边歇着去吧。”李贵也不好深问，自己回外边厅房安歇去了。

广太收拾利便，带上自己短把刀、避血刃，说：“姜玉，你看守衙门，我要去了。”姜玉说：“三叔又往哪里去？”广太说：“你不必问。”姜玉说：“我也跟着你去。”广太说：“也好，那么你就跟我走。”姜玉暗带披刀，候至天有初鼓时候，广太两个人出书房，到院内上房，竟自奔福建会馆。从房上走，不从地下走，施展飞檐走壁之能。

这个福建会馆在苏州正南，离副将衙门八里之遥，在寿峰山口里边。那座山是东西大路，是从苏州南关扑奔那里去。一进山口，望西走不多远路，南大门就是福建会馆。里边有七八百间房，很有势力，都是本省的大商人修盖的。看馆之人姓曹，名太，别号人称鸳鸯太岁。里面俱是天地会八卦教的会匪。

广太同姜玉来至会馆，跃身上房，直望里面蹿纵。来至东厢房后房坡，望下面一瞧，正大厅房七间，东西厢房各五间，院中有天棚，底下灯烛辉煌。北上房台阶以下，有两张八仙桌，东边那张八仙桌后边，有一把太师椅子，上面坐定一人：年约六十以外，头戴三角白绫巾，金抹额，鬓边双插白鹅翎；面如紫蟹，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准头丰满，海下一部黄焦焦的连鬓落腮胡须；身穿粉绫缎色锦征袍，上绣圆花朵，足下粉底官靴。西边台阶之下那张八仙桌儿后，也坐着一个人：年约五十以外，也是三角白绫巾，双插白鹅翎儿；面如紫玉，环眉大眼，一部花白胡须。西房台阶下有四张八仙桌儿，后边坐着四个人，面向坐着：北边第一个，面如黑漆，衣服是随身的打扮；第二个，年约二十以外，面如白纸，身穿蓝洋绉大衫，有桌案挡着，看不见底下；第三个座位上那人，面如瓜皮，二十有余的年岁，蛋青串绸长衫；第四个座位上那一人，年有二十

来岁，面如茄皮，身穿青洋绉大衫。东边有四个座位，上面亦有四人，瞧不很真。正南坐着是鸳鸯太岁曹太，北边座位上是一二龙神马凤山，西边座位上是一二会总任山。正西那座位上：头一个是活阎王马刚，第二个白面判官马强，第三个座儿上是逍遥会总张宝任，第四个座儿上是太平会总任凤蚊。东边那四个人是：侯得山、侯宝山，还有金枪太保侯胜英。金刀太保侯胜杰。共合是九家会总，议论天地会的大事。马凤山说：“曹太，你白天就不应该抢张广太的家眷，倘若一走漏风声，岂不坏了你我的大事！”曹太说：“我打算把他那两个夫人抢来，咱们大家追欢取乐，再未想到遇见马成龙，将我铁棍削为两段。早晚我非去将他两个夫人抢来不可！”

广太听罢，自然大怒，说：“好一个匹夫！待我前去结果他的性命！”翻身跳下房去，大嚷一声说：“好一个大胆的匹夫！我张广太来拿你这一干叛国贼！”抡手中刀，直奔老会总任山刺去。众贼人一见，说：“不好！快快鸣锣聚众！”只听锣声一响，少时大众贼人齐到内院。众会总举兵刃，大家齐声说：“好一个张广太！当初侯会总待你思重如山，你不该叛天地会归大清管。你今天既然来到此处，想要逃走，是不能！我等早要刺死你，不想你今天自入牢笼！”群贼大众齐来动手，把一个张副将围在当中。

小爷姜玉在房上一阵大怒，说：“你这一干叛反国家的贼人，休要逞能，我今天要与你等分个高低！”翻身跳入在院中，手内抡刀就望下剁。活阎王马刚举棍就打，白面判官抡刀也过来与姜玉动手。大家正在动手之际，侯家四杰也赶到，各举兵刃，与曹太把姜玉与广太围在当中。二人遮前挡后，闪展腾挪。外面早把馆门上好，不放人出入。内中贼党一个个摆兵刃，围了好几层，齐声呐喊说：“张广太小辈，不可这样无礼！拿呀！”

拿呀！”张三大人一见人多，心中害怕，料想今晚不能逃生，慌忙叫：“姜玉，你快走，不可小小的年岁死在贼中！”姜爷一听，说：“三叔，你不必多牵挂！我今天万不能舍去了三叔，我自己回衙。人活百岁终须死，何必贪生落骂名！我不过是一条性命，能值多少？跟三叔不能杀贼，齐死在福建会馆之中。”说罢，抡刀就望下刹，与贼人难分高低与输赢。姜小爷累得浑身是汗，张三大人也不成。老龙神喝令：“众人齐动手，务要生擒活捉他二人！今天夜晚，在福建会馆杀了张广太，也算替侯会总报仇雪恨，我的气才平和。”群贼答应说：“我等遵命！”

活阎王马刚用棍照张三大人就是一棍，广太望旁边一闪，那边的飞抓赶到，就把张广太给抓住啦，栽倒就地。张三大人说：“姜玉，急速回去吧”姜玉见张三大人被人拿住，他又听说叫他逃走，他想：“三叔被人家拿住，为何叫我走哪？”姜玉年青，自己想错了。张三大人叫他逃走，是叫他回去调了兵来，给他报仇雪恨。他不肯定，与贼人动手。他如何是众人的对手？工夫一大，姜玉也被人家用飞抓住了，栽倒就地，被贼人捆上。

马凤山说：“先把他二人捆在天棚柱上，用凉水淋头，开膛摘心，祭奠飞刀大会总侯起龙就是了。”群贼说：“遵令！”把广太二人捆在东边天棚柱子上，面向西。又去了一个人，到后边取出一张图影，上画的是飞刀会总侯起龙的真像。又取出来一个大木盆，里边放着一盆水，过来了一个人：有四十多岁，花毛儿秃子，身穿深蓝布小褂，青洋绉中衣，薄底抓地虎快靴；手持明晃晃的一把牛耳尖刀，来到广太面前，把刀嘴里一横，把张广太的衣服分开。姜玉在那边捆着，直骂说：“奴贼呀！你这些个邪教匪贼，先把我开膛，我不瞧着我三叔死，我先在鬼门关上挂号，魂簿帐上除名！”又叫三大人说：“三叔，我

死了不要紧，惟有三叔你死不得，白发的高堂，绿鬓妻子，你老人家一死，真可惨！唉！我也不说了。”张广太一听此言，不由心中一阵难受，说：“姜玉，你不必如此说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己虽然自己虽然口中这样说，心内想起生身的老母，说：“你老人家只知孩儿在外边居官，不想今天死在此处。若要母子相逢，等待鼓打三更，在梦寐之间，大概我未必准有这样灵验。”想到此处，不由心内如同刀剜肺腑、到刺了心肝一样，强忍英雄之泪，自己把眼一闭等死。姜小爷破口大骂。

只见群贼吩咐：“凉水淋头！急速把张广大的人心取出来，祭奠侯会总！”过来了一个，手拿着一桶水，照着广太就是一泼。那个花毛秃子手持着牛耳尖刀，把广太中衣服往左右一分，照定前心，刀尖儿对准了心口，后手一按劲，只听“噗哧”一声，红光崩冒，鲜血直流。张广太倒没死，杀人的那个花毛秃子死了，把众会总唬了一跳。

原来自暗中飞来了一瓦，把花毛秃子王熊给打坏了，正中后脑海，没杀成人，自己死了，把刀也扔了。众贼人望房上一看，并不见有一人，齐说：“怪道啊怪道！是哪来的？”众人正嚷之际，又过来了一个贼说：“你们不必瞎嚷，待我先把他刺死再说。”说罢，用刀照着广太前胸又是一刀。又从北上房飞下来一瓦，只听北房上一声喊嚷说：“你等这一干贼人休要杀人，吾来也！”西房上也是一声喊骂：“八卦教匪休得无礼，我来结果你等的性命！”东房一声喊骂：“叛贼休要害人！”这三边齐望下跳，先用刀将张三爷绳子剥开，又把美玉救下来。群贼一个冷不防，齐拿兵刃来把他们三个人围住。不知救张广太的三位英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回

## 山东马夜入福建馆 活阎罗巧遇旧冤家

词曰：

吾生有志，喜乐林泉。栽松种竹，随份随缘。一不望声名振地，一不望富贵擎天；一不望一言定国，一不望七步成篇。愿只愿草枯林漫，钓鱼河湾；樽无乏酒，厨不断烟。一生无荣无辱，不敢妄贪。香焚宝鼎，答谢龙天。

话说救张广太与姜玉那三个人，是倭侯爷、张大虎、马梦太。他三个人是从何处而来？只因张广太把那封书信交与了李贵，他回到外边厅房之内，倒下了要睡，睡不着，越来喝酒。到了定更以后，想着怕明天起来的晚，心想：“我何不先把这一封信送到倭侯爷那里去？”自己叫外面的鞞马，自己带着书信，到外边上马，到了倭侯爷那里下马，把书投进去，自己回衙门。

侯爷正与马成龙、张大虎说着闲话。原来是张大虎同马成龙到了侯府，进里边去，到了书房之中，见梦太在那里与侯爷说闲话呢。一见成龙进来，侯爷说：“我方才要派人找你去，不想你回来了。那是何人？”山东马说：“张大贤弟过来，这就是倭侯爷，那是我拜弟马梦太，你们哥儿三个多亲多近。他叫张忠。”倭侯爷等四个人施礼落座，问说：“张忠自何处至

此？你二人在哪里见的？”张大虎把在对河居之事说了一遍，又从怀内取出了一封信，交与侯爷。侯爷一看，上写：“恩兄顾老书文启。”顾爷方要拆看，门上的又拿了一封信，是协台张三大人的。侯爷方才听张忠所说之事，就要细问；又见来了一封信，就先把先前那封信儿收在书阁内，把这封信拆开一看，上写：“倭侯爷台览。”拆开一看，大吃一惊，说：“晤呀，不好哉！弗好哉！”念给成龙等听：

焕章仁兄足下：久未畅叙，实深怅甚。兹启者，近闻福建会馆看馆之人乃是邪教匪徒，弟个轻身前往，探访真实确情。弟前去两三日之内不回，必有杀身之惨，望见台念在金兰至契，前来与弟报仇雪恨，则弟为国捐躯，亦含笑九泉矣！其余家舍间诸事，大丈夫视死如生，勿须琐叙。种种各情，均祈心照为感。此留。即请升安！

如弟张广太顿首

侯爷看罢，说：“了不得了！张大兄弟与马老兄弟，你二人跟我去到福建会馆走走！”成龙说：“我也去！”侯爷说：“你不成，你又不会飞檐走壁，如何能去？吾带着他二人，去去就来。到那里见机而作，瞧事作事。”说罢，收拾齐整，三人出离了上房，跃身蹿上房去，直奔福建会馆而来。

到了会馆房上，只见张广太与姜小爷在那里，叫贼人捆在东边天棚柱子上，方要开膛。西房上是张大虎，拿了一片瓦，正打在那王熊的后脑海，登时身死。只见那边又过来了一个贼，又被北房上的倭侯爷给打坏了。东房上的梦太也跳下来，三人把张三大人与姜玉救下来。张广太二人拣起刀来动手。众贼人一见，说：“众位英雄，大家动手，拿获他们这几个人，不准放他等逃走，务必把他们拿住！”一声喊嚷，齐摆兵刃，与五位英雄动手，直杀得三更时分。张广太累得人因腿乏，只有招

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又不能走，心中说：“众位朋友为我张广太前来，我焉有逃走之理，我死在这里也不走！”姜玉也是累乏了的人，心内说：“众位在此与贼人拚命，我一个年幼的人，焉能逃走？我死在这里也不能逃走！”侯爷一瞧众人都累乏了，心想：“大概难以取胜，自己又不能先走，怕叫众朋友瞧着不是。再者说，张忠是一个生朋友，他还能与贼人拚命，我万不能走，死在此处也不走！”马梦太也想：“别人为我师弟尚且拚命，与群贼动手，我万也不能走了。”张大虎也想：“我当年与张广太在上海道衙之内结为生死之交，至今我虽死在这里，也不能先走！”众位谁也不张罗先走，为想与贼人动手。

那为首的贼人马凤山与任山、张宝任、任凤蛟、活阎罗马刚、白面判官马强、鸳鸯太岁曹太、金枪太保侯胜英、金刀太保侯胜杰、侯得山、侯宝山九位会总，带着一千多天地会八卦教的贼人，围了好几层院子。书中交代，这一座福建会馆，能有这么些个贼吗？他等是在此处卧底，定在今年八月中秋起首造反。有他们的八路督会总派人三路进兵苏州聚齐。今天一动手，故此他们都有胆量，就把五位英雄困在当中，不能动转。各个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天有三更三点之时，五位英雄心中说：“吾等是不行了，大概今死在贼人之手。”贼人越杀越勇，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

正在酣斗之际，听得外面声音一片，说：“舍总爷呀，了不得了！那个山东马来了！快出去人，把他拦住，不准放他进来！”众贼一听，大吃一惊。书中交代，成龙见侯爷三个人上房，口中说：“上福建会馆，去救张广太。”他又把那书信瞧了一瞧，自带上大环金丝宝刀，来到外面说，叫门上的给他开门。众人问：“大人上哪里去？”成龙说：“我上福建会馆，

你们跟了我去。”众人说：“我们不敢去，你老人家自己去吧。”成龙说：“不去就罢，我自己去。”说罢，出离大门，一直望西走，到对河居门首，心中想道：“这福建会馆在哪里？我把跑堂的何不叫来问他一问，就知道了。”站在门口叫说话。跑堂的里面正串柜哪，听见有人叫，出来一瞧，是白天同张大人在这里的马爷。跑堂的说：“你老人家从哪里来呀？里边坐。”成龙说：“我不坐，我与你打听打听，有个福建会馆在哪里？”跑堂的说：“从这里奔南关，出南门，走二里之遥，有一座三官庙，前头往西有一条大道，望西去有一个山口。进了山口一直往西，路南有一座福建会馆，上面有匾。我今天铺子有事，要没事，我就带着你前去啦。”成龙说：“我自己去吧。”一直扑奔南关，走了有一里之遥，天色皆黑，不辨东西南北。只见从对面来了一头驴，上面骑着一个老头儿，自乡下要帐回来，天晚了骑在驴上，唱山西梆子腔。成龙说：“借光！上福建会馆往哪里走？”那人说：“自这往西，进了山口不远就是。”山东马听罢，一直进山口，只听前面杀声一片。

走到福建会馆门首，又见馆门已上锁，听得里面杀声震耳。自己又进不去，又不会上房，心中甚是着急，顺着福建会馆的墙，绕了一个大弯。天有二更以后，自己实在无法，低头一想，计上心头，说：“我自己改变声音叫门。”心中说：“我学一个妇人说话，那贼人一贪便宜，他们把门一开，我拿大环金丝宝刀，把贼人杀个干干净净。大概侯爷大哥等都在里面哪。”想罢，来到会馆门首，捏着鼻子学妇人的声音，说：“开门来，开门来！”里面看守门的贼人一听，说：“众位二哥们，你听听，外面是谁叫门？”山东马故作妇人之声说：“是我。今天晚上走迷路径了，鞋弓袜小，我实在是累了，求众位方便方便吧！”里面有一位色大爷说：“你是个妇人哪，多大岁数了？”

成龙说：“奴家二十二岁。我们当家的死啦，我去上坟去了，因此迷失路径。求众位开门，我到里面暂住一宿，明日早行。”这几个看门的一听，说：“平常也没这个便宜事。今天里面有大事，又有个小寡妇叫门。咱们给她开开门，叫她进来，到门房里等着，完了事，咱们大家追欢取乐。”说罢，就要开门。

旁边有一个上年岁的说：“不可这样，我上房去瞧瞧，若果是个小寡妇，你就把她叫进来；若不是，恐怕奸细前来诈门，那时还了得！”说罢，登着梯子上房。到了房上望外边下面一看，他认识是山东马成龙，赶紧嚷道：“别开门！别开门！是马成龙在外头！”那众贼人又上了一道门闩，说：“好一个山东马！你装那妇人说话，冤我们来了。你不用打算进来，我也知道你是不会飞檐走壁。”山东马在外边一听，急得乱嚷怪叫，心里说道：“我何不用我这口宝刀，把他这门给开个后门？”说罢，把宝刀望门上一插，只听“咯嘣”一声响，山东马用手一按劲，望下一按，又把宝刀拉出来，一连几刀，开了一个后门，一脚踢开。吓得贼人直嚷说：“了不得了！山东马把门给旋了一个后门！”贼人胆子大的都跑了，胆子小的吓了个骨软筋酥，不能动转。

马成龙进了大门，抡手中宝刀，照定贼人就剁，直杀得死尸东倒西歪。山东马望里面走，方到二门，只见从里面跑出鸳鸯太岁曹太，带着活阎王马刚、白面判官马强，二个人带着一百多名贼人，手拿长枪、大刀、短剑、阔斧，齐在二门以里，分两旁站定。只见鸳鸯太岁曹太说：“马成龙，今天你是飞蛾扑火，自来送死！顾焕章与张广太等五个人，都叫我们各会总给杀了，正要派人前去拿你，不想你自来送死！”马成龙一听，就急了，抡手中宝刀，照定曹太就是一刀，说：“好一个曹太！我拿住你，与张广太、顾大哥报仇！”曹太举棍相迎，只听

“咯嘣”一响，把曹太这条棍削为两段。曹太正转身要望二门里头跑，山东马至背后一刀，“呵哧”一声，曹太腰断两截，当时身死。

那边恼怒了活阎王，吩咐手下一百多人：“不准出走，俱都在二门里头等候，等我前去拿他！”举手中四棱镔铁冲，蹿到二门以外，说：“马成龙，你还认得我吗？你我当年在宁夏府黄酒糟坊变目动手，我回马家寨调齐了人前去拿你，不想被我家会总用白牌将我调到孽龙沟。我今天在此遇见你，咱们两个人真是冤家对头！今天将你拿获，以报当年之仇！”说罢，二人动手，不分高低上下。马强在那边一瞧，怕是哥哥受伤，大嚷一声说：“儿等跟我出去，我要将这姓马的生擒活捉。”群贼答言，把马成龙围住。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一回

## 巡抚怒斩张广太 会匪闻惊反苏州

诗曰：

匣中宝剑休要磨，厨下干柴莫堆多。  
僧道尼姑休来往，堂前少叫卖花婆。  
炉中有火须添炭，后门谨锁莫通河。  
诸公且记六桩事，家门清泰福寿多。

话说群贼把马成龙围住，山东马真急啦，一摆大环金丝宝刀，指东杀西，也有把刀给削折了的，也有把人头砍掉了的。活阎罗马刚一抡镔铁冲，照着成龙打去。成龙刀往外一推，把铁冲削为两段，趁势一刀，将马刚杀死。马强赶过来，要替哥哥报仇，亦被成龙杀死。群贼大乱。成龙宝刀一摆，碰着就死，挨着就亡，招着一下，筋断骨头伤。直杀得高处人头滚滚，低地血水横流。成龙杀进第二重门，但只见众位朋友都在那里，心中这才放心，才知道曹太所说的是诈语。众会总见成龙一到，甚是勇猛，大家望后倒退。马凤山等六家会总由上房屋中地道逃走去了。余贼被六位英雄杀散，直至天色大亮。

侯爷说：“广太，这件事应该如何办理？”张广太说：“我去回禀巡抚，奏明圣上，不过是剿灭教匪，还许得点功劳。天奈此事关系重大，非得亲身见巡抚不成。众位走，到我衙门去。”

侯爷说：“我们要回家歇着去了。三弟，你自己办公事吧。”众人离了福建会馆，方到山口，只见李贵、邹忠带五十马队前来，寻找张广太。广太一瞧，说：“福建会馆正没人看守，你二人带官兵前去看守，等地面官验看。”说罢，众人分手。

广太回自己衙门，换好了衣服，吩咐鞣马，带着姜玉直奔巡抚衙门。在道路之上，与姜玉说：“昨夜晚之事，好险哪，好险！若非侯爷等赶到，你我此时早为泉下人了。”说着话，来到巡抚衙门号房挂号，投进手本进去。少时，戈什哈传张广太过去。

巡抚大人姓吴，名德，福建人，一榜举人，倒是幼年发科，在广西作幕。因福建、台湾康熙三十六年有叛逆朱一贵作乱，这是有名的贼人，手下有二三十万贼。两广总督满保带兵征剿，吴德随行营粮台，运筹帷幄，不到二年，保升了川东道，平贼之后，又屡得保举，这几年他升到江苏巡抚任上。到任之后，他少年游学，所到地方，他那些个旧日的亲朋与同乡就全来了，在他衙门内一住。自此，外面有点什么事，他就知道。今天张广太来到里面，他正坐着大堂呢，与此处陆路镇台胡德胡大人在那里说公事哪。两旁刀斧手、众亲军、护卫差官戈什哈，都在两边站定。

张广太过来行礼，说：“副将张广太请大人安！”巡抚说：“你来此何事！”张三大人说：“卑职昨晚带兵丁查拿盗贼，至福建会馆，有天地会八卦教的贼人夜聚明散。卑职进去剿拿，贼人拒捕，都是天地会人卦教的贼匪，擅敢与卑职动手，杀死贼人有三百余名，特意前来禀报大人知道。”巡抚说：“怎样得知是天地会八卦教贼人？”广太说：“是卑职等与他动手，杀死贼人，才知道他等头上俱有顶记，内中还有穿着邪教匪贼的衣服，戴三角白绫巾的，带白鹅翎的。”巡抚说：“你是一

个水师营的武官，为何管我们地面上之事？我知道你们是素有挟嫌，因此怀仇，故以官长杀伤人命三百之众。倘若你逼反了本地商贾，那时间谁能担待？分明你是倚官欺压平民，妄杀无辜。论王法，也该凌迟处死！”吩咐左右武军官：“把张广大的帽子给我摘下来！给我绑赴杀场，枭首示众！以压本地商贾之心，那时再作道理。”左右把张三大人绑好。镇台胡大人给广太求情，巡抚大人甚是嗔怒，定要杀张广太不可。吓得姜玉慌忙望外就走，直奔侯府。来到府门，未叫人通禀，自己往里就走，到了外边厅房。

侯爷与成龙等四人正在净面吃茶，提说昨夜晚在会馆之事，问马成龙如何能自己找到那里。成龙说：“有对河居的跑堂告诉我找了去的。不知广太今天该当怎样办理呢？”正说之际，只见小姜玉跑进书房来，说：“侯爷，不好了！江苏巡抚要杀我三叔张广太，你老人家快去给讲个人情吧！”众人一听，说：“因什么杀张广太？”姜玉说：“我不知道。就见我三叔进去，就把我三叔绑出来了。我一瞧就来了。侯爷，你赶快跟我走吧！”侯爷吩咐鞦马。成龙说：“我同你去，当跟班的去吧，到那里见机而作。”倭侯爷说：“甚好。”外边鞦好了三骑马，一直飞奔巡抚衙门。

到了抚衙，通禀进去，此时，藩、臬两司与江苏兵备道、本处知府，都来给张广太求情。巡抚大人怒气未息，外边侯爷已到，说要求见。吴巡抚退至花厅之内，吩咐家人出去：“你就说本院衣冠不整，书房恭候。”少时，家人出去，到了外边说：“请侯爷进里边书房。”吴巡抚降阶相迎。成龙在后跟着，也是借侯府的跟班的衣服。他身材又高，自己戴着一个纬帽，脑袋大，帽子小，戴着像个耍狗熊的，身穿一件葛巾袍儿，直露出肚脐眼儿来，又小又瘦，高腰袜子，山东皂鞋，手内拿着

侯爷的烟袋荷包。他是真高，侯爷是真矮。山东马把倭侯爷的那根烟袋杆，他给换了一根秤杆，为是拿着方便。

方一进书房门，巡抚说：“侯爷，今天如何这样清闲？里边请坐。”侯爷说：“大人公事不忙？我一来拜访，二则要问问大人，是为何要杀张广太？此人乃是圣上钦放来至此处水师营。他又不曾造反，这是为何？”巡抚说：“侯爷不必多问。他是倚官欺压平民，妄杀无辜，我才要按王法处治于他。”侯爷说：“他虽然杀了三百多人，都是些天地会，头上俱有顶记可证。也是武官分内之事，理应清净地面才是。再者说，康熙圣主有旨意：无论官民人等，头上有顶记者，就可以杀死不论。此事张副将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再者说，他也是国家三品大员，也不能说杀就杀。此事也得会议，奏明圣上，再作道理。”说罢，叫人：“来！给我装一袋烟。”

成龙在侯爷身背后站着，瞧吴德身高九尺，而如姜黄；头戴纬帽，身穿天青纱袍子，腰系丝带，薄底官靴，全分活计；年约五十以内，黄焦焦的胡子，瞪着眼睛与侯爷分辩。成龙听说侯爷要烟，他把烟倒装好了，无奈他把烟袋杆木换了，递给侯爷，他在一旁站着给点着了。侯爷一抽，抽不着；细一瞧，是一个秤杆，自己也不抽了。成龙还在吴巡抚的身背后，心中说：“这个东西，大概是天地会八卦教的头目。我今天给他一巴掌，叫他知道知道。再把他的脑袋我夹过来，分开头发我一瞧，就知道他有顶记没有。”自己想罢，他从身背后就往前挪，挪到吴德的跟前，一伸手，说：“好一个八卦教匪，你往哪里走！我今天非得结果你的性命！无缘无故的你要杀张广太，明明你是贼党！”成龙他方一伸手，吴巡抚的跟人给拦住，说：“好一个刺客，你往哪里走！来人，拿贼！”

吴德他本是一个八卦教八路督会总的一家的兄弟，封他为

一字并肩王。他未得巡抚之时，就归了天地会啦。这福建会馆，是他一个人的大头目。定于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中秋大家起叛，由四川、湖北、福建三处起兵。不想我朝圣主洪福齐天，今天马成龙一说破了，他是贼人胆虚，早就站起来逃走，出离了上房，直奔东配房。侯爷一瞧，说：“唔呀！别叫他走！我把你这一个混帐东西拿住，看你往哪里走！我必要拿获于你！”随同成龙一直的追到了东房，并不见有一人。

但见当中迎面有一张八仙桌儿，底下直动。二人把桌儿挪开一瞧，原来是一个地道。倭侯爷说：“马大贤弟，你在这儿站定，我下去一看，便知这个东西哪里去了。”说罢，把地板一掀，钻身下去，追了不远，瞧见那边有一件衣服，自己又往北追，越走越黑，直退到往上有一条道，方才把石板一托，上边有人说：“会总爷来了？甚好！”只见侯爷上来，是一间屋子，里边有四个人在那坐定，被侯爷用点穴法，全把他们拿住。问说：“巡抚吴德往哪里去了？你等急速快说实话！如要不然，我定然结果你等性命！只听那几个人说：“侯爷饶命！我等都认得你老人家是倭侯爷。巡抚吴德方才逃走，嘱咐我们不可离了此处。”侯爷说：“他往哪里去了？”那四个人说：“不知他往哪里去了。”侯爷说：“这是哪里？”那个人说：“此处前院是土地庙，离巡抚衙门不过二里之遥。我叫王忠，是巡抚雇的，叫我入天地会八卦教。我说家中有父母在堂，不敢自专。后来他屡次催我，我口中许了他，心中未能愿意。求侯爷饶命。”侯爷说：“我把你们放开，你们跟我走吧，到了巡抚衙门再作道理。”随即用手一推，把四个人推起来，都能行动，带着奔巡抚衙门。那四个人求侯爷饶命，说：“我等跟你去。”侯爷把他们给治过来带着走。

方一到巡抚衙门里面，只见成龙说：“大哥，先把张广太

放下来，然后请藩、臬两司众文武官员。”大家齐集大堂。侯爷把追跑了巡抚大人吴德之事说了一遍。大家说：“他必是一个天地会八卦教了。”张广太自己穿好了衣服，说：“此事该当如何办理？”众人默默无言，一个个也没有主意。正在为难之际，只听外边一阵大乱。少时，有人来报说：“了不得！城内街市之上已乱，都说巡抚反了！”唬得众人一阵发怔。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二回

## 马成龙苏州挂帅 倭侯爷北京请兵

诗曰：

心花开处笔花生，落纸须臾幻影成。  
三尺荒坟听鬼唱，千年华表识狐烹。  
蜃楼海市能寻迹，牛鬼蛇神浪托名。  
姑妄言之姑妄听，信非于理信于情。

话说倭侯爷与众大人在那巡抚衙门大堂议论大事，人报：“本处市面买卖俱都上门，也有逃走的，都说是巡抚反了。”藩司慧安、臬司骆承文，大家俱没有主意。先派人去到县衙，叫弹压本地面，不准逃走。少时，外边有人禀说：“有瘦马马梦太与张大虎来找侯爷。”侯爷说：“叫他们进来。”少时，二人来到里边，见了众位大人，又与侯爷说：“这一封书字，是我给送来的。”侯爷一瞧，是昨夜未瞧的那封字儿。

原来是侯爷同成龙去后，梦太甚不放心，派了一个家人去打听打听。不多一时，家人来报说：“巡抚被倭侯爷追跑了，城内街市上大乱，都说反了，不知所因何故。”张大虎说：“了不得啦！因昨夜晚上我也没与侯爷说话，在福建会馆闹了一夜，我送来那一封字儿，侯爷也没瞧。马老哥，你我出来，咱们哥两个给送了去，叫侯爷一瞧，就知道里边有些个关系重大之事。”

梦太拿出信来，二人出了侯府，一直到巡抚衙门，进里边把那封字递给倭侯爷。拆开一看，上写：

久违芝范，时切驰思。指山川其何远，天教先颁；愧笔墨之久疏，寸柬少寄。兹际荷香送暑，蝉韵鸣秋，遐想焕章师兄仁大人，升祉集吉，福履绥和，所以为颂。前次接到华函，禱悉种种。弟久处海岛，建树毫无，惟顽躯托庇“平安”两字，差堪慰运耳。敬后者，弟民间会匪贼党于八月中秋在江苏有起兵之议，既为金兰至交，弟安敢袖手？是以特具寸柬，奉知阁下。或择迁善地，抑或远避他乡，统计钧裁，是所深盼。专此，即请升安！余维鉴照不宣。

同门愚弟王勇顿首

侯爷看罢，与众位大人们议论：“先递折子，奏明了康熙圣主。”又说：“今天是七月初旬，离中秋不远，倘若会匪造反，该如何防守此城？”内中文武地面官默默无言。马成龙在旁边微然含笑，说：“你等都是些个无能之辈。这点小事，你都办不了！”众文武官一听，内中有本江苏陆营协台、白面瘟神神枪王绪祖，此人当年是行伍出身，跟着神力王征过大金川、小金川，征过云南，智勇双全，他带着有五百白马队，是七星旗，贼人闻名丧胆，望影心惊，因此人称神枪无敌。其性如烈火，升任此处协台。先年此处有马贼，他一到打败了有几次，因此人地面相熟，此处百姓都信服他。今天一听马成龙之言，他就有些个不服，把眼睛一瞪，说：“你一个跟班的，我们与众位大人在此议论军机大事，你也敢这样无礼！”张广太说：“不可，王大人过来，我给你们引见引见，这是在兴顺镖店救驾的临敌无惧、勇冠三军的马成龙，现任京营协镇马大人。”又对成龙说：“这是本处协镇、白面瘟神王绪祖王大人。你们

二位多亲多近。”王绪祖说：“原来是马兄台，小弟不知，多有冒犯！”成龙说：“王大人担待我嘴冷！”二人说些个闲话。

众人都说：“马大人有什么高明主意，你说说我听。”马成龙说：“咱们这里有多少官兵？”藩司说：“有六千官军。”成龙说：“我有一个主意，此事如奏明圣上，必须耽延日子。倭侯爷大哥，你带着我们的那个赶车的曹六，坐船到了王家营，那里有车，坐着人都见神力王，奏请大兵，急速前来救护。这里派几位守城的，派一个带兵在城外防堵，那时如有贼来，也可支延几日。”

大众一听，说：“此事非你不可。暂把巡抚的印请出来，作为帅印，就请尊兄暂握帅印，以防会匪。城内有我等众人办筹款，招募勇丁，设计守城。事不宜迟，就请拜印。”大家齐说有理。给成龙换了官服，请出巡抚印来。成龙拜印，在当中落座，说：“既蒙众位台爱，我暂且不能推托，一则为国出力，二则以救此急。我只有一句话说：自今日为始，我在此处防城一百天，无论贼势浩大，一百天之内绝失不了江苏城；一百天之外，我可不能保守。”侯爷说：“那是自然。我此一去入都，大概等不了百日，我就请兵来了。众位大人要紧守城。”大家说：“不劳侯爷嘱咐，我等俱是职司防守，请马大人分派，该当如何办理，我等大家遵命！”

成龙说：“先派人把吴德的余党拿获。”张广太带着手下人，前后一搜，并无一人。他家口俱皆逃走，就把倭侯爷拿获的那四个交县梟首示众。又派本地城守营，按四门设立巡防处，以备捉拿奸细。又把水陆两营的兵，俱皆调齐，务于明日辰刻在巡抚衙门点名，如不到者梟首示众。又派人到福建会馆，将所有贼人等物件俱皆抄来寄库，以备军务之用。将所杀的死尸俱皆掩埋。唤李贵、邹忠，带水队兵归伍。诸事办理完毕，行

文调下江总兵吕庆。侯爷一瞧，办得甚好，说：“我今天就要起身，众位大人多多分心。我要去也。”站起身来，回归侯府，带曹六雇船起身。这且不提。

且说马成龙与张大虎、马梦太，就在巡抚衙门中用晚饭安歇。次日天明，司道首府、首县俱皆来到，请成龙升大堂，把武营的花名册交给成龙，众人议论公事。少时，外面大队俱齐：有总兵胡德、副将王绪祖，带着本营游击张合，参将吕杰，都司张化，守备李成、王善，千总景德胜、戴德彪，把总戚文远、贺景龙；下江总兵飞天豹吕庆亦到，齐至大堂。马成龙按册点名，拨一千兵交胡总兵，与藩、臬两司守城，四门已闭；自带五千兵，在苏州正南二十里路的泥金岗，在那里安营。此处三面是水，正南是旱路，直通白龙滩，安下粮台。分三个大寨：左营是王绪祖，带一千马步队，立一个大寨；右营张广太，带一千马步队，立一个大寨；自己中营，带三千人，亦立一个大寨。派吕庆管理粮台事务。马成龙出离大寨，又往各处瞧瞧，回帐把张广太叫过来，附耳如此如此。在中军帐前安了十二个小帐房，广太带人看管，不准放一个人进去，如有人偷视，按军法示众。

自己又出了一张告示：

钦加二品衔、斐凌阿巴图普京营协镇、办理江苏军务、统领马步队军马，为晓谕事，照得本营官军人等一体知悉。

如有：

其一，闻鼓不进，闻金不退，旗举不起，旗按不伏，此之谓悖军，犯者斩之；

其二，呼名不应，点视不到，违期不至，动乖帅律，此之谓慢军，犯者斩之；

其三，夜传刁斗，怠而不报，更筹违误，号声不鸣，

此之谓情军，犯者斩之；

其四，多出怨言，怒欺主将，不听约束，跋扈难治，此之谓横军，犯者斩之；

其五，扬声号语，蔑视禁约，驰笑军门，此之谓轻军，犯者斩之；

其六，弓弩绝弦，箭无羽镞，剑戟不利，旗帜凋弊，此之谓欺军，犯者斩之；

其七，谣言诡语，造捏鬼神，假托梦寐，大肆邪说，蛊惑军心，此之谓妖军，犯者斩之；

其八，好舌利口，妄论是非，挑拨军士，令其不和，此之谓谤军，犯者斩之；

其九，所到之地，欺压百姓，逼淫妇女，此之谓奸军，犯者斩之；

其十，窃人财物，以为己利，夺人首级，以为己功，此之谓盗军，犯者斩之；

其十一，军中议事，私自进帐，探听军机，此之谓探军，犯者斩之；

其十二，或问所谋，及闻号令，漏泄于外，使敌知之，此之谓背军，犯者斩之；

其十三，调用之际，结舌不应，低眉俯首，面有难色，此之谓怕军，犯者斩之；

其十四，出起行伍，蹿前越后，言语喧哗，不遵禁训，此之谓乱军，犯者斩之；

其十五，托伤诈病，以避征伐，带伤假死，惧而逃避，此之谓诈军，犯者斩之；

其十六，主掌钱粮，给赏之时，阿私所亲，士卒结怨，此之谓干军，犯者斩之；

其十七，观寇不审，探贼不详，到不言到，多则言少，少则言多，此之谓误军，犯者斩之。

以上禁令，一体遵行毋违，特示。

众文武官军一瞧，心中佩服。马成龙果然智勇兼全，文武精通，都有畏惧之心。先前他等大家都不信服他，都知道他是一个泥瓦匠出身，今天见他条条有法。大家又想：“古来的英雄豪杰出于微末之中：韩信曾受胯下之辱，后来官拜齐王。”

马成龙又升坐大帐，派守备王善买棺材五百口，不拘大小，三天交齐。又派人各处哨探。王善在苏州城内，在棺材铺定了棺材，是日齐运至大营之内，见成龙交令。马成龙又派人买漆，都用漆漆好了棺材，头前画了一个红月光儿，摆在大营的前头，一个个都齐摆开。在营内众兵丁说道：“咱们大帅买这五百口棺材，所为作什么用的？”内中有人说：“我知道。这是大帅给咱们一个盼望：咱们死了，一个人一口棺材，大家都有一个安身之处。”内中又有一个兵丁说道：“你别胡闹啦！死了还指望棺材里装。咱们在军营里打军需的人，有命的可以高升，无命的死在乱军之中，并无葬身之地。”大家说了会子闲话。

只听中军帐鼓响，大帅升帐，查点军装器械，众人齐聚大帐。成龙方才点名，只见流星探马前来禀报说：“报！由白龙滩下船，有二百多辆小车，俱扮作难民的模样，有八百多人直奔苏州而来。请大帅定夺！”成龙说：“再探！”又派副将王绪祖：“带五百步队，奔白龙滩大路，把那逃难之人拿来，听候本帅发落。”王绪祖说：“得令！”随带本队兵去了。成龙这里将军装点完。少时，只见探马来报说：“王副将在望江岗与这些逃难之人交兵，那些逃难之人俱是贼人改扮的。”成龙又派吕杰带五百马队，前去接应。直至次日天明，王绪祖、吕杰回营交令：“拿获十七名为首之贼人，听候大帅发落。”成

龙吩咐军政司将他二人功劳记上，又叫将贼人带上来。

两旁武军官下去，绑上十七名贼人，听口音俱是福建人。成龙问说：“你们都是大清国百姓，自定鼎以来，省刑罚，薄税敛，并无亏负你等之处，你等为何造反？为首之人叫作何名？”内中有一个人答言说：“我叫郭明，本是江苏人，别号人称霹雳鬼。奉我家会总爷之命，由湖北洞庭湖扮作逃难之人，来到江苏取城。后边大兵随后就到，量你这江苏省城不过弹丸之地，你所统不过是乌合之众，急速把会总爷放开，那时还可以饶你性命，保全你等一干的生灵。如若不然，那时我家太平公安会总兵到，必要替我报仇雪恨。”要是胆小之人听郭明这些话，就给吓傻了。成龙一听，气望上一撞，吩咐左右武军官：“把这几个贼人带至营门，枭首号令！”武军官将十七名贼人绑下去，枭首号令。只见流星探马前来禀报：“有数万贼人从大江中杀奔苏州而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三回

## 安天寿进兵苏州城 马成龙大战泥金岗

诗曰：

花影衣香纪胜游，章江九月不知秋。  
千行罗绮围银烛，几曲笙歌拥画楼。  
词客醉吟金盏落，佳人笑坠玉搔头。  
今宵得预豪华饮，散尽尘襟万斛愁。

话说马成龙正在发放军情之际，探马来报说：“有数万贼人顺大江而来，杀奔截江渡口。”成龙吩咐：“再探！”少时，又有二次探马来报说：“群贼啸聚在截江渡口，安下粮台，立下行营，水路船只都在长江。”马成龙又吩咐：“再探！”这一次探马下去，少时，又有三次探马前来禀报说：“为首之贼，姓安，名天寿，带数万贼众，由湖北洞庭湖起首，直奔江苏而来，俱从水路至此。调马步军队前来，离此有三十里之遥。”马成龙吩咐：左营调五百马队，派王绪祖带领，在左边扎定；右营派张广太带五百马队，在右边扎定；自领中军二千步队，旗幡招展，出离了泥金岗，山口以外扎住。

只见正南上杀气腾腾，遮满了半边天。又见那贼人前边的流星探马，也往这边来探。只见正南上，遍地都是贼人，俱是八卦旗、蜈蚣幡儿，雕幡当中，按“乾、坎、艮、震、巽、离、

坤、兑”的八卦旗，真是无边无岸。成龙一瞧，心中说：“真乃怪道！未见外省的惊报，这些贼人是从何处而起呀？”

书中交代，原来是四川峨嵋山通天宝灵观八路督会总、赛请葛吴代光屡次得报：他们教中人也有被官兵剿灭，也有被杀的。四川总督派四川提督兵伐峨嵋山。他一想：一不作，二不休，就传下一道令去，天下各省凡他教中之人，都调齐，北五省的是；山东、山西、河南、直隶、奉天，都在河南汝宁府会兵；广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都定在江苏八月中秋会兵，取苏州；他自家杀败了四川提督，知会广东、云南，带兵也往北杀来。

此时取苏州北路大兵，是金眼魔王安天寿，在湖广洞庭湖啸聚，有四五万贼，先进取苏州。第二路，是急先锋萧可龙，由福建南台湾会齐，进取苏州。第三路，是神棍将军李天一，由广西进兵，定于八月中秋，江苏省城会齐。妖道吴恩自带群贼，从四川峨嵋山通天宝灵观起兵，先取湖北、襄阳、汉阳、武陵、黄州、贵阳、长沙、武昌、荆州、江夏，随后接应前三路大兵。北五省另有头目，以待来年才起兵，为是作为接应。

这安天寿是由水路进发，他想别处自有他等攻取，江苏乃名胜之地，山川秀丽，财帛、美女必多于别处，故此他兼路进兵。七月初旬，他就到白龙滩了，安下老营。探马回禀说：“江苏咱们本会中人俱皆逃走，大事已泄。一字并肩王吴德逃奔四川去了。”原来江苏巡抚吴德，他与吴恩两个人认作一家弟兄，在会匪中是一字并肩王。他拟待会匪一到，就献城。他一逃走，福建会馆之内的人也走了。安天寿就愣了。又探得江苏省城四门已闭，马成龙带着人马扎在泥金岗。安天寿传令：“派铁锤将卜龙，带五千飞骑马队，前去取泥金岗；郝大龙、郝大彪、郝大豹、郝大虎四个人，各带三千步队，前去接应。

本营留下巡风会总蒋仲元、管粮会总陶进、后军会总谢春、五军都会总鲍天庆四位大帅守营。”他带着华家八彪，自带三万大军，浩浩荡荡的直杀奔泥金岗而来。

头队邪教贼人是卜龙马队，离泥金岗不远，见正北有三千人马：左边是五百白旗，马队当中是江苏协镇王绪祖。右边有红旗，马队五百，是水师营的协镇张广太。当中有一匹黑马，马上驮着一人，头戴青泥得胜盔，二品顶戴，大花翎，灰色贵州绸的单箭袖袍，外罩红青跨马服，腰中佩着大环金丝宝刀；面如紫玉，环眉大眼，身后有一杆大旗，当中一个“马”字，上面两旁是“临敌无惧”、“勇冠三军”，那杆旗被风一吹，背后露出一个“帅”字来。身背后两旁，高高矮矮的英雄不少。卜龙一瞧，把队扎住，催马直奔当场，口中说：“对面的马成龙出来，会总爷要拿获于你！”清营众英雄一瞧，见这贼人头戴三角白绫巾，金抹额，迎门茨菇叶，鬓边双插白鹅翎儿，身穿蓝绫子箭缎袍儿，腰系英雄带，足登薄底快靴，面如瓦兽，就仿佛是砖瓦之色，怀中抱着一对镔铁轧油锤；两道环眉，一双大眼，黑眼珠滴溜溜乱转，白眼珠真白，瞪着双睛，口中大嚷说：“马成龙，你过来！我今天必要与你较量三合两趟！”马大人派王绪祖出去捉拿此贼。

王副将自己一带马，直奔战场而来。后跟着一杆大旗。是白旗，上绣着黑七星。王绪祖头戴青泥得胜盔，三品顶戴花翎，蓝箭袖袍，黄马褂，座下骑白马，鞍鞞鲜明；面如白纸，细眉阔目，手捻长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口中大骂说：“贼人好大胆！我来也！拿获你这叛贼！”铁锤将卜龙大怒，说：“你这个匹夫，好大胆！焉敢破口伤人，我来拿你！”王绪祖拧枪就刺，卜龙用锤相迎。二人在战场之上，杀了一个棋逢对手，不分上下。王绪祖是江苏有名的豪杰，自己一想，说：“我

今天要赢不了这个贼人，我万不能善罢甘休！”想罢，用枪照着贼人面门一刺，贼人用锤相迎，王绪祖望后一撤，卜龙的锤就迎空了。王绪祖趁势一枪，正刺在贼人前胸，只听“哎哟”一声，红光崩冒，鲜血直流，登时贼人死尸栽于马下。

贼队中一声喊说：“好一个小辈！休要伤我家会总，我来也！”两员步将齐声呐喊，直奔王绪祖而来。头前的那个也是三角白绫巾，鬓边双插白鹅翎儿，蓝绸子箭袖袍，大红绸子底灰，薄底快靴，手中举棍，就往下打。后边那个人也是这样的打扮，手中使一口双手岱的大刀，齐声说：“王绪祖休得逞能，何荣来也！”后边那个自通名说：“我乃管队会总何祥是也！”这两个是跟着卜龙带队大头领，今天要给卜龙报仇雪恨。王副将未走三合，一枪一个，俱皆刺死于马下，登时身死。后有郝大龙与郝大虎，二人带兵赶到，听说卜龙阵亡身死；二人催马前来，把队伍扎住，自出了本队，说：“哪个前来？敢与会总爷较量！”

王绪祖一瞧，见又有六千大队，为首的两个贼头目：头一个坐骑一匹青马，身高八尺，面如晚霞；头戴三角白绫巾，银抹额，迎门茨菇叶，鬓边双插白鹅翎儿，身穿紫缎箭袖袍，品蓝绸子底衣，薄底快靴。第二个坐骑黄骠驹，鞍鞅鲜明，也是头戴白绫巾，鬓插白鹅翎儿，粉红缎箭袖袍，薄底快靴；面如姜黄，长眉大眼，手使三尖两刃刀。头一个手使月牙开山斧。二人催马，扑奔王绪祖而来。王大人杀得性起，挥枪杀奔过去，口中大骂说：“你这一干叛国贼，往哪里走？我结果你的性命！”座下马横冲坚撞，手中枪上下翻飞。郝大龙难以招架，郝大虎刀法迟慢。两边是战鼓齐鸣，杀声一片。贼的后队安天寿已到此处，带着无数贼将，齐声喊杀，日色无光。王绪祖又战败了两个贼将。成龙吩咐鸣金收军。王大人回归本队说：“大帅，

为何鸣金？我正要拿获贼人。”马成龙说：“这就是大人你的奇功。我叫张广太出去，到那里把贼人拿获就是。你先歇歇就是。”遂派张广太前去，务要把贼人拿住。

张三大人一催马，直奔两军阵，破口大骂：“贼人哪个过来动手？”郝大彪是步将，手持铁棍，一声喊说：“好一个张广太！你望会总爷，休逞英雄！”抡棍就打，广太用手中枪急架相还，二人在战场之上动手。贼队中又出来一员贼将，年约二十多岁，头戴三角白绫巾，双插白鹅翎儿，身穿青缎蟒箭袖袍，薄底快靴，腰系英雄带；面似茄皮，黄眉圆眼，抡手中大砍刀，照广太砍来。张三大人一见，急用枪架开。三人大战多时，不分胜败。本来张三大人不是马上的战将，焉能敌得了这两员贼将？

自己方要败回去，只见张忠抡手中的金背刀过来，说：“贼将休要以多为胜，我来也！”飞也似直扑使大砍刀的来，叫：“贼将通名！”那个贼人说：“我乃前军统领会总杨文治是也。你是何人？”张忠自通名姓，二人动手。郝大龙在那里与广太动手。贼帅金眼魔王安天寿一催座下的花斑豹，即抡手中五鸣月牙方便铲，至阵前说：“清营你等为首的马成龙，急速前来！会总爷常常听说你是有名的英雄，今天出来与我较量，便是英雄。”

山东马在马上一瞧，心中想道：“贼人的势大，江苏的兵少，我须得见机而作。我马成龙今天死在这里，我也不能叫贼人藐视我无能。”想罢，自己下马，换好了衣服，摘了帽子，还是身穿山东茧绸裤褂，高腰袜子，山东皂鞋，小辫挽个髻儿，手持大环金丝宝刀。大众一瞧，像个挑水的山东人，又像个老米碓坊的掌柜的。自己吩咐擂鼓，只听一片声喧。山东马今天是想开了，死在阵前，不死阵后。来到安天寿的马前，成龙心

中说：“今天数万贼众来抢江苏，我受侯爷重托，必须要与贼人拚命！我要死去，就全不管了。”又想：“贼人众多，几千官兵如何能敌得住？”他想罢，只听安天寿说：“来者可是马成龙？会总爷正要拿你！”山东马说：“不错！”你是何人？”安天寿说：“会总爷姓安，名天寿，乃是平北大帅、太平公的便是。看你趁早投降，免得受死，不失封侯之位。”成龙说：“你这个东西，真乃大胆！待我结果于你。”抡刀就砍。此时从贼队中杀出无数贼将，口中大喊，齐要拿成龙。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 安会总兵退白龙滩 张协镇出探清风堡

诗曰：

当花对酒屡横陈，光润平分紫玉英。  
方正似郎诚可敬，却嫌端重欠柔情。

话说马成龙正与那安天寿动手，贼队中出来华家八彪：头一名华文锦，别号人称赛灵官金叉大将；二名华文秀，别号人称白面金刚单鞭会总；三名华文章，别号人称黄面太岁双铜将；四名华文英；五名华文瑞；六名华文奉；七名华文珍；八名华文玉。均在云南楚雄府住家：人称“八彪”。一见安会总与马成龙动手，这几个人各摆兵刃，前来帮助。方一出队，只见那安天寿的铲早被山东马一刀削为两段，吓得安天寿拨马回归本队，传令：“调齐大兵，务要踏平泥金岗！”郝大彪亦被张广太战败，杨文治被张忠杀死，清营大获全胜。

贼人安天寿与郝家五虎、华家八彪说：“调齐马步军队，观清营人马不多，何妨冲杀过去，生擒王绪祖，活捉马成龙，走马取苏州就在今日。”说罢，吩咐进兵。此时马成龙等三人回归本队，见贼人大队杀奔泥金岗而来，山东马吩咐往两旁一闪，他在当中一站，等候贼人。安天寿带大队正往前走，猛望对面一看，只见清兵大队分开，泥金岗里面露出几百尊独龙炮

来。赶紧传令：“撤兵！不可前进！”后队作为前队，前队作为后队，回兵白龙滩。马成龙一见，传令进兵。左右中马步军队齐往前进，追了有三四里路，不敢深追，撤兵回归泥金岗，派探马探贼败至何处。成龙带大军回归大营，犒赏三军。派人守营门、巡墙子、护粮台。自己在中军帐与张大虎、马梦太、张广太吃酒，议论军情，直到二鼓以后。

马成龙拉着梦太出离大帐，说：“老兄弟，今天可不是我喝醉了，我观一观星，看看贼势如何。”马梦太一笑，说：“大哥，你的底别人不知道，瞒不了兄弟我，你还懂星斗？你把五斗、三星、十三元辰、二十八宿、九曜的星宿，你说说，我听。”山东马说：“我跟你说着玩呢，你跟我去，哨探三军之心。贼势特大，不知三军之心如何？”二人望前走，所过帐房，也有睡觉的，也有说话的。内中有人说：“老哥们，我在营里今年整十年，没打过什么仗。今天再未想到有会匪前来，夺抢苏州。你我的父母妻子都在此处居住，倘若城池一破，你我全家尽丧。你我明天再与贼人打仗，安心要舍命杀贼，以图保守城池。”

成龙又望东走，直到左营，只见路东有三间帐房，里面露出灯光。成龙来至临近，隔帐房门缝望里一瞧，当中有一个马扎，上面坐着一人：年约四十以外，光头未戴帽，身穿灰布单箭袖袍，腰系凉带，青缎快靴；赤红脸，酒糟鼻子，手内拿着一把酒壶，坐在那里喝酒。旁边地下还坐着有十数个人，都是官兵，在那里与他说话儿，说：“该睡了，天不早啦。”那个人说：“我今天一瞧。就知道咱们马大帅用兵如神，你们大家全会不懂的。我好比做一颗明珠土内埋，不知何时显放开？有朝一日时运至，也登国家九龙台。”那几个兵丁只笑，说：“你别造谣言，听我问你：你说马大人用兵如神，他买这五百口棺

材作什么用啊？”那个坐马扎的说：“咱们大帅大有武侯之风，要问买这五百口棺材，这乃是一条绝妙的计策。我知道就是不能说，此乃机密大事，恐泄漏于外，那还了得！”众人说：“你又喝醉了。”马成龙在外面一听，说：“好哇！马老兄弟，你过去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当什么差事？我回大帐等你。”马梦太进去，说：“辛苦众位哥们！”那些个兵丁一见梦太过去，全望下拉；那喝酒的坐在那里，佯作不理。梦太说：“朋友贵姓？”那人说：“我姓卫，名鹿，我是这左营的百总。你在哪营当差？黑夜来此何干？”梦太也没穿着官衣，素常打扮。梦太说：“我在中营当差，我当什长，我来这里找人。听见你喝酒，念念叨叨的，我进来瞧瞧。”说罢，道少陪了，回归中军大帐，将此事说与成龙知道。成龙点头说：“你我咱们四个人，两个人睡，两个人值夜。”说罢，大家安歇。

次日天明，升坐大帐，聚齐诸战将，正在议论军机大事。又见流星探马禀报：“天寿兵败白龙滩。又有急先锋萧可龙由福建鹿耳门带有数万贼人，顺大路杀奔江苏而来。所经州县，势如破竹。西海岸独龙关的总兵为国身死，阵亡文武官四十三员。请主帅定夺。”成龙与众人一听，面面相觑，惊慌失色。成龙说：“再探！”

又见守营门的来报说：“外面有两个人，一位姓邹的，一位姓李的，前来找张三大人。”成龙一听，心中早已明白，知道是李贵、邹忠不放心张广太，前来打听打听。知道昨天与贼人开了兵啦，二人奉夫人之命，前来探问张广太的下落。成龙传令，叫张广太带二十马队，前去探贼人虚实。张广太说：“得令！”转身出离大帐。马梦太赶紧跟出去了，见张广太把马队点好，方才要走，梦太过来说：“山东马这是同你我有交情？还是同你我有仇？派你这一去上白龙滩，一则贼人势大，

二来你的兵少，这不是成心害你吗？依我说，我见见他，把令箭追回去，那时间你也就不必去了。”张广太一笑，说：“好哥哥，你我兄弟身为武职，理应该临难，为国尽忠。大丈夫处事，若遇兵荒马乱之际，将死付于度外，当以马革裹尸！”说罢，转身往外就走。梦太甚是叹息。

马梦太与张广太俱不知马成龙的心事。原来山东马一听外边有人来找张广太，他自己一想，才传这一支令箭，这是：“又叫别人瞧着军令无亲，连我的朋友，我还派他去探贼哪！这样的险差事，不能派人去。”再者说，军营里要是正行营，不准找人，怕有奸细勾串。他给广太这一支令，叫他带着马队去探贼去，他不去也不妨事，外边有八方的流星探马哨探，这是叫张广太回自己帐中安置，尽朋友之情。

张三大人乃是一位烈性的英雄，他总是想这个：“我一个人做国家的三品官，理应如是。”不但他不怨成龙，还感他做事周到：“倘若是派别人去，那时间叫众人瞧着就不好了。”自己到了外边，瞧二位拜兄在那里拉着马站定。广太说：“二位哥哥，不在衙门中照料，来此何干？”李贵、邹忠一齐说道：“我二人在衙门里，听见昨天有天地会贼人与官兵打仗，我等甚不放心。里面两位夫人也说，衙门内有姜玉在，料也无妨，他也成啦，叫我二人前来瞧瞧你们怎么样。你这是有什么差事？”广太说：“前去探贼去。”李贵说：“我二人同你一同去。”随即上马，带着官兵，奔正南大路上去。走了有七八里路，只见云生西北，雷声响亮，少时大雨如注。李贵说：“我先往前边找个避雨的所在吧。”说罢催马，一直催马望正南而去。走了约有数里之遥，只见前面有一座大庄村，烟雨之中细看，是南北的大街，路西有一座大店，店门关着，街上并无一人。

李贵来到门外叫门，里边说：“是谁呀？”李贵说：“开

开吧，我们来住店来啦。”里边出来了一个小二，把门开开，年约二十多，身穿月白布裤褂，白袜青布鞋，戴着一个草帽儿，黄脸膛，说：“你是做什么的？”李贵说：“我们住店。”那小二一瞧，见李贵身上的灰布大褂也湿了，拉着一骑花马，说：“我们这里人都逃走了，店内就是我看店。你还不快逃命，我们这正南三十多里就是贼营，你还有心住店！”李贵说：“我们是江苏水师营的，协镇张大人有紧急的差事，你不能不叫我们住。我今天要占你一个公馆。”小二笑了，说：“你在协台的衙门当什么差事？伺候哪位？”二爷李贵说：“你瞧着我像个跟人么？我实告诉你说吧，连协台大人，我说什么，他都听什么，好好的伺候我。”小二说：“你先别吹着玩，跟我进来，西上房内也干净；把马交给我，拴在马棚之内。”

二人进了店，李贵一瞧，西上房五间，前出廊，后出厦，南房六间，东边马棚，北上房五间，东边大门，里头是厨房、柜房。院中甚宽大。小二把马拴在棚内，到了上房说：“你这个好大话！今天要是水师营协台大人来到，你敢说他的名字，那时间我请你喝酒。”李贵说：“我要是不敢叫他，那时间算我吹着玩；我要是叫他的时节，你请我五斤酒吧。”二人正说着，只听外面雨也住了，乱马奔腾。李贵站在西上房台阶上，瞧着是张广太带众人前来。李贵就嚷叫说：“张广太，我在这里叫你哪！快快的前来吧。”张三大人说：“我大哥又喝醉了，在那里直嚷我。”带人进去，到店内下马，唬得小二目瞪口呆。大人进了上房，在北里间屋内落座。二十个兵丁在外间屋内，先叫跑堂的给要酒，问有什么菜蔬。小二说：“有鸡。”“杀几只，白煮着也好。”小二说：“我们店中没人，叫一个人帮着我就是。”三大人派了两个兵，去到外边帮着小二作菜。

少时，酒菜已熟，立时广太三人在屋内喝酒，二十个兵丁

在外面喝。李贵到外边去出恭，方一到后边，顺墙根蹲下出恭。雨也不下了，他望天上一看，见墙上露着一个蓝大脑袋，瞪着两只眼望下瞧。吓了李贵一跳，想要起来，地下一滑，已然拉出半截；他望下一坐，又坐进去了，站起来手提着裤子，望西屋内跑，说：“吓死我也！”广太说：“嚷什么，大哥？”李贵定了定神，自己又把中衣擦干净了，到屋内说：“是我自己肝火旺，抬头望上一看，仿佛像有一个人在墙上趴着，吓了我一跳。快要几壶酒喝吧，咱们大家喝完了好走，探贼去。”又叫小二要二十多壶酒，给外边拿出去；屋内三人又喝了几壶酒，头上觉着发晕，一个个翻身栽倒就地。从外边进来了一人，举刀照着张广太就刹。不知张三大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五回

## 张广太店中遇仇人 赛展雄山寨救豪杰

诗曰：

征衣颠倒乱乌催，铃铎声中短梦回。  
河月白移鸦背晓，岭云青入马头来。  
关心霖雨欣成岁，对面明山熟称才。  
报道及门新绶绶，为听兴颂喜衔杯。

话说张广太在这清风堡内避雨吃酒，正喝了有几壶酒，头晕眼黑，不省人事，栽倒就地，不能动转。外连那二十多个兵丁亦已栽倒在地，不能行动，俱皆受了蒙汗药酒。原来李贵瞧见的那个蓝大脑袋趴在墙上，就是那个人。他跳下去，从前面叫开了门，进去到了柜房。小二说：“二教师爷来啦吗？有什么事？”那个人说：“没事。我问你，上房屋内住的是什么人？”小二说：“是巡河副将张广太张三大人。”那个人说：“好，原来是我的对头冤家。来，你把这一包药下在酒内，如他要酒之时，把药酒给他拿去，我要报仇雪恨！你把这事给我办好了，我必重赏于你。”小二不敢不遵，把酒内药掺好了，上房之中又要酒，小二把酒拿到上房。那一个人在西上房窗户以外偷听，见张广太三人麻倒，他叫小二把门关好了，不准放一人进来。他拉出金背刀，说：“张广太，你也有今日！我非把你碎尸万

段，万不能少剃你一刀！”躡进了里间屋内，过去一瞧，当中穿银灰摹本缎箭袖袍的，是张广太，那两个人不像作官的模样。先把张广太的辫子一提，抡起金背刀，照着张广太脖颈方要望下剃，只听店门外边有人打门，说：“快开门！宋伙计，快开门吧！大寨主爷来了。”那要杀张广太之人说：“别开！我出去瞧瞧再说。”小二不敢开门，只听“克嚓”一声，早被外边叫门的人推开，进来有四十多个人。

为首那个，是蓝绸子的包头，蓝绸子裤褂，青缎快靴；淡黄脸膛，长眉大眼，手中拿着双刀。那四十多个人都拿着枪刀，在院中站定，说：“原来是二弟，你拿刀要杀谁呀？”那个人说：“大哥，是你叫门，我要早知道是你叫门，早把那小辈杀啦！”那黄面目的英雄说：“二弟，你要杀谁？你说我听。”那二寨主说：“大哥，就是与我有仇的那个张广太。我各处找，俱不知下落，不想今天在此处相遇。我料想大哥你回去啦，不想是你来在此处。雨也住了，你等先把店门关上，再到西上房，去把张广太那些个人都给我把他们捆出来，那时再作道理。”这四十多人进西上房之内，把张三大人三个人与那二十个兵丁，俱搬在外边院中。二寨主说：“大哥，我先把张广太给杀了。”那位淡黄面目的大寨主说：“二弟不可这样胡为。当年杀死咱们大哥那个人，是武清县河西务的张广太，咱们不可杀错了好人。先把他捆上，然后再用解药把他们解过来，问一问他是河西务的张广太不是。世界上同名同姓之人不少，不可粗鲁。”遂吩咐：“来人！把这些人先捆好了，然后用解药解过来。我问一问，如不是咱们那个对头冤家，咱们好好的把人家放了就是。”二寨主说：“就是那么办啦。”

众人把张三大人等捆好了，用解药给解过来，苏醒多时，睁眼一看，觉得膀臂被人家捆上了。张广太说：“好大胆匹夫！”

原来是贼店，还不把我给放开？”李贵、邹忠破口大骂说：“你这些个贼人，今天瞎了眼，擅敢把协镇大人给谋害了！”那二寨主说：“你等且慢，我先问你们是哪里的？这店里也不是贼店，寨主爷拿你所为报仇雪恨！”那大寨主说：“你们三个听真，与我们有大仇的，是北京武清县的人张广太。我们要把他拿住，碎尸万段！你们三个要不是，可趁早说明白了。”张三大人一听，心中说：“这些个贼人用这话吓我，叫我临死还得输了嘴。此事我焉能受他人之计？”随即答言说：“你等这些个贼人，既说我与你们有仇，我正是京都顺天府武清县河西务的张广太！你要杀就杀，何必多问！”那二寨主说：“大哥，你不必多问。我正找不着他，待我先杀了他，替我兄长报仇雪恨！”说罢，抡刀就要往下剁。

大寨主说：“二弟且慢，我还有句话说。”又问李贵、邹忠说：“你两个人是他的朋友，他到底是姓什么，叫什么哪？”李贵说：“放你妈的屁！我三弟早就告诉你，你为何还问我，是怎么回事哪？”二寨主一听，说：“大哥，你不必多问他，我先杀了张广太，然后再说吧。”举起手中的刀，照定三大人的脖颈望下就剁。大寨主一瞧，后面飞身一脚，正中在二寨主的胳膊上，“当啷啷”一声，二寨主那口刀就扔在就地，一转身，说：“好哇！你为何反帮助外人动手？这是所因何故？”大寨主说：“不是我踢你，在这清风堡店内惹出一场大祸。此地乃江苏地面，杀完了，倘若是走漏了消息，那时岂不连累店家？我在旁边要说你，恐怕晚了，故此我踢你一下。二弟，你不必多心，咱们把他带回山寨，任凭杀刚存留，劣兄绝不管闲事。”二寨主说：“我只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万不能饶他！”吩咐众喽兵：“把他们的马拉出来，将这几个人都捆好了，驮在马上回山。”又从怀中掏出几锭银子，说：“小二，这是白银二十

余两，给你吧。他们与我有仇，你与我无仇呀，不能白使唤你，你拿着作为零用，我等去也。”

二位寨主带着四十多个喽兵，把那二十三个人驮在马上，他二人骑了两匹马，出离了清风堡，一直往南。张广太不认得这两寨主，也不知在何处与他给下冤仇，又想不起来，心中甚是烦闷。又瞧这两个人的穿着打扮，不像天地会，心中不解其意，口内骂不绝声，又不能问。

瞧着走了有数里之遥，正南有一座山口，进了山口走了不远，又往西走，一片沙场。正北是山，山上有寨，只听外边树林内一片声喧，出来了四五百人，齐说：“接二位寨主！”请了一个安，两旁一站。那为首大寨主说：“到山上再说。”一同到了山寨，二寨主说：“你我在分金厅上落座。”这座大山寨分金厅是明着五间，东西配房各十间，后边俱是军装库、粮草等物，两旁摆着刀枪架子。大厅头前，埋着四根黄松木的柱子；俱有六尺来高，为的是开膛摘心用的。叫喽兵先把张广太三个人捆在东边那柱子上，用凉水浇头，开膛摘心。手下喽兵把三个人捆好，把大木盆放在三个人的跟前；又挑过两桶水来，拿过一把牛耳尖刀，说：“请二位寨主，是叫谁杀他？”二寨主说：“待我亲自动手！”

方站起身来要杀张广太，大寨主说：“二弟且慢，我有几句话对你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咱们大哥已然被张广太给杀了，事到如今，若依我之见，倒做个整人情，把他们放了。”二寨主一闻此言，气往上一冲，说：“你是我师兄，死的是我哥哥，活着时节待你也不错，教你能为武艺。今天我把仇人拿住，你不说替我哥哥报仇，你反说把他放了。今天我非杀他不可！”大寨主说：“你同张广太有仇，你同别人也有仇吗？那姓邹的与姓李的，连这二十个兵，你都交给我，我不会放他们，带在

后边，由我发落。还有一件事，大哥被害的那一张图样请出来，当中供好了，你祭奠祭奠，磕几个头；然后把这张广太开膛，把他的人心也放在桌儿上。我也不管了，你就这样办理吧！先叫人把李贵、邹忠松开，拉到后空房之内，把那二十个兵丁就抬到后边去。李贵破口大骂说：“小子们，你先把你李大爷给杀了吧！”邹忠也是骂贼。惟有张广太一瞧，把两个拜兄弟搭在后边，自己也不言语，心内说：“大丈夫视死如归，何必多想。无奈我不知道与这个贼人有何仇和恨？”那位大寨主过来说：“我也救不了你了，我也不忍心瞧着你死，我到后边去了。”

大寨主走后，过来几个喽兵，在分金厅前头摆了一张八仙桌，从里边出来一个喽兵，手中拿着一卷画儿，在那柱子上钉了一个钉儿，把那轴画儿挂上。张三大人一瞧，心中想道：“我倒是瞧瞧那画上是是怎么回事。”只见那个喽兵把画儿挂上，上面画的是一个葡萄架，葡萄架底下搁着一把椅子，上面坐着一个少妇，画得千娇百媚，万种风流，不亚当年西施女。旁边站着一个少年男子，不是大清国的打扮，穿的是古来的衣襟，头上戴如意巾，双垂灯笼走穗，迎面八宝珠，身穿百花折子袄，白绫袜子，云履鞋，年约二十多岁，把那少妇两条腿用手一拿，要行那云雨之事。张广太一瞧，心中说：“这是《金瓶梅》潘金莲大闹葡萄架。他说我杀了他哥哥，我永远不做那苟且之事，真是怪道！”那二寨主一瞧，说：“你这个混帐！在此把我的一张玩意儿拿出来何干？这是潘金莲大闹葡萄架，还不给我拿开吗！我哥哥的那一轴影像，是在我住的那间屋内箱子里边，一轴旧的。”

那一个喽兵又去到里边屋内，拿了那一轴字画儿来，上面挂好了。张广太一瞧，上面画了一片水，水上有几只官船，船上有一杆黄旗，上面有字，是“钦命上海道哈”。船头上站着

一个人，头戴着青色绸子罩头帽，灰色绸子夹裤夹袄，薄底青缎子快靴，看那面目仿佛像自己的模样。又见那边有一只船，船上有二十多个贼，为首有一个蓝面目的大汉，手中拿一口金背刀，在那里站定，咽喉之上着了一避血刃，是被那个少年穿灰色的英雄打的。张三大人一瞧，才知道是当年在沧州杀水寇，跟哈四大人之时结下了冤仇。此时自己才明白，也不言语了，也不知那两位寨主姓什么，叫什么，自己惟有闭目等死而且。

又见过来了一个喽兵，年约三十多岁，穿着一身青衣服，手中拿着一口刀，他在那三大人面前站定。只听二寨主说：“杀他！取出他人心，再作道理！”只见那个喽兵手拿明晃晃的一把钢刀，来在张三大人的面前，把那一把牛耳尖刀手中一拿，照着广太的心中，刀尖望着那心嘴上一刺，只听得“噗哧”一声，红光崩冒，鲜血直流。不知广太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六回

## 韩寨主闻信访胞妹 萧可龙会兵抢苏州

诗曰：

东马南狐史具存，要将谰语遣朝昏。  
雌雄鸡已祠秦榭，内外蛇还斗郑门。  
行处蜚螂仍化羽，梦中蝴蝶与招魂。  
空花幻影凭谁解，待向通人细讨论。

话说二寨主叫那个喽兵开张广太的膛，刀尖方要入前胸，后边来了一支袖箭，正中那喽兵的手腕子上，“扑哧”的一声，是那支箭中在手上，鲜血直流，是那喽兵的手流了血了，把那牛耳尖刀也扔了。二寨主回头一看，见是大寨主，不由无名火起，说：“大哥，你屡次要救张广太，是所因何故？”

原来这位大寨主姓谢，名禄，别号人称赛展雄，原籍是天津府沧州人氏，乃是大盗韩成公的门徒。自幼父母双亡，从师学艺，练会了拳脚、棍棒。因为韩成公被害之后，他逃走外省，到了此处山口。这山名青龙山丹凤岭，有一个山贼，名叫金四虎，带着有五百多喽兵下山，打劫过往客官。正遇谢禄，二人一交手，金四虎被谢禄一镖打死，过来了好几个喽兵头目，说：“寨主已死，这位英雄本领甚好，就请为本山之主！”大家跪倒，请谢禄上山。谢爷也是没有甚么准住处，何妨暂在此山住

下，耐等时来，再为打算。就上山查点仓库军装、喽兵的花名册。在山寨三天，就传下一支令，说：“头一件，不准抢夺妇女；第二件，不准进近山的村庄，欺负人家。”每日传授这些喽兵练刀枪、棍棒，住了三年有余。这一日，他二师弟韩虎找他来啦，接到山寨摆酒，二人提起昔年之事，问韩虎说：“你大哥韩龙与师妹韩红玉现在在哪里？”韩虎叹了一口气，说：“我大哥韩龙是那年在沧州河口，带着些个绿林的英雄，在河口截抢一只官船，那船上有一人甚是勇猛，自通他姓张。行三，把我大哥杀死。我后来一访问，那姓张的是武清县河西务的人，名叫张广太，跟的是上海道台哈红阿。我要替我哥哥报仇雪恨，我找到上海，又听说他升往外省去了。我访问妹妹红玉，并不知下落。因此我在各处云游，一则寻找小妹的下落；二则找仇人，我要替兄长报仇雪恨。今天得遇兄台，也是三生有幸。”谢禄也把自己别后的事情说了一回，就留他在这青龙山为二寨主。

今天二人听说是天地会反了，二人下山探听探听贼的粮台在于何处，他二人打算着要抢贼的粮草。二人分两路哨探去了，正遇下雨，二寨主回到清风堡，遇见了张广太，也是冤家对头窄路相逢，他正要杀，谢禄也赶到，拿至山寨。谢禄实心要救张广太，无奈他又不肯得罪师弟，故此躲在后面，听见那李贵、邹忠说：“咱哥儿俩不想今朝死在这里。”李贵说：“二弟，你不必胡思，念你我与三弟今天被山贼所害，咱们这一点灵魂不散，给咱们弟媳托一个梦，他两个人俱是全身的本事。胡氏弟媳，他兄长现任保定府协台胡忠孝；那韩氏弟媳，他娘家是沧州人氏，他父亲韩成公被杀，他还有两个兄长，我常听他对我说，一个叫金睛太岁韩龙，一个叫蓝面天王韩虎。”这赛展雄一听，说：“不好！”进了屋子，说：“你二人方才说的是

些个什么？再照样说一回，我听听。”李贵知道这大寨主是一个好人，又把与邹爷方才说的话说了一回。谢黎主问说：“你等果然知道韩红玉是张广太之妻吗？”那李爷说：“一点不假。”谢禄说：“既然不假，何人为媒？何人给他们办事？”李贵又把张广太当年之事说了一回。谢禄转身望外就走，方一到前厅，只见那个喽兵在那里用刀要刺张广太的前胸。谢爷是急啦，说话也来不及，乃掏出一支镖，照着那个喽兵就是一袖箭，正中那个喽兵的手上。

二寨主冲冲大怒，说：“好一个谢禄！屡次拦阻于我，是所因何故？”过来就要与谢爷动手。谢禄说：“你不必着急，我有话与你说。咱们老人家就留下你兄弟二人，还有别人没有？”韩虎说：“还有我那命苦的妹妹韩红玉，不知他现在哪里？”谢禄说：“就是张三大人之妻。”韩虎说：“你怎么骂我呀？我妹妹焉能给他为妻！”谢禄说：“你不信，你去到江苏水师营的协台衙门就见着了。”韩虎说：“来人！给我鞦韆马，天也黑了，我去那里访问访问再说。可不准把张广太给放了！”那被袖箭打的喽兵也就过来说：“二寨主交给我看他，万也走不了他！”

韩虎上马，下山奔副将衙门去。走了有一夜，天色大亮，到了副将衙门以外，见有两个老门军坐在那里说闲话。那个年迈的门军说：“老弟，你不知道，我今年六十二岁，在营内有三十多年，也没有瞧着今年这样乱。”韩虎过去说：“二位，这里是副将衙门，里面有一位夫人韩红玉吗？”那个老门军一瞧他长得五短身材，蓝脸膛；穿着一身青，拉着一匹马，说话很愣。见他一问，这两个人回头一瞧姜玉来了，说：“你问那位吧。”韩虎一瞧姜玉，穿着青洋绉大衫，青缎靴子；淡黄脸膛，蛤蟆嘴，一脸酒糟刺。韩虎一瞧，说：“你知道这是张广

太的衙门？我问你，韩红玉在这里吗？”姜玉一听，气往上冲，过去照着那个韩虎脸上就是一掌。韩虎也没有防备，正打在鼻子上，鲜血流出来了。姜小爷骂道：“不要脸的东西！这还了得，满嘴胡说的都是什么话！”韩虎过来挥拳就要打，那两个老门军过来说：“朋友，且慢着，你问这话是因何而起？大清早晨的，你就这样满嘴里胡说，提我们大人与夫人的名姓，你还讲打哪？”韩虎说：“我来找我妹妹韩氏红玉。”姜小爷一听，说：“原来是韩大舅，我不知道，你别怪我。我进里面去禀报一声，叫里边我三婶母也喜欢喜欢。你可别走，我进去回禀去。”

姜玉过去，里边韩氏夫人与胡氏夫人方才梳妆完毕，正在那里吃茶。见姜玉笑嘻嘻的说：“二位婶母，我方才到外边遇到亲戚啦！我韩舅舅来在衙门外，他说话也有点粗鲁，我们两个还闹起来了。后来有人劝开，我一问，方知道是韩舅舅到了。”韩氏又细问了一遍，说：“你快出去，有请！听你说，许是你二舅来啦。”姜玉出来说：“韩二舅，里边有请！”韩虎跟着姜玉过去，到了里边，是上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从上房内，韩氏、胡氏二位夫人出来迎接，还有四五个老妈儿跟随。韩红玉一瞧二哥，自从家中分手，天南地北，音信不通。这韩虎他又是一个粗鲁人，兄妹见面，痛哭一场。让到屋内落座，老妈倒过茶来。

韩红玉说了自己分手的那些个苦处，又问说：“二哥，你当年在哪里哪？干什么为生？我那大哥他在哪里哪？”韩虎“唉”了一声，说：“我当时你别管我作什么，大哥是被人家给杀了，我也不能报仇。”韩氏夫人一听，不由有气，说：“二哥，你还是英雄男子汉，连自己哥哥的仇都不能报了？你告诉我，我必要替大哥报仇雪恨！”韩虎一摆手，说：“不成！此

时这仇人我倒拿住了，有心要报仇，无奈我一见贤妹你，我就不能给哥哥报仇啦！”韩红玉一听，说：“二哥，你说这话，我真不明白，你到底说是谁呀？”韩虎说：“你问，你也是白问。”韩氏红玉说：“我倒问问是姓什么？叫什么？你不成，还有我哪！拿住那害我哥哥的，非把他碎尸万段，方除我胸中之气！”韩虎说：“你当真要问？就是巡河副将张广太，把你我哥哥给杀在沧州河口。”韩红玉一听，把脸一红，心中说：“那可杀不得！”自己愣了半天，说：“自顾咱们说话，我也没给你们引见引见，那是我的胡氏姐姐，这是我二哥。”胡赛花道了一个“万福”，韩虎还了一个揖。他自己也不多说话，胡氏夫人问了几句闲话。他站起来要走，韩氏说：“何必忙，吃完了早饭再走吧。”韩虎说：“你不知道，我也不必细说，那张广太还在我山寨内绑着呢。我在清风堡店内拿的他。我要走了。”说完了话，站起身来望外就走。姜小爷说：“跟你去吧！”韩虎也没听见，到了外边，把自己那一匹马拉过来，上马就走。

到了山寨，见里面大家正在那吃酒之际，张广太在上座。原来二寨主昨夜晚上走了之时，大寨主把张三大人就放下来了，又叫人去把邹、李二人放下来，也把那二十名官兵放下来，大家吃酒。谢禄自通名姓，说：“张三大人，我二弟他是个粗鲁人，不必与他一般见识，凡事都看在我的面上。再说，咱们也是这样亲戚，不知不罪。”广太说：“大哥，我方才多蒙护庇，今已然都知道是亲戚了。这事也不怨韩二寨主。我当初未得时之时，跟哈四夫人在沧州，不错，是杀了一伙水寇，我也不知是谁。今日来到此处，我不想遇见此事。”大家喝完了酒，天已有三更的时分，大家安歇睡觉。

次日天明起来，广太要走，谢禄说：“大人再少屈片刻。吃完了早饭，再等着我二弟回来，我与他商议商议，带着我们

这山寨之众，求大人收用，这就改邪归正。”张广太说：“此事甚好。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二人也得个出身上进之道。我可不是统兵的大帅，我们马成龙大哥管理这马步军队，我是奉命来到此处探贼，只因昨天下起雨来，我在那清风堡店内遇见你们，我还未去探贼。那教匪贼人营扎在何处？还有多少贼要兵？”谢禄说：“大人不必惦念。我派一个头目带本山二十个人，去哨探天地会八卦教的虚实，回来报你我知道就是。”探马走后，他与广太三人，连他四个人喝着酒。

天有日色西斜之时，只见韩虎进来一瞧，谢禄说：“二弟，还不给三大人赔罪吗？”韩虎说：“张大人，咱们都是亲戚，不必念那昨天之事。”谢禄把要归降、带喽兵去打贼的话说了。韩虎很愿意，他又给张广太赔了罪。张三大人说：“二哥，咱们既往不咎，喝酒吧！”正喝着酒，探兵来报说：“安天寿又添了九万兵，又来了一个带兵的头目，叫急先锋萧可龙。”广太说：“咱们走吧，回归大营。”二位寨主放火烧了山寨，带领八百喽兵，跟着张广太一直的奔泥金岗去了。

到了泥金岗，天有四鼓时分，就到了在那正东安营。天色大亮，带着韩虎、谢禄，说：“李贵、邹忠二位哥哥，你们回衙门去吧，我要进营先见大帅。”又叫韩虎、谢禄在营门外站定，自己先进去，正见成龙升帐议论公事。又见流星探马跑上了大帐，说：“报禀大帅，天地会三路走马抢苏州。”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七回

## 众英雄大战萧可龙 王天宠金镖定苏州

诗曰：

秋潮卷堞画旗开，铁骑银鬃上战台。  
诸葛有谋偏不用，子山作贼但名哀。  
胸中愁愤向谁吐，眼底干城几辈才。  
海国苍生焦烂后，隔江犹望谢安来。

话说成龙正在大帐议论军情，探子来报说：“急先锋萧可龙由福建鹿耳门进兵，图抢十海岛，所过州县，势如破竹。近日与安天寿台兵在白龙滩，今天调齐三路马步军队，杀奔泥金岗而来。”成龙吩咐：“再探！”探马下去，广太上了大帐，见成龙行礼，说：“大帅在上，我前天奉命哨探白龙滩，安天寿与萧可龙合兵一处，贼势浩大，元帅须善防之。还有卑职路过青龙山，有本处的团练乡勇八百名，有两个团头，一名谢禄，一名韩虎，愿举义兵帮助大帅退贼。他二人现在营门外等候大帅军令，八百练勇扎在正东不远。”山东马一瞧张广太回来，心中认着他没探贼去，今天一听回禀，才知道他实在是去了，连忙吩咐军政司：“记张广太大功一次。”又传令出，将谢禄、韩虎传进来。手下武军官出营门，一瞧谢禄、韩虎，说：“大帅传你二人进去。”

二人随令进营门，一瞧那一种威严，甚是可怕。正当中坐定马成龙，面如紫玉，扫帚眉，大环眼；头戴青泥得胜盔，大花翎，二品顶戴。左边是陆营的总镇王绪祖，右边是权营义长总理营务处下江总镇飞天豹吕庆，两旁站定有参、副、游、都守、千、把、外委、兵，左右五百亲兵队，俱都是怀中抱着披刀。这一班武官，有花翎的花翎乱摆，无花翎的插尾摇摇，官兵都是号衣战裙。谢禄、韩虎二人占山为寇，从未见过这军的威严。两旁刀斧手、旗牌官，真是令下山摇动，帐上鬼神惊。两个人跪倒在地，谢禄不敢说话。韩虎愣头愣脑似的却敢说话，说：“大帅，我叫韩虎，他叫谢禄。我们两个是青龙山的大大王、二大王，带着八百喽兵前来归降。”

马成龙一听，不像官话，见韩虎一脸的野性：“这得先给他一个。下马威！”想罢，把虎掌一拍，说：“好一个胆大的山寇，分明是与贼同伙前来卧底。左右刀斧手，将这两个山寇给我绑好，推出营门外枭首级，前来见我！”左右一声答应，将二人绑好，推出大帐去了。张广太过来说：“刀下留人！”说：“大帅不可，这两个人说话有些鲁莽，求大帅念其山野无知之人，不必同他一般见识，看在职员身上。”成龙说：“这有令箭一支，把他二人给我带进帐来。”

广太出了帐，到了营门以外，只见韩虎同谢禄二人说话。韩虎说：“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这必是那张广太那小辈出的主意，把咱们两人诓到这里来，给杀了。好哇，死后也饶不了他，做了鬼把他也提了去！”正说之间，广太来到二人面前，说：“二人不必多疑，我特意前来救你二人。”吩咐把他二人绑给松开。广太说道：“方才你是把话说错了。你别说你是青龙山的大王，你就说你在那里住家；手下带的别说是喽兵，你说是团练乡勇。走吧，跟我回去，照着我这样说话。”

广太带二人转回大帐。韩虎说：“谢过元帅不斩之恩。方才我说错了，别说是青龙山的山大王，就是在那里住家；我手下带的人，别说是喽兵，就是团练乡勇。”成龙说：“把你二人的队伍调齐，在泥金岗外，不必换旗帜。少时有一场凶杀恶战。”方才吩咐已毕，只见探马又来报道：“贼窝离此有三十里之遥。”成龙调左营张广太带五百马队居左，右营王绪祖带五百马队居右，自统中军二千马队，派飞天豹吕庆护理粮台底营。

成龙带大队出泥金岗南口以外，一瞧谢禄、韩虎那八百飞虎兵，看此精锐，俱在当年。两杆门旗是“青龙山”，谢禄在步下使的是双刀，韩虎使的是金背刀；一个黄脸膛，一个蓝脸膛，成龙甚喜。只见正南尘沙荡扬，土雨翻飞，杀气腾腾，遮住日色的光华。成龙正观看之际，只见从正南如旋风相似，来了五千马队。两杆白门旗，分为左右，当中一杆白八卦旗，大纛以下有一匹青马，马上驮定一人。那为首的贼将跳下马来，瞧他身高约有一丈，头戴三角白绫巾，金抹额，鬓边双插白鹅翎，迎门茨菇叶，身穿宝蓝缎子箭袖袍，紫战裙，腰系英雄带，足登白底快靴；面如晚霞，两道红眉毛，一双大环眼，鼻梁高满，四方口，海下一部黄焦焦的红胡须；腰中佩带绿鲨鱼鞘的太平刀，手中擎着一条浑铁点钢枪，人是英雄，马是豪杰，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两旁站着步下四员偏将，全是齐眉棍一条。再望贼的后队一瞧，但见那尘沙荡扬，遍地是贼。八卦旗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围着带兵的头目，俱在八卦旗下，大约总有二百多个头目，漫山遍野而来。成龙看罢，遂问：“那位大人先将贼人前驱拿住？”旁边有副将王绪祖答应，催马出离本队，直扑贼人先锋队而去。

原来是安天寿兵退白龙滩，正待要想奇计暗取苏州，远探

报道：“急先锋萧可龙大队全军至此。”安天寿派谢家五虎前去迎接，还有华家八彪将。急先锋萧可龙迎到子午营，他的大队也扎在此处。两军合为一处，共有十六万贼兵，水路的船又不少。这萧可龙带着二十四员贼将，俱都是能征惯战的英雄。内中有一个军师，姓马，名通，人称莲花道。此人善晓妖术邪法，乃是八路督会总赛诸葛吴代光的徒弟，跟萧可龙为兼军都会总，一同萧可龙来至安天寿的大寨。安天寿说：“萧兵主，你我奉八路督会总的篆牌，定于八月中秋在江苏省城会兵，与李天一家共取苏州。此处分兵三江两广，地面俱归咱们天地会教中，不想一字并肩王、二督会总吴德机关泄露，自己逃向峨嵋山去了。福建会馆有老龙神马凤山师，带老会总任山共有十一家会总，在此处卧底。事到如今，俱皆死去、逃去，不知下落。我带兵到之时，有马成龙在泥金岗扎队，我打了一个败仗，故兵退此处。事到如今，二弟至此，有什么高明生意？”萧可龙说：“安大哥不必多虑，小弟至此明天进兵；管保走马得苏州，不费吹灰之力。我有一员勇将，也在云南八勇之内，此人姓杨，名芳，人称云南五勇士、铁枪无敌大会总，现在带前营先锋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明天我派他带前部马队，我自居中军，安会总你带后队，作为接应。兵分三路，踏平泥金岗，生擒马成龙，活捉顾焕章，务要进取苏州城！”说罢，大家喝酒，直吃到月上三竿，方才安歇睡觉。

次日天明，派杨芳为先锋，进兵泥金岗，率大队贼军进兵前敌，带领的是飞虎队铁枪无敌大会总。一瞧泥金岗扎着一支官兵，左边有五百马队，右边有五百马队，当中倒有二千步队，有一对门旗，上边那一杆是“临敌无惧”，下边这一杆是“勇冠三军”，当中一杆大纛，旗下有带兵的大帅。只见右边队内出来了一员武将，身背后有一杆白七星旗，白马上骑着一位英

雄，手擎着虎头鍔金枪，一声大骂说：“好一班天地会八卦教的贼人！来，来，来！与我白面瘟神王绪祖较量几合。你快通名姓！你是叫什么名字？你家王大人枪下不死无名之鬼！”这说书的每逢对阵，必要各向名姓，这是为何哪？所为的是得胜前来报功，杀死的是有名的贼将。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那贼将闻听，说：“王绪祖，你不必逞英雄！我乃是云南八勇士之内的英雄。我名杨芳，别号人称云南五勇士、铁枪无敌大会总的便是。来！你与我战三百合，才算你是一个英雄哪！”王绪祖说：“好大胆的教匪，焉敢这样无礼！”拧手中枪，照定杨芳就刺。杨芳用手中枪就望上相迎。两个人都是使枪，真称起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二人战够多时，难分高低上下。杀得王绪祖怒起，说：“好一个小辈！”自己把家传的那神枪的门路施展开了，照着那杨芳面门一刺，杨芳急用枪相还。王绪祖把手中枪望后一抽，那贼人的枪就迎空了。王绪祖趁势一枪，把杨芳刺于马下。后边有跟王大人的，过去把首级割下。那边又过来了郝大龙，也被王副将结果性命。郝大虎与郝大彪、郝大豹，俱死在王大人的枪下。恼怒了那为首的急先锋，他一摆倭瓜紫金睡，一催座下黑麒麟，大嚷一声说：“王绪祖，休要逞能！来，来，会总爷与你分个上下！”照着三大人催马杀来。

正绪祖抬头一看，但则见那员贼将甚是雄壮：头上戴三岔白绫冠，二龙斗宝，金抹额，鬓插白鹅翎儿，身穿紫缎子箭袖袍，蓝战裙，大红绸子中衣，青缎子快靴；面如青泥，两道重眉，一双大环眼，方面大耳，海下微有胡须，是连鬓络腮，露出两胡子茬儿来。坐骑的那一匹黑麒麟，真是：

走阵急，躡崖快，躡山跳涧如平迈；好似铁脚黑麒麟，日行千里的乌蟹寨。

王绪祖看罢，心中说：“细看此人，倒是一团的威风，我与他要是动手，必须小心才是。”看罢，说：“贼人通名！”那边一听，说：“你要问我，我乃是四川峨嵋山通天宝灵观八路督会总殿前官拜威勇候、平北大将军，总领福建、广西马步军队督会总、急先锋萧可龙。你是何人？要知时达务，理应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早归降我们，免遭涂炭之苦！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你大清自入关以来，不思收揽英雄，权臣用事，常有含冤的英雄受那势利小人之气。我家八路督会总自起义以来，得了天书三卷，所谓应天顺人。我瞧你这江苏地面，官兵不过几千之众，战将也没有什么出类拔萃之人，何不早早的归降，以图上进之道！”

王绪祖一听，说：“你这一个无知的匹夫！我乃是堂堂正正奇男子，受大清国的皇恩，焉能像你这些个无知的匪贼，不知三纲、四大、五常、天地君亲师的贼人！来，待我先杀你这匹夫！”拧枪就刺。只见那萧可龙招手中的锤望上一扬，分左右手分开，见枪奔面门而来，他用那锤里外一推，那王绪祖的枪几乎撒手，马望南一蹶，在贼人的马东边望南走。萧可龙用双锤盖顶一砸，王副将打算要躲也来不及了，脚一甩镫，往马前一跳。急先锋的那两柄锤正从他脊背上擦着砸在那匹坐骑的腰上，把那马砸死，王副将败回本队。成龙又派吕杰出去，也带伤败回来。守备王善出去阵亡。贼人一连败清营九阵。

山东马又派马梦太出去。瘦马正与那些个参、游、都、守在那里吹哪，说：“这个贼，我出去就把他结果性命，不用费事。”方说到这里，听成龙那里派他出去，自己拿短把刀到了阵前。那萧可龙杀得性起，下了马，自己摆着锤要战。马梦太还是与人家说了好些个贫话，抡刀就望下剁。急先锋的锤望上

一迎，把那梦太的短把刀磕飞。梦太回身要跑，被人家一脚踢在背后，趴在就地。萧可龙过去用脚蹬着，把双锤一举望下就砸。不知梦太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八回

## 张广太酣战急先锋 萧可龙出遇王天宠

诗曰：

零脂剩粉旧池塘，艳雨凄风古战场。  
一点红心千载血，几分黄土六朝香。  
人归拾翠时将晚，花落留春住不妨。  
未免有情情缱绻，鹧鸪啼罢又斜阳。

话说马梦太在两军阵前正被萧可龙一脚踢倒在地，脊背朝上。那萧可龙他用脚踏着马梦太，说：“好一个无名小辈！也来在我跟前送死！”马成龙与众人一瞧，说：“不好！马梦太要死在贼人之手。”大家干瞧着，也是救不了他。只见萧可龙摆锤大笑，说：“不想你等都是些个无能之辈！”方举锤望下打，只见一阵尘沙，梦太抓刀就往回跑。原来是梦太他被萧可龙踢倒，自料想活不了，用手抓了一把土，望着贼人面门一扬，迷了他的两目，闹了一嘴土，萧可龙脚踏不稳，望后退了两步，马梦太自己抓刀跑回了本队。萧可龙说：“好一个混帐东西！你不是朋友！愣把我给闹了一脸土。我再要拿住你，绝不饶你！”

只见张广太催马出离了本队，大喊：“贼人真可恼，你往哪里走！我必要生擒你这小辈！”原来张三大人在本队之内一

瞧，说：“这些个贼人来的势大，怕今天泥金岗不好，我受国家皇恩浩荡，我何不去与那个贼人拚命！”催马直到阵前，自己想：“能死阵前，不死阵后！”他一拧手中的枪，大骂贼人。那萧可龙一瞧见张广太，又听得那身背后有人说：“会总爷，你不可放走来的这人，他就是当初的张广太，也是咱们教中人，反了归降大清。会总爷，你老人家必要把他拿住就是了！”萧可龙一见广太端枪奔自己刺来，他那傻瓜擂鼓金锤望外一磕，张三大人如何敌得住，那支枪早就松手啦，腿望外一磕，卷回马来，一直的望回就跑。

只见那边对面来了一个英雄，大嚷说：“张三大人不必着急，我来拿这贼人！”广太一瞧，那个人身高九尺，身穿蓝绸子一件长衫，青缎子抓地虎靴子，手擎雁翎刀；面如白玉，两道绿眉毛，一双大环眼，三山得配，脸上带着一脸的水锈，两只眼睛滴溜溜的乱转。

来者这一位英雄，姓王，名勇，字天宠，别号人称小白龙，自前在黄河湾与顾焕章分手。说书的一张嘴，难说两下里话。那王天宠就在三江两广地方游逛各处的名山胜境，到处行侠作义，除恶安良，永不偷人家。他要没有钱使用，访问那里有贼的窝巢，他去讹贼。如若给他，万事皆休；如不给他，要与他动手，轻者带伤，重者废命。绿林中闻名丧胆，望影心惊。

这一日，到了福建地面，手内无有盘费，王天宠一想：“也是真没有主意啦，我今天破了戒吧，就在此处打劫过往的行路之人，暂顾燃眉之急。”一瞧前边有座松林，穿林有条大路，小白龙王天宠就在树后一等，等了有两三个时辰，不见有一人过来。正等得着急，只听那边小车儿“吱扭吱扭”响，王义士一听，心中说：“买卖来了！”再一细看，凉了半截，原来是一个磨剪子洗镜子的。小车是一个轮子，上四放着一块磨刀石，

推着过去了。王勇心内说：“我劫他作什么，我再等一个有钱的就是了。”让过磨刀的去，他自己站在松林，又等候多时。

只见那边又来了一个少年男子，年约二十多岁，身穿蓝布裤褂，白袜青鞋，身背着一个大包袱。王勇说：“你站住！”把手中的木棍一举，那个少年男子把包袱一扔，说：“好汉爷饶命！我包袱内是我才从我舅舅家中借了来两三件棉衣服。我家离此不远，我父母俱是伤寒病，还没有出汗。家中当卖已空，无处求借，我才到我舅舅家中借了这几件衣服。好汉爷要，就拿了去，我一家人该死了。”说罢，放声痛哭。王天宠说：“你去吧。可惜我腰中未带银钱，若带银两，我周济你几两，你倒是一个孝子。你在什么庄村住家？晚半天我给你送银子去。”那少年男子说：“好汉爷要问，我就在前边太平庄。我姓张，名永，在村西头路北里住：篱笆障，三间草房，院中有一棵枣树。”王勇说：“你回去吧，我少时必有道理。”那少年男子竟自去了。王勇又在这里等候多时。

日色将暮，只见从那边来了一个人，年约三十有余，身穿蓝绉绸大衫，白袜云履，低着头往南走。王勇把手中木棍一擎，大喊一声说：“快留下买路的金银，放你过去，如若不然，我定要结果你的性命！”那人一闻此言，说：“罢了，这一条道上劫路的太多！我方才在这北边有五里多路，被一伙人把我一骑马、五百两银子，还有被套，俱被他人劫去。当时虽则他们未要我的命，我自家也活不成了，惟有一死而已！好汉爷，你要杀便把我杀了，这身衣服都是你的。”王天宠一听，说：“好哇，我本就是等了有一天，原来在我上站上有贼。你姓甚名谁？跟我走到那里，务要把你的马匹、银两给你要回来。”这人说：“我姓李，名永福，在京都前门外绸缎店作生意。我这是回家，今天遇见好汉爷，若能把我的马匹等件给要回来，我分给你一

半。好汉爷，你跟我走。”

二人一直奔了正北，走了有五六里路，说：“前面有一个山口，山口以外有一片松树。”只听树林内“呛啷啷”一棒锣声，出来有四十多名贼人，一个个俱是花手巾包头，短衣襟，小打扮，青缎薄底快靴，手举长枪大刀。为首有一个贼人，身高一丈，膀粗腰圆，脑袋小，长得不相称，面似青粉，两道细眉，一双小眼睛；手拿一对古丁八宝镀金锤，锤头如同西瓜大小，锤把仿佛核桃相似，穿着一身青衣服，在那里大喊说：“好小辈别走！快留下买路金银，有毛寨主在此！”王天宠一闻此言，说：“小辈！你认识爷爷？我告诉你就是了。我姓王，名勇，表字天宠，别号人称小白龙，江湖绿林闻名丧胆，望影心惊。”

这位毛寨主一听，就吓了一跳，说：“原来是王义士！走吧，你老人家跟我到我那里去住上几日；愿意走有盘费，不愿意走，就在此处为山寨之主。”王天宠说：“你叫什么？”那人说：“我姓毛，名顺，因我说话乱嚷怪叫，故此人都管我叫‘毛嚷嚷’。方才我这里得了一号买卖，我瞧跟着你老人家回来了，我就知这事不妥。”叫伙计们把马拉过来，并褥套、银子一并拿过来。众人把所有东西俱皆拿来，交给李永福，说：“你去吧。”王天宠说：“李永福，道路之上若有人再劫你，你就说我姓王的打发你去的，大概他等不能劫你。”李永福说：“多谢王恩公的厚恩，容日再报。”说罢，拉马去了。

毛顺说：“王大爷，有一个地方，你敢去吗？”王勇说：“哪里去？”毛顺说：“就是台湾聚泉山，有一家寨主姓杨，名永太，别号人称叫海底蛟，带管二十四座海岛，手下有六百八十只战船，带管二十四路的总头目，喽兵有两万有余。那位寨主手中使着一对分水双桡。王大爷要是敢找他去，我那时节

才信服你是英雄。”王天宠一听，说：“好哇，毛顺，你头前带路，我非去找他不可！”毛顺说：“请先到我山神庙内吃几杯酒，明天我领你去到聚泉山，见见那本山寨主。我可不是给你们两位拢对头，那聚泉山我受过他之害。来吧，请同我先回山神娘娘庙去。”

王天宠跟着那毛顺望前行走，过了两三个山湾，见正北有座山神娘娘庙：钟楼倒坏，殿宇歪欹，群墙塌倒，里边房屋倒不少。同毛顺带那四十多人到了大殿，里面有几个看守之人，也有厨房，也有配殿，也有桌椅、板凳，让王天宠落座。上面摆着好些茶碗，有一把茶壶。过来了一个人，先给王义士倒过一碗茶。毛顺吩咐：“来人，备酒，办理菜蔬。”少时，杯盘齐集，摆满了桌子上，亲身给王勇斟上酒，他自己在下边陪着。王天宠喝了几杯酒，吃了些个饭，然后安歇，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起来，用完了饭，说：“毛顺，你带我走吧，奔福建聚泉山去，找那山寨主海底蛟杨永太去。”又鞦了两匹马，毛顺带路，骑了一匹马在前边，王天宠骑了一匹马在后头跟随。二人到了渡口一摆渡，连人带马要去到聚泉山去：“你们来一只小船儿。”那边来了一只船到岸边，毛顺同王天宠拉马上船，扬帆顺风，走了有两三重山岛，见正北有一座山口，那边有二三百只船，船上还有好些水师营的喽兵，有好几千之众。为首的头目说：“你们是作什么的？快通名姓！如若不然，我等要放箭啦！”毛顺听罢说：“列位要问，我叫毛顺。那位是小白龙王天宠，来拜你家寨主！”那边人说：“二位少待，我遣人去禀我家寨主得知。”进了山口，奔大寨报与老寨主知道，说：“有王天宠同毛顺前来拜访。”

杨永太正与那二十四座海岛的寨主议论大事。内中水豹子何成、闹海龙王何玉，是两个大头领，说：“老寨主，这一个

王天宠乃是一位有名的英雄，必须请上山寨。”海底蛟杨永太说：“众位英雄，请鸣锣摆队，迎上山寨。”先派人到了那前山口以外，说：“我家寨主请王义士进山寨。”那船望两旁边一闪，王勇那只小船儿望里边一进山口，望北边一瞧，是一片水，当中有不少的船只。那北边有岸，岸上有一块平川之地，是一块教军场。北边有一座高山，山上有大寨，寨外边有无数的喽兵，俱在两边站定。王天宠到了北岸，船站住下船去。有人带着上山，只见那边有众位寨主迎接。

王天宠带着毛顺进了大寨，见两旁的那些个喽兵，都是花布手巾包头，青绸子裤褂，青缎快靴，怀中抱着有斩马刀的，有大枪的，有鬼头刀的。当中那二十四家寨主，也有青脸的，蓝脸的，面如晚霞的，面如紫蟹的，面如青粉，面似乌金纸的，面似赤炭，真是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野八方的豪杰。当中那海底蛟站在那里，真是九尺身躯，黑面目，双眉带煞，虎目圆睁，一部花白胡子；身穿青绸子一件大衫，足下青缎快靴，一见王勇，说：“王天宠，我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不想今朝在此处相会，此乃三生有幸！”王天宠心中说：“我是被毛顺约请来替他出气，我今天要与他一论绿林的义气，毛顺必说我是怕他兵多，不敢与人家论武。”想罢，说：“老寨主，我来非为别故，我是先找你借白银五千两，然后你把这山寨让与某家就是。”那边群雄一听，说：“好一个王天宠，你真好大胆！来到这山寨，说这狂言大话！我等大家拉刀，把他乱刃分尸，结果性命！”众人一声喊。不知此事该当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九回

## 杨永太让位聚泉山 李天保结义王天宠

诗曰：

客里流光阅九春，西山鸾鹤自为邻。  
卧同干木非藩魏，笑却新垣欲帝秦。  
内地弄兵皆赤子，隔河专阉半清人。  
龙蛇歌罢愁无赖，谁念飘零折角巾？

话说王勇在聚泉山要与杨永太措白银、要山寨，一旁大头领就要拉刀，齐帮助杨永太来动手。杨永太向自己手下人说：“你等不可这样无礼！”又回过头来说：“王天宠，你来到我这山寨，你既敢与老夫翻脸，你的胆子必不小。来，你如赢得我这手中的虎头钩，我必要把这山寨让给你；你要输了，你来看我这两旁有多少英雄，你休想出我这一座聚泉山！”说罢，把长衣脱下，自兵器架子上拿过来一对虎头钩，在当中一站，双钩一分，那一团的威风杀气。王勇也把自己的长衣服脱去，拉雁翎刀，二人动手。两旁众人观瞧。杨寨主的钩分为三十六路，王天宠的雁翎刀上下翻飞，杀在一处，不分高低上下。二人战了有一个多时辰，棋逢对手。

杨永太他一瞧王天宠能耐出众，武艺超群，自己望旁边一闪，跳在圈外，说：“好！王天宠，老夫年迈了，精气神敌不

住你，不必动手，算你赢了，我把这一座山寨让给你吧。”王勇说：“不可，我头一件是被人激了来的；第二件是我也不占山为王，不过是与你对比武艺，也就算完了。我要告辞，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杨永太说：“老弟，你不必推辞，来，咱们先喝几杯酒再说吧。”叫过那二十四家寨主，都给王勇引见，各通名姓，摆上了酒饭，大家开怀畅饮。

杨永太说：“王老弟，你就不必推辞。大寨现有花名册，粮草足备，你先替我防守山寨，我要先回南省探访兄长杨永安，你也没有去处。”王天宠说：“我乃是一个无能之辈，既是兄长抬爱，我暂在此处看守，等兄台事情办理完毕，千万回来。”又叫毛顺说：“你回去把你手下那些个人，俱都叫他们上山来，在此处就是。”毛顺走后，杨永太说：“众位英雄，看着我杨某的面上，并保王义士为山寨之主，我要去也。”带小包裹下山，大家相送，一个个不忍分离，送了有五六里方回来，给王寨主贺喜。

次日，毛顺带着人也来到，他自己说愿在此处习练水中能耐。王天宠自此日点了名，派海岛的头目回归各岛，每逢初一日、十五日，操演士卒，教练水军。过了两天，又来了两个绿林的英雄，是陕西咸阳人：一个是笑面无常张大虎，一名是白面阎罗张二虎。闻说王天宠占了这一座聚泉山，他兄弟二人来投入山寨之内。王勇一瞧这二人是忠义之人，就收在帐前，作为管队头目。自这两人到山，与王天宠意味相投。

张忠说：“寨主，我想，要尽指着劫过往商人，日久恐怕不成。这各海岛的出产，也不够养这些个人的。我领些个银子为商，买绸缎，中外都可以去。咱们这座山立一个镖局子，保东西南北各处的镖。如有客人从此路过之时，在咱们这里挂号，

保他东走一千，西走一千，如失了之时，咱们管赔。插着咱们聚泉山的旗子，绿林的人万不能抢劫。”王勇一听，说：“甚好，你就照样办理就是。”张忠带了三万银子、七八十个精壮喽兵，扮作买卖客商的模样，往苏杭地面，往来运买货物。未到一载有余，众商贾都知聚泉山不劫往来的人，都从水路这边走了。过了有二三年，人人都知有一个公道大王王天宠，绿林中的人知道有聚泉山旗子，真如同令箭一样。

一天，听说师兄顾焕章作了官啦，就派张二虎下山，带了一封书字，去访问顾焕章的下落。张二虎是正月起身，到了二月间，这一日，王勇正同张忠吃完了酒，坐在那里说闲话，人报有水师提督李天保前来山下，要拜见寨主。王天宠一听，说：“他带多少官兵前来？”报事人说：“就是他一人，带两名小童、一只小船。”王天宠带张忠出去迎接，大寨以外两旁站着有五百多名喽兵，说：“快去请李大人来。”

只见那边小船上下来了一个人，带着两个小童儿。头前那位提督李天保，身高九尺，面如白玉，眉分八字，眼如銮铃，沿口髭须；头戴青缎子秋帽，迎门嵌颗珠子，身穿灰色洋绸百福的灰袍，外罩天青宁绸棉马褂，足登青缎子篆底官靴。后跟着两个小童，衣帽鲜明。王勇一瞧，心中说：“这人来到此处，看他的形迹，必是前来探我。”想罢，过去说：“小人王天宠，不知大人驾到，未能远迎，请里边坐吧。”李天保说：“久仰大名，特来拜谒。今蒙相接，此乃三生有幸！”张忠也过来行礼，一同入山寨，到了分金厅落座，喽兵献茶。王勇、张忠二人陪着说话，说：“李大人虎驾光临，至此何干？”李天保说：“久慕大名，特来拜访，并无别事。如不弃嫌，你我结为金兰之好，不知尊意如何？”王天宠说：“我乃一个草民，在此山暂借道栖身。大人乃是国家的命官，官居极品，位列三台，

小人不敢仰视高攀。”李天保说：“你倒不必推辞。我瞧你比我小两岁，哥哥必要同你结为金兰之好，你也不必推辞。”王天宠一听，知道他所说的是真情实话，吩咐喽兵摆香案。二火焚香行礼，结为昆仲。李天保居长，王天宠居幼，众喽兵道喜。吩咐摆酒，大家开怀畅饮，喝到尽欢而散。李天保在此住了一日，次日天明，用完了早饭告辞，天宠率大队相送，二人分手。

过了有十数余天，李天保又来到山寨，来找王天宠。二人吃酒之际，谈起闲话，又提当年的喜乐悲欢。李天保问王天宠说：“贤弟，你猜劣兄我是干什么的？”王天宠说：“大哥，你喝醉了。你明明是福建水师提督，小弟并非不知。”李天保说：“不是。你我知己之交，我也不能瞒你。我原籍江苏人氏，行伍出身。我作守备之时，拜了一个师傅，姓袁，名叫智干，此人善晓过去未来之事，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我衙门住居一年有余，传给我无数的妙法，我已然归顺天地会八卦教。后来自己官运发显，官升福建水师提督。久知贤弟大名，无奈我不能相亲。今朝你我既结为金兰之好，理应该吐肺腑真情。此时我拜威毅侯平西大将军。贤弟，你若要归降，我等定在今年八月中秋起手，共举大事，我家八路督会总必封你一字并肩王之爵。”王天宠一听，心里说：“原来他是天地会八卦教！我自自有道理。”说：“大哥，我倒愿意归降，无奈我这山寨甚穷，刀矛器械、旗帜船只不齐，你先给我办点银子，我把军装器械俱皆办理整齐，我就归降天地会了。”李天保说：“用多少银子？”王天宠说：“六十万足够我换换刀矛器械、旗帜船只等物。”李天保说：“十日后我给你办理来，送到此处就是。”二人用完了酒，李天保告辞而去。

过了七八天，李天保亲身带着五只艇船，送到了六十万两白银，交给王天宠，说：“你是该当怎样办理，几时归降？”

王天宠说：“三月初三日，我带着全山的花名册，去找兄台去，到那里你带着我去朝见八路督会总去。”李天保甚是喜悦，说：“二弟，八路督会总闻你之名时，常说派人去请你入伙，不想这一件功劳愚兄得了。我要告辞了，必须要言而有信！”

过了十天，李天保不见王天宠归降，找上山来，说：“贤弟，你为何不归降？这是所因何故？”王勇说：“大哥，你不必说了，真是一言难尽。你给我那六十万银子，我放在那后山空房之内，不想夜晚山崩地裂，连银子带房屋俱塌下，沉于海内，还糟蹋了无数别的物件。兄长，你跟我去瞧瞧去。”带着李天保到后边一瞧，果然山崩下一个窟窿，可是旧迹，又见那边塌了无数的房。李天保说：“二弟，你不必为难，我再给你拨三十万两银子来足以够了。”天宠说：“甚好。”李天保又走了。

过了五六天，又来给送了三十万两银子，交给王天宠，问他几时归降。天宠说：“四月初四日，我准归降。”李天保说：“你老弟有所不知，今年督会总知单篆牌，知令各路，定于七月十五日共起义兵，八月十五在江苏会兵，三路抢苏州，八路督会总派你为接应。”王天宠说：“就是吧。”

李天保等着，过了四月初四，不见王天宠来投降，心中甚是着急，又来找王勇，一见面说：“贤弟，你真不懂朋友之情，怎么又失信了？”王天宠说：“唉！大哥，你别说了，该着我为难。我派张大虎去买办绸缎，不想他一去不返，急得我吐了两口血，我也没脸见你。”李天保就愣了半天，说：“贤弟不必着急，我再给你从督会总那里寄十万两银子来吧。总是你目中不识人，用人不当。我三五天就给你送了来。”说罢，告辞去了。过了三五天，果然又给送来了十万两银子。

此时，李天保在沙面也来到，一进山寨，天保说：“贤弟，

把银子收下了？”见王天宠在分金厅当中高坐，有张大虎、张二虎亦从黄河回来了，左右两边落座。东边坐着十二家海岛的寨主，首座是闹海龙王何玉，右边坐着十二家海岛的寨主，首座是三花鬼焦成；两旁站着有五百名刀斧手，俱都是号衣战裙，怀抱鬼头刀。见李天保进来，大家齐声呐喊说：“叛贼李天保来了！”“拿！”左右一声答应，把李天保就给捆上了，带到分金厅。王天宠大怒，说：“李天保，你乃是国家的命官，一品大员，为何叛反？我虽则占山，是英雄豪杰，眼下不过是暂借道栖身。你这小辈，劝我归降邪教，我焉能与你善罢甘休！”吩咐左右：“把他推出去，给我枭首号令！”刀斧手一声答言，推着方要望外走。李天保一想，说：“暖呀！我花一百万银子，我买了一个立决！”张大虎在旁边说：“寨主不可杀他，念其当初结义之情，把他释放就是了。如再犯在你我弟兄之手，定不能善罢甘休！”王天宠说：“也好，把他给我赶出去！”把事情办完，又想说：“我恩兄拿来的书信，我瞧一瞧。”看完又想：“贼人今年中秋定苏州会兵，怕我恩兄家中受贼人之害，派张大虎送信一封。”

张大虎去后，他不放心，派焦成、何玉与张二虎看守山寨，自己改扮来到苏州，料想贼人不能起手。及至到了泥金岗，见正南上有几万贼队，泥金岗有几千官兵。见有一员清朝武将被贼人打败，自己迎上前去，让过张广太的马，把贼人的去路挡住，手擎雁翎刀，大嚷：“贼将休要逞能，有小白龙王天宠在此！”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回

## 王义士单人退敌兵 安天寿偷营泥金岗

诗曰：

汉家征旌出临洮，莽莽边尘逐梦遥。  
雪拥天山人跨海，风翻戈壁马成潮。  
知无一穴容藏免，莫倚寒云失射雕。  
多少秦关雄白骨，几人不负霍嫖姚？

话说王天宠挡住贼人去路，张广太回归本队。马成龙在远处瞧见，问：“此是何人？”张大虎在一旁说：“大帅，此乃是我家寨主王天宠，与倭侯爷送信就是此人。”成龙吩咐：“擂鼓助阵！”只见王天宠在那里说：“好，贼人通名！”急先锋说：“我乃是前军督会总萧可龙是也。你是何人？”王勇说：“我姓王，名勇，表字天宠，别号人称小白龙，福建聚泉山公道大寨主的便是，特意来拿你这叛反国家之贼人！”萧可龙说：“我与大清国有不共戴天之仇！”

原来这急先锋萧可龙，乃是湖北武昌府江夏县人，康熙三十年的武会元，出任作云南穿云关副将，为人其性最烈，带兵甚是恩厚。八卦教素日闻他之名，常常派人来下书信，请他入伙，俱被萧可龙给骂回去了。也有给割了耳朵的，也有打四十棍的，把那些个会匪俱皆唬得不敢来了。后来峨嵋山八路督会

总带领十万大兵，来取穿云关，萧可龙带二千兵出关打仗。吴恩亲身列队，左边有白绫旗，右边也有白绫旗，当中一杆白八卦旗。左右列着有四十人员偏将，当中一辆四轮车，吴恩在上面端坐：头戴八宝鱼尾三角白绫冠，金抹额，上嵌八宝，轮罗伞盖，花贯鱼肠，身穿宝蓝缎子道服，外罩鹅黄缎子道氅，足登蓝缎云履；背负阴阳八卦幡，肋下佩太阿剑，绿鲨鱼皮靴，黄绒穗头，黄绒挽手，真金饰件。老道面如白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丰满，三山得配，五岳停匀，颔下满部银髯，根根见肉，不亚赛银线相似；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不亚似太白李金星。身背后带着云南头勇士、黑面小霸王杨胜，人称神枪无敌；背后云南二勇士、小常万杨平；还有云南七勇士、金镜无敌大将军曹天兴，这是云南的八勇。还有几个玄门道教：头一个瘟黄道人叶守静，虎眉真人叶守清，还有铁掌道人马龄、八臂道人宣天化、九头真人李常龄、七星真人杜玄真、五方太岁李英。旁边一百二十八家少会总，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野八方的豪杰。

萧可龙带清兵二千在正北扎队，一见吴恩这样兵威，自己心中说道：“大概这座穿云关保守不住。”自己催马向前，摆手中倭瓜紫金锤，说：“好叛逆！哪个前来，与你家协镇大人动手？”吴恩身背后过来小霸王杨胜，催马拧手中浑铁点钢枪，大嚷一声：“萧可龙早早归降！小霸王杨胜在此！”二人在战场之上，难分高低上下、胜败输赢，直杀到黄昏目暮，两下各自收兵。次日又战，一连五天。

吴恩甚爱惜萧可龙，一想：“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不如想一条妙计，收这一员虎将，得取大清江山杜稷，不费吹灰之力。”至第六日，按兵不动，就是一连七天。

这一日，打下战书，请萧可龙决一雌雄。萧协镇带大队出

离穿云关，至战场之上。吴恩说：“萧可龙，山人我带大兵十万，要得取云南。我兵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你若不倍，你待来看！”伸手拉出八卦幡，冲着自己本队兵一指，只见一溜青烟，那兵丁登时身死。吴恩说：“萧可龙，我这宝幡一动，你早死于非命。我爱惜你，早早归降，免遭杀身之祸。”萧可龙一摆手中锤，说：“好妖道，今天我必要结果你的性命，万不能饶你！”吴恩又派二人杨胜、杨平双战萧可龙，说：“只许生擒活捉，不准伤他性命。”此时，三人在战场之上战了约有顿饭之时，吴恩故意鸣金，将自己的兵收回，说：“萧可龙，你目中不识人。你多咱有急难之时，再投奔于我，我必有重用。”萧可龙并不答言，带队来至穿云关外叫城。只听城上一声炮响，上面有无数的官兵。为首有一人，身高九尺，面如白玉；头戴青泥得胜盔，二品顶戴，大花翎，说：“萧可龙，我奉云贵总督之命，知道你叛反大清国，特意前来拿你！”四附左右：“先将萧可龙的家口拿上城头号令！”少时，就将萧可龙的母亲、妻子绑上来。他母亲在城头上说：“儿呀，你为何叛反？连累老身遭这一刀之苦。”见自己结发之妻，还有九岁的儿子在城头之上，一刀一个，俱皆杀死。萧可龙一瞧，“暖哟”一声，栽于马下。众兵丁过来说：“兵主醒来！”大家把他扶上马去，萧可龙说：“我忠心赤胆保守穿云关，我全家被害，可惨哪，可惨！列位三军，你等助我一膀之力，我要攻破这一座穿云关，替我老母报仇雪恨！”说罢摆锤。那二千人都说：“愿与兵主同死！”杀奔穿云关攻城。上面灰瓶炮子、滚石檣木，不住望下砸打。直攻到有三更时分，那二千人了有一千多人，萧可龙吩咐：“撤队！大家望南找一个安身之处。”

正在为难之际，只听得对面有人说：“萧协镇，我等奉我

家会总爷之命，前来接你。听人传说，尊驾乃是被上宪所害。我家会总爷特意派我前来接你回营，必要替你报仇雪恨。”说罢，在那边一站。萧可龙说：“既然如此，甚好。尔等随我投降天地会。”众兵丁也是走投无路，无奈归降天地会八卦教。先见了吴恩，吴恩说：“我山人今既然得了一员虎将，明天不用你自己出兵，我亲身前往，必要夺取穿云关。”旁边有一个战将陈武英说：“卑职乞得精兵三千，要走马取穿云关，必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吴恩令萧可龙安歇睡觉。次日天明起来，人报：“陈武英得了穿云关，请会总爷入关。”吴恩说：“带全军入穿云关，进兵楚雄府。”长驱大进。萧可龙说：“多蒙会总爷待我天高地厚！你如派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自此，他归降天地会了。

书中交代，原来这取穿云关，乃是吴恩的一条反奸之计，在与萧可龙打仗之日，派了一个天地会中的小会总，叫他们带千人，扮作了一个清朝武官的模样，诈进了穿云关，关里也没有多少官兵，就把萧可龙的家眷拿获了。又把关城紧守，多设滚石擂木防守，萧可龙一到，他就知道计已成功，派人先把萧可龙的家口都结果性命，然后又派人从北关出去，知会了八路督会总吴恩知道。此乃是萧可龙无谋，中了贼人之计叛国。故此王天宠今天骂他，说是“叛反大清国的逆贼”。这一句话，真把那急先锋给骂急了，一摆手中的倭瓜紫金锤，说：“好一个匹夫！敢这样无礼！你既是好人，为何占山为寇？你也不必多说，来，咱们较量三两趟，分个上下与输赢！”王勇把雁翎刀一顺，说：“不必多说，来，你我效量几趟，分个高低上下！”抡雁翎刀望下就剁，萧可龙用锤相迎，二人大战有二十多个回合。王天宠急了，把手中的刀一顺，望旁边一站，伸手掏出一支金镖，说：“你等这些个教匪来过，我非与你战三百

合不成！”望前一凑，一接刀又望下刹。萧可龙用锤望上相迎，王勇把刀一撤一镖正打在急先锋萧可龙的咽喉之上，登时身死。马成龙一摆“令”字旗，挥兵杀过去。那边安天寿一瞧，吩咐退兵。青龙山丹凤岭的谢禄、韩虎带着八百名飞虎兵，杀入贼队之内。这马步队官兵也杀入贼队之内。安天寿已然传令退兵，后来见官兵压下来，自己也就止不住队了，败回白龙滩去了。

马成龙收兵回归泥金岗，升大帐，发放军情已毕，请王天宠进帐。张忠出去，少时把王勇带进了大帐。马成龙说：“久仰王义士大名，今幸相会，也是三生有幸！”王天宠说：“足下奇才，为苏州的保障，以救百姓，真乃国家之福也。”二人落座。成龙说：“适才多蒙兄台神武英威，杀死贼将萧可龙，以救此急，真乃是豪杰，我足以感佩！今有兄台在此，可保江苏无事。不知今天是从何处至此？”王天宠说：“我是从聚泉山至此，来瞧我顾大哥，带找张贤弟，不想今天得遇大人，也是三生有幸！”说罢，成龙又给他引见马梦太与张广太、王绪祖等一班英雄。张广太又给王勇道谢。然后大家摆酒，庆贺功劳，赏三军得胜酒。

正吃得半酣之际，只听大旗“克嚓”一声，折为二段，有人报与成龙。成龙叫张合、张化，附耳说如此如此。各带一百名兵，依计而行。到了营门外，分东西两边，各居一处，在那里吃酒。一个个口内猜三唤五，划拳行令。正吃得高兴，那边暗中有两个奸细偷瞧，是天地会那里来的。

说书的一张嘴，难说两下里话。安天寿带着众贼败下三十里地，把大队扎住，一查点军装器械，伤了有四千多名贼兵，还折了好些匹马。大家草创营寨，说：“兵主，此事该当如何！”安天寿说：“你等大家吃完了饭听令。”又派人把底营内的老队调来，传令：“二更齐队，三更之时带着十万大军，

前往泥金岗清营。成功就在今朝！”又派人前去探清营的虚实。内中有一个小蜜蜂陶进，此人乃是夜行术的能耐，日行七百里的路程，奉安天寿之命，前去哨探，带了一个能走步卒，到了泥金岗。一瞧大营以外坐着好些官兵，都在那里说说笑笑，划拳行令的。听见那东面一伙官兵说：“今天咱们打了一个胜仗，贼人败下去，也不能回来了。我这一喝酒，就高了兴啦，别提多么爽快啦！喝醉了咱们睡觉吧。”内中也有喝醉了打起架来的，也有乱嚷怪叫真闹的。陶进二人回来回明了安天寿。安天寿大喜，说：“甚好，也是会总爷的洪福齐天，今夜一战可定苏州。泥金岗官兵不过几千之众，我何不到那里把他们俱皆杀尽了，然后再取苏州。”说罢，传令进兵，浩浩荡荡杀奔泥金岗而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一回

## 马成龙炮打安天寿 张广太水淹火龙街

诗曰：

谁握兵符驻大军，桥山龙去诀浮云。  
鲁连一笑无秦帝，燕鼎重归有乐君。  
南蔡真人初建极，王门飞将敌空群。  
闻鸡试问烹雌妇，十载牛衣望紫氛。

话说安天寿带了十万大兵杀奔泥金岗，早有探马报与成龙知道。此时大帐之内，众人正在饮酒之际，听说此报，大吃一惊，齐说：“此事该当如何？真不好了！”成龙说：“不要紧，那是小辈，我自有道理。”传密令，派人把大队调齐，不必掌号。他还与大众喝酒，并不害怕，倒喜欢了，说：“人生有处，死有地，也不必管他十万贼兵来偷营。我也不是说一句大话，不费吹灰之力，管保把会匪一阵杀退，叫他片甲不归！”张忠心内说：“马成龙有些个鬼画符，我与我王大哥，我们二人今天许死在这里。贼势浩大，官兵人少，不知该当如何？”那吕庆与一千人俱皆心惊。

正在为难之际，又有人报说：“安天寿带兵离这有五六里之遥。”成龙说：“不必探了，我与众位英雄再喝两碗酒。”大家都喝不下去，王天宠说：“马大人，这里要是没有预备，

咱把这队撤回去吧，不知大人尊意如何？此乃是一条万全之计，一则可以保守苏州；二则可以挡贼，以免生灵涂炭之苦，不知兄台怎样？”马成龙说：“王寨主，你打算我真没有这样的本领，叫你们大家为难？我不早说，怕的是有奸细，走漏了消息。张广太，你去把那地雷的眼收拾好了。”

原来是未曾扎营之时，他就先派人挖地雷，大帐前头那十二座小帐房，不准叫人偷看，怕走漏了消息，坏了事。是张广太经营，里面安放六十四个地雷。今天只见那边贼队全军来到，他吩咐大队望后撤，叫张广太他点放地雷。

只听见前面一声喊：“杀呀！”乱马奔腾，十万大队杀进泥金岗大清营内。张广太一见，就把那地雷点着，只听“咚”的一声响，炸得死尸遍地。后队的贼人望回就跑。张广太早就派手下的水师营的守备在夹江河岔子上流把水截住，贼人往回一逃，不敢从旧路回去，怕的是有埋伏，奔夹江小河口，到那找船。一瞧里面水又不深，大众贼人一瞧，怕后边有追兵，就赴水往前逃走。上流里水声一响，只望下冲，下流的会匪贼人俱皆被水淹死，逃走的也不多。水师营的守备葛云祥，带官兵回来交令。次日，成龙派人把贼人的死尸俱皆埋了，然后就把那贼人丢弃的刀矛器械、旗纛号令、马匹等物，但皆得了不少。又派远探子去探。禀报：“神力王带大兵二十万，离此不远。”

此时，江苏的藩、臬、司、道、守、府，俱去迎接去了。马成龙派吕庆看守大营，自带众武将去迎接王爷大队。只见旗播招展，号带飘扬，众文武官俱皆禀见。原来是倭侯爷入都见神力王，细说江苏的事情，神力王奏明了圣上。康熙老佛爷早接到浙江、福建的警报，传旨：

派神力王统精兵二十万，振威将军屠海为副帅，倭克金布办理营务处。派伊哩布为提调参赞大臣。

王爷传檄文，知令山东、直隶两省各提镇，带兵在王家营会兵。是日齐集，水陆并进。

这一日，到了苏州，有众文武官齐来迎接。王爷问知府吴德：“哪里地面宽阔扎营？”知府回说：“五鬼庄地面宽阔，可以扎营。”神力王传令：“兵往五鬼庄扎营。”全军大队到了苏州城正南，把营寨安好，然后传令：“马成龙进见。”泥金岗一千众战将齐参见王爷，说明了大战安天寿、急先锋萧可龙、地雷打邪教之事，把功劳簿交与王爷。王天宠也见着倭候爷，二人言新叙旧，说了些别后之事。内中有协镇胡忠孝，守备李庆龙、薛应龙、龙恩、王会龙，金刀将邓龙，古北口提督马士元，大家谈了旧日的闲话。

王爷升帐点名，众人上了大帐。只听得外面一阵乱，有营门官进来禀报说：“有一个少年男子，姓邓，说有紧急大事求见王爷。我等不叫他进来，他一定要进来。我等把他捆上了，他说来救咱们大营合营的性命。我等不敢不回禀王爷得知。”神力王说：“来，把那人带上来，搜搜他的身上。”

众人下去，带上一个少年男子，年约十六七岁，身穿蓝绸子一件大衫，白袜云履，五官俊秀，来到了大帐，给王爷磕了一个头，说：“奴才给王爷磕头，请王爷的虎驾急速挪营，少待片刻，合营休矣！”过来给伊提调磕头，说：“恩官大人，奴才有礼。”伊铁差说：“你是谁？”那人说：“我就是伺候你老人家书童六吉儿。在桃柳营大人出去私访，奴才跟着，到了一个土台儿上面歇凉，正遇黄河水开了口子。有一个逃难之人，大人派奴才下去救那个人，奴才也被水冲了去啦。幸亏我抱住一根木头，顺水漂流，到岸边上，有一个人把我救上岸，带我到了一个店里，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并不敢告诉他实话，我说我是跟官的，行路被水冲到此处。那人盘诘我半天家中之

事，他劝我归天地会八卦教，我假意依从。过了一天，有苏州知府入都引见，店中那个救我之人，名叫张诚志，他荐举我跟那知府，我打算他入都，我跟他到京中，可以顺便归家。不想他自引见，回头来到此处作官，他是造反的八路督会总妖道的一家兄弟吴德。昨有邪教在白龙滩扎营，他候着贼队到时，好里应外合。这五鬼庄他早已安放地雷，地下共二十四个大炮。今天是他派奴才我去龙王庙内点放地雷，奴才想我等是大清国的人，焉能作这样逆礼之事。我又念恩官大人这一分厚恩，我特意前来送信。王爷大人急速拔营，挪开此处！”王爷一听，连忙传令吩咐：“撤队泥金岗，我兵速退！”又派张广太去带五百马队，同邓喜去把龙王庙内的奸细拿来。

广太去调好了飞虎队，又同邓喜出营，直奔龙王庙而来。方至山门，广太派人先把庙围了，自己拉刀，带邓六吉儿进了山门。里面有五六个人，齐说：“总管来了，我等正着急等着，为何老不来。咱们是这就点火炮？还是等待晚上再点火炮？”三大人过来就是一刀，把那人剁死。唬得那五六个人都战战兢兢，齐说：“不好，你我快逃性命吧！”只见那外面的官兵齐说：“拿贼！”进来了二十多个官兵，把那五六个人拿住。邓喜带着张广太到大殿里，先把那供桌挪开，然后把木板用刀起下来；派了两名千总秦德胜、吕长顺，带二十多人下地道，先把那地雷的药捻子用刀剁断，又把那竹竿子火药等物往外挪出来不少。带那五六个人至泥金岗，讯问明白，俱皆是天地会，交营务处臬首号令。派人至五鬼庄，将地雷刨挖出来，又派人调苏州知府吴德。少时，俱皆回来交令。调吴之人说：“吴德已悬印逃走，不知去向。”刨挖地雷之人已回来交令，王爷均记功劳。又把泥金岗随同马成龙打仗的功劳簿查点清楚，然后派幕友打折子底儿，自己过目，看完誉清，专折本奏明圣上。

又把苏州本地的官兵留在苏州，所有的一干武将随营留用。又派流星探马哨探贼人。过了几日，圣上旨下：

马成龙升授军机处记名，简放总兵。马梦太以副将记名，张广太有总兵缺提补。随营的一干战将，俱有加级记录，兵丁赏三个月的钱粮。

大家谢恩。王爷移营白龙滩。有探马报说：“贼在浙江宜兴西海岸扎营，西海岸独龙口总镇阵亡，临近宜兴的州县俱被贼人所占，为首叛逆吴恩。”王爷一听，心中甚是烦闷，所带山东、直隶两省之兵，俱是马步队，又无船只。打算在这里设立船厂，打造战船。伊大人说：“若一兴工打造战船，快者得三年，慢者得四五年。官兵不到，贼人在浙江、湖南、湖北等处地面扰乱，黎民遭涂炭之苦。”王爷说：“你有什么高明主意哪？”伊大人说：“王爷要问，传一支令箭，派本地面官发官价购买苏、松、常、镇四府的民船，大概有半载的工夫，就足已聚齐。”王爷说：“甚好。”

正为这件事在中军帐议论了半天，只见倭克金布进大帐，给王爷磕头，说：“我有一个朋友，姓王，名叫天宠，前在泥金岗鏖打过萧可龙。听说王爷为战船为难，他愿意孝敬王爷五百只虎头舟，一百万银子，他得回家去取，三个月交齐。”王爷说：“甚好，把他给我叫进来。”倭侯爷把王天宠带进来，给王爷磕头。王天宠又照样说了一遍。王爷说：“你去吧。”王天宠去后，果然三个月，把船只、银两一概交齐，王爷甚是喜欢，要保他作官。天宠说：“民子福小命薄，不堪得国家皇恩，我实不能居官。王爷如用时，我万死不辞！”王爷说：“谁去过海探贼？”一千众将并不答言。王天宠说：“若派一人帮助我，民子愿往。”王爷说：“大帐之内，任你挑选。”王天宠说：“就要马成龙跟我去，顺大江奔西海，哨探贼人虚实。”

王爷说：“甚好，就派成龙前往。”

王天宠到了外边，拣了一只快船，请马成龙上船。少时之间，见马成龙在头前走，马梦太在后边送他。王天宠说：“你来了甚好。”成龙说：“罢了，你把我害苦了。我是上船就晕，最怕的是水。”王天宠说：“不要紧，都有我哪！”山东马的亲随给拿上了一坛酒、一个小簋儿，王勇问：“是什么？”马成龙说：“那是我的命根子，你别管，老兄弟，你回去吧，我要是死了，就见不着了。”梦太说：“我但愿兄长此一去，马到成功。”说罢分手。成龙望江中一瞧，水花儿直滚，波浪滔天，一眼看不到头，尽是水，甚是害怕，不由己说：“这还了得！船一翻就不得了！”众水手说：“你别说这话，船上忌这一句话。”不知此去二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二回

## 二龙哨探西海岸 王爷兵伐湘江口

诗曰：

江南好风景，醉眼认依稀。  
衔尾水鳧小，泼鳞霜鳊肥。  
远波停客思，疏影淡征衣。  
回首苕溪梦，何时隐钓矶？

话说马成龙在船上一瞧，一片水花儿滚滚，自己又害怕，见王天宠换好了水衣水靠，头戴分水鱼皮帽，日月莲子箍，油绸子窄袖儿短汗褂，油绸子底衣，水袜子带底儿。只见他把三节钩镰枪搁在旁边，那王天宠叫水手开船，拿出来了一坛酒，与成龙喝着酒，有几碟凉菜。只见那水手撒跳板，荡桨摇橹曳风篷，飘飘荡荡直奔那大江当中，望西海岸进发。

王勇喝着酒说：“马大哥，咱们哥两个，我今天有一件事，要领教哥哥。在营内当着好些个人，我也不敢说，今天我故意叫你同我探贼，你瞧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我之口，入你之耳。你也别推辞，千万你要传授传授我。我听我山寨内有一个白面阎罗张大虎，他说过你在黄河岸野茶馆里练过‘枣核拳’。他说你这拳脚有三十六路招儿，一招分十手，你练练，我学学，咱们哥俩今天开开心。”山东马一听。说：“你这是骂人哪！”

我哪里会什么‘枣核儿拳’，我是与他闹着玩来的，不知他如何告诉你，我实在不会，你不必如此了。”王天宠说：“那可不成，你这个人要不会能耐，如何成得了这样大的名。天地会闻你之名丧胆，望影心惊，你这个人真厉害！你不练不教给我，我就打你，打急了之时，你就动手了。要不然，你也不肯动手，善于教给我。”说罢，挥拳就打，照着成龙脸上就打一掌。成龙说：“你别闹了。”王天宠又是一掌，正打在成龙的脊背之上，一连七八掌，把山东马打急了，成龙说：“你这混帐东西，是欺负我！”一伸手把那大环金丝宝刀拉出来，说：“王天宠，你是欺负我，我必不能与你善罢甘休！”说罢，抡刀就剁。王天宠望江内就跳，马成龙说：“不好，他要寻死，快救人！”只见王天宠从水内出来说：“你别急了，我不跟你闹了。”跳上船来，给成龙赔罪。二人正说话之际，成龙一瞧水面之上直冒水泡儿。成龙说：“那是什么缘故？”王天宠说：“那是元鱼，我常下去捉拿那个东西。”

正说之际，只见前面水里头水花儿直转。王天宠说：“不好，里边有水贼，我下去瞧瞧，他是怎么个缘故。”手提三节钩镰枪，跳入水内一瞧，从正西有一百多名水手，为首有一个水贼率领，怀抱加钢峨眉刺两把。王天宠在水内能睁睛识物，瞧见那边贼人，他就一拧钩镰枪，照着那为首的贼人分心就刺。那水寇一摆峨眉刺，望旁边一闪身，把他身背后的一个水卒刺死。那贼人的兵刃也来刺王天宠，二人在水内一往一来，正动手之际，那水寇一钻身，望水上一钻，用峨眉刺贯顶就刺。

书中交代，在水内动手，会使刀的也是照着人刺去，要想抡刀剁那是不成，水力甚大。

闲言少叙。王天宠与那水寇行上就下，也有露出脑袋的时会，二人在水上动手，也有在水底下的时会。马成龙一瞧，说：

“好家伙，了不得了！我得帮个忙儿。”自己腰内永远带着一个唾壶儿，他想要拿那唾壶儿，照着水寇的脑袋就打。旁边有水手说：“别打，别打！打了贼可以，打了我家主人，那还了得！”山东马说：“你别管我！”瞧着贼人就是一唾壶儿。只见那边贼人从水内钻出头来，成龙要打，又下去了，王勇又上来了。成龙等够多时，只见贼人又从水内望上一钻，山东马说：“好家伙！”贼人一回头，被成龙一唾壶儿，正打在面门，被王天宠拿住，扔上船来。天宠又下去，照着那些个水卒一枪一个，扎死不少。也有逃走的，也有死于水内的。

王天宠上船，见山东马正审问那个水贼。原来这个贼人就是当年在黄河挂印逃走的水路道台任永杰。山东马认得，他是个八卦教，与被杀的卢定河，他们都是一党。马成龙问他说：“任永杰，你带着那些个贼人是从何处至此？说实话！”任永杰说：“你不必多问，我是当年不愿意作官，在这海内打鱼为生。方才我正在那水里捉鱼，他过去与我动手，我认他是一个水贼，不知马大人在此。你我原是故人，不可这样，快把我放开。”成龙说：“把你放开？你别装着玩了！我早知道你是一个天地会八卦教。你快说，吴恩带多少贼兵，你带多少人前来出探？你说实话吧！”任永杰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天地会，我一概不知。”山东马说：“来人！你们带着刀，把这个混帐东西给我一刀一刀的片他的肉、不准过五钱重；如过五钱重，我必要把你等照样儿用刀片下来。”大家用刀把任永杰给剁死了，山东马也没问出口供，说：“把他的死尸扔在水内，喂王八就是。”王勇说：“不必问，咱们走吧。”吩咐开船。成龙在船上抬头望，前山坡之上起来了一缕青烟，直透九霄。马成龙说：“那边是什么缘故？”王勇说：“那边那座山是有住户人家，必然是有瓷窑烧窑哪。”

这只小船过了几座山口，头一天连夜往下走。次日天明到了西海岸。只听一声炮响，旗幡招展，号带飘扬。正西上有无数的贼兵，旗按八卦，当中有白八卦旗一杆，左右俱是马队，当中俱是步队。有一乘四轮车，是朱砂油漆的，当中坐着一个老道，头戴八宝鱼尾白绫冠，鬓插白鹅翎儿，身穿淡黄色道袍，白绫袜，青缎厚底云履；背后插阴阳八卦幡，手中擎太阿剑；面如白玉，海下一部银髯。前边有五六个道童，手执金锁提炉，两旁站着有四十八员偏将。众会总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贼队之内，净大旗就有一百多杆，飘摇摇的乱摆，有五色的大旗。

王天宠看罢，与成龙说道：“咱们哥两个通个名姓。”成龙说：“我先通名。”自己高声说道：“小辈会匪听真，我是山东登州府文登县马家庄的人氏，姓马，双名成龙，人称临敌无惧、勇冠三军的便是。奉王爷之命，特意前来探贼。”王天宠也自通名姓。吴恩一听，说：“我山人在此处，听有败残人回报我知道，说你在泥金岗带兵把守。我瞧你是一个英雄，为何不知时务，早早归降山人，作一个开疆展土的功臣，裂土封候的大将，免遭杀身之害。王天宠，你诓骗我一百万银子，我不与你一般见识，你今天早归降，免得山人动手。”那边有一个人说：“祖师爷，用阴阳八卦幡，把他们打死就是了。”吴恩一回手，把背插的那一面阴阳八卦幡，用手一晃，一溜青烟直奔王天宠这只船而来。王天宠跳下水内去了。马成龙说“不好”，“哎哟”一声，“噗咚”栽倒在船上。水手把船望回拢，荡桨摇橹曳风篷。王天宠也自水内钻出来了，跳上船来一瞧，马成龙躺在船上直嚷：“好家伙，好家伙，了不得啦，要了我的命啦！”王天宠说：“马大哥，你不必装死了，起来吧。”马成龙起来，自己发怔了多时，与王天宠二人说了些个闲话，

吩咐回去吧。原来吴恩那一八卦幡未打着成龙，船一晃荡，成龙吓得栽倒。船望回走，到了白龙滩见王爷，回说明了拿任永杰之故，又把贼人的大队兵威回了一遍。王爷甚佩服王天宠，说：“王义士本爵如回都之时，必要在天子的驾前保荐义士，你名垂千古。”王天宠说：“王爷，你不必如此。民子并不为名利，请王爷你急速带大兵发西海岸，拿获妖道吴恩。”王爷传令：“明天备办战船，兵发西海岸！”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众人乘坐战船，顺天江直奔独龙关进发。山东马与马梦太二人在一只船上，二人喝酒。马成龙一阵两眼发直，伸手把大环金丝宝刀抽出来，照着马梦太就是一刀。梦太连忙躲开，蹿出船舱，说：“你疯了！咱们哥俩是拜兄弟，你为何同我拼命？”见山东马把眼睛一瞪，一阵冷笑，说：“好个妖道吴恩，我今天把你结果性命！”梦太一瞧，说：“你是真疯了吧？”见马成龙一阵傻笑，打骂梦太，就说妖道。梦太派人去请倭侯爷去。少时，侯爷来到此处，先把马成龙刀给夺过来，又叫人把他按倒，又给他诊诊脉，说：“老兄弟，他是得的惊吓伤寒，须得吃两服药，发散发散就好了。梦太，你要好好的看着他，我禀王爷得知。”侯爷转身回禀王爷去了。梦太看着成龙。

这一天，到了西海岸，见此处并无一个贼人，就只剩了一座空营。王爷弃舟登岸，派探马探贼，自己怕有地雷，凡贼人安营之处，俱皆派人刨挖。进独龙关城，见街上冷冷清清，人烟稀少，就派张广太署理独龙关的总兵，留五百兵在此，叫马成龙就在此处养病。王爷吩咐已毕。只见流星探马前来禀报说：“贼窜湖北湘江口。”王爷吩咐进兵。

王爷去后，张广太在总镇衙门居住，马成龙就在书房之内养病，一天比一天重。王爷走后，张广太给他请人开个方儿，

吃了两三剂药，又派了两个人给他伺候茶水，自己每天下教场演兵。那本营的守备姓兰，名叫秀亭，千总周玉山，把总谢得安，三人俱是行伍出身。那兰秀亭是家传的枪法，本领高强。张广太甚为爱惜他，要与他学练枪法。兰秀亭也愿意教给他，二人常在一处练。

张广太到这里之时，是九月间。过了两个多月，广太见成龙好了，又反复了好几次。到了腊月间，成龙也好了。腊尽春来，时逢春正月。成龙虽好了，还不敢给他硬头东西吃，每天给他一碗小米熬饭，叫他喝粥。成龙本是贪食，吃了就饿，饿了就吃。他叫伺候他的人给他拿好吃的，伺候他的人奉了张广太之命，不准给他别的吃。那成龙问说：“外边厨房在哪里？你去快给我拿点吃的去。”那伺候的出去就不回来了。成龙等急了，自己扶了一根棍儿，到了外边，他会闻味，找到东院。厨房里头刀勺乱响，原来是广太他今天请兰秀亭吃春饼，预备好些个菜，先做得了好些个薄饼。成龙扶着拐杖，望里边进去，一瞧那边有好些个菜，把饼拿过来，连那边咸肉丝、炒黄芽韭，各样的蔬菜；他把饼一连五张放在桌上，把菜倒上一卷，拿过来两三棵大葱，用手扯碎，也卷在饼内；自己又拿过来一条新连儿绳，把那饼用绳捆上，底下自己拿起就吃。一旁的厨子瞧着，也不敢言语了，跑到花厅上找张三大人。

此时广太尚未回来，今日操兵操完之时，在衙门内点名放银两。厨子正找大人，听得外面有人报：“三大人回衙，在二堂点名。”正说之际，见广太进里来换衣服，厨子把那话禀明白了。广太进东院内，见成龙正吃得高兴，过去从手内把那饼夺过来，说：“马大哥，不是小弟不给你吃，怕反复了病。你须得慢慢的养着，身体强健之时再吃也不晚。”山东马说：“三弟，我是真饿了，才吃二十多个菜饼。”广太扶着他到了外边

书房之内，他此时又觉得头眩眼晕，浑身发冷，躺在床上，病又反复了，广太甚着急。只见外边差官进来说：“回禀大人，探得离独龙口四十里之遥，有五万天地会，杀奔西海岸而来，请大人急速调兵防守。”不知张广太该当如何退敌，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三回

## 山东马独龙口养病 赛铁盖藤萝营投军

诗曰：

王孙去不返，马足共车轮。  
万里连天色，终年出塞人。  
几经金海雪，不见玉关春。  
曙夜寒塘梦，相思愁白苹。

话说差官禀报张广太：“有天地会带四五万贼，杀奔独龙口而来。”张广太慌忙来至外面掌号，调齐大队，撇下探马前去哨探。探马走后，有姜玉由江苏副将衙门来给广太请安，说：“我婶母从衙门内挪出来了，搬在王协镇的前院住，叫我来问把家眷接在这里来，还是在那里住？”广太说：“你先别议论那个了。眼下贼匪来抢独龙口，我这里就是五百兵，河里还有王爷的五百只战船，是你张伯父张大虎承管。若要失了独龙口，那时之间王爷的战船被贼人抢去，把这里道路截住了，王爷没归路，那还了得！还有一件：你马伯父在这里伤寒病又反复了，不知何日才能好。倘若关城一失，天地会恨你马伯父入骨，必要把他碎尸万段。我派四个人跟着你，把你马伯父搭在船上，然后把他送到江苏避兵，那时间你再打听我这里的吉凶。若要天子的洪福，我将贼人杀退，那时之间也算是一件奇功。倘若

不祥，我死在此处，你将我的家眷送归河西务，连你马伯父一并在我家中度那太平的岁月就是了。此一时，你快去把你马伯父搭到船上，快回江苏去吧！”

姜玉带着四个人到了书房之内，只见成龙在床上躺着昏迷不醒，过去叫人把他扶起来。山东马把眼一瞪，说：“你是谁？”姜玉说：“马伯父，是我。”成龙说：“原来是姜玉，你干什么来了？”姜玉说：“马伯父，外边有天地会八卦教带着五万人马，来抢独龙口。我请马伯父跟我上船去，先逃奔苏州，然后有什么事再说吧。”成龙说：“拿着我的刀。”姜玉一回头，见那四个人俱皆逃走，自己又搀扶不起马成龙来，成龙又走不了。无可奈何，自己拿着成龙的大环金丝宝刀，说：“马伯父，也不必逃走了，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两个，咱们爷俩死在一处就是了。”

正说之际，听得独龙口正西一片声喧，杀声不止。此时，张广太带着兰守备与千总、把总、外委等，带领五百官兵，在独龙口正西列队。只见那正西尘头大起，土雨翻飞。少时，有无数的贼军杀奔前来，旌旗无数，遍地俱是贼队，左右是马队，当中是步队。内中为首的头目，是老会总任山。

书中交代，任山自福建会馆逃走，至四川峨嵋山通天宝灵观，奏明了苏州之事。后来吴恩在湖南、湖北、浙江等处，势如破竹，任山他管理粮台事务，前部正印先锋官李长荣。只因王爷在湖北湘江口北岸扎队，贼人在南岸扎营，两下里有两个多月。王爷暗渡了湘江口，一直杀入贼营之内。吴恩退归襄阳城内，大家商议说：“神力王带大兵已然过江，你我该早作准备才是道理。”有粮台会总说：“督会总不必着急，我有一计，管保要取浙江、江苏两省，势如破竹，不费吹灰之力，管保垂手可得。”吴恩问：“有何计？”任山说：“臣请得精兵五万，

进征独龙口，拿获张广太，截住清营的粮台，以断他人的归路。兵无粮自乱，那时会总爷可以一阵成功。我绕道进取独龙口。”吴恩说：“甚好。正月初六日，你带五万大兵前去，兵伐独龙口就是。”

过了新年了，那一日，任山统带马步队大兵，绕道杀奔了独龙头。那一日，到了独龙口西村口，只见那张广太带五百官兵前面列着队伍，任山传令扎队。前部先锋官铁锤将赫大雄，坐骑乌骓黑马，手挟浑铁八楞轧油锤，本领高强，艺业出众，乃是当世的英雄，催马来至阵前，大喊：“张广太出来，与我分个高低！”张三大人骑的是一匹花斑豹马，苏州那边的朋友送的，自己拧枪就要出去。旁边守备兰秀亭说：“总镇大人不必着急，待我前去拿他就是。”说罢催马，一直奔两军阵前。

见那赫大雄头戴皂缎色将巾，金抹头，二龙斗宝，鬃插白鹅翎儿，身穿皂缎色蟒箭袖，腰束英雄带，足登青缎子快靴，手擎一对镗铁轧油锤；面赛乌金纸，黑中透亮，环眉大眼，怪肉横生。一见兰秀亭，他把那锤一摆，说：“来者可是张广太？”兰守备说：“贼人要问，我乃独龙口本汛的守备，姓兰，名秀亭。小辈通个名姓！”那赫大雄自通了名姓，抡锤就打，兰秀亭用枪分心就刺。二人大战十数个回合，赫大雄一锤把兰大老爷的枪磕飞，又一锤把兰秀亭结果性命，死于马下。这一边有一个千总吴永太也被贼人所杀，把总周德凯出去也被贼人所杀。众官兵人人担惊，个个害怕。

张广太把自己座下的花斑豹一催，一声喊骂说：“妖人休要这样无礼，我必要结果你的性命！”说罢，拧枪就取赫大雄。贼人睁睛一瞧，说：“来者可是张广太？”那边三大人一听，说：“正是你家大人！你不必多问！”赫大雄瞧着，心中甚是有气，说：“张广太，我正要拿你，与我那会中人报仇雪恨！”

广太本来马上就不成，今天真是急了，料想：“那贼势浩大，这座独龙口不能保守，念皇上皇恩浩荡，这一条命我也不能逃了。”催马出去，到了两军阵前，拧枪照着赫大雄前心就是一枪。赫大雄用锤往外一磕，张广太如何是他的对手？那支枪“嗖”的一声撒手，崩出去有四五丈远。张广太的马就往南一转头，纵辔加鞭，一直望正南跑去。那赫大雄催马往前追赶，说：“张广太，你往哪里走！我来结果你的性命！”三大人马正往南跑，心中说：“我成龙马大哥不知此时如何办理？”又一回头，瞧见贼人追下来了，自己恨不能肋生双翅，飞上天去。自己正在急难之间，见前边大路拦住，东西有一道沟，沟的南边有一个大松树林儿。那沟有六尺多宽，这马到了那里，不敢往那边跳。后面赫大雄离着四五丈远，摇锤直嚷说：“好一个张广太，今天你往哪里逃走？我必要捉拿你，去见我家老会总！”张广太真急了，一纵辔，那马往南一蹿，前腿过去，后腿蹬空了，几乎落在沟内，那马上也上不去。贼人一瞧，哈哈大笑，说：“张广太，你还往哪里逃走！”

三大人正在危急之际，只见那边树林内大吼一声，蹿出一位猛愣英雄，说：“贼人休要伤我家总镇大人，待我先把你拿住！”说罢，一抖手中那一杆浑铁点钢枪，过来先把张广太那一匹马给拉上沟的南边，他一纵身蹿过了沟北，照着那赫大雄前胸就是一枪。赫大雄用锤招架，二人杀在了一处，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张广太在那南边马上，定了定神，心中说：“此人好俊本领！我也不知他是哪里的人，如何能够救我哪？”

话分两头。救张广太的这个人，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就知道张三大人往这边败呢？说书的先就说过，一张嘴难道两下里话。救张广太这个人，就是在邢台县与成龙、梦太在店中分手

的那个高杰。自梦太给了他五十两银子，他就想着要回家，自己又想家中无事，他就往这浙江地面来了，银子也花完了。他那一日到了这独龙口，正西有一个藤萝营镇店，他剩了一百多钱，他也饿了，瞧见有一个洼箬篱的小店，座西朝东的篱笆门，里面正房三间，高杰就进去了。见了里面有一个小店的掌柜的，年约五十多岁，身穿蓝布夹裤夹袄，黄脸膛，有几根胡子，一见高杰进来，说：“来了吗？”高杰说：“来了。你这店中管做饭吗？我这里有钱给你，管我吃饱了就都给你。”说着，扔过去那一百钱。店内掌柜的一瞧，说：“你吃饼一斤够不够？”高杰说：“饱了就够了。”那开店的没有听明白，也就给和面烙饼。他心中说：“除去店饭钱，我还多剩你好几十钱哪。”正和面，又来了几个作小本经营的，也就大家都要吃饭。那店内就是掌柜的一人，先烙得三斤饼，是大家伙的。高杰拿过一张就吃，别人也不知道他是烙了多少斤面，店中掌柜的只顾忙，那里还照应得到。他又烙得了两张，一回头要搁在那边，一瞧短了四张饼，问：“谁拿了去？”大家说：“你瞧不见那个大汉在那里吃吗？”掌柜的说：“就有你一斤，你为何吃二斤呢？别吃了。”高杰说：“还没有饱呢。”大家都说：“你多买面就吃饱了。”众人大家分着吃。有一个人正吃着呢，外面进来一个熟人，连忙过去让人去了。高杰把人家的饼都给吃了。那人一回头，见已然吃完了，说：“你为何吃我的饼？”高杰说：“你不吃放在那里干什么？我吃了与你无关。”店内掌柜的说：“怎么着？吃了人家的饼，还说与人家无干？人家花钱买的！”高杰说：“我既然吃了，你拿刀来把我的肚子划开，掏出来吧。”那个人说：“得了，掌柜的你就不必与他说了，我送给他吃了，我再吃别的。”那高杰躺倒炕上就睡，吃得饱，睡得着。大家都说：“店中的掌柜不该留他住。”开店的也没

有话了。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起来，大家住店之人都走了，高杰醒了说：“店家，你给我预备些个什么吃的我吃？”店中掌柜的说：“你自己到大街练几趟木棒，就有人给你钱，你再吃饭也不晚。”高杰说：“有理。”自己出店，到了十字街人马多处，他站在当中，把那房椽子一摆，说：“来，来！你们瞧我练一回。”使动如飞，正练得高兴，招了有好些个人。练完了，大家给扔了不少的钱。只见那边过来一人，一伸手拉住高杰。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四回

## 猛高杰一枪定西海 许都阉乡勇退贼兵

诗曰：

芳草天涯似故人，一番相见一番亲。  
曾经旧浦难为别，又惹新愁到此身。  
卿若有情应入梦，我来何处更寻春。  
繁华绣出东风影，说与三生未了因。

话说拉住高杰的那个人，年约二十多岁，身穿一件青布夹袄，蓝毡子马褂，白袜厚底云履，说：“朋友，我们主人方才从此处路过，他瞧见你练得不错，派我叫你到家中练去。若要是真好，必要多给你银子。”高杰说：“我就跟你去。”说罢，把地下的钱拣起来，然后跟着那个人一直的往北，走了不远，往东一条胡同。路北有一个大门，大门以内，好些个家人站在那里说：“你把卖艺的叫了来啦？”那个人说：“就是他。你先回禀一声主人知道，我随后就同他进去。”二人在门房里坐了会，有人自里出来说：“主人叫卖艺的进去。”那个人带高杰往里走，迎面有绿屏门四扇，上写“斋庄中正”。进了屏门，正房五间，是前出廊后出厦的大厅房，东西配房各三间，院子宽大。

上房廊子下有一把椅子，上面端坐着一人，年约四十以外，

面如白玉，重眉大眼，微有沿口胡须；身穿灰摹本缎的夹袍，外罩天青缎子马褂，足登厚底官靴，说：“卖艺的，你是哪里人氏？姓什么？叫什么！”高杰自己把家世说了一遍。那主人问：“你都练过什么武艺？”高杰说：“练过长枪、大刀、短剑、阔斧。我练一趟，你瞧瞧好不好。”说罢，抡那根方椽子。使动如飞。练完说：“你瞧成不成？”那主人甚喜悦，说：“高杰，我拜你当一个兵，你愿意不愿意？我姓张，名文全，是此处武营的教习。你倒很直率，我与你结为兄弟，不知你意下如何？”高杰说：“我不推辞，你是大哥。”张文全甚喜。二人到了上房，摆了香案，二人磕头完毕，吃酒。高杰福至心灵，说话也比那时节强多了。

次日，带着高杰到了本营的都司许景义许大人的衙门里，替他回明，带他进去，先给大人叩头，然后又练了两趟，自己往旁边一站。都司许大人甚喜，就留他在营内当了一名什长，他管十个人。自此，就在这座镇店名叫藤萝营都司衙门当这一分差事，常常带人去下道察拿盗贼。

这一日，带了十数个官兵，正在树林之内大家歇着，只见那边有好几个逃难之人说：“天地会贼人来抢独龙口，与张大人开了兵啦！”正说之间，只见张广太从正北往南败下来了。众兵丁说：“了不得啦！张大人败下来了！”高杰说：“不要紧，有我哪，待我前去结果他的性命！”说罢，迎上前去，让过张广太的马，蹿过大沟，挡住赫大雄的去路，把手中的浑铁点钢枪一摆，说：“高杰在此等候多时，小子通名！”赫大雄自道名姓，见高杰枪来，用手中镗铁轧油锤望外一磕。高杰的枪，他如何磕得动，不亚白蟒钻窝，“噗哧”一声，正在赫大雄的左膀上着劲，红光崩溅，鲜血直流，将贼人挑于马下。高杰过去将马拉住，翻身上马，说：“张大人，众伙计们，跟我

来，前去奔独龙关。”张广太等在后跟随，见高杰一催座下乌骓黑马，拧手中枪，直奔贼队。

老会总任山正带大队等候赫大雄来时再传令攻打独龙口，正等候多时，只见那匹马回来，人可换了。正在迟疑之际，听得高杰大嚷一声，说：“贼人好大胆！高杰来也！”照着任山就是一枪。贼队一乱，众偏副牙将齐来护庇任山，把高杰给围在当中。张广太已回归本队，他的人马还在那里扎定，见高杰闯进贼队之中，张广太连忙传令：“我兵前进！”这五百大队杀进贼队。广太一马当先，抡手中短刀，遇贼就砍。无奈贼的势大，官兵人少，工夫一大，个个俱都累怯。

正在无可如何之际，只听正南上一声炮响，两杆大红旗分为左右，正中一位骑马的，带官兵数百以外，黄面黑胡须，青泥得胜盔，四品顶带花翎；后跟约有一千官兵，左右都是团练乡勇，亦约有几千之众。当中带兵官正是藤萝营都司许景义，探得贼人攻取独龙口，撒篆牌约会有二十九个庄村的绅董，带同团练来救独龙关，至此点炮，杀入贼队。老会总任山见有生力军杀到此处，传令撤队，且战且走。张广太等亦不敢深追，鸣金收兵，与许景义会合在一处。

广太说：“此事多亏仁兄帮助。若非仁兄这一支兵到，我这独龙口五百官兵，岂能敌得了九万贼人！”许景义说：“卑职理应出力报效。”广太说：“这黑大汉是你彪下之人？”许大人说：“此人姓高，名杰，膂力最大，别号人称赛铁盖。大人要用，留他在此就是了。”广太说：“甚好，仁兄带人急速回去，恐怕有流贼扰乱村镇。”许景义告辞，带团练回归藤萝营去了。

张广太带着高杰，同本队的兵正往回走，只见从独龙口出来的有五千大队。张广太心中一愣，说：“独龙关内并无一军

一将，这是哪里来的？”仔细一瞧，为首之人正是笑面无常张大虎。

原来张大虎奉王爷的命，在河内看守五百只虎头战船，每只船上有水手二十名，俱归张大虎一人总管。今天听得天地会抢独龙关，留下一半人看船，带五千人帮助张广太打贼。方才一出独龙口的西城门，见张广太带兵得胜回归，二人见问，细说方才打贼之事。张大虎甚为叹息，先叫本队回归船上，自己同张广太过独龙口总镇的衙署。见姜玉从里边出来，说：“三叔得胜回来了，真乃大清国社稷之福也！我马伯父一急，此时出了一身透汗睡着了。”张广太说：“不必叫他。”来到大堂以前，众人下马，派兵丁各回本队，同高杰、姜玉、张大虎来至客厅。叫人去到适才争战之处，去找兰大老爷的尸身并两个千总的尸身。如要找着，赏银五十两。本处守备无人，就叫高杰署理，行文浙江巡抚知道。又与高杰二人结为生死兄弟，念其救命之恩。广太居长，高杰次之，二人焚香祭神，立了盟单兰谱。诸事已毕，吩咐摆酒宴，四人开怀畅饮，直吃到日落之时，撤去杯盘。

四个人到马成龙病房之内探病，见马成龙此时方才睡醒。广太过去问道：“大哥，你好了？”成龙说：“好啦。今天一吓，吓了我一身汗，多亏姜玉在此看守。”又问了几句方才打仗的事情。广太说：“哥哥养病吧，不必多问。方才多亏高兄弟把贼人刺死，救了我这条性命。”成龙一瞧，说：“原来是高杰呀！”高杰一细瞧，说：“原来是大恩公！自你我在邢台县一别，不想今天才遇。你得的是何病症？”成龙说：“是伤寒病。”广太说：“你歇着吧，我们也该安歇了。”随又令官兵在城上巡更防守，怕贼人夜晚复来。这才与张大虎、高杰等在厅房安歇，派姜玉夜晚巡查，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张大虎告辞回船。有人把守备兰大老爷并两个千总尸身俱皆找来，买棺木停灵在城隍庙，给他三个人家中带信，候等人来接灵。又派姜玉把家眷接来。成龙的病症，一天比一天也好啦，仗着棍儿常出去溜达。到了立夏之后，马成龙的身体强健，东西也吃的多了。天天没事，三个人在一处讲论武艺。这一天，天气甚热，马成龙正与广太下棋，外边有人禀报：“神力王营内的差官老爷要见。”广太问说：“他姓什么？”回事人说：“姓马，名叫梦太。”广太与成龙一听，说：“是他来了，快迎接出去！”三个人到了外面一瞧，马梦太就不似先前的模样了，又黑又瘦，头戴青泥得胜盔，双岔尾，灰色布缺襟袍，外罩八图噜坎，腰里掖着小刀子、火镰，薄底的靴子，佩着太平刀，背后斜插式背着一个黄包袱，拉着一匹黄骡马，手提着马鞭子。一见这三个出来，高杰先嚷着说：“小子，你也来了吗？”梦太一瞧，说：“你这匹夫，故人相见，你就说这样粗鲁话！”广太过去给请了个安，梦太亦给成龙请了个安。大家一同来至大堂，来人把梦太的马给牵过去。

四个人穿大堂过去，至内院客厅落座，从人献茶。广太问说：“老哥，自去年王爷进兵，与贼人打了多少仗？眼下在湖北襄阳军情如何？”梦太“唉”了一声，说：“一言难尽了！你等要问王爷的军需之事，别忙，我先洗洗脸，快给我预备下酒，我喝着酒，再细细说你等听。”广太吩咐：“先打一点洗面水，告诉厨下备酒。”少时，梦太一把脸洗完，四个人归座，摆上酒菜，梦太喝了几杯酒，说：“大哥、三弟，你们要问王爷去年带兵到湘江之事，这话就长了，我慢慢说与你们听。”

书中交代，一张嘴难说两下里话。王爷那一天调大队杀奔湖北地面，安了大营。贼人把住湘江的南岸，王爷在江北扎营，一连开了几次兵，俱不得利。至春正月初二日，王爷用“暗渡

陈仓”之计，偷过湘江，到了南岸，混杀一阵，只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吴恩此时在襄阳城内过年，这总统马步全军，是他二弟吴德；管理粮台，是他四弟吴庆，俱做过清国官。那随营的大将有前敌先锋姚文华，有在苏州逃回去的华家八彪，俱被王爷杀退，逃回襄阳城内，去见吴恩。王爷离城数里安营，过了两三天，有妖道打下一道战表，定于本月十五日在襄阳东门外会战。

是日，王爷带领三成队至战场之上，列开队伍。见襄阳东门大开，三声炮响，两杆门旗分为左右，有四万贼兵杀出城来。左右各有五千马队，当中有三万步队，中间一杆白缎子八卦旗，在队里有无数的大旗。当中有四轮车，车上坐定妖道吴恩。四轮车周围，有十六个小童儿，个个头戴孩发帽，蓝绸子宽领阔袖的道袍，上绣五色花，白缎子护领相衬，足下登着黄缎子云履，腰系水绿丝绦；手拿金练提炉，香烟缭绕，瑞气千条。妖道身背后站着有无数的贼将。

王爷看罢，问：“何人当先，将妖人给我拿住？”旁边有胡忠孝接王爷的令箭，催马扑奔阵前。后面跟着一杆大红旗，打大旗的那个兵丁，身穿一身青，腰系英雄带，肋佩短刀，随着胡忠孝到了阵前。胡大人把马一勒，横着赤金虎头鍔金枪，大骂：“吴恩快些个出来，与我效量三合！”吴恩一瞧，说：“何人去把那个清朝里的武将拿住，替我先挫他人之威？”只听旁边一声答应说：“会总爷，我前去拿他！”吴恩一瞧，是前军会总董明远，催马拧枪，直奔胡忠孝而来，说：“来将通名！”胡忠孝说：“你家大人姓胡，双名忠孝，官拜保定协镇。叛逆通名！”董明远自通名姓，照着忠孝就是一枪，胡忠孝用枪相迎。二人在战场之上战了有三四个回合，胡忠孝一枪将贼人刺于马下，登时身死。妖会总本队中，怒恼了前敌姚文华，

一声嚷说：“别走！待老夫拿你！”忠孝一瞧，见出来这个贼人，年约六十以外，头戴三角白绫巾，银抹额，二龙斗宝，颤巍巍迎门茨菇叶，鬓插白鹅翎；身穿一件粉缎箭袖，绣三兰牡丹花，腰系英雄带，粉缎战裙，足登云根五彩战靴，大红绸子底衣；面似紫霞，长眉阔目，威风凛凛，抡手中金背砍山刀，至胡忠孝面前。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五回

## 神力王襄阳城鏖兵 众英雄八卦幡殒命

诗曰：

戍楼残月逐征鞍，听鼓犹疑夜应官。  
好友联吟同入梦，清时行路久忘难。  
曾歌北塞怜王粲，再出东山愧谢安。  
此去不愁腰索尽，迎人黛色秀堪餐。

话说胡忠孝正在两军阵前要与那会匪为首的先锋姚文华动手，姚文华刀一摆，照定那胡爷就是一刀，胡忠孝用枪相迎。二人在战场之上大战多时，不分胜败输赢。王爷队内出来王天宠，一镖把姚文华打死，胡忠孝甚为喜悦，收马回队报功。那妖道一见，说：“我山人用法术把他等拿住，不用你们分心。”说罢，跳下四轮车，手执太阿剑，说：“儿等擂鼓助阵，待山人杀他个片甲不归！”说罢，直奔两军阵前。王天宠让胡忠孝回归本队，自己提木棍、雁翎刀，大骂妖道。二人在战场之上动手，吴恩恨王天宠入骨，说：“小辈，山人定要结果你的性命！”说罢，抡太阿剑就刹，王天宠闪开。二人大战有三十多回合，不分胜败。

吴恩真急了，用阴阳八卦幡一指，一缕青烟，王天宠栽倒在战场之上。王爷大队之内跑过去顾焕章，把他救回本队。龙

恩、王河龙二人出去，也被妖道用幡一指，说：“好两个匹夫！我必要你等的性命，万不能饶恕于你！”用宝幡一指，二人躺在战场之上，被贼人的余党结果性命。一连出去几位，俱皆身亡。顾焕章大怒，出去要拿妖道，被人家一剑把棍棒削为两段，短把刀挥作两截。连败清营四十八阵，杀得神力王兵退湘江岸，想奇计拿贼。他又要调马成龙去，又怕他病体未痊。至三月底，派马梦太至浙江独龙口调成龙。此时，王天宠身中八卦幡之后，觉着浑身无力，多亏倭侯爷的夺命仙丹，吃了几粒，才觉得好些，在营内养病。阵亡了薛应龙、龙恩、王河龙、李杰、参将刘保善等二十多名。王爷急得吐血，不知该当如何办理，派梦太去说：“如马成龙病好，调他前来；如病未好，调大环金丝宝刀前来，给顾焕章使，好捉拿吴恩。”

梦太到了独龙口，见了众人，就把这些话说了一遍。马成龙说：“甚好。张三贤弟，你先给我摆上个香案，我先给我那宝刀祭奠祭奠，保佑着我这一到襄阳城先拿吴恩，然后再杀退了贼兵，这就算我奇功一件。”外边家人早把香案办好了，成龙穿好了衣服，说：“你们哥儿几个先喝着，我到外边烧上香再喝。”自己站起身，来到香案一旁，先烧香，然后又把那宝刀放在香案之上，跪下磕头，说：“宝刀，你乃是圣上所赐我的。你这一去，要是妖人宝剑的对手，你在鞘内作声，先给我一个显应；你要是它的对手，你在鞘内连一动也不动。”说罢，磕下四个头去，只听那刀连声响亮。成龙甚喜，把刀带起来，又入席吃酒。高杰说：“我也跟你们二位去，到那襄阳城瞧瞧吴恩他有多大本领，我与他较量几合。”梦太说：“你先在这里跟张三大人护守独龙口，侯王爷的令，前来调你就是。明天我二人用完了早饭起身。”说罢，撤去杯盘，大家安歇。

次日天明，起来用完了早饭，换好衣服，二马告辞，出独

龙口。张广太与高杰同送至十里之外分手。广太说：“弟在此处专候捷音！”二马在马上拱手作别。在路上时逢初夏之时，绿树荫浓，清和月半；青山映目，芳草生香。农夫耘田，牧童放牛于山坡，渔翁垂钓于河岸。虽则乱离之后，此处稍平。本处百姓都知天地会兵退湖北省，有神力王的大队在湘江挡住，故此俱不担惊害怕，照常度光阴岁月。二马在马车一路观瞧，并不像乱离之世，仿佛尧天雨露中。

二人在路，晓行夜宿。那一日，到了一座镇店，是南北的大街。梦太说：“咱们今天住在这里吧。此处离大营有四十里之遥，今天咱们要去到营里就黑了，王爷传你进去问会子话，再吃完了饭就晚了。第二日必要开兵，那时你人困马乏，歇不过来。今日住在这里，明天正午就到了大营了，见了王爷，办完了事用饭，也歇得过来。”成龙说：“也好，咱们就住在这里。”一瞧路东有一座店，大门关着，粉墙之上有字，上写：“天和客栈，安寓仕宦行台、往来客商。”马梦太下马叫门，说：“开门，我们住店。”里面有人答话说：“什么人叫门？”梦太说：“我们是打公馆的，快快开门。”里边出来了一个小二，年约二十多岁，说：“你们是哪里来的？我问你。”梦太说：“我们是从独龙口来，往襄阳军营内去的大清营的差官马大老爷。”小二让二人进店，把马接过去，拴在马棚之内，让马成龙与梦太到了东上房之内，把衣服脱去，要洗脸水洗完了脸。

山东马成龙自己到了外间屋内一瞧，南边有一个暗间，外边正东墙上有一个牌位，上写：“临敌无惧、勇冠三军马成龙之神位。”成龙瞧够多时，说：“好家伙！伙计，你这里来，我问问你就是了。这个牌位是什么人供的？”那跑堂的说：“是我们店内东家掌柜的供的。我听人说，是有一个人，是山

东登州府文登县的人，姓马，双名成龙。此人武艺超群，天地会闻名丧胆，望影心惊。听说神力王派人去调他，我们这里百姓都说：他如来时，必把吴恩打败，故此我们这里都供奉他。他如来之时，果能把贼人杀败，我们这里年年供奉着他；如要打了败仗，把这牌位扔在溺尿窝子之内，大家拿溺浇他。”马成龙一听，说：“好家伙！要依我说，你们也不必供奉他，也不必浇他。”说着话，马梦太在屋里听见直乐，说：“大哥，你进来吧，小弟等着你喝酒哪。”成龙进去，与马梦太谈了会子闲话，天色已晚，二人安歇。马梦太永远不脱这衣服睡觉；马成龙他脱去衣服大睡，枕着大环金丝宝刀。二人安歇睡觉，睡至二鼓以后，马梦太说睡语，说：“好贼人，我全把你们宰了！”只听外面“吧”的一声响。原来是店中的伙计端着一盆水，正走到窗棂之外，听见马梦太一说睡语，吓得那手腕子一软，把盆扔在就地。此是闲话，不提。

次日天明，成龙二人起来，说：“老兄弟，你把我的东西给拿哪里去了？”梦太说：“什么东西？”成龙说：“就是那大环金丝宝刀。”梦太说：“我不知道。”成龙一听，说：“了不得啦！必是被贼人偷去。”梦太说：“我不信，别的东西不偷，就是偷你那大环金丝宝刀？我瞧瞧贼从哪里进来的？”猛抬头一瞧，见东边窗台上放着一张书柬，伸手拿过来递给成龙。成龙接过来一瞧，是一张红单帖，上画写着：“盗刀者，乃四督会总吴庆是也。如要此刀，或王天宠或顾焕章，他二人到襄阳城可换回此刀。”成龙一瞧，“唉”了一声，说：“了不得啦！我这口刀被天地会八卦教盗了去了！老兄弟，你有什么主意？”梦太说：“我没主意，咱们俩人见了王爷再说吧。”成龙说：“不要紧，我到后边瞧瞧，贼是从哪里进来的。”说着话站起，扑奔东后院，瞧了一瞧。书中交代，原来是江苏知

府吴庆，他自那五鬼庄地雷未能成功，自己实在是没脸。这一天，在吴恩的跟前讨了一支令箭，说：“要假扮作清朝的差官，探听清营的虚实。”自己带着四名跟人，这一天来到新平镇，住在天和店南隔壁三元店内。听得店中人传说，天和店住着有清营的两个差官。吴庆闻听，心中说道：“不知清朝两个差官是上哪里去的？”等到夜晚，天有三更时分，换好了夜行衣，出离房屋，越墙而过，至天和店东上房的后窗户，侧耳望窗内一听，听见二马盹睡已熟，回手把窗棂给支起来，进到屋内一瞧，床上躺着两个人。吴庆把成龙枕的那大环金丝宝刀，一伸手拉将出来，见光闪闪，冷森森，甚是惊人。吴庆一瞧，先把那刀用手一抡，方要刹马成龙，只听梦太说：“我全把你们那些个贼人杀了！”是梦中的睡语，吓得贼人自东后窗户钻出去。又听见前边“吧”的一声响，自己走到了东墙根之下，也不敢动。一瞧这是一口宝刀，“先我听见人传言说，此刀善能斩钉剁铁，杀人不带血，我何不先拿此刀回去。”想罢，上墙要走，又想：“我何不留一个名姓！”随身带着有纸笔，说：“我给他留下一个字儿。”想罢，用笔写了一个字儿，扔在那边院内，自己回店，带跟人叫开店门，回归襄阳去了。

故此成龙一瞧那个字儿，就知道宝刀是被人家盗去了。马梦太默默无言，成龙也发了愣了。梦太说：“今天把刀一丢，王爷必要治罪你我。他还指着这一口刀敌妖人吴恩哪！丢了这口刀，那如何是他的对手？这该当如何办理？”马成龙说：“不要紧，咱们哥儿两个喝酒吧。到了大营之内，你就交令，说把我调了来了，你就回帐房去你的。我见了王爷自有话说，不与你相干。”说罢，要酒要菜，马成龙倒很乐。二人吃完了饭，算帐还了店饭钱，鞮好马，二人出店上马，一直的往正南奔湘江，过了大江就是军营。

到了营门以外，二人下马，过来了好些个人，都让马成龙。也有说：“马大人这一来就好了。合营之内，大家盼想。”梦太先到了号房之内，然后又到了中军差官那里，回禀里边。王爷发擂升帐，马梦太到了大帐，给王爷请安，又给屠海侯爷、伊大人请安，说：“参将马梦太奉王爷的令，把马成龙调到来交令。”王爷吩咐：“把马成龙给我叫进来。”梦太自己出大帐去了。有差官传令：“马成龙进帐。”山东马一声答应，随令到了大帐之内，先给王爷叩头，给众位请安。两旁众差官、戈什哈、武军官、旗牌官，亲兵、护卫不少。王爷甚喜，在旁边赏给一个座儿，说：“成龙，你好了，真乃是社稷之福也！你坐下吧，我有话问你。”成龙说：“有王爷在此，我不敢坐。”王爷说：“你坐下无妨，我不怪你罪。”成龙谢了座，然后王爷问他的大环金丝宝刀：“你拿来，本帅我瞧瞧，如能敌了吴恩之时，那时间我必要重保举你！”马成龙说：“王爷要问那把刀，乃是当年白大将军拿杜双印之时得的，进献国家，圣上赐给我。我无福，昨天走在半路，他在鞘内作响，化了一条龙飞了。”王爷说：“岂有此理！”成龙的刀鞘子还带着，一撩马褂，说：“你瞧瞧有没有？”王爷一看，怒满胸膛，说：“好一个马成龙，我必要杀你！”先拔令箭一支，插在中军帐，说：“勿论什么人，谁要是给他求情，先斩首号令！”吩咐武军官：“把马成龙给我绑出大帐营门，枭首号令！”两旁一声答应，先把成龙绑好了。王爷又派人去传马梦太进帐，吓得众人战战兢兢。不知成龙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六回

## 神力王怒斩山东马 双侠客智进襄阳城

诗曰：

千军直指襄阳城，五色旌旗耀碧空。  
计日焉能操胜算，反风天特显奇功。  
时探贼巢来豪士，刀归故主护总戎。  
会匪如蝇防甚密，敌楼影里万灯红。

话说王爷把马成龙绑出帐外，又传马梦太。此时，马梦太正在后面那里，与倭侯爷、王天宠说起在半路丢刀之事。侯爷一听，说：“好，原来如是，王爷必要治罪于成龙。”正说之际，听见王爷的令下，叫马梦太。吓得梦太战战兢兢，连忙至大帐。见王爷怒气冲冲说：“马梦太，马成龙的刀是丢在何处？”梦太说：“参将实不知道。”王爷说：“我有一支令箭，去把马成龙的首级抓来，本爵要看！”梦太不敢抗令，接过令来，心中说：“王爷是令下山摇动，升帐鬼神惊。我如何能去杀我拜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方一出大帐，他自己一运气，躺在就地不能动转。那些个当差之人回禀王爷说：“马梦太躺在就地，口内喷血沫，不省人事。”王爷说：“把他搭回帐房，派随营的官医给他调治。”

又派一员武军官穆再田去监斩马成龙。穆再田接了令箭，

到了外面，方要出营，见自那边过来了一个人，脸上蒙着一块白纱，一伸手把穆再田手中那一支令箭夺过去就走。穆再田就嚷说：“反了！这还了得，愣敢夺我的令箭！”复又进帐，把此事回禀王爷。王爷甚是动怒，说：“这个东西好大胆！派人去查，查出来给我斩首号令！”众带兵的统领、总统、镇协一同下去查问，少时回来都说没有。只听外边有一个人口中说：“冤枉！”王爷一听，吩咐：“把外边喊嚷之人带上来！”众差官早就把那人抓住，带上了大帐，跪下给王爷叩头。

王爷一瞧，那个人年约有二十多岁，酒糟鼻子，赤红脸，身穿瓦色布单箭袖袍儿，是一个当兵样子，跪在那里说：“王爷，我罪该万死！容我先说完了话，然后再杀我。我是中右营的兵多伦太，因为王爷办事不公，要斩马成龙。马成龙他在兴顺镖店有救驾之功，堵御黄河，防守苏州，累立奇功。今天虽则失去宝刀，也须要念他的前功。”

书中交代，这个多伦太，他一生最好饮酒，喝醉之时，还有好些个脾气，常常倚着酒得罪人。今天他是自己偷着喝醉了，正在那帐房与那些个本队之人吹着玩呢。旁边有一个人说：“你不用吹，你去给马成龙马大人讲个人情去吧。你如要敢去，便是英雄！”多伦太趁着酒兴，说：“我要不去，对不起你等！”说罢，一直的扑奔大帐，跪倒在王爷的跟前，说：“奴才是替马成龙求个人情。他虽则失去宝刀，也不可杀他。”王爷一听，说：“这混帐东西！我本应斩首号令于你，我念你在营内有功。拉下去，给我重打四十棍，插耳箭游营！”两旁一声答应说“遵令”，拉下来照着那多伦太就是四十鸭嘴棍，带出去游营。

只见从外面进来了一个人，是倭克金布倭侯爷，跪倒在王爷台前，只是磕头，说：“求王爷格外施恩！儿臣有下情告

禀。”王爷说：“你有什么事，自管说。”倭侯爷说：“儿臣不敢给马成龙求情，无奈有一件事，马成龙罪本当杀，求王爷开恩，暂饶他三天。儿知那宝刀已被吴庆盗去了，有字为凭。我夜入襄阳城，将那大环金丝宝刀盗回来。如若三天之内盗不回大环金丝宝刀，那时间王爷再杀马成龙也不迟。”神力王本就爱惜倭侯爷，又念马成龙前次累立奇功，说：“倭克金布，今天我不怪罪于你，自此之后，永不准你再给别人讲人情。我暂把马成龙等押营务处三天，你三天之内如不能盗回宝刀，那时间我定要杀他。下去吧！”又传令把马成龙交营务处看管。

倭侯爷下去，回到自己帐房之内，有伺候他的底下人四五十名齐说：“接侯爷！”倭侯爷到了大帐，叫人办理菜蔬，自斟自饮，喝了有一斤多酒。见王天宠进来说：“恩兄，你为何今天烦闷，是所因何故？你说说我听。”原来方才抢令的，就是王义士。倭侯爷一听，说：“你这个东西，还不给我出去！什么人愣敢与我论弟兄？我不怪罪于你，你急速快给我出去！若要不然，我定叫人把你捆上送交营务处！你是什么人？敢与我论弟兄？”

王天宠他本是足智多谋，一听这话，心中说：“我与我恩兄知己之交，万也不能这样绝情断义。今天所说这一段事，其中定有情理。我先出去，到了外面再作道理。”想罢，回身到了外面，站立在窗棂外，听见里边倭侯爷的那个跟班的刘福在旁边说：“侯爷，你就不念朋友之情，为何说这样无情的话？”侯爷说：“刘福，你知些什么？我那拜弟王天宠做事慷慨，倘若知道我今夜入襄阳城去盗那大环金丝宝刀，你想他身中妖人的八卦幡未好，他要去时，焉能行得了？还有一件，我这一去，你想那襄阳城千军万马，我一人进去，焉能回得来？我这不过是听天由命，如得不回宝刀，那时我也是先死在那贼人的巢穴

之内。我今天与王天宠一翻脸，他一气就走了。我死后之时，他不想给我报仇，我这是真与他有交情。你明白了？”王天宠在外边一听，转身进了大帐，说：“恩兄，你不必这样说，我都听见了。我今天要去同兄长到襄阳城，前去盗刀。”倭侯爷一瞧，说：“罢了！既然是贤弟要去，劣兄也不拦你。”说罢，二人收拾齐备。王天宠说：“咱们假份作天地会八卦教的模样，咱们也反搭二纽扣，腰中白布缠。”二人正要走，见马成龙与马梦太二人进来。成龙说：“我谢谢侯爷大哥！但愿兄长此一去神佛保佑，把那宝刀盗回来才好。”又回头叫跟人：“去买几封香来，我要对天祷告过往神灵，暗助二位兄台一膀之力。”倭侯爷说：“贤弟，你不必如此，我二人要去了。”说罢，二人各带了一口单刀，出离了营门以外，一直的奔襄阳城。

离那城根不远，只见城上众贼都是弓上弦，刀出鞘，号灯齐明。都是把住那垛口，望下面瞧，怕有清国的英雄前来哨探。倭侯爷与天宠一瞧，说：“不好！你我二人今天怕进不去，不知该当如何？”二位英雄正发愁，也是无意，凑巧一阵旋风，刮得甚大。二英雄趁着风力爬上城头。那些会匪被土一迷眼睛，二位英雄早到城头之上，大众贼人也认不出来。正是：浑浊不分鲢共鲤，水清才见两般鱼。

二英雄找到马道，顺着马道往下走，一瞧城里头有无数的灯光。二人下了马道，一直的往西走。只见迎头来了十数个灯笼，分为左右。那气死风灯上面有字，写的是“四督会总吴”。前边四十多个护卫，个个都扛着一口斩马刀。后边有一骑马，马上驮着一人，头戴青泥得胜盔，插尾，紫缎子箭袖袍，篆底快靴，外罩蓝公袖夹坎肩；紫脸膛，年约四十多岁。王天宠与倭侯爷一瞧，认得是吴庆。二位英雄到了街南里一个影壁后面，蹲在那里躲着。

原来吴庆他自昨日夜晚在半路店内盗出来那一口宝刀，回来一见吴恩，妖道甚为喜悦，说：“贤弟，那一口宝刀就赏给你吧！”今天吴庆他自己正在那襄阳城府衙之内大堂之上摆了好些个菜，他自己在那里吃酒。只见里边有跟吴恩的差官出来，说：“四督会总，八路督会总有令，派你前去查城去哪。”吴庆喝醉了，一听此令，吩咐武全：“你快鞞马！派亲军护卫，外边伺候。”自己站起来，晃里晃荡的往外走，上马带着那四五十个人，正往前走，正遇见那倭侯爷与王天宠。二位英雄躲在路南影壁后，听见吴庆说：“武全，我不去了。我这一着风，酒就上来了，头眩眼晕，不知所因何故？咱们回去吧。”武全说：“八路督会总派你老人家前去查城，怕有清国的人暗进襄阳城。你老人家如要是不去，那时间恐怕八路督会总怪罪，那时还了得！”吴庆说：“我骑不住马啦，我先回去，你们别说我没去就是。”说罢，一兜马往回就走。

那王天宠二人在暗中一瞧，吴庆肋下佩着的正是大环金丝宝刀，可又新添了一个刀鞘儿。王天宠瞧见此刀，心中说：“我何不趁此前去，抢刀杀死吴庆，得回了大环金丝宝刀，我二人出城。”想罢，站起身来，往前方才要走，倭侯爷一手把王天宠拉住，说：“贤弟不可前往！你我二人身在龙潭虎穴，不可前去惹事，必须见机而作才是。”王天宠站住了身，说：“大哥，咱们往哪里去才好？”倭侯爷说：“你瞧那府衙门首有无数号灯，还有四座帐房，衙门东边有一座箭道，一直往北去的。你我顺着那箭道蹿上房去，进衙门，暗盗那大环金丝宝刀就是。”二人蹑足潜踪的顺着大街过去，到了箭道一瞧，里边甚是宽大，路东有住户人家，路西没有住户，是府衙墙，甚高。二人往北走了不远，蹿上墙去。

二人蹿房越脊，正在房上往前行走，只见下面大堂灯光闪

烁，吴庆坐在当中，面前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有无数的菜，两旁有四个人在那里伺候他。大堂外，东边十二间房，西边有十二间房，里边俱是灯光闪闪，俱有人住。二人在大堂的西北房上一伏身，则见那后边有无数的群房，里边俱是灯光闪闪。只听那吴庆说：“武全、武兴，你二人知道会总爷的这一口宝刀的厉害不知？”武全说：“实在不知有什么厉害之处。”吴庆把那刀抽出来，说：“你过来瞧瞧。”那武全过来一瞧，吴庆一抡刀，“克嚓”一声，把武全人头砍下。那武兴见把他哥哥刺死，转身就跑，口内直嚷说：“杀了人啦！督会总在哪里？我去喊冤去！”往后去了。

少时，听见后边一片声喧，吴恩带着有二三十名保驾之人到了大堂，说：“吴庆，为何无故杀人？”吴庆说：“他骂我目无主人，我不杀他？哥哥不信，问问他们众人。”那别的使唤人也不敢不替他说话，都说：“是武全骂四督会总是真。”吴恩说：“四弟，你的气色不好，今天必有杀身之祸。我山人善观气色，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善晓过去未来之事。来人！把我的卦盒儿拿过来。”有人搭过一张桌子，把那小金漆盒儿摆在桌上，他用手一摇，说：“四弟不好，今有清营的刺客进了襄阳城，一则盗刀，二则行刺。”吩咐手下人：“传我的话，给我拿人！”倭侯爷二人一听，在房上吓了一跳。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七回

## 假吴恩哄信王天宠 真宝刀仍归马成龙

诗曰：

吹笛上高城，秋高月正明。  
征夫双泪下，汉塞一龙鸣。  
沙柳愁中折，梅花梦里惊。  
徘徊三五弄，肠断忆南征。

话说吴恩正在那里吩咐人去查拿奸细，吴庆说：“哥哥先别着急，我有话说。你算算这两个贼人是在哪里？进了城没进城？再说，何必就这样着急哪！”那吴恩又把卦盒儿一摇，往桌上一倒，他又用手一摆，听见吴恩说：“今天是清营的两个奸细，已然进城，现在衙门之内。”吴庆说：“哥哥，再算他两个人落在哪边？姓什么？叫什么？”那妖道又把金钱一翻，说：“这两个人就在咱们这衙门之内西北房上头，一个是顾焕章。”倭侯爷听见提他之名，心中一愣，暗说：“了不得啦！”又听见吴恩说：“二名是马梦太。”倭侯爷一听，就知是妖道造妖言，惑人之心，也不以为事。又听见吴恩传话说：“派外边巡更之人多多小心，你也不必喝酒了，安歇吧。我要到后边去歇着去啦。”那吴恩带着众人回后院去了。王天宠一瞧，心中说：“我要杀了吴恩，必盗回宝刀。还好他乃是一个叛逆之

首，我何不跟他去，候他睡熟之际，然后再杀他。”遂与倭侯爷说：“大哥，你在这里千万别动。候吴庆安歇，好得那宝刀。我先去到后边去，杀了吴恩就出来。”王天宠说罢，自己往后就走，蹿房越脊，直奔后边而去。

但则见那西北有一行院落，里边是四合瓦房，四外有无数的帐房。上房是五间，里面灯光闪烁，东西厢房之内，也有灯光。王天宠自己跳下房去，站在上房廊子底下，偷眼望屋内一瞧，见屋内靠北墙有一条花梨的搁几案，案前有八仙桌儿一张，一边一把太师椅子。桌上放着一个蜡灯，桌前有五六个大包袱。王天宠进了屋门，慢慢的到了东里间屋门外，望里一瞧，屋里灯光不明，床上有人睡觉。靠着窗台八仙桌有两把椅子，上面有两个小童，伏着桌儿睡觉。王天宠又往这西边房门内一瞧，只见里边靠西墙有一个大床，床上有一块黄云缎坐褥，上面端坐着一个老道，正是吴恩，背插着阴阳八卦幡，肋佩太阿剑，闭目垂睛。王天宠一看，伸手拉出那一把刀来，慢慢的把那帘子一掀，进了屋内，举手中刀，照着吴恩就是一刀砍去。只听“克嚓”一声响，那草人应声而倒，吓得王天宠往外就跑。这时，自夹壁墙内出来了真吴恩，大喊一声：“拿贼！”

原来那吴恩自到襄阳之后，就在这夹壁墙内住，派人做了一个“消息”，谁人也不知道。他统带着千军万马，谁知哪个是奸细？故此他早防备，在墙外安的假草人，如有人行刺，他早就知道了。那草人有走线，他在墙里边一听，就知是刺客前来行刺。那吴恩自屋内追出来，到了院内一瞧，并不见有人。此时，王天宠他早就回归前边去了。只听各处传锣之声。

倭侯爷正在着急之际，听见王天龙说：“大哥不必害怕，我来也！”二人在暗中避够多时，只见吴庆站起身来，说：“小子们，跟我到后边去安歇！”过来了几个伺候的人，把那吴庆

扶着往前走，晃晃悠悠的一直往前行走。走了不远，在后堂东配房南里间屋内，靠着东墙有一张大床，吴庆躺在床上也不言语，众下人出去了。王天宠自己打帘子，进了东配房南里间屋内一瞧，但则见那吴庆自己在床上睡着，呼声震耳。这时，王天宠他已来到跟前，伸手拿了那宝刀，趁势举起来，照定那吴庆就是一刀，“克嚓”一声，人头咕噜噜坠落于地。王天宠出了东房，与倭侯爷二人由院内上房，到了街心，二人扑奔马道。正往前走，到了城头之上，一瞧，见无数的贼兵。二人站在城头说：“我二人奉八路督会总之命，哨探清营。”二人跳下城去，贼人并不知是奸细。二位侠客顺大路，一直回到了大清营。

天色已然大亮了，进了大营，到了中营，瞧见成龙在那里磕头烧香，口中不住的说：“过往神灵听真，我倭侯爷大哥与王天宠到襄阳城去盗那宝刀，那刀盗来盗不来倒不要紧，千万保佑他们二人怎么去怎么回来，别受了贼人的暗算。”那倭侯爷一听，就知道是成龙不放心，起紧过来说：“贤弟不必磕头，我已把那宝刀盗回来了，你看！”就把盗刀之事细说一遍。王天宠把那宝刀交给成龙。山东马接刀在手，说：“瞧瞧是我的刀不是。要是我的刀，我认得。”把那宝刀仔细一瞧，说：“这是我的刀吗？”又说：“这是我的刀吗？”王天宠偷眼一看，说：“莫非不是他那宝刀，许我二人盗了假的来了？”倭侯爷说：“到底是你的不是？”马成龙说：“可真尽我的刀吗！方才我一瞧，原打算不是哪。”倭侯爷说：“你这个混帐东西，真正是好诙谐！跟我去见王爷去吧。”

听见里边中军帐发擂升帐，倭侯爷带同着二人，一直到了大帐，跪在王爷的面前，两旁的文官武将齐齐的站立在两旁。那倭侯爷说：“王爷在上，倭克金布奉令与王天宠前去襄阳城盗刀，托王爷的洪福，已将此刀盗来交令。”王爷说：“好！

算你一件奇功就是。马成龙，我把此刀给你，今天出队如在两军阵前得胜之时，那时间我必保荐于你；如不得胜之时，那时间我必按军法示众！”吩咐：“今日辰刻调四成大队，要齐带随征的英雄前去！”倭侯爷三人下来，在自己帐房内饮酒。王天宠因夜晚受了累啦，浑身疼痛，先回后边歇着去了。

少时间，王爷大令已下，众武将听见三声炮响，倭侯爷与成龙也就一同出营。到了襄阳东门外，离城四里之遥空宽之所，扎住了大队，王爷自居当中。听得那襄阳城三声大炮，先出来了有一万马队。左边扎住五千，右边扎住五千，是双龙出水势。马队一边一杆门旗，上边有字，上面是“替天行道”，下边是“聚众招贤”。当中出来了有三万步队，前边左右是八杆大旗，按“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个字。中间一杆大皂纛旗，上面一个“帅”字。当中是吴恩，两旁有四五百员战将。因昨夜晚上四弟被杀，故今天吴恩一怒出兵。

又见从襄阳正南上来了一队马队，旗纛俱不是八卦教的样式。为首带兵之人，骑着一头骆驼，那人跳下来，身高有一丈二尺高，头戴青缎子扎巾，金抹额，二龙斗宝，皂缎色蟒箭袖，腰系英雄带，蓝绸子底衣，牛皮战靴，外罩獾皮马褂，手使着青铜槊。队后站着个使棍的老英雄，穿青褂，在后边站着有五百多名飞骑马队。王爷看够多时，也不知他是哪里的英雄。

书中交代，原来那个带兵的人，是嘉峪关外金家坨三坞，复姓万马，名巴永太，人称槊劈石裂。那队后那一位老英雄，是姓龙，名飞扬，别号人称棍槊十折。这巴永太因为那万马巴得礼与万马巴得思二人死在牧羊阵之内，这万马巴永太是他的兄弟。因为当初那彭公大人打牧羊阵之时，有一个镇铁塔常断祖保着大人，打牧羊阵之时，枪挑了万马巴得礼、万马巴得思二人。那万马巴永太他正在年幼，要与兄长报仇雪恨，今天是

同他教师龙飞扬带着五百人，暗进潼关，投奔吴恩，要给他两个哥哥报仇雪恨。故此在襄阳正南安营扎住大队，递了投降的文书，给吴恩说明了要替兄报仇雪恨，愿作为先锋，杀退大清国的人马。今天调大队，他自告奋勇当先要战。

王爷问：“何人前去拿他前来？”旁边有一人带白旗马队的统领，名叫富明阿，接令当先一马直奔战场之上，大骂：“贼将休要逞能，我来与你比并三合！”抡手中豹尾鞭一摆，扑奔万马巴永太而来。二人在战场之上正在动手之际，被巴永太一槊，把那富明阿结果性命。王爷一瞧，心中着急，又派出一个常春，到两军阵前，大骂：“反贼休要无礼！我来结果你的性命就是！”摆手中金背砍山刀，大骂：“贼人巴永太休得无礼！我必要与你较量三合两趟！”常春亦被贼人结果性命。后来又出来了一个英桂，自告奋勇前去拿贼，至两军阵前亦被贼人所害。

贼人一连败了清营九阵，杀得神力王并无主意，自己无法了。马成龙过去说：“王爷不必为难，我来结果他的性命！”王爷说：“等吴恩出来，你再去，也好拿那叛逆之贼。”马成龙说：“杀了这个贼人，就可以引吴恩出来了，那时间我再拿他亦不为晚！”王爷说：“待我亲身前往。”自己出离本队，一见那万马巴永太说：“小辈，你不必着急，我来结果你的性命！”神力王出离了本队，到了两军阵前。巴永太把槊一摆，说：“来者何人？把名通报上来！”神力王说：“小辈要问，我本帅乃神力王，奉旨特前来拿你！”巴永太把手中槊一摆。不知二人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八回

## 巴永太大战神力王 马成龙一刀削三首

诗曰：

金庭飞雪惜残梅，吴越韩山胆忘回。  
茂苑寒鸦噪古堞，姑苏游鹿上高台。  
神归日母胥涛降，客控龙门禹穴开。  
一笑雄图付流水，抱琴东去即蓬莱。

话说神力王正在两军阵前自通名姓，那巴永太他自己一声惊吓，说：“你就是神力王吗？”那神力王爷一瞧，说：“叛贼休要无礼，孤家定要结果于你！”掙手中枪，照定那巴永太就是一枪，巴永太用槊相迎。二人大战三十余合，不分胜败。两旁助阵鼓齐鸣，只杀得尘沙荡扬，土雨翻飞。马成龙在伊大人身背后，怕王爷有失，过去说：“伊老大人，还不鸣金？待我出去替回王爷来就是。”那伊大人说：“王爷军令森严，如何使得！我不敢动王爷金鼓之令。”成龙又过去说：“屠海侯爷，你还不传令鸣金？”屠侯爷说：“我如何敢轻动王爷之令？那万万使不得！”成龙过来一瞧，掌金令的那个人是一个弯腰儿，年约三十多岁，身穿着号衣，灰布单袍儿，手内拿着那金令。成龙说：“你鸣金吧！王爷乃金玉之躯，恐受他人之害。依我之见，鸣金吧！”那掌金令之人一听，说：“你说不算，

没有王爷的话，我不敢鸣金！”成龙也不言语，过来站在那掌金令之人背后，两只手把他那掌金令的两只手捏住，一使劲，金声响亮一阵。

神力王在战场之上正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自己是大帅，又不好败回来，心中正在惊慌之际，听得金声响亮，心中说：“这个人大有见识，就知道我不成了，他就鸣金。此人后来必成大器，我回去自有道理。”马一带，说：“逆叛好大胆！本帅队中鸣金，我去去就来。”拨马回归本队，问监军统领：“什么人动我的金鼓之令？”屠海说：“是马成龙，罪当梟首级号令。”王爷听罢，吩咐武军官：“来！把马成龙绑上，梟首号令！”两旁答言，就把那山东马绑上。当时王爷心中虽然感佩马成龙，无奈军令大如王法，不能不如是，倒愿意有人给他讲个人情。方要发令，只见伊大人过来说：“求王爷格外施恩，暂饶恕成龙之罪，派他出去与巴永太动手，如得胜之时，将功折罪；如败在两军队前，那时再斩不迟。”王爷听说，传令：“派马成龙去战巴永太，如得胜以赎前罪。”山东马一听，说：“谢过王爷不斩之恩！”自己归队，先把长衣脱去，然后自己把辫子一挽，身穿茧绸裤褂，高腰袜子，山东皂鞋，手拿那大环金丝宝刀，一直的扑奔战场之上。

巴永太一连杀败了清营几员大将，吴恩甚喜，吩咐擂鼓助阵。又见马成龙执大环金丝宝刀出来，吴恩先派人知会那巴永太说：“这清朝的武将甚是厉害，须要小心！”巴永太说：“这就是临敌无惧、勇冠三军的马成龙？不要长他人之威风，灭自己的锐气，我非得结果他的性命才可！”正说着，马成龙赶到面前。巴永太把槊一摆，说：“来者可是马成龙？急速通名，寨主爷好结果你的性命！”山东马说：“你这不要命的东西要问，我家住山东登州府文登县马家庄的人氏，姓马，双名成龙。

你知道有一个临敌无惧、勇冠三军的马大人，那就是我。你这号东西，要通名哪！”巴永太又把自己之名说了一遍，说：“方才要拿那黑大汉，替我兄长报仇雪恨，你又前来送死，我先结果你的性命再说。”一摆手中槊，照定马成龙抡圆就打。山东马在步下一瞧，那骆驼脖儿长，用手中刀往骆驼下颏一钩，说：“我先抽一个斗子。”上面的槊就到头上不远，成龙刀已然把那骆驼脖儿削落，趁势往上一迎，那槊的脑袋也掉下来。巴永太的骆驼一躺，他往前一栽，也正在大环金丝宝刀之上，这就是一刀削三首。神力王一瞧甚喜，说：“真乃是虎将也，果真名不虚传！”见马成龙自己回来站在王爷的跟前，说：“马成龙杀死巴永太，在王爷台前报功。”王爷说：“你算一件奇功，以赎前罪，把你的罪过一概不究。等吴恩出来，那时间立功，本爵定然保你高升。”山东马谢过王爷，往旁边一站。

只见那贼队中龙飞扬使手中铁棍，大喊一声，说：“好一个马成龙，我替我寨主报仇雪恨！”在疆场之上站定。成龙方要讨令出去，只见队中有一人说：“王爷，末将前往！”乃右营的都司张俊文讨令，至两军阵前观看：龙飞扬年约六十以外，黑紫脸膛，环眉大眼，一部花白胡子；身穿青缎蟒箭袖，一巴掌宽英雄带，足登狭脑窄腰快靴，手中那条棍有茶杯口粗细。张俊文也是久打军需，就知这老儿必不是个好惹的，摆手中竹节钢鞭，说：“来者教匪通名来！”那龙飞扬一摆棍，自通了名姓，说：“我要拿那马成龙，你来此何干？急速回去，换马成龙来送死！”张都司气往上一冲，说：“小辈，你休要逞强，我来结果你的性命！”抡手中的鞭，照定龙飞扬就打。龙飞扬把手中棍往上一横，只听“咯蹦”一声响，张俊文手中的鞭就松开了。龙飞扬趁势一棍，正中张俊文的头上，登时身死，栽下马来。神力王一瞧，说：“可惜我这一员大将，竟死于他人

之手！何人去拿那贼人去，与国家除害？房边过来了中军谟德哩，说：“我出去拿那教匪，替张俊文报仇雪恨，为国除害！”催座下战马，抡手内大砍刀，来至两军阵前，但也被龙飞扬打死。又出去了七八个武将，俱被贼人所害。

神力王在马上急得暴跳如雷，问：“何人前往？”那边过来了一个人，年在二十以外，头戴青泥得胜盔，双插尾，身穿灰布缺襟袍，下系战裙，腰束皮带，足登青缎子快靴；骨瘦如柴，细眉大眼，黄脸膛，一步三晃，仿佛是病着刚好的模样，站在王爷的跟前，说话连劲儿都没有，说：“王爷，游击李庆龙前去拿他。”神力王爷一瞧，说：“本爵手下能征惯战之人尚且死在他人之手，何况你是一个带病之人，出去也被贼人耻笑清国无人。下去吧！本帅我另派别人前往就是。”李庆龙也不敢在王爷跟前强讨令，自己退在本队中一站。那边马梦太在伊大人跟前说：“大人，那讨令的李庆龙，是当初在兴顺镖店五龙捧圣之时的英雄。我跟大人被困剪子峪，破山口亏了那个人的英勇，武艺超群，不说比当初的李存孝，也差不了多少。大人在王爷台前保荐此人，出去定然成功。”伊大人一催马，到神力王的面前，说：“王爷何不派那个李庆龙出去拿贼？”神力王爷说：“他乃带病之人，如何能派他出去？我这帐下武勇之人不少。”伊大人说：“王爷不可以貌取人。他当初兴顺店救过驾，剪子峪剿山，都立了些功劳。王爷派他出去，如不能取胜，再按军法治罪，也不亏负他自告奋勇之心。”神力王说：“我正要派李德英出去。既然你保李庆龙出去，我就派他出去。”随叫李庆龙说：“你去捉拿那阵上贼人就是！”李游击答应：“得令！”自己拉过座下的大肚子蜗蜗虎，翻身上马，出离了本队。

对阵上的龙飞扬一瞧，见自清兵队内出来了一人，甚是可

笑，面带病形，座下的那马，耗子皮，大肚子，长脖项，小脑袋，小耳朵，四条短腿，肚子又大，离地有一尺，走三步，人歇着，马喘气。龙飞扬一瞧李庆龙这样的情形，不像个英雄的模样，不由得哈哈大笑说：“清营内出来的那个病鬼，你快快的前来送死呀！”李庆龙到了临近，说：“教匪休要逞强，通名过来！今有李大人在此。”龙飞扬说：“你这病鬼急速回去，我这棍不死你这带病之人，换那英雄出来与我动手。再不然，叫那马成龙出来与我较量。你回去吧，我不与你一般见识！”

李庆龙一听贼人之话，计上心来，说：“会总爷，你不杀我了？天地会内也有善人。罢了，我实告诉会总爷你说吧，我是先前胸膛满，气闷不通，后来转了伤寒病。方才好了，又得了鼠疮脖子、连疮腿，这两天我连饭也吃不下去了。我故此今天讨令，前来死在军前，也算是为国尽忠。”那龙飞扬一听，说：“我并非是天地会八卦教，乃嘉峪关外金家三坨寨主的总教习，龙飞扬是也。我原要替我两个主人报仇雪恨，你急速回去吧，换个英雄出来就是，我不与你这带病之人一般见识。”李庆龙说：“寨主，你原来不是天地会八卦教。罢了，你真是一个好人，你虽说叫我回去，我要是真回去，那时间我家王爷必不能饶我，说我卖阵脱逃，必然杀我。与其死在那军令之下，何不叫寨主你把我杀了哪！寨主你要真心不杀我，成全我这个人，你我假战三合，如我不成，寨主让我回去，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感念会总爷的好处。”龙飞扬说：“你撒马过来，我与你较量几台！”那李庆龙一瞧，说：“寨主，我要动手了。”抡起手中的三尖两刃刀，哆哩哆嗦的往下就剁。那龙飞扬把铁棍横着往上双手一迎，那三尖两刃刀正在铁棍之上，趁势把刀往两边一扫，把龙飞扬的两只手的指头都被刀扫去，铁棍也扔了，哇呀哇的直嚷。李庆龙趁势一刀，把那龙飞扬结果了性命。

那边吴恩身背后大喊一声，跑过来一个贼将。

此时，李庆龙早下马取下了首级，挂在鞍鞞之上；在马上用腿一磕，那马连蹶带跳的扑奔吴恩大队而来。那边迎头一员贼将拧手中枪，照定那李庆龙就是一枪，说：“金景豹在此，等你多时。小辈别走！我来结果你的性命就是了。”李庆龙用刀相迎，一瞧那贼人年约二十以外，头戴三角白绫巾，银抹额，二龙斗宝，迎门茨菇叶颤巍巍，鬓边双插白鹅翎儿，身穿粉绫缎子蟒箭袖，蓝绸子底衣，薄底兜跟窄腰快靴，篮战裙，手执素纓蜡杆一尺多长的枪头儿，明晃晃，照定了李庆龙就是一枪，说：“好一个李庆龙！方才你在两军阵前，我就认得是你。你别走，我来结果你的性命！”李庆龙一瞧，认得是当年在他家的使唤人金景豹。因为派他带二百银子去上卫辉府买办物件，他一去这几年也未回去，今天见是天地会八卦教的模样，不由一阵大怒，说：“小辈，你不是金景豹么？为何在此？”那贼人说：“我当年是奉我家老会总之命，各处访求英雄，劝你归我教中，不想你等心如铁石。我住了二年，多亏你给我那二百银子。你今天依我说早归降，免遭杀身之祸！”李庆龙大骂：“小贼种，我来结果你的性命！”抡刀就剁，全景豹用枪相迎。二人大战有十数个回合，一刀把金景豹剁于马下。那边恼了吴恩，拉太阿剑跳下了四轮车，说：“李庆龙别走，我来也！”不知李庆龙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九回

## 李庆龙智斩龙飞扬 山东马宝刀对宝剑

诗曰：

终疑蜚语属传闻，情极翻期事未真。  
或恐戴逵星处士，误呼阳五古贤人。  
正思黽勉酬知己，同是艰难奉老亲。  
名业无成哀乐逼，中年何事不伤神。

话说李庆龙刀劈了金景豹，吴恩出来仗着太阿剑，直奔过来，说：“小辈别走！我来结果于你！”李庆龙抡手中刀就剁，吴恩用剑往上一削，“克嚓”一声，三尖两刃刀削作两段。李庆龙把那马双腿一磕，一跳有两丈多远。吴恩方要按出八卦幡来，见李游击早回归本队，下马至王爷的跟前，说：“末将无能，在阵前斩了两个贼人，后来又败在吴恩之手。”神力王说：“算你一件奇功，败在吴恩之手，非你一人不是他的对手。”又叫：“马梦太，你出去把吴恩给我拿来！”马梦太说：“得令！”拉手中短把刀，一翻身施展陆地飞腾法，跑至了两军阵前站定，说：“吴恩，你认得我瘦马马梦太吗？”

吴恩也听见人说过马梦太的名头，今天一见，说：“马梦太，山人闻你之名久矣！前者我山人连胜清营四十人阵，未见你出来。适才我见马成龙宝刀创了巴永太，我特意前来拿他。

你来了甚好，山人我结果你的性命就是了！”说罢，抡剑就剁，马梦太急架相还。二人在战场之上有五六个照面，分不出高低上下。吴恩顺太阿剑，一拉八卦幡，梦太说：“小辈，真杀真刺，我却不怕；妖术邪法，我实不成。”抹头往回就跑。吴恩宝幡一指，一缕青烟直奔马梦太。马梦太早知有此一举，自己就往地下一滚翻身，这名叫“就地十八滚”。他吓得浑身立抖，体似筛糠，跑在神力王马前，说：“未将马梦太已然回归，实不是妖道八卦幡的对手，求爷开恩，另派别人前去拿他。”神力王带气说：“你归队吧！”梦太请了一个安，说：“谢过王爷的恩典。”转身归队。

只见那马成龙过来：“求王爷下令，卑职前去捉拿吴恩，不知王爷派我去不派我去？”神力王说：“我正要派你前去，须要小心了。”马成龙那大环金丝宝刀一擎，出离了本队，扑奔吴恩。相离了不远，听吴恩在那里问说：“来者可是马成龙吗？山人等候多时了。你今天前来，我有话与你商议：你在大清国不过是一个武官，前者你失去了宝刀，神力王还要杀你，你要归降我，山人得江山杜稷，我与你裂土分茅，封你为一字并肩王之爵位。”马成龙一听此言，说：“妖道吴恩，你既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必细说。我的刀虽被你兄弟盗去，亦被我夜入襄阳城，杀了你四弟吴庆。他在那里喝酒，杀了一个家人。你出来还给他算卦，说有清国的英雄前来行刺，你说是顾焕章与马梦太，我在暗中不住的暗笑。你带着人往后去，我暗跟你去。你住的北上房西里间屋内夹壁墙内，在木床之上那个人，是你用草扎成的。我进屋内一刀，正剁在草人之上。你自夹壁墙内出来，我蹲在八仙桌儿底下藏着。你出去了，我才上房到了前边屋内，把你兄弟杀死，得回了宝刀。那时间我要杀你，如反掌看纹。我想男子汉大丈夫处事，讲究名正言顺。

今天在两军阵前，你又想劝我归降，你还说裂土分茅，我分了你的茅，我又不会捞。依我之见，你早早过来，跑到我面前，我把你捆上，解进京去。天子开恩，把你给刎了就是。”吴恩一听，说：“原来我四弟吴庆是被你刺死的。好哇，我正要替我四弟报仇雪恨！”说罢，抡太阿剑照定马成龙就剁，山东马用宝刀急架相迎。一个是邪教中创业的豪杰，一个是大清国成名的英雄。两边战鼓直催，杀声一片。二人正在动手之际，吴恩这一番很留心，那太阿剑也不敢挡那大环金丝宝刀，怕自己的这口宝剑被人家的宝刀削为两段。马成龙也不敢用宝刀迎那

口太阿剑。两个人是“麻秸棍打狼——两头害怕”。吴恩杀得性起，那宝剑正迎在那大环金丝宝刀之上，只听“呛啷啷”一声响，妖道往西一跳，说：“无量寿佛！”一瞧手中的太阿剑并未伤损。马成龙也往旁边一站，说：“好家伙！”一瞧自己的宝刀也未伤损，复又壮起胆子来，说：“吴恩，你我今天非得见个死活，我必不能饶恕于你！”抡刀照定吴恩又动手，妖道用太阿剑相迎。

二人战了有一个多时辰，吴恩心中一想：“我要不结果了马成龙，也镇不住大清营内的文武众人，我用我的阴阳八卦幡把他给打死，以免后患。”想罢，伸手要拉出那面八卦幡来，只听山东马在那里口中嚷道：“吴恩，你是一个反叛头儿，我受国家深恩，我与你也配得过！”抡刀照着吴恩头顶就是一刀。妖道一闪，抡剑照定成龙肩头剁来。成龙也不躲，也不用力挡，一摆宝刀，照定吴恩前心就是一刀。吴恩眼快，抽回剑来，往旁边一闪，说：“马成龙，你为何不用刀挡我的兵刃，是所因何故？”山东马说：“咱们两个人今日是打死仗：你的剑刺到我身上，我也活不成了；我的刀扎在你的胸前，你也必死无疑。你是个反叛头儿，你死了，贼无有头，他们也乱了。我死了，

大清国像我这样的人，车载斗量。”说完，抡刀又是一刀。吴恩自己往后倒退，不敢与他拚命。神力王爷一瞧，心中甚佩服马成龙。连倭侯爷瞧着也甚怪异，说：“前者吴恩剑削了我的赶棒短把刀与王天宠的雁翎刀，今天这是为何不是山东马的对手，不知所因何故？”

正说着，只见王天宠自老营内也来瞧，瞧马成龙今天战吴恩，看是胜负如何。他前者中妖道的八卦幡，多亏了倭侯爷有夺命仙丹膏药，方保住了性命。昨夜晚入襄阳盗刀去又累着了，方才在底营内歇着又不放心，故此赶到扎队之处，找着倭侯爷。一瞧那战场之上，一片尘沙荡扬，见吴恩直往后退，马成龙直往前追。离着远看不甚真，他与倭侯爷说：“大哥，你瞧瞧马大人的武艺，实在你我之上。前者在两军阵前，咱们哥儿两个俱皆受了他的宝剑、八卦幡之伤。今天一瞧马成龙马大人，果然名不虚传，真正我不如也。过了今天，我求大哥一个人情：我要跟马大人学学他这一路的刀法，不知师兄成不成？”倭侯爷说：“今天晚上我就说与他，叫他教会了你。我那个马大兄弟，平时我没见他练过什么刀法。”

二人正说着，只见战场之上一缕青烟，那妖道一晃八卦幡，冲定马成龙一指，只听得一声响亮，马成龙栽倒在地。倭侯爷一瞧，说：“可不好了，马大贤弟死在两军阵前了。”王天宠见了一惊，说：“唉！可惜！可惜！”马梦太直发愣，说：“罢了！我马大哥死在他人之手了。”吴恩在战场之上正怕成龙与他拚命，直往后退，见山东马紧追，他一拉背后阴阳八卦幡，照定成龙一晃，又一指，马成龙栽倒在地，不能动转。吴恩一阵狂笑，说：“好一个匹夫！你今天也死在我这八卦幡之下！”说罢，先将八卦幡还插在背后，又拉出太阿剑直奔马成龙。相

离了不远，只见成龙站起身来，大骂：“贼人休要无礼！我今天结果你的性命！”吓得八路督会总吴恩不住的心中乱跳，说：“怪道啊，怪道阿！马成龙，你怎么会活了？”连对阵上神力王与倭侯爷、王天宠一千众将官兵人等都看着发闷，说：“方才我们明明的瞧见他被妖道的八卦幡打倒在地，为何又站起来了？”

书中交代，马成龙正追赶吴恩，战场之上有一块石头，正绊在马成龙的腿上，栽倒在地。那八卦幡正从成龙的身上过去，吓了成龙一跳，自己愣上半天站起来，正遇吴恩仗剑来要杀马成龙。马成龙站起来，说：“妖道，你不必作威，我来结果你的性命！”抡大环金丝宝刀就是一刀，吴恩不知马成龙会什么法术，吓得转回身就跑。成龙随后就追。神力王一晃令旗，催动了大军冲杀过去，两军混战。真是：马成龙抖起威风来，杀大将连人带马，追得小卒弃旗丢枪；得胜的三军横冲直撞，败阵的贼人战马蹄忙。只杀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两军混战至黄昏时候，各自收兵回营。

神力王他回归大帐，赏功庆贺，专折本入都，保荐立功的将士，又传下号令：“明天在两军阵前，如有人拿获妖人吴恩，本帅表奏圣上，必升侯爵。”又传令：“胡忠孝带本队保阳军，今夜守前营门；瑞兴带大名军队，轮流盘查。”传下口号，又派春祥护理粮台，又派龄昌查后营，派王绪祖查前营，刘隆查子午营。神力王分派已毕，这是兵书所载：“得胜须防偷营。”又派千里马同差官连夜入都。自己才与伊提调、副帅屠海在大帐摆上了一桌酒席，又赏了马成龙一桌席，一个四喜扳指，小刀子、火镰一份。合营众人俱皆有赏。

诸事已毕，王爷吃着酒，问伊大人与屠海侯爷说：“本帅自带兵出都，我料想这些个贼不过是乌合之众。既到了湘江，

见贼势已成，我也不敢小视他等。前被妖人八卦幡所败，我甚发愁。今日无助成功，杀退了那妖道。明天还要努力攻城，将贼人拿住，上报国家爵禄之恩，下救生民涂炭之苦。不知二位有何高明之计？”屠候爷说：“依我之见，明日先攻城，看贼人怎么样。派两队接应兵，在后面扎住，贼人要有人出城之时，那两队接应军与他打仗。这攻城之兵还是攻城，以备不虞。”伊大人接口说：“贼人诡诈万端，攻城预防暗算。我有一计，使贼人不战自败，要拿吴恩，易如翻掌，一网打尽。”神力王大喜，问：“有何妙计说来！”伊大人说：“王爷先发一角文书，知会湖南巡抚孙宏，派他在本省带兵剿拿，断绝贼人的粮道。此时这邪教之贼，惟四川、云南这两处太多，他的巢穴也在四川。前者四川总督因征教匪革职，后到任的王瑶也死在妖人之手。那广西、浙江、湖南、湖北、江苏、贵州，这几省都有天地会之贼人。再派一支人马，足智多谋之将派他十员，在襄阳正南二十里扎住，日夜防守。一则断妖人之粮，二则以防妖人逃走，一举两得。不知王爷尊意如何？”神力王说：“这一条计甚好。我明天分五万兵，伊大人你带去驻扎汉阳就是。大营内的战将，除去马成龙，我留在此处，等着战妖人吴恩；那余下的战将，任凭你挑就是。明日，屠海你带三万奋勇队攻城，我带马成龙领二万飞骑马队作为接应。”分派已毕，席散安歇，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神力王发擂升坐中军帐，大众文武官齐集大帐伺候。昨夜晚派差的胡忠孝等俱各交令。王爷方要传令，派众人去防贼攻城，只见自外边进来了探子，跪倒在地，说：“报与王爷，有一宗怪事甚奇。”那报事人说了一席话，神力王爷呆呆的发愣。不知所因何故，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回

## 赛诸葛退兵峨嵋山 神力王安营风翅岭

诗曰：

枉教经济压时英，宣室难回圣主情。  
两汉文章千古重，三闾幽怨一身轻。  
从来志大才难用，毕竟年高气易平。  
才壮便衰卑湿地，伤心宁独为先生。

话说神力王问探子：“所报何事？”那探子说：“探得襄阳城四门大开，里面并不见有一个人，不知所因何故？”神力王一听，吩咐：“再探！”各处又派马成龙、马梦太、李庆龙三人带五千飞骑马队，哨探襄阳城而去，探明白回报。三人领命，带飞骑马队出离了大营，直奔襄阳城。方一进东门，见街道平坦，并无一人行走。在各处一探，也是无人。取河中水瞧瞧，里面也没下毒药。又往地下挖开，也没有地雷。各处空房搜巡，也没有火药。俱皆找遍，天晚回营。见王爷交令，细禀哨探之事。神力王说：“你三个人下去吧，明日听令。”夜晚传令：小心把守营门，怕贼人诡诈。至三更时分，神力王又亲身到各处查访一番。次日天明，老王爷升帐，两旁文官武将伺候听令。王爷问伊大人说：“此事今天该当怎样办理？”伊大人说：“据我想，贼人昨天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必是粮

草接济不上，他又怕孤城受敌。他原打算长驱大进，奔江苏省城，那里钱粮甚广。他又未能到了江苏，在浙江宜兴地面也得银钱不多。今在襄阳城内住居数月有余，粮草亦尽，他还有数万贼兵，他如何不先打算走？依我之见，先派人知会浙江巡抚，叫他委派候补人员在襄阳办理地面之事。派他应付粮草，随后请爷驾带兵，务要把贼人尽皆扑灭才是。”神力王吩咐文案办文书，知会浙江巡抚与湖北巡抚两处应付粮草。歇兵五日。

这一日，有兵部差官到，有圣旨前来，王爷接入大帐，把旨意供奉当中，一千众将望阙谢恩，钦差官宣读旨意。上写：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神力王平贼有功，钦赐免死金牌一面。屠海加封定远公之爵，伊哩布赏给太子太保衔，马成龙赏给头品顶戴，随征将士赏加一级，兵丁赏三个月钱粮。钦此。

神力王带众人谢恩已毕，款待钦差官。次日，钦差入都，就带回谢恩的折子去。

王爷这才得了探马的回信说：“贼人带兵退归四川峨嵋山。”神力王说：“兵伐峨嵋山！”合营众将得令，拔营起兵，往峨嵋山进发。至五月端午节后三日，到了峨嵋山北山口，在风翘岭扎营。自带亲军护卫，到了峨嵋山北山口外一瞧，见那东西两座山峰，峭壁石崖直立冲天。当中有一条路进山，也没有人把守。此山周围连环三百余里，当中最高大的是峨嵋山，里面甚是宽大。此山有东山口一条路，可通成都；南山口一条路，可通云南土司；北山口外有一座雄桥镇，离山口十里之遥。

那镇店太平之时，有大清国一文一武，文的是巡检司，武的是把总。因吴恩叛反，此处正是他的大路。那前任的巡检司史振铎早已被贼人杀死。本镇的把总是此处人，猎户出身，姓毛，名瑞，人称铁叉小二郎。他是军功出身，因妖道叛反，请

过他做乡道，他不愿归天地会，先行了两角告急的文书。那上司玩怠公事，认作是不要紧的山贼，也没有发兵。毛瑞知道他管带的那一百二十名士兵，如何与贼人打仗？先知会了乡亲，叫众人避难，自己带了那一百二十名步兵，在正东数里之外截雄岭三官庙内暂行扎住。他与那兵丁商议说：“上司不发兵，咱们是人少。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依我之见，候贼人出山之时，让他前队过去，他既然叛反，他那武勇精锐之兵必然在头里，在后的的是粮草军装等物。他到时，你我众人暗中前去抢他些个粮草，杀些个贼人。久后见了上司，也有话说。上报国家爵禄之恩，你我虽死也算是英雄。要是咱们当头截住去路，贼人势大，你我人少，那是自找死路。留下我这一条命，久以后万一国家派钦差大帅剿山，别人不知路径，我知道里边的地理，可以带他们过去拿贼。”众人齐说：“总爷说的是。”果然到了那日，吴恩带二十万贼出山，过了三天贼兵。那日夜晚，毛瑞带他手那一百二十名步兵，三更时分到雄桥镇一瞧，遍地都是贼营。他自正东杀进去，从正南杀回来，抢了贼人二百多匹马，驮回好些个军装物件。贼人后军督会总知道此处没有官兵，故此失了一招，急传令调队之时，毛把总早已带着兵卒，回截雄岭三官庙去了。

今日，神力王在北山口外凤翅岭扎营，南北八十余里的连营，东西有五六十里。这毛瑞听说，带着他那一百二十名兵齐来至大营，先到前锋营胡大人那里禀见。此时统带前锋营威勇队，是记名总兵胡忠孝；总理前锋营营务处，是李庆龙，正在中军帐打算派人探山，听见差官回话，说有雄桥镇的把总毛瑞禀见。胡大人正愁没有向导，一闻此言，吩咐叫他进来。不多时，毛瑞入大帐，先请了安。胡大人问：“你就是雄桥镇的把总吗？”毛瑞答应说：“是。”胡爷说：“你来何事哪？”

毛瑞把给上宪告急行文、自己兵少、抢贼人的马匹等事俱皆回明了。李庆龙又问了此处的风俗人情，叫毛瑞下去把他带来那一百二十名兵花名册，交文案备案，归本营前右营，吩咐已毕。

只见自外边有神力王爷的差官，擎着一支令箭，说：“参将李庆龙听令，王爷派你探峨嵋山北山口，急速前往！有令箭在此。”李庆龙接令，挑了五千名马队，自己结束停当，又托付胡大人说：“我要是此一去至正午不回来，大哥派人接应我就是。”说罢，自己带马队出离了大营，至峨嵋山东山口一瞧，就是东西两座山头，并无有一人把守。往南走一条大路，李庆龙先派了几个官兵去探听探听，少时回来禀报说：“里边并不见有一人，也没有贼营。”李庆龙说：“我兵前进！”走了有五六里之遥，见迎面横着有一道山梁，拦住去路。那山岗高有二里之遥，往上去有一条大路，半山腰中有一个石碑，上有朱砂红字，上写：“探山之人，至此必死！”山岗之上有十数棵松树，当中有一杆白旗，上写“天地会”三字，并不见有一人在上面把守。李庆龙瞧了多时，怕里边有埋伏，吩咐退兵，回大营见王爷交令，细禀王爷此事。神力王说：“你下去就是。”

过了几天，马成龙讨令探山。神力王甚喜，派他带八百步队，与谢禄、韩虎一同前往。马成龙至天晚，带官兵找向导，一同前去。有人举保铁叉小二郎毛瑞，他乃本地人，常入山打猎，人地相熟。马成龙派人去传毛瑞前来问话。少时，有人把毛瑞传来，给马大人请安，说了一回地理。马成龙说：“甚好，你跟我去探东山口！”说罢，带人马一同奔东山口。

天有三更时分，进了东山口，走了有七八里地，见前边一块平川之地，当中有一根高杆，上挂着一个灯笼，上边有字，上写：“探山之人，至此必死！”马成龙带着那些个官兵一直

的往前走，方一到那高杆之下，只听“呵吱”一声响，南边一声炮响，北边又一声炮响，从后边有一支人马列队，人人踊跃，个个争先，号炮齐鸣。为首有两个头目，俱是头戴三角白绫巾，二龙斗宝，鬓插白鹅翎儿，蓝绸子箭袖袍，皮连带系腰，紫缎子战裙，青缎子快靴。一个是面如蟹壳，长眉大眼，年约三十以外，手执九耳八环刀，在南边站着。北边站着一个人画如茄皮，短眉毛，圆眼睛，五短身材，年在二十以外，手使浑铁轧油锤，双手一摆，说：“小辈别走！今有巡风会总乔英在此等候多时了。”那边使刀的说：“有当值会总闻太在此！”毛瑞回身摆叉，照定那乔英就是一叉。山东马回身照定闻太，抡手中大环金丝宝刀就剁。闻太用九耳八环刀往上一迎，“嚓”，九耳八环刀削为两段。成龙趁势一刀，结果了闻太的性命。那边乔英也是用锤往外一晃，“克嚓”抡锤就打，二人大战。谢禄、韩虎、马成龙三人一同过来，说：“好一个教匪！我等来结果你的性命就是了！”乔英看势不好，派手下四千贼兵一拥齐上。马成龙带领那八百亲兵，与毛瑞、谢禄、韩虎一同杀奔东山口外，回归大营，去见王爷交令，细禀在山口内哨探遇贼人打仗之事，也没有探出明白的去路，不知吴恩有多少人马。神力王说：“下去吧！”

自此日，就在这里扎了两个多月的营，也不见有贼人出来打仗。急得那神力王吐血，带病在那中军帐，闷闷不乐。

这一日到了中秋，合营大小文武官将俱都过节。惟有那王天宠因盗宝刀累得中八卦幡的伤反复了，不能起床，倭侯爷倒每日伺候他。这回营内饮酒，大家开怀畅饮。胡忠孝、李庆龙与马梦太、马成龙等四个人在一处饮酒，吃得酩酊大醉。胡忠孝说：“神力王爷今天连过节都不高兴，急得吐血，就没有一个肯去到那峨嵋山内，探听明白一条大路的。”那马成龙一闻

此言，说：“众位不必着急，我明天好歹必要探听明白一条去路，回来好进兵，捉拿那妖人吴恩就是。”马梦太说：“你别说醉话来。那一回你带毛瑞探东山口，几乎叫人家把你拿住，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敢去探山了。你今天喝醉了，又说这醉话来啦。”马成龙把眼一瞪，说：“我要不去，我是一个匹夫，大丈夫说话，如白染皂，明天再见！”那胡忠孝怕他二人说糟了，就说：“今年好俊月光！去岁间是在湘江口过的八月节，马大哥病着哪，我与马老哥还有薛应龙贤弟，今年添了马大哥，缺少薛贤弟。”李庆龙接过说道：“这就应了那七律诗上的话了‘回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四个人吃到三更，月在当空，镜光似水，万籁无声，又看了半天月亮，大家安歇。

次日天明，用完了早饭，马成龙亲身至王爷的大帐，给王爷请了安。王爷问：“你至此何干？”成龙说：“回王爷的话，前者成龙探峨嵋山，未能成功。今天求王爷赏一支令箭，我带那囚犯营的人二百名，去探峨嵋山北山口。”

书中交代，什么叫作囚犯营哪？神力王所带的兵，入旗满家的汉人甚多，犯了罪，轻者押交囚犯营看管，侯王爷发落。也有该杀的，未问明白；也有犯了军规，未能发落的；也有本营内兵伴打官司的。因老王爷病着，也没有别人审问。马成龙想要叫那些人戴罪立功的意见，故来讨令。他也是想开了：“反正这一去，不探出虚实，万不能回来的。”王爷准了他的令。他得令下来，到了那囚犯营，一见众人说：“列位老哥们，我在王爷那里讨下一支令来，前去探峨嵋山北山口。此一去，若要能探听明白一条去路，你等不但无罪，还有功劳，比在这里等死好得多”大家一听，齐说：“我等情愿随马大人前往哨探就是！”马成龙说：“你们跟我到前边，我有本身领的俸银，每人赏你们二两。你等共有多少人？”大家说：“共二百零

九名。”成龙将为首的叫过来一瞧，问：“叫什么名字？”那人说：“我叫胡进忠。”成龙说：“你跟我来。”到了那前边帐房之内，拿了五十两银子，派他买一篓酒来，四个人抬着，又赏给众人银子，告诉他们：“今日黄昏时候，前去探山，不可有误。”那神力王见马成龙出去，自己“唉”了一声，说：“我大营之内的武官，都要像马成龙，这一座峨嵋山早已攻破。”咱已喝了几盅酒，吃了些点心，派李五给义子倭克金布送了一盒子杂拌点心去。

李五托着点心盒子，到了倭侯爷那帐房之内，倭侯爷自己在上面坐着饮酒，两旁有四个差官，他们都在那站着。李五过去给倭侯爷请了一个安，说：“奴才奉爷的命，来给侯爷请安，送来了一盒子点心。”侯爷派人给他五两银子。李五笑嘻嘻的谢了赏，随口说：“侯爷，你老人家的拜弟马成龙，他在老王爷大帐亲身讨令，前去探峨嵋山北山口。”侯爷一听，说：“好！我也前去讨令，难道我还不如他吗？”说着站起身，到了王爷大帐，讨下一支令来，挑了二百兵，也赏了兵丁每人四两银子。告诉伺候他的人：“不准对王天宠说我去探山。”自己带那二百人出营。见马成龙带的都是囚犯营内的罪人，倭侯爷说：“成龙，你探北山口，我探南山口，不探明白，至死也不回营！”马成龙说：“大哥，为何出此不吉之言？”倭侯爷一直扑奔正东，又往南拐，即带那这二百人探山去了。成龙一瞧，天已不早，即带着这二百多人一直进了北山口。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一回

## 倭侯爷三探峨嵋山 马成龙火烧八卦阵

诗曰：

万里程途十丈尘，英雄回首总伤神。  
三千世界原无着，八百单寒大有人。  
赏酒漫为孙楚醉，卖文何益长卿贫。  
莺飞草长年年惯，莫向江南县惜春。

话说马成龙见倭侯爷一赌气，带那二百官兵往南山口去了。成龙自带二百多名囚犯兵，进了北山口。带着二十个大灯笼，用油绸子罩上，一直的往正南。走有数里，迎面一道山岭，两旁都是奇峰。马成龙顺着那道山岭，一直的往山坡上走。方一过山坡，只见那边有一块空场之地，仿佛像一座教军场似的。往正南，借着月光一瞧，十里之外有一座山。成龙是福至心灵，心中说：“这山里如何有这样的平川之地？其中定有缘故。我何不派人下去探探，再作主意。”想罢，问：“你们谁下去，到这山坡平川之地哨探哨探？回来禀我知道。”胡进忠说：“我去！”自己跑下了山坡，一直的往正南平川之处。

方一迈步，只听“咯嘣”一响，一股青烟，再瞧胡进忠，踪迹不见。马成龙一阵发愣，说：“这是什么东西？大概是妖道设的妖术邪法。地下有地板、滚板、翻板，待我派人拿石头

砸一下，试试有什么动作？”又叫人抬了一块石头，照着那平川之地一扔，只见从地下往上蹿上来好些支火箭。成龙慢慢的下了山坡一瞧，就知这是按“生裸治化”摆成了一座八卦阵。成龙派手下兵丁：“找干柴，每人要一捆，扔在那平川之处，点着火，烧他一个不亦乐乎！”众兵丁逐令，去找山里头柴火。少时齐来交今，扔在那平川之处，用火点着，只听“咯吱吱”的声响。怎见得？有赞为证：

南方本是离火，今朝降在人间。无情猛烈性炎炎，大厦宫室难占。滚滚红光照地，忽忽地动天翻。犹如平地火焰山，立刻人人忙乱。

原来那平川之地上面是木板，里头有地道，有贼人看守，名为八卦阵，按“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此阵正北“壬癸水”，地道里头有毒水喷筒；东方“甲乙木”，地有诸葛连珠弩；正南上“丙丁火”，下面有硫磺蛋；正西上“庚辛金”，有滚刀刀轮；中央“戊己土”，里面有五行黑狼烟，有毒药，人遇此必死。这是妖道早已摆设好了的。此时，他知道清营必有探山之人，是来一个拿一个，来两个拿一双，不能放一个漏网。今天被马成龙用火一烧，把木板也烧着了，消息儿也烧坏了。成龙并不害怕，绕道往正南就走，那兵丁后面跟随。

方过了这八卦阵，只见眼前有一个树林，马成龙说：“留神！树林中许有贼。”正吩咐众人，只听对面有一人高声喊吓说：“来者何人？快通名来！”马成龙睁睛一瞧，见是一位年迈的英雄。怎见得？有赞为证：

见英雄是一老叟，寿至古稀，童颜皓首。虽年迈，精神有，好侠又，无歇休。身归三清好云游，左邪教，有奇谋，官拜忠勇镇北侯。念是恩，不忘旧，有意灭贼归清把

英名留。

马成龙细看那个老英雄，身高九尺以外，面如紫玉，环眉大眼；头戴如意道冠，紫缎子道服，白绫袜云履；海下一部黄焦焦透红的胡子，手中抱一口金背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马成龙瞧罢说：“你要问我，家住山东登州府文登县马家庄，姓马，双名成龙，别人都送外号临敌无惧、勇冠三军的便是。你是什么人？快些说来！”那道人一听，说：“原来是马大人。今天我巡查北山口，那八卦阵是你烧的吧？你来看。”先把手中那一把刀往地下一插，又拍拍巴掌，说：“可别疑心，我并无害你之心。你可别往前进，要再往里走五六里之遥，必有性命之忧。我说的可是好话，并非是吓你。我与马大人你打听一个人，你可知道？”成龙说：“有名便知，无名不晓。”那道人说：“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家住苏州双旗杆巷丁家堡的人氏，姓顾，双名焕章，江湖送的外号称为赛报应。后来做官，圣上届赐倭克金布，官封靖远侯。此人可在营内无有？”马成龙一听，心中说：“那些天地会八卦教，俱与我侯爷大哥有仇，我别告诉他实话。”想罢，说：“倭侯爷告病假回家去了。”那道人听说，“唉”了一声，说：“马大人，你回去吧，千万别再住山里峭深了，恐有性命之忧！我要去也。”把那把刀拿起来，一回身进了树林，竟往南去了。

那马成龙一瞧，说：“这号东西不叫我往里去，我非去不成，倒探一个水落石出来！”带那二百兵，又往前走了有三里之遥，见对面站着一个人，说：“马大人还未回去哪？”又把那刀往地下一插，拍了拍巴掌，说：“马大人，我再望你打听一个人：家住武清县河西务的人氏，姓张，双名广太，升任江苏水师营副将。你可认得他吗？”那马成龙一闻此言，说：“你问的是张广太，他早就被参回家去了。”那道人说：“马

大人，你早早回去吧，里面多有埋伏。千万听我的话，不可不信！”一伸手把地下那一把刀拿起来，说：“我要去也。”回身一直往南就走。

山东马说：“我偏不回去，倒要到里边去瞧瞧去，我是不到黄泉不死心！”又带着众人，一直的往前走了有四五里之遥。前边有人说：“马大人，还未回去哪？我怕你不回去，我在这里多站了一会。”又把手中刀往地下一插，往前走了几步。成龙说：“又把刀插在地下了，再拍拍手掌过来说：‘马大人，我再与你打听一个人，你可知道？’回头再说：‘你可千万别往里走，恐有性命之忧。’”成龙先对众兵那里说。见那人果然拍了拍手掌过来，相离不远，说：“马大人，我再与你打听两个人，你准知道。这两个人是沧州人氏，一个性谢，名禄，别号人称赛展雄；一个姓韩，名虎，别号人称蓝面天王。我听说他两个人自青龙山归降大清，不知他二人现在官居何职？”

马成龙一听他所说这几个人，想：“我听他都说的清清楚楚，我不知这段事是怎么个缘故。我问问他是谁呀？”想罢，说：“朋友贵姓？你是哪里的？”那道人说：“我也是沧州人氏，姓马，名杰，当年我有一个朋友韩成公在时，我二人在北五省人称沧州双快。顾焕章是我拜弟，张广太他的夫人是我的侄女，那韩虎、谢禄是我的侄儿。”马成龙一听，说：“原来是马杰马大哥，我不知道。你在这峨嵋山里作什么事业？我久仰大名，今幸得会，也是三生有幸！张广大此时在独龙口作总兵，谢禄、韩虎现在军营跟我管带奋勇队，倭侯爷顾焕章现如今深南山口。我二人是今夜晚一同前来探山，他探南山口，我探北山口。”马杰一听，说：“不好！南山口的埋伏甚多。马大人，你先回营，我先到南山口救顾焕章去。我此时在这里封为一字并肩忠勇王；先一到这里，封为忠勇侯、粮台督会总

之职。我虽身在天地会，心在大清国。我是要替国家除害，早晚倒反峨嵋山，拿获吴恩，我也不要功劳。马大人，你先回去，我往南山口救顾焕章去！”说罢，转身往正南去了。

马成龙无奈，自己带那二百多兵丁，一直的回身，出离北山口之时，天已然亮了，到日出之时了。正要回营，只见眼倭侯爷的那些个官兵齐声呐喊说：“马大人，可了不得了！我等实在不知倭侯爷是个气傲的人。他叫我们在南山口外等候，他自己入山，走了不远，正落在滚板之内。我等方才想要过去解救，那边过来了无数的八卦教匪，用挠钩把倭侯爷给搭住，拿住山里边去了。我等人少，也不敢追，实出于无奈，这才回来，求大人结我们讲个人情！”马成龙一听，“哎哟”一声，说：“我的顾大哥呀，再未想到你今天死在这峨嵋山里。我回去禀明了王爷，带我那八百奋勇队，前去替我恩兄报仇雪板就是了。你等跟我送营，见王爷再说。”那些个兵丁，一个个都跟着成龙至大营内中军大帐。

马成龙先自进了大帐，给神力王请了安，说：“回禀王爷，马成龙探得北山口内有妖人摆下的八卦阵一座，内中俱是翻板、滚板、火箭、五毒、喷筒，被我用干柴把那八卦阵烧坏了。我又往前探路，遇见一个老道，我问他是哪里的人，他说他姓马，名杰，外号人称红胡子，在天地会八卦教内封为一字并肩王之爵位。他说他人在天地会内，心却在大清国，早晚得便，他定计献峨嵋山了。他还说里面埋伏甚多，叫我不必往里边去。我又往里边哨探十数里之遥，望里边果有峻岭高峰，旌旗招展，人声一片。我无奈自己带着那手下人回来。至大营，见有跟倭侯爷的那些个兵齐来报说倭侯爷被擒。我细问他们，都说是倭侯爷带领着人去探南山口，他吩咐众人都站在山口外等候，他自己人山被擒。”神力王一听，叫把那二百兵叫送来，又问了

一遍，都是异口同声，与马成龙所说的一样。神力三吩咐：“调队进北山口，攻山拿贼！调五成队前往就是。”那手下的三军调齐了，一直的随神力王出大营扑奔北山口。

正往前走，那前队到北山口外，王爷吩咐：“萨林太带步队在这北山口把守，不准私离汛地！”自己催座下马，带马步三军一千将校人等进山。走了有十里之遥，前面有一道山梁，上面一声炮响，人声呐喊，齐说：“好一个神力王，你今休要想逃走！”王爷与众人一瞧，只见那山岭之上遍插旌旗，都是八卦教，站定有两万贼军，东西有十里长，两山头净是伏兵。为首有少会总安静芳、吕天保，瘟癘道人叶守敬，虎围真人叶守清，云南五杰：任龙、任虎、任彪、任豹、任凤，齐往下面嚷着说：“神力王，你等要瞧顾焕章？来，来，你等把他抬上来！”只见有人抬上来一个木板，高有一丈，宽有三尺，上面钉着一个人。神力王用千里眼一细瞧，那衣服、身躯是倭克金布。颈项之上钉着一个钉子，前心钉着一尺多长的一个钉子，下面两腿穿在一处，钉着一个大钉子，鲜血淋漓，甚是修人。神力王一瞧，回头问胡忠孝、马成龙、马梦太：“你等久在一处，必认得。你等瞧瞧那是顾焕章不是？”那三个人说：“那木板三钉，钉的正是倭侯爷。”神力王一听，“哎哟”一声，在马上哇的吐出来一口鲜血，说：“罢了！可惜吾儿死在他人之手！”吩咐：“攻山！”

大队方才要闯山，只见上面有无数的滚石樗木、灰瓶炮子、火喷筒。伊大人怕有失，吩咐撤队。那些个官兵都往回走，谁有马成龙那三千八百奋勇队，并不鸣金。伊大人过去说：“成龙撤队回营！”马成龙说：“我至死也不回去！非得打破了山，我过去拿了吴恩，才算我对得起我大哥哪！”伊大人说：“你先调队回营，我自有机妙计破山，不准违我的军令！”马成龙一

听，吩咐鸣金。一棒锣声，大队浩浩荡荡的回归了大营。

到了营内，伊大人传令说：“营门紧闭，不准私自放人出人。有一人出营，须有令箭。”还吩咐众人等不准告诉王天宠说倭侯爷被害之事。伊大人这是怕成龙他一时奋勇，惹出祸来，先叫人闭了营门，又不叫告诉王天宠，又怕王天宠带病着急。老王爷回大帐卧床不起，屠海、伊哩布二人办理军情大事。

马成龙与梦太二人在帐房内设摆下灵位，供奉恩兄顾焕章之灵位。二马天天焚香上祭，派一个差官在帐房门外瞧着：“如王天宠到来，千万不可不回禀我知道。”那差官每天就在帐房门外看守。这一日，那差官睡着了，坐在那里吃睡。二马在帐房内放声痛哭，说：“恩兄顾焕章，你今天一死，但愿你早早脱生人世。”正哭着，只见自外面蹿进来一个人，把二马吓了一跳。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二回

## 王天完误走三岔山 杨永太泄机八卦教

诗曰：

衣上犹存旧驿尘，三年两度此劳辛。  
空抛壮岁为游客，重见名山似故人。  
道路蛇盘难托足，功名鸡肋亦缠身。  
得归便拟国耕稼，却听荒农苦语贫。

话说二马正哭倭侯爷，自外面进来了王天宠，伸手把那灵牌拿起来，说：“二位大人，莫非我恩兄有什么变故不成吗？”

书中交代，王天宠因八卦幡伤反复，在后帐养伤，每日倭侯爷总在眼前，自那日晚上，不知侯爷往哪里去了。今天早晨问伺候人说：“侯爷哪里去了？”下边人说：“奉令出差，上湖广催饷去了。”王天宠一听不信，心里说：“我大哥要往哪里去，必要给我一个准信，焉有不给我的准信之理！我今日身上不爽，我到外边访问访问。再者，夜内我梦见我恩兄，浑身鲜血淋漓，说：‘我死得好苦也！’我醒来是一凶梦。我何不到那外边问一个实信。”想罢，自己站起来，到了外边，正要走到前锋营，只见病二郎李庆龙带着四个差官，拉着马，带着弓统，一直往前锋营而去。王天宠紧行几步，说：“李大人，你可瞧见倭侯爷往哪里去了？”李庆龙说：“我听说奉命押折差

入都去办事，不知何时回来。”王天宠还是不信。只见那边左营参将邓德彪过来，他又问说：“倭侯爷往哪里去了？你可知道？”邓大人一想，心内说：“有副帅的令，谁敢告诉他。”想罢，说：“侯爷出差，上四川总督那里去了。”王天宠一想，更不对了，三个人说了三样。

他竟奔威远营马成龙这里，那看门的偏巧睡着了，他一进帐房，把灵牌儿抓过来，说：“二位大人，我侯爷大哥到底往哪里去了？”二马也料着瞒不住了，就把深山遇害之故说了一遍。王天宠放声痛哭，说：“我那恩兄啊！二位马大人，为何王爷不调兵，给我兄长报仇雪恨？”二马又把王爷着急吐血、伊大人不准放人出营之故说了一回。

那王天宠自己到了神力王大帐，说：“民子王天宠，请王爷的安！”王爷知道他是一个义士，说：“王天宠，你来此何干？”王天宠说：“王爷不必着急，我是来明去白。我自己入峨嵋山，去刺吴恩，替我恩兄报仇雪恨！”说罢，站起身往外就走。那神力王说：“王天宠不可前往！等你养好了伤，再入山不迟！”那王天宠故作未闻，找了一口雁翎刀，站在营内说：“大清营众位大人，我王天宠替我恩兄报仇入山去了。三天之后，你等必知分晓！”说罢，自己扑奔营门。那神力王传令：“不准阻挡他的去路。”那守营门之人也真不敢不开营门。

王天宠连急带气出离了大营，到了正午之时，自己心血一迷，不知东南西北，两眼发直，他往正西走了有三十多里路，到了一座山镇。他一瞧路东有座店，这阵心内明白过来了。进了店，小二说：“客官住东上房吧？”自己一瞧，说：“我给兄长报仇，为什么来到此处？真乃是怪事！”一急，又迷昏过去了。进了上房，他把那灵牌儿掏出来，说：“恩兄请坐！”那小二一瞧，吓了一跳，说：“哪里有什么人？”泡了一壶荣，

拿了一个茶碗。王天宠说：“混帐东西，真不要脸！我们两个人，为何拿一个茶碗？好哇！你既如此，我要打你这个东西！”小二说：“我不知是二位客官。”过去又拿来了一个茶碗。见王天宠斟了两碗茶，先端一碗放在那边，说：“恩兄，你吃茶。”小二把舌头一伸，说：“一个人叨鬼话！”又要酒菜。小二知道是一个人，拿了一双筷子、一个酒杯。那王天宠说：“这个东西真要脸！我且问你，你瞧不见两个人吗？”小二连忙答言，又取来了一个酒杯、一双筷子，摆上了菜。听见王天宠在那里嚷说：“恩兄，吃酒用菜吧！”小二自己到了柜房内与掌柜的说：“方才来了一个住店的客人，是一个半疯儿。他在那上房自己直说鬼话，不知是怎么个缘故？”

那店中掌柜的姓马，名德顺，久赶大营做买卖，为人中正和平，因年月荒乱，他自己在这里开了一个旅店。听说此事，他先到了上房窗外，偷着一瞧，认得是公道大王王天宠。他一见就进去了，给王天宠请了一个安，说：“王大爷，你老人家莫非是疯了吗？”王天宠定了定心，自己才明白过来，说：“你是谁呀？你说说我听。”马德顺说：“你老人家不认得我吗？我当初久在外边做买卖，后来我贩卖绸缎，常路过聚泉山，我在那里挂号，遇见过你老人家。后来我赶大营做买卖，在江湖咱们也见过。今天是从哪里来呀？”

王天宠心中说：“认得我的多，我问问他这是什么地方，再作道理。”遂问说：“店东，这是哪里？离峨嵋山北口有多远？你知道不知？”马德顺说：“此去东南二十里，就是北山口。进我们这村南那一道小山岭，近得多。王寨主为何如此？请道其详。”王天宠就把那倭侯爷被擒、贼人把侯爷用木板钉在山岭之上说了一遍。马德顺说：“寨主要替侯爷报仇雪恨，也不可这样，那还了得吗？疯疯癫癫，你自己要往宽里想才是。”

又劝了王天宠半天。那王天宠才心平气和，说：“店东，多谢美意。我再问你，要一入山，都是天地会，是否还有咱们清国的人？”那店东说：“山里都是天地会的贼人。我明天送给寨主你些个入山走长路的干粮就是。”说罢，告辞去了。王天宠自斟自饮，直吃到二更以后。自己叫人撤去残桌，才安歇睡觉，一夜无话。次日天明起来，掏出一锭银子，算还了饭帐。才要起身，马店东出来给王天宠一个白布口袋，里边装着入山的干粮，奉送。王天宠千恩万谢出店，一直往正南，走了有五六里路。前面是高山峻岭，往上有一条小道。王天宠上山往南一瞧，大峰俯视小峰，前岭高接后岭。谁有两条小路，直通正南，一条路通东南，有一条小径往正东。自己一直往正南行走，走了有二三百里路程，天也晚了，也瞧不见山寨，也未遇见一个人。路静人稀，也不见有一个山庄儿。天已晚了，自己也就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迷迷糊糊走了一夜，也不知走了有多少路径。自己坐在就地等候。

天色大亮，又睡了一觉起来，天已巳正之时。站起身来，一直的往前行走。天气热，怕口袋内的饽饽坏了，前边有一树林子，一旁有无数的石头，天宠把饽饽从口袋内掏出来，晾在石头上，坐在一旁正歇着呢。只听那边有人叫喊说：“呔！那边来的肥羊孤雁，留下买路金银，放你过去，牙崩半个不字，定然结果你的性命！”王天宠一瞧，见有三十多个喽兵，个个都是花布巾包头撮打工，手像皮咯哒，短衣襟，小打扮。王天宠看罢，说：“你这一伙贼徒也不睁眼，我乃福建台湾聚泉山公道大王小白龙王天宠在此！”那些个喽兵不由一阵狂笑，说：“我们告诉你，你别不睁开眼瞧瞧，我们这座山可比不得别处，你先别道字号，你听我们告诉你：家住山岭有数秋，飘蓬湖海没闲游。寨中喽罗千百队，胜似皇家九龙楼。”王天宠一听，

说：“你这些个狐群狗党，待我结果你的性命！”一摆手中的刀，扑奔那二三十喽兵，抡刀就剁。那些个喽兵急架相还，如何是王天宠的对手，几个照面，那些个喽兵往正东跑进了山口去。

不多时，只见从正东山口内出来了一个老英雄，身高九尺，面如蓝靛，两道环眉，一双大眼，花白胡子，身穿蓝绉绸裤褂，薄底快靴，手擎金背刀，说：“小辈休要无礼，我来也！”过来与王天宠动手，二人在山场之上，一往一来，不分高下。只见从山口内出来了一骑马，马上有一个女子，年在二十以外，五官俊俏，品貌端方；头上有手绢罩头，身穿蓝绸子女汗衫，月白绸子中衣，窄窄弓鞋；蛾眉皓齿，杏眼桃腮，手擎绣绒刀，催马过来，望那老英雄说话，说：“爹爹躲开，我来拿他这贼人！”抡刀照定王天宠就是一刀。王天宠门在一旁，说：“你且慢来！我乃男子汉大丈夫，岂能与你这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之人作对！”那老英雄说：“朋友，你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氏？”王天宠说：“我乃福建台湾聚泉山公道寨主王天宠是也。你是什么人？快说名姓！”那位老英雄说：“原来是王天宠王义士！我姓杨，名永安，别号人称虬首龙。吾二弟杨水太先占聚泉山，我听说让给尊驾。甚好，今朝相会，也是三生有幸！请至山寨一叙。”那王天宠说：“老英雄，我有紧急大事，我要入峨嵋山刺杀吴恩，替我顾大哥报仇雪恨！”杨永安说：“你既奔峨嵋山，走错了路了。你跟我到山寨，我指你一条明白道路，你去就是了。”

王天宠跟杨永安，带着那些个喽兵，往正东进了山口。那女子一催马，早已奔山寨去了。天宠一瞧那正北有一个山寨，在半山之中，寨门高大，一带虎皮石的墙。进了大寨门，两旁都是房屋。正北有一个大厅九间，两旁有两个小角门通后寨，

大厅之上摆着刀枪架子。让天宠上面落座，永安叫人来献茶，摆在桌上，二人吃茶。

天宠见这山寨内冷冷清清，也不过有一百多名喽兵。正在说谈闲话之际，外边有人来报说：“二寨主归山，在大寨门外给老寨主请安，不敢进来。”杨永安听说，自己站起身来，带笑说：“王寨主暂且坐着，我到外边去去就来。”自己到了大门，杨永太一瞧，心中说：“我自归天地会，我兄长永不与我说话，这是为什么瞧不起我？”只听他兄长永安说：“二弟，你过来，劣兄有话与你商议。”附耳过来，如此如此。杨永太点头答应，二人进来。王天宠一瞧是故人，说：“老英雄，你还好啊？你自哪里来？”永太说：“我与你别后，天地会内有几个朋友邀我入伙。我一想，人生在世，一处不到一处迷，是处不到永不知。我就入了天地会，在峨嵋山封为管粮会总之职。今天来看吾兄长，正遇王义士，真乃三生有幸！”王天宠说：“老英雄说我去探山。”自己带那二百人出营。见马成龙带的都是囚犯营内的罪人，倭侯爷说：“成龙，你探北山口，我探南山口，不探明白，至死也不回营！”马成龙说：“大哥，为何出此不吉之言？”倭侯爷一直扑奔正东，又往南拐，即带那这二百人探山去了。成龙一瞧，天已不早，即带着这二百多人一直进了北山口。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三回

### 马成龙奉调汝宁府 老侠客泄机平安庄

诗曰：

一蹶霜蹄骨亦寒，廿年辛苦据征鞍。  
即今日近长安远，从古天高蜀道难。  
金尽可能长作客，钱多容或好升官。  
世人不弃君须弃，破瓶何曾见复完。

话说杨永太一听天宠之言，说：“你要问顾焕章那日探峨嵋山南山口之事，我知道。你先别忙，咱们喝着酒，我告诉你就是。”吩咐摆酒。下面喽兵答言，不多时把酒摆上，三个人落座吃酒。

杨永太说：“王义士，你今年高寿了！”天宠说：“三十一岁。”永太说：“我听人说，尊驾孤身一人，并无妻室。人生在世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想想，要是照着义士，你如何是个了结？”天宠长叹一声，说：“我此时哪里有闲心去办理那些闲事，我先替我恩兄报仇雪恨，然后再说。”永太说：“我给王义士你保一门亲事，就是我长兄之女，今年二十四岁。不说是德貌兼全，也算是知三从、晓四德。你我都是绿林中的人，何不作这一门亲戚？我兄长也有依靠了，我兄弟二人并无子嗣，不知义士尊意如何？”那王天宠一听，说：“老

寨主所说，我本应从命。无奈一件，此时我有大事未曾办完，实不敢应允。”杨永安也不答有。杨永太说：“既不应许也可，咱们喝酒吧。”王天宠方才说：“尊驾说过，我那恩兄顾焕章受害之事你知道，何不先指示明白我哪？”杨永太说：“你要问那件事，我告诉你吧，我知道不能与你说。你是大清国的人，我是天地会的人，‘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你可知道？你要是应允了我保亲之事，我就把那顾焕章被擒、受三针惨死之事，是谁拿的他，我再慢慢的说与你知道了。”王天宠本来是迷了山，也不知道这座山寨离峨嵋山有多远，一听杨永太之言说：“老英雄，我就应允你，我连聘礼都没有。”杨永太大喜，说：“不必聘礼，有你一句话就是了。留下你一支镖，就是定礼。”王天宠掏出金镖来，交给了杨永太，站起身来拜见岳父。杨永安甚喜，说：“贤婿，方才我让你上山，我就有心与你说，怕你推辞，多有不便，故此我听说二弟来，甚是喜悦。我想你二人是故旧之交，我出去暗中告诉他来与你说。我这座山名三岔山，往东走奔湖广地面，往西走是峨嵋山，往南奔汉中。前者我带着女儿在天下各处找择了一回婿，也未遇见一个英雄。我原有此心，访一个天下成名的英雄。再未想到今天得了乘龙佳婿。”三人重新吃酒。

王天宠又问说：“顾焕章被擒受害，叔父请道其详。”杨永太说：“我此时在天地会之内，不过是观瞧妖人之变，早晚我就要替国家除害，刺杀了妖人，老本得其便。倭侯爷顾焕章那日是在南山口内锁龙山夹沟口内，落在滚板之内，巡查南山的金枪会总文绣拿住，送给勇南公爷飞虎宋天雄那里。后来有忠勇一字并肩王马杰把他要了去。我想要去救他，天已然大亮，听说用板钉在北山口内青龙岭上。据我想，那马杰乃是北五省的英雄，行侠作义，他焉能害他？其中必有缘故。我手下两个

人都认得顾焕章，叫他二人瞧瞧是真是假的。他两个瞧了瞧那被钉之人，浑身是血，五官带着重伤，瞧不明白了。你访能人入山，见马杰去，就知是死是活了。此时山里头更紧着，有七层围子，都有人把守，出人总有腰牌为证，怕有奸细入山。”王天宠说：“我要入山，进得去进不去？”杨永太说：“进不去，你又与妖道对过阵，别的会中人也认得你。你访能人入山，探马杰的口气，盗他的八卦幡与太阿剑。把你的金镖给我一支，如有人进山，你也与他一支金镖为凭，我作内应。”王天宠一听，说：“我往哪里去访能人哪？”杨永太说：“浙江宜兴县西海岸独龙口总兵张广太，他在那里广收揽英雄。你歇息几日，再去上独龙口。我这就告辞了。”天宠伸手掏出一支金镖，交给杨永太，送出大厅，二人分手。王天宠住在山寨以内，次日天明，暂且养病，见那些个喽兵都往后山空场耕种稻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至新春三月。王天宠的心病也好了，想要起身告辞。杨永安备酒进行。外边有人来报说：“山下有清明的官兵马队五百，带兵官是山东马，稟寨主知道。从山下过去，不知所因何故。”杨永安说：“你等下山，追上就说我与王姑老爷请他们上山。”喽兵答应下山就追。

书中交代，马成龙这是往哪里去？因大营神力王带病，贼人也不出山来，攻了两次山，官兵带伤之久不少。这一日，来了一角文书，是穆将军的文书，来调马成龙、马梦太、李庆龙三个人。是因天地会老会总任山，他前者由独龙口带队，绕路在僻静深山之内，探听吴恩搬回峨嵋山去了，他暗暗的派他这手下的余党改扮逃荒之人，奔河南界。那日到了河南地界边聚齐了，派云南二勇士小长万杨平为先锋，大耗神梅峰为接应，合后粮台搬山雕陈忠。外有张宝仁、任凤山，逍遥会总与太平会总，大小四十八家会总，大兵十万，进取汝宁府。那一日，

取了汝宁，分兵取归德、夏邑、虞城等处。警报早报到河南巡抚庆安，庆大人调各处提镇协带兵剿灭，一面奏明了朝廷。康熙圣主派建威将军、侍卫处领队大臣穆詹与蔡荣，带十万精兵征剿河南会匪。派兵部侍郎汪平为提调参赞大臣，奉旨挑满汉侍卫八十名，头等侍卫韩托保、韩三保、萨哩善、哈三保等众人。出都之时，想起本队官兵人等都是八旗满汉之人等，并未打过军需，不知贼人的情形。有人说：“神力王大营内的马成龙、马梦太、李庆龙三个人，久战天地会八卦教，何不把他们调来，一同征剿？”老将军去了一角文书，那神力王接着文书，怕路上不甚好走，派梦太、李庆龙二人带五百马队，马成龙为统领，发了路引关文，三人起身。那营内与他三个人相好的朋友，都来给他三人送行。谢禄、韩虎二人带奋勇队送出营外，回营交令，仍归前锋营胡大人管辖。

马成龙等三个人，那日路过三岔山，马队进山路走得快，喽兵如何能追得上。三个人玩玩笑笑，在路上非止一日。那一天，到了一座镇店，是南北大街，路西有一座大店，三个人带队进店，安了公馆，下马入西上房。有伺候他们三个人的差官，送过净面水来。梦太把帽子一摘，衣服一脱，把辫子挽上，蹲在那里洗脸。李庆龙也就摘了帽子在那里掸土。惟有山东马坐在那椅子上一声也不言语，面带怒容，不甚乐。马梦太洗完了脸，站起身来，笑嘻嘻的说：“马大哥，你不洗脸哪？”马成龙也不答言。梦太不知道是为什么，心中不解。听见山东马说：“你们这两个人还了得吗，连一点规矩都没有了，那兵丁见了你们应该如何？我是个统领，你两个人是我的属员，进了公馆，我先坐在这里，连帽子戴着还未解，你们两个人一路混排场！”梦太一听，心中说：“好朋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念故旧之交。”连忙穿好了衣服，戴上帽子，说：“大人要早

吩咐，我二人连在一处屋里住都不敢。我想咱们是朋友，才无拘束。”李庆龙也把帽子戴上了。三人心中不悦，脸上不敢带出来，勉强带笑，与成龙说话。成龙一笑，说：“你这个东西，每日与我玩笑，今天我耍笑耍笑你两个就不成了？我真要向你两个人充大人，我早就充了，也等不到今天！你两个人要酒，咱们喝酒吧。”三个人脱去衣服，入座吃酒。天有初更时分，马梦太一拉李庆龙到外边，说：“他是耍笑咱们，明天到半路之上，他是分文都未带着，他的饷项也在咱们手内，咱两个人如此如此，饿他一天，也叫他知道知道。”说罢，二人进了屋，又唱了会子酒，吩咐撤去残桌安歇。

次日天明起来，用完了早饭，并还了饭帐，出了店门，往前行走。天有午牌之时，暮春之际，天气甚热。前边有一个树林儿，三人见了树林，说：“站住歇歇。你看前边有两条大路，不知哪是正路？”三个人下马，坐在马扎上。众兵丁也下了马，在林子旁边等过往人，好访问路径。梦太望成龙说：“马大哥，咱们哥儿俩是结拜的兄弟，昨夜晚上你就不对，不应该那样玩笑。照着那样交友，我拿开水浇你。”马成龙一听，说：“已然过去的事，何必如此？”梦太说：“过去了，我没过去哪。从此我越想越有气！”成龙说：“你有气别与我说话，我不是朋友，你别交我。”梦太说：“很好，跟我的人，带马过来！咱们下站见，前站等你们去。”说着上马，从人收拾物件，带二百五十马队，竟自去了。马成龙回头与李庆龙说：“李大人，你瞧他这个人对不对？不应该这样办法。自己哥们，何必要这个样子！”李庆龙说：“不对，是你不对！你们两个人当初与顾焕章在神前一拜之交，自倭侯爷一死，你二人应该亲近才是。为什么玩玩笑笑，是所因何故？你说说。”山东马一听，说：“不愿意交我就散！”李庆龙说：“跟我的人哪，带马过来！”

上马说：“我头前走了。”马成龙一瞧两个人带队走了，说：“跟我的人哪？”左右一瞧，并无一个。自己猛然醒悟，说：“好个马梦太！这号东西，他知道我是没有带着银钱，他两个人商议好了，故此那么才走去了。我何不上马追他二人？他二人打算饿我一天，我明白了！”自己站起身来，也不要马扎啦，伸手方要拉马，听见东树林外边有人叹息说：“罢了，生有处，死有地，该当我今天死在此处。”

成龙抬头一瞧，见东边有一棵小柳树，村旁站着一个人，年约七十多岁，身高有四尺向外，赤红脸膛，白胡须；身穿蓝布大衫，白袜青鞋，手拿一根新连儿绳，扔在树上拴套儿，要上吊。马成龙过去说：“老头儿，你别想不开，这大年岁还想要寻此短见。你是为什么哪？”那老头“唉”了一声，说：“我是江苏人氏，姓朱，孤身一人，并无亲故，家私百万，俱被我花费了。今天从早至此，并未吃饭，我想我活这么大岁数，还等着饿死不成吗？”成龙说：“你跟我走吧，我救你就是。我管你一顿饭就是，我还要周济周济你。”那老头儿说：“你真救我，是怎么样救啊？怕你管不起我吃的。”马成龙说：“我要救不了你，我是一个狗日的！”那老头儿说：“很好。”二人一同到了树旁，把马解下来。成龙上马说：“你就跟我走吧。”那老头儿一瞧，说：“这个人应了誓了，你救不了我。你骑着马，我这大年岁，如何跟得上你那匹马？”马成龙一想，说：“你也上来就是。”那老头儿抓住马成龙的腿，也骑在马上，可在成龙身背后，两只手一搂他的腰。山东马说：“好家伙！你这个人幸亏是一个老头儿，要是年青的人，我决不能叫你骑在我身背后。”那老头儿说：“我抱着你就是。”二人一纵马，往前正走有二十里之遥，前面一座镇店。马成龙来到此处，要惹出一场大祸。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四回

## 假改扮访鬼脸太岁 定奇谋捉花面魔王

诗曰：

送君挥手便长征，身世茫茫百感生。  
放浪且倾河朔饮，缠绵偏有渭阳情。  
穷怀寒鹤投林意，饥作哀鸿下泽声。  
不是临歧儿女态，唐衢幽怨本难平

话说马成龙骑马人这座镇店，南北大街，路东有店，字号是“泰来客店”。成龙下马，那老头儿也跳下马来，说：“咱们进店吃饭吧！”成龙说：“甚好。”拉马进店。小二把马接过去，拴在马棚内，问：“客人是住单间？还是住南上房？”马成龙说：“南房很好，我两个人并无别人随带。”那位老头儿一瞧南上房五间，甚是宽大。东边一排都是单间，西边一排也是单间。马棚北边大门东是厨房，大门西是柜房。

二人进了南上房屋内，迎面当中一张八仙桌儿，一边一张椅子，当中有一轴挑山，上画的是竹林七贤，一边一条对子，上写是：不因果报方行善，岂为功名始读书。东里间两间明着，西里间也是照样。二人进了西里间，靠北窗户是一张木床，南边有一张八仙桌儿，西边都是茶桌，也有名人字画挂在墙上。床上有一张小六仙桌儿。马成龙在西边落座，老头儿在东边落

座。小二献上茶来。马成龙一想：“与梦太二人玩笑，我也没带着钱，先要点吃的，叫老头儿吃。”叫小二，问：“有馒头没有？”小二说：“有。”成龙要了一盘子馒头、一碗虾米片汤。那老头儿一听，说：“我说你救不了我，你还起誓！我要吃这个，你想想我百万家私，如何花得完？你要管得起我吃，我自己要。”成龙说：“你自己要吧。”

老头儿说：“堂馆过来，我问问你，咱们这里都卖什么吃的？”小二说：“应时小卖，包办酒席，干鲜各样，山珍海味，一概俱有。”老头儿说：“你把那上等的，海味宴席来一桌，上好的陈绍酒来一坛，给我要五壶瓮头春酒。”小二下去，不多时摆上小菜碟儿，把干鲜果子先摆上了，搬过一坛子陈绍酒来，放在一分，先拿酒探子探出来一碗，拿过来叫老马与老头儿尝尝。老头儿说：“倒出来上半坛，下半坛有坛泥，我不要了。”小二又把瓮头春送上。少时，冷荤热炒，各样的菜蔬，俱皆摆在桌上。那老头儿自斟自饮，成龙也喝了几杯。瞧那老头儿用筷子拣了这样菜一吃，说：“唉！没有一点滋味。”又拣了那一碟，也说：“不好吃。”一连吃了几样，都说不好。成龙本就不爱听，内心说：“怨不得他把家财花完要寻死，他还这样挑肥拣瘦的。摆了一桌菜，没有一样对他的口味。”他又叫堂馆，说：“你们这里有活鲤鱼没有？”小二说：“有。”老头儿说：“你给我要个鲤鱼去做，再要一个鲫鱼羹，给我来一尾青蒸鲤鱼。”又要了十数样菜，摆上他不吃，他说什么“做得不好啦，口味淡了”。吃了不多，他就不吃了。

又望成龙说：“你给五十两银子。”成龙说：“你要走，是作什么用？别忙啊！”那老头儿说：“我不走。我有一个毛病，吃完饭我最好弄‘龙阳生’，每日如是。你给我五十两根子，我去找一个，我乐会子。你知道了？”马成龙说：“你这老头儿

是玩笑不是？我且问你，七十多岁的人，还这样诙谐？我不给你银子，你乐我好不好？”老头儿说：“甚好。”成龙说：“我这样高的身躯，你那矮身躯，你够得着我吗？”老头儿说：“你站在地下，我站在床上，凑合着点。”山东马说：“你这老鸡子进的，好大胆！”伸手一抓，那老头地跳下床就跑在院内。山东马说：“跑堂的，你躲开吧，这个老头儿可是好色的老头儿。”

成龙到了院内，不见那个老头儿往哪里去了。只见店门口站着有七八个彪形大汉，都是头短脖粗，脑袋大，身穿一身青，短打扮，薄底快靴，挑眉立目的与店中小二说话。又见从柜房内出来了一个人，手拿着一封银子，交给那几个大汉，又说了几句。成龙也听不真，点头叫小二过来，问他：“那些个人是作什么的？”小二说：“你老人家要问，提起这事话就长了。我们这座镇店，名叫平安镇，有三万多户人家。我们这镇店正南二里之遥，有一平安小庄，庄中有一位庄主，姓金，名叫四彪，人称花面魔王，是本处一个人物，结交官长，走跳衙门。他庄中有一个教师爷，姓铁，名叫光明。他那庄中有英雄所、壮士营儿，常在我们这座庄镇之上来讹诈铺户平民人等。那些个余党又来讹我们这座店来了。我们这座店内的东家，姓张，名叫国瑞，是本镇的一个会首。这镇店上有二百名团练乡勇，是我们店主人管带。那些个余党来在店里，说我们店东欠他家庄主四百两银子。我家掌柜的恼了，说：‘你讹到我这里来了，好哇！’叫人来把他的余党给打了，身带重伤，有人送他回去。出来人给说和，别人瞒着我们掌柜的，替贴了五十两银子，作为养伤，是这么一段事。”

马成龙一听，方要回归南上房，只见店门外马梦太、李庆龙二人散步。马成龙正愁无钱算还饭帐，瞧见他二人，不由说：“二位贤弟，不要玩笑，哥哥在此处等候你二人。”梦太说：

“我打算你过去了，你会也住在这里？你吃了饭啦？”成龙说：“你两个人商议好了冤我，你打算我不知道？方才你二人走后，我遇见一个老头儿上吊。”成龙又照着方才之事细说了一遍。梦太大笑说：“这件事我知道了，人家瞧你一个人可怜，故意耍笑你。这段事就是遇见我，他也不敢与我诙谐。”

正说着，觉着背后有人摸他肛门一下。梦太三人都是面向北站着。梦太回头一瞧没人，羞得面红过耳。自己毛毛咕咕的，又不好说，又与二人说话。又有人摸了他一下，他急回头一找，南边台阶下有一堆木头堆着。梦太在木头后一找，有一个短身躯的小老头儿。马成龙也瞧见了，说：“老兄弟留神！这号东西最好玩笑。”梦太说：“你为什么摸我的肛门？”那老头儿说：“马成龙、马梦太、李庆龙，你三人这里来，我有一场大的富贵，送给你三个人就是。”

那人先进了南上房，三人后面跟随，到屋内落座。那老头儿说：“你三个人方才也听见那平安小庄花面魔王王金四彪的名头，他有一位教习，姓佟，名起亮，别号人称鬼脸太岁，改名铁光明，乃是天地会八卦教的会总。他庄中有六七百会匪余党。你三人改扮，去捉拿佟起亮，他乃奉旨严拿的要犯，拿住必定高迁。”成龙说：“我三个人带兵剿拿他就是。”老头儿说：“那可不成。你三个人先去人他庄中，然后在里边访真，外边预备官兵，里应外合，大事可成。要带兵去到那里，人家那庄中有围子，把庄门一关，你们不但进不去，还退不了。人家上面防守甚严，你们无有功课，要退之时，人家在后面出其不意，就许把你们给拿获，那不反倒是害你们！三个人去到那里边，假扮作走白牌之人，混进那平安小庄。外边请本店中东人张国瑞，带本处乡勇与官兵，在平安小庄以外，你三个人定一个暗号儿，如进庄之时见了佟起亮，你三个人一使暗令，外边有官

兵攻打，里边你三个人就捉贼。”成龙说：“我们扮作哪里的走白牌的？”老英雄说：“你三个人如此如此，可以成功。”成龙叫小二把店东张国瑞请来。

不大工夫，张国瑞进来。给三人行礼。马成龙三人一瞧那店东，年在三十以外，品貌不俗，白脸膛，长眉大眼；身穿青绸子长衫，青缎薄底快靴，笑嘻嘻地说：“三位大人要替本处除一大害，我方才听见小伙计对我说了。我调齐我本庄中之人。三位大人的官兵共有多少？”梦太说：“马队五百，官兵俱在东隔壁店内。派人去把差官叫两名，交给张国瑞管带，少时调兵就是。天也日色平西，我三个人这就去了。黄昏时候，你带兵到平安小庄外，不可有误！”那老头儿说：“你三位先别走，我胆量最小，你等要拿住贼人还好；倘若拿不了贼人，人家带人来在这里，那时间我这大的年岁，往哪里去？你们瞧这东屋内有一个木柜，你们开开，用一个棉被把我包好了，放在柜内，把柜一锁。”四个人一听，说：“你想要闷死，我们不作那损率。”那老头儿说：“与你等无干，我也死不了。你们照我说的办理就是，不怕你们不成，有贼人来他也找不着我。”成龙与梦太都正恨他玩笑，一听此话，正中机关。取了来一条棉被，把他包好了，装在柜内锁好，说：“咱们走吧！”张国瑞说：“三位大人，什么暗令？清指示明白！”梦太说：“马大哥，你说吧。”成龙说：“你在外边听见我的声音一嚷‘狗目的，好家伙！’你就调兵攻打庄子，不可有误！”三个人出离了店门，有人指示明白，往正南走二里之遥就到了。庆龙说：“我先去吧。”自己也把二扭反扣，先紧走几步，见正南有一座大庄院，周围都是高墙，墙外有沟。南边一个正庄门，东边一个后庄门。李庆龙到了南边，往庄里一瞧，那里边房屋甚多，大门内两旁是门房，门外有四株龙爪槐，甚是繁茂。

李庆龙来到门首，里边有二十多个人，坐在那里板凳上说闲话。一见李庆龙，说：“你是作什么的？快说！”李庆龙一伸手，伸了三个手指头，这是暗号。天地会讲究说话不离本，伸手先见三，反搭二纽扣，腰中白布缠。那些个人一见他伸手，都先站起来，“本字从哪里来？”李庆龙说：“从峨嵋山来。奉八路督会总之命，前来下白牌来也。”内中有人问：“峨嵋山督会总姓什么？叫什么？”李庆龙说：“姓吴，名恩，别号人称赛诸葛。”过来了一个人，说：“来，先跟我在外边客厅之内少坐片时，必要传你！”庆龙跟那人到了东配房落座，有人倒过一碗茶来。那人出去进里院内回禀去了。

门上众人正说闲语，马梦太来到，说：“本字辛苦了。”众人问：“哪里来的？”梦太说：“玄墨山的正印会总卢三声、副印会总云南七勇士金锐无敌大将军曹天兴，遣我前来走白牌。”有人也把他带进了大门东边，与李庆龙一间屋内，二人装不认得。这个人出来，到门上说：“你们过去回禀一声吧。”

正说着，山东马也来了，到了门首说：“本字请了。我是剪子峪的大会总老龙神马凤山与侯德山、侯保山三家会总，派我前来走白牌。”内中有人一瞧马成龙这个模样，虽则未见过面，常听人说他的穿整打扮、五官模样，开口问：“朋友，你贵姓啊？”山东马一闻此言，一瞧里面这势派甚大，心中说：“今天这一段事求，要不是他瞧了我半天，他问我，我焉改姓？也罢，我告诉他姓马，名太海就是。”那人说：“是山东人哪？”成龙说：“是登州府文登县人氏。”那个人说：“你跟我来吧。”成龙过去，自己穿着蓝布大褂，高腰袜子，山东皂鞋，暗带着兵刃。听见与他说话的那个人说：“伙计们，把在门锁好了，巡查留神！”马成龙一听，心中明白，跟那人往里走，焉想到惹出一场大祸。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五回

### 平安庄老豪杰拿贼 半截村小英雄遇侠

诗曰：

旧游回首记依稀，湖上楼台客尽非。  
几辈笙歌名士老，一轮风月故人归。  
青山失意曾无恙，白水盟心尚不违。  
今日飘零谁是伴？独衔杯酒看斜晖。

话说马成龙跟那个人到了那东配房，与梦太二人坐在一处，然后那人出去了。成龙说：“二位贤弟，在门锁了，你看应该如何？”梦太摆手为语。

自外进来了一个人，有二十多岁，五官俊俏，身穿二蓝洋绉大衫，薄底快靴，说：“你三个人是走白牌的？拿过来，祖师爷先看传牌，然后传见。”梦太说：“内有机密事，面见细禀。”那人说：“你三个人小心了！”出了东房，北边是二道重门，西边是花园子，好俊一所宅院！怎见得？有赞为证：

上下俱是绿瓦，周围都有砌红墙。雕梁画栋吐龙光，  
凤阁斜张蛛网。

珍禽枝头百啭，名花园内群芳。风流富贵不寻常，  
亚赛王侯气象。

三人跟那少年进了重门里，东西宽大，俱有厢房二十余间，

仿佛朝房的样子。正北有九间大厅，前出廊，带有月台，上面方才点上纱灯十数个，厅前有几个气死风灯笼。月台上坐右两个人。正中一张八仙桌儿，后边有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道人，头戴九梁道巾，身穿宝蓝缎子道袍，腰系九股丝绦；肋佩宝剑，左边半面是黑的，右边半面是白的，花白胡三人一瞧，认得是佟起亮。东边面向南桌后也坐着一个人，光头未戴帽，项短脖粗，身穿青绉绸长衫一件，面上无数花斑，雄眉圆眼，准头丰满。五官甚是凶恶。两旁台阶上，有二十名伺候人，都是三角白绫巾，插白翎，身穿箭袖袍，肋佩太平刀。月台下两边，站着有二百多名庄兵，都是长枪、大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

马成龙在前面，鬼脸太岁佟起亮一瞧，说：“那边莫非是马成龙？你这小辈休要逞能，我来也！”抡手中宝剑离座位，照定那马成龙就刹。成龙急架相还，二人在院中当场战了有数十个回合，不分高下。众人也不知二人所因何故。李庆龙、马梦太二人过去捉拿那花面魔王金四彪，金四彪拉手中枪，与李庆龙、马梦太动手。正在酣战之际，山东马大嚷一声说：“好家伙！这个狗日的好厉害，你们快来吧！”那院中锣声响亮，人声一片，说：“好两个小辈！你这些个无用之辈，快把他等拿住，不可放走，坏了我这庄中之事！”那些个贼人齐声大喊说：“拿呀！快把这三个余党拿获！”三位英雄摆兵刃与众人动手。马成龙说：“好家伙呀！狗日的，你们真个不要脸！我结果你等！”抡手中大环金丝宝刀，遇着就死，逢着必亡，着招一下，筋断骨头伤。只杀得高坡之处人头滚滚，低洼之处血水成河。外边张国瑞带乡勇官兵人等，杀进了平安庄。

鬼脸太岁一瞧不好，飞身上房。成龙说：“马老兄弟，你跟着他，不可有误！把贼交给你了。”梦太拉手中短把刀，说：“你这个小子，我来结果于你，休想逃走！”佟起亮蹿房越脊，

直奔那后面花园之内僻静之处，打算要逃走。焉想梦太在后边紧跟，到了花园之内，说：“马梦太，你不必这样紧紧跟随。我这大的年岁，你今饶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我必不能忘却了你的好处！”梦太说：“你这混帐东西，别不要脸！你乃奉旨严拿的贼犯，你今天想要逃走，是比登天费事！”佟起亮说：“你这不要脸的老匹夫，休要无礼！我来结果你的性命，你不必逃走！”梦太说：“你这里来，你我分个高低上下、胜败输赢！”马梦太抡手中短把刀过去，二人动手。梦太的刀法精通，佟起亮的剑路高强，二人战够两三个时辰，天色已然大亮，佟起亮进了花园内树林，梦太也不敢迫进去，只可在这外边等候，说：“佟起亮，除却你别出来，我不与你动手；你要出来，我绝不能放你逃走！”自己回在那树林以外等候。

书中且说马成龙与花面魔王金四彪动手，二人难分上下，李庆龙竭力相帮，外边张国瑞赶到，大家齐声喊嚷：“拿贼！不可放那金四彪逃走！”大家动手，金四彪被三位英雄拿住，余党尽皆逃走。官兵将贼杀了一个土平。天色大亮，不见马梦太在何处，派人各处寻找。马成龙到后边花园之内，只见马梦太蹲在那里，口内说：“怪道，真正是怪道！”成龙说：“贤弟，你嚷什么哪？”梦太说：“昨夜晚上我追贼来到此处，贼人进了树林之内，我方才要追进去，有人在我后边摸了我一把，我回头一找，并无一人，我想这事真是闹鬼。我又在各处寻找，俱皆不见，我无奈又在这里等贼。天有二更时分，我才进树林把贼人拿住，捆在树上，我又出来了。大哥，跟我进树林把那贼人拿获，解往大都，面圣请功。”成龙也喜悦。二人进了树林一瞧，果然佟起亮在那里捆在树上。二人过去。把佟起亮解下来，拉到前边交给官兵，与金四彪捆在一处，把庄中细软物

件分赏三军。大家回归平安镇店内，派官兵看守两个罪犯，又叫张国瑞禀报与地方官知道。

到了上房，听见柜内有人说：“闷得很！快把我放出去吧！”那成龙赶紧自己开柜，把那个老头儿放出来。那老头儿说：“三位大喜！昨夜晚一见面就与贼人打在一处，你们三个人胆量不小。我有一件事问瘦马大人：你昨天在贼人花园之内，为什么不把贼人家住？快些说来！”梦太说：“你这老头儿，我如何不把贼拿住？我捆上他的！”那老头儿说：“你这个人竟说瞎话！贼人佟起亮被你拿住？口内堵的是什么物件？”马梦太也不语。老头儿说：“张国瑞，你去把那老道口内堵的手绢儿取出来，是青洋绉的，上绣五福捧寿的花样，三个角儿。”店东张国瑞把佟起亮口内的手绢取出来。叫李庆龙、马成龙二人瞧。山东马一瞧，说：“老兄弟，这个老头儿许报你拿他来的。要不然，这手绢他如何知道？”瘦马羞得面红不语，自己到东房柜内一瞧，说：“马大哥，这真是一位老侠客！大哥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昨夜晚上，实在是他把佟起亮拿住的。”马成龙说：“老英雄，尊姓大名？”

那老头儿说：“马大人要问，我姓朱，名天飞，乃江苏人氏，别号人称钻云神猴的便是。我昨夜晚暗中协力相帮，拿着佟起亮。”马成龙说：“你这一件功劳甚大，你可有儿子没有？用我见老将军，奏明圣上，必要封官。”朱天飞一听，说：“嗨！马大人，我自幼童子功，并未成过家，也无有至亲，也无有骨肉，孤身在外。我就有个亲外甥，家住上海，姓姜，名玉，此时也不知落在哪里。”马成龙说：“大家落座，我给你算一卦。”伸手掏出来六文钱，用两手一晃，往桌上一扔，说：“朱老兄台，此卦大吉！你外甥名叫姜玉，他跟了一个姓张的去了，对不对？”朱天飞说：“我也听人说过，不知后来怎么样？”

成龙说：“后来跟着姓张的在外做官，现今在独龙口西海岸总镇大人张广太衙门。此人小身躯，蛤蟆嘴，一脸的碎斑。我说的对不对？”朱天飞说：“这是你算出来的？”马成龙说：“不是，是我亲眼看见的。”朱天飞说：“这一件功劳，我送给你们三个人。我要上西海岸独龙口，去访我外甥姜玉去了。”说罢告辞，扬长而去。

成龙说：“张店东，你报官，把金四彪那一处住宅交给你办理。我烦你一件事：找两三个木匠，打木笼两个，把佟起亮二人先解往穆将军大营之内，奏明了圣上，早晚你在家中等候，定有皇恩。”张国瑞过来请了一个安，说：“多谢大人，我去找人，吩咐他们连夜办理就是。”成龙等三个人，派人看守那佟起亮两个人。他三个人要酒要菜，正在吃酒之际，天有二更，三人安歇睡觉。次回天明起来，木笼做好了，把两个人捆好，放在木笼之内，算还了饭帐，带官兵辞别了张国瑞，押着两个贼人，出离了平安庄。

这日正往前走，天有巳正，迎面来了两个人，说：“大队慢走，我二人来也！”马成龙一照，头前那少年人，约有二十岁，身高八尺，面如傅粉，环眉阔目，三山得配；身穿蓝春绸长衫，白袜云履，举止端方。后跟一人，也有二十来岁，项短脖粗，面似乌金纸；身穿青绸大衫，薄底快靴，扛着个褥套，说：“马大人慢走！”不知二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六回

## 猛玉斗多言惹是非 巴德哩闻信访消息

诗曰：

哀乐贤愚总一般，搔头拍膝思无端。

不知听者缘何故，离别凄凉合便欢。

话说拦住马成龙大队两个少年人，是京都人氏，住家在安定门里，地名铸钟厂居住。有一位风安凤大人，现在左翼总兵，乃镶黄旗满洲三甲喇人。他东隔壁住着一位俗山俗大人，乃禄米仓监督，有一位少爷，名叫玉斗，才七岁。俗大人是正白旗满洲五甲喇人，与凤大人至好，常在一处谈心。凤大人少爷九岁，名巴德哩，与玉斗同学读书。

这一日晚半夜，凤宅的后花园有一个更夫，姓王，蹲在那里出恭。从外边墙上进来了一个贼，一见更夫就要逃走。更夫说：“你往前院偷去，别在我这花园里偷。”那贼人蹿在上房。更夫出完了恭，进屋内拿了一条木棍，说：“好贼，我方才是我出恭，怕你伤我，你这东西往哪里走！”更夫一嚷，人声一片，把贼人围在上房。凤大人还未安歇，在院中派人拿贼，说：“你敢偷我，好大胆！”贼人在房上答了话，说：“你也是一个人，一个脑袋、两只眼、一条命，偷的是你！”那院中看家护院、打更使唤之人不少，上房要拿贼。贼人用瓦往下打，无人

敢上去。正着急之际，从背后一铁莲子，把贼人打下来，落在院中。凤大人问：“什么人用暗器拿住的？”无人答言。家人把那铁莲子练起来，送给大人瞧，问了大半天，并无一人知道。先派人把贼交地面送交北衙门，吩咐众人留神安歇。次日，凤大人又查问了一回，无人答应；也就把这段事挂过去了。

那一日，到了四月天气，五斗、巴德哩两人上后边花园子里，还跟着四个书童，方一进园门，见万花齐放，北边有一个人，手拿铁球在那里练着玩。十数步外，有一个牛皮人儿。巴德哩瞧了半天，说：“书童，你认得他是什么人？”书童说：“这里打更的，姓王。”巴德哩也就带着几个人回来，就将此事说与凤大人知道。凤大人派跟人到花园内，把他叫来书房之内，大人一瞧那更夫，年约三十多岁，赤红脸，重眉大眼，衣服平常。大人问说：“你是看花园的更夫王顺？”更夫答应说：“是。”大人说：“你那夜晚把贼人拿住，问你为什么不敢见我？是为什么？”王顺说：“我在大人处已然三载有余，没一人知道我会把势，我那日实是我把他拿住的。”大人说：“你是哪里人？”王顺“唉”了一声，说：“大人要问，我不能不说实话。我乃带罪之人，在大人处隐姓埋名。我原籍山海关人氏，姓王，名公亮。我父亲因保吴三桂叛反，惹下一场大祸。我父名保，

人称双戟大将赛典韦。吴王势败，我全家被害，我流落京都隐居，做小本经营为业。后来有人荐我来大人宅内看花园子。”凤大人说：“十八般兵刃，你都拿得起来？”公亮说：“件件皆通。”凤大人说：“你教两个徒弟吧。”吩咐人把玉斗、巴德哩两人叫来。家人去不多时，把二位少爷领来，大人说：“这是你老师，过来行礼。”王公亮说：“我不敢受二位少爷的礼。”大人说：“不可，师生大礼不可废了。就在后花园之内客厅为学房吧。摆酒！”

大人与先生饮酒。自这日始，二位少爷白天念书，晚半天练武。四五年之后，巴德哩到了十五岁，王公亮一病身亡。大人把他埋在安定门外上城，立了一块石碣，上写：“王公亮之墓。”直到如今，古迹犹存。

巴德哩、玉斗二人出学之后，考了两名侍卫，因穆将军出家，挑了他二人。巴德哩今年十九岁，练的飞檐走壁、单刀、铁莲子；玉斗也是一身能耐。二人素有大志，在路上跟穆将军讨了一支令箭，改扮暗访天地会。玉斗扛着被褥套，巴德哩扮作长随的模样，到处寻访。各庵观寺院、大小镇店，每天往起火小店，为的是人多口杂，好访查事。

这一天，玉斗扛着行李，说：“大哥，咱们有马不骑，天也热，你也不扛行李，净住小店吃那些东西，我都不爱吃。我也该喝点酒，要些个菜吃。”巴德哩一瞧，天有已正，前边黑暗暗，仿佛一座村庄，说：“二弟，你看前边不远，许是镇店，咱们那里找一个饭铺去吃就是。你好傻，咱们哥两个不为私访，还随大营走哪。这是我想要立一件功劳，你我好越级高升，你知道吗？”玉斗点点头。

二人说着闲话，已到了那座庄村。南北大街是大路，路东、路西有几家客店，南头路东有一座茶饭馆，座东向西，搭着大天棚。东房五间，天棚底下有七八张八仙桌儿，有两三个吃饭之人。巴德哩说：“咱们哥儿两个在这里坐坐吧。”二人进茶馆，玉斗把褥套放在天棚底下桌子旁边。二人坐下，跑堂的伙计过来说：“二位喝茶？吃饭？”玉斗说：“先要四壶酒。”巴德哩要了一个炒肉片、炸丸子，玉斗又要了两个菜。跑堂的摆上小菜，把酒菜送过来，二人吃酒。

正吃得高兴，只见从那边进来一个人，年在二十以外，面皮微黄，细眉阔目；身穿紫花布裤褂，白袜青鞋，青布单套

裤，站在天棚底下，东瞧西望，来在玉斗的面前，抱拳拱手，说：“大爷，我也不是常要饭的，我是异乡被困之人。时令症才好，一文钱无有，求大爷赏一顿饭吃吧！”玉斗一听，说：“你要钱我可没有，我给你一块银子吧。”伸手掏出来一块约有三钱多重，说：“来吧，给你吧。”那人接过银子，用手托着，“唉”了一声，说：“大爷，你给我这块银子，倒叫我为难了：吃一顿饭使不了，买件衣服又不够。”玉斗说：“我再给你一块吧。”又掏出来一块，重有五钱，送给那个人说：“这个你可够了？”那个人一瞧，说：“罢了，大爷，你给我这一块银子，更为难啦：赎件衣服使不了，回家的盘费又不够。救人救到底，大爷要再贷我一块银子，我一家人团团，皆感念二位大爷的好处。”玉斗说：“我就再给你一块，那算什么？”伸手掏出来有二钱重一块，送给那人。那人一瞧，又“唉”了一声，说：“大爷，你给我这块银子，更叫我为了难了：回家的盘费使不了，我家中有老母给我定下亲事了，我还不能娶。您老人家要再给我一块银子，我想能把我的妻娶过来，我一睡觉就想起大爷你来了。”

玉斗也不懂那个人是与自己玩笑，方要伸手掏银子，巴德哩把酒杯往桌上一摔，说：“你这个人真不要脸，敢同我二弟玩笑！”伸手要抓那个人。只听屋内有人一声喊嚷，说：“贼人哪里走！我来拿你！”蹿出一个黑面男子，年在二十以外，豹头环眼，头大颈短，身穿蓝绸短汗衫，青洋绸中衣，青缎快靴；盘着辫子，手擎折铁刀，一声喊嚷，扑奔那穿紫花少年去了。那要钱之人一见，把银子照那黑面貌之人一扔，自己一撒步，燕子穿云势，蹿上天棚院去了，行似猿猴，恰似狸猫。那黑面男子说：“好小辈！我追了你几回，都没有追上，今天便宜你了！”回身向玉斗说：“朋友，你要再给他一块银子，我趁

势把他拿住。他是我们那县的一个惯贼，我为他受了本官无数的比。”巴德哩、玉斗说：“你要早说，我二人帮助你，就把他拿住了。”跑堂的把那扔在地下的银子给玉斗拣起来，交给玉斗。那黑面男子进了东屋内落座。

玉斗、巴德哩二人算还了饭帐，玉斗扛起褥套，巴德哩跟随，二人出了饭铺，一直往正南走。天气又热，顺大路走有二十里之遥，大路西边有一座树林，史德哩到了树林之内，把褥套放下。巴德哩一瞧，这座树林都是杨柳榆槐，绿荫满地。巴德哩觉得身体困倦，说：“贤弟，你围着树林绕三十个弯，你再叫我就是了。”玉斗说：“你睡觉，却叫我绕弯？”巴德哩说：“怕你也睡着了，那还了得吗？怕褥套叫贼人偷去了哪。”玉斗围着树一绕弯，走到巴德哩眼前，说：“大哥，一个弯。”又绕了过来。说：“两个弯了。”巴德哩说：“你别嚷啊。”

玉斗正围着树林绕，见那正北大道上有一匹白驴，驴上骑着一个女子，年有二十来岁，身材端庄，青丝发梳盘龙髻；青水脸，眉舒柳叶，唇若樱桃；身穿二蓝绉绸女褂，藕荷宁绸中农，窄窄弓鞋，是南红缎子，上绣挑梁四季花。驴的软梯儿旁边有一口宝剑，绿鲨鱼皮鞘，剪金饰件，蓝绒挽手，蓝绒穗头，那驴跑起来甚快。玉斗一瞧，说：“好哇，真好哇，脚底下好哇，实正是走得好！”那女子一听，蛾眉直立，杏眼圆睁，说：“好一个匪徒！敢叫你姑姑的‘好儿’，我来结果你的性命！”跳下驴，拉出那宝剑，光明明、冷森森，扑奔玉斗而来，怒气冲冲。玉斗跑到了巴德哩的面前，说：“哥哥快醒醒，姑姑来了，我惹了祸啦！”巴德哩听见，站起身来一瞧，说：“好一个村夫！嚷什么！”玉斗说：“你瞧瞧姑姑来了。”巴德哩往对面一瞧，对面站定一个女子，甚是貌美，手执宝剑，怒气冲冲。怎见得？有赞为证，但则见他：

云鬓半偏飞凤翅，耳环及坠宝珠排。

脂粉半施由自美，风流正是少年才。

巴德哩一见，说：“姑娘不必动怒，我这兄弟多有粗鲁，待我问他就是。”那女子一瞧巴德哩，举止端方，又听那巴德哩说：“玉斗，你是为什么惹事？快些说来。”玉斗说：“我正在围着树林子闲步，见她那一头驴奔这边来，走得真快，我说：‘好哇，脚底下真好！’姑姑她就恼了，这是实话。”巴德哩一瞧那姑娘，果然是窄窄弓鞋，五官俊俏，心内一想：“玉斗他不能说那无礼的话。”想罢，说：“姑娘所骑之驴，必然是走得快。我这二弟他气性粗鲁，万不敢无礼，姑娘请吧！”那女子见巴德哩说话和平，遂向说：“你贵姓？”巴德哩说：“我姓巴，名德哩，在长随路跟官。”那女子也不多问，转身说：“便宜你这黑炭头了！”上驴往正南去了。巴德哩说：“玉斗，你这个村夫，为什么惹事？”玉斗说：“我方才实是说她那驴腿走得快，姑姑就恼了，我也并没有惹她。”巴爷说：“她是谁的姑姑？你真不要脸！”玉斗说：“她说的，我不知道。”巴爷说：“咱们走吧，何必在此。”玉斗扛起褥套，往前正走，约有二十余里，到了一座村庄。

二人顺大路往南正走，荒村野径，人烟稀少。路东有一个大门，门前有一个小童，十四五岁，拉着方才那姑娘骑的那头驴，在那里遛驴。南隔壁路东一个小酒铺，巴德哩两人迈步进了酒铺。焉想到又在此处生出一场是非。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七回

## 巴侍卫莲子定亲 小太岁戏言耍笑

诗曰：

明明师灭寇，未灭岂宜休。  
天意怜娇子，人情袒故侯。  
乱军徒瓦解，圣主自金瓯。  
送客还乡景，翻令涕泪流。

话说巴德哩进了小酒铺，里边是三间房，当中有向西的门儿，门内靠北墙一张八仙桌，两连两条板凳，桌上搁着一碟豆腐干。玉斗两人坐在那板凳之上，说：“掌柜的，给我打半斤酒。”那掌柜的有四十多岁，身穿月白布裤褂，高腰袜子，青布双脸鞋，敦敦厚厚一个人。有一个小伙计，十二三岁，蓝布裤褂，白袜青鞋，梳着两个小辫，红头绳儿，长眉大眼，拿过来一把壶、两个酒杯，放在桌上。

巴德哩是有心事，在此并无心吃酒，不过是借吃酒为名，要探问那骑驴的女子的缘由，喝着酒说：“小伙计，这是什么村庄？”小童说：“此乃余家庄。”巴德哩又问：“这村内有店没有？”掌柜的说：“没有店，望下走四十里，才有店哪。天不早了，快日落之时，二位喝完了酒快走吧。我们这地面上甚紧，到处闹天地会八卦教。各村庄每日清查保甲，连亲戚都不



围。马保把我叔父叫出去说：‘要归降天地会，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就把这座余家庄杀尽。’我叔父一害怕就应允了，马保带兵走了。过了四五天又来了，还带了十几个跟他来的会总，一同在我叔父家中，给我姑姑说亲，给他外甥双宝太岁郭亮留下定礼。我叔叔与我姑姑一说，我姑姑很不愿意。我姑姑骑驴把她姥姥请来，说了这两天啦，实在无法了，今天必是我姑姑往她外祖家中去了，遇见你二位。这两天我叔父那院中闹贼。是双宝太岁郭亮前来，被我姑姑打了一暗器，追跑了好几回。我姑姑有一口宝剑，甚是锋利，住的房屋是三角的窗户，上面安着都是锋利的铁条，怕夜晚有人暗中进去。”正说之际，听见掌柜的那里叫：“小二哥，这里来吃饭吧。”小童答应出房去了。巴德哩吃完了，小童撤去杯盘，天晚安歇。

天有二鼓之时，把玉斗叫起来，二人收拾好了，出了上房，把门带上。站在院内一瞧，皓月当空，月朗星稀。二人蹿上房去，跳在街心。巴德哩在头前，五斗在后面，望北方才走了两步，后边玉斗“哎哟”一声，说：“大哥，你为什么拿铁莲子打我脖颈？”巴德哩回身，把地下那铁莲子拣起来一瞧，比自己铁莲还大。玉斗说：“我脖子上打了一个疙瘩。”听见背后那边有人笑着说：“大哥，你太厉害了，把人打了一个疙瘩，咱们就管他叫疙瘩。”玉斗、巴德哩说：“好大胆！小辈别走！”二人往南追了二里之遥，连人影儿也没有瞧见。

二人回来，到了酒铺北边大门外，飞身上房，玉斗在前，巴德哩在后，正往前走。过两层院落，见北边有上房五间，东边各有配房三间。上房西里间屋内点着灯，是三角窗户。二人走至临近，用舌头把国纸舔一个小窟窿，望里一看，窗户里头北墙有一张木床，床上一个大芙蓉蚊帐。靠窗户一张八仙桌，桌上有一支蜡灯；西边墙上挂着一个大美人，两旁四扇挑屏，

画的是山水人物。靠西墙一张梳头桌，桌上排着镜台、鱼缸、饽饽盒子。床上坐着一个女子，就是白天在路上遇到的那个女子。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在那里说话。那妇人说：“姑娘，你是白天到亲家太太那里如何说的？”那女子“唉”了一声，说：“我也没有什么说的，走到半路之上，遇见两个人，生了一回气。”就把玉斗叫好之事说了一回。玉斗一听，不由得一笑。里边那女子说：“妈妈你看，外边有贼！”伸手拉宝剑蹿出屋中。那半老的妇人是这位姑娘的乳母，也就跟出去了。玉斗早上房逃走。巴德哩一瞧，窗外西边有一口缸，蹲在那缸底一旁躲藏。那女子出来上了房，那乳母望南院找打更之人。巴德哩心想：“我屋内瞧瞧去。”一翻身进了上房西里间屋内，一瞧那剑鞘子在帐子里挂着，屋内有麝、丹桂之香。正看那三角窗棂，听见外边更夫说：“我并没有照见贼人。”那女子下房说：“你们出去吧。”自己说：“妈妈，屋里来吧。”巴德哩吓得浑身是汗，无处躲藏，无奈钻在床底下一蹲，也不敢出去。

那女子进屋内，坐在床上说：“唉！都是我哥结交匪人，才有这一段事，不知我终身归属于何处？我虽是女子，万不能从贼。”那乳娘进来说：“姑娘安歇了吧。我把门关好，我在东屋里安歇，你也不必坐着啦。”那女子答言，把屋中的隔扇关好了，自己闷对孤灯，想起自己父母早丧，跟着兄嫂度日，自己终身之事，有话不能说。思前想后，不由一阵伤心，落下几点眼泪来。心中烦闷，在床上和衣而卧，拉过一个闪缎绵被盖上，昏昏沉沉的睡着了。那巴德哩也不敢出来，怕人醒着，心中只跳。自己隔着床底望外一瞧，一阵香烟由窗孔中透进来，直望上升。自己趴在就地，少时听门一响，“咯吱”一声，进来一个人，身高九尺，面如锅底，粗眉圆眼；穿青褂裤，薄

底快靴，年在二十以外，手中擎一口宝刀。巴德哩一瞧，并不认识他是何人。

书中交代，这个贼就是双宝太岁郭亮。他是五明山总统天地会的贼人，因为有人说他定下妻室貌美，怕不给他，他私自下山，在这临近店内住着，夜晚前来瞧瞧如何。那一日二更以后，他来到此处，隔着窗户戳了一个小窟窿，见这位姑娘余碧环长得貌赛西施，他想要采花。他被姑娘看见，打了一暗器。他跑了，还不死心。他有一个铜牛，簧里边装好了鸡鸣五鼓返魂香，要用之时，把那牛嘴冲着窗孔一对，一捏簧，把后边牛尾巴底下一个窟窿一吹，屋内有睡觉之人，一闻就迷昏过去了。他有一口宝刀，名叫赤虎销金缺尖卧龙刀，削铜剁铁，吹毛利刃，迎风断草，刺木如丝。今天在窗外瞧见姑娘灯下落泪，那一种的俊俏，贼人心中一动：“我何不把她用我的鸡鸣五鼓返魂香薰过去，我好进去追欢取乐。好事办完，我再告诉她，把她用解药解过来。”想罢，他望窗孔中一入手，一捏簧，他一吹，然后这小子把那物件收在锦囊之内，用宝刀拨开门，进里间屋内。郭亮一瞧，姑娘斜身躺在床北，脚南，面向西，盖着一个绵被，是红闪缎的，露着窄窄弓鞋，又瘦又小。贼人淫心一动，把那宝刀立在床下，他笑嘻嘻地过去，伸手要捏姑娘的脚。

巴德哩一瞧，气往上冲，说：“原来是一个采花的淫贼！我先把他那刀拿过来，剁他一刀。”伸手把那赤虎销金刀拿起来，照定郭亮两腿一剁，只听“哎哟”一声，贼人方要用手拉姑娘盖的绵被，被巴德哩的刀砍在腿上，两只脚也落下来，疼得贼人直嚷，片刻就疼得昏迷过去了。巴德哩钻出来，玉斗自外边进来，说：“屋内有薰香，哥哥在哪里躲着来？”巴德哩说：“我在床底下，隔着布围子，烟往上升，那薰香如何能到床底

下哪！你在哪里躲着来的？”玉斗说：“我在前院茅房里蹲了片刻，我来找你，瞧见那贼人正使薰香。我见他进屋内，我知道他是采花作乐，我也不知你在这里。我隔窗户一瞧，你把贼刺倒了，我就进来了。”说着，玉斗从贼人怀内掏出那一只小铜牛，还有两个药瓶儿，一个盛解药，一个是薰香，自己收在囊中，说：“大哥，走哇！”巴德哩愣了半天，说：“兄弟，你把那女子用解药解过来。”玉斗说：“我试试解药灵不灵再说。”掏出瓶儿，把那女子用药解过来。

那位姑娘一睁眼，说：“你们是什么人？”巴德哩带笑说：“姑娘要问，我二人住在前边小铺之内，夜晚到外边方便，方才遇见这个贼人入这宅中来。我二人自幼练过，跟他至此。他用薰香把姑娘薰过去，我二人气忿不平，进来把贼人砍了两刀，把姑娘救过来。这话是实。”

正说话，那乳娘听见，过来一瞧，好热闹，姑娘房中三个男子。乳母一问姑娘，说：“碧环，这是怎么回事？”巴德哩就把方才说的那话又说了一回。那乳母一瞧地下好些个血，贼昏迷过去了，说：“地下那贼人同马保在这里来过，是郭亮。”姑娘一听，伸手拉出剑来，照定那郭亮脖颈之上，一剑把贼头砍下，自己出来与乳母说了几句。

乳娘到屋内，问明二位名姓，是做何生理？”二人先不肯说，后来玉斗说了实话。乳母说：“巴大爷，我这女儿还能给别人吗？黑夜屋内进来了三个男子，你不必推辞，这一门亲事我保啦，你应不应？”巴德哩不应也得应。乳母说半天，巴德哩才应了，留下莲子一个，作为定礼。乳母说：“我家庄主爷与我家姑娘奉天地会之命，看守五明山。那时间二位随穆帅剿山之时，你二人讨令探山，自有机缘相遇。”正说话之间，窗棂外头一阵狂笑，说：“天地会大事机关，今丧在妇人女子之手！”不知外面说话之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八回

## 马成龙攻打汝宁府 巴德哩气走大清营

诗曰：

乱后无佳象，危中忽壮图。  
艰难筹国计，侥幸碎兵符。  
不死疑非福，虽安势亦抓。  
两年未一捷，此信果真无。

话说巴德哩莲子定了亲，正在屋内说话，听见外边有人答言，二位英雄追出了上房，一直蹿上房去，并不见一人。二人下来说：“我两个人走了，住在南隔壁小酒铺之内。”乳母说：“二位切记吾言，不可有误。”玉斗两人说：“记住了。”出房门，上房蹿至外边，回归酒铺之内。巴德哩心中甚喜悦，说：“二弟，你得了个薰香铜牛，我得了一口宝刀。”

二人方要睡觉，听见外面有人叫问，说：“巴德哩，你拿我的莲子定了亲啦？好哇！你那个媳妇可是我娶，你知道了！”巴德哩一听，站起身说：“好大胆的匹夫！”跳下炕去，开门一瞧，并没一个人。各处寻找到了，无奈自己又回屋内，说：“了不得啦，必是死去的那个郭亮冤魂不散，前来找我要命来了！”正说之间，外边又叫：“巴德哩，巴德哩，你拿我的莲子定了亲啦？那个媳妇可是我娶，你知道啦！”巴德哩气往上

撞，说：“小辈！你是什么人？快通名来！”下炕开门，不见有一个人，心中说：“是了，又是闹鬼！我也不管是谁，自己睡觉去。”又回在屋内等候，也不敢睡。正无可如何之间，又听外面叫门，一连又是五次。巴德哩追出去，没有人。玉斗说：“大哥，你不必着急。我在门缝里等他来时，隔着门缝，我把那小铜牛一吹，可就把他拿住了。”

二人计议好了，玉斗方才站在那门里等候。外边有人扒在门缝儿望里叫，说：“巴德哩，把我那莲子定了亲啦，那可不成，你那媳妇是我娶定了！”玉斗照定外面一吹，只听“哎哟，不好”，“噗通”一声。玉斗出去，见院内有一人躺在就地，过去把他拉进来，到屋内把灯点上一瞧，认得是白天在半截村要小钱的那穿紫花布裤褂的那个人。玉斗把他捆上，用解药解过来。巴德哩一瞧，怒从心上起，说：“你这个匹夫，好大胆！为什么与我玩笑？你快说！”那个人说：“朋友，你先别捆我，我也算是绿林中朋友。”

正说着，外边又进了一个人。玉斗二人一瞧，认得是白天在饭铺吃饭遇见的那个办案之人，笑嘻嘻的说：“你这两个人为什么不认交情？”过去伸手把捆着的那个人解开了，然后又与玉斗、巴德哩二人说：“来，我给你二位见一个朋友。”手指着解开的那个人，说：“此人姓卢，名杰，别号人称小太岁。我姓黑名英，也有外号，人送小玄坛。我两个人是结义的兄弟。在路上因你二位讲话，我才知道你二位的英名，都是自家人。我两个人也是要投军营去的。”

巴德哩、玉斗从新见礼让座，问卢杰说：“你二人投大清营内哪位大人去？”卢杰说：“投一位倭侯爷去吧。他说投一位瘦马大人去。我们白天是实在冒犯，得罪二位。”玉斗说：“那倒不要紧。我且问你，为什么你拿铁莲子打我，是为什么？”

卢杰说：“我是与你二人诙谐。你二位也是奔四川峨嵋山大营内去吗？”玉斗说：“不是，我们是奔那汝宁府，跟穆将军这边去。你二人要奔倭侯爷，趁早别去。神力王递折子报他探贼迷山，不知去向。又有人传言，说他被妖道拿住，把他用三钉钉在那木板之上，已然死了的。”卢杰一听，说：“唉，完了！我那叔父他心性高傲，一旦死在贼人之手。当初他与我父亲结拜之时，在我家中住了几载，后来他自得意之后，给我父亲带去两封平安书信，我故此才想投奔他。走在半路上，遇见我黑大哥，我二人结为兄弟，他是投奔瘦马大人去，那是他师叔。他住家在卫辉府，回回峪的人，是清真教。他家中祖传武艺，他父名是‘锦太’两字。我二人告辞了吧。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罢，二人扬长而去。巴德哩二人安歇。

次日天明起来，小二哥进来说：“巴爷、五爷，我叔父那里来请你二位过那边去。”正说着，院内有人说话，说：“二位起来了？”从外面进来了一人，身高七尺，身穿青洋绉大衫，白袜青缎双脸鞋；面皮黄瘦，年约四十以外，带笑说：“哪位是巴爷？我叫余顺，昨夜家二位杀贼，我实不知，请到那院去坐坐。”二人一瞧，不去也不成了，跟病夫神到他那边。余顺又把定亲之事问了问，他是听乳母报与他知道，把郭亮死尸掩埋了，他才请这二位。知道这二位侍卫不能久待，用完早饭，送二人起程，定好了五明山之事。

玉斗二人正里前走，前面马成龙押囚车带马队，正遇上巴德哩。二人过去给马大人请安，说明了来历。马成龙下马，一同跟那梦太、李庆龙过来引见，提起都中之事，说话甚是投心。又找了两骑马，叫他二位骑，一同望前进发。

那一日，到了汝宁府。穆帅的大营，在汝宁府的西北。总

理前锋营营务处是提调大人汪平，与巴德哩哥们是盟兄弟。同着马大人，先到了营条处挂号，投了文书。穆帅传马成龙五个人至中营大帐，要见他等。那些个中军、旗牌、副、参、游、都、守、千、把、外委、兵丁、满汉侍卫两旁站立，都是得胜盔，灰色缺襟袍儿，腰佩太平刀。当中穆帅，左边是蔡将军，右边是汪平汪大人。穆帅年有六旬，赤红脸，环眉虎目，花白胡须，精神倍加，二目带神，另有一团的神威；头戴纬帽，头品顶戴，双眼花翎，身穿御赐八团龙的黄马褂子，蓝绫绸单袍，粉底官靴。汪平是一个俊品人物，年约三十来岁，白面；墨灰色宫绸的单袍，外罩天青宫绸外褂子。蔡将军五旬以外，紫面目。两旁站定英雄不少。

马成龙过来给那老将军行礼，那四个人也行礼。穆帅一瞧，说：“成龙、梦太、李庆龙、巴德哩、玉斗，你五个人是在路上遇见的？”众人说：“是。”穆帅说：“我看了文书，又有差官禀我知道。那佟起亮、金四彪，是你等拿住的吗？”成龙说：“是我五个人家的。”将军说：“你们久战天地会，深知贼人之性，我也调你三个人前来。本帅我至此处，与为首的贼名叫任山打了两仗，未分胜负。他死守汝宁府这座城，我攻了几次城池，攻打不开。今天你三个人来此甚好，我有话问你等。你们是久战天地会，贼人的情形你等必然知情，有什么好计可以破这一座汝宁府？你自管说来。”马成龙说：“此城易破。大帅带有炮队，请九节毒龙炮三个，要打汝宁府甚易。”穆帅说：“我这里正缺一个管带炮队之人，连火气营共十一营，你本身带来那五百马队，自归你统带。帮带马梦太，管理你那营的营务处。粮台，派李庆龙去。”随赏三个人三桌酒席，又叫军政司给玉斗、巴德哩记大功一次。成龙等下去，早有他属下的管带，那些个营官、哨官、副、参、游、都、守、千、把、外委

齐来请。成龙三个人到了正西，四面是连环八卦的营寨，当中三个营寨，当中是成龙那五百人住，为中军帐，护庇成龙；左边那营归李庆龙，右边那营归马梦太。三个人先到中军帐，挑了差官，安置停当，方落座吃酒。

正吃酒之际，外面人报说：“禀三位大帅，外边有巴老爷、玉老爷来拜。”成龙说：“请进来。”少时，玉斗二人进来，与成龙等落座吃酒。梦太问说：“你二人此时大帅派什么差事呢？”那巴德哩说：“在副帅那里管理粮合。那副帅汪大人与我二人是拜兄弟，他当初当小差事，后来屡次高迁，我们哥俩是真知己之交。不是我小器他，当初是我们把他提拔起来的。”说着话，喝完了酒，二人告辞去了。

至次日天明起来，拜众位带兵官长，回头用完了早饭之后，点了花名册，操演几天。这一日，请将军的令，带炮队攻城，穆帅又派那汪平为接应。马成龙带大队离汝宁府不远，早修下三个大炮台，把那独龙炮架起来，照定汝宁府点放。只听一声响亮，那炮子正打在城墙之上，马成龙在马上用千里眼一瞧，那城上旌旗招展，人声一片。那炮子儿打在城墙上，从那炮子进去的那窟窿中，流出好些个黑紫水，仿佛是紫血相似。成龙又叫点第二个炮。那炮手吹去了蒙头灰，晃火绳照定了火门一点，震天声响，一溜烟又打在那城墙之上。此时，那些个官兵与成龙等众人一瞧，还是与那头一炮一样，打在城墙上，从里边流出好些紫血汤子来。那马大人如是者三炮，俱打不开。无法只好回来，与汪大人说：“汪大人，你我调队攻城，今天务要攻破汝宁府，才可以算得胜。”汪大人吩咐：“掌号调队攻城！”那奋勇队与飞虎云梯军设立云梯，头前那飞虎军手擎藤牌、短刀，顾云梯往上直爬；后边马成龙与汪平、梦太、李庆龙在马上督队人马，在汝宁正西攻城。那上面守城之人令旗一

摆，一声炮响，滚石檣木往下砸打，火枪火箭一齐往下砸打。攻了有两个多时辰，人马官兵伤了无数。汪平见攻不下城，吩咐鸣金撤队，回归大营，禀明了老将军。此时穆帅一听，急得无法可办，在营内思想主意。次日又攻城，官兵受伤甚多。一连半月之久，穆帅急病了，派汪平、蔡荣二人管理帅印，自己养病。

这一日，马成龙也就在子午营与梦太闷坐，为这一座城打不开而发愁。这时外边进来差官，说：“巴老爷来了。”成龙方才说“请”，自外边进来巴德哩，说：“大人，我有个结义的哥哥，此人能耐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乃正黄旗蒙古人氏，现在当大宫门头等待卫，在营门外站着，我是同他一处来的。”成龙说：“我同你迎接他进来。”说话往外就走。焉想到成龙这一出去，意出一场是非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九回

## 马成龙见景生巧计 巴德哩误走麻家在

诗曰：

生涯从古类飞蓬，堕地伊谁敢论功。  
别路三千常作客，古人四十已成翁。  
读书虞夏周秦汉，阅世冰霜雨雪风。  
可借经营无一事，岁华回首太匆匆。

话说马成龙跟巴德哩到了营门外一瞧，外面有三匹马：头前是韦驮保，身高八尺，头戴纬帽，三品项戴，灰色摹本缎单袍，外罩天青宫绸褂子，篆底官靴，身上带着槟榔荷包眼镜金子全份活计；淡黄脸膛，雄眉阔目，年在三十以外。巴德哩说：“韦大哥，给你二位引见引见。”用手一指，说：“这位是马大人，这位是韦大人，你们哥两个多亲多近。”韦驮保过来请了一个安，说：“大人好！”那马成龙说：“你好！”韦驮保一瞧他没有还安，心中大不愿意，无奈冲着巴德哩过来说：“大人，讨你老人家手拉。”山东马说：“不拉手。”韦驮保一瞧，说：“巴贤弟，是朋友给我见，不是朋友别给我见！”回头就走，带跟人上马竟自去了。那巴德哩目瞪口呆。马成龙也说：“巴大兄弟，是朋友给我见，不是朋友别给我见！”巴德哩说：“马大哥，你不可这样粗率，人家给你请安，你不还人家一个安；

人家要跟你拉手，你说不拉手儿。你还怨人家吗？漫说是你，就是汪提调，他是一个副帅，见了我们哥们，他还有一个起坐儿哪，何况是马大人你！”马成龙说：“你别吹着玩了，我就不信！我去到那汪大人处等你，看你见了副帅该当怎样？”说着话，就往前走，巴德哩后面跟随。

到了前锋营汪大人处，有差官瞧见，先到里边通报汪提调。汪大人迎接出来，一见马成龙，手拉手儿进了大帐，说：“马老兄台，我正要请你议论大事，兄台来此甚好。”二人在大帐之内落座。当中桌案，东边椅子上坐着是马成龙，西边椅子上坐着是汪平汪大人，两旁边是十二名差官。从人献上茶来，汪大人说：“马大人喝茶吧。我今天正要请你前来，议论破汝宁府之事，不想兄弟来了，甚好。”正说话之间，巴德哩进来，说：“大帅在上，巴德哩请安。”汪大人问：“有什么事？”巴德哩说：“没有事。”汪大人同着人坐着，也没有站起来；一问他什么事，巴爷又说没有事。汪平一想：“我这个兄弟就是跟着我当差，他要跟着别人当差准不成。无缘无故的，我在这里正会着客，他进来做什么？我要说他两句，比别人说他还好。”想罢，说：“没事进帐，必是你要讨差事。回头跟我作引马，前去探贼。”巴德哩本来是与山东马赌气来的，偏巧汪大人也没有站起来，又一说他，又派他跟着探贼，他那气大了，越想越气，说：“得令！”汪大人说：“马大人，你我带马步军，到汝宁府城西那里见机而作，不可有误！”二人上马，挑选马步军队。

巴德哩觉着没有作出脸去，自己回到帐房，换好了衣服，然后拉着马，韉的是破鞍鞞，穿的是旧箭袖袍，一直的望大帐，怒容满面，站在一旁，也不言语。汪大人与马成龙二人上马带队，并马而行。前边是引马与巴德哩，后边带队的是韦驮保、韩

三保、萨里善。哈三保，副、参、游、都、守等官不少。巴德哩在马上怒气不息，他指着那马，骂了声：“畜类东西！你也吃了我不少的草料，为什么你肥了，你就闹脾气？我今打你，你不愿意跟我当差。告诉你：我当差也吃饭，不当差也成了。你这个东西，好生大胆！”他拿那鞭子直打那马。汪大人一听，气往上一撞，说：“巴德哩，你这个匹夫东西！在本帅眼前这样大胆，回去我定要办你！”那巴德哩一听，说：“什么？你办我巴太爷？我这差事不当了！”说罢，拨马就走。汪平说：“来人！给我把他拿住，到营内我要办他！”

后边玉斗。韦驮保等五个人一撒马，说：“巴大兄弟，你别走，我有句话说。”离汪大人远了，这些个追巴德哩，玉斗在头里说：“巴大哥，站住吧，我给你写信，你投奔我舅舅那里去吧。我舅舅现在做金陵建康道台，你去了就成。”韦驮保说：“巴贤弟，你别走，我给你写信，你投奔江苏我表兄，现作江苏巡抚。”萨里善说：“巴贤弟，你别走，等等我吧！我告诉你，投奔我叔叔那里去吧。我叔叔现在作两广总督，我哥哥在这河南作布政司，你别忙啊！”那巴德哩一声也不言语，催马直望西南去了。众人追了几里，并没有追上，无奈回到汪大人马前，说：“并未追上，求大人恩施格外吧！”

汪大人一摆手，他在马上一瞧，那汝宁府城上旌旗招展，贼兵无数，防守甚严。无奈不敢攻城，传令往回走。汝宁府西关外道北边一带浅河，内里长起有一片苇草，有五六里长。过去那苇草西北，就是穆帅扎营之处。汪大人同成龙要回走，非望西绕才过得去。天有正午，马成龙正除青茫茫一片苇草，见有一片苇草地，往北有一条小路。马成龙一瞧，说：“汪大人，派两个人带五百兵，在此小路口等候。如有从里面出来的人，拿到大营见我，自有道理。”汪大人一回头，叫：“都司刘奎明、

参将彭占炳，你二人在此处带五百步兵看守这小路口，有人从里边出来，拿送大营见我。如至日落之后没人出人，你二人回营交令，不可有误！”二人答应：“得令！”就在这里把五百八分为左右，在此处下马，坐在马扎上，等候多时。

只见云生西北，雾长东南，沉雷声响，细雨飘飘。在先雨小还不要紧，后来越下越大。刘奎明说：“彭大人，你看这雨下的大了，想你我为武夫的，在军营内苦征血战，早起迟眠，为的是名垂千古，青史留名。自到汝宁府，攻了八次城，伤了几千人，阵亡了二十多名官长，你我还算时运高照。今天在这雨地内等候，查拿奸细，真应古人的话了：‘寒暑披铁甲，南北定烟尘。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彭占炳说：“刘大人，你所说的有理。无奈一件：为人子，孝当竭力；为人臣，忠则尽命。大丈夫处事，必要想光前裕后之事。”

正说着，忽听见苇草里边有人走路之声响，出来了两个人。刘奎明说：“拿！”那些个官兵过去把那二人抓住。彭占炳一瞧那两个人：一个身高六尺，身穿月白布裤褂，白布袜子，青布双脸鞋；年约三十以外，面如茄皮，黄眉毛，圆眼睛，脸上黑中透暗。那个是身高六尺向外，黄面目，吊角眉，大眼睛；身穿蓝布裤褂，白布袜子，青布鞋，肩头上扛着一个空口袋。一见官兵来拿，他两个人跪倒就地，说：“众位会总爷饶命吧！我们是做小本经营的，你不可这样无理。”刘奎明说：“我等是清营的官兵，奉令在此捉拿奸细，捆上带着走！”那两个人说：“我们是本地百姓，做小本经营。”彭大人说：“带你二人至大清营再说。”二人上马，带着官兵，押着两个人，至大清营汪大人那里，回禀汪大人、马大人知道。至大帐说：“卑职等在苇草小路，拿来两个人。他说是本处百姓，做小本经营的，方才搜了搜他二人身上，并无有别的物件。请大人定夺。”

马成龙点上灯升帐，说：“带上来，我问问他是何等之人。”汪大人说：“带上贼来！”下边有人答应，把贼人带进帐来，两边站立亲兵队、差官。两个人跪下说：“大人饶命！我两个是好人，不知为什么把我二人拿来？”马成龙说：“你二人是哪里人氏！姓什么？不必害怕，说明白，我开放你二人就是。”那穿月白裤褂的说：“我姓祁，排行在五。那是表弟段芳。我们在这正北二十里，白沙庄人。因为家中贫寒，做小本经营为业。听说这里大清营扎驻，八卦教在城内也不敢出来，我二人上汝宁府正南有一个平定镇，去取落花生，做个小买卖，亦好度日。此是实话，求大人格外施恩！”马成龙说：“你二人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快些实说！”有差官把那口袋呈上来，说：“里面有两串钱，并无别物。”

马成龙听这二人说的话，看那举止，成龙心内说：“我要问不出这二人的真情实话来，也被汪平笑我无能。”主意已定，又想：“在此行军之际，这两个人要是百姓，也不敢走汝宁府西门。”又望贼人身上细瞧瞧，也没有什么东西，故意的说：“你这两个小辈，好大胆量！我早已看出来，你二人身上带着的物件，还不快说实话！”那两个一低头，只瞧袖口内。成龙吩咐：“来人！快把他那袖口的手巾拿出来我看。”差官立时把那两个人袖回内带着的手巾拿出来，一瞧上面并没有什么，交给成龙亲看。成龙看了半天，说：“你两个人这手巾上有蓝线一叠，上面凑三个字，是‘天地会’。你还不快说实话！”那两个人，祁五就说：“大人不必动怒，既然看出来，我二人实是天地会。今天奉老会总任山之命，暗中哨探大清营。今既被擒，求大人恩典！”汪平接口问道：“你城中还有多少人？”祁五说：“还有七万人马、三年粮草，内有十二员大会总、四十位散支会总。此城不亚如铜墙铁壁？这座城是一座糖城，炮

打不怕，非有生死白牌，不能开城。我告诉大人说吧，就让攻打三年，城也攻不开。非见那生死白牌，不能开城。”汪大人与马大人问道：“什么叫生死白牌？你要实说呀！”祁五、段芳二人说：“那生死白牌，乃是当初老会总任山他奉命之时，八路督会总派他取北五省，立了一角文书，一劈两半，八路督会总给任山一半，留一半，说：‘你我分去之后，无论你得了多少城池，非见我生死白牌，不可卸兵权，不可开城。’故此这一座城打不开。”汪平听明白了，说：“来人！把这段芳、祁五带下去，斩首级号令！”下面有当差人等齐说：“得令！”又吩咐：“合营大小将官听命：如有人得了这生死白牌，兵升守备，将加三级。”那差官少时献上段芳二贼的头来，马成龙与汪大人吃酒。

天有三鼓时分，成龙方要告辞，外边差官进帐报与汪大人说：“巴德哩回营，现在帐外听令。”汪平说：“好，命他进来，刀斧手伺候。”只见那巴德哩笑嘻嘻的进了大帐，大众一瞧都愣了。只见他换的新摹本缎箭袖袍儿，是库灰的颜色，新獾皮的巴图鲁坎肩，翡翠的扳指，新漂白袜子，蓝摹本缎镶鞋。汪大人方要传令杀巴德哩，巴德哩说：“卑职仰仗大帅的虎威，巧得生死白牌，可取得汝宁府这座城池。”那汪大人与众人一听，心中喜悦。不知巴德哩如何得了生死白牌，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回

## 献白牌计取汝宁府 为贪功途道镇八方

诗曰：

偏是孤单更损伤，闻君气走倍凄惶。  
根原偶托如桑寄，花太堪怜易杏殇。  
五夜春雨唐后主，百年书籍蔡中郎。  
伤心说是离乡后，不为闻猿亦断肠。

话说汪平一听巴德哩得了生死白牌，心中甚喜，就把要杀他的心没了，问：“你是从何处得来的？”巴德哩说：“大人要问，听我细细的说就是了。”

书中交代，一张嘴难说两下里话。这是怎么一段事哪？只因巴德哩一怒，催马望西南下去，众人追他，如何追得上他。他往西南走了七八里路，前边有一座树林，自己下马，心中烦闷，想：“我当时一口气要逃走，忘了国家的王法，这是临阵脱逃。我要是被人家把我拿住，那时身受国法，还算是不忠之臣。我要回家去，我父亲必要把我送当官，报临阵脱逃之罪。再者说，我家中就生我一个人，我要一死，我父母年迈，我门中要断同绝后。我也没有一个投奔之处。”正想之际，细雨纷纷，自己上马，冒雨而行，慢慢的往前行走。

走了有五六里之遥，雨也住了，拨回马来望北走。面前有

一庄村，天已有日落之时。巴德哩进了南庄门，见里面是南北的街，路东路西都是住户人家。雨方住了，巴德哩一瞧，路西有一个大庄门，门前有五棵柳树，站着有无数的庄客。有一个人倒脏水，溅了巴德哩一身。巴爷一瞧，气往上一撞，跳下马来。说：“你们这些个匹夫，好大胆量！”奔那个人过去，说：“来！太爷的衣服都脏了，你们好好的给收拾干净了！”那些个庄客说：“谁叫你从此处走来的！”巴爷气往上撞，过去方才要打，只见从那里边出来一个人，年约二十多岁，身高六尺，面如白纸，细眉圆眼；身穿淡青川绸大衫，漂白袜子，库灰摹本缎镶鞋；手拿折扇，从里边出来，说：“你们这些糊涂的匹夫，为什么欺负人家外乡人？不准动手！”那些个庄客齐说：“少庄主爷，我们那个伙计倒脏水来的，溅了他一身，他就口出不逊。我们大家问他，他不说理。瞧他这个样子，不如大家把他拿住，活埋他哪！”那少年怒道：“胡说！你们去把这位兄弟的马给拉来。”说着，向巴德哩一拱手，说：“大人不记小人过。请到寒舍一叙。”说罢，拉着巴德哩，一同进路西大门。往正西是花园子，里面暖阁凉亭，游斋跨所，楼台花草，甚是幽雅。往北是垂花门。一进重门，门内两个十五六岁的小童，俱穿蓝细布大褂，白袜，青布双脸鞋，五官俊秀，在两边一站。

这院内是北上房五间，大厅东西有配房三间，房屋高大。院内摆着十六对花盆，盆内俱是奇艳花草。当中鱼缸一个，里边有荷花映绿。到了大厅，两个小童地把帘子一挑，二人进去。巴爷一瞧，当中有木壁挡着，由东西两边都可通后院中去。西边一个暗间，东边一个暗间。当中靠北边木壁，有一张八仙桌儿，桌上排着文房四宝。两旁俱有椅子，房内古玩陈设不少。

二人落座，有人献上茶来。巴德哩说：“庄主贵姓啊？”那少年人说：“我姓麻，名贵。兄台尊姓？”巴德哩一想：“我

是临阵脱逃的，他让我进庄来，这容易，我别说出真名实姓，恐怕我露出本来面目，那时受害。”想罢，忽然间想起：“汝宁府参将刘杰，因失守弃城长荣，派到了此处，见了任山，我爷爷说了，找一个僻静所在。任山他原籍是此庄中人氏，就送我爷爷来到此处居住，后来把家口接到此处位居。这两天，因为那大清营穆帅前来攻打汝宁府，我爷爷一听，连日唉声叹气，对我说：‘麻贵，你承嗣过来，我也没有什么给你。你把我这一份家私，挑细软物件带些个，你远走高飞去吧。’我还有一个小叔父，才两岁，打算今夜晚上他三人上吊身死。我正心中烦闷，到外边遇见大哥你来了。我这是真情实话。我们家中有生死白牌一个，那就是令箭一样，如拿到汝宁府，任山一见，就得开城迎接，如同旨意一个样。”巴德哩一听，心中说：“我要得了这个生死白牌，那时间我回大清营，也好将功抵罪。”正想之际，麻贵说：“来人！再把那纱灯点上，我今天是一醉解千愁，明天再作主意。”

正喝酒之际，听到外边有人大嚷一声说：“好一个麻贵！你这不要脸的匹夫，满嘴里胡说惹事！”帘子一挑，从外面进来了一个人：年约四旬以外，面如冠玉，重眉大眼，准头丰满，唇若涂脂，平顶，身高八尺，头短脖粗脑袋大；身穿蓝绸长衫，高腰袜子，山东皂鞋，猛一瞧好像马成龙。麻贵一瞧他爷爷进来，吓得顺着桌腿望下一溜，躺在就地，醉眼朦胧。有小童把他搀扶在西屋内床上去了。巴德哩一瞧进来这个人，便一个猛劲儿说：“马大哥，你因何往这边来的？”麻长荣一瞧，并不认识，说：“你是什么人？快说！”巴德哩一细瞧，说：“嗨！我认错了人啦。我姓刘，名杰，是汝宁府内失守城池参将，无处投奔，来到贵庄，被这里少庄主把我让进来吃酒。不知尊驾何人？”那位英雄一听，说：“原来是刘大人！我不知道，多有

冒犯！你这也不能回营了？”巴德哩一听这一句话，心内一动，说：“我实在不能回营，连家也不能回了。我也是走投无路，入地无门。”麻长荣落座，一瞧巴德哩，那果然是真心，并无二意。又谈了半会儿闲话，然后一同吃酒。

酒至半酣，麻长荣说：“刘贤弟，你我结为生死弟兄，不知尊意如何？”巴德哩说：“也好。”二人又冲着上面磕头，麻长荣居长，巴德哩居次，二人入座谈心叙话。麻贵在屋内听见了，说：“好哇！跟我拜了盟兄弟，又跟我爷爷磕头，你好大胆量！我焉能与你善罢甘休！”麻长荣说：“畜生，不可胡说！喝醉了，你就这样无礼吗？”然后又与巴德哩说：“贤弟，劣兄有一句话，你且记在心：无论你多急，千万别归天地会，一入会中，想退不能！你想想吧，你要此时间归大清营，是准把你杀了，白死还落一个不忠之臣。你要归天地会，你想要再逃出来，那万不能够。我本是天地会八卦教中人，麻贵方才所说，并非是假的。我有件心事托付你：你有一个侄儿，方才两岁，你把他带走。我给你收拾细软物件，你带我那孩子逃走远方，找一个地方。久以后那孩子长大，你就叫他姓刘，他就算是你刘门之后了。我去后院中收拾些古玩物件，你就把他带走就是了。”说罢，站起身，自木壁后穿往北院去了。

巴德哩等够多时，不见他回来，心中甚是着急。自己又狐疑起来，怕的是麻长荣嘴甜心苦，又生心害他。站起身来到院中一瞧，四顾无人，翻身上房，望后院中一看，见是正房厅内五间，东西配房。巴德哩一瞧，到了前房坡，使了一个珍珠倒卷帘的架势，夜叉探海势，望里一瞧，隔着竹帘，灯光射出来，瞧里面甚真。正北条案是花梨木的，上面好些个玩物，案前八仙桌一张。东边椅子上坐着一个妇人，年在四十以内，乌云巧挽盘龙髻，上有几支碧玉簪；举止端方，品貌不俗；身穿蓝绸

女褂，青绸子裙儿，窄窄弓鞋，怀内抱着个小孩儿，唉声叹气，说：“儿呀，你今天要是与为娘一分手，哪一个是你亲人？久以后长大成人之时，你认你那刘家叔父为父，不知生身父母是谁，孤苦伶仃。也是你父亲作事错了，才有这生死别离之事。为娘虽死在九泉，也不甘心瞑目呀。你再吃为娘几口断肠的乳食吧，从此永别了，今生今世要想再见为娘，那是不得能够了！”麻长荣说：“娘子，不必悲泣，收拾物件，打发他起身，你我夫妻一死，也就完了。”说罢，站身进西里间屋内去了。巴德哩正听得入神之际，被后房上有一人举刀就剁。不知巴德哩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一回

## 病二郎遭擒被获 小陈平夜刺成龙

诗曰：

尘红浪白正茫茫。未必蓬莱即我乡。  
说土空争三寸舌，草元徒转九回肠。  
梦来谁见身为蝶？仙去人传石是羊。  
识得浮生原暂寄，笑看傀儡各登场。

话说巴德哩正在房上听麻长荣之妻与那小孩儿说话，他不由一阵心惊，想起自己生身之父母生养我之时，我今不能回家去，我那生身的父母也是这样的想我，不由落下几点英雄泪来。正想之际，从背后仿佛一个人，抡刀就剁。巴德哩往后一闪，落在院内，原来是麻长荣。他在屋内看见那外边房上有一个人影儿，自己到了西里间屋内，推开后窗户，拉了一口鬼头刀蹿上房去。到了房上一瞧，他以为是任山派人来探听，便抡刀就剁。巴德哩在院中，拉出刀来。麻长荣跟着下来一瞧，说：“刘贤弟，你为何来到此处？”巴德哩说：“我未见过我嫂嫂，我来瞧瞧她。”麻长荣说：“来吧，你跟我到屋内去，幸亏方才没伤着你。”

说罢，拉巴德哩进屋去，说：“这就是你嫂嫂。”巴德哩过去请了一个安。那妇人还礼说：“叔叔请坐。”麻长荣说：

“贤弟，你方才使的那四刀，拿来我看看。”巴德哩心内说：“观他这样待我，并非不是好意；我把刀给他，他要与我动手，那时间我自有铁莲子护身，也不怕他。”想里，把刀递给麻长荣，说：“大哥，你看我这口刀真锋利。”麻长荣一瞧，见那口刀长有三尺，缺尖，宽有二寸，光闪闪，冷森森。麻长荣一瞧，认识那口刀，说：“此刀，贤弟你可知名？”巴德哩说：“就叫披刀。”麻长荣说：“贤弟，你拿愚兄来了。你必是大清营中武将，前来密访。你说实话，此刀你得了日子不久，要你实说！”巴德哩一想：“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何不说出真名实姓来！”想罢，开口说：“大哥要问，我姓巴，名德哩。我乃乾清门头侍卫，我是随穆将军出兵，来在此处的。因为将帅不和，我才有这一段事。”因把自己与马成龙打赌，奉命探城，与汪大人不和，自己一怒逃走，来至此处，说了一遍。那麻长荣听明白了，说：“贤弟，你要知，我瞧见这口刀，我就知你是清营之人。此刀主人名叫双宝太岁郭亮，此刀名叫赤虎销金缺尖卧龙刀，能削铁，剃纯钢，杀人不带血。那郭亮自五运山来，在汝宁府使了几天，那日我瞧见他这口刀，我也是爱练，我与他论了半天刀。今日相见，我才知道你这口刀的来历。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要说说。”巴德哩把余家庄杀死郭亮之事说了一遍，然后又说：“麻大哥，我听麻贵说，你有生死白牌，你何不拿了去大清营献功投降，取汝宁府去？”麻长荣说：“贤弟，你有所不知，那清营内倒有一个投奔，是我们山东人，与我还同过学，名叫马成龙。我怕到那里求荣反辱，我倒对不起天地会中人了。莫若一死，也算对得起吴恩，也算是我一死全忠！”巴德哩说：“我有一个主意，你把那生死白牌交给我，我此一去必要把这段事办好。如至明天正午不到，那时间我也不管兄台，你愿意逃走，你就逃走；愿意死，我也

管不了你。我必前来给你一个准信。”麻长荣说：“贤弟，你不可这样！倘若你去到了清营，穆帅不准归降，那时你该怎么办哪？”巴德哩说：“如穆帅不准归降，原物交回。如不能交回原物来，那时间我必要给你一个准信前来。营中我的朋友不少，你自管放心就是。”那麻长荣一听，说：“贤弟，我把白牌交给你，这就是取汝好意；我把刀给他，他要与我动手，那时间我自有铁莲子护身，也不怕他。”想里，把刀递给麻长荣，说：“大哥，你看我这口刀真锋利。”麻长荣一瞧，见那口刀长有三尺，缺尖，宽有二寸，光闪闪，冷森森。麻长荣一瞧，认识那口刀，说：“此刀，贤弟你可知名？”巴德哩说：“就叫披刀。”麻长荣说：“贤弟，你拿愚兄来了。你必是大清营中武将，前来密访。你说实话，此刀你得了日子不久，要你实说！”巴德哩一想：“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何不说出真名实姓来！”想罢，开口说：“大哥要问，我姓巴，名德哩。我乃乾清门头侍卫，我是随穆将军出兵，来在此处的。因为将帅不和，我才有这一段事。”因把自己与马成龙打赌，奉命探城，与汪大人不和，自己一怒逃走，来至此处，说了一遍。那麻长荣听明白了，说：“贤弟，你要知，我瞧见这口刀，我就知你是清营之人。此刀主人名叫双宝太岁郭亮，此刀名叫赤虎销金缺尖卧龙刀，能削铁，剁纯钢，杀人不带血。那郭亮自五运山来，在汝宁府使了几天，那日我瞧见他这口刀，我也是爱练，我与他论了半天刀。今日相见，我才知道你这口刀的来历。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要说说。”巴德哩把余家庄杀死郭亮之事说了一遍，然后又说：“麻大哥，我听麻贵说，你有生死白牌，你何不拿了去大清营献功投降，取汝宁府去？”麻长荣说：“贤弟，你有所不知，那清营内倒有一个投奔，是我们山东人，与我还同过学，名叫马成龙。我怕到那里求荣反辱，

我倒对不起天地会中人了。莫若一死，也算对得起吴恩，也算是一死全忠！”巴德哩说：“我有一个主意，你把那生死白牌交给我，我此一去必要把这段事办好。如至明天正午不到，那时间我也不管兄台，你愿意逃走，你就逃走；愿意死，我也管不了你。我必前来给你一个准信。”麻长荣说：“贤弟，你不可这样！倘若你去到了清营，穆帅不准归降，那时你该怎么样哪？”巴德哩说：“如穆帅不准归降，原物交回。如不能交回原物来，那时间我必要给你一个准信前来。营中我的朋友不少，你自管放心就是。”那麻长荣一听，说：“贤弟，我把白牌交给你，这就是取汝宁府的一把钥匙。”

说罢，回身进东里间屋内去了，拿出来一个小木匣儿，长有八寸，宽有三寸，高有四寸，是梨木雕刻的匣儿，双手递给巴德哩，说：“贤弟，你拿了去吧。”巴德哩说：“这里边是甚物件？”麻长荣说：“就是一角文书，上面有关防印十颗，可是半张，那一半，在老会总任山那里收存。你拿去，不必细问。”巴德哩接在手中，说：“我也不必从门内走，由房上蹿过去，我往正北就是了。”

巴德哩到院内上房，蹿在外面，一直的往正北，走有数里之遥，只见那前面就是大清营。到了营门，有守营门之人，号灯齐明，人声一片，正遇白少将军查营。这位少将军，乃白大将军之子，世袭建威将军，圣上赏头等侍卫之职，现在跟穆帅管理粮台，今夜奉令查营。一见营外来了一人，方要问是何人，家人白平说：“大人，那边来的是巴大爷，你不认得吗？”那少将军名叫白胜祖，一见巴德哩回来，连忙跳下马来，过来拉着巴德哩的手，说：“巴贤弟，你可回来了？你先跟我去，我带你见见大帅去，给你求个人情吧！”巴德哩给少将军请了一个安，说：“不必白大哥分心了。我见了汪大人有机密事禀报，

那时间兄长你就知道了。”少将军说：“派人去禀报汪大人知道。”又有人领着巴德哩去见汪大人。

方进大帐，只见两旁站立刀斧手、旗牌官，当中汪大人、马大人二位。巴德哩上帐请了一个安，说：“大帅在上，巴德哩仰大人的洪福，巧得生死白牌，得取汝宁府。我特意前来献功请罪！”巴德哩说完了，往旁边一站。汪大人说：“拿上来，我看哪！”巴德哩把那花梨木匣儿呈上。汪平打开一瞧，里面是一角文书，问：“巴德哩，此物件得在何处？”巴德哩就把误走麻家庄之事说了一遍。汪大人一听，说：“巴德哩，你论王法，该把你斩首号令；念你有得生死白牌之功，将功抵罪。你就去到麻家庄去，把麻长荣传来，我有话说。”巴德哩说：“请大帅的令，是把他叫来杀他？还是用他破城？”汪平说：“我调他前来所为破城，并无别意。”巴德哩说：“谢过大人。我要去也。”拿了一支令箭，扑奔那麻家庄。

到了麻家庄，天色已然大亮，庄门方开，众庄客一瞧，说：“大爷，你昨夜晚上不是住在我们这庄里吗？怎么从外边来，这是多咱走的？”巴德哩说：“你等跟我到里边，你就知道了。”说罢，到了里边客厅之上落座。家人把麻长荣请出来，一见巴德哩，说：“贤弟，你到大营，大帅必然是派你把我拿住去见他。”巴德哩说：“汪大师说，令兄长去到营内议论破城之计，如功成之日，定然加官晋爵。”麻长荣说：“既然如此，我先去见他就是了。”吩咐：“来人！鞴马。”叫麻贵照料门户，与巴德哩到了外边上马，出离了庄门，扑奔大清营而来。

到了清营，有人通报进去，说：“巴德哩带麻长荣前来禀见。”汪大人与马成龙二人在穆帅大帐，此时间穆帅也好了，升坐大帐，传令：“巴德哩、麻长荣进见。”少时，外边有人答言，巴德哩在前，麻长荣在后。一进大帐，麻长荣一瞧，当

中是三个大帅，两旁坐定都是将军、提镇；两旁侍立的是副、参、游、都、守、千、把、外委等官，站立两旁，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巴德哩一瞧麻长荣二目乱转，似有畏惧之心，至大帐跪倒在地，口称：“罪犯麻长荣，求大人恩施格外。我情愿献白牌计取汝宁府，将功抵罪！”穆帅闻听，说：“麻长荣，你既然要取汝宁府，有何妙计？自管站起身来说。”麻长荣说：“要取这一座汝宁府，须用白布巾五千个，上面绣‘天地会’三个字，叠成帽子。今夜晚我还是天地会的打扮，带众将俱要假扮天地会，诈开这座城。那时间老师派人在四面列队，都要离城三里远。贼人如要是望那边逃走，咱们就往那里追赶。”

穆帅吩咐下面人等照样预备，派麻长荣为总管，兼造布手巾，今夜二更时分都要齐备。下面人答应。又派马成龙、巴德哩、玉斗、马梦太四个人，带五千人跟麻长荣，今夜三更时分取城，外边挑兵伺候。又派蔡将军带刘金明、彭占炳、王玉。王昆等四十余名战将，带一万马步军，在汝宁府东门外扎队：“如贼人往东走之时，分兵列队，候贼人过去一半，然后再追赶，务要把贼人拿住。”又派韦驮保、韩三保、萨里善、哈三保，同汪副帅在汝宁府正北扎住大队，候贼人杀出来，捉拿任山。李庆龙、李庆春、玉明、常胜四个人带一万飞虎队，前去接应麻长荣。”本帅派人看守底营，我带本队兵丁在汝宁府正西列队等贼人。派郑荣为先锋，如破城之后，派麻长荣留五千兵看守城池，尽力望下追赶，务要剪草除根，以免后患。”众人接令下去。

至三更时分，马成龙帮助麻长荣把白布手巾备办好了，挑选了有五千多人，都是精锐之兵，改扮好了。麻长荣带着众人至汝宁府南门外，见城上弓上弦，刀出鞘，号灯齐明，军令森严。麻长荣是头戴三角白绫巾，金抹头，二龙斗宝，粉绫缎色

箭袖袍，上绣三蓝牡丹花，足登青缎鞋子。三军靠身都穿的是清国衣服，短打扮。右有玉斗，左有巴德哩，二人各骑马保护，带着兵刃。马成龙在队内，梦太押着后队，到吊桥上面。守城之人，为首的是黄面金刚李自通，乃是任山的心腹人，一瞧下面来了无数的人马，吩咐人往下问：“ 是哪里来的？快些说明，不然往下砸打滚石檣木了！” 下面有人说：“ 城上人等听真，我等乃是逍遥自在太平王麻会总爷来了。” 李自通一听，说：“ 原来是王驾到了！可有令箭执照？” 下面有人答应，说：“ 有执照。” 玉斗手托着生死白牌的匣儿，走至城根，上面扔下荆条筐，上拴着绳儿。玉斗把那个匣儿放在筐内，立时拉上去。李自通一瞧吩咐开城。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二回

## 双英雄霸乐平山 吴恩智收赛存孝

诗曰：

漫论无生与有生，海中楼阁倏时成。  
天心难挽前生坠，免窟全空走狗烹。  
未死仍然夸智巧，盖棺谁复计功名。  
从来人世皆泡影，千劫惟余一点情。

话说上面李自通传令开城，旁边有人说：“且慢，凡事须要小心。”李会总一瞧，认得是大耗神梅锋说话，遂问道：“依你之见，该当如何？”梅锋说：“禀明了督会总再说。”李自通说：“有理。”遂派了一个伶俐的家人，去禀报老会总知道。少时间，有传令之声，任山闻信前来迎接太平王爷，到此处传令：“开城吧！”有人答应，抬门落锁，门分左右，立时城门开放，排着队出来。任山在前，后跟着云南二勇士小常万杨平，云南三杰贺金龙、贺金彪、贺金豹，一同众人来到了麻长荣马前跪倒，口称：“臣等迎接王驾千岁！”巴德哩说：“起去，头前带路！”麻长荣说：“任山，我到那城内有机密事与你商议，起去！”任山头前带路，众人后面拥进南门。

巴德哩一扔那铁莲子，正打在那任山的肩头之上。任山就知道了不得啦，在马上说：“有奸细！”麻长荣暗下口令，即

说：“拿贼！”这里马成龙、马梦太传令：“点信炮！”炮一响，人声一片，四面八方齐声喊杀，说：“拿八卦教贼人！”杨平、贺氏三来与任山、陈忠、李自通等大众齐声说：“不好！中了他等诈城计。麻长荣反了，这可不好，此事该当如何？”有探马来报说：“东方有蔡将军列队，北方有汪平列队，西方不见有人，南门外有李庆龙列队。”任山知事不好，吩咐：“我兵退归西门外，往南撤队！”

众人出了西门，走了不远，只听得迎面一声炮响，无数的清兵漫山遍野而来。当中是穆帅，带领一千文武官将，齐声呐喊。当中留出一条大路，让贼人走。这是为何？不截贼反让贼人逃走，其中有个缘故。要是当中阻住贼人的去路，这些个贼人一瞧他无处逃命，急中奋勇冲杀过来，杀人者一千，自损者八百。今天故意放贼人逃走，其中有个缘故：贼人皆想逃命，并无战心，这是将军之计。如贼人过来，两旁官兵搜着杀，想逃走是不得能够；纵有逃走的贼人，随后带兵一追，一阵可以成功。任山在前，众人保护，杀入清兵队内而来。穆帅令旗一摆，说：“杀呀！”人声一片，杀得贼人闻声胆丧，望影而逃。马成龙带同一千官兵人等，会合东南北。南路总帅在城内杀了一个上平，留麻长荣守城，带众人杀出西门，与穆帅合兵在一处，直杀得天地会贼人尸横遍野，血染草红。任山奋力带着败残的人马，望西南大路逃走，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恨不能肋生双翅，飞上天去。后面穆帅令下：“非追上贼不吃饭！”那一片的杀气喊杀之声震动于野。那贼人失于算计，又想并无有接应。任山他尽想得胜，永未想有此一败。

清国的官兵头队是李庆龙，与白少将军会合在一处，一同往下追赶。追有五十里之遥，天有已初之时，望见那前面往西南大路之上有两座土山，分为左右，当中一条去路。白少将军

离那上山不远，听得里面一声炮响，从里杀出一队人马。那为首有一匹马，马上有一位英雄，年约二十以外，面如白玉，长眉大眼；身穿蓝绸短汗衫，青洋绸底衣，薄底快靴，手擎赤金虎头鍪金枪。那身背后有一杆大旗，是杏黄缎子的，蜈蚣走穗，坠角金铃，被风一摆，哗楞楞山响。上面有字，是“镇八方小陈平侯”字。那一队兵约有五百名，都是头戴黄虎头帽子，蓝箭袖紫战裙，青布抓地虎靴子；手擎四尺多长的斩马刀，宽有三寸，光闪闪、冷森森的。队伍整齐，尽是个少年精壮之兵。后面又有一声炮响，人声鼎沸，从山口里杀出来一支黑虎军来，也有五百之众，都是青绉绸手绢包头，青绸裤褂，青缎快靴，腰系英雄带；肋佩短刀，怀抱长枪。当中有一杆皂缎旗，旗上写着：“乐九州赛存孝侯。”旗下有一员武将带队，甚是威风。那人跳下马来，身高七尺，面黄，寿眉金睛；身穿青绉绸裤褂，薄皮底青缎子快靴，手使青铜槊，年有二十岁。

白少将军扎驻队伍，一瞧这些个兵连那两杆大旗，都不像天地会八卦教的样式，仿佛像占山落草的样子。李庆龙催座下大肚子蜗蜗虎，扑奔贼队而来，离贼人不远，说：“来者是何处人马？快通名来！此乃是清国的天兵，追拿天地会。你等不可阻路，快些通名！”那黄面目带队之人说：“小辈要问，此时也说不完了，我们也不是天地会，我们是来找马成龙、马梦太、李庆龙三个人，来报仇雪恨！”李庆龙说：“你这个人与他三个人有什么仇恨？”那黄面目的英雄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李庆龙说：“我就是李庆龙。你说我与你有什么仇恨？”那位使槊的英雄一听，说：“原来你就是李庆龙，我来结果你的性命！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焉能饶恕于你！”摆槊就打，李庆龙用三尖两刃刀一迎。那人把槊往回一撤，接着就奔那李庆龙打去。李大人把三尖两刃刀一横，“当”的一声，被

塑崩开那三尖两刃刀。那人一伸手，把李庆龙拿过马去。过来了好几个贼队中人，把李庆龙的马与三尖两刃刀得了，回归本队。白胜祖一瞧，有心过去，后队接应未到，自己正在那犹疑之际，后队彭占炳带飞虎队赶到。一听李庆龙被擒，催马抡刀，在两军阵前大骂：“贼人休要无礼，我来替李大人报仇雪恨！”那使虎头鍐金枪的白面目英雄，一催座下金睛闪电白龙驹，并不答话，拧枪照定彭占炳分心就刺。彭占炳用刀相迎，交战未到三合，被那使虎头鍐金枪的刺于马下。后边又过来白少将军的手下战将卞奎元，过去也被那使枪的英雄刺死了。

后队穆帅已到，天已日色平西，众人尚未用饭，吩咐安营。后队随后也都到了，大家安营。穆帅知道李庆龙被擒，彭占炳、卞奎元身亡。马梦太与马成龙才知道李庆龙被擒；又一细问白少将军，才知道白昼那两个贼人阻路，并不是天地会，是来找他们三个人。马成龙说：“马老兄弟，明天你我二人到两军前，问问他两个是为什么来找我三个人。”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起来，用完了早战饭，穆帅、蔡将军派汪大人回汝宁府安抚居民，就派麻长荣护守汝宁府。穆帅带三成队，带一千诸战将，点炮亮队，到了两军阵前。只见那山口内又是一声炮响，那昨天列队的两位少年镇八方、乐九州二人在当场一站。马成龙方要过去，只听身后有人说：“马大人且慢，待我过去拿那个小辈去就是。”马成龙一瞧，认识是刘奎明，催座下马，抡手中双铜，直奔乐九州赛存孝而来，抡铜就打。乐九州也用槊望上一崩，刘奎明双铜也飞了，一拨马逃回本队。马梦太方才要出去，身后又出去几个，俱败回来了。马成龙气往上一冲，跳下马来，自己收拾好了，手擎大环金丝宝刀，出高了本营，离那乐九州不远，后边有巴德哩、玉斗两人跟随。乐九州一瞧，说：“来者你可是什么人？通名上来！”马成龙

说：“我姓马，名成龙。我瞧你等不像天地会八卦教中人，你二人放了任山与那些个会匪，甘做叛逆之人。你昨天打死两员武将，生擒李庆龙，今天又在两军阵前耀武扬威、抖擞精神。你等既是英雄，来找我三个人，也须说个明白，是为什么？再者说，我也不认识你。”

那两位少年英雄，书中交代，原籍云南楚雄府人氏，乃是川北镇侯永杰之子。那白面目名侯文；别号人称镇八方小陈平；那使槊的名侯武，别号人称乐九州赛存孝。二人枪马纯熟，随四州镇署。因他父亲病故了，他母亲带他二人扶灵回籍。因各处盗贼窃发，天地会变乱，侯文、侯武保着母亲、行囊、车辆，行至峨嵋山正南一百二十里地，车辆正行之际，前面正西有一座山口，穿山望西南一条大路。方一到山口，听得里边一声锣响，从山口里边出来有七八十名山贼。为首一人，身高八尺，面如白纸，环眉大眼，鼻在口方；身穿蓝绸裤褂，青缎快靴，手擎一条铁棍，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说：“过往儿等，快些留下买路金银！如若不然，我定然结果你等性命！”镇八方催马，说：“来者何人？快通名来！侯大爷在此处等候多时了！”那为首的贼人说：“我乃是此山寨主，锅头吼元兴是也。”说罢，抡棍就打。侯文一抖手，照着那元兴就是一镖，正中贼人的肩头之上。只听“哎哟”一声，说：“可了不得啦，打寨主爷了！”一赌气往西北边走去了。众贼人说：“好汉爷别走！我家寨主爷逃走，此山无主。依我之见，好汉爷暂在我们这山上住宿几天。那云南各处都被天地会所占，你想此事该当如何？”侯文说：“你这山叫何名？有多少喽兵？”那众喽兵说：“我等有五百名，山名乐平山，请寨主上山吧！”那侯文与侯武两人也知道云南变乱，何不暂在此山居住几日？想罢，说：“你等头前带路！”众家将保着上了山寨，里面有分金厅，有寨门，

还有两三个月粮饷。

那二位英雄在这山上一招聚，不到半载，啸聚了两千众，截了天地会八卦教的四十万军粮。此山正南有十八个庄村，都属本山管。有何家堡何老员外，知道二位少年英雄是在此处避兵，净抢天地会，不截过往人。便把两个女儿，给了侯文、侯武为妻。从此过门之后，有这乐平山暂时保护那些个山庄无事。吴恩派人请了二人两回，被这两个人把下书人耳朵给留下了。

过几日，何老员外生日，这里老太太与二位少奶奶都从乐平山往何家庄去，带了几个家将下山去了。侯文、侯武在山上烦闷，只见有人来报，说：“两位大爷，可不好了！天塌大祸！”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三回

## 二英雄受计破清兵 屯土山力擒李参将

诗曰：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话说众人逃回山来，一见侯文、侯武，哭着说：“少大爷，可不好了！我跟着我们太太与二位少奶奶下山，走了有五六里之遥，只见对面来了一队大清国官兵，是马成龙的旗号，后跟着有五十个小队，过来要抢二位少奶奶。他等通名是李庆龙、马梦太、马成龙，前来游山。二位少奶奶怕落贼人之手，在那轿内撞死了。老太太被他等乱刀剁死了。”侯文、侯武二人一听此言，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气腾空，放声大哭，吩咐：“调队！我等要拿获那狠心贼人，替母亲报仇！”下边人答应。

少时间，调了有五百飞虎队，人声一片，杀出乐平山，至双岔路口一眼，尸横遍地，鲜血淋漓。三四个死尸，细瞧是家人侯忠与老太太、二位少夫人，身带刀伤，头破血出，侯忠身受乱刀分尸。二位英雄向方才跟来到此处遇见贼的家人说：“杀死老太太的什么人？”那家人侯孝说：“是清营马成龙、马梦太、李庆龙。三个人带着那五十个小队子。”镇八方小陈平说：“我不杀那三个贼，誓不为人！”说着，抚尸痛哭。派人

抬回山寨，用棺木殓好了，与他母亲停灵后山，派人给何老庄主送信。

正安排之际，有人来报说：“现有吴恩带五千人马在山口，请寨主答话。”二人一听，调队杀出山口，一瞧在正东有五千贼队，当中三千步队，左边一千马队，右边一千马队，当中是八路督会总吴恩，带着保驾的赫天真、张明远、张保任、叶守敬、叶守清等众人。一见侯家弟兄出来，妖人吴恩说：“二位亲主别来无恙！我山人至此，并不是打仗，皆因你我连山不远，都算是侠义英雄。我山人当初也是不愿意造反，皆因遇见了些贪官污吏，剥尽地皮，我山人起的首。至到如今，也是骑虎不下之势。我有心卸了兵权，又恐怕受了他人之害。我今天听得探马报说，有清营差官伤了尊眷，我山人正在巡查南山口，阅边至此处。我劝二位英雄早归山人，共筹妙计，以破清兵。如得了大清国江山社稷，你我裂土分茅。”镇八方小陈平侯文一听，说：“你既然叫我归降也不难，我有一个主意。我头一件，不改天地会的打扮；第二件，我带本队人马捉拿马成龙、马梦太、李庆龙三人。你发付粮草，我报仇之后归降你会中，我的人还是我自己管带，不准你调我这本队之人。”吴恩说：“那也容易。”侯文说：“我先把父母灵棺送在何家庄庙内停灵，我明天必要到南山口禀见。”吴恩说：“甚好，君子一言为定！我山人无不依从，请尊便吧。”

此乃是吴恩一条反间计，安心要把二位英雄收服。因前者失了四十万军粮，他不敢找来，是因神力王在北山口外扎营，他怕首尾受敌，那时还了得。今天是定了一条奇计，先派人假扮清营马成龙、马梦太、李庆龙三人的模样，暗中带着五十名马队，先派人在乐平山内用钱买通了那里喽兵，无论有什么事，先禀报一声。那假扮马成龙的姓李，名天佑，乃福建提督李天

保的兄弟，在乐平山正北一座山神庙内居住。这一日，有一个喽兵原是当先赛主元兴的心腹人，想要替元兴报仇，又不得下手。今天探听老太太带二位少夫人上何家庄去，他受了天地会的贿赂，暗出山口。这喽兵姓李，小名叫江儿，原籍深州城人氏，先年在京都崇文门外打磨厂后河沿学作手艺，因他不好，散出在外，流落在前门外无事。那回遇见铜头吼元兴，见他伶俐，把他带在店内，给他剃头洗澡换衣服，夜晚就跟元兴睡了。后来带他到乐平山，给他起了一个大名字，叫李明远，在这山上无人敢惹他，都知道他是寨主的卵。因元兴逃走，他也不知去向，今天受了天地会的贿赂，他到了山神庙内给李天佑送信，杀死侯太太与二位少妇人与家人侯忠。李天佑应许着保他升个会总，带他往北走了不远，正遇吴恩查山。李天佑过去禀明了，然后吴恩说：“来人！把那个李明远给我乱刀剁死。他吃着乐平山，反向外人。若留他，我怕坏了会中之事。”下面有人答言，把他带过来，一阵乱刀，剁死在山坡。吴恩才带兵至乐平山山口以外，与侯文、侯武二人说明白了，吴恩自己回归了峨嵋山。

侯家兄弟二人到山寨中，把灵棺抬到了何家庄，交何老员外，在那本村庙内暂时停灵。二位英雄也就带合山之人，扑奔峨嵋山而来。方一到峨嵋山南山口以外，只见那边有一支人马拦住去路。为首有一位会总说：“来者可是侯氏弟兄？快通名来！”侯文说：“我乃侯文是也。你何人？”那位会总爷说：“我乃省粮会总杨永太是也。奉八路督会总之命，在此处等候，命你二人奔河南汝宁府地。这里有三个月粮草，你二人带了去，随后应付粮草。”镇八方小陈平侯爷立刻带了钱粮等物，随同那二千兵，在路之上秋毫无犯，所过的地方也无人敢截。那些个兵丁跟二位英雄到了屯土山，离汝宁府不远。

那日派探马前去哨探，说：“汝宁府正与大清官兵交战。”侯文传令安营。天有已正，与清国的官兵打了一仗，拿获了李庆龙。回营内，侯文二人升大帐，说：“来人哪！把那李庆龙带上来！”旁边有人答言，把李庆龙捆上，来至在大帐一站。侯文说：“好贼匹夫！我与你不共戴天之仇，焉能饶恕于你！我来结果你的性命！我全家死在你的手内。”李庆龙一听这话，心中犯想：“我并没有这么一个仇人哪？我何不过去问问他，是因为什么？说个明白，我虽死在九泉之下，他心甘情愿。”想罢，说：“朋友，你姓什么？你说明白了，你杀我剐我，我死也瞑目。”旁边过来家人侯孝说：“二位主人，不可杀这个人。那一日报名，为首那三个人，我都认得，并不是此人。你老人家快些个把他押下去，等着拿住那个姓马的，一瞧就明白了。我怕二位主人中了妖人反间之计。”侯文一听，点头会意说：“我明白了。把他押下去看守，不可有误！大家夜晚留神小心了。”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起来，用完了早战饭，调队出去，见大清营队伍整齐，军马精锐，人声一片。头一阵赛存孝侯武得了胜。山东马出来一问，侯武就把他母亲、妻嫂被杀，通名是马成龙。山东马一听，说：“这无智无谋的匹夫，中了那妖人反间之计！”侯武抡手中槊就往下打，马成龙把宝刀往上一迎，“克嚓”一声，把那侯武铜槊削为两段。巴德哩从后边一蓬子，把那侯武打下马来。玉斗把他捆上拿获，回归大营之内。侯文一瞧，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催马拧手中枪，大骂：“贼人休要无礼！我来结果你等性命，替我二弟报仇！”催马往前，来到了那马成龙面前。二人在战场之上大战十数个回合，不分胜败。穆帅鸣金。马成龙说：“小辈，你先别不要脸！我队内鸣金，我去去就来。”转身回归本队，把巴德哩、玉斗叫过来，吩咐如

此如此，自己又出来说：“侯文，你乃是宦家之子，名门之后，为什么不作忠孝良民，甘作叛逆之人？你自己不明！依我之见，你早早下马请罪，还可以饶恕你的性命。如若不然，你要救你兄弟，也不难，你把李庆龙给放出来，我把你兄弟给放回去。你我二人在阵前走马换将，你看如何？”那侯文说：“甚好。来人！把那李庆龙带出营来！”去了两个兵到营内，把李庆龙推至阵前，连他的马与三尖两刃刀也拿了来。马成龙也说：“把被擒的那侯武给推出来！”

少时，也就把侯武推出队前。侯武低头不语，只见那边侯文说：“咱们是两下里对放。”吩咐家人把李庆龙放出去。家人一推李庆龙，推到那队前，往本队拉马拿刀，跑归清兵队中。马成龙这边也是吩咐人：“来！把他推出去。”不大的工夫，也把那假侯武推出来，往战场之上进了几步。那李庆龙一瞧对阵上不是侯武，是玉斗假扮的，连忙跑回来。那玉斗本来模样就与那侯武一样，今天又穿的是侯武的衣服。及见李庆龙回来，他大嚷一声，说：“侯文，你瞧瞧认识老爷不认识？”那镇八方小陈平侯文一瞧，说：“不好！马成龙匹夫，原来是你用的反计。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原来是成龙归队，穆帅要收兵，打算要收服这两员将，留着打吴恩。马成龙定了这条计，告诉了巴德哩，先派人把侯武的衣服给换下来，假扮玉斗，今天把事办好了。侯文急了，催马奔成龙来。山东马回归本队，与穆帅收兵回营，派人看守侯武。马成龙与穆帅议论破贼之计。马成龙说：“如此如此，可以成功。”穆帅赏众人酒饭，天晚各归帐房。

马成龙这里有差官伺候，正北一座大帐房，他派家人都出去了，他把大环金丝宝刀挂在那帐房布墙子上。靠正北一张大庆，马成龙半倚半靠，正在那里歇着，外面众差官都安歇睡着。成龙正在迷离之际，从外面蹿进来了侯文，手抡单刀过来，一把手把成龙抓住，抡刀就剁。不知成龙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四回

## 英雄智激马梦太 豪杰巧遇张玉峰

诗曰：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话说马成龙正在似睡不睡之际，从外边进来了侯文，一伸手抓住成龙，眼都红了，抡刀就剁。

书中交代，侯文因何至此处？在两军阵前正在要与那马成龙拚命，马成龙说：“且慢动手，我有话说。”侯文说：“你有什么话说？”成龙说：“我乃大清国的武职大员，岂能做那不仁不义之事。皆因是我那手下之人，他等也不听军令。我原有心在那两军阵前说明了，不想我家大帅鸣金收兵。今夜晚你来了，我有话问你，你当初不辨真假虚实，中了那妖人反间之计，杀死你家眷，还要用你二人来杀清国官兵。你想，我等乃大清国的武职，焉能做那逆理之事？一则你我并无冤仇，我为什么把你等家人杀死？也是你粗心，你细想想便明白了。”侯文说：“我母亲、妻子不是你给害的，我兄弟可是你拿的，你想此事该当如何？”马成龙说：“容易。我回禀主将，收你二人，拿获贼人，替国家出力。你想，要是我等杀你的家眷，为什么一听说得有理，自己也无如何啦，说：“马大人所说，

我亦明白，无奈我不杀你可不成！”成龙把眼一闭，心中说：“我也等死就结了。”

书中交代，镇八方小陈平因为什么来到此处？因在两军阵前要拿成龙，替二弟报仇雪恨。见他等收兵回去，自己回营放声大哭，想：“我一家人今死在这般苦处，好惨哪，好惨！”自己拔剑要自刎，家人侯孝过来劝位，说：“使不得！我有几句话，你老人家总想要替二爷报仇雪恨才是！”侯文一听，说：“就是那样！你给我备酒吧，我喝两杯酒。常言说，‘一醉解千愁’。”家人摆上酒菜，自斟自饮。天有一更时分，自己收拾妥当，带刀出离了大营，一直往北，离大清营不远。里边巡更走哨之声，来回盘查。自己趴进营去，听见那帐房之内有人说话。有说要立功打仗的，有说马成龙足智多谋的。侯文一直的到了那正北的那大帐房外，见里边灯光闪闪，马成龙在床上躺着。自己翻身进去，一伸手抓住了成龙，抡刀要剁成龙；成龙一席话，说得侯文默默无言。

侯文说：“马大人，你方才所说的话，我也都听明白了。你把我兄弟放开，我二人回去访问真实。如访真了，那时我二人自有道理。我弟兄也不敢再与官兵动手了。”成龙说：“来人！”从外边进来了几个差官，一瞧帐房内有贼，方才说要拿人。成龙说：“不可！预备下茶水。”差官伺候，二人谈话，天色大亮，成龙禀明了将军，放走了那侯氏弟兄。他自此一走，直到神力王与穆将军灭无地会、打穿云关，二人才出来。

穆帅歇兵三日，汪大人也来到了。汝宁府派麻长荣护守。派马成龙带白胜祖、李庆龙、马梦太四个人，带三万大兵，挑二十员大将，兵伐剪子峪。穆将军兵伐玄墨山。这两处都是任山的余党。此时剪子峪，是由福建会馆逃走的老龙神马凤山、侯德山、侯保山三个人啸聚，二次占聚剪子峪，手下还有五六千

人。穆帅派马成龙带三万兵，浩浩荡荡杀奔剪子峪。

那日到了剪子峪东山口，扎驻大队，安好了营寨，埋好了牙岔鹿角，扎好了子午营、将军帐，营门外撒下了铁蒺藜、绊马索。天色尚早，派中军点兵出队，三声炮响，大队人马杀到了山口外，扎住了队。听得那剪子峪山口内一声炮响，出来了一支贼兵，分为左右。当中一杆大旗，上有“帅”字；旗下是老龙神马凤山，左边是侯德山，右边是侯保山。左边有五百马队，右边又有五百马队，当中有二千步队。马成龙在马上传令说：“马梦太听命！你出去得胜，杀不了贼，我必要杀你；你要打了败仗，我也是把你斩首。杀了贼人，算你一件奇功。”马梦太带气答言：“得令！”自己收拾停妥，手擎短把刀，跑出本队，来在马凤山的面前不远，说：“对面原来是马凤山，过来与老太爷动手，分个上下！”

那边侯德山一催马，在两军阵前一瞧，那马梦太身高七尺，寿眉金睛；身穿灰色绸子单袍儿，青缎快靴，腰系英雄带，手擎短把刀，前后衣襟掖着。侯德山看罢，大嚷一声说：“来的贼人，快些通名！”马梦太说：“小辈要问，老太爷家住在京城安定门里国子监的人氏，姓马，双名梦太。各处天地会的贼人，无人不知我的名姓。小子，你何人？快通名来！”那侯德山也通了名姓，拧手中枪动手，梦太用刀相迎，二人动手。今天瘦马马爹太是真急了，把短把刀一见门路分开，一伸手把避血刷掏出来，照定侯德山咽喉就是一下，把贼人侯德山打下马去，抡刀把贼人之头剃下来，回归本队，到了马成龙的马前，说：“卑职请将军的安，杀了贼将侯德山，前来请功。”马凤山一拨马，败回了山口。贼人把山口堵住了。马成龙不知贼人的虚实，也不敢追，鸣金收兵。到了大帐，摆酒庆功，不见马梦太。

那马梦太回归大营，一想：方才马成龙传令的时节，好不通情理！打了败仗治罪，我可以；打了胜仗也要治罪，我杀死贼人，算他的功劳。他这明明的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我过几天告病假，不在这军营受罪了。”正想着哪，白胜祖亲身过来说：“马老大人，为何不去到大帐吃庆功酒？马大人派我来请你来啦。他自己知道白天在两军阵前说话说错了，那是用活激你，为是叫你生气，好立功。走，跟我到大帐吃酒去吧！”

梦太也就跟着少将军到了中军大帐，见了成龙，说：“大帅，小弟承情，要不是哥哥，我焉能有这一件功劳！”马成龙说：“贤弟，你既然知道，我也不必说了。人生在上世，大丈夫必要立万世不朽之功，一则名垂千古，二则子贵孙荣。老弟，你又并不是没有能耐的人。像大哥顾焕章因探峨嵋山之时，舍命入山被擒，叫贼人给拿住了，用木板三钉钉上，虽说死得苦，久以后国家知道，必有封赏。来吧，落座吃酒吧！”李庆龙等四个人在大帐吃酒。跟马成龙的差官魏禄，在外面放赏军酒。梦太喝至半酣之际，说：“马大哥，当初跟大人在此山被困，我滚山求过救。今夜晚，我自己讨令，探山的去路，以好暗用计破山，不知大哥尊意如何？”那马成龙说：“好老弟，你真要走运气，我敬你几杯酒，你喝完了再说吧。”梦太说：“我不喝了，我要去也！”自己出离大帐，回到自己帐房内，换好了衣服，然后出大营，往西北行走。

天有黄昏之后，梦太身穿夜行衣，走了有数十里之遥，见前边有一个山头，爬着上去。有初鼓之时，到了山头之上，只见那皓月生辉，碧天如洗。自己站在山头之上，万虑俱消，望南一瞧，杀气隐隐，望西一瞧，尽是乱山；顺山坡下去一瞧，山径曲幽，树木森森。自己望前走了有二里之遥，这是剪子峪

的后山。他看够多时，往南有曲曲弯弯一条小路。梦太东瞧西看往前行走，只见迎面有一座密松林，穿树林往南走，一条小道儿。趁着月色，看得甚是真切。梦太方一进树林儿，有人用绳子一绊，把马梦太绊倒在地，不能起来。过来了三个人，就把他给捆上了。梦太说：“好贼！不想老太爷今天遭了毒手，罢了！”有人把梦太的嘴堵上了，两个人抬起来，往前走了有一里之遥，望东拐，只见路北有一院落，里边有五间大厅，东西配房。房东边有一块平川之地，堆着无数的干草。那三个人把梦太抬进了上房，把口内堵的物件掏出来。

梦太一瞧，正面八仙桌一张，一边一把椅子。东边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年约三十以外，身高八尺，面如淡金，重眉阔目，三山得配；身穿青绸子长衫，青缎快靴。西边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年约二十以外，白面，长眉大眼，准头丰满，四方口，唇若涂脂；身穿宝蓝洋绸大衫，白袜，厚底云履；手拿一把全棕百将的扇子，笑嘻嘻的坐在那里，并不做声。在梦太面前站着一人，身高八尺，面如白玉，双眉带秀，二目透神，形如宋玉，貌似潘安；身穿蓝绸裤褂，青缎三镶抓地虎靴子，手内擎着一口单刀。梦太只骂那使刀的。那个说：“你就是马梦太吗？你白天杀死侯会总，我来结果你的性命，替会总爷报仇！”一挙手中刀，照定马梦太脖颈就刎。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五回

## 玉峰误言惊飞贼 方昆授业喜神童

诗曰：

金殿当头紫关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话说那人用刀方才要杀梦太，在东边椅子上坐定的那位年稍长的说：“二弟不可，咱们都是北方之人。马梦太，你叫我们三声会总爷，我就把你放了；你不叫我们，就把你杀了。”马梦太一听大怒，说：“小子，好大胆量！我焉能叫你们这不知天地君亲师的匹夫！我乃堂堂正正大清国的职官，焉能降贼！我绝不能与你这乱臣贼子讨饶！”说罢，破口大骂贼人。那三个人不但不怒，反说：“朋友，你真有点胆子。三弟，你把那封书信给马大人瞧瞧。”西边椅子上坐着那个人站起来；把梦太的绳扣地解开了，把他扶起，椅子落座。然后腰中锦囊掏出来一封书信。信上有字，皮上是：“内函敬呈马大人升启，由京都发”。马梦太不知何人来的书情，打开一看，方才明白。

书中交代，这三个人，内中有一段缘故。只因前门外南孝顺胡同住着一个人，姓张，名奎元，家中富丽，在琉璃厂开设四宝斋南纸铺的买卖，夫妇两口人度日，家中使唤人男女十数

名。膝下一子，乳名玉官儿，年方四岁，张奎元爱如掌上之珠。那玉官儿生得秋水为神，白玉作骨，天姿聪秀，品貌不俗。

这一日，奎元病体沉重，请医调治不效，在床上嘱咐自己妻子，说：“倘若我死之后，你带着玉官儿要紧守家门，教他读书，以图上进。”说罢，呜呼哀哉身亡。萧氏办理白事，赖有家人张顺照料，诸事诚实。

葬理以后，过了三年，玉官儿到了七岁，请了一个先生，是个饱学秀才，在都乡试的，姓刘，名鼎甲，在张家教玉官儿一人。起了个学名张玉峰，甚是聪明。自八年之后，头一年《四书》、《诗经》念完，又念些唐诗。过了年，《书》、《易》、《左传》，小篇文章，念了纯熟。三年之久，能作诗、作文章。刘先生是乡试中了举人，归大挑一等知县用，分发给在四川。临起身之时，谆谆嘱咐玉峰认真读书。那张玉峰自先生去后，也不请先生了，自己用功。

这一年，他十三岁。老太太感冒，在家院屋内养病，他自己侍病，在一旁瞧书。天有二鼓之时，听见北隔壁有火枪之声。老太太问：“哪里放枪？”外间屋内是两个大使女给老太太煎药，说：“太太要问，是北街街坊王宅，他们老爷新从山东东昌府来，现时间夜晚每夜有贼来。”老太太也就睡了，那外边两个使女都有十七八岁了，是老太太贴身之人。他两个煎着药，说闲话，两个人又说笑话。张玉峰一瞧，说：“你们这两个人真不知好歹！太太病着，你两个人还说说笑笑的哪？”那两个使女并不怕他，因玉峰自幼儿是他抱大的了。他两个人还是说说笑笑的。张玉峰说：“你们给我出去吧，不必在这里气我。”那使女说：“出去就出去！”站起来，两个人去了。玉峰自己拿着那书本，在外间屋内地下给老太太煎药，是个小小炭火炉子。玉峰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向北边，旁边放了一个蜡灯，

玉峰瞧书。听见院内有脚步之声，玉峰以为是两个使女在北院内闹着玩呢。张玉峰气往上冲，说：“你这两个无知的匹夫，胆子不小，在那院中气我！”

原来那北院中并不是两个使女，两个使女往南院中去了。这穿厅里院是上房五间，东厢房三间，西厢房三间，并无人住，前院内是男女下人所居。外边院内由北部王宅惊过来两个飞贼，是从王家跟下来的，原打算要盗他家的珠宝，不想他家中看家护院之人不少，不能下手，盘费用尽，想要找些个盘费，一瞧那南院，也是有钱之人。方落在院内，望南一瞧，穿厅透出灯光，东里间屋内也点着灯光。两个贼人方要掀帘子，听见屋内有一个少年声音，说：“你这两个无知的匹夫，胆子不小，在那院中气我！”那两个飞贼一听，唬得战战兢兢说：“怪道！我二人方才房上下来，他怎么会瞧见了？我二人倒要细瞧瞧他才是。”想罢，来在那帘以外，见灯光射出，里边有一小童，年有十三四岁，在那里看书，旁边火上放着一个药坛子。两个贼人一瞧，说：“一个小童伯他作什么，你我进去与他要银子。”方要掀帘子，张玉峰认着是两个使女，故意的闹他，他把书本一扔，说：“左一次、右一次，真不要脸！你两个是前来找死！再不给我躲开，我活活的把你们打死！”那两个贼人一听，连退在院子当中，说：“这北京城天子脚底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什么样的英雄都有。咱们哥两个别栽跟头，你想怎么样？”常言说的不错：贼人胆虚。那两个贼人一商议，说：“咱们两个向他借盘费，看是如何？”

二人想买，说：“屋内小侠客，我二人是山东人，到此处办事，短少盘费，求小侠客周济我二人些盘费就是了。”屋内张玉峰一听，吓得浑身是汗，自己又想：“我别叫贼人瞧出了我的破绽来。”想罢说：“你二人在外面等候。”站起身来，到

了东里间屋内把箱子打开，取出来一百两银子，是两封，装在铜茶盘内，隔着帘子往外面一推，放在台阶上。那两个贼人一瞧，说：“人家没有那么大工夫给送出来，我二人自取。”伸手拿过那两封银子，说：“小侠客，我二人今天告辞了，过日必要前来相访。”张玉峰说：“我这家中不用你们前来寻访，自管去你的吧。要再犯在我的手内，我定要结果你等的性命”那两个贼人说：“小侠客既有惊人的本领，我二人也不敢领教，实在是真话：多则二年，少则一载，必有人来访尊驾。我二人去也！”说罢，“嗖”的一声，蹿上房去了。

张玉峰叫：“来人哪！”外院中进来了两个仆妇问：“大爷有什么事？”张玉峰说：“你二人点上灯，把里院中照照，有什么物件？”那两个仆妇进后院中，用灯一照，说：“大爷，院内有茶盘儿一个，里头放着一个红单帖，请大爷过目吧。”张玉峰一瞧，那红单帖上画着一个耗子，那个画着一条长虫，也没有拿，自己不解其意。此时，药也煎好了，送给老太太吃药。

次日天明，老太太就好了。玉峰一想：“我要是不练武，倘要有人来访，我那时该当如何？”正忧虑之际，只听家人禀报：“舅老爷来了！”从外面进上房，来瞧姐姐来了。玉峰过来给舅舅行礼，问是从哪里来。他舅舅住家在顺治门外椿树三条胡同，住在门框胡同，开古玩铺，姓萧，名天瑞，为人老成经事。玉峰问了好，来在老太太屋内落座。他舅舅问了问老太太的病，说：“姐姐，你好了吗？”那萧氏孺人说：“我倒好了，你铺中事情好吗？”天瑞说：“好。”玉峰说：“舅舅，你老人家认识有武艺出众的英雄，给我请一个教习来，我要练武。”萧天瑞一听，说：“我认识一个飞天豹武七达子，是一个英雄。我还认识一个铁掌方昆，我还认识有几个镖行的朋友。那铁掌方昆在后门里头大石作住家，常在我们铺坐着，那是一位老英雄。”

玉峰听罢，说：“舅舅，何妨把那个英雄给我请来。我跟他练练，不知尊意如何？”萧天瑞说：“我闲着给你请来就是了。”喝了几碗茶，在那用酒用饭，完毕告辞。玉峰送至门外，回归书房，思想昨夜晚之事，也无心念书。

过了两天，也不见他舅舅请人来，访问别人，知道铁掌方昆在大石作往家，心想：“我何不去我此人！”吩咐外面套车，带一个跟人，坐车出离了鲜鱼口。赶车的问：“往哪里去？”玉峰说：“要去到后门里大石作。”进了前门，少时到了大石作。一访问路北有一个小烟铺，一间门面，西隔壁是一个板子门，里边是三合房。知道铁掌方昆在那里住，玉峰自己跳下车去叫门。里边出来了一个使唤的仆妇，说：“找准呀？”张玉峰说：“找方大爷来了。”那仆妇问：“在哪里住？有什么事？”张玉峰说：“在前门外南孝顺胡同住，姓张，我来找方大爷。”那仆妇说：“没有在家，出城有事去了。”玉峰问：“多咱回来？”那仆妇说：“不定准多早回来，有活留下吧。”玉峰说：“如要回来，烦你通说，明天一早我来找他。”说罢告辞，回归家中而去。次日，又来大石作访问，里边仆妇出来说：“尚未回来。”一连十数天。

这一日，玉峰一清早在隔壁小烟铺内坐着，车在门外停着。玉峰向内说：“隔壁方大爷为什么不在家？每天往哪里去？”烟铺内掌柜的说：“那位方大爷一清早出去，在前门天全喝茶，回来吃早饭，这是近道。要是绕远弯，出齐化门外到通州喝个早茶，回家吃饭。”张玉峰一听，心中惊疑。那边有个人来说：“这方大爷来了。”是烟铺内的小伙计在外面倒扫地土，瞧见了方昆来了。玉峰睁眼一看，见那边来了一位老人，身高八尺，头上并无戴着帽子，身穿青缎长衫，青绸快靴；黑面目，五官端方，品貌不俗，花白胡子。那位英雄一见玉峰在烟铺这里站

着，他就来到烟铺内买槟榔。玉峰过去请了一个安，说：“老师好！弟子访拜吾师数次未遇，今幸相逢，此乃三生有幸！”方昆一瞧，说：“在我家中找的就是你呀？”玉峰说：“是我。久仰吾师大名，今幸相会，此乃三生有幸了！”方昆把他让到家中，住的是上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让他西屋内落座。张玉峰把自己来历说明了。方昆说：“你明天到我这里来住，你今天回去吧。”那玉峰给师傅碰了头，拜了师母，然后回家，禀明了母亲，自己带了衣包、吃食、银钱、两个书重，坐车来在方昆家中一住。

方昆夫妇昼夜教练张玉峰，三载工夫艺业学成，练好了单刀、各样拳脚工夫，谢了师傅，告辞归家。

这一日无事，坐车到琉璃厂四宝斋南纸铺，下了车到里边，与领事的宋文治说话。只见从外边进来了一伙人，都是拧着眉毛，瞪着眼睛，小辫顶，大反骨；都在二十多岁，摇头晃脑，

喷痰吐沫，扬眉吐气，走道螃蟹的儿子——横走，恨不能催辆

车把自己轧死，又没人给车钱。头前一个人，年在三十以外，项短脖粗脑袋大，身穿蓝绸汗褂，青洋绉中农，书底青缎快靴；面似生羊肝，黄眉毛，圆眼睛，五官凶恶，手拿全棕百将满金的折扇，说：“宋掌柜的，借给我五百吊或。”宋文治说：“柜上没有钱，改天再说吧。”那人说：“没有可不成！”

张玉峰一听，过来问说：“朋友，贵姓？”那人说：“我姓宋，排行在四，前三门外有一个南霸天，就是我。营城司访官私两面，没有不认识我的。”旁边有一个人一拉张玉峰，暗说：“此人是本处的匪棍，来讹诈咱们。”张玉峰说：“明天来四你在永定门外大沙子口儿等我，我给你送五千钱去。”宋四说：“好，明天在那里见吧！”宋四去了。铺中人劝了玉峰半天，张玉峰回家，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坐车到了大沙子口儿，见前三门外的土棍都在这里，有四五十人。张玉峰跳下车来，手持单刀扑奔群贼而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六回

### 施英勇制伏南霸天 唬贼人巧遇欧阳善

诗曰：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话说南霸天宋四邀聚余党，都是前三门外著名的土棍，内中都有匪号。头一个，平天篆李五，篆到何必吃何处，因此名为“平天篆”。满天飞张七、闵姜蔡二，他要与人家交朋友，是先甜后苦。大概都是此等人物，不堪尽录。这些人在前三门外，都在大小堂名、男女下处之内找钱。

今天是宋四邀请前来助拳的，瞧见张玉峰前来，是自己坐着车来的，也没有带人前来。宋四说：“众位不必过去，今天瞧我一个人的就是了。”跳过来迎着张玉峰说：“你就是四宝斋的东家？是来给我钱来啦，是怎样？快些实说！”张玉峰跳下车来，手擎单刀，说：“我哪里有钱给你这匹夫！”抡刀一诳他，宋四方要叫人来打，张玉峰一拐，正点在宋四的肋窝。宋四“哎哟”一声，栽倒在地，不能动转。张玉峰说：“哪个过来？”众人一瞧张玉峰会点穴，光棍不吃眼前亏，他等就不敢过来啦，说：“不好，宋四叫人家给点了穴啦！”张玉峰说：“宋四，从此我这琉璃厂那一条大街，不准你去！我哪时瞧见

你，我哪时打坏了你！你答应了，我饶了你；要不答应，我有刀在手，要结果你等性命，易如反掌！”宋四说：“你饶了我吧，我算是栽啦！”张玉峰用脚一踢他，宋四翻身起来逃走。一千众贼党土匪一哄而散。张玉峰自己坐车来到家中，吃完了早饭。从此，人人都知道有一个玉面犯犯吼啦，张大爷在前三门外很有些个名头。

这一天，坐车到了厂东门外，见路北有新开张的茶馆，带二荤铺卖家常便饭，字号是“福兴轩”，门首围着好些个人。玉峰车停在那里，跳下车来，分开众人，进里面一瞧，见南霸天宋四脚蹬着板凳，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说：“你是问了谁啦，愣开了这个买卖？快快的给我拿规矩来！”张玉峰一瞧，进来说：“宋四，你又来这里讹人来啦？”宋四说：“没有，我在这里等个人，我要走呢。你坐会子吧！”站起身往外就走。那瞧热闹之人不住的直笑。

饭馆内满堂的座儿，玉峰方才要走，只见那边过来了两个掌柜的，说：“张玉峰，你别走，跟我二人到里边，有话问你。”玉峰睁睛一瞧，头前那个人年在三十来岁，身穿青洋绸大衫，黄脸膛，五官端方，足登白袜云履。后边那个人年有二十以外，面如白玉，唇若涂脂，目似春星，双眉带秀，举止不俗。身高八尺向外；穿一件白夏布淡青五丝罗两截大衫，白袜厚底福字履鞋。过来说：“张玉峰，跟我二人到后边院一叙，有活问你。”玉峰认做好意，来到后院内一瞧，是三黄土打就地脚，一个小院子。那两个人把长大的衣服脱去，说：“张玉峰，我二人用好些个钱把南霸天宋四冤了来，你给我吓走了，我问你有多大本领？来，你先别吹，我二人去把我那两把家伙拿来，你瞧瞧认得不认得？”说着话，到了里边柜房内，取出去一条棍来，乃是纯钢打造的。长有六尺，在上半截有一个横梁，长有八寸，

有核桃粗细。那一样兵刃是一对，车轮大的圈儿，宽有二寸，里外都是有刃，圈套着一个小一号的圈儿，有四个铁条连着，竟有一寸。这柄圈儿外有月牙蛾眉枝子，底下有拿手，是一对，一般大。玉峰一瞧，心中犯想，说：“那条棍是丧门棍。那一对，我真不认的。”想罢，说：“那棍名丧门棍，那一对兵器，我不认识。”那两个人说：“这个名子母鸳鸯杈你。咱们比并拳脚，看是如何。”张玉峰说：“我练练，你二人瞧瞧看是如何。”自己在当场把拳脚架势拉开，练了一趟太祖拳，又打了一趟八技掌。练完了，气不涌出，面不改色。正练得高兴之际，那两个人说：“练得好！我二人也练练，你瞧瞧。”两个就练了两趟五祖点穴拳，此拳能隔山打牛，百步打空，乃是道传。练完，问玉峰说：“我二人原打算把那些土豪恶棍制服制服，不料今天遇见兄台光临，如不嫌弃，你我三人结为昆仲，不知尊意如何？”张玉峰说：“甚好，二位兄台贵姓大名？”那三十来岁的那个人说：“姓欧阳，单名一个善字，别号人称钢肠烈士。那是吾义弟铁胆书生诸葛吉。”三个人各叙年庚，欧阳善居长，诸葛吉次之，张玉峰居三，回归柜房，设摆香案，三人立了盟单兰谱，叩头祭神。

三个人就在柜房内摆上了酒菜，吃酒谈心叙话。玉峰问：“二位兄长，是都中人？是哪里？”欧阳善说：“我二人乃宣化府人氏，家有薄田百十顷，山场果木园子数十顷。自幼儿好练，有口外的武士英雄，必要到我那庄中住几天。我二人听说京都前三门，有无数的土豪恶棍，我特意的在此处开设这个买卖，等候贼人。如来之时，我二人必要制服他等一番，此是真精实话。”玉峰说：“二位兄长，明天我来邀，到我家中住去吧。”欧阳善、诸葛吉齐说：“我二人必要去给老太太清安去。”玉峰用完了饭，告辞回归家中，禀明了母亲。

次日，诸葛吉二人来见过老太太，然后在前院穿厅落座吃饭，谈了一天心。日落之时，二人告辞回归。玉峰次日又去给二位哥哥道谢，一连几日，这兄弟三个情投意合。

这一日，张玉峰正吃完了早饭，在家中坐着。那外边门上来禀报说：“有两个人是山东口音，在门外等候要见，不知主人见他不见？我告诉他说，我家主人出门去了，他留下两个红单帖，是他的职名。”说罢，呈与张玉峰。张玉峰一瞧，上写是“谢德山”，一个写的是“谢德海”。张玉峰并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翻过来一看，画着一条长虫，那个画着一个耗子。自己胸中一动，说：“原来是当年在我家中借盘费的那两个。好哇，我必要见机而作，瞧事做事。”想罢，问家人说：“那两个是在哪里住？”家人说：“他留下话，说在前门外西河沿高升店内住。”玉峰也没有言语，自己安歇睡觉。天色正午之时，自己一烦，躺在床上昏沉沉的睡去，至黄昏之后，方才起来。有门上家人说：“西河沿高升店内谢爷，遣一个人来门房下邀贴，请大爷明日一早在店内用饭。”玉峰说：“知道了。”家人下去，玉峰用完了晚饭安歇。

次日起来，叫赶车的套车，自己喝了几碗茶，吃了些点心，然后换好了衣服，到外边去上车。到西河沿高升店内，一见里面掌柜的出来，认得张玉峰说：“张大爷，今天清闲哪？里边坐着吧。”那张玉峰说：“烦你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是南孝顺胡同张玉峰来拜访。”掌柜的叫小伙计去。不多时，只见从里边出来了两个少年人，俱穿青洋绸大衫，一个年在三十以外，五官俊秀；一个二十有余，面皮微黄，都是青缎薄底抓地虎靴子。那个人说：“我名谢德山，那个是我二弟谢德海。请张大爷里边坐吧。”张玉峰跟着那两个人，一同进了南院，往西一拐，有一个角门进去，只见是上房五间，东厢房三间，西

厢房三间，院中干净，倒也宽大的很。谢德山说：“众位英雄，今有张小侠客来也！”只见上房帘子一挑，出来了四十多名，在东西两边一站。

当中有一个人，年约六十以外，头上微有几根头发；身穿二蓝绸长衫，金银罗套袖，白袜云履；面似青粉，长眉阔目，说：“原来是张大爷来了。你且到上房，我给你引见几位朋友。”谢德山说：“这是我们山东东昌府二十五里铺侯家寨的人，姓侯，名化和，别号人称无发侠义的便是。你们二位见见，这是玉面吼张玉峰，你二位多亲多近。”又一指那两边的英雄，说：“那是铁太岁刘猛、小白龙李杰、金面太岁吕盛、花脸金刚马松、钻天燕子李猛、入地鼠钱成。”张玉峰一瞧，高高矮矮，胖胖瘦瘦，都是三江的英雄，四海的豪杰，雄气赳赳。

张玉峰旁若无人，进了那上房屋内一瞧，北墙上挂着无数的兵器，都是带勾、带刺、带耙的物件。当中一张八仙桌儿，桌上放着一个大酒壶，杯箸俱全。两边是两把椅子，让张玉峰落座。众家英雄在两旁侍立。那无发侠义侯化和说：“张小侠客，我听谢家弟兄他二人传说，北京城有一个张小侠客，住在南孝顺胡同。我自一听此言，邀山东一带的英雄，前来寻访尊驾。”张玉峰说：“我当初不错，有这一段事，内有一段情节，只因为那谢氏弟兄，他二人到我家中去找盘费，我给了他一百两银子，我说你等要再犯到我手内，我必不饶你二人。那谢德山他说，回去邀聚朋友前来，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我信以为真。今天你等众位前来，意欲何为？”那天发侠义侯化和说：“我听谢氏弟兄他说，你乃当世英雄。明天我等领教领教，在永定门外大沙子口等候你。你今天吃完了早饭，你回去吧，明天在大沙子口，清晨至午，不见不散，死邀会！”说着，摆上了一托盘子煮肉，搬过来一坛子酒，让张玉峰上座，众绿林英

雄齐来让酒。张玉峰自己喝了两杯酒，吃了两块肉，站起身告辞，到了外边，众人相送，到了店门外，众人说：不送了，明天那里见！”玉峰说：“我必要去的。”自己上车回家，到了门首，自己进去，也不敢言语，在书房内闷坐，喝了点酒。自己一想：“明天这伙贼人，在永定门外大沙子口儿等我，我也不能邀朋友去。我要是赢得了他们，那时便罢；我要是赢不了他们贼人等，要是输给他们，那时间我从此绝不提会把势了！”想罢，安歇睡觉。

次日天明，到了外边，叫赶车的套车。上车出鲜鱼口，顺前门大街过天桥，出永定门，到大沙子口儿。只见那边有无数的车辆，那谢德山与谢德海二人在那眼前站定。张玉峰下车，到了那边，谢德山过来说：“我来与小侠客比并几下。”跳在当中，走了几趟，败回去了。谢德海也败回去了。只见那无发侠义侯化和跳过来，说：“张玉峰，你有多大能耐本领？我瞧瞧，你看是如何？”玉峰二人动手，群贼过来往上一围。不知张玉峰该当如何，且听了回分解。

## 第九十七回

## 书生独胜侯化和 仙猿戏耍张玉峰

诗曰：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话说张玉峰正要与侯化和动手，众人过来要帮助，侯化和说：“你等不可以多为胜！”那张玉峰说：“你们哪个过来，分个上下？”只见那正北上来了了一辆车，上面坐着钢肠烈士欧阳善、铁胆书生诸葛吉。只因为这两个到了南孝顺胡同，一早去找张玉峰听戏，到了门房听家人一说，两个人不放心，坐车出离了永定门，来到了大沙子口，一瞧那些个人把张玉峰围上了。那欧阳善、诸葛吉二人，一个手拿丧门棍，一个手拿子母鸳鸯杈，跳在众人当中，说：“你等休要无礼，我二人来也！”铁胆书生诸葛吉手擎子母鸳鸯杈，说：“来，来！哪个与我动手来？”无发侠义侯化和一摆滕枪，说：“我来也！”二人在当场动手。

那诸葛吉乃当世的英雄，他使的这一对兵器，天下除去他师傅，并无第二人使这一般兵刃。那侯化和如何是他的对手哪，几个照面，被诸葛吉一子母鸳鸯杈，把侯化和脖颈划了一道血

口子，鲜血直流。群贼一瞧，说：“了不得啦！老英雄带伤了，你我不可不管！”侯化和说：“你等不必如此。我都不成，何况是你哪！咱们回去吧。”随问张玉峰说：“那使子母鸳鸯权的，他姓什么？叫什么？”张玉峰说：“他在琉璃厂东门外饭馆内，姓诸葛名吉，别号人称铁胆书生。你问他做什么？”侯化和一听，说：“我等要去也。咱们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我必要请能人前来拜访。”说罢，带众人上车回山东去了。那张玉峰三个人也就上车，进永定门，先到饭馆吃完了早饭，然后各自归家。自此日起，他弟兄三个人常在一处玩耍。

这一日，张玉峰办喜事成家，众亲友等齐来给道喜，过三朝谢客已毕，老母萧氏又病故了，办理白事。葬埋之后，这一日无事，去找二位拜兄去了，谈了几句话。欧阳善说：“你我今天去逛一趟西顶万善寺，不知三弟尊意如何？”玉峰说：“我不去，二位兄长去吧。我到铺中瞧瞧去。”说罢告辞，到外面上车，坐车进琉璃厂，到四宝斋南纸铺门首下车，在栏柜里头落座。宋掌柜的与众伙计齐过来说：“东家来了吗？来吧，咱们里边坐着。”张玉峰说：“就在这里吧。”

正说话之际，只见那外边进来了一个买主，年约七十以外，身穿一件毛蓝布大褂，白袜子，青布双脸鞋；光着头，并无一根头发，是一个油葫芦秃子，细眉毛，大眼睛，微有几根白胡须，从外面进来，说：“掌柜的，我买猫诈刺有没有？”说话尖嗓子，声音高大，说：“掌柜的，有猫作刺没有？”众伙计说：“南纸铺下不卖那些个东西。”那秃老头把眼一翻，说：“我知道是南纸铺，我买毛尖四南纸，要多少钱一张？”伙计说：“毛尖四南纸，一两二钱银子一张。”那秃老头儿说：“你给我拿一张，在纸的当中写‘毛尖四一张，纹银一两二钱’，字

要大，我怕忘了。”伙计说：“那如何使得。我们给你单开一个条儿，你想怎么样？”那老头儿说：“不用，给我写在纸上吧。你不放心，我给银子。”说着话，伸手掏出银子来，说：“给你吧，这是一两三钱银子，剩下找给我钱。”那个伙计伸手把那银子接过去，瞧了瞧，秤好了找给那老头儿钱，说：“你拿了去吧。”在那毛尖四纸旁，给他写上“宝斋，毛尖四一张，纹银一两二钱”。那老头儿接过去，自己到了外边去了，张玉峰也就出去上了车。

见买南纸的那个人，站在张玉峰那车前骡子的眼头里，赶车的说：“老头儿，你躲开，我们的车碰着你。”那秃老头儿一声也不言语。赶车的过去说：“老头儿，借光啦！躲开，让我们过去。”那秃老头儿说：“你借光，给我出多少钱的利钱？多咱还我？”赶车的说：“你不躲开，我们车要碰着你可不管！这么大的年岁，为甚么净讨人嫌哪！”张玉峰一瞧，心中有气，说：“这个人太不知世务！”跳上车去，说：“赶车的，赶着车走吧。”那赶车的一摇鞭子，照着那骡子就是一下。那骡子永远不叫打，一打就跑，四蹄蹬开，那车如飞似的直跑。那老头儿在那骡子脑袋前头，也相离不远，与那骡子的腿是一般的快。张玉峰在车内坐着发愣，说，“此人好俊工夫！”到了煤市桥，往南奔大栅栏，就不见那个老头儿了。

玉峰回到家中下车，到书房之内落座，吃完了晚饭，在穿厅屋中靠北边窗户看书。正看得高兴之际，天有二鼓时，张玉峰睡着。有一个人从窗户外头伸进一只手来，把张玉峰辫子给抓住，往外一拉。玉峰说：“什么人？不好！”睁睛一看，见是白天在四宝斋买南纸毛尖四的那个老头儿，手拿明晃晃的一把刀，说：“张玉峰，我有心把你杀了，可憎你今年岁！”把刀往背后一插，掏出一包锅烟子，说：“你别叫玉面吼啦，你

叫乌云秀士吧！”照着张玉峰脸上一抹，抓辫子的手也松开了。张玉峰把头抽回来。坐在那椅子上，把脸上那锅烟子一擦，伸手拉刀，说：“你这个小辈，好大胆量！别走，我来拿你！”翻身出离上房，到了院中一院，那个老头儿在那里站定，一见张玉峰出来，伸手掏出来一宗物件，说：“小辈看宝贝吧！白生生一个大纸风，照面打来。玉峰下来了。玉峰跳下来，那个老头儿又蹿上房。如是者上来下去好几趟。那个老头儿说：“张玉峰，你不必追了，我要杀你早就杀了。

天有三鼓了，我去也。”张玉峰说：“你先别走！你姓什么？留下姓名！”那个老头儿说：“你问我呀，我在广庆茶园，你知还有个铁头孙四，就是我。不服，明天找我去，官私两面由着你挑。要打官司，营城司访，你倒不必去告；南北衙门、顺天府都察院，你去告去。要打架，明天你邀人去，我在那里等你！人有个名，树有个影儿，你知道不知？”那老头儿说完了就走了。玉峰也追不上，又一想：“追上也不是他的对手，明天去邀我哥哥欧阳善与诸葛吉，我三个人去找他去。”自己进屋内，叫打更的进来，给取了点洗脸水，自己洗洗脸，往床上一地，翻来覆去，也就睡着了。天已五鼓醒来，恨不能一时就亮才好。

候至天色大亮，东方发晓，自己起来收拾停妥，叫赶车的套车。自己坐车到了厂东门茶馆门首，见围着好些个人，不知里面有什么事。车站住了，自己跳下车来，分开众人，进了茶馆，见他大哥欧阳善与诸葛吉两个人在那边站着。有一个少年人，年在二十多岁，他坐在桌儿上，一声也不言语。他大哥欧阳善只着急，急得了不得。张玉峰来是邀两个哥哥去助拳去，一见连忙问道：“二位兄长，是怎么回事？”欧阳善说：“三弟，你来吧，我说与你听。提起来真把人气死！”用手指那少年之人，说：“那位姓李，在这里每天吃饭喝茶，有二十余日。

昨日在柜上，我收存下两封银、一封字儿，说今天来取。我昨日就锁在那银柜里了，我们这铺内没有闹过贼。睡至三鼓以后，我在那床上觉着有人用物件压我，睁睛一看，原来是一个酒坛子放在身上，用绳儿把我腿给捆了。我瞧见有一个秃老头儿开开银柜，把那银子拿了去。我一着急，一晃身于，把酒坛子摔在就地。我从床上一跳，把捆腿的绳儿也崩断了。我找兵器没有找着，听见那楼上你二哥嚷说：‘好贼！’我上楼去一瞧，你二哥气得暴跳如雷，说：‘贼人抹了我一身蜡油。’我二人追出去，他通了名姓说：‘开广庆茶园的铁头孙四。’我二人早晨起来，想要带兵刃去找他去，这位存银子的来了，与我要。我明知是夜晚被贼人盗去了，我原打算要赔他的银子，他说：‘那封信是二十万银子的汇票，在那字儿里边哪。’三弟，你想这事腻不腻？我把话说完了，你想有个什么主意吧？”

张玉峰一瞧那少年人，身穿灰洋绉一件大衫，厚底福字履鞋，是月灰摹本的，二纽上十八子香串，带着翡翠四喜的扳指，坐在那里也不言语。张玉峰过去了，说：“朋友，你不可这样说，物件已然丢了，我且问你，你打算什么主意？不相好不能在这里存东西，皆因都有交情。今天我赶在这里，你吃万分的委屈，都看在我的分上，叫我两个哥哥陪你那二百两银子。咱们再找找你那一封书信，不知兄台肯赏脸否？”那位少年人说：“那银子有无，此乃小事。一封字儿，求兄台给找找，我听个下落就是了。”说罢，站起来扬长而去。张玉峰说：“别走，我有话说。”那人竟自去了。

欧阳善、诸葛吉说：“贤弟，为何起得这般早？”玉峰说：“提起来气死人也！昨夜晚上，我家也是闹秃子。”就把昨夜闹秃子之事说了一遍，然后又说：“二位哥哥，你二人带兵刃，跟我去到那广庆茶园，去找铁头孙四去。”说罢，站起身

来，说：“我先找他去，然后二位兄长随我来呀。”到外面上车。

赶车的一摇鞭子，到了广庆茶园门首，正遇见那耗子皮李五、一块土黄七。张玉峰说：“你两个人别走！”这两个人一瞧，说：“张大爷，我们没有得罪你，你为什么这样！”张玉峰说：“你们倒没有得罪我，我有事用你二人。”那两个小子一听，说：“你老人家用我们干什么？快说。”玉峰说：“你两个堵住那广庆茶园门，大骂孙四，有什么乱儿都有我哪。”黄七说：“既是你老人家叫我骂，我们也不敢不骂。可是有人出来之时，你老人家过去就是了。”张玉峰说：“不必多说，你二人骂就是了。”

黄七、李五大骂铁头孙四，堵住门首大骂之际，只见里出来了一伙人，有十数余名。为首有一个人，年有二十多岁，身高七尺，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又光又亮，身穿蓝绸汗褂，青洋绉中衣，漂白袜子，青缎实纳帮儿皂鞋；面如满月，细眉圆眼睛，高鼻梁，四方口。出来一瞧是李五、黄七两个匪棍，概不由已，气往上撞，说：“好两个小辈儿，找我来，你等可知道孙四爷的厉害！”张玉峰从车上跳下来，过去说：“小子，张大爷我骂你！”吓得那黄七、李五回身就跑。那张玉峰一细瞧那铁头孙四，见他年岁也小，不是昨夜晚上在自己家中所遇的人，连忙过去说：“孙四，当着众人可不是我怕你，胸中有个缘故。我姓张，名玉峰。昨夜晚上有如此如此之事。”玉峰又细说了一遍。孙四说：“老弟台，你跟我到里边柜房内落座，我有话问你。”张玉峰说：“四哥，你多委屈了！”说着话，到了大门里万子柜里边，二人落座，有人献茶。

孙四方要细问张玉峰，外边钢肠烈士欧阳善、铁胆书生诸葛吉两人赶到。欧阳善一瞧，举棍照定那孙四头上就是一棍。张玉峰瞧见了，说：“别打！”孙四往上一冲气，“叭”的一

声，正中在头顶之上。幸亏孙四他有贯顶的功夫，要不然死于非命。孙四站起身来，一回头，欧阳善二人一瞧，说：“不是你！”孙四这个气更大啦。张玉峰赶紧去说：“不可！我给你们哥儿三个见见，不必动手。”诸葛吉、欧阳善过来赔罪，落座。四个人说话，提起昨日夜晚之事：“今天四哥你真多委屈了！”铁头孙四说：“你三位我倒不怨，我可恨的是昨夜冒充我的名字，他真是我的五代贤孙！”

方才说完，听见楼上跳下一人，说：“孙四，你是我的六代孙子！不可骂人！”张玉峰等人一瞧，正是昨夜晚在家中戏耍他的那秃老头儿。这四位英雄一瞧，说：“你是什么人？给我们拢对头！”齐拿兵刃过去，要与那位老侠客动手。

不知那位英雄他是何人？要知后事，紧接马梦太误走回回峪，三杰献剪子峪，穆将军兵定玄墨山，捉拿云南七勇士金无敌大将军曹天兴，四方镇群雄打擂，西海岸神猴戏仙猿，双侠入峨嵋山，盗阴阳八卦幡，神力王、穆将军合兵，马杰倒反峨嵋山，灭吴山头擒吴恩，仁和教主下山，五云洞火烧清兵，大战虎耳山，恩收小霸王，单鞭破权，火烧仙猿，白少将军束手探竹影山，一剑定石平，三打齐河寺，兵围越山泉，误走何家庄，巧遇混水猿，楚雄府会兵，金锁八卦连环计，七探水师营，三擒吴恩，剿灭邪教，尽在下部《康熙侠义传》接演。

## 第九十八回

## 广庆园三杰会仙猿 侯化泰再施惊人艺

诗曰：

安分身无辱，知机心自闲。

虽居人世上，犹处天台间。

话说钢肠烈士欧阳善、铁胆书生诸葛吉、玉面哪吒张玉峰三人到了广庆茶园，见了铁头孙兆英之面，细看那孙兆英虽是秃子，与昨晚耍笑他三人的那个秃子模样儿不对。昨夜耍笑他三人的那个秃子六七十岁的年纪，孙兆英年纪才二十七八岁，故此四人见面，一说昨夜晚之事，张玉峰即说：“有个秃老头儿，有六七十岁，假充四哥你的名姓，他自通名说：‘我是广庆茶园铁头孙兆英是也。’故此小弟前来请教，却多有得罪四哥。”铁头孙四说：“三位，这件事不怨你们，总是那假充我的字号的那小子不是东西，他是我孙兆英的重孙子！”这句话尚未说完，只听得正面楼上有人答言说：“呔！孙兆英，你休要骂人，我也是个朋友。”说着，从楼上跳下一人，站在当中。孙四抬头一看，见那人身高五尺，头上油亮，没有一根头发，面如满月，细眉圆眼，眼光足满，皂白分明，神光似电，准头端正，唇若涂脂，一部花白胡须；身穿青绉绸一件长衫，内衬紫花布裤褂，青洋绉单套裤，白布袜，青缎子实纳帮皂鞋；手内擎着

全棕竹一百单八将折扇，笑嘻嘻地说：“孙四，我听说你也是个朋友，你先别骂人哪！”孙兆英一看这人的面目，知道是位侠义英雄，非等闲之人，不敢轻慢，连忙问道说：“尊驾贵姓？哪里人氏？来此何干？”那秃老头儿说：“我这话也长了，一时间也说不完。我过时拜访，细谈肺腑就是了。我今日要会会这玉面哪吒张玉峰是何如人也。”欧阳善、诸葛吉、张玉峰三人早已听见了，过去说：“秃老头儿，我等与你何冤何仇，你这样耍笑我们！咱们也不必在这里乱人家的买卖，你跟我走，找一个地方，咱们分个高低。”那秃老头儿听他等之言，说：“好，你我就此前往永定门外大沙子口儿见吧！”说完，一转身往外去了。钢肠烈士欧阳善、铁胆书生诸葛吉、玉面哪吒张玉峰等三人说：“很好，我们一同跟你去！”说话之间，这三个人随后也追出去了。铁头孙四要拦阻也来不及了，告诉伙计套车，也要随后追去。

且说那个秃老头儿乃是天下扬名的人物，姓侯名化泰，外号追风仙猿。因为他身体灵便，日行一千一百里，夜行一千程途，方得这个绰号。练得一身软硬的功夫，长拳短打，刀枪棍棒，各种的暗器，无不精通。平生专爱结交天下的英雄好汉。家住在山东东昌府离城二十五里的侯家寨。只因他胞弟无发侠义侯化和，前者被铁胆书生诸葛吉赢了，受了子母鸳鸯权的亏，他回归山东，与兄长追风仙猿侯化泰一说，在京中如何与诸葛吉等三人比武，自己不能取胜，“求兄长替我报仇，方消此恨！”侯化泰说：“既是如此，你在家中等我，我去必要把他三人的首级给你带回山东来。我再邀请两位朋友跟我去，你在家中候音信吧。”过了几日，侯化泰邀他同乡两个知己的朋友：一个叫李汉卿，是一位秀才，以教书为生，与侯化泰是近邻舍，又是知己的朋友；那第二位是周茂源，卖珠宝石的客人，久不作

此生理，家财巨万，为人乐善好施，慷慨大义，故与侯化泰说得到一处，是知心之友。这三人商议好了，雇了两辆车，周茂源带了两个家人，名叫周兴、周旺，侯化泰与李先生并未带跟人，择了吉日起身。在路上正值九月初旬，金风飒飒，残芦飘絮，败柳凋零，北雁南飞。在山东道上非止一日，这三人沿途遇景而观。

这日到了直隶交界，住在二十里铺。这夜西北风大作，彤云密布。天有初鼓，三人正自吃酒谈心，忽听那窗外点点滴滴下起雨来，越下越大。李先生说：“这场秋雨可要凉了。堪刻立冬，今日九月二十七日，再过几日十月了，你我要在京都过冬。”周茂源说：“我遨游九省，惟京都我未能尽情逛到。我这一入都，要把燕都八景、各处古迹、五坛八庙、居楼戏馆、山场庙宇，各处有名胜迹全都逛到，方称心怀。”侯化泰说：“我久有此心。天下有名之地，惟京都属第一，我未到过。这一到都中，一则替二弟报仇雪恨，二则要逛逛京内胜景。”三人谈些闲话。外面雨还未息，叫店小二撤去杯盘碗盏，三人安歇。

次日，幸喜雨已住了，浮云已散，碧天如洗，三人坐车上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到了京都，住在杨梅竹斜街广升店内，找的是三间上房，给了赶车的车价钱、酒钱。店内小伙计送上洗脸水来。李汉卿一看这三间上房，屋内倒干净，靠北墙上挂着一张挑山纸画，画的花卉百果水仙。两旁有一幅对联，上写是：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下款落的是杨继盛。笔法秀硬，丰采悦人。靠下面是一张八仙桌儿，两边各有太师椅一把。东里间垂着落地幔帐，里边是两张大床，西边靠北墙一张，西北一个茶几，南窗下一张榆木檀漆的八仙桌儿，两边有两张椅子。侯化泰三人洗完了脸，叫店中伙计要酒菜吃酒，直闹至初更时候，方才安歇睡觉。次日，周、李二

位逛前门大街去，侯化泰便去访那钢肠烈士欧阳善、铁胆书生诸葛吉这二人是如何的人物。从此步步留心，暗访张玉峰等为人作事如何。

不知不觉残冬已过，又至新春，侯化泰把事也访明白。过了灯节之后，又至二月天气，侯化泰把主意立定。这日，他请李汉卿、周茂源听戏，三人又逛了几天。侯化泰先访张玉峰，在纸铺买纸，后来夜内在他家耍笑他，直闹了半夜；又去找欧阳善、诸葛吉耍笑，临走说：“我是铁头孙四，你二人若不服，明天去找我，咱们那里准见。”侯化泰回到店内，次日早起来，告诉李汉卿说：“你二人在此处等我，我去访一个朋友去。”说着，他就出了店门，走到肉市广庆茶园内。此时并未上座，他就在楼上占了一张桌儿，自己吃茶，静听下面的消息。不多一时，听见张玉峰问孙四，又听见有人说话声音，是欧阳善、诸葛吉二人，他四人见面，并未翻脸。那孙四一骂，他才跳下楼去，说：“孙四，你先别骂人，我在这等候多时了，我今日要会会你这几个人物。我在永定门外大沙子口儿等你们，那里见吧！敢去者即是英雄，我领教领教你们的武艺，凭你们也敢藐视天下的英雄！我要看看尊驾等！”说罢，他先走了。欧阳善等三个人各带兵刃，言道：“你先别说大话，我三人与你分个上下！”

这三位豪杰立刻出了戏园子大门，坐着张玉峰那辆车，一直的出了永定门，到了大沙子口儿。俗言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诸葛吉说：“秃老头儿，你姓什么，叫什么？我三人也要知道你的名字。”侯化泰说：“我姓侯，名化泰，外号人称追风仙猿便是。你们三人哪一个会使子母鸳鸯杈？我要领教领教。”诸葛吉说：“很好，我就使的是这个兵刃，你我二人比较比较吧！”说着，一摆兵刃，直奔侯化泰咽喉而来。

侯化泰不慌不忙的，把随身带的双刃纯钢圈迎面一摆，这二人在当中动起手来。诸葛吉自学会这件兵刃，并未遇过敌手，今日自己知道：“侯化泰这厮不是等闲之人，我今遇此人，不可轻敌。”兵刃处处留心。那侯化泰见诸葛吉少年英雄，又知道他三人素日所为，不是为非作恶之人，故此有一番不忍杀害他之心。他的纯钢圈门路精通，要赢诸葛吉早就赢了他啦，他为是要看他们有几番的门路，要看个真实。

二人正在酣斗之际，正北有一辆车如飞相似赶到，说：“你二位先别动手，看在我的面上吧！”一行说着，就从车上跳将下来。原来铁头孙四方到这里，看见诸葛吉的子母鸳鸯杈被侯化泰的双刃纯钢圈给套上了，一只圈套在脖子上。侯化泰并不加害于他，一撒手，拍掌大笑，说：“诸葛吉，你休要藐视天下英雄！我此来为你兄弟三人在这大沙子口儿独显己能，把山东路的无发侠义侯化和给战败了，我这就就是要与他出气！”张玉峰二人一见，各摆兵刃，要往上闯。铁头孙四说：“不可，全有我哪！”把两人的兵刃各归本主，说道：“你四位不要这样，天下的把势是一家人，也无多大冤仇。”侯化泰说：“三位好汉，我这人也不会送情，我要害你们的时节，夜内你三人性命休矣，焉能留到此时？我看你们三位也是英雄，常言说得好：‘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你三位要不择嫌，你我今日谈谈。”张玉峰见这侯化泰语言潇洒，乃是一位侠义英雄。孙兆英又给四人见礼，说：“我今讨个大脸，在我广庆茶园一叙，我略备一杯水酒，奉请四位畅谈一会，你们意下如何？”侯化泰说：“很好，我也久仰尊驾之威名，故昨朝借尊名相戏，我这里赔罪了。”孙四说：“既往不咎就是了。”

五人分坐两辆车，进了永定门，到了肉市广庆茶园楼上，占了一个官座，叫伙计要一桌酒菜。五人对坐吃酒，谈些今古

英雄、侠义豪杰，心投意合，五人遂订金兰之好。侯化泰居长，欧阳善次之，孙四行三，诸葛吉行四，张玉峰行五。孙四说：“我今日与你四位说，我有一个拜兄，姓马，名梦太，住家在安定门内国子监，练得一身好功夫，在前门外打过土匪，与神力王比过武，兴顺镖店救驾擒贼，真乃当世之英雄！此时跟神力王保升副将，随征四川峨嵋山，拿叛逆天地会八卦教赛诸葛吴恩，早晚要一跑红旗，他必要高官得作，骏马任骑。我想大丈夫生在世间，为的光宗耀祖、显姓扬名为是。还有一位姓张，名广太，现任西海岸独龙口的总兵，都是由异路得的功名。”欧阳善等听孙四之言，说：“好，我三人正想要上军营，虽说有武艺在身，无奈我等不得其门而入。求贤弟写信一函，我三人要走一趟。”孙四也是慷慨之人，立刻写了一封字柬，交给他三人。侯化泰说：“我也要访访张广太是何如人也。”席散，张玉峰说：“我本欲留兄台盘桓几天，无奈我等也要起身往四川去，兄台也要回府，知己之交不叙套言，你我五人后会有期。”侯化泰说：“我此刻回归山东，不久也要到四川走一趟，看机会行事吧。”孙四送走四人。

张玉峰回到家中，安置好了，择了吉日，与二位拜兄一同起程，把茶馆派家人照应，他三人坐车两辆，出了彰仪门。时值仲春天气，一路春风送暖，淑气迎人，嫩柳生香，桃花争艳，鸟语花香，到处可观。三人坐车，头一站住良乡县；二站涿州，住在南关和顺张家老店。方一下车，把行囊取下来，又将随带的三般兵刃拿下去。住的是上房。店小二送上洗脸水来，又送上茶来，三人吃茶净面。店小二又送上一桌果席来，是二十四样果碟，十六样冷荤，绍兴酒一坛，说：“我家大爷叫送给你们三位爷吃的。”欧阳善说：“你家大爷姓什么？在哪屋里居住？”小伙计说：“你们三位爷先喝着，我也不敢说姓什么。

我去问他，他说叫三位爷千万留下吧。不必说他的名姓。”张玉峰说：“你给我请过来，我们见见就知道了，这万不是没名的朋友。”小二答应下去。不多一时，只听小二说：“三位爷，我家大爷前来拜访。”他三位往外一看。不知来看的系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十九回

### 张玉峰旅店结盟 马梦太探山被获

诗曰：

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垄闻。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话说钢肠烈士欧阳善兄弟三人，在上房听小二说有人前来拜访，只见帘子一起，从外面进来一人，身高七尺，细长身躯，面如青粉，白中透青，青中透白，两道细眉毛，一双圆眼睛，皂白分明，神光足满，二目放光，准头端正，四方口，海唇下无须，正在中年三十以外年岁，身穿蓝洋绉夹袄，内衬蓝纺绸小夹袄、夹裤，外罩米色宁绸夹马褂裤，灰摹本缎夹套裤，足下白绫袜，厚底四镶云履，手拿折扇，进来笑嘻嘻的说：“三位兄台贵驾光临，小弟接待来迟，望求恕罪。”张玉峰三人说：“我兄弟三人来至贵处，幸遇尊兄台爱，多蒙青盼，又厚赐酒筵，弟等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尚未领教尊兄大名？”那人说：“小弟我姓张，名宝任，是本处涿州人，开店生理。今见三位虎驾光临，我实仰慕之至，略备粗酌野菜，所为要与三位谈谈心。未领教三位尊姓大名，意欲何往？所带之兵刃可是自己所用，还是给朋友带的呢？”欧阳善三人各通了名姓，说：“那兵刃是我三人所使的，略会一二。我们要往四川军营投奔一个

朋友去。”张宝任说：“是了。”叫小二摆上菜酒，说：“三位可别嫌粗率，你我所为谈心。”

四人分宾主落座，饮酒之间，谈论些闲话。张宝任说：“不瞒三位说，我也爱练把式，拳脚棍棒无不习过。今见三位所使之兵刃，都非常见之物，我特意前来领教领教。”钢肠烈士欧阳善说：“我等三人都是结义的弟兄，平生最爱练武，在京都作买卖为业。既是兄台爱练武艺，必然是工夫纯熟，世外高人，侠义英雄了！”张宝任说：“欧阳兄，你不必过谦，你我一见如故，从此不可客套。我今年二十九岁，不知尊兄年长？”欧阳善说：“我比兄长两岁。”张宝任说：“如此说来，你是大哥了。你二位也不必隐瞒，就实说吧。”铁胆书生诸葛吉说：“我今年二十八岁。”张玉峰说：“我今年十九岁了。”张宝任说：“我久仰大名。在京都有一位玉面哪吒张玉峰，他在前门外打过南霸天，远近闻名，就是尊驾么？”张玉峰说：“岂敢，小弟有何德何能之处？兄长过夸了。”张宝任说：“我要与三位叙盟，不知尊意如何？”欧阳善说：“甚好。”四人各叙年庚，换了盟帖，四人情投意合。张宝任说：“你我既是一家人，不必客套了。你三人有这样惊天动地之能，为何定要投奔四川峨嵋山大营？目下穆将军带精兵二十万在河南地界，我给三位写书信一封，派两个家人护送，兄等到了那里，有一位帅总姓马，与我系至亲。你三位尊意如何？”欧阳善一想，要往四川，道路又远，不如往河南顺便，说：“仁兄若肯如此厚待，我三人也免跋涉四川了。”张宝任说：“你们三位事不宜迟，我也不敢久留。请三位于明日起身，我再派人护送，顺便与我至亲捎去一封问好的书信。”张玉峰甚是喜悦。四人又闲谈一时，尽欢而散，各自安歇。

次日天明起来，张宝任给他们装好了车，叫了两名家丁，

韃马引路，四人分别。张宝任说：“张英、张华，你二人好好的在路上侍候三位老爷。”张玉峰等三人说：“兄台请回吧，我等要告辞了！”张英、张华二人催马，头前引路。欧阳善、诸葛吉、张玉峰三人，在路上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进了河南地界。张英说：“三位大爷，咱们今日住桃柳营吧，此去至大营不远。”欧阳善、诸葛吉、张玉峰三人听张英之言，说：“也好，我等就住在这里就是，你二人去找店吧。”张英、张华二人说：“我二人常走这条道路，都住韩家店，咱们还住那里，就在十字街西路北里。”欧阳善说：“很好。”众人进街，见西边路北果有一座大店，字号“永升客栈”。众人进去，到了上房，张英、张华二人伺候酒饭已毕，天晚安歇。

次日起来，三人睁眼一看，身坐在一座大寨的分金厅上，又有六七十名天地会兵看守，三人兵刃也被人盗去了，慌忙问道：“你们这伙人是做什么的？我们昨晚住在店内，怎么一夜来至此处？”只见张英、张华二人过来说：“三位爷可别恼，我有一段情节细禀：这是我主人张宝任的主意，他是天地会八卦教中的逍遥会总，他派我二人送你三位来至这里，昨夜在店中用薰香把你三位爷薰过去，送至这里来。此处是剪子峪，你三位也不能走了。我已然把书信都投进去，等候这里大会总老龙神马凤山的回牌。此处正经管事的是三位，还有侯德山、侯保山。”钢肠烈士欧阳善三人听说无奈：“我三人不想被他人所冤，就是送我们往这里来，也要对我弟兄说个明白。我们既来之则安之。”张玉峰暗中告诉二位拜兄说：“看颜色行事，暂且忍耐。”

这三人正在议论之间，少时送上茶来，三人吃茶。忽见从外面进来一人，说：“三位大爷，我们三位老会总升了大厅，有请你们三位。”张玉峰说：“很好。”三人跟着传话之人，出

了这配房，往东一看，只见正北五间大厅，东西配房各十间，两边摆列刀枪架子。正面三张座位，当中椅子上坐着一人，年过花甲，面如紫酱，雄眉阔目，精神百倍；头戴三角白绫巾，扎着金抹额，二龙斗宝，身披白缎子绣团花一领战袍，足登官靴；五官凶恶，一部花白胡须飘洒胸前。左边是侯德山，右边是侯保山。两边站班喽兵有一百余名削刀手，都是年青力壮，二十以外年岁，青绢帕包头，亮青布夹袄，足登青布快靴，怀抱二寸多宽、四尺二寸长明晃晃的斩马钢刀。张玉峰看罢，一抱拳说：“会总请了！欧阳善等有礼。”三人通了名字。马凤山说：“三位贤士，今有张会总的书信，荐你三位帮我看守剪子峪。你弟兄三人如不嫌山寨卑小，我这后山有一座马厂，派你三人去看守吧。”三人说：“遵令。”赏了三人酒筵，派了一百名兵丁，跟这三人前去。每月支领月费银三十两，一年四季有俸。每逢初一、十五大操，这三人也各施所能。马凤山见三人武艺超群，倒另眼看待，无奈不敢叫掌兵权，不知三人是何等心地，恐其有诈。过了半载，迁升三绝会总之职，总理后山。

这日，忽然马凤山请他三人到大寨。马凤山正在点兵，一见三人来到，心中其喜，说：“你三人来得甚好。今有大清官兵来至山口要战，请你三人给我掠阵。”欧阳善三人答应，心中说：“我三人本是安善良民，守分百姓，无故中了奸计，身归天地会八卦教。今日掠阵，看清营带兵是哪路英雄。”三人在东山坡上看了一阵，却是胖马的大帅，瘦马的先锋。这一阵清营大获全胜，马凤山败回大寨，紧守山口，不敢出阵。阵亡了侯德山。钢肠烈士欧阳善、铁胆书生诸葛吉、玉面哪叱张玉峰三人先至大帐，给马凤山道了受惊。马凤山说：“三绝会总，你等不知，今带兵来的是山东马成龙，外号胖马。此人足智多

谋，临敌无惧，勇冠三军。手使大环金丝宝刀，削纯钢，切玉断金，水斩蛟龙，陆断犀象。前者跟伊大人查办黄河，在这剪子峪打过小耗神余四敬，空手夺权。前在苏州福建会馆，大战你我会中之人。今日在两军阵前打仗的这位，名叫瘦马马梦太，刀劈了侯德山。从此你等多要小心，派人紧守山口。”三绝会总回归后山。

三人用完了晚饭，张玉峰说：“二位仁兄，你我三人在这会中堪可一载，今有马老爷带官兵打山，你我弟兄不早定出头之计，如山寨一破，玉石俱焚，你我恐被他人所误，那时悔之晚矣！”欧阳善说：“我看今日两军阵前，马梦太名不虚传，真英雄也！你我弃山寨投奔大清营中，到那里寸功无有，也是无味。依我之见，你我等候与他打仗之时，暗通马梦太一信，咱们三人把马凤山拿住，作为进见之功。此事如何？”诸葛吉说：“很好。你看今晚月色甚明，你我三人到后山步月闲游一番。”张玉峰说：“正欲如此。你我三人是未到中秋先赏月。”欧阳善说：“贤弟，想你我有这样一身好本领，不能扬名显亲、增光耀祖，受制于人之下，好不愧死人也！”张玉峰说：“自古英雄皆有受难被困之时，譬如唐朝薛仁贵、宋时高怀德，久必显扬于世也。”

三人正自谈论之际，忽见正北一条黑影子。三人隐藏在树林之内，用绊腿绳绊倒，拿住一人。借月光仔细一看，原来是马梦太。三人心中暗喜，急忙带在自己住的房中，将马梦太放在地下。欧阳善说：“朋友，你贵姓？你说明白了，我们好去献功。”那马梦太他是从大营讨的令，来探剪子峪的路径，不料被人拿住，自己知道是活不成了，说：“小子们把你老爷拿住，或杀或剮，任你自便！我马梦太乃是天下的英雄，你们要是好朋友，给我一个快当，我死之后，鬼魂也感激你们的好处。

你们叫我不死不活的，我死后作鬼也要骂你们个不了。”那欧阳善故意的说：“哟！我听你这人的口音，想是咱们北方人，咱们是个同乡。我要是把你送至老会总那里，你得碎尸万段。我念同乡之情，你叫我三声会总爷，我就将你放了。你想，怎么样？快说！”马梦太说：“呸！老太爷我乃大清国的职官，奉命来探贼人的下落，你等拿住我，杀刚任你所为，我焉能反求叛贼释放之理！量你这小小的剪子峪，弹丸之地，马凤山乌合之众，我天兵压境，此寨不久必破。我活着不能杀贼，死后落个麒麟阁标名，也算为国亡身。小子们，不必多说！”诸葛吉从里面出来，说：“你要与我等说些好话，你这条命就算活了。你说这些恶话，真是‘恶语伤人六月寒’。我等倒是好心，都有好生之德。你既不怕死，把你送至前山大寨，见我家老会总，准把你剥皮摘心，开膛抽筋，你就知道了。”马梦太听他等之言，不由哈哈冷笑，说：“大丈夫视死如归。看你这一伙狐群狗党也算不了什么豪杰，老太爷有死而已！”玉面哪叱张玉峰听到这里，说：“二位兄长，不必试探了，也是你我一流人物。”从里间屋内把铁头孙四的书信取出来，说：“老哥，我先赔罪！”将绳扣解开，搀扶起来，说：“马老兄台，你先看这封书信就知道了。”马梦太正骂贼人，忽见由东屋内出来一人，二十来岁，面白英俊，过来把他解开，扶在东边椅子上坐，递过一封书信来，把桌子上的蜡烛剪了烛花儿。马梦太接过来一看，上写：“内函由京都前门外广庆茶园发。”打开一看，不知上写的是何言词，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回

### 马梦太夜逢三险 验兵刃绝处逢生

诗曰：

人生天地常如客，何独乡关定是家。  
争似区区随所遇，年年处处看梅花。

话说马梦太接过书信来，看见上面封皮上写的是：“内函由京都前门外广庆茶园发，名内详。”后面是“康熙年月封”。自己拆开一看，见上面写的是：

敬请梦太兄台大人福安。弟孙兆英自拜别后，时常想念，知己之交，不叙套言。想吾兄大展鸿才，扫荡邪魔，虽吕望六韬，不过如是。敬启者，今有叙盟兄欧阳善、拜弟诸葛吉、张玉峰三人，棍棒纯熟，文韬武略，乃当世英杰也，意欲投效军营，如到之日，兄千万照应，则弟幸甚！书不尽言，并请台安。片纸草草，面见再谢。

康熙 年 月 日

兰弟孙兆英拜冲

马梦太看罢书信，说：“哪位姓欧阳名善哪？”欧阳善说：“我叫欧阳善。”诸葛吉笑嘻嘻的说：“我叫诸葛吉。”又指那白面模样的说：“他叫张玉峰。”马梦太说：“你三人不认识我，就应该把我杀了。要不杀害，就该尽朋友之道才是。你

三人这一耍笑我，连我的朋友你们都瞧不起了！幸亏我马梦太是不怕死之人，倘若怕死，连我那朋友都不好看哪！”欧阳善连连赔罪，说：“一时的莽撞，情甘认罪，望乞宽恕。”张玉峰说：“老哥，都是小弟错了！此事还得商议一个万全之策才是。”马梦太说：“你三人因为什么落在这天地会八卦教中？是所因何故呢？”张玉峰把上项事说了一遍，又说：“今日之事，我想定一条苦肉计，将马老哥捆上，送至大寨，到那里就说拿住奸细了。只要见着马凤山的面，把老哥你放开了，你我四人拿他。你想好不好？”马梦太说：“这不是万全之计。这山寨内的喽兵、教匪要一齐动手，你我该当怎样呢？依我之见，我先回大营，见了元帅，定下计策，我再回来。到了这里，等至天晚，再依你们那条计策，把我捆上送至大寨，见了马凤山，你我四人将他拿住，外面有官兵接应，方能一战成功。”张玉峰说：“也好。马老哥，你先走吧，把大营的官兵调来，再作计较就是。”马梦太说：“你三人明夜晚间还在这里等候就是，我要告辞了。”马梦太往外走，张玉峰三人送出来，说：“老哥，我等专候捷音就是了。”四人分别。

马梦太出了后山往东，自己走着，心中盘算：“这是天助我马梦太该成这件奇功，我也想不到有此奇遇。”正思想之间，抬头一看，见山路崎岖，树木森森，不是来的道路，自己无奈，在各处一找，并无路径。信步往前，方走了有七八里之遥，腹中饥饿，想要吃点饭才好。心中思想，仰面一看，皓月当空，清光似水，月朗星稀。马梦太出了这道山口，见面前有座村庄，自己信步进了庄门，到十字街，看那街道平坦，是东西一条街，南北一条街，也有围子砖墙，四个大门。他走至十字街，往东一拐，闻见一阵羊肉香味。见路北一座大庄门，双门半掩，羊肉的香味从这大门内出来的。马梦太一看门内，是路东一间门

房，见里面灯光闪闪。马梦太蹑足潜踪，走至临近，往里一看，屋内南边是床，地下一张八仙桌，桌子上一盏灯，地下一个炭火炉子，上有一个带盖的沙锅，炖着一锅羊肉。八仙桌上有一把大瓷茶壶，两个茶碗，一锅白米饭。可巧屋中并无一人。马梦太说：“我也饿了，不免我吃点饭吧。”用手一摸，那茶还热，自己斟一碗，自斟自饮。连喝了几碗，把炖羊肉端下来，放在八仙桌上，打开盖一看，热气腾腾。又把饭也盛来。正在饥饿之际，端起碗来，狼吞虎咽，吃了一个不亦乐乎。正在得意洋洋，心中说：“有福不在忙，这是应该我嘴中之食。”

正想之际，忽听那北边有人说话：“二哥，我今日炖了三斤羊肉，煮了一锅饭，请你吃点。你我二人谈谈心。”说着话，门一响，进来了两个人：头前走的身穿月白布裤褂，足下青布快靴；年有三十以外，黑紫面皮，粗眉大眼，高颧骨，准头端正，连鬓落腮黑胡子样儿。后边那人也是这样的打扮。一见马梦太，就问：“你这人是从哪里来的？快些实说！你倘不实说，我立刻鸣锣，把你拿住！”马梦太饭也吃足了，说：“朋友，你先别着急。在下姓马，名梦太，是京都人氏。从此过路，我实是饿了，我把你的羊肉全给吃了。”那人一听，气往上撞，说：“好哇！你还这么大模大样的，见了我连个惧怕那没有。黑夜之间，你无故进我门房，你是因何缘故？”说着话，他伸手一抓马梦太。马梦太一闪身，用手一磕他，他“哎哟”一声，说：“好大胆的贼人，你来与我动手！”马梦太站起来，那两个人一齐扑他来，他全闪开了，三拳两脚，将那二人打倒，乐嘻嘻地说：“不要脸的匹夫！老太爷一闹，全把你们这伙人要了命！”说着，往外就走，又气又笑。

走了没有三步，听见那门房一阵铜锣响，震动天地。马梦太说：“不好，我快走吧！出了这个村庄就好了。”正思想之

际，忽听那东南迎面一阵锣响，西、东、北三处皆是如此，锣声齐响。那四面八方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大小巷口儿全都有人把守，刀枪如林，那灯笼上有字，写的是“守望相助”。马梦太情知不好，连忙拉出短把刀、避血刷来，站在那当中。只听有人说：“这次别叫他跑了，拿住他，把他活埋了就是！那两天埋了一个，今日他们又来了。好哇，这次可跑不了啦！”那马梦太一摆刀，说：“你这群狗党羊群，老太爷岂把你们放在心上！”只见从正南跳过四人，各执长枪，照定马梦太分心就刺。马梦太用短把刀相迎，四人把他围上。马梦太看前顾后，并无一点惧色，把刀法展开了。那四面八方的人也都赶到，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一般。马梦太一瞧，约三百多号人，把自己围上。此时四面铜锣不止，马梦太想不到有这些人，要走也走不了啦，无奈与众人动手。这些人都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铜锤抓、镗棍擗棒，各施所能；还有弓箭子、飞抓手，这些人个个奋勇，人人争先。马梦太先前可以招架，到后来刀法迟慢。又听西边一阵锣鸣，挠勾手飞来，这两班人齐到，把马梦太闹得浑身是汗，想走不能，稍一失神，被人家一把抓住，说：“这可走不了他啦！捆上他！”马梦太情知不好，把刀一扔，躺在就地，一语不发。

那众人过来把他捆好，把身上带的避血刷也搜出去。内中有一个庄丁说：“把他送在庄主那里发落吧。”内中有一位年老之人说：“这时庄主也早睡了，不如把他埋了，明日告诉就是了。”众人齐说：“你老人家说的是。”马梦太说：“你们这地方好万恶，拿住活人就敢埋了！”那众庄丁一听，都哈哈大笑，说：“呸！你别不要脸啦！我告诉你吧，我们这庄村先前埋了两个啦，连你是三个啦。你们众人别等着，抬起就走吧！”把马梦太抬起来。庄兵说：“把这兵刃送在庄主那里去，是一

口刀、一个避血刷。”内中有人拿了去了。众人抬起马梦太，出了西村口，往北走了不远，到了一个深沟，这地方是埋人的所在。马梦太此时心如万箭钻心，刀剌肺腑，一想：“我要是死在贼人之手，还算为国尽忠哪！不想我死这里，合营的朋友不能见面，也不能与张玉峰等共破剪子峪了。”那些人：“这边有一个坑，把他扔下去吧。”那些庄丁把马梦太提起来要往下扔，只听那村口里边跑出一人，说：“千万可别埋！”庄主升了大厅，为这件事甚是着急，说你们办事太粗。快把他抬回去吧，见了庄主，看是如何。”马梦太一听，心中说：“我又要不死了。这个庄主莫非是故友？”一想这里没有朋友，不知是怎样一段缘故，越想越闷。

众庄丁又把他抬回去，到了村中方才他吃饭的那座大门以外，只见大门已开，里面灯笼辉煌，从里面出来两个人，把马梦太腿上绳扣解开了，说：“朋友，你是哪里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你说明了，我好回禀我家庄主。”那马梦太说：“我京都人氏，住家在安定门内国子监，姓马，排行在末，名梦太，外号人称瘦马老太爷。你告诉他吧，我是大清营的副将，奉元帅令来探剪子峪来的。我误走至这里，因为我饿了，偷了你们这里些饭吃，就把我拿住了。你问完了我，我也该问问你们，这庄主姓什么？叫什么？”那人说：“姓黑，你许认得。”说着，走进去了。马梦太一听，心中说：“我不认识这么一位姓黑的朋友，这事不定怎么样。我也都说了，他们这厢离剪子峪临近，可全是天地会八卦教。我此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了。”正自心中犹疑之际，忽见从里边出来两个家人，说：“马老太爷，我家庄主有请。”马梦太说：“我这里还捆着呢，也不能会朋友。你等既不杀我，来吧，劳你驾，给我解开吧。”那人果然给马梦太解开，说：“你跟我进去吧。”

那人头前引路，马梦太跟着。进了二门，见里面是北大厅，上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上房垂着帘子，里面灯烛辉煌。马梦太跟那家人上台阶，家人掀起帘子来。马梦太进去一看，那正面八仙桌儿一张，两边太师椅子，墙上名人字画、挑山对联，桌上有烛灯一盏。在东边椅子上自己落座，说：“你家庄主哪里去了？”家人说：“在后面更衣，少时就出来。”不多时，家人引路，从外面进来一人，身高七尺，膀粗腰圆，面如刃铁，黑中透亮，扫帚眉，大环眼，准头丰隆，四方口，年有三旬以外，精神百倍；身穿宝蓝洋绉大衫，足下白袜云鞋。一见马梦太，连忙作揖说：“师弟，愚兄不知，你是从哪里来？贵姓尊名？哪里人氏？”马梦太听他说话，知是自己同门，随说道：“我姓马，名梦太，家在安定门内国子监便是。你是哪位同师弟兄？如何知道你我是一门之人呢？”那庄主说：“我姓黑，名锦太，是你七师兄。这村庄名叫回回峪，我是此村首户，有什么公事都和我讲。我方才正在看书，听见这村庄传锣响，我知道这必是有事。因连年闹邪教，各处有土贼，这回回峪成立团练乡勇，守望相助。这里开创是成头，本村公凑五百人。我今夜正要问是什么事鸣锣，他们说拿住人了。把你的短把刀并避血刷拿出来，交给我看，我才知道是咱们师兄弟，连忙派人去请你前来，多有受惊。你要是早来三天，还可以见着咱们师傅呢。师傅是昨日走的，要去逛四川去了。”马梦太说：“我也好运不善交。我是奉令来探这剪子峪，到了后山，我受了人家的绊腿绳，我知是一死，不想遇见故友。今来至这里，我要不是遇见兄台，我今性命休矣。我饭也吃了，我还不能久待。”黑锦太说：“知道师弟军令在身，不能久待，我把你侄儿叫进来见见你。前者我遣他拿书信一函去上军营找你去了，不想走至半路，遇见一个朋友，他二人知道你在四川，也不想

去。今日你同马成龙来破剪子峪，我想要看你去，托你招你侄儿提拔提拔。”马梦太说：“那有何难？我见见我的侄儿，你把他给我叫来。”黑锦太吩咐家人：“去把少庄主叫来。”

不多时，从外把黑英叫来。一进来说：“师叔，你好哇！”给马梦太行礼。马梦太看黑英年有十七八岁，五官端正，方脸大耳，长眉朗目，鼻直口方；身穿蓝绸子长衫，足下白袜云鞋。马梦太说：“坐下。你今年十几岁了？”黑英说：“我今年十八岁。”马梦太说：“你都会练什么拳脚？使什么兵刃？”黑英说：“我会练短拳，使的是短把刀、避血刃。”马梦太说：“好！你明日跟我到大营内练两趟，没有事我把平生所学教给你练几趟。”黑英答应说：“是。”马梦太复又问说：“你奉你父命找我去，为什么走到半路你又回来呢？”黑英说：“我走至半路，遇见一个朋友，名叫卢杰，他与我结为昆仲。在半截村遇见大清营的玉斗、巴德哩，传说顾焕章探峨嵋山被妖道拿住，用三根铁钉钉在木板之上。卢杰是要投奔顾焕章去的，听说这个信，他定要回家。我也不知你老人家在那里是如何，故此我二人回来了。”马梦太又说：“总是你二人年青，就投奔我去，我也可以给你找事。如无事，你二人再跟我练几套拳也好，我指教指教你二人。你去把他给我叫来，我见见他就是。”黑英出去。黑锦太说：“贤弟，你再吃点什么？歇息歇息，明日回营吧。”马梦太说：“我此时就走。饭也吃了，我还有紧急军情。”正说着，黑英进来说：“师叔，我那个朋友并没在家，他去访友去了。”马梦太说：“你候他回来，跟我至大营，我也正想有几位知己之人才好呢。”黑英答应。马梦太说：“师兄，我要告辞。”黑锦太说：“把你的兵刃带起来。我也不留你，你去吧。明日我叫你侄儿投你营里去。”马梦太答应，出了客厅，黑家父子送至门外。

马梦太出了回回峪，自己心中说：“好险哪！我这次是绝处逢生。”正在思想，走了有一里之遥，只听眼前有人说：“呔！过往之人，留下买路金银，我饶你不死！若要不然，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马梦太听罢，说：“是合字吗？”那人说：“你不必说那些江湖话。我告诉你：我不种桑不种麻，全凭利刃作生涯。要献金银来买命，以免英雄刀下杀。”马梦太听了，气往上撞，拉出短把刀来，跳过去要和那人动手。那把刀一摆，上下翻飞，走了几个照面，马梦太被人一脚踢倒，翻身躺于就地。那人摆刀，分心就刺。不知马梦太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